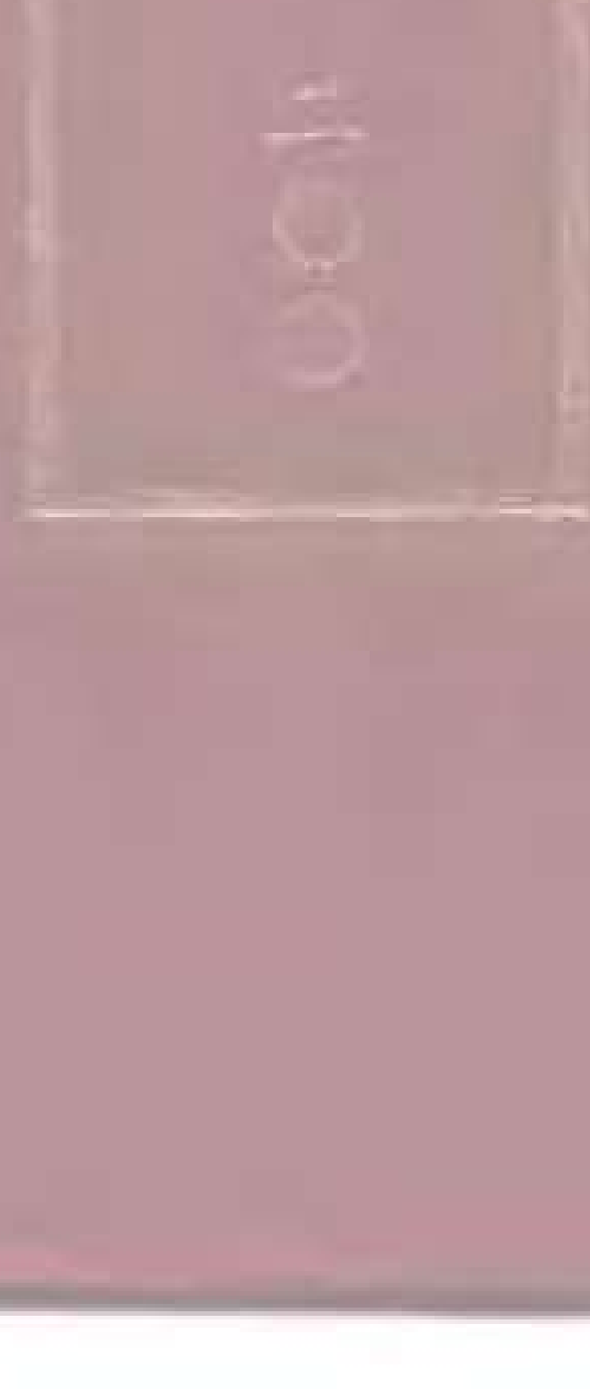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学一千题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一〇冊目錄

文學類

詩話

石林詩話拾遺一卷遺補一卷附錄一卷附錄補遺一卷……宋　葉夢得撰　一
豫章詩話六卷附校勘記一卷……清　葉廷琯輯　一
堯山堂偶雋七卷……民　葉德輝輯　九
明人詩品二卷……明　郭子章撰　九三
續詩品一卷……民　胡思敬撰　一〇
全浙詩話刊誤一卷……明　蔣一葵撰　一一
吳興詩話十六卷……清　杜蔭棠輯錄　一七五
閩川閨秀詩話四卷……清　袁枚撰　二一一
秋星閣詩話一卷……清　張道撰　二一九
梅村詩話一卷……清　戴璐撰　二二九
西河詩話一卷……清　梁章鉅撰　二三一
說詩菅蒯一卷……清　李沂撰　二三五
而菴詩話一卷……清　徐增撰　二三九
蠖齋詩話一卷……清　施閏章撰　二六一
歷代詩話八十卷（一）（卷一至卷五十一）……清　吳景旭撰　二七一

石林詩話

王明之岐公之子在姑蘇有所愛比至京師爲公强留之逾時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筯歸期畫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句甚工（范成大吳郡志）

蘇州詩律深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畧不見唐史爲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勝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應物温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温泉忽憶先皇巡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淸列御前則嘗逮事天寶間也不應猶及大和時

蓋別是一人或集之誤（趙與旹賓退錄引葉石林南宮詩話似別是一書而佚不傳者以其同爲詩話附采於此是錄又引漁隱叢話指此條作葉石林詩話此條爲蔡寬夫詩話世誤傳蔡寬夫作漁隱故云）

石林詩話拾遺補　　裔孫德輝輯錄

葉石林曰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淸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籍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爲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本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十）

詩話間有語意小訛曾經後人指出初校勘時泛覽偶遭輒采注本文下用資辯證或疑其翹先人之短因刪去不敢存既而念著書豈能百無一疎正賴後賢之匡補況文章公器爲裔嗣者無可諱亦無庸諱也謹仍依次分條附錄帙尾世有讀者或能諒之廷琯

卷上

閒簾風動竹條雨聯雖見唐人小說云云

王楙野客叢書曰上聯在李君虞集中此卽古詞風吹窗簾動疑是所歡來之意梁費昶亦曰簾動意君來柳惲曰颯颯秋桂響非君起夜來麗情集曰待月西廂下天下者朕也顏師古注曰三尺劍也而流俗書本或云

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齊謝朓懷故人詩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明月照窗時皆一意也又花月徘徊之語亦出於古詞意

劉貢父以司空圖條咄嗟疑是晉人一時語云云

野客叢書曰魏陳暄賦漢帝咄嗟抱朴子不覺咄嗟復彫枯李白詩臨岐胡咄嗟王績詩咄嗟建城市張說詩咄嗟長不見陳子昂詩咄嗟吾何嘆司空圖詩笑君徒之詩非如今人牽强襞合要得之自然如思不到則不肯成章故此語因夢得之自然所以爲貴

俞紫芝條祠部已送酒家償債云云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魯直與淸老同學所謂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則淸老實曾爲僧可知而此以爲祠

楊大年條三尺一坏語皆歇後云云

吳曾能改齋漫錄曰予按高祖紀云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云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顏師古注曰三尺劍也而流俗書本或云

池塘生春草條猝然與景相遇云云

野客叢書曰靈運製登池樓詩而於西堂致思竟曰不就忽夢惠連得此句遂足其詩是非登樓時倉猝對景而就者謂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殆恐未然蓋古人之詩非如今人牽强襞合要得之自然如思不到則不肯成章故此語因夢得之自然所以爲貴

俞紫芝條祠部已送酒家償債云云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魯直與淸老同學所謂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則淸老實曾爲僧可知而此以爲祠

部送酒家償舊債石林之言非也

卷下

蘇明允條 乃以布衣參其間云云

方回瀛奎律髓曰味閑伴諸儒老曲臺之句卽是修太常禮之時非布衣也

同條 如讀易詩云云

王文誥蘇詩編註總案曰朱子晦菴詩話以此聯爲老人之材力條 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云云

苕溪漁隱叢話曰余讀傳燈錄言朗州刺史李翺謁藥遂謌爲讀易詩耳

附錄

山問如何是道師指上下曰會麼翺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甁翺遂贈以詩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甁又藥山一夜登山經行忽雪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翺再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余以唐書翺本傳考之翺嘗爲朗州刺史則傳燈錄所載是也傳燈錄有此二詩石林謂翺詩散亡無一篇存者但一見遠遊聯句而已何也

按傳燈錄翺詩前一篇石林公亦曾舉及見文獻通考

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作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云云

野客叢書曰雜體詩集應璩百一詩凡有五首不止一篇所謂百一者又不止文章錄一說凡有數說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愕何晏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七志曰應璩新詩以百言爲一篇謂之百一詩樂府廣題曰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應璩爲曹爽大將軍長史前後爲詩百餘篇以諷爽採以習俗之言傳會其意名曰百一爽卒不悟以及於禍百一詩序曰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文章錄曰曹爽多違法璩爲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爲

附錄

百分有一補於時政唐藝文志應璩有百一詩八卷鍾嶸謂應璩詩祖魏文善指事得激刺之旨

舊康幽憤詩條 蓋志鍾會之事也云云

野客叢書曰鍾會所以害康者因呂安兄訟弟之故其集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甚詳蓋康嘗爲安致解於其兄兄紿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爲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繼有內負宿心外愆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而晉史亦曰康與呂安友善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詞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孫

登嘗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此所以有愧孫之語

附錄

石林詩話附錄補遺 德輝輯錄

卷上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條 許昌崔象之舊第云云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二十二 曰復齋漫錄云持國家門有梧桐木京師人呼爲桐木韓家以別魏公又韓忠獻別錄云得詩鄉郡起堂於北池上以效樂天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賦詩三章其一卒章云覽裳舊舞非吾事且尊醽酣石上眠自爾寢疾六月遂薨此詩爲絶筆此相州韓家也兼別錄止載忠獻歷帥中山維揚大名及守相臺不言帥蜀乃謂韓忠獻常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俱誤矣

卷中

劉大年楊子儀皆喜唐彥謙詩條 題漢高帝廟云云 宋陳巖肖庚溪詩話曰葉少蘊夢得石林詩話以楊大年劉子儀喜唐彥謙題漢高帝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語皆歇後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又蘇子瞻云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然余按漢高帝紀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皆無劍字唯注曰三尺謂劍也出處既如此則詩家用其本語何爲不可

蘇子瞻嘗兩用孔稚圭鳴蛙條 如水底笙簧云云

庚溪詩話曰子瞻用孔稚圭水底笙簧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兩部不知爲何物今按孔珪傳珪不樂世務門庭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然則嘗觀此傳者亦豈不知兩部爲何物哉若謂出處僻人少有知者則何待人之淺也

前輩詩文各有平生自得意處條　歐公一日被酒語棐云云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二十三　曰近觀名臣傳乃云歐陽修爲詩謂人曰廬山高惟韓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後引李白可及杜甫不可及其自負如此則與石林所紀全不同琵琶引卽明妃引也

余向閱石林燕語及避暑錄話說詩處不減匡鼎非墨工槧人所能擬議恨未覩其全帙耳今春從吳興賈人購得詩話十卷石林其一也腐蝕幾半亟爲之補遺正譌如文同李鴈數則已見之蘇長公外紀豈鳳洲先生亦貽之錦囊耶湖南毛晉識

豫章詩話

己未仲夏利於退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七集部 詩文評類存目

豫章詩話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蟾衣生易解已著錄是編論其鄉人之詩與詩之作於其鄉者上起古初下迄於明然乡據郡縣志書所採未免蕪雜如惠遠七言絕句乎章能辨其僞然尋眞覩玉簡天篆決非秦代語巖下老人武帝問答決非漢人語乃以爲四言之祖何耶又如房璘妻高氏碑刻之類無與於詩話而盧仝韓愈用韻鍾躅鍾字之類亦無與豫章均有愛奇嗜博之失

豫章詩話序

者有當檄于屬國者有當昭告于鬼神者口占手揮文不加點若馳駿而久用其餘晷以游息于篇章凡登臨讌集感遇贈答不有紀有咏凡有叩而請者靡不有應不少遜于楚于越于閩蜀時而至于詩話一篇雖未必盡出于點然而成于點也夫子謂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此豈特緩帶橫槊者傳哉詩話而曰豫章者其人豫章之人也不然則其與也不然則宦而遊過而登覽者豫章之山川也網羅見聞拱揔今古運之以卓識助論而一于詩乎發焉大都人是先而詞次之或累牘而未卒或數言而已殫靡不具有指歸

第1100154號 2A

焉余謂之再過竊謂此非徒說詩也者蓋詩史也昔少陵之詩忠愛惻切歎傷時事世以史目之爲其事之真也先生之詩話詞不拘拘于月露音不察察于宮商架獲是繩文獻具在故余謂之史者爲其論之正也事實則考時徵事者取衷焉論正則稽品論世者取衷焉夫謂之史不亦宜乎歐陽永叔之在汝陰也有詩話一卷事新詞奧實爲貢父輩顏行然意在牀笫耳賞心且作卞聞居暇豫時先生所著則揚芬揉藻實有裨觀刑非徒爲齒吻助而又成于戎務紛拏之日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古之立大功者勝

算前定神閑氣逸以故不廢文事而勳伐爛然此吉甫之文吉甫之所以爲武也先生以之矣憶往歲從遊閩藩側聞格物之論獨悟立旨一日出所著豫章志數卷視余謂漢之豫章即秦之九江城邑名目更易不常隸屬互異故其蒐輯爲最難余既卒業則嘆考校翔寔筆削精審得夫子春秋家法今又數年矣其本當在青原白鷺間詩話者豈又是書之夏肆耶夫春秋傳成爰有國語西京書就雜記亦行其類是耶非乎則以質諸左伯莆田吳公公曰然因命之剞劂氏刻成比余言爲前茅以復先生若夫磐名山之藏而盡謂之則請族異日萬層王寅歲孟夏之吉姑

豫章詩話卷一

明　泰和　郭子章　相奎　著

紫霄峯在廬山之西昔禹刻石在石室中極深險有好事者繩而下摹得百餘字皆不可辨僅有鴻荒漾余乃撰六字可識朱文公詩此日登高處千岩錦樹稠無人嘲落帽有客賦悲秋忽忽塵中老匆匆物外遊江湖空極目不盡古今愁予謂石室六字實開豫章萬世文字之祖與衡山禹刻並大域中

秦末匡廬尋眞觀溪中磐石上有玉簡天篆曰神化鑑溪金簡標題眞人受旨玉簡潛栖予謂此篆爲豫

章之教之祖廬山之匡龍虎之張西山之許閣早之苟玉笥之蕭其所從來遠矣

豫章詩話卷一　二

所作多叙別離怨恨思即知豫章昔爲華艷盛麗之區耳至唐杜牧詩尚遜稱其多雄焉

江西詩派當以陶彭澤爲祖呂居仁作詩派宗黃山谷此就宋一時詩家言耳黃跋淵明詩卷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慮世事知決定無所用習又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鏤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墻者二子有意于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又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長也然有意于爲詩也至于淵明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于斧斤者

老人姓名不傳耳徐橋陶柳遠公逸民得無閩老人之風而興起乎

天孤雲自飛簪纓搢笏束身王朝皆有四言古意惜

多疑其拙窘于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眞若以世眼觀無眞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邱一壑者共之耳山谷所以推尊陶者至矣陳後山評陶曰鮑昭之詩華而不弱淵明之詩切于事情但不文耳以陶爲不文似未深知陶者

杜子美嘲淵明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張緜曰觴酌飛泉懷哉千載人矯首辭世喧凄涼義熙後日醉向此眠仰視但青冥俯聽驚湲湲起坐三太息涕不可收

泗如奔川神馳北闕陰思屬東海墻丹衷竟莫展素節空復全低徊萬古情惻愴顏公篇爲君結茅屋歲莫當來還

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

陶彭澤閑情賦蕭昭明云白璧微瑕惟閑情一賦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議之此乃小兒强作解事者昭明責備之意望陶以聖賢而東坡止以屈宋望陶屈猶可言宋則非陶所願學者東坡一生

王子充遊廬山記云醉石觀南諸山卽其詩所謂悠然見南山者也其旁居民多陶姓云是靖節後後彭

不喜文選故不喜昭明

東坡嘗論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曬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以爲皆知道之言予謂淵明榮木之序亦自言日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道白首无成則淵明亦以聞道自任矣而葉夢得乃執形影相贈之詩謂淵明未能盡了何也

陶淵明乞食詩云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杜子美上水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相呼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交韓文公洞庭以言自陶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

阻風詩曰男女喧左右啼饑但啾啾非懷北歸無何用勝羈愁山谷貧樂齋詩云饑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艸湖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四公饑矣而心有所係陳白沙漫題詩曰饑餐玉臺霞渴飲滄溟淵所以慰我情無非畹與田則饑而不係于饑者故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綿遠可以攷究淵明命子詩乃曰吾以孰爲目膝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云天集有漢眷于愍侯赫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遇顯竝武功泰誓山河啟土開封今按漢書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以言自陶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臣表開封愍侯陶舍以左司馬從漢破秦封侯昔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謂泰誓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蒴赫丞相允紹前踪渾渾長源鬱鬱洪河葦川載道眾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同隆窳此蓋謂陶青也今按漢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漢百官表孝景二年六月丞相嘉薨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爲丞相七年六月乙巳丞相青免大尉周亞夫爲丞相所謂羣川眾條以喻枝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窳以言自陶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

亡然汉士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載于世宜哉

邢凱坦齋通編曰洪內翰謂靖節詩刑天無干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辨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章按酉陽雜俎出山海經經云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野仍坡詩話以刑天爲獸名非是蔡絛之碧湖雜記曰五臣注文選謂陶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後世因仍其說獨治平中虎北

僧思悅編淵明詩辨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曾裘父詩話亦信其說以余攷之元興二年桓玄簒位晉氏不絕如綫得劉裕而始平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于裕淵明賦歸去來實義熙元年也至十四年劉公爲相國恭帝卽位改元元熙至二年庚申禪于宋觀恭帝言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此語則劉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葦命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其末流必至于此忠之至義之盡也思悅裘父殆不足以知之章謂蔡氏所說不過甚言淵明之忠耳以史與集攷之實不其然庚子晉安帝隆安四年也壬寅改元元興丁未改元義熙癸卯桓玄始簒位己未晉恭帝卽位改元元熙庚申劉裕簒位改元永初當庚子年劉裕始成句章桓玄未簒裕未得政淵明何以不書年號止書甲子耶又攷其集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詩也其祭程氏妹文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又何嘗不題義熙邪義熙三年丁未也豈以庚子不題至丁未又題義熙耶秦少游曰潛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斯亦近似但集中詩文亦未嘗如此分別也總之淵明心在晉室亦何必問年號之題不題耶

晉湛方生廬山神仙詩序崇標峻極辰光隔輝幽澗澄深積清百仞阻絕重險非人迹之所遊窈冲融常含霞而貯氣眞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眞之苑圃矣薛況隱廬山後起爲諫議大夫未幾復歸題舊隱壁詩重來閒院靜喜對故山青

楊仙留題吉水朝元嶺詩落落萬古石悠悠千載心人間不相遇白雲溪處尋

廬山十八大賢遠公祖師慧遠姓賈氏雁門樓煩人永法師慧永姓繁河內人持法師慧持遠公弟也與兄俱事道安法師生法師道生出魏氏鉅野人佛陀耶舍尊者此云覺明罽賓國婆羅門種佛陀跋陀羅尊者此云覺賢甘露飲王之裔敎法師慧敎冀州人順法師曇順黃龍人敬法師道敬琅琊王氏隨祖凝之守江州恒法師曇恒河東人童子出家不知姓氏昙法師道昙潁州陳氏詵法師曇詵廣陵人不知姓

氏劉遺民驎之字仲思一字子驥彭城聚里人漢楚元王之後晉末爲柴桑令散騎常侍雷公次宗字仲倫南昌人太子舍人宗公炳字少文南陽人治中張公野字萊民散騎常侍張公銓字秀碩萊民族也通隱處士周公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

蹋風黏苔痕過短墻明沈蓮池遠公贊曰晉以前淨土之旨雖聞于震旦而弘闡力行俾家喻戶曉則自遠師始故萬代而下淨業弟子推師爲始祖可謂釋迦再說西方彌陀現身東土者也厥功顧不偉歟予昔遊廬山酌虎溪之泉謄三笑之堂徘徊十八賢之遺迹見其規模弘遠足稱萬僧之居而殿閣塵埃鐘皷闃寂寥寥然戶異其扃室殊其爨矣哲人云亡芳蹤無繼嗟夫

廬山古石刻有遠公廬山詩崇岩吐氣清幽岫棲神蹟希聲奏萃籟響出山溜滴有客獨寓遊徑然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關安足關留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騰九霄不奮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

士子多認柴桑翁爲淵明不知劉遺民會作柴桑令也樂天宿西林寺有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廻注柴桑令劉遺民也

廬山自大禹刻石後秦皇漢武以巡遊登明高帝以伐漢至帝王過化之地也名賢若司馬子長登廬山見于史記是時尚未有題咏咏廬山詩自遠公始晉宋則鮑照唐則張九齡李太白劉得仁宋則歐陽永叔蘇子瞻朱元晦明李崆峒王元美吳明卿皆長篇雄詞而志或缺焉悉錄于此以光山靈

益南康郡志有遠公硃砂峯詩一峯高揷白雲邊下有硃砂似火燃已是氣蒸千里暖如何澗石溜溫泉但晉人絕句甚少恐不其然

白樂天曰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于岩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纂孟軻爲人秉筆纂揚雄司馬遷爲文故蓍翼論三卷纂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

鮑照詩懸裝亂水區旅薄次山楹千巖壯阻積萬壑
勢回榮龍從高昔貌紛飛襲前名洞澗窺地脈疎勢
隱天紆松磴上迷密雲竇下縱橫陰氷實夏結炎樹
勝冬榮

張九齡出守豫章途次廬山入東岩作詩茲山鎮何
所乃在滄湖陰下有蛟螭伏上與虹蜺尋靈仙未始
瞻窟宅何期集作深隻闕出雲崎三宮集作入烟沉
攀崖猶昔境種杏非舊林曾出祖師石樓霞耀壁猿樹
往心紛吾嬰世網數載忝朝簪孤恨自靡托量力況
不任多謝周身防常恐檄議侵豈能鴛鷺別鴻集作鵠
列

惕如泉壑臨迫臨集作刺江郡來此滌塵襟有趣逢
樵客忘懷狎野禽棲閑義未果用拙歡在今願言答
休命歸事工中琴

李太白廬山謠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
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
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平湖青黛
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掛三石梁香爐瀑布遥
相望廻崖疊障凌蒼蒼翠影紅霞隱朝日烏飛不到
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
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爲廬山謠與因廬山

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矼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
嘗惡其學幻而言唫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
鍾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艸不知其名兮風吹露
墜香澗谷時有白雀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
絕世遺紛屐詠君貿田築室老其下揷秧盈疇兮釀
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臥常對乎軒窗君
懷磊砢何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玉策名爲吏二十載
青衫白首困一邦龍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
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肆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
唆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蘇子瞻詩飛雲欲霾山勢與飄風南羣儕相應和勇
往爭驂驔可憐蔚蒼中時出紫翠嵐雁沒出東嶺龍
騰見西龕一時供坐笑百態變立談暑雨破塊亂清
風掃渾涌廓然歸何處陋矣安足戡亭亭紫霄峯窈
窈白石庵五老數松雪雙溪落天潭雖然默禱慮已
有移文慚

朱元晦詩登車闖嶺嶠息駕康山陽康山高不極連
峯鬱蒼蒼金輪西墜崖五老東昂藏想像仙聖集似
聞笙鶴翔林谷下淒迷雲關杳相望千岩雖競秀二
勝終莫量仰瞻銀河酈俯視蛟龍驤長吟謫仙句和

以玉局章疇昔勞夢思茲今幸徜徉尚恨黍符竹未
協棲雲房已尋兩峯間結屋依陽岡上有飛瀑駛下
有青流長逃名協心期弔古增悲涼壯齒乏奇節頹
年殆昏荒誓將塵土蹤暫寄雲水鄉封章倘從願歸
哉滄浪浪

李崆峒廬山水簾泉歌水簾皆懸五老峯崖掛三級
三飛龍谿谷石凹玉龍蒞周遭山削金芙蓉鬼神掩
藏人不見可憐彼瀑布蒙稱善走勢天晴萬古雷流光
壑膜帶留電至寶從知鑒者希萬險千危躡翠微銀
河句擬磨崖續驟雨雲黃客勸歸

王元美早入廬山首路作徙符五嶺外歸沐三冬前
及茲道彭蠡九疊青依然授衣變寒暑擊汰改流連
決策扣廬君蓐食理桂旰微月隱紛綸流雲漸芊眠
樹杪生遲曙草際出哀泉來奇若故賞新踪繇往緣
分無幽棲躅慨焉歎諸賢廬頂放歌匡績先生幾千
載周旗仙人安在哉聞聲更喚竹林寺見影頻築文
殊臺浮雲四起忽無地犖足步步愁莓苔吳越應從
下方出岷峨別向西天開遐呼聖燈照迷去更借鉄
船凌漢廻山僧一咲挽我袖何如且住傾三杯

武昌吳明卿舟中望廬山二首廬山合沓俯南州二

水奔同九派流浦口烟沙晴浪推峯頭蒼翠古雲浮
岩棲何處屋君宅野泊頻年楚客舟自怪閉潛多酒
癖東林開社不曾投其二少日扶笻上翠微望來翻
憶舊游非橫空石架三梁險近瀑雲將五老飛影落
江湖寒不散氣蘿牛斗鬱相輝鐵船倘許雙龍翼遍
摘芙蓉滿載歸

小孤山在彭澤縣北九十里歐陽公云江南有大小
孤山江側有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孤婿也余嘗過小
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勅額爲聖母豈止俚俗之謬
哉宋丞相劉沆詩擎天有八柱此一柱仍存石聳千
尋勢波流四面痕江湖中作鎮風浪裏盤根平地安
然者饒他五岳尊明尚書王世貞詩忽有蒼翠來眉
鋒躍然令我呼短笻波心倒捧白玉柱水面秀出青
芙蓉平分吳江楚江地對聳天南天北峯老夫鐵笛
欲吹却恐向盤渦驚臥龍

大孤山小孤山一名大姑小姑故詩人常以爲戲解
避客來復還峰頭四顧盡落日宛然風景如瀟灑煙
霞未覺三山遠塵土聊乘半日閒奇觀江海詎爲險
春雨過鄱陽湖詩曰鄱之湖兮雲水杳萬里晴光淨
如埽相逢舟子問二姑大姑不似小姑好小姑昨夜
世情平地猶多艱嗚呼世情平地猶多艱回瞻北極
雙淚潸

巧梳妝秋月半簾玉梳小彭郎欲娶無良媒飛入廬
山尋五老五老顢然臥不起彭郎怒趯香爐倒彭郎
杏煮去核候粥熟同煮謂眞君粥廬山董眞君未仙
時多種杏歲稔則以杏易穀歲歉則以穀賤糴時全

活者甚衆後白日昇仙時有詩云爭似蓮花峰下客
種成紅杏亦昇仙
于大本姓許旌陽族也得仙道改姓于夫妻偕隱西
山下大詩云自從明府升仙後出入塵寰直至今不
是戴名混時俗賣柴沽酒貴無心妻詩云醉舞狂歌
踏落花綠羅裙帶有丹砂往來城市賣生藥那個西
山是我家
吳采鸞吳仙君女也瑞州有崇元觀乃丁義女秀英
煉丹之所吳就學焉後有文簫以中秋日到西山遊
觀見一姝歌詞云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采

鸞自有編孺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與生攜手下
山歸鍾陵爲夫婦一紀各跨一虎陟峰巒而去
梁武帝天監三年與誌公和尚講禪于重雲殿誌公
忽然歌樂復泣悲因賦五言詩曰樂哉三十餘悲哉
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
滅君子若不信吾言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衙悲
不見喜梁武帝天監至大同三十餘年天下太平是
樂哉三十餘也享國四十八年是悲哉五十裏也侯
景八月十三至丹陽是但看八十三也武帝聽朱異
之言是佞臣作欺妄也侯景作亂在戊辰是龍時侯

豫章詩話卷一終

杜審言字必簡甫之祖也曾爲吉州司戶宋戶曹趙彦清刻其詩于吉州而楊誠齋序畧曰杜必簡嘗爲吉州司戶今戶曹趙君彦清旁搜遠掇得其詩四十二首將刻棗以傳好事者以爲戶曹之寶玉大弓屬予序之余覩必簡之詩若牽絲紫蔓長卽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句也若鶴子曳童衣卽儒衣山鳥怪之句也若雲陰送晚雷卽雷聲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卽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

之句也予不知祖孫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至如往來花不發新舊雪仍殘如日氣抱殘虹如愁思看春不當春明年春色倍還人如飛花攪獨愁皆佳句也三世之後莫之與京宜哉

詩家用龍鍾而解者多未悉所謂韓退之詩云東野不得官白首跨龍鍾注云依字當作蹤踵盧仝詩云盧子蹤踵也賢愚總莫驚韻書亦云蹤踵行貌

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哀淚落煙霞此韓退之游廬山西林寺題蕭三郎中舊堂也蕭名存字伯誠顏士之子與公兄會厚善公自少爲存所知及自袁州還適廬山故居而存諸子前死有一女爲尼公爲紀其家西林卽江州廬山寺也因話録作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哀淚對烟霞　廬山今有嫡存魏弘李渤同遊大林題名五老峰在廬山五峯如五老相連故名唐李白嘗築居于此詩云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宋蘇轍詩五老高閑不入城開軒肯就使君迎坐中莫話賓客物外新成六弟兄

李白過彭蠡湖詩云水碧或可采金膏秘莫言江文通詩云水碧驗未讀金膏靈詎紹翰曰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又云傲睨摘木芝凌波采水碧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金膏滅明光水碧輭流溫注云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見溫潤穆天子傳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云耿山多水碧又云柴桑之山潯陽水其下多碧多冷石赭未知何物余嘗見墨子道書大藥中有水脂碧者當是梅聖俞聽話廬山詩云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攪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豈非水碧耶

唐李孝標送張蒙赴饒州詩曰饒陽因富得州名不

獨農桑別有營日暖提筐依茗樹天陰把火入銀坑
江寒魚動槍旗影山晚雲和鼓角聲太守能詩兼愛客
靜西樓見月幾篇成姚合送饒州張使君詩曰鄱陽
勝事固難比千里連連是稻畦山寺去時通水路郡
圖開處是詩題化行應免農人困庭靜惟多野雀栖
飲罷春明門外別蕭條驛路夕陽低由二詩觀之饒
州在唐已稱饒矣當時尚未有磁器也今磁利遍天
下而燒造之苦詔害不淺吾未見饒之饒矣
高氏唐人房璘妻也筆畫遒麗不似婦人歐公云予
集録已博矣嬪人筆畫著于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

予入晉中搨得高氏碑二通宛然二王書法一太谷
縣令安廷堅美政頌太原一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
像頌邠州
至誠禪師泰和人少師事神秀禪師于玉泉寺神秀
一日謂其徒曰吾聞南宗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
師五祖親付衣鉢豈徒然哉師聞此語即往曹溪參
請南宗示偈曰一切無心自心戒一切無碍自性慧
不增不退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遂誓依
歸南宗即六祖也予過曹溪禮六祖像取衣鉢玩之
衣似今褐衣鉢則既碎而傳以漆膠者皆唐垂拱中

所賜物也至誠事六祖當是唐人同時有眞寂禪師
安福人亦師六祖住青原山靖居寺
鍾紹京縣十代孫也工草書世號小鍾則天時宮殿
門扁多出其手唐中宗景龍中拜中書侍郎進中書
令越國公皇甫徵詩有云唐元佐命功輝煥何烈烈
紹京虞州與國縣人玄宗平韋庶人之難紹京夫婦
出力爲多至今與國縣有鍾令公讀書臺吾豫章拜
相自紹京始　與國縣東北二十里有東龕岩鍾越
公讀書處前後有讀書岩試劍石靈湖石舫石筍峰
筆架山絲泉鉤環鯉瀑布泉僧寺共十景

李渤字濬之隱廬山後徙少室山元和初召拜右拾
遺不就韓公與之書有云朝廷上引頸東望若景星
鳳凰爭先覩之爲快又詩云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
諫官徵不起與兄涉俱隱南康山中嘗養一白鹿號
白鹿先生至今名白鹿洞明吳明卿重遊白鹿洞二
首曾從勝地結良因三十餘年更問津石室依然雲
矗矗溪邊不改石粼粼諸生侍坐皆新進五老登堂
自故人蒼樹碧苔含古色清遊何但遠中旬其二何
處招尋白鹿仙千岩萬壑瀉飛泉烟霞自昔封丹洞
竹柏春深護講筵山意欲留曾住客地靈應了再來

緣登臨盡日渾忘老拂石仍操白雪絃

麻姑七日夕降蔡經家貌似十八九歲女子衣有文章而非錦繡進金盤玉杯璧麟脯行酒自言見東海三爲桑田蓬萊水亦淺矣以米擲地皆成丹砂王方平笑曰吾了不喜作此狡獪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想好爬背痒方平知之使神人鞭其背後有人題麻姑壇云五百年來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娥擘麟方擬窮歡飲無奈傍人背痒何宋姑壇在撫州源魯公作記至今顏碑在建昌府小楷極工宋南城李泰伯有魯公碑詩他人工字書美好若婦女猗嗟顏太

師赴越丈夫武麻姑有遺碑歲月亦已古硬筆可破石鐫者疑虛語驚龍索雷鬬口唾天下雨怒虎突圍庾嶺詩亦曰自惟場忠孝斯異憎所得宋之忠孝與出不畏干强努有海珠易求有山玉易取唯恐此碑壞此書難再覩安得同寮鎮收藏在天府自非大祭酒時莫教凡眼覷

顏魯公爲臨川內史澆風莫競文教大行邑有楊志堅者喈學而貧其妻厭之求去志堅示之詩云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于今有二絲漁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荊釵任意撩新鬢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

置東湖最佳處四面澄波映天碧倚空突兀無與隣
頗覺亭臺增氣色

曹鄴送周吉州詩廬陵太守告我行先把廬陵爲君
說龍鬚山對殿侯池池面山容兩清絕

易重字鼎臣宜春人唐會昌中張濬榜進士第二人
翰林再考張祓黜升重爲第一詩云六年雁序忽分
離詔下今朝遇已知上國風光初曉日御階恩渥暮
春時內庭再考稱文異聖主宣名奬意奇故里仙才
若相問一年攀折兩重枝官至大理評事著文千餘
篇游宦筠之上高袁州狀元在唐有盧肇易重或云

豫章詩話卷二

韓退之之教也然乎重子贊五代史載作文贊仕南
唐爲雄州刺史子延慶

易延慶字餘慶幼聰慧長慈順以德行稱宋乾德中
以父喪廬墓墓西北產紫芝一本後又產玉芝十八
莖萌蔓扶疎好事者繪爲圖翰林徐鉉諫議薛映作
詩頌以揚孝感未幾有詔採天下忠孝之士延慶與
選以母疾不起宋太宗朝擢大理寺丞以葬母去官
母平生嗜栗乃植二栗於墓前樹長而連理蘇易簡
朱台符贊述褒美時稱爲純孝先生

南康今贛州孝通有春泛若耶詩幽意無斷絕此去
隨所偶曉風吹行舟花路入溪口際夜轉西壑隔山
望南斗潭烟飛溶溶林月低向後生事且彌漫願爲
持竿叟

唐宣宗避武宗之忌爲僧遊方遇黃檗禪師誄瀑布
云千岩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應聲曰
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宣宗竟踐祚然
自此以接僧懿遂不靖作波濤豈非讖耶黃葉師住
瑞州新昌瀑布在廬山

張籍答鄱陽客江皐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
予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

豐城王季友有詩集一卷杜詩云豐城客子王季友
元結篋中集有季友詩二首今王集有七篇而篋中
二首不在焉

唐百家詩選云長孫佐輔德宗時人其弟公輔爲吉
州刺史佐輔往依焉而予吉州未見有佐輔詩
施希聖字肩吾吳興人元和十五年進士以豫章西
山乃十二眞仙羽化之所心慕之因卜隱焉且以名
其所著詩自爲之序肩吾有效古與詩金雀無舊欽
綃綺無舊裾惟有一寸心長貯萬里夫南軒夜蟲織

已促北牖飛蛾繞殘燭只言衆口鑠黃金誰信獨愁
銷片玉不知歲晚歸不歸又將啼眼縫征衣
杜荀鶴杜陵人南遊入廬山過處士劉遺民宅欲卜
隣未遂後宦遊有懷詩云長意在廬嶽俛仰塵土顏
煮茶牕底水採藥石頭山是境皆遊遍誰人不羨閑
無何一命繫引出白雲間
宜春鄭谷字守愚光啟三年進士遷右拾遺歷都官
郎中乾寧四年歸宜春卒于別墅其集號雲臺編者
以其扈從華山下觀居所編次云歐陽公曰鄭谷詩
名盛于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
多以教小兒余爲兒時猶誦之

其詩極有思亦多佳句但格不甚高以其易曉人家
谷幼有名譽司空圖見而奇之因拊其背曰當爲一
代風騷主僧齊已攜早梅詩詣之谷爲改數枝開作
一枝齊已不覺下拜以爲一字師
唐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例喝狀元鄭
谷登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閑行楚潤相
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則新
進士例呼狀元舊矣谷詩如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
披得一蓑歸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風味固自不

淺

鄭谷與齊已黃損定今體詩云一二後四轆轤韵者雙
轆格三曰進退格葫蘆韵者先二後四轆轤韵者雙
出雙入進退韵者一進一退如李師中送唐介詩兩
韵中用韵進退格也雜記
鄧璐瑞陽人唐中和元年權袁州與崇學校有古循
吏風詔正任彭瞻賀以詩云六年惠政及黎氓太府
論功賞陟明一尺詔書天上降二千石祿世間榮新
添畫戟門增峻舊踏青雲路轉平更待皇恩酬善政
碧油幢到郡齋迎
羅隱有鍾陵見進士楊尋詩孺亭滕閣少踟躕三度
南遊一事無只覺流年如鳥逝不知何處有龍屠雲
歸洪井枝柯斂水下章江氣色麤頼得與君同此醉
醒來一作醒醒愁被鬼揶揄此詩楊尋當爲南昌人第志
未載豈羅公解后于鍾陵耶
上饒王貞白字有道唐校書郎乾寧二年進士有靈
溪詩集七卷自爲序永豐入有藏之者洪景盧刻之
有道有廬山詩嶽立鎮南楚雄名天下聞五老高閣
日九疊翠連雲夏谷雪猶在陰岩晝不分惟應嵩與
華清峻得爲羣

來鵬豫章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有詩集一卷

任濤筠州人唐咸通中進士與鄭谷俱稱十哲詩名早著常侍李隲見其詩有露溥沙庵起人卧釣船流之句特與免役鄉民訟之隲判云江西界內有詩似濤者並與免役宋高安幸元龍字震甫號松垣嘉泰間進士有氣節以詩援任濤例求免稅丁太守判云松垣筆力破滄溟欲援任濤免稅丁一段風流好公案錦江重寫入圖經震甫通判鄂州上書雪濟郎寃屏廢而卒

姚岩傑以詩酒遊江左唐乾符中顗標典鄱陽創翛

豫章詩話卷二

場請岩傑記之標易三字岩傑怒覆碑于地以詩寄標云爲報顏公識我麽我心惟只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夢多田子莫嫌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爲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薛蘿有文集二十卷號象溪子

唐李羣玉澧州人遊豫章送蕭緘之桂林詩蘭香佩分袂相思杳難伸桂水更秋碧寄書西上鱗又登宜春醉宿景星寺寄鄭判官兼簡空上人曉發碧水陽與宿金山寺松風洒寒雨漸瀝醒餘醉夜中香積飯蔬粒具精異境寂滅塵想神高得詩思皎皎榮陽子芳春富才誼漲海諮心源氷壺見門地碧霄有鳩序未展鵬行翅俱笑一尺蛇三年絆騏驥摧藏擔簦客鬱抑胥祿事名業爾未從臨風嘿舒志一身渺雲嶺中夜空涕泗側枕對孤燈炙寒不成寐糧薪極桂玉大道生榛刺恥息惡木陰難書劒歌意揚鞭入莽蒼令詩云風清竹閣留僧宿雨溼庭莎放吏衙解印詩云五斗徒勞自折腰三年兩鬢爲誰焦今朝官滿重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遷連州刺史與李建勳爲詩友

南唐廖圖字賛禹虔州人能詩和人贈沈彬云逼眞但使心無着混俗何妨手强抄自喜卜居連岳邑水邊松下得論交贈泉陵上人云眞疑水少難留窪未煙梢西浮彭蠡津丈夫未虎變落魄甘風塵大禹惜

沈彬字子文隱宜春雲陽山學仙道工詩有湘江行
云數家漁網殘烟外一岸斜陽細雨中人贍炙之唐
末舉進士夢着錦衣貼月飛人謂身不入月宮必不
第果然後仕南唐爲吏部郎臨終指葬地以示家人
唐末宜春王轂者以歌詩擅名于時嘗作玉樹曲畧
穴其所得石蓮花燈三椀有銅碑鐫詩云石燈猶未
點留待沈彬來彬有入塞曲二首欲爲皇王服遠戎
萬人金甲鼓聲中陣雲黯塞三邊黑烽火愁天一片
紅半夜翻營旗攪月深秋防戍劍磨風謗書未及明
君薦歸骨將軍已沒功其二苦戰沙間卧箭痕戍樓
閑上望星文生希國澤分偏將先奪河源荅聖君鳶

覷敗兵眠白艸馬驚邊鬼哭陰雲功多地遠無人紀
漢閣笙歌日又曛
沈鱗字庭瑞彬之子也學道于玉笥山常衣單褐風
雪不易嗜酒工詩時呼爲沈道者有詩寄故人陳智
周云名山相別後此去會難期金鼎消紅日丹田老
紫芝訪君雖有路懷我豈無詩休羨繁華事百年能
幾時後尸解去
上高香山院唐有無名氏題誰將萬斛旃檀子撒向
千春古道場萬壑曉風吹不斷至今猶自滿山香
唐鄧廷閏分宜讀書臺詩鍾山高高鍾水綠昔有佳

人在幽谷臺荒只見草萋萋萬卷不留誰更讀
陳陶南唐人結廬西山吟詠自適有詩云一顧成周
力有餘白雲閑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
家結網疎人所稱道
唐末宜春王轂者以歌詩擅名于時嘗作玉樹曲畧
云望月夜瓊樓春匝舌泠泠詞調新當時狎客盡豐
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闋晉王劍上粘腥血君臣
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疎日月此詞大播于人口轂
未第時嘗于市廛中忽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轂
前救之揚聲曰莫無禮識吾否吾便解道君臣猶在
醉鄉中一面已無疎日月者無賴輩聞之慚謝而退
馮道字可道詩雖淺近而造理有詩云窮達皆由命
何勞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氷須泮
春來草又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云莫爲危
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嶽歸明主未有
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
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宋王荊公我明李
卓吾極取可道可道歷事五代卽庸俗皆鄙其失節
王李皆極聰明豈不達此是必有說不曰可與權則
曰其愚不可及也嗟乎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士人出

處家法可道乃欲于虎豹叢中立身宜其舛矣

莆中靈石山僧寂南平王鍾傳禮致之不赴書付使者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見之猶不采郢人何事苦搜尋鍾傳萬載人封南平王

鍾傳領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見傳以歷日包橘置袖中令射客云大歲當頭坐諸神不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

江爲能詩少遊廬山白鹿洞題詩一聯于壁曰吟經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琥珀筵唐主李璟見之謂左右曰吟此詩者大是貴族

李夢符者嘗遊洪州市年可二十餘短小潔白美秀如玉放蕩自恣四時常揮花徧歷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或令爲歌詞應聲爲之初不經心而各有意趣鍾傳之鎮洪州也以其狂妄惑衆將罪之夢符于獄中獻詩十餘首其畧曰揮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碍時鍾竟不罪後桂州刺史李瓊遣使至洪州言夢符乃其弟也請遣之鍾令求于市中旅舍人曰夢符不歸後不知所終（吳淑江淮異人錄）

李八百名眞蜀人得仙嘗游人間自稱年八百歲又白鹿先生謂陳摶曰此神仙李八百動則八百里故

司空猶不受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

先是宋齊丘自京口求退歸于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周歲一徵而起世論薄之建勳年德未衰時望方重或有以宋比之因爲之詩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捐館夕告門人曰時事如此吾得保首領幸甚吾墓不封樹不碑任民耕鑿無延他日毀斷後甲戌兵起遍發公卿塋域獨建勳免于禍

宋齊丘鎮陵有布衣李匡堯累贊謁宋宋知其忤物托以他故不見一日宋喪子匡堯隨弔客造謁乃就賓次大署二十八字云安排唐祚挫強吳盡見先

生說廟謨今日喪雛猶自哭讓王宮眷合何如李臣
堯或云泰和人也
南唐元宗割江南後金陵對岸即爲敵境因遷都豫
章舟車之盛旌旆絡繹凡數千里百司儀衛治禁校
帑藏不絕者僅一載上每北顧忽忽不樂澄心堂承旨
秦裕臧微多引屏風障之嘗吟詩云靈槎思浩渺老
崔憶崆峒
南唐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急忽有旋風
吹文字紙墜于城中其詞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
孤城死不降何似知幾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翰

攻陷江州殺戮殆盡謂之洗城
宜春劉才卿敘古今書法源流云黃帝時蒼頡作古
文周宣王時史籀作大篆李斯損大篆作小篆時始
皇好征伐法令繁劇軍期嚴速篆字難猝就乃約大
小篆歸之于楷且稍作波勢謂之隸書欲其省工而
便徒隸佐書也故亦曰佐書始皇使行及之于世又
有王次仲以當時字體少波勢乃增之爲八分因其
字方八分遂以爲名漢史游復解散隸體而爲章草
劉德升破隸體作行書張伯英變行書作大草按才
卿所敘訂亦詳矣藝文志不以小篆爲李斯而以爲
程邈亦必有據歐陽集古錄跋以隸與八分爲一體
趙名誠金石錄云隸書者今之楷書是也亦曰正書
自唐以前楷字爲隸蓋明誠以今之楷字爲隸而以
有波勢字爲八分也李濬松窗雜錄

晏殊字同叔祖墉宮江西居筠父延昌徙臨川七歲善屬文張知白薦之試神童科除正字置之秘閣從名士多出其門王旦曰劉筠宋綬晏殊屬文有貞元元和風格天聖中大拜謚元獻子叔原

晏幾道字叔原其詞在諸名勝中獨可追逼花間高處或過之其人雖縱弛不羈而不苟求進尚氣磊落未可貶也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爲

世所賞有小山集一卷山谷序曰晏叔原臨淄公之

莫子也磊磈權奇疎于顧忌文章翰墨自立規模常

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雖愛之而又以不

謹望之遂陸沉于下位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持

論甚高未嘗及治世余嘗怪而問焉曰我槩蹈勃窣

猶獲罪于諸公憤而此之是唾人面也乃獨嫸弄于

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精壯頻挫能動搖人心

士大夫傳之以爲有臨淄之風

晏元獻公爲京兆辟張子野爲通判新納侍兒公甚

屬意于野詩詞公雅重之每張來卽令侍兒出觴往

如白海棠花之類皆佳句也

德安夏竦字子喬宋仁宗朝舉制科有老宦者曰賢

良他日必大用以吳綾手巾乞詩公題曰殿上衰衣

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

墀日未斜楊徽之見而嘆曰眞宰相器也初除館職

時早秋上在拱宸殿按舞命中使索新詞公立進喜

遷鶯雲霞散綺月沉鉤簾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

流宮闕鎖新秋瑤階曙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

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梁州上大悅知南京二詩寄執

政云造化平分荷大鈞腰間新佩玉麒麟南湖小住

栽桃李擬狎沙禽過十春海雁橋邊春水深畧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取人知否自有江鷗信此心徙西都以青雀寄諫院張昇云弱羽傷弓何未完孤飛誰敢擬鴛鴦明珠自有千金價莫與遊人作彈丸明尹洙贈歐陽文和頴綴錄云夏鄭公在朝數被御史糾劾疑承時宰風旨作青雀詩云青雀孤飛毛羽單畏棲豈敢辱鴛鴦明珠自有千金價莫與遊人作彈丸語微不同

夏初封英公改鄭公謚文莊

夏文莊守安陸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莒公曰漢皐珮解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是歲詔下兄弟皆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須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莒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昔年安陸已識台光蓋謂是也

晏元獻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參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獻語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神宗讀表至此憐其意而留之歐陽文忠公謝

致仕表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于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于壑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踽踽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嵩嵩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謝致仕表云冥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羈雖傾尚遡日華之明潤

夏英公辭奉使表畧云頃歲先人沒于行陳春初母氏始棄遺孤義不戴天難下罕于之拜哀深陟岵恐聞禁昧之音不拜罕于用鄭衆事而上林謂夷樂曰禁昧此生事對熟事格也後永叔作歸田録改云義不戴天難下窮廬之拜情深陟岵恐聞夷樂之聲夏英公免起復奉使表世以爲工然其間一聯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亦佳不滅前一聯也

吹劍録載宋沆文正守饒喜妓籍一小鬟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托春風幹當來介買送公考靑箱雜記曰王衍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以范公而不能免慧遠曰順境如磁石遇鍼不覺合而爲一處無情之物尚爾況我終日在情裏做活計耶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淵明作閑情賦蓋尤物能移人情蕩

則難反故防閑之

豫章李常公擇爲六客堂吳興張子野所賦詞卒章云也應傍有老人星蓋以自謂是時年八十餘矣歐陽棐有張子野墓誌死于寶元中者乃博州人名娃字偶皆同非吳中之子野也古今詩話云客有謂張子野曰人皆謂公爲張三中卽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爲張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婦來嬾起簾櫳捲花影柳徑無塵飛絮過無影此余生平所得意也又高齋詩話云子野嘗有詩云浮雲斷處見山影又長短句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又

泉飛瀑聲若環珮公臨登忘歸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閩而往遊其山水秀絕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復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再爲醉翁引以敘其事然調不主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歿其後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于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于東坡以補其缺遂爲音中絕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言惟名醉翁知青天明月風露娟娟人未眠荷黃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第二疊泛聲同此

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六一公雖在朝而不忘山林下直詩宮柳街槐綠未齊春雲不解宿雲低輕寒漠漠侵駝褐小雨班班作燕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一何稽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茆廬潁水西早朝感事詩疎星半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當門隨仗入牙牌立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鴛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麋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一曰野性終存鹿與麋士大夫立朝何可無此風味慶曆中歐陽公謫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麗鳴

醉翁唉咏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莫怨山有
時而同巔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飛仙此
意在人間試聽嶺外三兩弦方其補詞閑爲弦其聲
東坡所爲詞頃刻而就無一點竄遵之子爲比丘號
本覺眞禪師東坡屢士書以與之云二水同器有不
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棄而與泉合
屢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眞同者矣
歐公詩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俗謂之
折句盧贊元雪詩想行客過梅橋滑免老農憂麥隴
茂效此格也

歐陽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
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閣皆有是時溫成甍未久詞臣
闕而不進仁宗語近侍曰詞臣觀望溫成獨無有色
甚不懌諸公聞之皇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
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牋自
錄其詩云忽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
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既進上大喜禹玉拊
公背曰君文章眞是含香先子也
永叔送劉原甫出守永興詩云酌君以荆州魚枕之
蕉贈君以宣城鼠鬚之管酒如長虹飲滄海筆若駿

馬馳平坂黃魯直送王郎者詩云酌君以蒲城桑落
之酒泛君以湘累秋菊之英贈君以黔川點漆之墨
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酒澆胸中之磊落菊制短世
之顏齒墨以傳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寫從來兄弟之
情鮑照行路難奉君金卮之美酒琱玉匣之彫琴
七絲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醉翁山谷語本
此而更加藻潤
臨江王欽若宇定國少時夜視天文有紫微宇宋祥
符中拜相以故相守杭有一老嫗蒼顏華髮乃同年
生也公憐之薦於朝特改京秩尉詩謝云當年同試
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時君作相東皇元
沒兩般風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熙寧中拜相取筆題窻云
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后致仕居金陵
白下門外遊鍾山慤法雲寺是日正當霜雪虛窻松
竹皆如詩中之景公憮然
漫叟詩話荆公歸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嘗
作晚歲詩云月映林塘靜風寒唳語涼俯窺怜淨綠
小立佇幽香攜幼尋新藥扶衰上野航延緣久未已
歲晚惜流光自以比謝靈運議者亦以爲然張浮休

評王介甫詩知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執着而曾不可得黃魯直謂荆公之詩莫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

荆公字說成以爲可亞六經作詩云鼎湖龍去字書存閎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汙修門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强討論但可與人漫醬瓿豈能令鬼哭黃昏蓋蒼頡四目其制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漫瓿之句言知者少也

荆公進字說表曰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于自然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衷曲直耦重変折反訣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卽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臣頃御燕閒親承訓勅抱痾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瀆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

王荆公咏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爻爻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爲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饒竦宋熙寧中舉進士下第以詩投荆公云又還垂翅趨下青霄歸指臨川去路遥二畝荒田都賣却要錢準備納青苗

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代犧牲者何殊羅大經有詩云錯認蒼蛾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于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荆公絕句云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

暇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荆公時謁祠廟豫章人嘗于孺子亭前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挿酒旗遊人那解薦江蘺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帥聞之亟命住賣

或問荆公云編四家詩杜甫第一李白第四豈白不逮甫耶公曰白詩豪放人固莫及然格止此而已不知變也甫則悲懽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横無施不可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駢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汎駕之馬者有寂泊閒靜如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其

緒密而思深光掩前人後來無繼或曰唐人之呼何以李加杜公唉曰名姓先後之呼豈足以優劣人漢有李固杜喬世號李杜李膺杜密亦語李杜當時甫白復以能詩齊名因亦語李杜取其稱呼便耳退之詩有曰李杜文章在又曰昔年嘗讀李白杜甫詩則李在杜先若曰遠追甫白感至誠又曰少陵無人謫仙妃則李居杜後如此則孰爲優劣如今人呼姓則連謾道春歸莫悵然蝴蝶豈能知夢事遼遼先墮晚花前又云客舍黃梁今始熟鳥殘紅柿昔分甘蓋三用黃粱而意義皆妙

荆公日記云立春日悉剪綵爲燕子以戴之故歐永叔云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燕已來鄭毅夫云漢閭關譬雙綵燕併知春色上釵頭皆春日貼子詩也

王荆公詩曰紅葉無華身黃菊分香委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又云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山谷曰自獻橫陳事見相如賦楞嚴經亦曰於橫陳處味如嚼蠟

荆公女吳安持之妻工詩嘗寄荆公曰西風不入小窓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和曰青燈一點映窓紗好讀楞嚴莫念家罷了諸緣如幻事世間唯有妙蓮花

荆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名公姓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千戈森然不覺令人神懷子細檢點不無利鈍然則蘇黃之詩在當時未能純然無議芸叟又云永叔詩如春服既成春酒既醺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如空中有聲相中有色欲有着會不可得則蘇黃直須讓歐王一着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惟荆公東坡山谷知之荆公云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鷺黃裊裊垂山谷云曾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荆公又云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冷齋夜話

王介甫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東坡遊廬山至東林作二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它日如何舉似人洪謂多字當作親字蓋欲以少對密疎對親江朝宗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眞面謂惠洪不曉古人句格此一聯以密對疎以多對少

正交殷用之所謂蹉對也蠻苑蠻黃

東坡言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

國家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不知青苗

非始于王荆公也唐代宗廣德二年七月稅天下青

苗錢以給百官俸則始自唐矣唐人作青苗詩不一

而足豈東坡未之見耶朗陵陳晦伯博極羣書載東

坡語試荆公豈亦未讀唐史唐詩耶

蘇子由謫高安雲安時時相過有聰禪師亦蜀人一

夕雲安夢同子由聰迓五祖戒禪師既覺語子由聰

亦至子由方與洞山說夢子今來同說夢乎聰曰夜

來梦吾三人迎戒和尚子由曰世間果有同梦者久

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喜出城而

坡至則以語坡坡曰軾七八歲常梦是僧又先妣方

孕時夢一僧來托宿及謫英州雲遣書至南昌坡引

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監玉局觀作偈答南

華長老曰惡業相纏四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却着

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王荆公臨川靈谷詩序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

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羣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

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家魑魅之穴與夫仙人

明岳正女適李東陽僅一見之

薛簡肅長女適歐公次適王拱辰後歐公再娶小姨故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

白穉宋眞宗朝爲饒州判官時丁謂爲倅穉以片紙洪皓字光弼鄱陽人政和中進士初爲寧海簿攝令事蠲貧弱四千八百戶發縣境荷花桃實竹榦有連理之瑞建三瑞堂已而子适以貳車行縣題詩云久

關子大乖五百青蚨兩家飲赤紅崖打白紅崖

假五鍰晉公曰榜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質物邪懼吾撓之耳答以詩云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

矣馳魂夢今登三瑞堂故山有喬木近事話甘棠洪遵字景盧官至內翰謚文敏號容齋作容齋五筆合四十七卷皓子适遵並中詞科當時語曰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眞弟兄相望三陪鳳閣之遊人以爲忠義之報

宋紹興辛巳金亮既誅葛王卽位使來修好洪景盧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盧不可於是扃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吐情實令勿

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路乃佳景盧等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爲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傳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洪光弼有寄子詩大學何蕃久不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信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

洪景盧有王龜齡王嘉叟木蘊之同過小圃用郡圃權花韻節到中秋暖尚睽東風隨處起芳華自慚翳瘂疾在烟霞午橋別墅歸公手早定淮西取白麻繆瑜工詩劉后村云余初筮仕江西有繆瑜袖詩來訪調官一聯云有客去遊丞相宅無人來問孝廉船有崆峒集行世

陸九淵字子靜宋乾道中登第呂東萊識其文于數千人中謂曰一見高文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居貴溪之象山教授生徒數十百人初讀書至宇宙字曰宇宙事卽已分內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與晦庵同餞東萊于鵝湖作詩云涓流積至滄海水

拳石崇成泰華岑簡易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辛謚文安明趙東山汸贊曰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陸象山家于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聽命焉年選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授飯自辦蔬肉賓至則卮酒杯羹久留不厭晨興率子弟致恭祠堂聚揖于廳擊鼓三叠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餓寒莫到餓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貧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在林玉露

毛維瞻字國鎮以詩鳴與趙清獻同里相得爲山林之樂宋元豐中出守筠州政平訟理時蘇轍濱謫筠州監酒相與倡和有鳳山八咏山房即事十絕蘇詩云共喜新葡酒味醇官居休暇不須旬政成境內棠陰合訟息亭中艸色新不惜牛刀時一割已因鼷鼠發千鈞歲成誰與公書考豈獨江南第一人

崇仁羅點字春伯號此庵宋淳熙中官侍講除浙西提舉楊誠齋詩云山嶽動搖增意氣詔書宣布舞羣黎官至樞密謚文恭明吉水羅洪先號念庵官諭德謚文恭二羅同謚人品亦相似

點從弟鑑字正仲亦能詩有磬沼集一卷磬沼者爲池因地曲折如磬然

羅之紀字國張號筠心居士瑞陽人宋孝宗朝攝邑雲夢因見雪壓庭竹賦詩云吾道非邪眞可恥此君豈是折腰人乘官歸遇方士授丹經修養法葺一室扃以子午靜逸成趣有易傳三卷文集二十卷

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産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蝟頭新媳臂龜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

周必大字子充初字洪道紹興中中博學宏詞科公在朝苑九年有詩云綠槐夾道集昏鴉勅使傳宣待賜茶歸到玉堂清不寐月鉤初上紫薇花嘗言六十四卦惟謙六爻皆吉又誦夫子其恕乎一語故平生處已以謙待物以恕退居十五年自號平園老叟築室名曰玉和公自序云和氣謂之玉燭方今賢和朝

物和野使喘然一叟得佚老於和氣之內淳熙中拜
右相封益公

益公寄胡邦衡詩鴈閣行看迎太宰象笏應記講庖
人性公在講筵講周禮至庖人而請去
慶元間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益
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
湖豈比賜書華同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
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邦憲下客非摩
詰無盡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
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

豫章詩話卷三　二十一

晉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
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平
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
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伯子
長孺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
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攜茶袖詩
訪伯子其詩云賽衣不待履霜問到得如今亦樂哉
泓潁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
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茗
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塗回直到荒林意盛哉
羅菊苞時披宿霧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
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
巢來共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
精攷訂有宋朝新舊官制考行于世以隱逸召爲秘
閣校勘羅竹谷送以詩云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
在見何遲老于尚父投竿日少似蘇生對策時怨崔
驚狼辭舊隱鸞鴛告鳳總新知早陳經國平邊策歸
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大社令奉祠而歸
年九十乃終
周益公歸休尹眉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

豫章詩話卷三　二十二

歸田去作頴昌遊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
洲
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
燕居嘆曰好一個宰相但恐福薄爾蓋疑其相也一
老瑞在傍徐奏曰官家所嘆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
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爲之
一笑未幾遂登庸爲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
長沙退休享清閟之福十有餘年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
故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跪請教

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至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厭清貧之操晚年退休悵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劒以忠鯁南遷幸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諫挺挺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高宗嘗曰楊萬里眞不中律孝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氣舜云眞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筆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

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强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于優游毋決于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于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回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雖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楊伯子長孺號東山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禺高廓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爲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孝宗意遂令侍從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

議時宇文于英等十一人以爲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遣楊誠齋時爲秘書少監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勳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郤劉麟以定江左五也于是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場萬里亦未免浮薄于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郤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年不識自古傳月不解飲眞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擧頭見

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氷雪澈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徐思叔題賀樂圖詩首句云廼翁畫反教兒書嬌兒赤骭玉雪膚厥婁睒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牀書錦心繡口氷肌膚自紉枯葉作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飢頗廢書小兒恐寒粟生膚婦縱有褌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彈劾賓銀鉤并錢畫何須玉帶與金魚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高宗在昇陽宮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羹覆于手手爲之傷蹙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

歷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為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象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楊邦乂宋建炎中倅建康金兵大至杜充戰敗遁去公刺血書襟曰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遂遇害贈直秘閣制云懦夫爰生名不稱于沒世烈士砥節死有重于泰山紹興中再賜田三百畝官其一子至今祠在南京予吉人官南京者春秋俎豆比于北京之文山祠于章官南虞部一葺之有祠記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盧溪王廷珪以詩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亦貶辰陽寺丞陳剛甲以啟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皇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為後代式但其後為秦檜之所批抹汙者朕啟太上令工逐行裱去裝褙公封事蘗有周益公楊誠齋二公題跋在後公孫摺廣西僉憲刻于融州眞仙巖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比歸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劒不遇故去恥乘下澤之我明楊東里先生跋

豫章詩話卷三 二十八

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
梁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
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
邦衡居海外二十年孝宗登極起知饒州未到任除
秘書監登南恩望海臺吟曰君恩寬逐客萬里聽歸
來未上凌煙閣先登望海臺山爲翠淚爲湧湖拓碧天
開目斷飛雲處終身愧老萊除工侍進解經除龍圖
學士謚忠簡孫榘
胡榘字仲方爲江西憲楊東山復書云繡衣玉斧威
惠兼施玉虹翠淚又逢賢主人也寧宗朝爲工部尚

書我明吉水胡文穆公廣澹庵齋也家藏有澹庵手
書五通作忠簡公翰墨記
胡致隆號蕭灘居士與山谷往來坐上分題賦藕云
平生氷雪交七星羅心胷豈無有絲毫上神天子聽
而不自薦達胡爲乎泥中沉痾正無賴安得君從容
其子亦可憐風味如乃翁
廬陵胡夢旦字季昭又字季汲寶慶初元爲大理評
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
應詔書聞便遄行廬陵不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
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盡

清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盱江杜來
詩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
畧同有書莫焚稿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爲詩霜
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噬起廬陵
古逭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荒誰使徑旁通朝中競
送長沙傅嶺表爭迎小賈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分
憂國意何窮羅竹谷詩云好讀牀頭易一篇盈虛消
息總天然崢嶸齒頰皆冰雪肯怕炎方有瘴煙頎等
書同浣我愁莫言無雁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記
取承君舊話頭季昭之兄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

懷奇負氣兄弟友愛最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于朋
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賣文以活國賓
奮然徒步從其兄于貶所國賓先沒季昭繼之端平
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帥官
制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逭蓋與諫鼓謗木
同意以逭言求人而以逭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
峭潔志槩激壯繇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
方嘉貫日之忠已噎偃月之計開塗雪口訪事瀧頭
曾無幾徵見于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子
遠謫之餘孝祖能投銓于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

可招潦霧陞爲悲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
折撾之逼且識投杼之過雖死可不朽矣
吾豫章文集自東漢海西令南昌程曾著書百餘篇
始嗣後南昌唐檀著書二十八篇號唐子晉御史大
夫南昌熊逵有集十二卷長沙公陶侃集二卷沙門
釋慧遠集十二卷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徵士陶潛
集二十卷處士雷次宗集三十卷毛詩序義二卷陳
陶集十卷施肩吾集十卷鄭谷集四卷盧肇賦六卷
晏丞相殊臨川集二百四十卷歐公全集一百五十
卷別集二十卷王荆公集一百卷後集八十卷王元

澤集三十四卷夏文莊公集一百卷曾子固集五十
卷黃山谷南昌集九十二卷豫章集八十卷劉公是
集七十五卷劉公非集六十卷李泰伯退居類藁三
十九卷曾子開曲阜集一百四十四卷陸象山集三
十二卷施正憲集七十卷清江三孔集四十卷周益
公集二百卷楊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胡澹庵集七
十八卷文信國公集十六卷謝疊山集十六卷洪适
文忠公盤洲集八十卷洪遵文安公小隱集七十卷
洪容齋隨筆七十四卷羅泌路史四十七卷至于朱
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
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

晏歐王黃夏周楊諸公豈可多見哉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于廬陵曾子固王介甫皆
出歐門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
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豕叔介甫子固倣得
如此好亦知其嘔嘔不可倘已至子詩則山谷倡之
自爲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苞含
欲無外搜抉欲無祕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
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
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子世若此者
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

筠州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
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爲榮故名來蘇嗚呼當
時小人媒蘗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
翁野叟亦以爲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
所謂石壓筍斜出者是也
廬陵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分不取
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
嘗訪誠齋于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花香邊蹋
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
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

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麝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爲元菊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稽首起敲氷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鶚牘驚動衮龍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溼看花鄂鶚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清逼五洲秋等句皆佳

彭元忠淳熙中爲司戶爲誠齋贈詩云詩入江西社

心傳肘後方木天須此士丹筆校官黃

京鏜字仲遠豫章人宋紹興中舉進士高宗謂趙師雄曰京鏜有公輔器使金以我喪故不肯受宴樂題詩于館云鼎湖龍去已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强更爲吉禮夷風終不變華風假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甘鼎鑊中已辦滯留期必得不能築館泝江東使還上曰京鏜今之毛遂也有樂府一卷自號松坡居士有集七卷與何浩劉德秀胡紘專主僞學之禁宋寧宗慶元中拜右相附佺胄驅汝愚

劉沆吉州永新人少倜儻任氣作述懷詩云虎生三

崴便窺牛獵食寧能掉尾求若不去登黃閣貴便須求伴赤城遊王拱辰榜第二人至和中拜相永新有二相俱姓劉沆以第二人拜相子宋謚文安劉定之以第三人拜相于明亦謚文安

劉原父治平中在西掖一日進封皇子公主九人立題館壁云璧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萊王介甫愛之書于扇

劉貢父詩話云文人用事錯悞雖有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云功曹非復漢蕭何據光武謂鄧禹何不以椽功曹又曹參嘗爲功曹云鄧侯非也按蕭何爲主吏掾即功曹也注在史記高祖紀貢父偶不察耳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路盡黃榆綠槐影非閤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咲道

劉放謝表曰强務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忮心不枝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不傷而田主之牛箝之已甚

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爲故舊荆公嘗戲折貢父名曰劉放不直一分文謂其名也貢父復戲折荆公名曰室女便成宕無户眞是姤下交亂其如上交沒當宁荆公大慙而心銜之貢父爲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點衙相鄰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杕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結如此貢父隔幙謂之曰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氷耳

傅欽之作中丞彈劉仲馮一日貢父見之曰小姪何過致煩臺評欽之慚云也只三平二滿文字貢父嘆曰七上八下人才

孔文仲字經父宋元祐初中書舍人武仲字常父宣學士平仲字毅父爲戶部郎郎兄弟皆以文章名世山谷詩云二蘇上連璧三孔分立鼎天不墜斯文俱來集臺省

董鉞字義夫自梓潼得罪歸鄱陽過東坡于齊安曰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憂柳氏亦欣然同憂患如處富貴是難能也令家僮歌其所作滿江紅坡次其韻結句云便相將右手把琴書雲間宿蓋用樂天左手引妻子右手把琴書句也

劉凝之宋天聖中爲潁上令棄官歸徙居廬出之陽

歐公與公同年高其節賦廬山高以美之中有大夫壯節似君少之句朱文公守南康爲作壯節亭記蘇子由稱其氷清玉潤剛廉潔不撓凜乎非今世之士張來云文章似司馬遷談而遷談無其氣節風節似疎廣受而廣受無其文學

凝之與陳舜俞養犢爲騎舜俞作騎牛歌稱凝之爲白雲老李伯時畫騎牛圖山谷拜其像賦詩云弃官清潁尾買田落星灣身在菰蒲中名滿天地間誰能四十年保此清靜退往來澗谷中神光射牛背年入十餘卒官至屯田員外郎

蕭貫新喻人少時夢至一宮殿羣女如神仙一人授紙云此衍波牋煩賦曉寒歌援筆立成云十二巉巖隱宮綠獸猊呀酒椒壁馥湯烏涓涓不相續轆轤欲轉霏紅玉百刻香殘隕蓮燭五龍吐水漫寒漿紅縮佩魚充左璫兩兩懸足瞻扶桑紅萍半規出波面伺首觚稜九霞絢鳴翰遠從天上來大劍高冠滿前殿仙曰子詩甚有奇語異日必貴眞宗祥符中試天下如置器賦蔡齊榜登第

宋白逊字謙父南昌人號壺山詞筆絶高嘗作山溪自述云壺山居士未老心先嬾愛學道人家辨竹几

蒲團茗椀青山可買小結屋三間開一徑俾清溪修竹栽教猶客來便請隨分家常飯若肯小留還更薄酒三杯兩盞吟詩度曲風月任招呼身外事不相關自有天公管有詞集名漁樵笛譜

信州劉煇好爲險語歐公惡之有一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劉幾也因戲曰秀才刷試官刺以朱肇橫抹之謂之紅勃帛後嘉祐中公爲御試考官試堯舜性仁賦有曰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稱賞擢爲第一唱名乃劉煇也人曰此卽劉幾易名公愕然久之

劉季孫字景文監饒州酒務時荆公爲江東提刑按酒務至廳事見屏間小詩云呢喃燕子語深閨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卽不問務事升車而去差攝官事由此知名後知隰州卒家無餘財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而已

温湯温泉不一福之城外一池頗寬源之初熱流之末温流溢百步可以温田膏稻非專待浴者而已廬陵大興新田二泉熱不可掬分寧毛竹山泉在驛路之側温而不熱覆以密室往來便浴焉臨川銅山熱可烹餌其流分爲二派其陰泉常寒陽泉常沸飛霧如烟雖雪霜無以敗其熱然諸泉皆本硫磺氣腥而貢浴者可以愈疥崇仁五峯山下有温泉常温能澄人肌膚潤人顏色張無盡詩曰誰知馬上腰金客洗去塵埃換玉顏是也浴之者百疾俱瘥多吉祥事獨不腥者豈神僊靈丹之所沾溉後人歟至歙之黟山第四峯有香溪泉其沸如湯其赤如朱刺史蔡邕就立廬舍設盆二以浴病者無不瘥蓋朱砂所發見者也好事者皆汲去澄砂以入藥經歲月而香甘宛然清潔如故和州有二泉一無硫磺氣州官作屋其上而扃之以浴貴客一有硫磺氣民皆就浴于中

文章各有體六一公爲一代冠冕亦以其事事合體如作詩即幾及李杜碑銘記序即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即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一洗崑體作奏議庶幾陸宣公遊戲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如東坡之文固不可及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傑固文章之傑然皆短于詩山谷詩騷妙于天下而散文頗覺繁碎國憲家猷

宋人言鮚魚多骨海棠無香曾子固不能詩子謂詩非嘲風弄月之謂也取其有關風教而已子固詩如過介甫歸偶成待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迕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敦友義也如漁父詩智士旁觀當局迷滄浪釣叟出陳詩江頭風怒掀篷屋底事全家醉不知喻大隱也即以詞律論如晚望詩蠻荊人事幾推移舊國興亡欲問誰鄭鯈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旣袖風流今已盡屈原詞賦世空悲深山大澤成千古暮雨潮雲又一時落日西樓憑檻久閑愁惟有此心知聖壽院昌山主靜軒詩一峯蕭洒背城陰碧瓦新堂地布金花落禪衣松砌冷日臨經帙紙窗深幽棲鳥得林中樂燕坐人存世外心應似白蓮香火社不妨籃輿客追尋則聲與調何至作老學究而謂子固不能詩邪文人相傾自昔已然矣

曾子固謝曆日表云臣幸備藩邸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經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嘆功名之晚以爲妙處全在晚字東坡過海謝表云臣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辠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而獨來蓋蘧然出四六畦畛之外

分寧黃庶字亞夫工詩如書對聖賢爲客主竹兼風

雨似咸韶又如怪石詩山鬼水怪著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鈞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家池館來皆奇崛子庭堅嘗手書其宿趙屯一詩刻于星子灣跋云先君平生刻意于詩與子美吾祖冠古之評何異亞夫眞黃氏之審言矣子大臨庭堅叔達庭堅字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旣登第齊名東坡號蘇黃東坡薦之云瑰奇之文絕妙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初與李公擇相見于舒州石牛洞山谷寺常遊而樂之故自號山谷道人謫涪

州別駕因號涪翁謫黔州寓開元寺因有摩圍泉又
號摩圍老人

謝景初字師厚宋熙豐間任司封郎中方爲長女擇
對見山谷曰得婿如是足矣遂妻之山谷卒從師厚
得詩法曰自從見謝公論對得濠梁
王之才妻李氏公擇妹也山谷呼爲姨母有詩云小
竹扶疎大竹枯筆端眞有造化爐人間俗氣一點無
健婦果勝大丈夫

曾紆云山谷用樂天語作黔南詩白云雪降水返壑
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原山谷云雪降

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白云
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飯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
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
在鄉社白云相去六千里地絕人邈然十書九不到
何以解憂顏山谷云望斷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
九不到何用一開顏紆愛之每對人口誦謂點鐵成
金也范寥云寥在宜州嘗問山谷山谷云庭堅少時
誦熟久而忘其爲何人詩也嘗阻雨行山偶然無事
信筆戲書爾寥以紆點鐵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烏
有是理便如此點鐵

山谷高安江西道院銘高安之城豫章之別雖風氣
之未遂亦微俗之可悅故梧侯下車解牛而不割未
嘗發硎初不折鈇則喟然嘆曰江西道院名不虛生
爰作新堂合陳鼓瑟有斐翰墨賓贊令丞作爲歌詩
接民頌聲昔也憂民之憂今則樂民之樂

山谷撮醉翁亭記瑞鶴仙云瓊滁皆山也望蔚然深
秀那那山也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翁
之意也得之心寓之酒也更野芳佳木風高石出景
無窮也太守遊也山殽野蔌酒洌泉香沸觥籌也太
守醉也譁喧眾賓歡也況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太守

樂其樂也問當時太守爲誰醉翁是也

快閣在黎和縣治東澄江之上以江山廣遠景物清
華故名山谷知縣時題詩曰凝兒了邦公家事快閣
東西倚晚晴落木千章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
絃已爲佳人絕青眼聊因美酒橫萬里歸船弄長笛
此心吾與白鷗盟縣又有槐安閣山谷詩曰白蟻戰
酣千里血黃粱炊熟百年休功成事遂人間世欲夢
槐安向此遊予邑二閣以山谷著
文山登快閣遇雨觀瀾詩一笑登臨晚江流接太虛
自慚雲出岫爭訝雨隨車慷慨十圍柳周回千里魚

故園隄好在夜夢繞吾廬又將毋赴韻道西昌詩重
來鷗閣曉帆影漲新晴倚檻雲來去捲簾花送迎江
湖春汗漫歲月老崢嶸手把忘憂艸夔夔繞太清鷗
閣本山谷此心吾與白鷗盟句言也近日快閣火邑
令陳公舜仁重修好事者摘黃句落木千章天遠大
澄江一道月分明爲杜聯予意摘文句倚檻雲來去
捲簾花送迎更爲清切

山谷送秦少章從蘇公學七斑衣兒嗷眞自樂從師
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卽如常在郡罷前後
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

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
親思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
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
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其子乃從
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衞陳蔡之厄而不以爲悔此豈
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

黃詞云斷送一生唯有酒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
斷送一生唯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爲
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更留殘不道月明人
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爲留連遂

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
滿也

魯直謫宜州曰老色日上面懽情日去心今既不如
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客日自
靜有風終夕涼

山谷在宜州其年乙酉卽崇寧四年也重九日登郡
城樓聽邊人相語今歲當鏖戰取封侯因作小詞云
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總成風雨去休
休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似今秋勝去秋
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倚欄高歌

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道山清話
黃相小字小德山谷子生母出于微賤故谷詩云解
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坡次韻有云名駒已汗血老
蚌空泥沙谷在黔中與王瀘州帖云小子相今年十
四骨相差龐厚又詩云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龐
黃大臨字元明自號寅庵庭堅之謫黔州也元明送
之故書萍鄉縣壁云兄元明自陳留山渡漢沔上夔
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余至摩圍山掩淚握
手臨別有詩云急雪脊令相並影驚風鴻雁不成行
黃叔達號知命君在黔中所作數詩附谷集中殊有

家法或云山谷潤色以成弟之名嘗與陳履常謁法雲禪師夜歸灰白衫騎驢緣道搖頭而歌履常行于後一市驚以爲異人明日李伯時畫以爲圖邢敦夫作歌

黃廉字夷仲谷叔父也元祐中拜給事中議論引大體谷詩云廊廟從來不在邊黃庭青瑣慶登賢

黃昭字晦甫谷伯父也元祐中爲閩漕召拜侍御史谷曰伯父在家著孝友之譽立朝有忠鯁之節子友聞友益友顏

黃友聞字聞善與柳氏兄弟杯酒相失谷有詩云身

入醉鄉無畔岸心與歡伯爲友朋更闌罵坐客星散午過永蘇髯罄

黃友顏字顏徒作貧樂齋谷以二詩咏之其一云小山作肥友義重子與桑香草當姬妾不須朱翠妝鳥窺凍硯星月入幽房兒輩無炊米浩歌繞屋梁

黃鑑七歲不能言其祖喜其風骨之美遇物誨之一日攜至池上祖曰水馬池中走對曰遊魚波上浮後任臺閣

山谷季妹適張叔和有詩云有齊先生之季女十年擇對無可人箕箒埽公堂上塵家風孝友故相親一

妹適王純亮字世弼谷有詩云墨以傳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寫一家兄弟之情江山千里俱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一妹適李安詩亦文章士也

劉後村云黃魯直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

山谷題玄眞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擷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

眼冷看朝市閭煙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庵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眞子心事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爲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衞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衞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瞻其行

呂居仁作江西傳衣詩派圖以山谷爲祖列陳無已

等二十五人爲法嗣陳無已潘大臨謝無逸徐俯洪朋洪炎林敏修林敏功王直方洪芻饒節高荷江革李錞晁沖之潘大觀江端本李彭謝遘楊符何覬韓駒晁補之故有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句元祐中東坡孫覺傅堯俞薦于朝授徐州教授○絶句三首皆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里中饒杏得嘗新馬上逢花始見春勤苦著書如作吏世間誰是最閑人○此邵思陶謝與同時

豫章洪氏兄弟四人其母黃氏直之妹不淑早世所生精力盡于詩未歲心存力且疲不共盧王爭出手爲賦毀璧者也寇父舉進士不第其季羽鴻父坐上書元符入籍終其身匆匆皆貴而匆靖康失節貶廢羽詩不傳朋字龜父有清非集一卷匆字駒父有老圃集一卷炎字玉父有西渡集一卷劉後村曰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龜父警句往往前人所未道然早卒惜不多見駒父言尤工初與龜父游梅仙觀山入坐怪聽雨鳴廊苦乏陰鏗句聊登孺子牀非君無汲引寄傲學潛郎

宋豫章有四洪朋匆炎羽皆黃山谷之甥也皆能詩節期乃弟矣駒父後居上坡晚節不終不特有愧于舅氏亦有愧于長君玉父南渡後爲少蘧聞師川召有懷駒父詩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龍出羽淵然師川卒不能返駒父于鯨波之外玉父愛兄之道至矣余讀而悲之

洪龜父有春風詩春風吹桃李掀然滿中園羣動不遑息蝴蝶紛飛翻我亦感茲時步屧遶林間顏色豈不好持久良獨難置酒休其下聊復罄余歡君看桃與李成蹊亦無言○宿范氏水閣枕水鑿疏櫺雲扉夜不扃灘聲連地籟林影亂天星人淨魚頻躍秋高露欲零何妨呼我友乘月與揚舲○獨步懷元中詩淨盡西山日深行城北村瑣墻鳴佛屋薜荔上僧垣時雨慰枯腹夕風清病魂所思渺江水誰與共忘言廬山李彭字商老公擇從孫也有日涉園集十卷劉後村曰商老公擇尚書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諸公皆與往還頗博贍强記然詩體拘狹少變化彭有題呂少馮聽雨堂詩碧澗寒侵屋幽雲夜度墻貪看山入坐怪聽雨鳴廊苦乏陰鏗句聊登孺子牀非君無汲引寄傲學潛郎

而位不顯鄱陽有三洪適邁遵皆洪忠宣之子也皆
能詩友而位俱顯當時臨川有三王南豐有三曾臨
江有三孔有二劉亦極一時之盛

豫章徐俯字師川禧之子魯直之甥也七歲能詩山
谷嘗曰洪龜父攜師川上藍莊詩來詞氣甚壯筆力
絶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解事熟
讀數過爲之喜而不寐老舅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
有意日新之功當于古人中求之耳後村劉氏曰師
川豫章之甥然自爲一家不似渭陽高自標樹藐視
一世同時諸人多推下之然集中不能皆善舊傳豫
夜郎謫一尊聊與故人留南湖乞得郎官號從此名

章詩話卷四

章見師川雙廟詩勉諸洪進步今雙廟詩不存則其
詩零落多矣師川在靖康中以名節自任呼婢曰昌奴事故
其詩云直道庶幾師柳下不應四海獨詩名可謂實
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也

師川有同曾戶部諸公尋梅對奕詩處處已收南畝
稻閒閑還看北山梅累觴聊爾酡顏在對局怡然笑
文章木上癭要知眞實地惟有華嚴境蓋呂氏家世
口開掃徑似知佳客至杖藜惟可數君來移松種樹
本喜談禪而榮微與信民皆尚禪學又居仁探梅呈
鄱陽老章莆風帆歲一迴有庭中梅花正開用舊韻
信民縞帶銀盃欲着塵小園幽樹已含春風流王謝
貽端伯詩羌笛何勞塞北吹江南何處不寒梅子林
佳公子臭味曹劉八幕賓細朶定無塵土浣暗香猶
寂寂無人看獨樹亭亭對客開偏爲苦嗟惟爾念是
帶雪霜新剩摩挲搜奇句去惱城南得定人

汪信民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堂春木想扶疎高談何日看揮麈安步從來可當車但得丹霞訪麗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勵於陵節妻子同組五畝蔬饒德操見詩謂信民曰公學日進道日遠矣蓋用功在彼不在此也紫微詩話

臨川謝逸字無逸弟邁字幼槃皆能詩逸有溪堂集五卷邁有竹友集七卷劉後村曰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出冶元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幼槃差苦思其合元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岐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子讀無逸詩曰貪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竿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彼豈肯從岐路進邪

鄭都官作鷓鴣詩時人稱爲鄭鷓鴣謝無逸作蝶詩三百首時人呼爲謝蝴蝶如云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大梨花何處尋又云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買花人

過橋

謝無逸詠春詩蒲芽荇帶繞清池錦纜牽船水拍堤好是寒煙疎雨裏遠峯青處子規啼○曲欄干外柳

垂垂羅幙輕風燕子飛獨倚危欄思往事落紅繚亂點春衣○荳蔻梢頭春事休風吹萬點日邊流得丹霞訪麗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勵於陵節妻子同組五畝蔬饒德操見詩謂信民曰公學日進道日遠矣蓋用功在彼不在此也紫微詩話

臨川謝逸字無逸弟邁字幼槃皆能詩逸有溪堂集五卷邁有竹友集七卷劉後村曰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出冶元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幼槃差苦思其合元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岐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子讀無逸詩曰貪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竿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彼豈肯從岐路進邪

鄭都官作鷓鴣詩時人稱爲鄭鷓鴣謝無逸作蝶詩三百首時人呼爲謝蝴蝶如云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大梨花何處尋又云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買花人

過橋

謝無逸詠春詩蒲芽荇帶繞清池錦纜牽船水拍堤好是寒煙疎雨裏遠峯青處子規啼○曲欄干外柳

垂垂羅幙輕風燕子飛獨倚危欄思往事落紅繚亂點春衣○荳蔻梢頭春事休風吹萬點日邊流得丹霞訪麗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勵於陵節妻子同組五畝蔬饒德操見詩謂信民曰公學日進道日遠矣蓋用功在彼不在此也紫微詩話

臨川謝逸字無逸弟邁字幼槃皆能詩逸有溪堂集五卷邁有竹友集七卷劉後村曰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出冶元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幼槃差苦思其合元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岐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子讀無逸詩曰貪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竿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彼豈肯從岐路進邪

鄭都官作鷓鴣詩時人稱爲鄭鷓鴣謝無逸作蝶詩三百首時人呼爲謝蝴蝶如云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大梨花何處尋又云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買花人

過橋

謝無逸詠春詩蒲芽荇帶繞清池錦纜牽船水拍堤好是寒煙疎雨裏遠峯青處子規啼○曲欄干外柳

垂垂羅幙輕風燕子飛獨倚危欄思往事落紅繚亂點春衣○荳蔻梢頭春事休風吹萬點日邊流得丹霞訪麗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勵於陵節妻子同組五畝蔬饒德操見詩謂信民曰公學日進道日遠矣蓋用功在彼不在此也紫微詩話

臨川謝逸字無逸弟邁字幼槃皆能詩逸有溪堂集五卷邁有竹友集七卷劉後村曰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出冶元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幼槃差苦思其合元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岐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子讀無逸詩曰貪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竿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彼豈肯從岐路進邪

鄭都官作鷓鴣詩時人稱爲鄭鷓鴣謝無逸作蝶詩三百首時人呼爲謝蝴蝶如云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大梨花何處尋又云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買花人

過橋

謝無逸詠春詩蒲芽荇帶繞清池錦纜牽船水拍堤好是寒煙疎雨裏遠峯青處子規啼○曲欄干外柳

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
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
貧夜窗三十刻胡牀跌坐究幡風頻仰西方
潘邠老嘗寄德操均父詩云文如二雅徒懷璧武似
三明却轂弓松檜參天西邑路時時騎馬訪龐公文
如二雅謂德操武似三明謂均父也後德操爲僧名
如璧殆詩讖邪紫微詩話

豫章詩話卷四　十五

薛駒字子蒼自布衣時有詩名著詩法名陵陽正法
眼曾端伯謂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
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温潤王安國亦云文章格調須
學出蘇氏與豫章不相接呂公弼之入派子蒼殊不
樂磨淬剪截之功終身改窻不已有已寫寄人數年
而追取更易一兩字者故所作雖少而善○子蒼春
詩東風著物猶未驚忽聽林間鴨鵝鳴澈水生波先
泛泛燒痕破暖漸青青農家且喜春耕足未曉呼兒
飯黃犢誰家躍馬來探春却笑瀾翻啼布穀
黃岡潘大臨字邠老與弟大觀俱以詩名與東坡師
川友善山谷嘗稱之曰天下奇材也謝無逸嘗問邠

豫章詩話卷四　十六

老有新詩否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昨日得句云
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只此一句奉
寄無逸後作續邠老句三首滿城風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
黃花惱意香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西望憶潘郎○
滿城風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
柳垂垂老葉半青黃○滿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
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否雲中孤雁不成行
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反照入江翻石壁
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皆響五字詩第三字要
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皆響謂致
力處也
江陵高荷字子勉宋元祐中大學生也山谷與之詩
云寒爐餘幾火灰裏撥涂何與高元矩皆與江西詩
派燕山平獻凱歌除直龍圖閣有還還集二卷
山谷跋高子勉作詩以杜子美爲標準用一事如軍
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
溫恭天下士也又跋歐陽元老詩此詩入陶淵明格
律頗雍容使高子勉追之或未能然子勉作唐律五
言數十韻用事稱貼置字有力元老亦未能也劉後
村曰子勉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覽多如麥城詩押險

韻畧無窘態集中健語層出柒微公詩派乃以殿諸
人何耶
子勉答山谷詩四篇詩得裏蹄金妙旨初臨法語尋
要我盡除兒子氣知公全用老婆心平章許事眞難
可付囑斯文豈易任感激面東垂涕泗高山從此少
知音子勉詩如此山谷乃許之以陰何置之干杜歐
不亦過乎
晁冲之字叔用有具茨集喻汝礪爲序冲之詩云男
兒更老氣如虹短髮何嫌亂似蓬欲問桃花惜顏色
未甘着笑向東風劉後村曰喻汝礪所作序筆力浩

大與叔用之詩相稱余讀叔用詩見其意度宏闊氣
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其律詩云不擬伊
優陪貴下相隨于爲過樓前亂離後追書承平事未
有悲哀警策于此句者
林敏功字子仁歸春人年十六預鄉薦下第歸歎曰
方喜從蘇黃諸名勝游家有園池娶宗女爲假承差
郎自號歸叟年甫四十而卒有歸叟集一卷
李錞字希聲有集一卷官至秘書丞
楊符字信祖有集一卷其詩曰吏道官官惡田家事
農爲郡守謂同僚曰吾宗有隱君子出郊見之及還
朝舉其隱德賜號高隱處士旌表其門子仁謝表云
自是難陪英俊之遊何敢妄意高尚之事卧牛衣而
待旦寒如之何搔鶴髮以興懷老其將至有詩丈干
餘篇與其弟敏修共隱世號二林子仁有春日有懷
詩風雨收雲急日暮過窗微梅藥初迎臘春溪欲染
衣形容今日是游衍昔人非節物關愁緒歸鴻正北
飛子來有張牧之竹溪詩幽間古城陰結屋清溪曲
溪流湛回映上有青青竹漫郎欣得之緣髮咏空谷
高風及前修勝趣隨遠矚惡客徒擾人立談非我欲
麾去甯汝嗔眞意聊自足或言不當爾爾豈吾私恐作林泉辱源流別涇渭臭味同艸木
答云豈吾私恐作林泉辱源流別涇渭臭味同艸木
肯當百事勝容此一物俗獨餘稽阮輩蕩槳戒臣僕

濁醪澆古腐日沒還秉燭僕忝瓜葛後意氣頗相屬
平生幾兩屐共老三徑菊行年事無定此計諾已宿
徑須買牛衣兒亦荷書麗從子竹間游溪魚剖寒玉
開封王直方字立之其高祖顯事晉邸至樞密使直
方喜從蘇黃諸名勝游家有園池娶宗女爲假承差
郎自號歸叟年甫四十而卒有歸叟集一卷
李錞字希聲有集一卷官至秘書丞
楊符字信祖有集一卷其詩曰吏道官官惡田家事
事賢唐人得意語也
開封江端本字子之江端友子我弟也休復鄰幾之

孫其文懋相有遺澤子我以遜端本靖康初吳敏元中薦子我召見賜出身爲京官後至太常少卿劉後村曰子我詩多而工江西派乃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曉豈子我自爲家不肯入社如韓子蒼耶

僧善權巽中靖安人落魂嗜酒有眞隱集三卷

善權有夏詩急雨高槐喜微風新竹涼要須攜塵尾來此據胡牀稍稍雲生砌低低月度墻平生興不淺衰謝意俱忘

以上皆江西詩派中人然亦有未能詳者闕之可也

蘇庠字養直有詩名清江曲云長占烟波弄明月坡謂置太白集中誰疑其非元豐中居廬山與徐師川同召庠不起二公對奕庠詰一子笑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着徐有媿色

饒次守與徐師川胡少汲謝夷李林子仁潘邠老吳法伯容放浪江湖間與夏均父諸詩人游從唱和其君裕楊信祖吳迪吉會飲于賦歸堂可謂一時之盛

潘賦詩云胡子雲中白崔林甥初發芙蓉吳十九成雅奏饒三百鍊奇鋒南州復見高士東山行起謝公一塵想見其詩而恨不見也行天下五十年每見上大夫必問伯容父子詩無得傳之者今日忽得故人吳生可乐南郡老夫亹附石崇冠蓋城南高會山陰未掃清風客散日衙西壁主人不過樽空徐師川云

南豐曾阜字子山于子固爲從兄弟阜之子紘字伯容紘之子思字顯道阜常將潘湖南後家襄陽紘父子皆有官而皆高尤不仕楊誠齋序其詩以附詩派之後序畧曰伯容詩源委山谷先生顯道得其父句法伯容放浪江湖間與夏均父諸詩人游從唱和其題壁次韻見于均父集中者三十有二篇予每誦均父之詩云曾侯第一又云五言類玄度又云秀句無一塵想見其詩而恨不見也行天下五十年每見上大夫必問伯容父子詩無得傳之者今日忽得故人尚書郎江西潘雷公朝宗寄余以二曾詩集二編屬

序之披誦三過蔚乎若玉井之蓮敷月露之下也沛乎若雪山之水寫灘瀨而東也琅乎若岐山之鳳鳴梧竹之風也望山谷之宮庭蓋排闥而入歷階而升者與伯容詩名臨漢集七卷顯道詩名懷峴集六卷

豫章詩話卷四終

豫章詩話卷五

明　泰和　郭子章　相奎父著

禮部侍郎贛州留幾字吉父有詩集十五卷名曾文清集文清之先自贛徙河南與其兄楙叔夏開天游皆嘗貳春官楙至尚書開阻和議得罪並有名于世又有長兄弼爲湖北提舉學事渡江溺死幾以其遺澤補官銓試第一賜上舍出身清江三孔之甥也紹興末幾已老始擢用乾道中年八十三卒號茶山先生其子逢逮皆顯于時吉父有中秋夜月詩雲日晶熒圓白佳幽人有待至昏鴉遠分品際松楓樹復亂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民瞻除名徙辰州

洲前蘆荻花曳履商聲憐此老倚樓長笛問誰家霜螯玉柱桃江上作意三年醉月華○食筍詩花事闌珊竹事初一番風味嫩春蔬龍蛇戢戢風雷後虎豹班班霧雨餘但使此君常有子不憂每食蔌無魚丁亹下亩須留取障日遮風都要渠

盧陵王廷珪字民瞻政和八年進士直敷文閣以仕不合弃去隱居數十年坐作詩送胡邦衡除名徙辰州年已七十矣皇陵初政召爲國子監主簿九十餘乃終告祿纔承奉郎澤竟不及後周益公在位欲委曲成就之卒不可楊誠齋序畧曰先生少嘗見曹子方詩法蓋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于雄剛渾大云清江劉清之子澄評先生之文謂盧陵自六一之後惟先生可繼闔者題焉有盧溪集七卷

胡邦衡上封事論秦檜敗新州民瞻以詩送之二封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魏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落南州瘴癘間不待百年公議定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要將獨力柱傾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贍落平生忠義祇心知端能飽吃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民瞻除名徙辰州

盱江黃人傑字叔蕭有可軒曲林二卷臨川吳鎰字仲權有敬齋詞一卷豫章袁去華字宣卿有詞一卷豐城鄧元宇南秀有漫堂詞一卷鄱陽王夫受字仲可有近情集一卷臨江郭應祥字承禧有笑笑詞集一卷南城鄧繼祖有茅齋集二卷

清江楊无咎字補之善畫墨梅有逃禪集一卷豫章劉德秀字仲洪慶元中爲簽樞有默軒詞一卷盧陵楊炎止字濟翁有西樵語業一卷盧陵李氏兄弟五人洪子大漳子清泳子永注子召漪子秀皆有官閥有花菴集五卷

廬陵歐陽伯威少與周益公同場屋連戰不利篤意于詩誠齋嘗摘其警句抄之如西風五更雨南雁數行書詩成夔子國人在仲宣樓細雨雙飛鴈寒蛩獨釣船夢回千里外燈轉一窗深誰知花過半纔與酒相薄故人驚會面新恨說從頭天上張公子雲間陸士龍月白玄猿哭更殘絡緯悲語離遽如許話舊復何時巷南巷北人招飲一雨一晴花耐看有客過門湖海士隔籬呼酒啣墜閒夢回金馬玉堂上文在冰甌雪椀中青山如故情非故芳艸喚愁詩遣愁擾擾征人相顧語蕭蕭落木不勝秋風色似傳花信到夕

陽微放柳梢晴千里歸來人事改十年猶幸此身存絶句四首戀樹殘紅濕不飛楊花雪落水生衣年來百念成灰冷無語送春春自歸桑麻得雨更青蔥芳藥留春結晚紅怪得鳥聲如許好此身還在亂山中爲怜紅杏亞枝斜看到斜陽送亂鴉又是一春窮不死天教留眼看鶯花蓬窗卧聽疎疎雨邦是芭蕉夜半聲烟浪蔽天天倚蓋略容一點白鷗明公跋云鳥啼花落欣然會心處酌大白螾伯威詩欲駈風騎氣迫伯威有詩集

臨川余國寶號醒庵遺珠詩集

十卷

南城蔡柟字堅老宣和以前人沒于乾道庚寅曾公卷呂居仁輩皆與之唱和有雲壑隱居集二卷浩歌集一卷

鄱陽章甫字冠之居吳下自號轉庵作易足堂韓無咎爲之記自號易足居士有自鳴集十五卷

鄒拯宜黃士人未及第時禱夢于撫州后土祠夢入廟瞻敬畢轉盼東壁有大書一詩旣覺歷歷能記其詩曰天道本無成明從公下生温黃前後並黑暗裏頭行大十口止各常常啼哭聲兩個齊六十只此是

卒詞亦工有白石道人集三卷○詩云夜暗歸雲繞
沱牙江涵星影雁圍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
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
翰墨場中老斲輪直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
日處處江山伯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
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姜堯章也報之以
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
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
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

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
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
斷無緻駁任稱呼姜答云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
中煮白石世人喚作白石仙一生費齒不費錢仙人
食龍腦便便七十一峯生肺肝時黃岩老亦號白石
亦學詩于千岩詩亦工時人號雙白石云
辛弃疾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
歸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
道天涯芳艸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
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
妬千金縫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
沱牙江涵星影雁圍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
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
翰墨場中老斲輪直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
日處處江山伯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
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
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
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
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人到
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流總
破雨打風吹去斜陽艸樹琴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殊艸艸封狼
居胥意蘢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燈火猶記揚
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
頗老矣尚能飯不尤傷此可喜幼安自賛謔閻待制
有稼軒詞信州本十二卷題長沙爲多
宜春傅公謀詞云艸艸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紗牕
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踏雪水村清冷
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喚家童開門
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只愁無
客有客又愁無月月下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

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達可歌也許及之爲分宜宰
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關前半篆烟二龍飛下卓筒
泉銀河掣電連宵雨綠野翻雲四月天便覺春生花
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登黃閣都與寰區
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作醮文嘗作無遮榜語
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艸夕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
寒食節甚工

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
眞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以此胸襟豈爲外榮所黜
梁哉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
野性終存鹿與麋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
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紹興中岳武穆鳥石寺題云岳飛奉旨趨闕復如江
右假宿靈岩遊上方覽江山之勝志期爲國掃平黠
虜恢復輿圖迎二聖沙漠之還輔聖主無疆之休因
結緣佛事以紀歲月云

宋度宗南康縣字民銘末云若爾令長宇而勿墜宣
厥實意斯爲愷悌

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爲他日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
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六一公詩曰羽儀雖接鶩兼鷺
野性終存鹿與麋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
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廬陵尹德鄭初忝大
學廉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鄰詩云父母人皆有
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向用之
士則意味尤長

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
儀刑自晁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駕嚴晨衛
雞人徹夜籌慈闈天語接飛棟月華收萬姓齊呼舞
三宮款獻酬小儒憂國切幾白九分頭學官擊節一
時傳誦

南昌周伯仁和春雪詩照天不夜梨花月落地無聲

柳絮風桃源手聽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詩本于曾茶山茶山出于韓子蒼三家句律相似而放翁加豪一夕夢一故人相語曰我爲蓮花博士鏡湖新置官也我去矣君能暫爲之乎月得酒千壺亦不惡也遂以詩記之曰白首歸修汗簡書每回饕粟款侏儒不知月給千壺酒得似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子細看遂乞歸

盧陵羅大經嘗題釣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邦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邦將周黨與同稱句不甚工議論却正大經嘗摘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十首題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苦茗一杯偃卧松窗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于此韓偓云閭說經旬不啟關藥窗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一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歌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

洞賦詩云疇昔哦詩憶未陽茲因奉檄過洞堂一生

閒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陵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拖釣綸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攜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世上更無羈絏事壺中別有自由身鼈烹玉兎山前藥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海暮歸來雨濕蓑花看金鴨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烈藍田夫婦總知機

張演云鷺湖山下稻梁肥豚柵雞栖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大經之後大明吉水羅汝敬爲工侍

姚鏞爲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爲人豪邁喜作詩自號雪篷嘗令畫工省其像騎牛于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簑斷隴橫岡到處過暇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先見

呂溱字溱叔寶元中試鯤化爲鵬詩云九霄離海嶠一夕過天池仁宗見之升爲第一溱後爲中書舍人喜自重見賓客不及數言時號爲七字舍人溱父爲泰和令溱會讀書泰和暑中至今尉署扁曰呂狀元讀書處明曹文忠公翰由泰和典史及第至今尉署扁曰狀元舊署

王迪宋熙寧中爲洪州左司理有道人磨鏡俾迪自照見星冠羽帔縹緲鏡中遂弃官與妻偕隱新建簿劉訒送以詩云髮如抹漆左參軍脫去青衫作隱淪世上更無羈絏事壺中別有自由身鼈烹玉兎山前藥鶴煮金鴨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烈藍田夫婦總知機

登眞

聶昌字貫遠元名貫字遠山宋靖康中登政府出知絳州遇害紹興中張殊自北歸過絳驛見壁間有血書一詩云星流一箭五心摧電掣雙眸兩臂開車馬踐時頭似粉烏鳶啄處骨如灰父兄有感空垂淚子弟無知不舉哀回首臨川歸未得冥中空築望鄉臺

聶昌有讀書堂在新昌度門院自序云予頃歲讀書時以爲聶之精魂作于此面方池池畔有竹百餘竿一日洪少顓見訪題小詩壁間比蒙恩自都司除湖南漕掣家新昌尋少

頭舊題已漫滅矣追憶其韻乃和三絕

臨川曾景建布衣也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竟諱春陵死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挾策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蘭槳路長那更聽鉤輈家山千里雲千叠十口生離兩地愁按鵁鶄之鳴其聲云鉤輈格磔俗云行不得也

洪州西山與滕王閣相對一僧盡覽詩板告郡守曰盡不佳因朗吟曰洪州大臼方積翠倚穹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

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鄉景孟表而出之以爲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徐淵子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鼓吼鸛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拥衾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是詩成

梁輿之字中行宋嘉定中仕于朝與蔣宰不合出守簿領危逢吉以詩送云力爲君王乞得州補天未了石還收人才自係國輕重吾道亦關公去留殿角纔有豐年

進士第一堂在廬陵縣學明倫堂前宋文文山舉進士第一因名版扉刻文山所書魁字方廣丈餘拜觀解曰燦乎紫薇垣之傍爲星之魁書乎洪堂爲字之魁捷乎庚午之秋爲解之魁占乎辛未之春爲省之魁齊美乎丙辰之狀元爲天下之大魁悟魁之義得魁之趣廬陵之魁車載斗量不可勝數爾酒既清爾骰既馨惟吾魁其先賚其炳靈堂刻具存予按庚午辛未之魁指六一公言丙辰大魁文山自謂也車載斗量之說至明始驗二百餘年予吉狀元十一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二人會元八人幾于車

載斗量矣狀元如彭文憲羅文毅羅文恭榜眼如王良尹昌隆探花如劉文安羅文莊會元如鄒文莊則亦無愧于歐文云

趙翼作文山傳既赴義其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尺不辨城門晝閉自此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而舉臣入朝亦爇炬前導世祖問張眞人而悔之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酒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孛羅行初奠禮忽狂飇旋地而起吹沙滾石不能啟目俄捲其神主于雲霄中空中隱隱雷鳴如怨之

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霽按正史文集皆不載此事傳疑可也信公主我朝景泰中賜謚忠烈祠在今順天府學之右明邊廷實有文山祠詩花外子規燕市月柳邊精衛浙江潮王

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其意蓋以王褒不西向之義責之王深甫亦嘗以責稽侍中矣

雖伏亭叢記云丞相之子卽元仁宗皇慶中集賢直學士院云至元中誤也陞仕不二三年奉使卒于顛州道中耳然文敏公爲作神道碑謂其生也無慊而死又無憾銘亦云翼翼子服如不見克昔迺天民無戾天德今也帝臣允由帝則彼不達人小中闕敢嘗試大觀萬物皆暫存者矣哀逝者矣憾似與挽者之意弗同

坦齋通編曰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如大孤山

旁有女兒港小孤山對岸有澎浪磯韓子蒼詩小姑已嫁彭郎去大姑常隨女兒住四者之中所不改者女兒港耳蜀大散關有喜歡舖東坡入贛詩山憶喜歡催遠夢地名皇恐泣孤臣自下而上第一灘在萬安縣前名黃公灘坡乃更爲皇恐以對歡喜廬陵志二十四灘坡詩乃云十八灘頭一葉舟亦非予按文山詩云皇恐灘頭說皇恐零丁洋裏嘆零丁文山廬陵人也當不差至今廬陵人說上十八灘下十八灘不聞說二十四灘又明鄒立齋過惶恐詩皇恐灘名熟幾年今朝也自到灘前死生未必能惶恐惶恐徵

誠未格天

京天慶觀主聶碧窗江西人嘗爲龍翔宮書記赦至問舍求田父老心麗正立班猶昨日小臣無語淚沾襟又哀破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悞馬前猶自買胭脂又嘲婦云雙柳垂鬟別樣梳酥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小姑觀中有趙太祖眞容來見者必拜聶因題其上鳳表龍姿儼若形一同展卷一傷神天

感而有詩云乾坤殺氣正沉沉又聽燕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土將軍志

爲四家且以唐臨晉帖喻范百戰健兒喻楊三日新婦喻揭而集爲漢庭老吏序出適揭公歸省墓見之大不悅遂往臨川訪虞公既相見言及茲事且曰侯斯與公京師二十年未嘗蒙公一言及斯何別後乃爾虞公曰誠有之非集之言中州人士之言也非惟中州人士爲然亦天下之通論也揭公喟然遂卽席辭別虞公堅留不得竟駕小車而還既別去數日揭公乃以天曆年間秘閣開四詩寄虞公中有奎章分署隔窗紗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蓋爲虞公發也公得詩謂諸門人曰揭公此作甚佳然才力竭已就以

所寄詩題其後答云今日新婦老矣後因送人有寄揭公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旁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末幾揭公趣召至都竟以疾卒此胡祭酒儼得之陳維新云維新豫章才子也

元薩天錫嘗有詩送僧笑隱住龍翔寺其詩云東南隱者人不識一日才名動九重地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衲衣香暖留春麝石鉢雲寒卧夜龍何日相從陪杖履秋風江上採芙蓉學士見之謂曰詩固好但聞聽字意重耳薩當時自負能詩意虞

豫章詩話卷五

以先輩故少之云爾後至南臺見馬伯庸論詩因誦前作馬亦如虞公所云欲改之二人搆思數日竟不獲未幾薩以事至臨川謁虞公席間首及前事虞公曰歲久不復記憶請再誦之薩誦之公曰此易事庵人詩有云林下老僧來看雨宜改作地湼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差勝薩大服而去此胡祭酒儼得之熊伯幾先生云

豫章鐵柱宮非中鐵柱相傳爲晉許旌陽鎮蛟之柱歷代名賢多有題咏熊朋來詩曰九牧失貢金司空不行水蛟龍弄波濤魑魅入城市吁嗟清談晉萬事

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唯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其第一句長江去不回往事不可問矣第二句檻前楊柳亦是後人所栽第三句第四句謂當時曾見滕王歌舞者唯有西山在耳含無限之意寓無窮之感東坡望湖亭詩云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驀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陰陽變化關機開闔于頃刻之間且氣雄語壯所謂吞雲夢者八九二詩皆不可及是以不曾有題明日公與諸人登滕王閣即席賦律詩若干首及一絕句余幼時能誦之今但記其三律與絕句耳其一曰

高閣城頭戶牖開江中照見碧崔嵬文章誰復三王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畫角數聲南斗落白鹽萬斛北風回洲南先有蛟龍窟怪得詩成急雨催洲南先有一作潭心應有其二曰天寒江閣立蒼茫百尺闌干遞夕陽歲久魚龍非故物春深蛺蝶是何王帆檣星斗通南極車蓋風雲擁豫章燈火夜歸湖上雨隔隣呼酒說干將其三曰危樓百尺倚闌干滿目青山不厭看空翠遠凝江樹小落霞孤鶩飛送酒杯乾千年劒氣沈龍去遠侵牛斗半夜天香下廣寒我欲乘鸞朝帝闕五雲深處是長安絕句云豫章城上滕王閣不見鳴鑾佩玉聲惟有當時簾外月夜深依舊照江城昔人云詩不可苟作觀公之意可見矣此胡祭酒儼得之吳用中云滕王者唐高祖之子武德中出爲洪州刺史喜山水酷愛蝴蝶尤攻書妙音律暇日乘青雀舸遊江漢甚得其趣自選芳洲基地不大高低得宜遠瞰湘雲近枕漢水仍使以王而名閣焉陳無已詩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

滕王閣自王子安題後其名始顯唐人惟張喬有滕王閣寫望詩創來人世殊幾度繞汀盧一作廬疊浪有時有閑雲無日無早涼先燕去返照後帆孤未得營歸計菱歌滿舊湖曹松有滕王閣春日晚眺詩淩春帝子閣偏眺日移西浪勢平花塢帆陰上柳隄疑嵐藏宿翼疊鼓碎歸蹄只此長吟咏固高思不迷宋文山詩五雲窗戶瞰滄浪猶帶唐人翰墨香日月四時黃道闕江山一片畫圖長迴風何處搏雙雁凍雨誰人駕獨航回首十年此漂泊閣前新柳已成行元人虞邵庵有律詩三首絕句一首其後有吳子高詩西山千仞枕江湄曾見賢王出牧時寶劒氣沈龍去遠玉笙聲斷雁來遲美人粉黛歸何處才子文章有斷碑不盡登臨懷古意章江如箭日東馳明臨川王倘

書英詩鳴鶯現玉憶當年遠跡荒涼倍可憐尚有殘
花飛峽蝶應多古樹怨啼鵑西山疎雨浮雲外南浦
驚濤夕照邊何事王孫芳舊時艸滿堤猶自綠芊芊題
咏亦不甚多李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
在上頭此言盡之矣

寫韻軒亦豫章佳景也虞邵庵二詩甚佳繼之者我
明有元宣詩二首雙吹鳳管度西山城上樓臺記往
還寶帙不開秋月冷翠屏長對暮雲閒幽蘭燁燁當
窗淨細艸年年上砌斑想得凌風環珮響墨香猶在
綺窗間其二學書倘予鬢如鴉天上珠簾卷曙霞綠

硯白分金掌露綵毫應染玉箋花神情冉冉翔鸞下
逸興飄飄舞雀斜寫遍四聲諧妙律洞章吟向太清
家二詩不減邵庵首作似和邵庵韻

洪龜父寫韻亭詩云紫極宮下春江橫紫極宮中百
尺亭水入方洲界玉局雲映連山羅翠屏小楷四尺
餘翰墨主人一粒盡仙靈文蕭采鸞不復返至今神
界花冥冥

紫芝生李升館于虞邵庵一日虞在某學士處宴歸
秉燭夜坐備言終席之歡郭氏順時秀歌時曲清新
婉麗中有秋風第一枝與俗作不同此曲惟博山銅
細梟香風一句兩韻名曰短柱作者不易今所歌者
兩字一韻爲尤難殆是絕響次日早虞命紙筆亦寫
一曲云鑾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波南
濾長驅西蜀力據東吳美乎周瑜妙計天數盈虛造
物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

翰林學士揭曼碩未顯時嘗遨游湖湘間以酒詩自
娛一夕舟行宿江滸夜近二鼓揭不寐攬衣出舟中
露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一小舟蕩槳至傍揭舟
而止中有一女子其神清骨秀顏色婉麗眞天人焉
遙斂衽而起揭問曰汝何人也答曰妾商婦良人去

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迓耳遂與談論所言皆是世
外恍惚不可殫記云妾與君有宿緣故來相見幸君
無却至夜終有戀戀不忍去意臨別又云公當貴人
也後日當任館閣亦宜自重有詩留別詩曰盤塘江
上是奴家郎若閑時來唼茶黃土築墻茅蓋屋庭前
一樹紫荊花明日揭舟以風阻上江岸沽酒居民云
此盤塘鎭也行見一水仙祠垣墻黃土新築庭有紫
荊一樹花盛開揭獨曉悟登正殿見水仙像與夜中
女子無異此亦奇事也曼碩之子伯方廷孫立禮談
海陵唐志大伯剛書

錢應庚家有堂名樂全虞奎章爲記朝大夫士咸爲歌詩翰林陳衆仲有能守不成三瓦戒樂全長得葆天均之句虞公見之未解三瓦之說俾詢之衆仲云出史記扁鵲傳注公深服其博記且云誠所不及

虞伯生初入翰林楊仲弘每言伯生不能詩伯生一日載酒請問詩法仲弘酒酣盡爲剖析其理伯生遂超悟越二月伯生有詩送袁伯長扈駕上都以其詩介或者質諸仲弘仲弘曰此詩非楊仲弘虞伯生不能或者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詩何以有此仲弘曰伯生學問高予昨授以法餘莫及也或者又以此詩

老健風神洒落姿態備具眞有眞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習可以兼通歐陽永叔曰學書當自成一家之體其模倣他人謂之書奴安得余實見書之未博者歐曰見書未博要曰必須博習故博之一字學書者不可不知也吾鄉宋有歐黃文山復有姜堯章明有解大紳曾子棨羅達夫二公書章草者予師胡盧山先生

豫章詩話卷五終

戴石屏未遇時流寓江西武寧武寧富翁以女妻之留三年一日思歸詢其故告以曾娶妻白其父父怒

豫章詩話卷六

明　泰和　郭子章　相奎父著

新淦鄧伯言嘗遊玉笥山題詩于壁曰洞天明月一雙鶴澗水碧桃千樹花朱溪大賢之薦于朝太祖召見命作鍾山晚寒詩有曰鰲足立四極鍾山蟠一龍上以手拍案大嘉之伯言伏丹墀誤疑怒已遂驚死扶出東華門始甦次日授翰林院官

國初黎知政事陶公安爲饒州知府時閭寇陷浮梁樂平進圍郡城公諭父老率子弟固守寇平民被脅從者立宥之全活甚眾四境以寧高皇帝嘉其功御

製詩美之曰匡廬岩穴甚濟濟水怪無端盈彭蠡鱷魚因韓去遠洋陶安鄱陽創一埋皇明名臣言行錄

解學士綰應制題虎頒眾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素不喜仁宗感此詩甚思之時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綰可謂得諷體矣

北京宮闕成太宗命解綰書門帖綰即以古詩書之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上大喜賜賚甚厚傳信錄

吾古解大紳天挺逸才其經濟見于大庖西封事髣髴治安策宛似賈長沙其詩歌雄壯上逼李太白常

自作弔李詩曰吾問學士多風流豪氣洎與元氣伴金鑾殿上拜天子咤叱寵幸如蒼頭楊貴妃捧硯石高力士脫靴揆平生落魄嬴得虛名留也曾椎碎黃鶴樓也曾過溺鸚鵡洲也曾弃邽五花馬也曾不惜千金裘呼兒換取采石酒花間滿泛黃金甌醉來問明月明月全不做大呼王侯出東海騎鯨直向八極游我來采石日已暮潮生牛渚聊艤舟白浪一江雪溪深黃蘆兩岸風颼颼欲寫佳句弔學士佳句滿腹不敢投恐驚水底魚龍不得睡天上星斗散亂難爲收草草留題弔學士學士不須笑吾儕磊落與爾俱

同儕其白負雄矣貢死于騎李死于水解死于獄奇蹇之迹千古相憐顧解常有漫成絕句手批日月歸眞主淚滿乾坤望孝陵身死願爲陵下卜春風常護萬年書其視永王南巡之歌何如哉令白也讀之當魄死焉

泰和肅子韶祖出匠籍洪武初登第高皇帝問其家世對以一絕云嚴親曾學魯般機當年製下青雲梯腰間帶得純鋼斧要斫蟾宮第一枝陳善方由戶部主事謫戍陝西慶王問其出身對一律云賢王從容問出身草茅原是布衣臣戍辰歲貢三十七庚午秋

閣第四人列職地官階六品承恩天府僅三春披衣再際風雲會始信儒懷席上珍後復起為知縣尋致仕二詩不甚工而應對帝王前迅捷為難

予邑周紀善侍建文藩邸獨被寵遇紀善常言其母賢帝大書賢母二字賜之又言師胡樵渚賢帝復書樵渚二字賜胡之裔乃賦詩一章而自序曰紀善周先生是修言其母賢因書賢母二字以旌其母之潛德又言師胡樵渚之行求書樵渚字以遺其後人傳之久遠吾嘉其慕親又不忘師輒書以賜先生卿內難平坐驀戮

曹鳳韶廬陵人洪武末進士建文間為御史靖難師督府經歷建文中遷右補闕彈劾有聲擢大理左少

豫章詩話卷六

入金陵公卧于邸乃刺血書憤詞于襟其署曰予生居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至繡衣之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天祥矣囑妻李氏幼子公望我死殮慎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氏亦死于節云

顏伯瑋名環廬陵人唐魯公後洪武末舉賢才除知沛縣靖難師傅攻沛公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為出城戒之曰汝還家白大人吾不能盡子職矣因題詩乃賦一詩以志痛詩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御史行臺壁詩曰太守諸公監此情只因國難未能朔方寒出師無律眞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皆悲趙括攘夷何日兒齊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吳向蒼天幾墮冠聞者哀之

胡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學博行修教授里中早以詩名太祖之討陳友諒也過鄱陽謁吳芮祠見閏題壁問畫竹詩有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笑賞之陰記其姓名洪武中有司薦辟至闕下上識之曰此題詩鄱陽廟者也拜官都督府經歷建文中遷右補闕彈劾有聲擢大理左少卿內難平坐謫戍

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粲尹名一水豈能支大廈三軍空復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乘民艱達聖明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士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矣遂自經死時年五十其子不忍去復還見父死亦自刎俄禽士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亦不屈死縣丞胡先收其父子屍葬沛之南陽題曰顏公墓後楊士奇過沛悼之以詩曰平生金石見臨危就義從容子亦隨千載山河遺縣在一門忠孝史官知故鄉住近文丞相先德傳從魯太師欲酹荒墳何處是離離芳艸泪空垂正統

初監察御史彭勗行部至沛詢諸戶部主事孟武得其葬處命有司起墳立祠祀之尹文和贊曰忠孝二端天經人紀烈烈顏侯尹沛百里堅守孤城侯死無二力屈援絕詩以言志衣冠自經予亦刎死父爲忠臣子爲孝予文山之鄉魯公之裔惟忠惟孝照耀青史

呂尚書震與學士解公縉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駝峰甚美震未之識也解云僕常貧之誠美矣呂公知其誑已他日從光祿得死象蹄脣語解曰昨有駝舉之賜宜共饗焉解因大嘲去呂寄以詩曰翰林有個解凝哥光祿何曾宰駱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喟得這般多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三內侍象奕因命賦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城與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仁廟和云二國爭强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詞意宏偉君臣之器量見矣

世廟自號天河釣叟命羣臣賦詩某詩曰紅竿百尺倚漢流獨汎仙槎問斗牛北極眾星爲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鉤撒開煙水三千丈坐老乾坤八百秋相見玉皇如有問絲綸今屬大明收獨爲稱旨久一日出一對云洛水靈龜獻瑞天數五地數五五五還歸二十五數數定元始天尊一誠有感或對曰丹山彩鳳呈祥雌聲六雄聲六六六總成三百六聲聲祝嘉靖皇帝萬壽無疆亦蒙賜貶元始天尊乃上龍潛時所祝禱之神及御極建元祐宮頗極尊崇所謂誠感也世廟宮人張氏恃貌不肯阿順匿閉無寵早卒殮于

宮後宮制凡殘者必索其身畔得羅巾有詩以聞于
上上傷之以宮監不早聞杖殺數人此庚戌年事都
下盛傳詩曰問倚雕欄强笑歌嬌姿無力怯宮羅欲
將舊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蛾雨過玉階天色淨
風吹金鎖夜凉多從來不識君王面弃置無情奈若
何

臨川聶大年教諭仁和有二僧爭住院子先生招二
僧飲之贈以詩云蕭蕭落日下荒基古殿凄凉白塔
低燕子不知身是客秋風猶戀舊巢泥二僧慚愧而
退大年教諭仁和景泰六年以史事徵詣翰林卒王

豫章詩話卷六

柳庵倘書銘其墓大年有小瀛洲水竹居賦及詩文
四十卷

楊文貞公少時與陳吉士孟京同入沙村訪劉公俄
大雪劉命賦雪詩陳詩有直待春風楊柳陌紅裙爭
看綠衣郎之句楊詩有不憂寒氣侵人骨探看梅花
過野橋之句劉公笑曰陳生十年勤苦可博紅裙一
看楊生寒士終是鼎鼐之器後陳第進士選庶吉士
而卒文貞相業爲本朝冠劉眞法眼哉劉名百川居

沙村距予家十五里
予邑楊文貞公年幾七十即作歸田趣四時滿江紅
詞四首當時卷首沈民則學士棣古先生自序竝詞
皆錢塘蔣廷暉書畫四段則華亭朱孔易筆也民則
廷暉書詞孔易畫是皆作家石後壞于墻壁壓予叔
簡有詩曰歸田詞畫富流傳猶是難兒舊日鐫愛護
無人悲寸毀迎來摸本不如前公詞今錄于此春牧
霜鬢蕭蕭皇恩重賜歸田里郊外青山四面青山綠
水好鳥好花春似昔同時同輩人無幾一布袍棕帽
任逍遥東風裡芳草岸平如砥垂楊徑青如洗散牧
處冉冉晴霞飛綺江色比于懷抱淨都無一點閒塵
滓更小兒輩有讀書聲清人耳夏耘詔歸田里長散誕

飛繞坐煖茅柴煨芋栗老妻孫子圍爐好更兒曹腰斧析枯薪歸來早階前猪池邊縮都總出天工巧石山峯亭下盡成瓊島況是太平豐稔瑞敖兒愛護休超掃看園林一鶴意蕭蕭琴瑤艸

予邑先達以楊文貞公王文端公爲標準人皆知二公仕宦之達而不知其學問之密予讀文貞公自贊曰愍事四朝惟持一志不敢內非類之交不敢徼非義之利祿愈增而意愈澹秩愈進而心愈惴治官務如家務視海內如室內雖不能萬一之有濟而不敢須臾之或怠文端公自贊曰其才學則迂疎其志行則狂簡幸逢時以效愚每惴惴于自反然僚友謂之狂而主上謂之板愧變通之未能徒爲達士之所笑文貞之澹文端之板其學固有所自來矣予友義叔文貞孫也劉靜之文端外孫也每一聚輒舉澹與板相與切磋予乃名予書室曰澹板軒

撫州王尚書英西湖詩曰雨餘鳧雁滿晴莎風靜花香鵲芰荷曾見牙檣幸錦纜遥看翠浪接銀河秋光渺渺連天淨山勢亭亭遠岸多好是斜陽湖上景芙蓉千疊映洄波

泰和王尚書直西湖詩曰玉泉東匯浸平沙八月芙蓉尚有花曲島下通鮫女室晴波深映梵王家常時鳧鴨閙清唄舊日魚龍識翠華隄下連雲杭稻熟江南風物未宜誇

西湖燕京之西湖也

二尚書俱江西人當時稱二王

吾泰和舊有讖云龍州過縣前泰和出狀元本朝一應于陳芳洲少保循再應于曾松雕學士鶴齡三應于曾南洲學士彥南洲及第日人有詩賀云十回虎榜魁天下三應龍洲過縣前以一郡言南洲是第十狀元以一縣言南洲是第三狀元

宣廟贈楊文貞公堂聯云令祖已登良史傳賢孫今作濟川人文貞祖揚景行勝國時爲州有善政載元

史良吏傳故云一時君臣魚水之歡贈及堂柱可易得哉公之孫義叔憲長至今猶寶藏之

盧陵李昌禎政介廉潔自筮仕至歸老始終一致人頗以不得柄用惜之自贊其像曰貌雖醜而心嚴身雖進而意正忠孝稟乎父師學問存乎操履仁廟稱爲好人周藩許其得體不勞朋友讚詞自有帝王思旨楊誠齋自贊云禹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筆李公祖述誠齋語而模倣之耶李公號僑庵又號白衣山人運甓居士王尚書英作公傳公自廣西方伯服除入覲仁廟仁廟曰

此往士良不易得在列竦聽退而相與嘉嘆不已公之自贊非虛也

永樂間廣信永豐有丐子寒暑着破衲穢不可聞懸一燒餅行歌于市自稱呂貧子洞玄宮前有米賈常施以錢一日來乞貿厥之擲一錢誤墮街心石貧子不拾但以趾踏錢入石沒輪貧子故宿東岳山頂賈與惠之先生既捐館舍正方抱羊曇之悲不釋也則所以感文貞亦摯矣

李文達處羅文毅羅猶論文達也予讀岳季方閻老傳憲宗嗣位季方充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文達欲薦爲南京國子祭酒公不應有息者僞爲公劾文

達疏草會廷薦公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譴遂皆補外公得知興化時論譁然不平則文達以僞疏處季方視文毅尤甚論曰文達宜矣

文達天順中稱賢相獨處羅一辈不無可議時學士陳莊靖文與聞共事莊靖卒薛之綱御史作詩挽之曰學士先生早蓋棺雍歌聲裏路人歡塡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井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時李已謝世而羅召還翰林綵雪亭雜言

岳季方閻老有哭楊文貞公詩曰碩輔古來由岳降

成化丙戌羅一峯赴春闈道經蘇州爲文謁范文正祠是夕歸宿舟夢文正遺之詩曰金帶橫腰重宮花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臥煙霞是歲及第狀元尋謝政歸隱子讀文毅公集公生平奇夢甚多此其一耳

陳白沙先生當時朋儕中推高一峯其答一峯詩曰臺城一揖談忽忽星週五路永消息斷年深別離苦思君髮髻白始自數整許今晨對書尺白者不可數先生天下士詎肯顧衡宇帳望曹溪約獨與光也語一峯沒有詩輓之云今我何敢私知此嗣淵明者唐則狄梁公宋則陳無已

兒童要知此老如君實更恐前身是孔融撫一峯人千古五典三綱疏一通天下何常乏知已我言剛與定山同一則曰先生天下士二則曰青天白日人千古其尊之至矣或謂止以仲連君實孔融擬一峯而不予以聖賢嗚呼仲連君實地位亦豈容易得到四皓詩後世作者多鄙其輕出至云四皓安劉是滅劉則已甚明岳季方類博稿詩曰祖龍長策不知圖空築長城備遠胡四老若能安一老當時誰得殺蘇此古人所未發者吁江李泰伯作戚夫人詩百子池頭一曲春君恩和淚落埃塵當時應恨秦皇帝不

王陽明先生正德庚辰在江西曾夢郭景純有記夢詩并序序曰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于壁復爲詩以記其畧嗟乎今距景純若千年矣非有竇惡深寃鬱結而未暴宣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邪景純詩曰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骯一枝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覬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備罔顯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托

何忍置之死我于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
足悲我生頁有以九天一人攄膺笑晉室諸公亦可
恥舉目山河徒嘆非攜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眞奸雄
千載人未議倘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眞記固知倉
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謔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
萬世萬萬世右晉忠臣郭景純自遘詩蓋予夢中所
得者因表而出之詩見王公集江西詩中

王伯安年十五歲時嘗夢游南寧拜伏波廟作詩二
首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
雷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寤而識之竟未有驗後既
百骸歸地嘗號五宜居士蓋其初乞歸謂無才一宜

擒宸濠拜兵部尚書封新建伯謝病家居丙戌復起
之使平田州駐南寧五月始得拜伏波祠下宛然如
夢中因識其事而續以詩始知茲行已定于四十年
之前其詩云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北
征敢荷風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尚喜遺人知向望
邦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
夷歸至南安府卒

江州朱原虛爲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
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箧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
振一日隣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乃請曰聞仙姑

能詩幸見教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
斷各悲涼吳綾越錦藏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
得詩皇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娶教之業儒後二
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加事父焉維雪亭維言
貴溪高中丞明成化間乞終養歸築早閒亭逍遥其
中詔起捕閩賊賊承詔出早閉詩有四壁蕭然安一
榻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將卒題絶句云歸去來兮
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事寄語吾
儒莫浪猜又書一對語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
百骸歸地嘗號五宜居士蓋其初乞歸謂無才一宜

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微謂
宜再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近代名臣辭
泰和一家二及第者小塔曾氏西岡羅氏曾狀元鶴
齡子蒙簡廷試二甲第一孫迨採花里人爲之語曰
祖孫皆及第父子並傳臚羅文莊公欽順解元探花
廷榜眼理理父憲長欽德弟中丞欽忠理及第日三
羅俱致政家居文莊以詩賀憲長曰趨庭人已上鸞
坡晚福誰如仲氏多吾占廬陵曲江蕭氏蕭時中解
元狀元蕭良有會元榜眼吉水周叙周孟簡兄弟同
科及第一榜眼一探花安福彭文憲狀元文思會元

俱入閣外郡則廣信費文憲狀元姪懋中探花
吾吉舊有十閣老九尚書之中原遭泰和吏部尚書
亦足鳴一郡之盛九尚書之中原遭泰和吏部尚書
劉公崧此後泰和又增吏部尚書羅公欽順益文莊
保禮部尚書歐陽公德益文莊太子太保太子少保
梧贈工部尚書安福增吏部尚書王公學夔工部尚
書王公學益吏部尚書歐陽公必進永豐增兵部尚
書聶公豹貞吉水增兵部尚書毛公伯溫少太子保工
部尚書曾公同亨太子少保萬安增工部尚書朱公衡太
太保永新增禮部尚書尹公臺太子少保總二十一尚書云

十狀元之後增羅文恭洪先總十一人
皇明內閣秉衡鈞吉郡堂堂已十人東里士奇後來名
尹直南皋黯先進是陳循定之安簡胡光大純道彭
華解縉紳千載貞元嘉會合天教諸老佐昌辰右十
閣老
開國分曹設六卿吏工戶禮及兵刑周忱王直連王
槩蕭暘蕭楨并廣衡更有二劉侯宣連八坐歷遷三部
是維楨滿朝金紫皆時傑盡是廬陵九邑人右九尚
書今增至二十一人
天開文運盛廬陵累占鰲頭已十人胡廣時中兼子

葉彭時劉儼與羅倫後來彭教同曾彥前有陳循并
鶴齡何事三元爭些子斯文顯望在明春右十狀元
今增至一十一人
本朝二百餘年爲龍首者八十餘人而入閣者止胡
文穆廣曹文忠鼐陳芳洲循商文毅輅彭文憲時謝
文正遷費文憲宏顧文康鼎臣李石麓春芳申瑤泉
師時行十人而已可以爲難矣較宋人涵曰聖朝龍
首四十二身到黃扉止六人則又過矣十人之中豫
章四人豫章四人之中吉安三人則亦可謂盛矣
嘉靖乙卯冬十月讀四楊嶽山繼盛三木詣朝審諸

內臣士庶遮道聚觀嘆曰此天下義士也指三木曰
何不以囊世蕃繼盛口吟云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
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
明厚德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僻生來歸視死
此身原自不隨楊是年楊竟不免則分宜炙子之罪
也
羅念庵先生與鄒公某公有寺觀之館行令期據目
前不用陳語鄒曰祖師買巾價只要輕以是買不成
披髮列于今某曰玉皇買傘價只要減以是買不成
頭頂一片板羅曰觀音買鞋價只要推以是買不成

赤牌上蓮臺

予里名冠朝始予祖太常博士佺集賢學士之美父子同登宋景祐進士制誥中有父子同登第里人以詩相賀曰六街紅粉遙相指前是嚴君後是兒是科吉水董氏三父子登第里人語曰吉水董洙三父子泰和郭某兩爺兒子郭世居冠朝里我明少師楊東里先生夫人郭氏少保陳芳洲先生夫人郭氏俱出里中北閭而居者郭尹鄧蕭王楊代不乏賢比之朱陳云

泰和蕭西岩先生名庭宇時訓與羅文莊公欽順友

善蹟於場屋方貢而老善吟韻愛菊所著有冷香焉韻百餘篇羅文莊爲序又有梧邱草堂詩集四卷孫子震集刻子章爲序公嘗重遊廬陵多寶寺題曰寶寺無塵白日遲朔風吹雨上松枝山僧認得重遊客翻笑衣冠似昔時羅文恭公洪先講學寺中愛其詩貢木爲檻令僧護之俾勿壞二羅吾吉名流其愛重蕭公如此

周元公晚樂廬山而隱焉卒葬廬山下羅念庵先生謁元公祠墓三首匡廬開曉霽懷古見芳襟溪水清堪遡林風靜自吟山如蓮乍發庭與草俱深此日生

獨真還同執贄心外物等銖塵方知貴在身一坏誰不共四海此常親地似依防墓鄉猶近楚隣築場來已晚願作掃除人輒死誰爲繼寥寥千載悲猶知無極語始應聚奎期南矣道方啟歸軟樂在茲初平還我輩聽語恨非時廬山自大禹刻石後周元公隱于德化朱文公來守南康遂爲此山之勝江西道統之傳有自來矣

王元美後五子篇首南昌余曰德詩德甫負耿介往往排羣好楚咻非所顧齊風乃同調續緒媚沈川夜光爲之耀累何刈宿楚山骨露幽峭有灣必當心尋源乃深造是時西曹彥哲李在周道所以獲自全閩天舒清嘯廣五子篇有豫章朱多煃詩驥足有八荒惜哉櫪中老王孫負奇氣少卽成潦倒幸無詩書禁千古恣探討寄回長沙袖迂逐淮南寶俯仰宇宙間局如束溼艸富貴非所求令名貢自保余朱二予相從爲歌詩名芙蓉社吟稿而元美爲序以屈原比余以曹植比朱其畧曰當屈大夫之未譴而可以語者僅一女須耳其既譴而可語者僅漁父卜人然未必眞有之卽有之又欻現而欻亡逮于陳王所稱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

與陳發義無所與展則是二賢者之窮蓋不止于竄
弄其窮之極而至于沈湘或嘿嘿不自得以天其視
德甫之窮而有用晦用晦之窮而有德甫又當何如
也

建州團茶始于丁謂所書有北苑茶錄三卷北苑拾
遺一卷慶曆中蔡君謨爲福建漕更製小團以充歲
貢元豐初年建州又製密雲龍以獻其品高于小團
而其製益精曹文昭詩云蒲陽學士鬬茶仙製成月
團飛上天又云蜜雲新樣尤可喜名出元豐聖天子
李郢茶山貢焙歌云蒸之馥馥之香膀梅研膏架動聲

如雷茶成拜表貢天子萬人爭啜春山摧東坡詩云
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
物致養口體何陋邪考丁謂貢茶之始建州一老人
獻此山茶老人死遂以爲山神由宋元入明每歲府
官先祭老人然後採茶我明景泰以後山不產茶山
下茶戶百餘家歲出百金易延平茶以貢而老人之
祭如故比予司理建州時茶戶止二十餘家貼金始
故予憫之以聞于兩院乃以百金分派建安一縣毀
老人廟而革其祭茶戶始蘇頌之里人鋤田得一殘
碑詩云鳳山宛轉青螺曉數百年之弊始之白丁謂

至予始革此詩殆讖邪

予讀鄒爾瞻詩獄中述懷君臣恩義重欲語向誰論
尼父不可作哭聲只暗吞過新中驛雲樹蒼蒼入望
頻投荒萬里別楓宸絕無一亳戀主上之意及讀貴
筑詩孤身委木石何事不能平又云腰間惟有龍泉
劒拋付胡公當酒錢則於江陵相公似亦忘之矣又
讀結廬詩閑居多大業未許俗人猜又雜興詩得意
舉杯邀去鳥會心東手伴遊魚惺惺正屬吾家事未
忍無成歲月虛則在謫居惟日不足何暇與人較恩
怨與此身算升沈邪予從南海歸會曾覺堂覺堂故

同門宰予手曰有一事托君鄒南皐此時已顯融得
無不能忘情于士楚邪予曰此公高朗疎達決無此
意歸來隙中偶與南皐論及此南皐曰予今日公論
已明方憐覺堂不能自立于世那復有心計較予笑
曰予已先對覺堂言之矣

予友梁山來瞿唐曰凡人詩文心志在此福澤亦在
此孟東野詩云食薺腸亦苦强歌聲無歡出門如有
礙誰云天地寬所以東野一生貧困邵康節亦貧儒
也則云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
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

天地間康節雖貧其心事海闊天高所以名高千古
閩道與不聞道其差別至此矍唐心事詩文全祖康
節故其福澤亦未艾嘉靖壬子中鄉試即卻坊金屢
上春官不第二尊人年高焚弓題于柱云緰服堂前
幸喜雙親今八十紅塵路上不將一日擬三公遂隱
于求溪注易今年七十有八矣冬不衣綿晨猶脫
衣令小奴沐其背夫婦齊眉三子十七孫五曾孫其
福澤豈可量哉今附其詩四首并九喜牖記○一喜
生中華○二喜了太平○三喜爲儒聞道○四喜父
母兄俱壽考○五喜婚嫁早畢○六喜無妾○七喜
無定宅安樂即康衢與我二三子乘風南北隅倘然
多揖讓白日見唐虞以上四詩儼然堯夫氣象

壽踰七十之外○八喜賦性簡淡寬緩○九喜無惡
疾觀九喜榻宛然安樂窩景象
來瞿唐村居二首云駐服黃冠對竹根雞聲雀語送
朝昏有田只種隔潛林無事常關泄柳門白石鳥來
留綮迹青溪雨過帶潮痕蒲團穩到忘言處又被鷗
鷗叩釣綸
石屋藤牀傍釣沙白雲綠綺斷龍蛇春風夜月迎窗
草尊酒茅簷向日花王烈無官知愛石邵平有客暫
需瓜朱旛刺史頻來往疑是西湖處士家
又太白山堂成詩云誰是人間樂誰爲世上閒閒非
宋莊史方虯提場點中予詩賀之云居然題目書天
老應有眞材契道銓時門人博羅張萃慈谿孫森以

校官應聘于黔執以爲問予告之曰子美奏賦三篇
玄宗奇之命宰相試文章故杜詩有云天老書題目
春官驗討論倚風遺殤路隨水到龍門宋丹陽葛玄
方住鄉取解漕臺寄詩賀之曰階梯已合嬰兒夢星
斗先分天老題當時題目斗爲帝車賦曰星爲紀詩
也其用天老則祖杜也天老黃帝之相也陶淵明羣
輔錄曰天老受天籙
予平播後海內以詩贈予者多惟江晴綠銓部詩曰
無忌眼能分上客裴公貌不踰中人庶幾見箋之面
矣又曰疏討諸葛喉中血條議營平舌上言庶幾見
箋之心矣○銓部詩輒門談笑縛梟雄好比唐朝郭
令公手散黃金償士死心披赤血悟宸聰龍圖鏖戰
山川裂虎穴深探壁壘空從此百蠻皆破膽不須更
樹伏波銅其一武庫詞源總一家天生名世翊勳華
予僕見敵頭無冑郭僕濡亳頂有花箸借帷中籌百
勝師橫塞外裹三巴軍前飛捷渾閒事與客圍棋到
日斜其二單騎西馳大塞垣從頭收拾舊乾坤疏詞
諸葛喉中血條議營平舌上言邊草綠時歸馬逸鞍
烟淨後凱歌喧國殤更續離騷句遍慰當年死士魂
遙望洞庭湖翠永白銀盤裡一青螺
其三捷書朝入帝城闔頓覺君王笑語新無恩眼能

分上客裴公貌不踰中人豺狼盡掃千年窟帥木重
回萬里春黔楚家家皆繪像殭如天上畫麒麟其四
胸中武庫富如林草檄戎行墨汁淋一紙書賢師十
萬眾詞鋒可值千金韓弘討賊眞興疾南八酬知欲
剖心莫以功成思緣野蒼生誰不望爲霖其五
予友東川光自幼同硯席予四子一孫皆用光弟子
抱璞不售留情唫詠居潮有荔枝軒稿居黔有熙園
唫稿皆予爲序其述懷詩十首情若嫠屈意實雖舉
今緣其二首則用光之爲人可知述懷詩云曾捉見
肘拾顏居陋巷下玄珠堪自索至道非外假千古糟

粕在所戒筌蹄掐兀兀窮冥搜希踪惟大雅白雲遶
我軫歌聲振中墜黽勉從吾好洪溟何爲者其二楚
璞本足貴三獻反受刖鼓瑟非不工齊門乃徒謁所
以韜光士恥向塵路蹶一朝顏色改清盼成胡越榮
華不可期何用空咄咄千古聖賢心瑩瑩碧海月
予請生時往來郡城羅文恭公書六字于堂曰鷺青
螺之會言城在白鷺洲青原山螺山之間也子因以
二山爲號唐人詩用青螺字亦多予喜劉夢得詩云
遙望洞庭湖翠水白銀盤裡一青螺
其三捷書朝入帝城闔頓覺君王笑語新無恩眼能
予郡西射圃之東南隅有青原臺宋劉儗詩春臺百

尺枕蕪城傑檻層軒入紫清坐嘯風雲生畫棟劇談河漢寫宋賁山圖蘭若青螺遠江帶蘋洲白練橫掛席會凌南斗去羽人遼海看騎鯨

錦繡萬花谷曰陸羽以廬山康王谷水第一陳舜俞廬山記云康王谷有水簾飛泉破岩而下者二三十派其廣七于餘尺其高不可計山谷有詩云谷簾煮甘露是也又東京記曰文德殿兩掖有東西上閣門故杜詩云東上閣之東有井絕佳山谷憶東坡烹茶詩閣門井不落第二竟陵谷簾空誤書竟陵陸羽按陸羽未嘗以康王谷水爲第一讀六一公集曰李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以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則可常用更不佳

錫惠山泉第二虎丘井第五楊子江第七松江水第十六雪水第二十與羽相反則知以康王谷水爲第一者李季卿也山谷誤矣

吳人送茶之佳者書曰雨前不知雨前非佳也學林新編有云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謂寒食前也其下則雨前謂穀雨前也齊已詩曰高人愛惜藏岩裏白甌封題寄火前已亦未知社前之佳也宋建安北苑造貢茶社前芽細如鍼用御水泉研造每片計工直錢四萬分試其色如乳乃最精也由是言之

野外幼苔枝雪殘倚衡茆暗香夜襲蒼妓窟清夢寒過翠羽巢羌笛叫殘霜破萼短蓬載得月橫梢相知未許林和靖晏山翁可定交甘公不知何許人及讀文翰類選甘詩四十餘首亦載此詩中有登擬峴臺一首云前臺俯仰大江馳南盡甌閩樹影微白草秋烟遠戰骨青天寒照落人衣襄陽耆舊心如昨華表仙翁事即非東望故園三百里不堪搔首片雲飛乃知甘餘于人也名瑾字彥初洪武間官至嚴州泰和在國初爲州始知州者安慶吳公去疾也後爲府同知

殿中侍御吳公亦能詩縣志不載今錄其二首春日雨中示友人詩二月已過三月臨茅堂寂寂常雨陰梅花白白落已盡楊柳青青渾未深何日新晴出山郭及時行樂稱春心應須載酒窮幽賞爛醉扶肩過竹林除夕詩一暑一寒時又改相看相守過今年椒柈送酒來深夜銀燭開花向暮筵物色漸隨新節換老懷偏爲舊時憐獨慚五鬼窮仍在虛有錢神論可傳由是觀之吳公至老而清貧者也

萬曆辛丑予在黔中四月不雨種未下土斗米三百錢予步禱山川五月三日雨并雨桂子遍市衢予詩紀之云月中桂子和風落夢裏蓮花達地生夫月中桂唐人多詠之矣願封人詩曰能齊大椿長不與小山同彼彼舒華色亭亭麗碧空虧盈寧委露搖落不關風張喬詩曰根非生下土葉不隊秋風句尤佳明管訥七言律曰上界誰將此樹栽巖寒高處有香來根從天地分時種花在山河影裡開白兎守株依舊闕青鸞御子下瑤臺不知研盡吳剛斧天上浮雲幾回元僧怡然詩曰霜風吹老桂婆娑輪滿旁枝長漸多萬古秋香懸宇宙一株晴影照山河雲間嘲子無黃鵠天上看花有素娥折向人間應不識九重

豫章詩話卷六　三十

土人云布穀鳥爲脫却破袴古詩云南山昨夜雨西溪不可渡溪邊布穀兒勸我脫布袴不辭脫袴溪水寒水邊照見催租瘢去年麥不熟挾彈規我肉今年麥上場處處有殘粟豐年無象何處尋蘧廬取林間快活吟此鳥南中皆有之至貴陽未聞予征皮林入黃平始聞之此鳥之聲浙人譯曰開倉晒穀江右人譯曰早早割禾俗名催耕鳥

南康五里牌昔爲接官亭子同年田竹山寓萬曆中守南康善形家相其地有龍蛇形宜祠眞武搆祠未幾遠近踵至幾與武當埒香錢月至三千金御史陳

岷麓教恐其藏姦而武當中瑞亦頗有言遂罷之吳
明卿有詩五里山前啟靈隩蛇形起舞龜形伏匡家
兄弟不敢居岩下老人甘露宿一朝闕作上帝宮片
地能延十方福遠近風聞帝力玄千門萬戶齊沐
頂香束帛道家裝八路交馳屢相屬遂巡合掌須仙
經不斷慈聲振山谷私願無端各自宣七星旗下禱
且哭罷瘡痦痂乞神宵一句美如珠萬斛豈借當年
漢時靈燔柴已熄光仍復廬岳尊堪配武當天地氣
建欲無屋使君相地合有神此中疑已聞三祝

鞋山在南康府北六十里獨立湖中其形如鞋明吳
明卿詩飛來一片崑崙石宛在宮亭水鏡中莫怪殊
秦鞭不去自從神禹鑿難工飄飄碧漢支機穩噴薄
黃河砥柱同何代仙人飛鳥過尚遺孤蹟點晴空傳
宸濠舉兵犯闕過鞋山有詩風緊踈開湖口浪月明
踏破水中天之句後王文成公起兵蹴之湖中正應
踏破水中之讖
陽明先生過鞋山戲題詩曰曾駕雙虬渡海東青鞋
失却墮天風經過已是千年後踪跡依然一夢中屈
子憫勞傷世臨楊朱空自泣途窮正須坐我匡廬頂
羅足寒濤步曉空

合州鄒汝愚先生弘治初上封事論萬劉尹三相得
罪謫粵石城吏目予友吉水鄒爾瞻萬曆中論張江
陵公得罪戍黔都勻汝愚以庶吉士爾瞻以進士其
茂年筮仕同其英聲直氣同其遠謫同足稱二鄒矣
顧都勻賜環石城長逝即云有命而子讀汝愚辭朝
詩與爾瞻赴謫詩又若有爲之讖者汝愚詩曰雲韶
聲靜拜彤墀轉覺嬋娟不自持罪大故應誅兩觀網
疎猶得竄三危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
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爾瞻詩曰羅施
雲霧障遙天迢遞三危路幾千憑膽未能昭白日捐

豫章詩話校勘記

序

二頁二行也者疑倒　六行夫字疑衍

卷一

二頁三行雙崇疑倒　十一行思上疑脫之字

六頁十一行亂上疑脫喪字　十六頁十九行杏下衍煮字　末頁末行者當作歟

卷二

八頁一行今下疑脫屬字　十頁十四行楊尋當爲南昌云云按南昌古名鍾陵奎攵未之攷耳

十七頁十六行及字疑衍

卷三

首頁十二行莫子疑是愛子之譌　十頁八行還疑煩　十五頁三行國家當作國史　二十二頁八行大社疑脫三十六頁三行潔字疑衍　三十七頁十六行福之當作福州

卷四

十頁二行　蓬疑脫之字　三十二頁三行公字衍

卷五

四頁八行大當作人　七頁十七行之還當作而還　十三頁十九行以詩送云當作送以詩云　十七頁十二行京下疑脫城字　十八頁末行溺已當作已竭　三十四頁十八行獨字疑衍　二十五頁一行朝大夫士當作朝士大夫

卷六

七頁十一行抑誤柳末行年幾當作年永　二十三頁十七行石屋不必跳行　二十四頁首行螭當作蝸　二十七頁十八行已字衍　二十八頁九行更當作便　二十九頁六行枻疑盤　三十頁首行鳴疑明　三十一頁首行劾當作劾劾下疑脫之字　三十二頁三行公字衍

亡未十月胡思敬覆校

詩話莫盛於宋宋又莫盛於江西然歐公六一詩話劉貢父中山詩話周益公二老堂詩話楊廷秀誠齋詩話皆附本集以行唯相奎此書世罕傳本且專載江西掌故自漢初及有明中葉凡鄉人負才嗜學稍能以文辭自見者皆可考見顯未今以明抄吳獻台校本付刊而弁四庫總目於首總目謂此書多據郡縣志所采吾郡瑞州所領縣皆有志顧無一人厠名其中知其言不足信矣己未十月新昌胡思敬跋

儒林外史

卷 [illegible]

偶儁曰側聞元凱傳癖士安書淫奇字珠連文心藻
清霜凝於武庫紫電掣於步兵龍雕球璆虎繢璣衡爰
談縱之玉屑工雅繪以瑤琳比孤操於九珥懸國門而
千金一辭披激片楮繽紜牙曠清耳般輸巧心隻字眷
輿結響六諧楚玉鳴音捷孑鬼運百鍊天成馳玄湛於
虛助振裁剪於王賓眇三都之摛藻陋七發之縱橫此
偶言之慧典而清翰之秘靈也仲舒氏膏腴六藉蒐獵
三墳浮彩沈華噴古薄今公車之暇恬收博評鉤玄摛

藻秘實春英採貝蛟宮擲瓊象溟代不擇人人不擇言
會心逼境巧合絶徵驟發阮嘯陡解匡頤超趣滲投譏
誠並陳清謔借之永日宏詞託而青雲烏乎技小而弗
鉅斯誠綺偶之元勳千秋爲之日儛八朝允矣其色澤
云

友弟曹日昌佺甫書於蔣氏之堯山堂

余聞伊鼎一臠不減兼人之饌易亨鼎三和凡增飲酒之
飲何則芳旨爽口朶頤者知膿窳奏娛腸染指者屬厭
是以雞跖熊蟠實維時而維有陸毛海錯靡貴多而貴
精故犓牛肥羜要以烹鮮之技爲長四膳六朝匪直屠
門之嚼稱快爰用連珠爲題偶雋

句吳蔣灼將一梅識

原夫儀有兩曜有二奇偶固何從來麟有腊鯨有
永因之不乏第取譏駢拇掠美旅餕日之降也風斯下
矣乃觀天之文以觀人文而嗜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
炙則不能不資眞麗於義仲藉餖飣於易牙耳故尼父
刪詩悉誅蕪累梁昭選藝特采菁英豈在多傳非由
愛乎余友仲舒氏誕秀綺歲妙契九知博綜軒年夙通
五際時寄駱丞之慨更深韓子之悲遠自六朝近沿勝
國幽探僻購擬暢玄風采擷芳搴冀臻白雪笙簧五典

欲存學於周文金玉三墳尚取裁於魯道正謂嬴炎而
降反古實難斷自昭代以前于今爲烈若夫比屬意義
漢傷謝工弋釣篇章左奇讓博豈曰文章末品庶幾世
代撥音至其雕琢瓊瑤遺憂於完璞刻畫梓杞抱恨於
成材則尺璧寸珪詎云非寶而裂繒黼藻安掩至文耶
數夫特秀之幹匪藉植於豐麻春華之鑑貴必登於秋
實或者非混沌之始而左慈之甄乎引而申之存乎其
人

年弟吳宗儀象于甫題

堯山堂八朝偶雋目錄
卷之一 六朝
卷之二 唐
卷之三 唐五代附載
卷之四 宋
卷之五 宋
卷之六 宋
卷之七 宋元附載

晉陵張一葵編著

六朝

晉魏間尚未知聲律對偶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會
張茂先坐張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
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張撫掌大笑後
釋道安自北來荊州與習鑿齒相見道安因自通曰
彌天釋道安習答曰四海習鑿齒此四公相謔之辭
當時指爲的對乃知此體自然不待沈約而能也舊不

解四海彌天爲何語因讀高僧傳鑿齒與道安書云
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潤八
極者四海之流也兩人摘其語以爲戲耳

晉前鋒都督平兗青州露布相傳爲謝玄作然殊不類
晉人口吻疑後人擬撰其畧曰徐方既同而來庭宣
王復古齊地悉平而振旅世祖重光荼惟皇帝陛下
凝江靈神璽之祚至於萬年開吳分歲星之祥綏以
多福有方行海表之畧無晏安江沱之心惟氐鞠凶
至堅孔熾吞燕涼而薦食介鱗易我衣裳闖荊益以
長驅蠭賊荒我居圍敢行稱亂不戢自焚師克在和

牒之修封通篇緝經史如綴狐白裘燦然一色不見
痕縫非胸中包藏萬卷兼之天才駿發不及此最妙
處在徐方既同江寧神璽匹馬觚輪齊變至魯數聯
字字是當時境界

宋史稱劉穆之目覽辭訟手答幾書耳行聽受口並酬
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嘗判恩賜綾錦出關其辭云
某就日輸琛占風削衽既踰葱嶺便集葉街頻承湛
露之恩幾荷油雲之施至若綾開翥鶴映睢浦以成
文錦縷翔鴛豔江波而濯色近九重之厚錫充萬里

之輕齎關司以寄重咽喉任光襟帶物皆違樣既生非馬之疑事乃出蕃須計鳴雞之失既緣恩賜有異常途勘責不虛固難留滯觀此判則穆之決斷如流信有倍萬恆品者矣

孝武帝文章華敏其祈晴文畧云幸輟霖而吐景權停風而斂翳昭鸞輅於天郊光龍旂於田際未霽得施黍稷獲藝增高廩於嘉年登十千於茲歲古帝王遇災而懼皆自責以答天譴此文殊無自責之意格調音響却俱在漢魏上

元嘉中南平王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賦畢賞示謝侍中莊時莊賦亦竟其文云慧性昭和天機自曉審國音於中寰達方聲於口表及其雲移霞峙霧委雪翻陸離翠潮容與鴻軒躍林飛岫煥若輕雷激鋭漢集場棲圃曄若夭桃被玉園又云月圓光于綠水雲瀉影于青林遡還風而聲嗣霑洁露而調音袁見而歎曰江左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謝希逸非月賦云日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

終開簾而入隙既因方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盼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說者謂與謝莊月賦爲一時勁敵

王元謨問謝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莊答曰互護爲雙聲破碻爲疊韻按毛詩蜥蜴在東又鴛鴦在梁此雙聲之所由起古詩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此疊韻之所由來

元嘉中詔郡國各舉士凡薦舉皆有表劉孝儀薦賀瑒表曰伏見賀瑒結卷就賢擔簦來學鄉塾染其丹采

朋友扣其洪鐘聲無愧於東筠材有踰乎西杞陸徽
在廣州薦從事朱萬嗣表曰伏見朱萬嗣理業冲夷
秉操純白年既知命廉尚愈高冰心與貪流爭激霜
情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錢之飾連組珠海
室靡瑳珥之珍一表莊語可人
齊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吳興沈休文約陳郡謝
玄暉朓琅琊王元長融以氣類相推轂爲文皆用宮
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謂之永
明體朓謝隨王賜紫梨啟云味出靈關之陰旨潤玉

津之濫豈徒眞定歸美大谷滋憨將恐帝臺妙棠安
期靈棗不得孤擅王盤獨甘仙席雖秦君傳器漢后
推飡望古可儔於今誰答融謝武陵王賜弓啟揖讓
未工濫陪升飲之賞操弧反正繆奉招賢之錫文韜
鏤景逸幹揩雲玩儁百齡佩流千載又謝安陸王賜
銀鉢啟云素金之貴有訪仙經鐫刻可奇見符神鼎
徹膳器於珍羞之席降寶玩於簞瓢之門
沈約撰四聲譜自以爲得天地秘傳之妙其謝勅賜絹
江淹到功曹參軍牋詣竟陵王云竊惟明使君鉞下道
耀神源德鑄靈極變瑤光之暉贊玉燭之色功邁翊

摛從后之句柏梁初搆首屬騶駕之辭又云徒以願
託後車乃望西園之客攝齊下坐有糅南皮之遊謬
服同於魯儒竊吹等乎齊樂竟陵王感嗟賞之
沈休文爲安陸王謝荆州章有云身班帝穆爵首藩圭
好禮慙河敦詩愧楚江文通淹爲建平王拜荆州刺
史章有云襲禮炫衷迎恩震色又爲建平王慶登祚
章有云魂泣江郊心泫京國詞極追琢有章
江淹到功曹參軍牋詣竟陵王云竊惟明使君鉞下道
耀神源德鑄靈極變瑤光之暉贊玉燭之色功邁翊

殷續起匡漢是以赤瑕璵寶之文睇影而夐集青虬遺風之乘睎光而遠至如民者謬以一氣之微邀百載之會潤厚累璧恩重兼金漏越之琴窮痊文之價缺齒之劍盜須哀之名心羞秦陵志慮楚櫝抱魄踊躍憂集如燻又到主簿日饑詣建平王云某乃庸人素非奇士身輕恩重猥奉末光枉白璧之惠降黑貂之私不謂咸池再暉瑤光重照開高天之慈布厚地之施承命以驚巡走且失又奏記詣新安王云伏惟殿下爰求儒雅旁招異人倒赤野之玉翦燕山之金至如某者遂遭煙露餘彩日月末光惟恩知秦變色薰心某開齊石既撫無待巴人之唱檀臺已搆寧俟不才之木某幼乏鄉曲之譽長讀斤藻之德豈宜炫璞鄭氏獻鳳楚門哉願避職吏緩其召書讀三歲知文通信才子也

江文通嘗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呼文通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江探懷中得五色筆授之爾後為文絶無美句時謂才盡文通代蕭侍中作敦勸表雖極刻練但音節殊覺艱澁此豈其才盡時

晉木玄虛華　孫興公綽　齊張思光融　並作海賦翰波則洪連踧踖吹沸則百川倒流此玄虛之雄也褰翰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此興公之雄也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此思光之雄也三賦措語無大懸絶融後以其賦示鎮軍徐勃之勃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盥耳融即求筆增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穪雪中春飛霜暑路

梁氏帝王簡文為勝湘東次之其謝賚諸表啟並稱精麗簡文謝東宮賜裘表云才慙齊相受白狐之飾德

謝漢蕃均黑貂之賜地卷朔風庭流花雪裙生惠氛
袖起陽春謝勅賚方諸劍等啟云纔發玉函雕奇溢
日始開牙檢麗飾交陳已匹丹霞之輝乍比青雲之
制身文自貴器用惟宜寒暑兼華左右相照謝賚賜
玉佩啟云藍田麗彩槐水鏤文飾以金闕之珠製以
魯般之巧故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內府徧垂
霑賜臣方溫謝德比振斬聲沐浴深慈欣荷交至謝
勅賚廣州堰等啟云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彩西國
浮雲之椀非謂瓌奇謝勅賚長生米啟云堯禾五尺
簡文又有謝賚扇啟及答定襄侯餉卧簟書亦並灑然
山之筆方此更輕

可愛啟云某奉宣勅旨垂賚細綾大文畫柳蟬雀扇
一柄者文均析縷香發海檀肅肅清風即令象簟非
貴依依散彩便覺夏室含霜飲露青蜩應三伏之修
景羣飛黃雀送六月之南風蔽日垂陰薰澤慙采浮
涼滌暑蘋末愧吹其答書云筠篁多品篠蕩雜名校
色比奇獨此爲貴自含蒼紫似久暴于柯亭乍舒黝
素若屬霑于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
館高臥北窗

湘東謝東宮賜彈碁局啟云繹本慙游藝彌愧拂巾緣
未足稱珍漢苗九穗方斯非擬如隨瑞鹿若降神烏
暮律向游獻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貴粒有延齡之名
藉此資身因斯養性謝勅賚益州天門冬啟云逮自
星橋見珍玉壘本草稱其輕身延壽實爲上藥姬晉
之重丹柱曹丕之餐落英一家恩錫竊幸往代謝勅
賚城邊橘啟云甘踰石密味重金衣暉章縹李豈止
稱於晉世上林美棗非獨高於漢日謝勅賚河南萊
素若屬霑于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
館高臥北窗

湘東謝東宮賜彈碁局啟云繹本慙游藝彌愧拂巾緣

逸之法庶遵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謝
東宮賚辟邪子錦白褊等啟云江波可濯豈藉成都
之水登高爲艷取映鳳凰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聲高
趙縠色方藍浦光譬靈山試以照花含燭銀之狀將
持比月亂含璧之輝謝東宮賚花釵啟云龍玉澄暉
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高踐翡翠之名謝東宮賚
瓜啟云金榮始薦瓊蕊載珍味奪蔗漿甘踰石密
湘東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湘東爲勘語曰才愧李陵
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時

爲諮議參軍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情紀信
成功亦資姬人之力
洛陽王偉從侯景叛景敗元帝愛其才欲全之朝士請
曰前日偉作檄文甚佳帝求視之有云項羽重瞳尚
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盍爲赤縣所歸乃大怒殺之
昭明文學藻思高於一時方之簡文湘東難爲兄弟謝
賜必有謝啟謝東宮賚檳榔云無勞朱實兼荔支之
五滋能發紅顏類芙蓉之十酒登玉案而上陳田珠
盤而下逮澤深温柰恩均含棗謝東宮賚米云濫水
鳴蟬香聞七里瓊山合顆租歸十縣某人慙振藻徒
降雲間之松職濫更繁空撤家承之俸成珠委地事
重逢仙游玉爲糧珍踰入楚謝東宮賚朱櫻云異合
浦之歸來疑藏朱實同秦人之逐彈仙洲似得金丸謝東

宮示古跡云仰巖遺篆人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
蠹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
鉛鵲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謝賚銅硯筆格云煙磨
青石已踐孔氏之壇管撫銅龍還笑王生之璧西域
胡人卧織成之金簟游仙童子隱芙蓉之行幢莫不
並出梁園來殫狹室謝歷日云登臺視朔觀雲物之
必書拂管移灰識權衡之有度初開卷始暫謂春留
未覽篇終便傷冬及徘徊厚渥比日爲年
肩吾又有謝東宮賜宅啟云却瞻鍾阜前枕洛橋池通
西舍之流窗映東鄰之棗來歸高里翻成待封之門
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壁西舍東鄰景物亦甚落落
但在毫端便成佳句
湘東王亦雅重肩吾數有賜賚肩吾謝湘東賚米啟云

味重新城香踰渺水連舟入浦似彦伯之南歸積地
爲山疑馬援之西至答湘東賚粳米啟云椓斛瀉珠
亦有謝炭啟云爐生烽焰室滿紅光雉褽入而識奢
嘉聞陶量翻庭委玉欣見馬圖謝湘東賚柑啟云傳
名地理遠自武陵之洲族茂神經遥聞建春之嶺王
逸爲賦取對荔枝張衡制辭用連石蜜足使萍實非
肩吾少事陶隱居頗多藝術隱居饋以木烝肩吾啟謝
云味重金漿芳踰玉液足使芝斬之慙明麗丹愧芙蓉坐
致延生伏深銘戴
肩吾有謝炭啟云識慙曼倩似見昆明之灰清愧伯鸞
不復因人之熱可謂化臭腐爲神奇矣同時劉孝威
孝威兄弟並有才名其謝賜諸啟有極工者孝儀起家
鼠布焚而無汚語非不佳去肩吾遠甚
始興王法曹其謝始興王賜花紬簟啟云麗兼桃袞

周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煎沙香
粉猶乘三旬沸海團扇可捐又謝東宮賜橘啟云仰
匹襄橙俯聯楚柚密似魏瓜借清泉而得冷豈如蜀
食待飴密而成甜孝威謝賚錦被啟云色豔蒲桃采
踰瞵璧鄂君惠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
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又謝東宮賚藕啟云色華玉
樹味奪瓊漿根出楊池聞之僮約子爲靈散得自莊
篇楚后江萍秦公海棗凡厥水羞莫敢相輩又謝南
康王饋牛啟云直宿九重獲免疏步路休三逕且息

徒行從祀甘泉方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笑於
博陽六朝人語每簡練穠浥若此
巳遲謝示青毛神龜啟云玄甲應於姬渚青髯符於夏
室翳翔卷耳之陰浮游蓮葉之上藏采千載獻狀一
朝斯誠至德動天窮神爲化故能寶瑞開圖珍祥映
諜懷星抱月負字衡書江總上毛龜啟亦云影合四
靈光分五色懷星抱月負字衡圖後二語只不同一
字
陳文人徐陵稱首陵父摛爲梁左衛率時庾肩吾掌管

丹陽上庸路碑亦徐孝穆陵撰詞頗雋蔚其文曰濤如
白馬既礙廣陵之江山曰金牛孰辨梅湖之路專州

與郡青鳧赤雁之船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莫不
欣斯利涉玩此修渠乍擁耒而長歌乃樅金而鳴籟
徐陵侯安都碑文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
萬鍾春鶋始轉必具籠筐秋蜂載吟必鳴機杼前四
句勸耕後四句勸織後蜀孟昶勸農文全用之
周明帝武帝並好文學庾子山信特蒙恩禮趙王招滕
王逌周旋欵至有若布衣之交信有謝趙王賚米三
啟俱極穠豔一云上林紫水維溘藻而俱浮雲夢清
池間芙蓉而外發珍踰百味來薦晝盤恩重千金遂
云丹烏銜穗既集西周黃雀隨車還翬東市濆而爲
種不無霜雪之精取以論兵卽有山川之勢某陋巷
簞瓢櫛風沐雨剝榆皮于秋塞掘蟅鷁于寒山仰費
國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異荊臺而炊玉東方
朔之捧米旣息長饑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趙王好屬文嘗以新詩示信信答啟云落落詞高飄飄
意遠文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
趙王賚信雜色絲布三十段又賚其子絲布等五段信
沾菲席凌霜朱橘愧此開顏含露蒲桃慙其不銷一
云丹烏銜穗既集西周黃雀隨車還翬東市濆而爲
種不無霜雪之精取以論兵卽有山川之勢某陋巷
簞瓢櫛風沐雨剝榆皮于秋塞掘蟅鷁于寒山仰費
國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異荊臺而炊玉東方
朔之捧米旣息長饑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聰以啟謝云南冠獲宥旣預禮延稚子勝衣還蒙任
謁關尹津梁之職鄴地雙絲扶風彩文之機仙園獨
望青衿宜襲書生無廢學之詩春服旣成童子得雩
沂之舞況復棲烏挾子同知桂樹之愚澤雉將雛共
喜行春之令根株一閨枝葉俱榮其云南冠獲宥則
子山初入周時也
趙王賚信白羅袍袴一具信謝啟云戀機巧緤變躡奇
文鳳不去而恆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煖棄
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
之積雪尙得開衿冒廣厦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
主終自無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庾開府謝趙王賚乾魚啟云不勞獅子之亭卽勝雷池
之長翻驚河伯獨不受人足笑任公終年垂釣又謝
滕王賚豬啟云白腹見珍度遼東之水赤欄爲重對
襄陽之城忽降全恩謹充炮烙孫弘牧于淄水惟以
求錢卜式養于上林豈知其味乾魚肥豕俗物耳乃
發雅思如此
滕王賚信鹿于巾一枚信謝啟云解角新胎戴籐初朶

盤龍之刀既剪長命之縷仍縫翠羽懸推芙蓉高讓
遊斯隱士足笑鼓皮入彼春林方詮笋擇

庾開府謝滕王賚烏騅馬啟云柳谷未開翻逢紫燕隔
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
暇且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同時王司空
褒有謝馬啟亦精練爲時所稱啟曰漢時樂府偏愛
權奇晉世桑門特憐神駿黃金作勒足度西河白玉
爲鐙方傳南國儻逢漢帝仍駕鼓車若值魏王應驚
香氣

庾開府進白兔表云光鮮越雉色麗秦狐月德符徵金
精表瑞借白雉白狐形容妙絕

庾開府温湯碑直白温泉摹寫生色起語云咸池浴日
光應綠甲之圖砥柱浮天始受玄夷之命中段云其
色變者通爲五雲之漿其味美者結爲三危之露煙
青于銅浦色白于鉛溪非神鼎而長拂異龍池而獨
湧灑胃滌腸興嬴起痾秦皇餘石仍爲雁齒之階漢
武舊陶即用魚鱗之瓦末段云豈若醴泉消疾聞乎
建武之朝神水蠲痾在乎咸康之世嵩嶽三僊之館

不孤擅于天池葉陰百丈之泉豈獨高于蓮井

庾開府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後出枯樹賦示
衆乃無敢言者時温子昇作寒山寺碑信讀而寫其
本南人問信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寒山一片石堪
共語耳子昇嘗爲王延明作讓國子祭酒表云臣聞
寶劍未砥猶乏切玉之功美箭關羽尚無充石之勢
況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至于敷教東序流
化上庠曠官何仰此表亦爲一時傳誦大抵温故北
方之士足稱才子未是名家

邢邵魏收與温子昇齊譽世號三才邢邵嘗謂魏收之
文剽竊任昉魏收亦謂邢邵之賦剽竊沈約盖六朝
氣習如此

北齊蕭慤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賦詠晉秋夜得偶句
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顏之推輩咸嗟賞之謂
其蕭散宛然在目獨盧思道雅所不愜

盧思道與宗人詢祖並爲北州人俊詢祖舉秀才至鄴
趙郡李祖勳嘗宴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黃門勑祖勳
曰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爲表

詢祖俄頃便成其詞有云十萬横行樊將軍請而受
屈五千深入李都尉去以不歸時重其工
齊文宣崩當朝文士各作輓歌魏收等得一二首盧思
道獨有八篇時人稱爲八米盧郎關中語歲以六米
七米八米分上中下八米取數多也盧後相隋有代
爲百官賀甘露表甚佳畧云飛甘灑潤玉散珠連昔
魏明仙掌竟無露液漢武金盤空望雲表豈若神漿
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休矣
美矣皇哉唐哉臣等並遊昌運俱沐玄造振鱗撫翼

空馳魚鳥之心遼玉編金方待云亭之后
隋書多四六句如曰衛甲示于姬墳吐卷徵于孔室不
知何謂詩疏言文王受命云季秋之月甲子亦雀衛
丹書入豐止于昌戶再拜稽首受按此是衛丹非衛
甲也衛甲二字出論語中候說文是言堯非言文王
又拾遺記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云
風雲之狀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識者謂其
能拔時弊要之昔人有言唐律女工也六朝文亦女
工也此體自不可少

堯山堂偶雋卷二

晉陵蔣一葵編著

唐

李百藥七歲能屬文父德林嘗與其友陸乂馬元熙宴集讀徐陵文曰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瑯琊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鄀人藉稻杜預注曰鄀國在瑯琊開陽乂等大驚異之

貞觀間皇太子寄詩長孫趙國公無忌時許敬宗爲代作謝牋云伏惟殿下温文表裕藻清漢於離暉麗則

凝華綴春宮於博望乃以監守餘暇俯覛清篇詞運理而參神氣凌雲而含粹五章間發若啟榮光之圖六律相宣如覿奏金之字無忌幸從神武愧乏王粲之才忝列斯文益深吳質之戀於是扣寂求音繼震方之逸響披肝見意吐噲火之微光敬宗十八學士中人其深于談藻如此

貞觀間除太師制曰晨謁金墀事切于忠霽夜隨銀榜義先于調護亦許敬宗筆

王勃六歲能屬文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會府帥宴僚屬於滕王閣帥有壻喜爲文章欲誇之賓友乃宿構滕王閣序俟賓合而出之若即席而就者既會帥授簡諸客無敢當次至勃勃輒受帥既非意色甚不怡乃使人伺其下筆初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帥曰此老生常談耳次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帥沈吟移晷又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帥瞿然曰天才也斯不朽矣因請成文極歡而罷唐人詩文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于楚辭或于一句酒椒漿桂櫂蘭枻斲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若襟三江帶五湖控蠻荊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

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鐘鳴鼎食青崔黃龍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高地迥興盡悲來之辭是也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卧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谷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雰塞宇宙氣雄鉦鼓貔兕作厥風雷動色山傾河泄霽闔雷驅自北徂南與尸折首左文右武鋪鋒鎩鏑之辭是也

三國興略蕭明與王僧辯書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盡是雲臺之仗王勃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三歲童子胸中萬卷千秋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聞世奇材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

文選王簡棲頭陀寺碑文有云層軒延表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滕王閣序亦云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不唯蹈襲其步驟而雕琢愈工矣

文選王儉作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共春雲等潤庾信集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滕王閣序落霞二句本此然勃之語何曾青出於藍雖口前無古人可也或以落霞作鳥名者反覺意味淺短

滕王閣序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其意義頗遠又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子安雖復詞人駒中故自豁落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于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張燕公讀碑至此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

此張燕公嘗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于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

唐初改秘書省爲監掌書籍圖史天文歷數之事領著作太史二局楊盈川序云周王羣玉之山漢帝蓬萊之室觀星文而攷南北天象入於璣衡披帝册而質龍神負圖出於河洛

唐薛作局有雙槿樹盧照鄰同崔少監作賦序云蓬萊山上卽對神仙芸香閣前仍觀祕寶金懸秦市楊子

見而無言紙貴洛城陸生聞而罷笑故知柔條朽於
吹噓變其死生落葉凋花剪拂成其光價方且傳石
渠之故事得槿樹之新名足以脂粉仙臺丹青祕府
者也賦云地則圖書之府人則神仙之靈中有芳蓀
鬱鬱亭亭兩砌分植雙階並耀葉鏤五衢榮分四照
青陸至而鶯啼朱陽升而花笑紫蒂紅蕤玉蕊蒼枝
露華的皪風色徘徊寂寞條利棲閑此地委命卷舒
隨時榮額外無嬰天之禍內有逍遙之致賦出一時
競寫因名著作爲雙槿署云

楊盈川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畧談陸
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人
號爲黠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
二漢家離宮三十六人號爲算博士（附滕王閣序中如徐孺陳蕃馮
唐李廣及若三江五湖三尺一介亦未嘗不黠鬼握算也
駱賓王爲齊州父老請陪封禪表云鄒魯舊邦臨淄遺
俗俱沐二周之化咸稱一變之風境接青曦俯瞰獲
麟之野山開翠岫斜連辨馬之峰豈可使稷山遺氓
頓隔陪封之禮淹中故老獨奉告成之儀是用旅日
披丹仰壁輪而三舍望雲抒素叩天閽于九重句句
俱是齊州父老口吻
賓王請陪封禪表有云河浮五老啟赤文于帝期海薦
四神奉丹書于王會後作姚州道破設蒙儉露布亦
用之云四神踐雪五老飛星論語讖堯與舜遊首山
觀河渚有五老遊河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一老
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一老
曰河圖將來告帝符言訖飛于天入于昴又武王伐紂天大雨雪南海神祝融
北海神玄冥東海神勾芒西海神蓐收四神及河伯
詣天門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各奉其使賓王用
此二事
賓王上裴侍郎書云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
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
嫌賓吾斯之未信況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塞
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
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裴侍郎即行儉也時
欲以書記之事委駱駱有母在欲終養故辭之如此

誰謂賓王才士　倘無器識耶及上司刑太常伯啟則
云膾餘之魚希　振鱗于吳水騰後之豕翻化龍于魯
津上兗州啟則　云奮短翮于搶榆希高標之餘拂濯
纖鱗于涓滴望　溟浪之微霑上瑕丘韋明府啟則云
沈骸九死終望　銜珠殞首三泉徒希結草又汲汲于
干進若不及者　前後兩截人宜爲行儉識破
賓王諸啟纚纚千　餘言如宮商相間繪素相雜然前後
多雷同不耐檢　如上司刑太常伯啟云登小魯之嚴
辨練光于曳馬　臨大吳之國識寶氣于逵牛垂秋實

于談叢綺春花　于詞苑末云庶望顧免維箕勁薰風
于舜海從龍潤　礎需甘澤于堯雲上廉使啟復襲用
之上李少常啟　云片善必甄掖虞翻于東箭一言可
紀許顧榮以南　金某蟠木朽株散樗賤質退無毛薛
之交進乏金張　之援塊然獨居十載于茲矣然而日
夜遷代歎清鑒　之非遙貧病交侵思薛蘿而可託欲
乘幽控寂進綺　季于青山樂道棲眞從魯連于滄海
上張司馬啟復襲用之豈文章大家亦自有帖括耶
殆不能爲駱丞解嘲也

賓王白雨尋菊序參差遠岫斷雲將野鶴俱飛滴瀝空
庭竹響共雨聲相亂仰折巾于書閣行閱飄颺猥雅
步于琴臺坐聞流水字中蝌蚪競落文河筆下龍蛇
爭投學海珠簾映水風生曳露之濤錦石封泥苔浥
印龜之岸墜白花于濕桂落紫蒂于疎藤雖物序足
悲而人風可愛留姓名于金谷不謝季倫混心迹于
玉山無慙叔夜此篇與滕王閣序競爽葱一時詞家
意興所到下筆自同譬之富人肆筵彼此珍錯不必
詢其倣效誰何也

賓王揚州看競渡　序臨波笑臉豔出浦之輕蓮映渚蛾
眉麗穿波之半月　能使洛川迴雪猶賦陳思巫嶺行
雲專稱宋玉錦心　繡口落筆自是不凡然而比于淫
矣

駱丞在徐敬業府　爲敬業檄武后罪狀武氏覽及入門
見嫉嫉娥眉不肯　讓人掩袂攻讒狐媚偏能惑主微笑
而已至一抔之土　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不悅曰宰相
何得失如此人
狄梁公仁傑告老　表曰脫簪公府歸杖私門又曰采羅

含歸老之蔔飲胡廣延年之菊人知梁公反周爲虐
勲烈表表當時而知其文者蓋鈔
狄梁公巡撫江南日奏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西吳有
西楚霸王廟亦在毀中公自爲檄文曰自祖龍御宇
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丘作禍
于前望夷覆滅于後七廟墮圮萬姓屠原鳥思靜于
飛塵魚豈安于沸水赫矣皇漢膺赤帝之貞符當四
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鑿龍興
之兆而君移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所會

不知歷數攸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
由于人事焉有屬于天亡固當暗魄東峯收魂北極
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今遭焚燎祠宇使蕙幛銷
燼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爲人患
武周以御覽博要等書聚專未備令麟臺監張昌宗少
監李嶠廣召文學之士徐彦伯員半千等增定千三
百卷更加佛教道流等部御名曰三教珠英所刊定
武三思武后之姪當時亦以文稱有賀老人星表曰澄
霞助月主人君壽三思用作一聯工甚
張文成驚以詞學知名凡七應舉四參選其判策皆登
佛經序皆御製或稱則天或稱中宗或稱睿宗雖不
能盡窺禪宗秘密而半滿共貫根葉備設北譬句有

甲第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揀萬中
故人號爲青錢學士時有明經董萬舉九上不第號
白蠟明經與鷹爲對
唐世選士之科不一書判拔萃其尤也張鷟龍筋鳳髓
判自省臺寺監以至州縣爲題催百而辭章藻麗頗
多可採如中書通事舍人崔暹奏事口誤御史彈付
法大理斷笞三十徵銅四觔暹欵奏事雖誤不失事
意不伏徵銅判云裴楷之英姿肅肅朝野羽儀魏舒
之容止堂堂羣僚傾袖自可曳裾紫伏奏青規助

朝廷之光輝贊明時之喉舌芝泥發彩宣鳳藻而騰
文蘭檢浮香潤龍綵而動色豈容金馬之對未被譽
稱神羊之威俄聞奏劾罰金既罹于疎網辨璧無捨
于明珠雖觸凝霜理宜清雪又御史王銓奏劾推衙
州司馬鍾建未返制命輒干他事解來陽縣令張泰
察人形于冰鏡語同捕影不可誣刑狀等鑿風如何
泰不伏判云棲烏之府地濕洌而風生避馬之臺氣
威稜而霜動某位參持斧職在埋輪履暴勝之清徽
乘葛豐之雄烈冠施鐵樹貴戚傷心花發繡衣姦蒙
斂手推鍾建之罪特奉絲言舉張泰之辜無虧格式
正當直指豈是輒干又戶部侍郎韋珍奏稱諸州造
籍脫漏丁口租調破除倍多常歲請取由付法判云
班固申犬牙之制疆場綺分應璩論馬齒之規井田
鱗次戶標九等俱陳萬國之圖人有十倫並掛三年
之籍豈容丁口脫漏任意疎遺租調破除恣情抽減
又禮部奏海州奏朱雁集岐州奏白麟見及鷰郊廟
二項俱無判云典朕三禮大舜委于姜夷分勅六卿
成王任于彤伯建茲歲首實曰春官敦敘九族之親
欽若五常之教祀天郊地之典舉其宏綱朝日夕月

之儀攝其機要岐州俯鄰八水斜瞻鷰鷰之峯海部
近控三山迴瞰鯨鯢之穴陳敬所奏瑞雁翻朱薛泰
申文翔麟孕素艷丹霞于日羽冕若朝輪晶白雪于
霜毛皎同秋練既無狀驗空有奏章尋鳥跡于雲空
察人形于冰鏡語同捕影不可誣刑狀等鑿風如何
鷰廟數條字字有來歷雖疊用故事不厭其多洪景
盧見謂堆垛不切于蔽罪議法遂云無一可讀似非
至當之論
張鷟龍筋鳳髓判未有藉田親蠶二條亦極典則藉田

云青壇岳立翠幙煙平百司於是駿奔三公以之肅
事紺轅黛耜克邁應劭之儀綠耦朱絃允備曹褒之
禮親蘧云鳴鳩醉椹之朝戴勝降桑之日鴛帷就列
一十四位導其前鷺服斯臨百二十官隨其後三盆
李嶠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神龍初爲中書令
事畢獻于王公五服功成陳之宗廟
時有道士馮道力讓官封嶠爲作表云某潛形草澤
不將皐鶴並聞寢性雲霞惟慕海鷗相狎十步徒歡
於飲啄一官罷尚於榮華所冀貪此俸秩永修齋供

庶王清垂貺增實祚於三光金鑰開祚固珍圖於萬
劫
景龍初置修文館學士選公卿善爲文者李嶠等二十
餘人爲之陪侍遊宴賦詩屬和三年元日清暉閣登
高遇雪宗楚客詩云迷蒙雪作山是也嶠爲百僚賀
表云榮樓棲檻疑壁臺之九重落絮飄花似芳林之
二月豈惟洛神呈象來舞帝宮固亦海騎相趨下朝
仙閣東皐欣而望歲南史慶而書祥萬寶登秋居然
可詠雙桐叶唱節事非遙復賦詩有千鍾聖酒御筵

披之句是日甚歡
李嶠有爲臨川王請赦千牛將軍表視事
辭云臣菜夙奉嚴明已忝銜秋之秩兄某近承天澤
又當執金之位弟兄齊列伯仲分曹咸典禁戎比參
宸衛匪唯官崇誠厚思滿盈而增憂固亦秉勢操權
顧章程而自惕又云伏乞收迹丹墀歸骸素里庶竟
雲之光彩浴舜海之波瀾柳虯濃驪南鄰之鐘磬
茅舒桂滿陪北闕之簪纓飡厚渥而忘饑樂太平而
愈疾
崔融擢八科高第爲崇文館學士武后美其文進鳳閣
舍人是時有芝草生殿中融表賀曰伏惟天后化含
萬物訓正六宮天下被塗山之音海內仰河洲之教
芝英繞殿蹔疑王母之臺靈草成田聊比宓妃之館
斜臨網樹分貝葉而重開近對淪池接蓮花而倒下
豈與夫生於石室傳好道之言產自珠宮徒事不經之說句句從天后殿上討出便妙若只泛泛在芝
草上着腳假饒生色亦無爲永矣融後撰武后哀册
文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

崔融賀嘉麥表與張說奏嘉禾表時並稱其精絶崔表曰纖芒濯露疑因黑壤之宜香稼搖風若吐黃金之色張表曰臣初見衆苗互隴香顥垂秋嘉玩繁滋欲與吾夢隙甚深然爲人奢侈好服玩吾沒後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文即時鐫刻張見事遲數日後必悔欲索回溯正當引使者視石告云且已聞于上矣崇沒張果至日其玩器者三四諸子悉如崇戒張許諾文成敘足該詳時謂極筆署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序亭育之功全後果悔遣使取本以辭未周密爲一格

張說讓封燕國公表云且如人臣之義二則爲罪愚智之分一心不貳譬如犬馬有不背之性草木有不凋之理知何德于天壤而欲蒙造化之偏施哉臣之無功正與此類此段反覆譬喻四六所不多得文至此又一變矣

燕公國子祭酒表云東朝東帶銀榜增華西序影纓環林益潤其文冠冕高華蔚有采色自來作國子表並不及

庾信碑云龜顧印函蛇盤綬笥燕公改用龜顧印房蛇盤綬笥姚崇與張說同相頗懷疑阻張銜之崇病戒諸子曰張與吾夙隙甚深然爲人奢侈好服玩吾沒後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文即時鐫刻張見事遲數日後必悔欲索回溯正當引使者視石告云且已聞于上矣崇沒張果至曰其玩器者三四諸子悉如崇戒張許諾文成敘足該詳時謂極筆署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序亭育之功全後果悔遣使取本以辭未周密爲一格

張說讓封燕國公表云且如人臣之義二則爲罪愚智之分一心不貳譬如犬馬有不背之性草木有不凋之理知何德于天壤而欲蒙造化之偏施哉臣之無功正與此類此段反覆譬喻四六所不多得文至此又一變矣

燕公國子祭酒表云東朝東帶銀榜增華西序影纓環林益潤其文冠冕高華蔚有采色自來作國子表並不及

庾信碑云龜顧印函蛇盤綬笥燕公改用龜顧印房蛇盤綬笥

果于時邁但左翊之地近附黃圖新豐之邑甫鄰青
綺山川宮館咫尺相望欲過瀟亭而涉灞經沙阜而
臨渭見彼耆耋問其疾苦察長吏之政恤黎甿之究
蓋所以展義陳詩觀風問俗始自畿甸化于天下並
令所司不得干擾州邑飛騎不須別遣兵馬各勉所
職副朕意焉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告惟頌敘
事外自爲文章云
唐人賦公主事多用鳳凰樓烏鵲橋作偶小許公太平
公主南庄應制詩曰主第山門起瀟川宸遊風景入
初年鳳凰樓上交天仗烏鵲橋頭做御筵往往花間
逢彩石時時竹裏見紅泉今朝扈蹕平陽館不羨乘
槎雲漢邊長盛公主下嫁楊愼交制亦曰鳳凰樓上
宛符琴瑟之歡烏鵲橋前載協松蘿之契
小許公之子晉亦善屬文數歲作八卦論主紹宗嘆曰
後來之王粲也景雲中居修文館玄宗監國制命多
晉藁定時有丞相少傅拜職帝作三傑詩以命宴晉
爲之序曰一心天工戮力帝載寢黑山之柝苞青海
之戈雲雨賢才水火菽粟曰詠魚藻歲陳由庚頤殷
明皇既在位久稍怠庶政張曲江在相位每見帝極言
以爲法

李林甫方同列陰欲中之會將加牛仙客寘封曲江稱其不可甚不叶帝旨它日林甫請見屢陳曲江詭誘于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曲江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以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又爲燕詩以貽林甫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濺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天寶初老子降丹鳳門告錫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得之乃追尊聖祖玄元皇帝仍詔州郡立紫極宮畫象事之上黨郡奏啟玄元玉石眞容主上聖容其夜殿內有光非常及開殿門其光彌盛滿堂如晝久之方散王摩詰維爲表賀云伏惟陛下挾風雲之質敬想猶龍寫日月之儀欽承大象仍迴舊邸以奉清都眞容聖容既明四目照殿照室忽類三光琪樹韜華瑤池奪映

明皇晚年頗修漢武故事王維奉旨往名山修功德至南海恍惚見一老人云是羅浮神人常七曜洞來往

七曜以俟唐堯藏樂九疑而傳虞舜留茲石室思獻玉墀憑野豕以呈形表洞仙之屬意亦既考擊動諧律呂韶濩慙其九奏雲咸失其八音翠鳳入于洞簫殊非雅韻朱鷺傳于鼗鼓敢比仙聲

摩詰爲畫人謝賜表云臣猥以賤伎得備衆工誤點屏風乏成蠅之巧偶持團扇無事特奉詔旨令寫功臣運偶鳳翔之初無非鷹揚之士燕頷猿臂裂眥奮髯髮衝鶡冠力舉龍鼎愛風猛毅眸子分明皆就筆端別生身外傳神寫照雖非巧心審象求形或

皆暗識妍媸無枉敢顧黃金取舍惟精時憑白粉且
如日碑下泣知其孝忌于禁懷慚愧此忠節適無聲
之箴頌亦何賤于丹青
摩詰送晁秘書還日本詩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
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蓑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
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神境俱到送日本無過之者
又有序云鯨魚噴浪則萬里倒迴鵠首乘雲則八風
卻走扶桑若蓬鬱島如萍沃白日而駿三山浮蒼天
而吞九域黃雀之風動地黑蜃之氣成雲此段敘海

景如畫與詩義頗合疑一時贈別所作
安祿山反王維陷賊中賊大宴凝碧池維痛悼賦詩曰
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落葉深宮
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詩聞行在後得免死下遷太子
中允其謝表云穢污殘骸死滅餘氣伏謁明主豈不
自媿于心仰廁羣臣亦復何施其面肅宗深憐之
二公可謂眞兄弟矣
安祿山死高適表賀云臣得河南道及諸州牒皆言逆
賊安祿山苦痛而死手足俱落眼鼻殘壞臣適誠歡
誠喜頓首頓首逆賊孤負聖朝造作氛祲嘯聚吠吾

初安祿山死陷賊官三等定罪時維弟縉位已顯請削
官贖維罪因得下遷久之三遷尚書右丞縉爲蜀州
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
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上乃召縉爲
左散騎常侍維作謝狀云不材之木蹈萼聯芳斷行
之雁飛鳴接翼自天之命特出宸衷塗地之心難酬
聖造帝答詔云建禮朝昇鵷行並列承明晚下雁序
同歸乃眷家肥無忘國命後代宗朝縉爲宰相裒維
集上之其表云曲承天鑒下訪遺文魂而有知荷寵

之犬倚賴射天之矢臣恨不得血賊于萬戟肉賊于
三軍空隨卒土之歡遠奉九霄之慶即當總統將士
憑恃威靈驅未盡之犬羊覆已亡之巢穴表出天下
傳誦稱快
郭子儀收復西京玄宗在蜀太子即位于靈武已表請
車駕李泌曰上皇不來矣請更爲羣臣賀表言上思
戀晨昏就孝養之意則可時常袞賀表云敗符融于
淝水自可慚功破王邑于昆陽未云快意遂封尸于
京觀旋振旅于王城者艾雲迎久思周德衣冠而泣

還觀漢儀謳吟變嗅咻之聲氣象迴嚴凝之慘廟丹
霄以暢羽衛肅黃道而復鑾輿正寶位于北辰道光
主嗇迎上皇于西蜀歡展奉親永惟宗社之靈實荷
乾坤之慶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
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迺大喜命食作樂下詰定
日
張巡守睢陽城孤勢蹙人困食竭以絙衍煑食之而意
氣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峨眉之碧峯豫遊西
蜀追駿馹于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殺戮黎獻所

晉陵蔣一葵編著

唐

陸宣公贄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與元元年下悔過制書曰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于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宋王荊公罷相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廢任莫追于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冀于將來用宣公語意

滅汔聞智盛之降末云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奇堂上之兵守任四夷制勝目中之虜勒功澭池之柱植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軍用命克何力焉

扶風郡掘地得金盞甕子于公異狀進云表孝通誠美篤不移廟貌如故上覽表此感潛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爲起穢之物照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孛于躔次末云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已彰于盈缶徵神錄異應常美于化鈞況其賦質堅剛鑄形蓋竽膺大雅獻酬之用告太平歌樂之符時韋皐破吐蕃露布亦是于公異代作適篇用成句妙絶行休明潛耀久同于瓦礫道逢交泰成器堪佐于尊

其文云天討有罪兵應者勝義者下士夷不亂華師直爲壯曲爲老又云懷梟鴟銷浸淫仰天和剪鯨鯢德宗朝制誥闕人時有與韓翃同姓名者中書具二人同進御批曰春坻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

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蓋翃在
幕府久諸藩牋表多翃之筆帝素知其名也嘗爲田
神功作謝茶表云榮分紫笋寵降朱宮味足蠲邪助
其正直香堪愈病沃以勤勞飲德相歡撫心是荷高
仲武謂翃一篇一詠朝野珍之我爲多士之選云
元和初杜佑爲司徒年過七十猶未請老裴晉公度時
知制誥因高郢致仕命詞曰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
代寡厥罕由斯道蓋譏佑也
元和九年裴晉公爲御史中丞十年遷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韓昌黎愈時知制誥代爲讓表云臣
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樸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
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已又曰受恩蓋大
顧已益輕於裨補無涓涘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
又曰豈意陛下擢臣于傷殘之餘委臣以變和之任
忘其陋汙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于庖廚高宗
登傅說於版築周文用呂尹于屠釣齊桓起甯戚于
飯牛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晉公
覽表大喜遂不復更一字

裴晉公平淮西憲宗以玉帶賜之公臨薨却進使舊僚
作表皆不如意遂令子弟執筆口奏狀云內府之
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謹
却封進聞者歎其不亂
昌黎爲宰相賀雪表曰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
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
銷癘疫于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見天人之相應
知朝野之同歡時武元衡張弘靖韋貫之等爲相公
知制誥
昌黎爲袁州刺史有慶雲見州西北至暮方散乃以表
圖稱賀云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容狀
詎能詳述抱日增輝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
舒而莫定斯爲上瑞實應太平時元和十五年六月
也
舊大朝會慶賀及春秋謝賜衣請上聽政之類宰相率
百官奉表皆禮部郎官之職唐謂之南宮舍人柳河
東宗元在儀曹表文多出其手賀册尊號有云潢汙
比陋河清幸遂于千年塵壤均微山呼願同于萬歲

其自敘處插入祝意妙哉句也凡此樣表必有此樣
句乃能動人
唐初沿六朝綺麗之風賓王輩四六磐帨實工丰骨稍
掩至河東始麗以則賀甘露表云朝光初燭方湛湛
而未睎晨景轉炎更濃濃而未已綠葉而珠璣積耀
盈器而冰玉呈姿芳襲椒蘭味兼飴醴金莖玉露只
在河東公唇吻
河東賀雨表凡五有曰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聖謨
既宣遂洽漏泉之澤有曰布濩垂陰隨聖澤而俱遠
幽勤之慮衆靈受職薈蔚且騰于南山百穀仰榮霑
需遂霑于東作有曰聖謨廣運驅百靈以從風神化
旁行滋五稼而流澤油雲四合膏雨溥周農壤遂一
于肥磽滲漉盡需于遐邇蒸黎詠德知必自於聖心
草木欣榮如有感於皇化有曰瑞鳥迎舟掩商羊之
舞仙雲覆水協從龍之徵初茫灑於上宮遂霶需於
率土殷后徒勤于自剪周公空愧于舞雩昔人謂子
厚諸山遊記將死物俱說活了觀諸表說天人感應
文雅乃如是

唐制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百官各有差王維詩云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欄纔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子厚爲武中丞謝賜表曰使發九霄集繁星而積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盈眥而外被恩光適口而中含渥澤此數語與摩詰詩並膾炙人口

子厚在柳州得進奏官狀逆賊李師道就戮淄青悉平恩制大赦爲表賀曰鄆城自潰寧同莒魯之爭齊地箱口之馬僨車而槃者千牌辦髮之人與屍爲俘者萬指遥知水赤坐想風腥才入恩赦表云幽室盡曉枯條遍春雷雨作而蟄蟲昭蘇鳥雲行而籠鳥飛舞楚才思俊瀧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猶楚之所爲頗可復告成將慶于岱宗漢典六方與講禮再榮于闕里謹已施行郡邑宣示軍戎莫不動地歡呼若醉千鐘之酒騰天鼓舞如聞九奏之音

宋延清之問代田歸道讓殿中丞表有云足臨鯨壑未倦聞寵之憂首戴鰲山豈喻承恩之重柳子厚爲樊令狐楚謝春衣并端午衣物表亦有云冕非當襏帶忽頒御府之衣憂可傷生重延長命之縷孤語全出于宋令狐語全出于張

令狐楚爲太原從事自掌書記靈武破吐蕃楚表賀云伏惟陛下臣妾兆人庭衢六合溟波靜息車軌混同萬里清平三分底定兵既藏府于天上虜乃陷于殼中箱口之馬僨車而槃者千牌辦髮之人與屍爲俘者萬指遥知水赤坐想風腥才入恩赦表云幽室盡曉枯條遍春雷雨作而蟄蟲昭蘇鳥雲行而籠鳥飛舞楚才思俊瀧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猶楚之所爲頗稱之

令狐楚自河南召入至閿鄉晨炊風有神將飼馬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遂大拜神驟南還慮馬死帥或加罪狀請一字爲據公援筆判曰廄狹魯國先師唯恐傷人屋倒閿鄉常侍豈宜問馬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左丞讓官表亦有云泛大舸之海但覺魂搖戴巨鰲

爲京兆府解送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小宗伯倚而選之同華解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楚鎮三峯時及秋試牓云特加試五場葢詩歌文賦帖經爲五常年以清要詩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惟盧弘正獨詣華請試已試兩場有馬植下解狀植將家子從事輩皆竊笑楚曰此未可知既而試登山採珠賦畧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蘂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楚大服其精當遂奪弘正解頭後弘正自丞郎使判鹽鐵俄爲植所據弘正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薦舜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舜日午扣門試官令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舜不肯作曰兩箇漢相對作得此題速改之遂改渥注馬賦舜奮筆斯須而成警句云四蹄曳練翻滄海之驚濤一噴生風下湘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兆曰喬舜崢嶸甚以解副薦之可也

明皇晝寢夢有藍衣鬼曰臣終南進士鍾馗也上命

我除虛耗之孽帝覺乃命工繪像葳盡以賜羣臣後因爲例劉禹錫謝賜鍾馗并歷日表云圖寫威神驅除羣厲頒行律歷敬授四時施張有嚴既塔門戶之貴動用叶吉常爲掌握之珍唐宋皆有賜鍾馗故事吳沖卿爲相愛賜神宗賜資賜內臣五千明年復賜吳賜同列曰一馗足矣皆大笑

長慶初幽州軍士作亂詔授劉悟檢校司空兼州節度使元稹行制曰朕以遼陽巨鎮自我底寧姑欲撫之以仁然後示之以禮而守臣嬰疾幕吏擅權搆政行私虧恩剝下過爲揮楚妄作威靈不均蠻土之羊但薦蒭蕘之棘唐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此制可謂明見萬里之外憲宗采君臣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序寫于屏風宣示宰臣李藩等皆表賀白居易有批李夷簡及百僚嚴綬等賀表其畧云取而作鑑用以爲屏警句云四蹄曳練翻滄海之驚濤一噴生風下湘山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爲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曰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庶幾爲坐隅之戒發揮獻

納亦足開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盡亦以見唐
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表賀答詔勤渠如此亦幾于
叢脞矣
白樂天甲乙判凡數十條按經引史比喻甚明此洪景
盧謂其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甲去妻後妻犯罪請
甲子蔭贖罪甲怒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猶慙母
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怒曷陟岵
之無情又辛夫遇盜死求殺盜者許爲之妻或妄其
失節不伏判云夫冤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

自恥詩著廢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
以蔽又丙居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
判云況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
忍之丙妻有喪丙于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室
方在疚庭不徹懸磬鏘無倦于鼓鐘好合有傷于琴
瑟既愆夫義是棄人喪儼麻縗之在躬是吾憂也調
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丙請預附焉所司糾云丙庶
子也且違格令科家長罪不伏判云下嫁王姬旁求
郡尉選吹簫之匹雖則未獲眞人預傳粉之郎豈可
澀收庶子況姻連天族榮冠人倫嗣既異於承祧禮
難當於釐降甲夜行被執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
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爲政焉用出以戴星同
宣子候朝胡不退而假寐乙在田妻餉不至路逢父
告饑以餉餽之乙怒出妻判云夫也望深饁彼方期
相敬如賓父兮念切囂然旋聞受哺于子義雖乖于
齊體孝則見子因心盡嘉陟岵之仁翻肆送畿之怒
孰親是念難忘父一之言不爽可徵無効士二其行
丙娶妻三年無子舅姑將出之訴云歸無所從判云
婦人有七去之條無子舅姑將出之誡宜

雖配無生育誠合比于斷絃而歸靡適從庶可同于
束縞丙有志行隱而不仕爲郡守所辟稱是巫家不
當選吏功曹按其詭詐丙不伏判云太守以舉爾所
知將申蒲帛之聘夫子以從吾所好不顧弓旌之招
懼俗吏之徒勞引巫家以自穢冀其言遜獲免翻以
行詐論辜況商洛拂衣漢且求之不得潁川洗耳堯
亦在而弗論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
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
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皆不背人情合於法意眞

老吏判案若金粉淋漓又其餘事耳

李程初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楊於陵過程於省門詢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謂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册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攜詣主文紿以舊題舊文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何以待之主文曰有即非狀元不可於陵曰苟如此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落卷面對不差一字主文致謝於是擢為狀元前榜已出重收程後出鎮大梁開浩虛舟應宏詞復試此題頗慮浩愈於已專馳介取至將啟緘色尚不豫及觀浩破題曰麗日炤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坐中解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大咍曰李程賦且在端日何為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凌邁杜樊川牧四六多雜散語惟宴畢殿前謝表最謹嚴其文云遲日正麗廣場洞開張仙樂者三千餘人列正羞者二十六豆酒傾瑤甕食置雕盤列圭組以成行酌金罍以為勞屬饜而止飽德以歸既醉太平之風共樂仁壽之域

其所賜玉帶遺敕

李贊皇當左官宜春廬肇以文見知肇工于賦咏見有舞柘枝者賦云帽簷隋蛇熠熠泛蘭之露裙翻莊蝶翩翩狎薰之風牛奇章亦重其文嘗延于中寢會侍妾沐髮方捧鬟插釵奇章曰何妨一詠肇即應聲曰神女初離碧玉堦彫雲猶擁牡丹鞋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纖手整金釵

令狐綯是楚相之子宣宗朝亦大拜謝賜口脂紫雪表云霞膏有瓊液之名仙散擬雪花之狀職當侈舌匪

效魯廟之三緘任在燮調請獻謝連之六出入以爲
得宰相體
李商隱初不喜對偶從令狐楚學遂以牋奏見知有爲
榮陽公桂州謝上表云三梁路阻九嶠山遙浮江遇
楚澤之萍望國隔番禺之桂遲思白鳥率飆音于周
圃之中遠羨仙葉永固本于堯階之上爲濮陽公陳
許謝上表云奉違軒鏡幾落堯莫比園葵以自傾晝
唯向日羨海槎之不繫秋則經天
商隱又有爲榮陽公端午謝賜物狀云五神定位候融

司長養之功六律鈞和蕤賓有酬酢之義故節推戴
禮日著漢儀彼艾人遠具于歲時角黍近標于風土
乃者舊傳聞之末亦君親慶賜之原末云況又將以
朱絲縈諸畫軸用禳故炁兼續殘齡爰自微臣頗流
諸校鞠躬被寵全踰錫帶之榮覩物傳烋實動請纓
之思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册左右鱗次號獺祭魚云
溫庭筠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
又手而八韻成時號爲溫八吟李商隱謂曰近得一
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
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
溫庭筠遇宣宗于逆旅不識龍顏傲然詰之曰公非長
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六參簿將之類帝
曰非也明日謫爲方城尉制詞有徒負不羈之才罕
有適時之用句竟流落而死後光啟中庭筠子憲爲
山南李巨川草薦表盛述先人之屈曰娥眉先妒明
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人多憐
之

宣宗舅鄭光鎮河中封其妾爲夫人不受表辭曰白屋
同愁已失鳳棲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笑
曰誰教阿舅作左右對掌書記田絢上欲以翰林處
之論者以不由進士科又無引援乃止
咸通間劉瞻爲荆南節度使時溫璋貶振州司馬仰藥
卒韋保衡與路巖共譖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
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
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
表薦劉相也坐貶
崔沆及第年爲主司錄事同年豆盧琢甫近開讌請

假往洛下拜慶及同年讌曲江瑑以雕幰載妓微服
彈琵琶縱觀其側爲團司所發流判曰深攙席帽密映
犢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
之心
王徽在中書五年後繼盧攜爲相只一日及除昭義節
度上表乞免詞曰六年內署雖叨捧日之榮一日台
司未展致君之懇時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乃歸罪
于盧攜而薦王徽裴徹是日巢入長安僖宗幸蜀
裴徹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

樂朋龜謁田令孜一面拜之由是擢爲翰林學士陳敬
瑄迎帝詣幸成都遷尚太尉賜鐵券其文曰烹巨鰲
者鼎大于滄海斬長鯨者劍倚于青天既立異勳勉
膺殊寵朕祝駕裘斜省方邛蜀匍匐而來迎鳳輦驅
馳而速建龍宮致朕身安由卿忠盡今賜卿鐵券赦
其十死望泰山而立誓指黃河以爲盟山無盡時河
無竭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永遠貴昌並皆如此此
朋龜筆也然父子豈必皆賢世降宜有等殺免其十
死則亦何所不至唐制如此藩臣烏得不亂拔敬瑄
令狄兄

弟也僖宗善擊毬令孜使敬瑄擊毬得第一鎮西川
後令孜得罪亦被流會昭宗立不奉詔令孜自出監
西川軍又召王建激之亂建屢請殺二人不許乃使
人告敬瑄謀亂令孜通鳳翔書皆殺之使判官馮涓
草表奏之日開押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前蛇
孫叔敖蓋非利已寧殺不行于閫外先機恐失于彀
中

唐制舉人試日旣暮許燒燭三條德宗朝主文權德輿
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舉子遽答云
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僖宗朝有秦韜玉者出入
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韜玉已拜丞郎判離及小歸
公主文韜玉準勅放第仍編入其年榜中韜玉致書

謝新人皆呼同年峯曰三條燭下雖阻文闈數仞墻
邊幸同恩地
盧光啟受知于租庸張濬濬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一
事別爲一幅朝士效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啟始也其
族弟汝弼爲濬出征判官傳檄四方有云自朱耶之
狼狽致赤子之流離自謂人曰天生赤子朱耶供我
之筆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僚佐以至州郡差椽屬牒語
皆用四六大畧如告詞李商隱樊南集羅隱湘南雜

蒙皆有之故韓昌黎送石洪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只以吏牘行遣也錢武肅鏐在鎮牒鍾廷翰署安吉主簿云前件官儒素修身早昇官階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緒寓居雪水累歷星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緒寓居雪水累歷星霜克循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效公方尚聞佐理之能豈恡超昇之奬此牒當時掌書記所撰殊爲不工然謂主簿爲印曹亦佳

羅隱初遊京師不遇歸謁錢武肅辟爲錢唐令辝掌書記時鏐初授鎮海軍節度命沈崧草謝表盛稱浙西繁盛成以示隱隱曰是自賈征索也請更之乃極言兵火凋弊有天寒而麋鹿來遊日暮而牛羊不下之語廷臣見之曰此羅隱詞也又賀昭宗更名曄表曰左則姬昌半字右則虞舜全文京師稱爲諸鎮第一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文江滔亦以此擅名賦唐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于啼猿秦功畫夜嫦娥之奔月非優凡此十數聯皆研確精微

又賦館娃宮云花顏縹渺欺樹裏之春風銀焰熒煌却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卉之春紅愁寄壠雲鎖四天之暮碧遺堵塵空幾踐羣遊之鹿滄洲月在盥銷怒觸之濤又賦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又賦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又賦白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當時傳諷

黃滔爲王審知推官審知遣之魚徐寅代爲謝牋曰銜
諸斷索纔從羊續懸來列在彫盤便到馮驩食處當
時亦大稱之
寇豹謝觀同在崔裔孫相公門下以詞藻相尙豹謂觀
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
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唯唯觀大言曰僕已擅
名海內子才調多胡不作赤賦豹未搜思厲聲曰田
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觀
大駭服楊用修與諸才士宴集偶談及此一客效之
作黑賦曰孫臏徇敵之際半夜失蹤達磨面

壁以來九年閉目一客賦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
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曰杜甫柴
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前沙含夕照或謂月
明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日血不免著跡且燎原事與
田單不相干一客改之曰亮時十日並出燦石流金
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地用修謂曰血日火及十日
並出秦宮延燒皆非佳境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
高城霞起而建標杜牧詠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
稍有風韻又賦黃曰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
之嗽落英霜清彭澤信眩菁矣黑賦亦非佳況余居
堯山堂與家兄春浦復談及此春甫應聲曰驪驒成
羣雲暗陰山之北烏鴉作陣風寒柏府之旁洗硯而
墨池渾迴車而柘林暮並不作
點鬼簿語固相與鼓掌大噱

潤州金山寺居大江中張祐孫魴留詩爲第一張詩云
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
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
魴詩曰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
不生塵過檐妨僧定聽潺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
更無人魴初避亂依鄭谷于宜春頗爲誇披後有能
詩聲終于南唐魴父畫工也王澈爲中書舍人草魴
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孳
常之物魴終身恨之
韋莊唐末舉進士李詢爲西川宣諭和協使辟爲判官
以中原多故潛欲依王建辟爲掌書記時一縣宰乘
時擾民莊爲建草牒云正當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
使瘡痍之後復作瘡痍時以爲口實
後唐莊宗滅梁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殷鵬作誌文
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嶷無色空餘泣
竹之妃聞者爲淒然
五代閒士人作賦用事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賦云
一竅初啟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鴛飛類化作鴛鴦
之後又土牛賦云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寒度關倘
許疑函谷之丸封

江文蔚後唐長興二年盧華榜下進士八人與張沆吳
承範湯鵬范禹俛五人爲學士范初冒張姓後入蜀
有謝啟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
范睢之裔此語殊露然殆有所本唐鄭準爲荆南節
度使成汭從事汭木姓郭代爲作乞歸姓表云居故
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效于陶
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于張祿未遑辨雪尋涉艱危
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姓朱後乞還姓表遂全用
之議者謂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
事非攘竊也

堯山堂偶雋卷三終

晉陵蔣一葵編

宋

太祖之受周禪也百官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穀意希大用及范質拜相穀草制詞曰十年居調燮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質泣訴于太祖由是薄其爲人終身不獲大用

陶穀使江南日韓熙載遣家妓奉盥匜及日以書謝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忽當浣濯

陳希夷摶嘗舉唐長興中進士不第遂隱華山晉漢以後每一朝革命頓蹙數日及聞宋祖登極曰天下自此定矣太平興國中嘗兩入朝皆以賓禮見後再召乃表辭云九重仙詔休教彩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帝深諷之

盧丞相多遜謫海外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臨終自作遺表畧云

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王元之謫居黃州後徙蘄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死報上覽之曰禹俑其亡乎踰年果卒杜詩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

王元之臨終作遺表曰豈期游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盖昔人夢生桑而占者云桑字乃四十八果以是歲終元之亦以四十八而歿也臨歿用事精當如此

錢熙泉商才雄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畧曰渭川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年落

第春風徒泣于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于斷雁鄉
人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舉世
傳
眞宗每賜進士第必召高等數人視其器識察其形神
取其文詞有理趣者始擢第一徐奭鑄鼎象物賦云
足惟下止詎聞公餗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
威重遂以爲第一
大中祥符間龍溪邑民於九龍溪網魚得珠一顆一圍
闊三寸七分中有小珠七顆如七曜炎如七曜者不

可勝數漳州守王冕列表以進其畧曰吐非蛇口產
異蚌胎熒煌外散于月華皎潔內含于星彩遐稽信
史迺殊照乘之光洞究祥經弗類媚川之色表出一
時傳誦稱其妙絶
丁晉公謂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
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久
之作陳情表敘策立之勞有云臣有彌天之罪亦有
彌天之功乃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
之日身同旅雁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祕書監表云

孟彼苗之形闕下春寒已發其甘之味有以少爲貴
者焉敢韞而藏諸見謂新茶葢遵舊例
李後主歸宋後乞潘慎修掌記室慎修李氏之舊臣
也表畧云昨因先皇臨御問臣頗有舊人相伴否臣
即乞徐元楀元楀方在幼年于歲表素不諳習後來
因出外聞得劉鋹曾乞得廣南舊人洪侃今來已蒙
遣到徐元楀其潘慎修更不敢陳乞所有表章臣旦
勉勵躬親臣亡國殘骸死亡無日豈敢別生僥覬千
蕩天聰只慮竟奏之間有失恭慎伏望睿慈察臣素

心泰聖旨光祿寺丞徐元楨右贊善大夫潘愼修並
介往李煜處後楊大年 億 作愼修墓志云俾事舊君
是爲上介思喬木于故國尙見世臣曳長裾于王門
兼掌記室

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久
無對者楊大年爲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
死而後已

楊文公爲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鄭壤交歡草旣入眞
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爲鄭境明

立受日中之字

范希文 仲淹 少時作蘆賦其警句云晦迹同于公日未知何時
得賣生菜公笑而改之

鄭戩知開封府又知杭州及知長安謝表曰聽嚴城之
更鼓未卜何辰植勁節于雪霜更觀晚節上曰戩器
識英豪朕欲用爲宰相故詳試于外也

天聖中劉于儀 鈞 有賀五王出閤啟其間一聯隱用五
字甚佳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棣萼晨趨獄
立受日中之字

范希文 仲淹 少時作蘆賦其警句云晦迹同于公日未知何時
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蘆親嘗世味故得
蘆之妙處

范希文未遇時作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用爲藻
鑑倘使削平僭亂請就干將人皆期其有將相器公又
爲水車賦云方今聖人在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
斯車也吾其不取謂水車唯施于旱不旱則無所施
公在寶元康定間邊鄙有警驟加進
擢晏靜則置而不問與水車何異

范希文少孤隨母適朱氏因冒其姓登第時名朱說後
復姓謝表云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志在强秦
入境遂同于張祿用鑫睢事精切如此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而公自作表云伏

范希文謝賜鳳茶表云念大駕之微志錫龍鳳之上珍
磬掩靈芝味滋甘醴灑五神之精爽祛百疾之冥煩
允彰仁壽之恩特出聖神之眷謹當餅爲良藥飲代
凝冰思苦口以進言勵清心而守道
韓魏公琦謝除使相判相州表云宰職燮功莫副宵衣
之治鄉邦得請重叨晝錦之行公本相人自宰相出
判故云
王德用號黑王相公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震西
人兒啼卽呼黑大王來以懼之後除樞密使孔道輔
上言德用狀類藝祖宅枕乾岡乃出知隨州謝表曰
狀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朝廷所賜時人莫不
多其言
夏英公竦辭免起復奉使契丹表畧云頃歲先人沒于
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
哀深陟屺忍聞禁侏之音又云王姬築館接仇之禮
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游遂輟荷兩宮之大宅戴三
事之吕言退安四壁之貧如獲萬金之賜不拜單于
用鄭衆事而公羊謂夷樂日禁侏此以生事對熟蓐

也歐陽公修甚稱之後作歸田錄改云義不共天難
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是時文章方
掃除五代陋習故英公此等語見稱于時自是而後
四六之工蓋什伯于此矣
陳恭公執中素不樂歐陽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
京過陳拒而不見後歐公還朝爲學士陳爲首相公
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公當草制陳自謂必
不得美辭至云杜見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
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便與我深知者不
識此人
歐陽公乞休致表曰俾其解組官庭還東故里披裘散
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客有面
歎其雅致平淡者公曰尚不如老蘇秀才有田一廛
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將復何求蓋老泉牋中語公甚
愛之
宋朝百官致仕宰執換東宮官歐陽公始以太子少師
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其謝表曰道愧師儒乃

能道此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

忝春宮之峻秩身居獻畝猶兼畫殿之清名自是以爲例

宋人四六以楊大年劉子儀爲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然其弊類俳歐陽公深嫉之曰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爲進士不免作自及第遂棄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于職當作亦不爲作其亳州謝上表云昨怨出仇家搆爲死禍造謗于下者初若合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庭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又乞致仕表云伏念臣家世單平性爨

中下少從官學未免饑寒不自意于遭逢遂進階于華顯然而羣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況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以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斁于機政卽願謝于軒裳諸表脫去畦逕與楊劉自是迥別

景祐初張唐卿榜賜恩澤出身章服等制云靑衿就學白首空歸屢陳鄉老之書不預賢能之選靡務激昂而自勵止期華皓以見收仁宗怒曰後世得不詰其子孫羞乎御筆抹去宋鄭公庠別進云久淪嵓穴夙籀經綸鶯遷未出于喬林鷁觸屢光于鄉校縱轡誠虧于遠到搏風勉屈于卑飛上頗悅

錢希白易子彥遠明逸俱以賢良登科族人藻既應說書進士俱中第又應中大科熊伯通以啟賀藻知制誥曰七年三第閱賢良文學之科一門四人襲潤色討論之職四人謂易惟演明逸及藻也

鄭毅夫獬少年自負監中送以第五意甚不平其謝主司啟云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丘象天賦將唱名二公相遇各舉賦破滕云大禮必簡圜丘自然鄭云禮大必簡丘圜自然滕卽歎服曰公在我先矣滕嘗預爲笏記云朝廷取士唯求一日之長獻畝愛君咸務積年之學及唱第鄭果第一滕第三鄭却無慙謝之備遂用滕記

神宗首用寓鄭公　溯作上相以司空侍中爲昭文館大學士也制乃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

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心而待命毅夫自負
此文敏瞻因爲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
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纔燒一寸花元祐中司
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鄧溫伯草制其末曰
上寅亮于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咸遂乎物理
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內阜安于兆民外鎮撫于四裔
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
富彥國辭起復表云況今中外無事左右得賢共輔聖
明之期安有墮曠之務曲蒙下詔更起孤臣在陛下
駁國之方葢欲不遺于舊物於朝廷敦化之道必恐
有誤于蒼生兼臣悲傷之餘哀病交至精力已耗神
觀未還假此充員豈堪應務伏望日月臨照天地包
容盡毋氏平生之恩憐人子罔極之苦曲矜末志得
滿鉅憂生意凋零或尚未捐于溝壑清光咫尺終期
伏望于雲天悲感增深懇願兼劇
富鄭公居洛文潞公彥博等用白居易故事就鄭公第
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鄭公在筵潞公請范純夫祖
禹作致語曰衮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
漢相之罷朝鄭公大喜
熙寧間鄧温伯作邢妃麻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私
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四句一字
不着安排眞大方語也王荆公安石退居金陵屢用
之賀册皇妃表云關雎之求淑女無險詖私謁之心
鷄鳴之得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
王介甫賀生皇子表云鳧鷖之雅媚于神祇芣苢之風
燕及黎庶弓韣嗣燕謀之報旆旜仍羆夢之祥無疆
惟休永保桑苞之固有室大競方觀揆寘之繁此數
語驟而視之如布帛菽粟只在目前徐而察之若規
矩范型不可增減所謂風行水上不求文而自文者
許試卿奕丁難服除入朝謝啟曰終三歲予盎之制予
盎二字或謂卽喪與其易也盎咸殊無意義葢漢詔
士大夫遭父母喪者予盎三歲卽假寧之寧俾之治
喪耳王荆公謝給蔡卞假將臣女子省侍令卞傳宣
撫問表曰飭醫遣使已叨訓勉于禔身輟侍與盎重
累顧哀于慈子正以與盎爲給假也
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

堯山堂偶雋卷四 十一
堯山堂偶雋卷四 十二
137

外各作一表既具纂無可於公意者公遂自作其辭
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丘園葢五弗
見四句中言約意盡衆以爲不及
王荆公與吳冲卿丞相同年同歲又修婚姻之好熙寧
中越兩制舊人三十餘輩用爲樞密使副又薦代已
爲相冲卿遂擺其跡欲與荆公異力薦與荆公論事
既斥之人如呂晦叔李公擇程伯淳還朝又欲稍變
新法及言荆公家事荆公去而不復召者冲卿力也
公在金陵熟聞之因中使傳宣撫問以表謝曰晚由

樸學上誤聖知智會昧于保身忠每懷于許國讒誣
甚巧竊窶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況遠
跡久孤之地實邇言易聞之時而離明昭晰于隱微
解澤頻繁于疎逖所謂邇言易聞乃謂冲卿也未幾
冲卿薨于位公作挽詞云氣鍾舊國山川秀者譏其
鄉里本建州也
王荆公父名益以都官員外郎通守金陵而元厚之
爲金陵幕官其契分久矣荆公既相神宗欲慎選翰
林學士時厚之久在外老于從官荆公對曰有眞翰
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耳上固問之因道姓名上
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丘園葢五弗
見四句中言約意盡衆以爲不及
王荆公與吳冲卿丞相同年同歲又修婚姻之好熙寧
中越兩制舊人三十餘輩用爲樞密使副又薦代已
爲相冲卿遂擺其跡欲與荆公異力薦與荆公論事
既斥之人如呂晦叔李公擇程伯淳還朝又欲稍變
新法及言荆公家事荆公去而不復召者冲卿力也
公在金陵熟聞之因中使傳宣撫問以表謝曰晚由
元厚之久作藩郡後聞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州

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厚之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
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
白之囊倡爲危事用李德裕獻替記伐劉稹李石令
中人石元賁奏橫水明光之甲曳地何由取他德裕
曰從伊十五里精兵明光甲曳地必須破却此賊後
所傳果妄遂誅劉稹焉
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閤固辭者數十其後改封
先召翰林學士元厚之謂曰卿可于麻辭中道殺勿
令更辭也畧云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盛側門通禁

共承長樂之顏

宋元憲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參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憲語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蠢智窮于測海蚤力困于負山神宗讀表至此憐其意而留之

神宗自潁王即位元豐中陞潁州爲順昌軍節鎮時元厚之罷參政作潁守令郡中老儒士胡士彥作謝表公覽之以筆抹去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畧曰壽土立社是開王者之封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圖雖舊錫命惟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建中軍之望府謂文武之德聖而順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嘉名以修舊服

元章簡公致政表云正至衣冠莫綴通聯之列歲時牛酒尚霑甲令之恩又謝越州表云驅車萬里虛出玉關之門乘駟一塵幸至會稽之郡謝予耆寇除職表云疲牛抱犢同均豐草之甘倦鳥將雛不失上林之

樂皆爲人稱誦又作王荊公相麻亦世所稱工然其腦詞若礪與舟世莫先于汝作有忝及繡人久佇于公歸或猶病其先後失倫云

歐陽公致仕表有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于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于靈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踉蹌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翫翮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謝致仕表云冥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翟既傾尚遡日華之明潤其意謂萬物不離于天地雖致仕亦不離君父也蘇子瞻爲筆說大以此爲妙

云古人謝致仕表未有能到此者日華明潤用李德裕唐武宗畫像贊諫臣被黜到任謝表往往詆訐熙寧三年傳獻簡堯俞言新法不便謫知和州表云以臣性本天成性樸忠之是狥謂臣官有言責盡去就之當然人以爲得體

劉巫相摯舊以詞賦知名晚爲表章尤温潤閑雅其罷省官謝起知滑州表云視人郡章或猶驚畏諭上恩旨罔不歡欣又云詔令明具止于奉行德澤汪洋易于宣究人愛其語整暇有大臣氣象

華老守鄆謝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所願學者古人

顧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于士論此眞罷相表也

劉丞相自鄆徙青謝表云東方大國莫如鄆青微臣何人繼爲帥守趙清憲抗之自禮部侍郎除中司謝表云省部六曹禮爲清選憲臺三院丞總大綱語俱非雅可誦

劉斯立跋丞相長子賢而能文丞相謫死新州至元符末用登極恩追復故官斯立以啟謝執政略曰晚歲離騷難招魂于鬼域平生精爽或見夢于故人用李衛公夢于令狐綯乞歸葬精爽可畏故事也一本晚歲離騷

魂竟招于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于故人

王文恪公陶嘗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據鞍矍鑠須對攬轡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爲聲律矣文恪謝正字啟畧云雕蟲篆刻童子尚恥于壯夫血指汗顏斲者徒羞于巧匠又謝自陳移守許表一聯云有汲黯之直未死淮陽之郊無黃霸之才願老潁川之守謂陳州淮陽郡許州乃潁川郡黃霸自潁川入爲三公而我不敢願也用事親切類如此

賜生辰器幣起于唐以寵藩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然後爲工

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表云雁飛銀漢

雖閱景于千齡龍繞青山終儲祥于百世滕元發乞
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罹矰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
風波之懼呂太尉謝賜神宗御集表云鳳生而五色
悵丹穴之已遥龍藏乎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凡此之
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

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烹
之僧歸覺笑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賦卽不申理元發
立成其警句云搏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
驚回顧兔之頭卽日傳播諸郡上官榮傳逐庳之大
豈顧兎耶二字出此

按天問實有顧兎在腹之句

滕元發賀呂正獻公公著拜相啟云玉璜釣瀨家傳渭
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沐盡
還仁詛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誦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學士
之職嘗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眞授葢公嘗爲翰
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實文閣學士官至侍郎拜中大
夫內不帶檢字公爲中丞時官已至侍郎故云亦蒙
眞授也

滕元發受知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荆公不合
遂出爲帥後又中飛語再謫知筠州託汝陰王公鞏之
父撰陳情表自辨滕公讀至戀闕之心徒切見君之
日無期起執汝陰手揮涕曰此子心欲言而不可得
者也表入神宗大悅以滕公知湖州湖乃公所乞也
是時林子中作禮部員外郎與公壻何洵直同曹聞
公得湖以詩賀曰清風樓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
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裏謫仙人葢公初第卽
倅湖州距是三十年矣

唐張籍用裴晉公薦爲國子博士而東平帥李師道辟
爲從事籍賦節婦吟見志以辭之云君知妾有夫贈
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
起良人持戟明光裏知公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
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元和中汝
陰除知陳留縣唐君益帥荆南方董辰沅邊事辟汝
陰通判沅州汝陰已得陳留而辭之以放謝君葢曰
抱璧懷沽雖免匹夫之罪還珠自歎空成節婦之吟
孫公奉詹除河東轉運使託汝陰代作謝表葢河東

故都之地日富戍三登有唐叔得禾之異與情百樂
興堯民擊壤之歌末云過太行回顧雲下義感親闈
望長安遠在日邊心馳帝闕公素讀之笑曰公末篇
乃寓忠孝之意也

汝陰嘗言四六須只當人可用他處不可使方工邵雛
自陝西運使移知鄧州汝陰以啟賀之云教實自西
浸被南明之國民將愛父訏興前古之歌乃邵氏自
陝移鄧之啟也

顧敦詩起罷臺官久之得大原倅與汝陰同寄梁相好

也敦詩作火山軍試官歸詫得人且言其解頭作謝
啟甚工云夢蕉中之鹿奚辨其眞探頷下之珠適遭
其睡汝陰戲謂敦詩曰主文何太恍惚耶

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敏絶人年十七八海州試
海不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收
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寒光而靜
去三山神闕混清影以遥連

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爲衆所
怨太師戒之因作啟事謝云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

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副總管武人嘗戲之倒
對句云快咬鹽虀窮指大其人應聲對曰善飡倉米
老衙肖

宋

治平中英宗患歷代史繁令司馬光編進君臣事跡光請置局辟官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神宗賜名資治通鑑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閑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歷十九年成書元祐初光還朝作門下侍郎用宰相蔡確劄子方下國子監開

板杭州雕造令光門下士及館職校讎之板成遍賜宰執侍從及校讎官各以表謝獨張舜民表能盡著書始終略見通鑑本末其辭曰英宗皇帝患學者不能遍窺況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曰若臣哉莫如光者神宗皇帝揮宸翰以錫名敕講筵而進讀曰爲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治原捨茲安出又曰上下馳騁于數千載閎出入相隨于十九年內尚假言官之督責熟諳里俗之謗嘖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之志雖古者輿

司馬公永興謝上表云維此咸秦昔爲畿甸山川秀美

上地膏腴論其平時誠爲樂土在于今日適值凶年經夏亢陽苗青乾而不秀涉秋淫雨穗黑腐而無收廩食一空家乏蓋藏之衆襁負相屬道有流離之人老弱懷溝壑之憂妄猾蓄雀蒲之志正宜安靜不可動搖譬諸烹魚勿煩攪則免于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植則自然蕃滋讀此篇憂國憂民可以泣鬼眞有用文章也公平日謂不能爲四六豈誠不能特不能爲

雕人刻士耳

神宗初卽位王中父介　劉貢父攽同考試進士中父以

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以
爲非中父不從固以爲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乃
中父家之諱也因相詬罵既出試院御史以爲言貢
父坐罷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啟謝執政云虛
船觸舟忮心不怨强弩射市薄命何逃一時稱其工
李復圭自慶州以軍變事左遷知曹州謝表曰誤蒙恩
制更守陋邦神宗赫怒云曹股肱郡乃爲陋邦不遜
如此乃知廣濟軍劉貢父自修起居注守菁南謝表
云薄淮陽者願留禁闥厭承明者樂在會稽臣不敢

然仕本爲祿亦不足之語但婉而成章耳
蘇子瞻軾十歲時見老蘇誦歐陽公謝對衣并馬表老
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
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至元祐中再
召入院作承旨因有此賜用爲表謝云枯蘢之質匪
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後
爲兵部尚書又作謝對衣帶表略曰物生有待天地
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鱉至陋借滄海之
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涵造化妙旨矣

東坡謝賜對衣金帶馬并一俱警策可誦有曰陛下至
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于虛谷不
違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識斷金之義舉鞭自
誓敢忘希驥之心有曰命服出筍榮動縉紳左驂在
庭光生徒馭慨然攬轡敢有意于澄清束以立朝尚
可言于賓客有曰臣山野之資非文繡之所及疲駑
之質雖鞭策以何加方祈允散之安更忝便蕃之錫
據鞍有愧束裾知榮敢不奉以牧民永思去害之指
施之治邑庶無學製之傷有曰子衣安吉不待請而
有之我馬飫賚蓋知勞而賜者敢不勉思忠盡務報
恩勤永爲廄庫之珍莫非民力無忘獄市之寄以副
上心
東坡又有謝賜衣襖表云齊官三服已寬夸歲之憂漢
札十行更佩先春之煖惟德其物豈曰無衣敢不推
廣朝廷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惰媮庶
爲兵部尚書又作謝對衣帶表略曰物生有待天地
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鱉至陋借滄海之
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涵造化妙旨矣
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曰賢夫

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

呂微仲誨性沈厚剛果遇事無所回屈身幹長大而方望之偉然東坡每戲之曰公眞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及拜相東坡草麻云果藝而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以方得坤爻六二之動吕以爲諛已憾焉

蘇子瞻與呂吉甫惠卿同在館中吉甫既爲介甫腹心進用而子瞻外補遂爲仇讎矣元祐初子由作右司諫論吉甫之罪莫非處置流民至比之呂布自資政殿大學士貶節度副使宏置建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行謫詞又劇口詆之號爲元凶其詞曰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明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覽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吉甫既至建州謝表末曰龍鱗鳳翼固絕望于攀援蠻臂鼠肝一冥心于造化以子瞻兄弟與我所爭者蟲臂鼠肝而已子瞻見此表于郤報笑曰福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

子由代子瞻作中書舍人啟稱伏念某草茅下士遽塵

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椽曹之誚豈玄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葢淳化中太宗嘗御書玉堂之署四字扁翰林院故事學士賜御仙花帶而不佩魚惟二府佩之號曰重金學士得佩則元豐新制也

東坡謝兼侍讀表曰以爲兄弟之同升自是朝廷之盛事承明三入僅比古人大雅一門無慙舊史時頴濱已居政地不許引嫌故也

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論賈誼謫長沙事蓋自況也在元祐間獲魁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輒謂東坡以微文謗訕夫豈有是

東坡嘗夢數吏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因取筆疾書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慍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傍一吏云不妨不妨此是喚醒它宋人有祭勾芒神文曰天子命我盡敬南海之民農人告予將有西疇之事念予瞻在徐州曰河水浸城幾至淪陷予瞻日夜守捍得全其賀表云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凜孤城之若塊殆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

子瞻謝量移汝州表云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繩緆之中憔悴非人猶狂失志妻孥之所窮笑親友至于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表章自敘以兩臣字對說東坡多用之然須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于君前如何乃爲合宜

東坡湖州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于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于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于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惠州表云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凡此所言皆可自表于君前者後人不諳事宜至有舂磨常流乍得一官亦輒云知臣察臣甚非體也汪浮溪亦多用此謝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惟月旦杭頴皆有西湖東坡連鎮二州故謝啟云入參雨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晚謫惠州州有豐湖亦名西湖湓熙中祕書楊監使廣東過惠游豐湖賦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頴水更羅浮東坡原是西湖長不到羅浮那得休

東坡頴州謝表曰竊主皆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

獻相續有晏殊歐陽修之遺風又謝中書舍人表曰
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爲得人近世所傳有楊億
歐陽修之故事此以近事對古事也後周益公謝除
兵侍兼直學士院表曰歷考正元之後惟陸贄衛次
公之並充載稽南渡以來有汪藻綦崇禮之故事乃
用此格
東坡帥定武有武臣狀極樸陋以啟事來獻東坡讀之
喜曰奇文也以示幕客李端叔問何者最爲佳句端
叔曰獨開一府收徐庾于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吳于

堂下此佳句也視此邱眉宇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
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卽爲具召之與語甚
歡一府皆驚
紹聖初東坡以論事爲衆所忌頻年謫居先奉詰命落
兩職知英州軍州事謝表云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
域蒼顏素髮誰憐哀暮之年續奉詰命惠州安置謝
表云湯網解其三面舜干羽于兩階明降德音許全
徐息故使虺隤之馬猶獲盖帷轂觫之牛得違刀几
本文無之葢謝眺辭隋王牋云不寤滄溟未運波臣
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子孫慟哭于江邊以爲死別
魑魅逢迎于海外寧許生還
徽宗初卽位詔復元祐黨人官從蘇軾于內地遂自昌
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漸州表云風波
萬里顧衰病以何堪烟瘴五年賴喘息之猶在憐之
者嗟其已甚嫉之者謂其太輕考圖經正繫海隅以
風土疑非人世食有併日衣無禦寒淒冷一身顦顇
萬狀恍若醉夢已無意于生還豈謂優容許承恩而
近徙永州表云先皇帝明罰勅法使萬里以思愆今
天子發政施仁無一夫之失所玉局觀表云沒齒何
堪不厭飯疏之陋葢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
東坡玉局觀表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
幸所襯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一毫以上
皆出于帝恩累歲偷安有慙于公議秋毫以上皆帝
力也用張敖語
東坡啟云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歎自蕩
之波臣或謂天雨流行皆有來處而滄溟自蕩莊子
本文無之葢謝朓辭隋王牋云不寤滄溟未運波臣

臣自蕩瀣方春旅翮先謝
東坡雅意卜居吳會其湖州謝表曰臣頃在錢塘樂其
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
教令登州謝表曰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
畢此生杭州到任謝表曰始衰而病豈非滿溢之災
乞越得杭又過平生之望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
遺民與臣相問杭州謝執政啟曰湖山如舊魚鳥亦
怪其衰殘爭訟稍希吏民習知其遲鈍乞常州居住
表云與其强顏忍恥干求于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

告于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鮑食無思但日陶于
新化杜門自省當益念于往愆其拳拳于吳會如此
後自嶺外歸僑寓常州卒焉
東坡死李方叔誄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土
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豪之氣當時
以爲知言
黃岡道士李思立重建東坡雪堂何斯舉頌作上梁文
其略云歲在辛酉蔚爲鸞鳳之棲堂毀崇寧奄作鼪
鼯之野又云沖妙大師前身化鶴嘗從赤壁之游故

事博稽無復黃庭之字數語皆警策
秦少游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方除
正字以啟謝諸公當時稱之略云切觀前史具見鄙
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
書雖爲將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寘陋遷
爾遭逢三國志蜀秦宓博識諸葛呼爲學士啓詩人
秦系自號東海釣鰲客張建封署爲校書郎益秦氏
當家二故事也
少游謝啟有云始憐貧女稍分秦壁之光終念波臣爲
激越江之水此感恩之譚至云以古人行已之方爲
國士報君之義千金敝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鉞
刀或冀事功之可立此誓報之語
少游又有謝中書舍人表云上潤色于訓詞下稽參于
政理自非文章絕妙可先諸子之鳴吏術精通能最
羣工之課則何以當文臣之極任備宰相之屬官伏
遇皇帝陛下在宥中區統和元氣上則承周太姒求
賢之意下則納召康公用士之言者老畢歸俊英咸
事鏌鋣滿庫未忘一割之鉞刀驥騄成羣不棄十駕

之鷙馬時宣仁太后臨朝故以太姒稱頌而其文流麗無字不佳有此文足稱此職

鄧宏嘉溫伯自翰苑出帥成都謝表曰捫參歷井敢辭蜀道之難就日望雲已覺長安之遠用李太白語自後凡官兩川者謝表相承用此一聯又嘗有啟云三山已到輒爲風引而還九關神遊不覺夢驚而失

紹聖乙亥詞科代嗣高麗王修貢表其中選者首聯曰襲爵海邦猥被承家之寵露章天陛聿修任土之誠又嗣守海邦已遠寤于聖化踐修臣職庶仰紹于前人又承祧繼世方遵守土之儀修貢效珍敢後充庭之禮俱是先說襲封方及來王之意惟第一人黃符先說本朝首聯曰仰被王靈獲承基緒敬修臣職敢後要荒羅畸曰中國明昌適際聖神之運遠邦奔走宜修臣子之恭雖不及嗣王之意亦以首言中國遂爲第二人畸中聯地濶日出每輸葵藿之心天闊露零亦被篹蕭之澤二事人用之極熟此聯稍鍊語遂爲佳句其斷句云矢來肅慎用昭遠慕之誠弓掛扶桑永荷誕敷之德亦好

章惇元祐初簾前爭事無禮責出知汝州錢穆父繳行詞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子厚後見穆父責其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雜職安敢輕行杖及紹聖初子厚拜首台翰林曾子宣布草麻洎庭宣有赤烏几几南山巖巖之語時士大夫語云今則几几巖巖奈鞅鞅悻悻乎未幾錢自吏部尚書責知池州會子宣三直玉堂作牋表有氣而備朝廷體其賀章子厚復資政啟曰浩若江海風波莫之動搖屹如棟梁蚍蜉無以傾撓其自南遷歸丹陽聞大觀元會作表以賀略云九賓在列鏘劍佩而肅鴛鴦五輅在庭明旂常而載日月益雖老而文字不衰亦久在朝居文字職習性然也

紹聖中陸農師佃會子開肇俱以會預修神宗實錄被謫中書舍人林希草詞云謂爾同爲謗訕則于今其蘗不存謂爾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人以爲得實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有云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遠欲審別其飛翔拔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

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玄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
曰鴻飛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爲鳧越人以爲乙鴻
常一耳
會子開預修宋史受朝奉郎謝表有云簡策之傳固多
帝王之書爲重文章之用非一述作之體爲難又云
自周而上具載百篇之言由漢以還各成一代之史
典謨之辭略而雅奏秋之法謹而嚴子長雖謬于是
非見稱事核孟堅頗推于詳贍或患文繁史館諸人
無不推其精雅

元符末蔡京爲學士承旨會肇爲學士曾布韓忠彥並
爲執政一日中使召元長鎖院草麻拜韓公爲左僕
射京欲探上意徐奏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
或分作兩相之意上曰專任一相翌日京出言曰子
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子開草會公右僕射制子開
力辭上曰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中已檢見韓絳故
事矣不須辭子開始受命其破題云東西分臺左右
建輔蓋有爲而發
隆祐復位制蔡元長草其詞云雖元符建號已位于中
宮而永泰上賓無嫌于並后陳了翁 璀 作蔡彈文云
北門翰長乃手草廢詔之人復后麻詞又躬寫慈闈
之旨以誚訓出東朝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于泰
陵則陛下今日安敢輕改
陳了翁著尊堯集累遭貶逐蔡京再相了翁之子正彙
告京言語不順父子追逮對獄正彙以心疾竄海島
公移置通州遇赦自便謝表略曰孤突教子素存不
貳之風會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事既歷而難曉時
浸久而益疑制所深嚴就逮于重江之外獄辭平允
足以數臣之罪瀝血不足以寫臣之心

閱實于片言之中尋沐寬恩移置近地海島萬里不
如無子之無憂淮壖一身骾覺有生之有患擢髮不
元符末劉元城 安世 自貶所起帥鄆當過闕公謝表云
志惟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之而
無慍坐是遂不得入見大觀間陳了翁在通州編修
政典局取尊堯集了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愚公老
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後竟再
坐貶此二表于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氣節

嚴霜烈日云

范忠宣純仁上遺表其畧云盖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萬里波濤僅脫江魚之葬五年瘴癘幾從山鬼之游目已不明無復仰瞻于舜日身猶可勉或能親奉于堯言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臣所惜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表既奏蔡京用事下有司欲罪其子李端叔云代作遂廢錮終身

謝任伯克家參政在西按草蔡京謫散官制大爲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貽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耘鋤略盡其語出于張文潛論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廢弗略盡貞觀之風俗蠹壞無餘也

蔡元長父子既敗言者攻之不遺餘力李秦發時爲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爲太甚坐是責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彎弓之射人以爲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

楊子安侍郎坐黨籍謫官洛陽其謝再任宮祠表云地戴海涵莫測包荒之度春生秋殺皆成造化之功邸報至丹陽蔡元度在郡見報驚歎諷味之

王安中履道初任大名府元城主簿呂吉甫一見奇之未知其有文也會熙河捷奏令代爲賀表其末云方叔壯猷顧自嗟於老矣皐陶賡載尚希贊於康哉呂尤加嘆藎能發其微也

王安中大燕樂語曰五百里宋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算

宣和中取燕山羣臣稱賀蔡元長令一館職代作表仍語以燕人悅則取之一句不得不使其人搜經句欲對未得王安中曰何不曰昆夷駾矣其喙矣遂用之

蔡天啟肇紹聖元符間爲中書舍人時嘗與元祐諸公游遂遭斥不復用嘗守睦州到任謝表有曰城譙闕寂一葉落而知秋島嶼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復有詩曰疊嶂巧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人謂能狀桐廬郡景物

蔡天啟又有明州謝到任表云人有不能聖主是

材而受職士或去或不去人臣秉義以事君臣結約
無奇聞關少與徙溪潭之醜類素之雄文贏賈客之
購金初無佳句按韓愈爲文祭鱷魚鱷魚去惡溪之
潭雞林賈購白樂天詩一首一金二者皆南方故事
蔡天啟初召試中書舍人故事宰相於中書堂試詔制
天啟揮毫立就文不加點擬授節度使制云鳴戲千
里繆之毫釐朕不從中御也萬世垂之竹帛卿其以
身任之張天覺讀之擊節稱美
張天覺商英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

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所御扇焉丁晉
屋可占鳥曾貴仕公詩
門堪羅雀揚哀翁
宋惠直爲江州德化縣丞彦昭出帥長沙郡守令作樂
語宴之時有王積中者知名士也爲慕幕亦俾預席
其中三聯云少年射策有賈太傅之文章落筆驚人
繼沈中丞之翰墨從來汝潁之間固多奇士此去瀟
湘之地遂逢故人況有錦帳之郎官來爲東道且邀
紅蓮之幕客共醉西園郡守讀之大喜謂句句着題
鳶子時相何清源執中卽除書局繼中詞科聲名籍
甚

堯山堂偶雋卷五終

宋

政和中新創禁中儀儀有旨令翰林撰文翟公巽改文
當直其略曰南正司天無俾神人之雜夏禹鑄鼎以
紀山林之姦苟非聖神孰知情狀頃刻進入人服其
敏而工

高平范相謝罷相表云常欲慎惜名器俾士夫革奔競
之風不敢妄圖事功冀宗社獲和平之福翟公巽與

公書即用此語云庶幾革奔競之風格和平之福如
公所云也

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之
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

翟公巽以顯謨閣學士知越州建炎二年秋杭州卒陳
通等嬰城叛囚守臣殺官吏公聞變發兵爲援作擒
賊露布曰古者賜諸侯以弓矢使得專征用公侯爲
腹心欲其守衛三軍賈勇悉勵貔虎之師元惡就擒
卒正鯨鯢之戮暨王淵平寇朝議以公不能成功降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付郎表云
上皇勤勤授皇圖于元子微臣攝直適視草于禁中
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爲給事中與時相王黼論事不合
改禮部侍郎遂黜守滁王黼罷相復
職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有曰喜照
壁間而見蝎乍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蝎此韓
退之詩句也下句用劉夢得詩語夢得自武陵例召
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臥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

楚水楓林下今日初開長樂鐘

宣和間順州得枸杞宿根于土中基北海密禮屬聯云

靈根夜吠變異質于千年驛騎朝馳薦聖人之萬壽

葢荒裔沈藏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如

有待表進天子爲之改容凡作表須是胸中有物乃

可展布得一篇若平時不知枸杞爲何物焉能造語

如此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巖一日汲于

溪見一花犬逐之入于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

二犬烹而食之忽覺身輕飛于峯上古

詩不知靈性根成狗怪得時聞夜吠聲

南渡之行綦叔厚在帝側實代王言詔旨所至讀者感

動如陸宣公之在奉天也呂忠穆以首相開督府訓

此又賀忠穆啟云嶽降神而生申實維周翰帝賚弼

而得說用作商霖

高宗駕幸平江有旨放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綦叔厚

當行詞推上所以褒鄒還直之意有曰言期寤意引

裾嘗犯于雷霆計不惜身去國再遷于嶺徼又曰英

爽不亡想生氣之猶在奄謌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

省舍人李正民見之曰比吏房詞頭皆常除曰不

足騁辭今君爲鄒草制頁可喜也及錄黃具叔厚告

假而孚獨直以已名行下叔厚戲曰君欲掛名道鄉

公制但恐澗色非工反爲名累耳李笑曰人當知出

君手不知吾併得掠美幸矣其文爲同舍所重如此

川陜宣撫副使吳玠以功進檢校少師兩鎮節度使綦

叔厚當制有曰陸海神皐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

敢言蜀道之難言者謂秦雖淪陷而川未嘗失也指

以爲病上知其非公猶援唐故事自謂失職力引病

求去遂除知紹興

綦北海賀林宰啟云山川增爽共迎皂蓋之臨風俗還

淳暫屈牛刀之試謝宮祠表曰雜宮錦于漁蓑敢忘

君賜話玉堂于茅舍更覺身榮時歎其工又一表曰

欲掛衣冠尚徘徊于末路未先犬馬僅邂逅于初心

尤佳

秦檜之罷右僕射制有云予奪在我豈云去朋黨之難

終始待卿斯無負君臣之義此綦叔厚之文褫職告

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

可見此謝任伯之文綦謝姻家也秦大憾之亦不能深害初檜欲得相位揚言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又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至是帝召叔厚入對語以是事播告中外故公制詞亦有自謂得權而舉事當聳動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啟曰兩曾參而或是或非一王尊而乍賢明于二策之語

孫仲益謚代高麗王謝賜燕樂表爲詞科第一名卷有云環居島服習聞夷狄之聲仰睇雲門實眩咸池之奏次云監二代以敷文命一夔而典樂登歌下管天地同流鼓瑟吹笙君臣相說次云有懷疏逖之臣亦預分敘之數玉帛萬國干舞已格于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于三月此先說遠夷不足以知雅樂然後序作樂之盛受賜之寵得尊中國體又云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覩宮墻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與聞管籥之音與登歌四句並全用經語大凡詞科四六須間有此一二聯則易入眼他卷云徵角並揚慶君臣之相說塤篪迭奏與天地以同流因不全用故弱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架月上千崖紫翠之間

却迎陋未央之過禮執鞭前引笑雪山之北海何槩位中書日雙親具慶生日賜生餘謝表云載逢時雙親就養用羞甘旨無煩煩鯉之鶯何止翳桑之報乃汪浮溪藻文也

靖康間京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簡表云春爲晉士之清狂上馬設纛豈有唐賢之風

溪筆其末聯尤勝曰入趨表著知文竹之子孫庶甘棠之不朽

李永相綱罷京師士民伏闕撾鼓乞復用綱宋遣內

侍宴諭衆尙未退暨召綱人仍令綱面諭遣之乃退
浮溪有放賀日士訟公寃競舉首而集閎卜帝從民
望令免胄以見國人益用故事以配今事汪嘗舉以
謂人作四六要當如此
靖康末虜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有無德者亡知
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等語無非吠
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肹
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靖康之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去獨元祐皇后孟氏以

廢居私第獲免張邦昌從呂好問請乃尊元祐爲宋
太后遣使迎康王構于濟州汪彥章時爲起居舍人
草皇太后告天下手書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
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
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
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尙在或謂帝王受命
不當以重耳爲比不知太后誥命用此却無礙情眞
事切足以深感人心
汪彥章代羣臣勸進康王表曰整襄城之駕早戒修途
建炎初募使虜庭者修職郎王倫改郎充大金通
壯而事切

問使浮溪行制曰朕惟疆事未寧軫念庶孝悌通于神明物色求人儻忠信行于蠻貊又曰以爾昔出公侯資兼智勇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皆已佚而人勞孰當其責又曰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哀情苦語可泣鬼神第高宗肺腸未必如彦章耳

靖康之亂柔福公主北去建炎四年有妄女子詣闕自稱柔福虜中潛歸詔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舊宮事彷彿能言之高宗惻然詔授福國長公主下降徒瞻雲氣于蓬萊

高世榮汪浮溪草制詞曰彭城方急魯元嘗困于面驄江左復興益壽宜充于禁鬻引用故事莫切于此

紹興中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虜中久矣始知其詐仍詔獄執之乃女巫也嘗遇宮婢言其貌酷類柔福遂以舊宮之事告之因而爲詐乃伏誅前后賜賚不貲

四十七萬緡籍入官

建炎紹興間汪彦章爲中書舍人兼除翰林學士謝表云文章雖本一技命令實行四方故自古禁林之除極當時儒者之選矧今學士尤重他官內敷帝制之王綯爲從弟投拜金人自劾不允浮溪草詔曰昔羊舌

坐誅靡連叔向王敦稔惡猶赦茂宏蓋古者君臣相與于腹心之間未嘗以兄弟輒投于形迹之地後王綱復官浮溪制曰聖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無私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衛侯酖譴初豈有于他腸顏子庶幾尚何憂于貳過

紹興中汪彥章草高麗不許入貢詔云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上稱其得代言體久之高麗謝表至上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綰紳榮之

浮溪代嘉王謝及第表曰鵬激天潢之浪鶯遷帝苑之春昔慚假寵于分茅今喜成名于拾芥既與在廷之多士同值文興將令就傳之百男悉從隗始

浮溪謝進書賜茶藥表曰遭漢家百六之災漫無載籍取武城二三之策烏足全書分北苑之上腴用濡燥吻乞西山之靈劑使制頹齡

汪彥章賀赤烏白鵲表云孝能致哺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嘐嘐羽毛之潔徜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眞異莊子彫陵之見國初楊士奇改賀白鵲成左顧之龜宋人讲游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

于帝舜之庭如玉其牖鬻鬻在女王之圃仁爾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適丙廚進膳遂命內臣徽以賜之

漢石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讓死矣其畏惶恐汪彥章書馬者并尾而五常負譴憂蓋用此事孫仲益謝表亦有云名節壞于誇讒虢聽鼠牙之訟精神銷于憂患屢驚馬尾之書

顏魯公自湖移刺撫州浮溪紹興初亦自湖移撫謝表曰惟臨汝之故都有魯公之遺迹時當大歷來自吳興雖賢愚比擬之非倫然明聖選除之所似奉明王十行之詔願布隆寬想英賢百世之風更思奇節又謝表有曰去國三年長近蓬萊之氣移官千里未離牛斗之墟采薇遺戍何昆吾獵狁之足憂細柳勞軍知李牧廉頗之可用下聯文意微有牽强而無前數聯恐是謝廟堂啟

浮溪後知徽州以宗祀赦文授新安郡侯徽故汪鄉郡也其謝表云久客還家方慰南飛之鵲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宋人讲游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

而夸里榮乃過之又有謝宰相啟曰城郭重來疑千
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未幾改知
泉州到任表云素號迂疎無問焉馬及羊之智乃蒙安
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
畏尾力祈罷免反冒遷除雖賣劍買牛老猶堪于渤
海然棄頭見日身益遠于長安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會陪織女渡天河
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
多劉在貞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
亦不減前表

語浮溪始采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
不圖重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問爲
館職符寶郎是時紹興十三年中其用事可謂精
切
秦相子以狀元登第浮溪賀啟曰三年而奉詔策固南
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乃東閣郎君之未有
雖迫于典故姑令王勃以居前然積此眷知行見魯
公之拜後或以爲有譏刺用是得謗遂落職永州居
住謝表云餅居井眉雖有措身之地狐正丘首未知
建炎四年駐蹕越州明年改元紹興遂陞府號後移蹕
臨安命資政殿學士張守知府事謝表曰履勾踐之
故棲厲嘗膽枕戈之志想神禹之遺跡服卑宮菲食
之勞又謝賜行宮充府治表曰六蜚回御想清蹕之
餘音一札疏恩復黃堂之舊觀家在樓臺真羨詩人
之勝戰森兵衛稍知州將之尊廣厦千間已免震凌
之患土階三尺尚存儉素之風言上于宮室無所增
葺也
紹興初胡康侯安國爲給事中兼侍讀專講春秋以論

事忤旨遂乞侍養許之其謝表曰叱馭戒塗夢寐碧雞之佳境辜衣結戀徘徊烏鳥之深情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辜衣結戀四字畫出依依情態妙甚康侯沒子寅進文集云丘木成陰雖鬱春秋之志囊書奏御何知旦暮之逢亦自悲歌有致

宋朝詞科以露布命題凡四其膾炙人口者薛嘉言唐西海道破土谷渾露布曰龍駒千里越流沙青海而來鳳歷萬年頒玉朔白蘭之外秦檜唐摛頡利露布曰整王旅之雲屯依天聲而電擊氣調時豫豈容徽

浸之弗除地關天開奚有纖埃之未掃

秦檜又有代宰臣賀日下有五色雲表云如蓋如盤方顯照臨之用非烟非霧共呈承戴之華休矣祥開灼灼乎昭施臣等誓勤綿薄求介昭明帝衮長瞻固已傾心于就望官名久正毋庸紀號于青黃此亦詞科試卷

當檜用事時佞士盈廷引古今而頌功德者例沐汲黯檜嘗建一德格天閣朝士有賀啟曰在昔獨伊尹格于皇天到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喜超擢之

李淡老酬有賀丞相二啟無非媚竈之語然其文自佳賀朱相曰際天飛之運垂參駿命之元叶帝賚之求賓冠羣公之表十龜成朋會莫助告猷之益五龍爲輔念嘗同遭變之艱賀秦相曰昆夷維其喙矣豈云屬耆老而居岐山周公方且膺之庶其會諸侯而朝洛邑大節著乎本朝嘗左袒以爲劉氏孤忠奮乎絕域眞不食而哭秦庭檜初爲議狀于金師言張邦昌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金人怒執唅去

李文肅又有賀秦相進師垣啟曰推赤心于腹中君既同于光武有大勳于天下相自比于姬公秦以爲譏已答啟曰君既同于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于姬公其敢犯貪天之戒文肅得之不能不恐然亦終不能加害

王仲嶷岐公葬子也善詞翰尤工四六建炎初知袁州房寇江西坐失守削籍嘗以啟干秦檜之曰黃紙除書久無心于夢寐青氈舊物尚有意于陶鎔檜之爲之開陳詔復元官

張彥實掌誥制楊原仲並居西掖代言多彥實與之涸

色偶戲成一毫筆絕句云包羞會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兔作鋒末用吹毛驅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原仲以為誚已大怒憩于檜檜誣言官彈之彦實罷為宮祠謝表云雖造化之有生有殺本亦何心然臣下之或賞或刑咸其自取

紹興七年趙忠簡公鼎重修哲宗實錄書成轉特進吕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于同德檜以為破和議深恨之制詞中又有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聖之憂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辭云致保祐之憂亂不顯專指母后而言正得其實今以保祐為哲廟了非本意

趙忠簡安置潮州凡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昔

紹興八年詔侍從臺諫詳奏和金得失胡澹菴銓抗疏乞斬秦檜連貶竄玉盧溪廷珪以詩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陳彦柔剛中以啟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

首以稱薄疏入檜益怒遂成讐隙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慈嶺金隄不日復廣輸之大太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鹿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粘之殿壁及唱名上云卿便是陳修因誦此聯凄然出淚其年第五人方翥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停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涖山東之詔亦經御覽唱名特加一資

紹興間太博吳元美創嶽宮三清殿以題梁屬黃龜年

龜年即解手帕濡墨大書云風馬雲龍儼百順駒陳
之衞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鏗潤書法高
古吳初見公略不經思復疑濡筆染墨非法既而雙
美始大喜心服歸語子姪曰此公不特詞翰可敬其
才出人數等

玉牒所紀非止本支而已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
革大拜罷皆在焉仙源積慶特其一條耳前此進玉
牒成書表罕能備言之惟張子湖孝祥一表始終對
說其辭有云帝系勒鴻燦科條于屬籍聖謨啟祐嚴
光躔于東壁惟昭穆親疎之有序與文章號令之當
傳麟趾振振共仰宗盟之益茂虞書渾渾更瞻聖作
之相輝其形容玉牒方爲兩盡

訓典于寶儲堯統漢緒肇派別于于漢周誥商盤麗
凡表中謝後當說縞以各隨題意如洪景盧代樞密
使謝賜玉帶表云窮以裒度視師服章武通天之寶
衛公戡難拜文皇于闐之珍視師戡難俱見樞臣之
意又如湯岐公 思退 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是詞科試卷代守臣作
法始四營莫辨乎易文兼五典皆聚此書績東魯之

警語云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
聞坦然明白又斷句云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
測龜龍之祕行地無疆
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行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
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
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
百年間才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

堯山堂偶雋卷六終

宋

建炎初朱少章弁洪忠宣皓俱銜命使虜拘在虜庭紹興五年道君皇帝崩于五國城少章在燕山聞之服斬衰朝夕哭爲文以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上淚灑冰天後王倫歸傳其文至上覽之感愴忠宣在冷山諱聞北鄉泣血卽開泰寺薦之其辭曰千載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

喪考之戚況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于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于楚些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故臣讀之無不掩涕者

唐竇叔向上正懿皇后哀挽詩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之句晉史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宮織女死爲之舊服已而杜后崩紹興五年寇難終弗返于蒼梧

盜尉陳之茂撰疏文有云十年罹難終弗返于蒼梧萬國銜冤徒盡膳乎白柰是時正從徽宗蒙塵其對

偶精確如此

欽宗嗣位未幾遽罹狄禍紹興末訃音入國任元受盡時爲下僚率縉紳爲位佛宮以致哀作疏文曰臣等從軍以出始慙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還終愧趙王之養卒攀號靡及摧殞何窮義不戴天扣九關而無路禮應投地庶十力之可憑恭願神游超越睿識圓明區脫塵空來卽寶華之法會兜離響滅常聞金鼓之妙音又疏曰恭惟大行孝慈淵聖皇帝蹈千仞之淵冰脫羣生之塗炭皇天降割裔土告終萬乘愚緻

義扼腕知識寒心並愧漢臣初乏朱雲之請劍下慙
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元受元符諫官伯雨之孫可
謂不愧其祖楊誠齋謂其文孤峭而有風稜忠鯁而
有義氣良非溢美
洪忠宣三子适遵遘並中詞科紹興乾道間繼入西掖
遘謝表有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相望三
陪鳳闕之遊時有賀三洪啟云有是父有是子相傳
忠義之風難爲弟難爲兄俱擅詞章之譽
張魏公都督江淮軍馬會詔歸朝未至而兗相洪景伯
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猷時高宗聖壽五
十四也

洪景盧草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于基緒
有民有社稷敢自佚于宴安又曰歲星臨于吳分定
成淝水之勳鬬士倍于晉師可決韓原之戰是時歲
星在楚未幾金人弒亮于瓜洲帝猶未啟行也有作
賀誅虜完表曰蓋瓜步既應童謠那無天道棘門或
如兒戲將屈帝尊又曰詎容去腹以實鹽政可漆頭
而爲器二聯語壯而對切與親征詔檄相爲伯仲但
上聯意若未順如曰恐棘門或如兒戲將屈帝尊而
瓜步果應童謠那無天道則尤爲全美

紹興間洪景盧遵撰淵聖乾龍節疏曰應天而行早得
尊于大有象日而動偶蒙難于明夷大有卦柔得尊
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象曰之動
故曰君子于行豕辭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亦純用本夕

顯仁皇后小祥洪景盧爲慰表曰漢中天二百而興盛
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猷時高宗聖壽五

吳璘在興元修塞兩縣決壞渠洪景盧爲奬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郤之謠用老杜石犀行云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漢書翟方進壞鴻隙大陂童謠云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等語也

乾道初以葉顒魏杞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顒初爲諫議林安宅所擊罷去杞遂副樞密已而置獄其言皆無實林責居筠葉乃召拜左揆洪景盧草制曰既從有北之投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爲王留者孰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之賜于玉比德雖君子之莫追束帶立朝庶嘉賓而可對昔人謂將帥長須雄壯此足當之其用充國傳及禮詩論孟尤稱巧手

明去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依之望後顒坐冬雷罷相容齋又當制曰調陰陽而遂萬物所咨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劾三公實負應天之愧蓋因有諷云

魏杞初爲宗正少卿使金定和議及還慰藉甚厚旋致大用故景盧草杞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非止其身和戎如樂之和幸哉有子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圖之士僅能形容盡象及塑象而已惟公表曲盡馴象煩教擾俾陪獸舞之般般主司驚異遂中首選

盛闈闡之美

乾道甲午改元純熙既已布告天下景盧時守顓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十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年迨詔至乃爲淳熙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洪景盧代樞密使謝玉帶表有云從枕席以過師未達戎韜之略執干戈而衛社莫參盟府之勳遽膺一札之書申賚萬鎰之寶有璞于此必使斲恍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之賜于玉比德雖君子之莫追束帶立朝庶嘉賓而可對昔人謂將帥長須雄壯此足當之其用充國傳及禮詩論孟尤稱巧手

周益公必大紹興丁丑詞科以交阯進馴象命題就試之士僅能形容盡象及塑象而已惟公表曲盡馴象煩教擾俾陪獸舞之般般主司驚異遂中首選

高宗初一兒三歲誤爲苗劉所擁遂爲張浚所殺自是

屢祈燕寢故詞科以賀皇太子生命題周益公試卷起云天祐聖神君萬年而錫祚祥開禁掖震一索而得男結云使壽使富而多男方協堯封之祝宜民宜人而受祿載歌周雅之章當時稱其擅場有脫後一聯者改作多富多壽而多男對克長克君而克類不知當時果有多富多壽之祝否又以華封對皇矣對封果宜

周益公初試館職卽以掌制手見稱乾淳間在翰林凡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有除禮部侍郎誥云分六職于中臺共釐庶務正貳卿于宗伯古之淸曹惟貳卿今之膴仕禮樂自天子出雖上稟于聖謨邊豆則有司存當俯求于故實夫何鄙樸而許攝承夙夜直哉惟淸莫遂夔龍之遜文章煥焉可述更慚乘馬之工謝除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謝表云宗伯級文昌之座已高曳履之班翰林依華蓋之星尙玷縕綸之直諸表令經吐史稟玉樑金一時詞垣諸人皆歎以爲不可及

淳熙間周必大除參知政事謝太上皇帝表曰雖令生之類夙仰戴于陶成然太極之功終莫窺其運用後進左丞相謝上表云惟尹暨湯雖乏格天之效安劉必勃尙存念祖之心讀者謂其字字不苟具有宰相風度

周益公謝宮祠表曰晨趨鳳闕綰五組之光華夕伻漁舟披一蓑之縹縷又曰負茲有疾人多疑茲字誤公後自箋曰出公羊咸公十六年諸侯有疾曰負茲茲鐘之末節使漢文煥焉可述則周道粲然復興此篇組織之工已並天巧矣

周益公謝除吏部侍郎表云凡臣僚上表所稱惟臣誠惶誠恐誠歡誠忭稽首頓首新生草也

者謂之中謝中賀自唐以來其體如此葢某以下亦略敘數句便入此語然後敷陳其詳後人不察或于首聯之後湊用兩短句言震惕之意而復接以中謝之語則遂成重復矣周必大謝復益國公表曰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氊從天而下磨玷之勤未泯執圭之寵彌加臣誠惶誠恐或以爲疑問公公答之如此

史眞翁浩有侍講說書官爲經筵進講孟子終篇謝賜金帶牙簡同侍讀修注官謝賜御筵及鞍馬香茶進詩表題中轉摺極多最難整次而史表委曲周活有餘采而無澀語可謂四六中子長其略曰遵聖神尊德以有爲于學問逢原而自得細旃晝訪聆責難陳善之規戛弁星環採知性盡心之緼璀編簡撤談問奚神疇侍講說書之勞豐茅記纂修之職鏘鑿絢采復放象齒之珍玉幣示慈咸綴麟臺之席上駟式調于沃鬱團龍交粲于奇苏稽古所無省躬莫稱歸美以報拜手載朝贊至聖之大成述君臣之相說辭陳約禮遠希積翠之篇句寫賜箋俯效集仙之飲

史眞翁八十孝宗特遣使賜御筆褒諭俾介眉壽又賜金器香茶等物眞翁表謝云貂璫飛鞚于川塗翰墨騰光于龍鳳謂臣浮生之稀有又過十春祝臣暮齒之再延俾逢千歲杯盤羅列盆盎錯陳率皆粟纔于兼金況乃環裝于百寶分上方之清馥掇正焙之龍芽益眞翁曾侍帝于潛邸帝即位遂大拜寵錫最渥故表中復有乾坤長養父母愛憐自執卷于潛藩賢隶釣于初政撫存特異終始弗渝等語

朱紫陽熹除浙東提刑到任謝表有云雖駑馬之十駕後者鞭之然鼷鼠之五技止此耳按荀子騾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亦及之矣又鼷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浮不能深浴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是謂五窮莊子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柳子黔之驢說抄止此耳只此四句鎔鑄古詞何等神妙世之不能四六者類言雕蟲小伎壯夫不爲孰知前代大儒乃爾

二程毓秀黃岡前此無堂闕焉那守李訥經始締創朱晦翁大書扁牓且爲之記李自爲上梁文曰江邊廬

皐而泉實接濂溪正傳之派山揖浮光而北又鄰司馬載毓之邦葢溫公生光州故名光周元公隱廬山之陰濂溪在焉光黃江皆鄰州亦異事也李乃文肅之孫文學典型固有自云

呂成公祖謙進僊源類譜表有云德隆澤厚命既積于萬年胄遠族蕃譜方新于六世此上高宗者也前布告手書曰傳序九君而此僅云六世者蓋以帝論則至欽宗已九君以世論比高宗纔六世耳嗚呼以舉族北轅之後而有此譜牒可爲於咽

乾道初有自翰林學士除同知樞密院事者呂成公草誥云在咸平有若吕旦在嘉祐有若吕公著修擢絲綸禁林致貳樞極帷幄收頗牧之績樽俎折獫狁之謀無競維人式序在位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某代言溫雅發號施令罔不臧勸誦從容陳善閉邪謂之敬屢訪河西之邊事咸聳山東之詔書嘉其知軍戎之情進而與甲兵之問爾猷則告我武維揚噫夙夜宥密單厥心勿替協恭之助國家閑暇明其政具嚴思患之防可授同知樞密院事此語妙在將翰林與樞密

紹捏成團殊無苦色宋人又有賀翰林遷兵部啟云駭膠詞垣天地縱橫經庫甲乙丙丁四部之書風雲六方之陣

凡制誥不稱爲某人作者以其人不稱也東萊又嘗撰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誥云具官某增主之明洋洋冕旒之對發帝之令渾渾虞夏之書休有德聲最于邇列是用進陟巒坡之邃深居鈐楝之嚴近天子之光允賴謀猷之啟沃見王者之志適觀詔令之發揮此誥文極清華亦不稱爲某作

呂東萊通張魏公啟有云先知覺後知傳斯文之正統小德役大德爲善類之宗盟扶日轂于慶霄握斗樞于宥府國家再造高鴻烈于汾陽天地重開翊丕圖于建武東萊與魏公之子南軒友善故極其推尊而自敘處復極其挹損云每原念于衰宗嘗屢投于化冶雖迹遥履鳥莫伸磬折之恭然氣激肺肝竊効鐘鳴之應

楊誠齋萬甲賀張魏公除都督啟曰胡馬南牧折箠以馳其酋衮衣東征投戈而拜吾父語亦奇壯

楊誠齋謝提舉廣東警睇云乞天曉日念孤臣將遠于

長安四乘秋風忽寵命載驅于原隰至于南海保彼東方又云海若祝融弭壓波瀾之險朔雲邊雪驅除江嶺之氛謝知福州警聯云米蘗自將粗謹酌泉之誓繭絲是戒少寬竭澤之嗟又云政久安恬寇有駭與之馬吏無侵枉誰爲游釜之魚若此之類俱意新調新大抵宋人四六荆公謹守法度東坡雄深洁博出于準繩之外由是分爲兩派後來汪浮溪周益公諸人類荆公孫仲益楊誠齋諸人類東坡

范石湖成大帥蜀上巳日大燕樂語僚佐撰呈皆不愜意有石生者一聯云三月三日豈無長安麗人一詠一觴載講山陰禊事公心肯之

孝宗時上庠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閱兩有志乎民賦魁士劉大謩賦中有商霖未作相傳說于高宗漢皇欲蘇烹弘羊于孝武之句時趙温叔爲相孝宗遂欲因此罷之會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有爲詩者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却下山温叔聞之遂乞免

時吳謝李三后皆在長樂其用姜任姒可謂精切

樓攻瑰謝除參知政事表有云朝廷建輔號天子之四鄰政事參聞下丞相之一等又云負二宜去有七弗堪宿恙漸侵將籲天而致禱誤恩猶至眞蹈地以靡遑句句從肺腸中搜出二宜去七弗堪何等精確唐孔戣云吾二宜去年老一也爲左右丞不得進退郎吏二也晉郗康七不堪兒絕山居源書

李巘詞科趙彥中代進國史列傳表云錄公卿而爲世本肇自有熊傳臣予而易編年俶緜司馬高崇奎辭

免內相兼修史表曰玉堂揮翰譽殊乞于令狐金廣
紬文才當延于司馬一則詞臣令狐綯一則太史公
司馬遷不惟事精又且對切視彥中詞科表以有熊
對司馬此又勝焉
慶元初奉孝宗御製藏華文閣詔曰經緯天地道存渾
噩之書鼓舞雷風仁濫溫沌之命寫之琬琰炳若丹
青太微三光之庭丕闡鳳巢之勢上帝羣玉之府遂
通龍紀之聯此高宗奎筆
寧宗朝以伐金詔四方凡二開禧詔曰令垢納汗在人

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翰林學士李壁
之詞也嘉定詔曰犬羊跨我中原天厭多矣狐兔失
其故穴人競逐之與前詔旨大約相似
寧宗朝眞西山德秀權直學士院嘗代制置司撰瑞慶
節表云無思無爲化自隆于敦朴有容有立德參貫
于函三故修齡與日以長存雖巧歷窮年而莫盡臣
馳神拱北將指落南奉萬歲之玉卮遥想鵷行之隔
上千秋之金鑑庸伸螽忭之恭當時推其雅秀後來
翰苑諸公多襲用之

西山掌內制六年因母請外便養得除江東運使謝表
云軺傳初馳旄倪爭覩謂朝廷所以輟柱下之吏益
聖主將以惠江左之民因博采于風謠頗究知其疾
苦賦難遽省盡漸捐賦外之征民未易蘇當先去民
忤彌遠意爲梁成大所劾遂罷直學士院提舉萬壽
宮尋祠祿亦罷有謝表云聖君非不受言臣自疎于
開導國人皆稱有罪上獨示于矜容四方人士誦其

文想見風采焉
眞希元謝復官表云自退屏于山林浸逾違于軒陛憂
時之髮益白悵去國之十年戀闕之心爲丹敢忘君
于一飯又謝宣召入翰林院表云修除翰苑在環除
出守之餘軾待禁庭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
則其文不涉憂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嚴以備顧問如
臣者才菲弗競蕙拙自將結茅屋于雲邊已甘終老
瞻玉堂于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入清
衷之妙簡時彌遠死公孝起用正端平更化初也

眞希元進大學衍義表曩叨侍從論恩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于聰明惟有發揮于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于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兜曰驩進于堯朝豈魑魅能逃于禹鼎曰姦諛曰共兜曰驩魅蓋指彌遠

凡進書稱頌處即竊本書之意乃佳史眞翁講孟子表云恭惟陛下居安資深守約施博覽大賢之論集興盛治之雍熙德醇從容秩太清之華燕幣將寫奕邁崇政之彝文臣等職愧猥疑恩沾同樂讀古書而尚友諒懷望道之思頌清廟以致平期盡事君之義眞希元進大學衍義表云恭遇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方將切磋琢磨而篤于自修定靜安慮而進于能得事欲明于本末理期臻于精粗適萃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二表當並觀

李功甫謫眞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使作制功甫援筆立成末聯云保抱攜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嘆

賞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夏之間多爲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嘉熙己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祀文學士李功甫當筆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己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捷其用事可謂中的

王伯厚應麟宋季以博洽稱嘗見臨安進野蠶繭及絲綿紗絹因謂同學者曰萬一以此命題中間將何鋪敘皆相顧無語伯厚擬一聯云檿絲織繡無慚禹貢之征冰素方空不數齊宮之獻絲綿紗絹四者皆備同學嘆服嘉靖初黃瀾考補野蠶成繭聯云園客抽生表漢家之熙治食槲而化彰蔀室之隆平後聯宋人原表

漢唐文儒之戲曰客難曰解嘲曰賓戲子虛烏有之問答翰林墨卿之應酬至韓昌黎作毛穎傳遂牽陶泓陳玄楮先生得書滒祐問鄭越公清之發昌黎未盡之蘊託王命出高爵合文房四友例有除授訓辭甚

美門下客林爾翁希逸劉潛夫克莊各擬謝表人爭傳誦林代毛頴謝云楮知白嘗反面以臣點汙而見疑石虛中恃寵才欲臣流落而後已獨蒙拂拭未忍棄捐豈非以內劉施行無漏言于片字中書進擬或任怨以一勾忠粗竭于毫芒恩久居于掌握對揚麻卷幸襲元銳之封期效衆心時進公權之諫代石虛中謝云濡染固勤愧淵源之易涸氣質難化知圭角之未除徒堅石不轉之心莫效璧俱碎之報幸不折于廣挫幾見買以一官從我而無所取材小器偶叨生之及見哀痛謂何雖劉晏之復生變通安出乃如劉克莊除廣東提舉謝表云今百端之供億殆遍國中餘一髮之本根獨惟嶺外方且羅舟之發街尾蘆課之收及膚空照豐以來之儲增紹淳未有之額使賈亦宜有聯云每嗟民力至此已不可爲矣

開慶初元人攻鄂州急賈似道密遣使請稱臣納幣元太弟不許會憲宗訃聞而阿里不哥欲襲尊號乃約歲幣之數拔砦而去太弟旋定內難即位于開平改元中統李仁卿治賀車駕班師表云惟聖人必欲去害肆天子所以有征衣暫試于一戎月連飛于三捷

縣令之任最難蓋監司府州之責成鄉社百姓之爭訟

既多算以勝少算況至仁而伐不仁是宜氛祲廓清
車書混一大統會歸于中統太平今覩千開平是時
胡運初興其典章文物傾歷中國如此
孟德卿　拳龍賀平宋表云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岳必明
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際丹崖
而逃職奄瀚海以爲家獨此宋邦弗遵聲教連兵負
固踰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計崛强心在四郊之
橫草都無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幡始暨茲惟睿算卓
冠前王視萬里爲目前運天下于掌上致令臣等獲
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歷之歸中聯云立長式遵
元人賀登極表第一推虞伯生　集賀聖節表第一推鄧
善之　文原賀正旦表第一推夾谷上常之　奇賀親祀
南郊表第一推謝敬德　端虞表云鴻業啟圖世守肇
夢吉　馬大儒亦作渡江賦以籌畫忻幸之又何怪乎
德卿之謂宋爲蠻夷也
東昌路賀平宋表是翰林學士徐世隆撰略云蠢爾三
苗之弗率命于羣后之徂征一鼓而定荆襄再駕而
降鄂岳蘄黃面縛江沔心歸鐵甕之堅城已摧金陵
之王氣何在楚地六千里不勞秦將之增兵錢塘十

萬家坐見吳王之納土僞將悉朝于闕下幼君遐竄
于海中方知恃險而亡應悔求和之晚世隆嘗以詩
哭文丞相有曰精忠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
似非昧於春秋內外之辨者表中亦云弗圖島夷輒
拘使節蓋可浩歎
元人賀登極表第一推虞伯生　集賀聖節表第一推鄧
善之　文原賀正旦表第一推夾谷上常之　奇賀親祀
南郊表第一推謝敬德　端虞表云鴻業啟圖世守肇
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歷之歸中聯云立長式遵
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末聯云臣等叨承重任適
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舞訓坐明堂而布政永
贊成能鄧表云天開景運篤有道之聖孫電繞神樞
受介福于王母中聯云至仁育物得秋而萬寶成盛
德在躬居所而衆星拱末聯云臣等名叨玉署日極
璇霄廣文王有聲之詩載歌律呂衍殷宗無逸之壽
虞祝華嵩夾谷表云位拱少陽仗簇黃麾之曉氣暄
太簇祥開青禁之春中聯云重明繼照陰邪常遏于

末形九四在淵陽德克潛于已著茲履端之云始宜
介福之孔多末聯云臣等素乏長材叨居端尹星輝
海潤莫酬沾被之恩月恒日升第祝綿延之算謝表
云四方于理事天致恭已之誠三年而郊卜日叶用
辛之吉中聯云大呂黃鍾音協雲門之奏鎮圭繅籍
輝聯蒼璧之華祥風和氣之與游景星慶雲之叠見
末聯云臣等叨佐清朝欣觀熙事列圖壇之八陛幸
陪漢時以侍祠陳泰階之六符願舉兒觴而上壽勝
國一代文章於斯爲極盛矣

表涉一代興廢不可無斷制歐陽原功文進宋史表云
聲容盛而武備妄議論多而成功少可謂盡之我朝
邱文莊公濬爲祭酒時出元史表云非無一善之可
稱終是大綱之不正自謂不減前語世亦以爲信然
宋以仁厚立國不幸侮于遼肉于金亡于元然人心終
有不忍忘者初宋亡宗室有遺落中山者衆共立爲
主期欲興復不克而滅元末韓山童自言祖父係宋
肩國亡變姓次潁兵起卒推立爲主山童敗子林兒
稱宋帝亦十二年其他所在兵起皆以興宋爲詞而

紅巾揭旗有聯云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
五重開大宋之天此見宋仁厚之德入人之深雖易
姓未泯蓋漢唐以下所未有也

明人小詩品

道光癸卯冬父執季荔耘先生於吳郡市肆貽得吳興高君湘所抄書數帙中有明人詩流品藻一種檢以畀余是書題爲杜君蔭棠所輯杜不知爲何許人有自書跋尾謂余既輯有明一代之詩成二十四卷曰洵雅集又見靜志居詩話及各家論明人詩堪爲一代文獻之徵者撮其大要錄之聊備讀明詩者知所由來姑名之曰明人詩流品藻亦謂諸名公品藻之精前人亦當服膺云余繙閱之大約取諸小長蘆爲多其采擇簡當足備談詩之助又卷帙不多便於舟車觀覽爲授之梓并識其緣起如此甲辰仲冬望日吳縣王朝忠書

引

有明一代詩學之興振元舊習別宋遺風盛於開國之初變於叔季之世志尚乎唐而體格之高下隨運轉移亦如一轍有可統文風繼世趨向異同而歷按之也十帝詩章而外諸王文學首稱蜀府獻園集孝陵恒以蜀秀才稱之既就封卽聘教授方孝儒爲庶子傅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正學之稱自此始也其送希直還漢中詩抑何其敦厚古樸也宜其五葉皆有著錄至周憲王有敷遺世躋平奉藩多暇所著誠齋樂府音律諧美流傳內府至今中原絃

索皆用之所謂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又唱徹憲王新樂府不知明月下樊川皆是也再魯莊王陽鑄朱邸優游不忘恭敬情親棣萼嘗聚兄弟於一堂作七言近體唱和有尊德堂稿唐成王彌諦於其國中闢蔬圃一區建養正書院教育人才康陵遊幸進憂國詩以諷有襄天小稿秦簡王成泳博洽羣書布衣蔬食延覽文儒談經不倦王府護儀子弟得入讌宮自王始也王十齡嫡母陳妃以唐詩教之日誦一首嗣位後日賦一篇三十年靡間他如鄭世子載育研精典樂按律審音察及銖黍歷辨劉歆何晏李照范鎮陳暘蔡元定之失近代李文利李文察

深者乎靜志居詩話云樂府詞自唐以前詩人多擬之至宋而掃除殆盡元季楊廉夫李季和輩交相唱答然多以題爲古辭體惟誠意銳意摹古所作特多遂開有明三百年風其五言古詩專仿韋左史要其神韻與相伯仲諸體俱純正無疵若二鬼一篇直欲破劉文之膽矣公在元時冇和王文明絕句云夜涼月白西湖水坐看三台上將星好事者遂傳會之謂公望西湖雲氣語坐客云後十年有帝者興吾當輔之此妄也世人多以前知目公至縉識堪輿若披肝露膽等書皆指爲公作豈其然乎潛溪則文勝於詩然開國文獻之傳固不可闕詩亦用全力爲之蓋心摹韓柳而具體者

王侍制禕華川集張承旨翥屏前後集中各有名句膾炙人口劉學士坦市元之故老詩雖不中程度足補庚申外史有云萬年圖籍來江表一曲琵琶度塞門斯與朱文恪元故宮詞並其淒惻者矣

槎翁劉子高宋景濂嘗云承旨之才加以稽古之力雕肝琢腎夕咏朝吟而又得師友之資江山之助五美云備故凌厲頓迅綴急豐約隱顯出沒皆中繩尺劉仲修亦云子高日課一詩遭亂崎嶇轉側三十餘年不爲所折既貴澹然如布衣北平去家五千里惟一童子侍側已復還晡時吏退獨處一室據几吟咏夜分不休年愈老思愈壯詩愈工豫章萬白大衆辛敬襄城楊士弘珠陵周

滇鄭大同皆以歌詩自雄子高與之馳騁上下聲名相埒臨海陳敬初基在藩府飛書走檄皆出其手語多指斥吳亡之後其臣多見誅而敬初以廉謹得免所傳夷白齋稿指斥之詞儼然牴牾列後人亦不加塗竄太祖之容敬初何啻魏武之不殺陳琳也玉山雅集中柯敬仲以下即次敬初詩謂同輩極力追之不及葢當時月旦然矣

明初浙東詩派靜志居詩話云當以金華胡仲申爲巨擘焉獨孤及之論曰五言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李盛於曹劉漢魏作者質有餘而詞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太羹遺味之嘆誦仲申五言猶路鼓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庶幾哉升堂之彥乎宜潛溪有學林諸虎

文淵鯨之目也

庸巷宋无逸有盛名而詩見於選本絕少其絕句云欲雪未雪雲葉暗似暮未暮風花寒臘月雨連元日雨故鄉人作客居人空中書記仙人鶴月下詩成佛寺鐘十日雨故鄉人豐年身到名山頭已白眼明秋日葉初紅落筆十年身後坐西閣一春多雨怕東風惡客不來成好夢大兵已過定在虞人三絕眼中無對法流暢饒自得之趣其寄景濂云修史與末役乏才媿羣賢强述外國傳荒疎僅成篇則高麗傳以下悉无逸手筆讀元史者不可不知也

徐尊生大年詩格清老譬之畫家絕無鉛粉之飾顧選家多不甄錄何歟嫣蝴子王彝學有淵源集中孔子廟碑南

門紀鄉飲酒銘文甚高潔時楊鐵崖以文雄東南傾動一世鑠獨作文妖一篇詆之可謂獨立不懼者已

江陰張簿仲宣人翛休年未三十孝陵以小秀才稱既奉生端云出世再當爲父子此心終不問幽明使人心惻

崇德貝瓊字廷琚一名閎字廷臣郡志載有貝瓊而無貝閎許忠麗光岳英華載貝閎廷臣無貝瓊程慶琉聲文會選則貝閎貝瓊並列九成輟耕錄載姚文公嫁妓女事嘉興有詩今眞眞曲載清江集中則閎乃瓊之別名非兩人也

理從學楊廉夫嘗言曰立言不在巖絕刻削而平衍爲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奏蓋學於楊而不阿所好者其詩爽豁類汪朝宗筆麗似劉伯温圓秀勝沐子羽清空近袁景文風華亞高季迪朗淨過張來儀繁縟愈孫仲衍足以領袖一時此非鄉曲之私天下之公論也

清江劉仲修永之應聘入都以耳疾辭歸其與梁孟敬論春秋書謂胡氏之春秋非經本旨自爲一書可耳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經故也其識出環谷東山之上詩務去陳言取裁新頴五言如青年杜書記白髮漢郎官蟹舍能留客漁舟不揆風七言如千峯靜對芙蓉幕三峽遥連蠕蛛橋井底龍飛山遠不及仲衍而當時論云搆詞敏捷王不如孫句意深著不失唐集句最工如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壁殘燈照病容可稱巧合王彦舉佐朝七言亦具體當在仲衍之下彦舉之上若趙伯貞介絶意仕進植雙松於庭榜曰臨清蓋以淵明自擬也廣往還於西樵山中索題者去而不顧其集雖不傳名在五先生之列乃刊詩者去伯貞而冠汪忠勤於卷首可爲之失笑也

客見峯頭鹿過野人知何其似姚少卿鄭都官也

孫滄螺自號東家子以文見知生士良宋景濂作傳謂他人之文束於理則詞不暢肆於詞則理不直惟公洞曉千古之上析之則理勝闢之則詞嚴動有據依皆非臆說故其詩絶去元季之習好盤硬語力追浩翁不肯猶人耳以上皆勝國遺英彼徽而啓肇基之風始者也

明初高楊張徐號吳中四傑青邱跌宕風華鳳觀虎視造邦臣擘所不待言若眢巷猶未洗元人之綺麗七言律如倚柳如新折後已殘梅似半開時厄言謂類浣溪紗不減向舞筵多細雨已黃千金買緩緩落教深惜燕匆匆燕子綠蕪三月雨桃花深水六溪鵝春水染衣鸚鵡綠江花落酒杜鵑紅羅幕有香鸞夢暖綺窗無月雁聲寒小雨送花青兒夢春雷催筍碧抽尖俱絶妙好詞張靜居五言古學杜學韋各有神理非苟然者歌行才力馳騁全是唐音徐北郭所畫山水圖肆筆逍麓清潤帶書法於詩亦然二君頡頏高楊未知前後或曰張徐不及高楊此耳食之論也

商閣五先生孫仲衍賁傑出四人五言遠師漢魏近體亦不失唐集句最工如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壁殘燈照病容可稱巧合王彦舉佐遠不及仲衍而當時論云搆詞敏捷王不如孫句意深著孫不如王不可爲定評至黃庸之哲稱雪蓬先生源本六朝七言亦具體當在仲衍之下彦舉之上若趙伯貞介絶意仕進植雙松於庭榜曰臨清蓋以淵明自擬也廣往還於西樵山中索題者去而不顧其集雖不傳名在五先生之列乃刊詩者去伯貞而冠汪忠勤於卷首可爲之失笑也

閩中十子林子羽鴻爲冠軍第猶行矩步無鷹揚虎視之姿非猶翡翠蘭苕芳塘曲渚非不美觀未足與江海之大王安中恭咏白雁詩有夜雨蘆花看不定夕陽楓樹見初飛其聲練處雖不及子羽而風懷跌宕固似勝之吳中高士三人爲長洲王賓光仲爲崑山王履道安

一爲吳人韓泠君望二王詩多俚率必以君望爲巨擘君望少目眚筮得蒙卦遂扁其室曰蒙齋姚善守吳造請於布簾內答曰不在旋走楞伽山善隨至則泛舟入太湖矣善嘆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也

龍溪劉宗道講學師北溪闢釋老甚嚴目佛爲泥塑有同安歌云紫陽之化衰家家阿彌儒也墨衣墨也墨衣滿城遨遊誰我知不如歸也不我歸又遊天蓋寺云若無僧寺塔直是一唐虞斯亦能拒楊墨者已

黃巖許伯旅廷慎嘗論作詩之法曰法可言法之意不可言也士用法得法之意中士用法得法之似吾詩幾用法矣如是而起如是而終如是而爲開闔如是而爲抑揚

頗挫如是而爲輕重高下意之所至辭必與俱固未嘗圄乎法亦未嘗廢乎法也古之藝人若庖丁輩隨其心手所出無他亦用其法之所由爾由是而觀天下之術未有不用法而神者也又論宋元二代之詩人謂宋之文高於元元之詩高於宋不知宋之詩亦高於元也論詞語工麗音節劉亮宋或不及於元至於說古道今事理輕重明白豈元諸公所能及哉其言具有深旨宜當時有小杜之稱惜其集不傳惟赤城志所載寥寥數篇而已

慈谿烏斯道繼善與其兄本良性善並著才名鄉人目性善爲春風先生繼善秋草先生楊布政子器許其詩云疎秀如雨後春山綺麗若雲中翠獻於許至矣

凌柘軒雲翰詩學於陳眾仲華而不離馳驟而不離乎軌嘗云艱深文淺近鼻扇化神奇每到眞成趣由來不費辭其自得之深矣泰和陳海桑大德遺民雖應弓招未嘗好爲詩嘗云論詩者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短章貴清夐緜邈思涵深遠造其極者陶韋是也大篇貴汪洋開闔變化

不激不奠超乎人者李杜是也韓退之蘇子瞻二公渾雄傑特非綺章繪句之比此詩之至也知言哉以上皆洪武時或出或處有以鼓吹盛世之休明者也洎乎建文遜國靖難羣公並以忠節顯而於韵語似非所重然由方黃緜卓以及王元采叔英周是修德程道原立本茅希蘧大方才入見帝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耶遂令通籍云高啬菴之死於難也傳聞異詞及讀其弟子蔣侍書兢祭文乃知金川門師入太常遠遯以俟來時卒於旅詩有云生死倘無懼寵辱何足驚蓋矢之有素矣

宣海許士修繼有樂觀生集賦詩九章其言曰天地間物物可樂也況垂象成形之大者乎塵土羣耳靜以觀之取其寓於目而樂於心者爲觀生樂九咏九者何青天也白雲也初日也丹霞也滄海也遠山也澄淵也古書也

唐愚士之淳萍居寡流傳特寡僅得趙撝謙氏璽本尾石鼓四十韵裴海叟賦白楊花有讒之曰欲種楊樹於深宮將時花萬於何地海叟聞之佯狂騎烏犍杖朱筇行九峯三湖間徵核都學不起對使者歌月而高一曲是又河西傭補鍋匠之亞矣

李舍人待問題聯於白雲樓柱曰春風燕子依然入大海鰻魚不可尋相傳孝陵有言東海走却大鰻魚何處尋得爲海嘆而發也

解學士縉詩則興會所到肆意成章水搏蛟蚪陸剸犀象淵乎其不窮浩乎其有餘高皇智屈羣策親如善長貴如
廣洋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擊莫不震慴學士一少年萬言批鱗靡所忌諱而聖度優容祇令進學才難之漢猶可想見也嘗謂嵓爲有瑕玉莫作無瑕石其立意固如是

明三楊惟東里優游按衍諸體皆蘊藉可觀其自序云古人之善詩者一出於正用之鄉閭邦國有裨世道夫詩之所發也三代公卿大夫下至閨門女子皆有作以言志而其言可傳余早未聞道既溺於俗又往往不得已而應人之求卽其志之所存者無幾矣亦可謂能自訟者長陵搆

難而後瑞應獨多黃河清甘露降嘉禾生醴泉出卿雲見野蠶成繭麒麟騶虞青鸞青獬白雉白燕玄兎玄犀史不一書甚矣天之難諶也當時詞臣爭獻賦頌夏忠靖原吉長律倉萃而詳書之具見宏麗讀之如覩西京王會特魚虞模並用殆猶遵洪武正韻乎

別路斜陽京口驛他鄉明月洞庭舟古壇猶是漢宮秋何其雨晴沙路不成泥均不失唐人風格又如西王泉坡集中將宮錦繡盤螭舊地空餘秦館月古壇猶是漢宮秋何其窘切矜嚴句無浮響

王文端直抑齋集未遽出西楊之下而詩家多不及品騭益其人長者初時出翰林不得爰立西楊之力也而爲東里作傳止揚其善已君子哉若人其論詩有云詩者志之所發方其動於中而形於言雖各有自然之機然非取法於前人而欲從容中處不失其正蓋亦弱齡可稱其知人之鑒忠肅

憶天北君臣相悅千載一時也

祥符趙尙書撝謙于忠肅於

盧陵周文襄忱永樂甲申進士是科命解大紳選得二士文襄自陳年少乞讀中秘書時人以應刻宿爲庶吉士文襄以二十二年以經濟名世然其藏書甚富嗜學不倦咏諷所及亦未遜二十八人也

刻朝詩集載李昌期禎富於才情多所結撰效瞿宗吉剪燈錄作餘話一編借以寫其胸臆其沒也議祭於社而鄉人以此短之乃罷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其然豈其然乎裕陵復辟吳人盛誇徐元玉社稷之功然奪門二字豈可示天下後世李文達之言是也泰和陳少保循訟寃疏具陳元玉之讒斯亦纂國史者所當知詩絕意規摩饒越張黃門靜之賦才敏捷不費沉思兩使朝鮮水館星郵留題殆盡陪臣朴元亨爲館伴詩章酬和殊不稍下及偕登景泰時王宬伯功紀旂裳盟深帶礪立名已足不朽而於詩沾沾自喜長篇奔放如快馬不受羈紲未免有銜蹶之虞雖意在取法盛唐往往流入擊壤一派

太平館樓黃門成七言長律六十韻元亨誦至溪流殘白春前雪楊柳新黃夜半風乃閣筆曰不能屬和矣

世稱景泰十才子者吳下劉溥申都湯胄勳崑山沈愚海寧蘇平蘇正西蜀晏鐸四明王淮臧里王貞慶或云洞庭徐震叔重也

天順中李文正東陽弘獎羣英力追正始由其天材穎異長短豐約高下疾徐滔滔濟濟惟意所如其自序云耳目所接興會所寄左觸右游發乎言而成聲雖欲止之有不可得而止者昔賢以大謝繁蕪爲累大陸才多爲患此翁亦然若其擬樂府因人命題緣事立義別裁機杼方之楊廉夫李孝和輩遠勝之至或剛而近虐簡而似傲文之佳

宗掌壞源出柴桑有言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當論風旨無風旨則無詩矣故所作猶未墮惡道非定山比也

郭定襄元登力捍牧圉功存社稷聯珠一集繼父兄掉鞅詞壇西涯以爲明初武臣之冠卽其山王廟詩暨咏楸樹諸篇力已排暴至咏梟之作直追張王韓杜之長豈惟武臣一時臺閣名公孰出其右也

景泰時王宬伯功紀旂裳盟深帶礪立名已足不朽而於詩沾沾自喜長篇奔放如快馬不受羈紲未免有銜蹶之虞雖意在取法盛唐往往流入擊壤一派

張黃門靜之賦才敏捷不費沉思兩使朝鮮水館星郵留題殆盡陪臣朴元亨爲館伴詩章酬和殊不稍下及偕登

惡文正蓋自得之矣

姚穀菴公綬居大雲寺之東亦號雲東逸史天田老翁上清仙吏懶仙仙癡紫霞碧月翁家有振衣亭出乘滄江虹月之舟粉窗翠幕吹竹彈絲望者爲水仙書畫詩皆臻逸品

長洲朱性父存理蓴門老儒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有野航集聞人有異書必從訪求以必得爲志手自繕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者若鐵網珊瑚經子鈎元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鶴吟隨筆數百卷貧無以自資旋自散去每撫之嘆息又有朱凱堯民與性父齊名鄉里稱兩朱先生有勾曲紀遊一卷亦不傳自兩人卒吳中故實無所從考矣性父晚年募刻已詩疏云嘔心少日已無錦囊之才流淚終年空有碧雲之嘆髮白因其搜索雌黃費我推敲抹去若千存來十一望收拾在後子孫流傳先自朋友其情甚爲可憫

虞山李文安傑以忤劉瑾致政歸築逸我堂壘石爲山暇遊昆尚雨湖賦詩云虞山山下是吾廬三載棲遲得自如爲好詩其他恒飣攢簇拘拘古人涕唾者亦未偶之假線索以舉動吾無取焉

鄒立齋智以吉士建言請出萬安劉吉尹直三小人而進用王恕王竑彭部三君子泰陵初政不報既而被誣以妖言惑衆律坐當死賴王端毅何文肅徐文靖諸公力持之得生遠謫化州未幾夭折惜夫其獄中詩人到白頭終是

盧事亟青史定誰眞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

誦者傷之至辭朝云望見衣冠只此時放臣逐客尤爲悽惋

嘗讀吳沈石田先生集不專仿一家中晚唐南北宋靡所不學每於平衍處露新警語人既貞不絕俗詩亦變而成方七律差少全璧然句如明河有影微雲外清露無聲萬木中落木門墻秋水宅亂山城郭夕陽船酒醉又移花下席書多別起竹閒樓青山一村付歸客玉洞千花留故人片帆南浦草仍雨斗酒長亭花又風明月未來風滿樹夕陽猶在鳥無聲所謂詩中有畫者非耶昔郭熙揆林泉高致具摭唐人之句取可入畫者授之人若翁之詩卽此亦

圖之不盡也才名與之伯仲者莫如吳江史西村刻意學古似當勝之其述曾祖仲彬行狀止云推擇爲秩長先民質實不諛其祖若是其後致身錄出始云授翰林侍書矣浸假而直文淵閣矣浸假而擢翰林侍讀矣浸假而稱建文帝有御文易名曰忠獻矣錢潘兩氏先後辨其妄近有司刪於謚宗此當考正者也

成弘間布衣家居得言天下事如沈啓南讀楊宮詹守陛與居尚書湘論事劄子作爲長篇而曰江湖眇吾憂其言不可終屈答云願言保遐壽待吾談始終未嘗以處士橫議藏怒者怨焉長洲布衣趙與哲同三上王三原書極言吳中時賦之重三原極賞其文欲薦之朝事雖未果而兩公之虛懷可敬也與哲宋宗室世家江浦仙華山下以是名集不忘本也

弘治間唐六如居士畫祝枝指生書允稱絕品詩少遜然如莫食汨羅魚腸中有靈均人家低似岸湖水遠於天置之嘆嘆集中正自難辨六如則淪落時時寄畫活計有云青衫白髮老癡頑筆硯生涯苦食艱湖上水田人不要誰來買我畫中山詩之淒然亦足悲矣而詩則放筆直書多不經意以此作達幾於遊戲

南坦老人劉尚書麟也由二千石登三九之列數棄官以去好爲山水之遊流寓長興與孫山人一元龍僉事霓及茗中名士吳琉施侃結詩酒會社號溪五隱年八十餘被

褐坐小舟赴峴山會人不知爲鉅公也太初贈詩曰閉門句好香殘後擣藥聲高月上初其風流可想見也

陳祭酒霽古之遺直爲史官時面責劉瑾謂古者刑不上大夫大廷非行杖之地且言劉謝皆顧命之臣無故一旦去之恐非所以保富貴之道瑾對曰延杖正統間有之公曰此姦邪王振之所爲爾輩爭曰王振死土木之難忠臣非姦邪公作色曰此賊幾覆祖稷何忠之有瑾曰羅修借王振罵我耶衛之欲置公死地以丁母憂免其後又劾江彬幾爲所陷歸田淡退尤爲世所難得詩章被火燬無僅存殊可惜也

王新建陽明先生勳業氣節文章皆可甲世特多講學一

事讒言惟興其過濂溪祠云瞻衣多少高山意曾向圖書識面眞題武夷壁云溪流九曲初請路糟舍千年始及門示程畢二子云紫陽山下多豪俊應有吟風弄月人則先生何嘗立意樹幟張弧與洛閩諸儒異乎乃嘗嘗之口以先生學術未純并先生之大節疑焉皦皦素絲欲染爲緇彼譖人者亦太甚矣

景陵魯文恪鐸以清德稱恆曰人嘗藏得菜根則百事可作君子以爲名言歸田日築已有園於宅東賦之曰安予分之所遇兮求予心之所好苟沒世其有稱兮奚外身而有校達生之言猶恐修名之不立庶異莊老之旨又懷慶何栢齋瑭講學兼明禮儀樂律其撰許魯齋祠堂碑稱魯齋以躬行爲急而不徒事乎語言文字之間道以致用爲先而不極乎性命之奧且言近世之士有志乎聖賢之道必留心性命至於修齊治平之方義利取舍之分忽而不省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而四教之始必以文行忠信則其先者可知矣持論篤實詩特餘事然如九日和韵從肺腑中流出此等作無論字句之工不工也所謂文以載道詩以言志不詭於道勿納於邪可也

談理學者必借詩爲証道之言若禪家之拈誦說偈者然吾不得其解也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篇皆絃歌以合韶武之音則非獨關雎鹿鳴文王清廟也凡鄭衛之詩皆合乎音韻者也屈子之離騷至欲詣高辛之鳳凰留有虞之二姚捐玦於湘君湘夫人之下女其爲無禮甚矣然志在乎正覽者謂其爭光日月杜子之詩篇至比母后於褒妲而顯斥明眸皓齒目椒房之戚爲麗人而形容及意態肌膚其亦不遜甚矣然志出乎正論者謂其一飯不忘君是說詩者惟觀其志之所存而已不必盡出乎道德之言也元豐而後理學風雅蔚然爲二大約多祖擊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如傍花隨柳何害於理程伯淳恐人之議之也緊接曰時人不識予心樂醉咏如花何害於情黃才伯恐人之議之也亟注曰欲盡理還之喻古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今之所謂發乎情必戾乎理學者也湛甘泉若水論詩推崇定山白沙以定山爲千金精鍊謂詩法如是學者亦出於是吾誠不得其解也

弘治乙丑進士殷試泰陵焚香祝天願得艮輔不意乃有分宜吁可怪也請假歸里讀書鈐山堂萬里走使索用修黙定其詩可稱好事者矣爰立後會縱驕黷忿懟悃淫失其本心終以致敗暮年生日詩猶云晚飾冰霜恆自省昧心之言將誰欺乎湛元明一序讀之猶令人張目不料講學者乃若是王元美樂府變云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殆平情之論乎

前七子者慶陽李夢陽獻吉信陽大復山人何景明仲默吳縣迪功徐禎卿昌穀歷城華泉邊貢廷實武功對山康海德涵鄠縣渼陂王九思敬夫儀團營王廷相子

衡際成弭之世詩道旁落而多揣臺閣諸公白草濳芽紛蕪靡蔓其可披沙而揀金者李文正楊文襄也理學諸公打油擊壤筋斗標子其可識曲而聽眞者陳白沙也北里一呼豪傑四起信陽角之迪功犄之律以高廷禮詩品浚川華泉東橋等爲之羽翼夢澤西原等爲之接武正變則有少谷太初旁流則有子畏儀鄭雲燕忽焉鴈不變鴈呼盛哉其五言古源本陳王謝初不以杜爲師所云杜體者乃其仿摹之作中多生吞語偶附集中非得意之詩也至效盧駱張王之體特游戲耳惟七古及近體專仿少陵七絕則學供奉蓋多師以爲師者其謂唐以書不必讀唐以後事不必使此英雄欺人語如江湖陸務觀司馬今年相宋

朝泰相何緣怨岳飛等句非唐以後事乎維時爲填長李至嘉靖初聲燄稍歇作者已有違言惟昌穀莫有訾之者逸終憐何大復驪豪不解李空同白此詩出而抑李申何麟洲俐李何有廢興徐高必無絕響其知言之選乎華泉以秀朗推何何以偉異目李其後互相牴牾何謂李擯斥諸體不及三家獨五言絕句猶場對山溪脆耳兩君皆負才傲物何稍寬和以是人皆附之薛君采詩云俊振鐸李謂何搏沙弄泥譬諸鍼砭不中腧穴徒嘵嘵耳兩詩鮮合體于衡鑒歷之瑕釵意詩文非特扶大雅之輪抑且抉騷經之奧而又見華如不及體格頗物如何頗有摩詰風致亦不失裴十秀才崔五員外也顧華玉璿與劉元瑞徐昌穀號江東三才又與陳魯南王欽佩稱三俊當李何詩名未盛時藉其宏獎而王稱欽顏喬惟瞿皆其所賞識開息園於居室之後鑿池壘石築臺載酒亭於西隅延接名士討論古文辭張讌輒以箏琶佐觴有小樂工楊彬善曲每詫於客曰此蔣南泠詩所云消得楊郎一曲歌者是

也既負海內重望遇時貴人或倣然不爲意而山林寂寞之士虛已下之巖惟中招飲既坐嫌其酒冷惟中令易熱酒華玉又嫌太熱指顧揮霍目無主人嘗至浙東訪孫太初也移舟就之遂定交初幅巾道衣放舟西湖上一夕見有舟泊斷橋下一僧一鶴一童子袁茗華玉笑曰此必太初也移舟就之遂定交焉又援國寶新編錄獻吉以下十五人各系以贊其交也廣擇之也峻矣

鄭繼之善夫不襲李何餘論別開生面好盤硬語往往氣過其辭雖源杜陵實有類山谷益有獨立不遷之槩焉當時孫鄭並稱孫非鄭敵朱亦非鄭匹也

漁石唐虞佐龍宮轄所至必有留題其詩長於五律句如

鶯花邊地少風雨暮春多雲氣雨中白山光鳥外青屋陰河影動風入曲聲高野水流漁市山雲進郭門細雨孤帆落疎檣兩岸明巖林遺魯殿獻畝變秦川野鹿避人走山禽向我啼容身病亦起短髮落還梳

定齋王應麟之詩渾涵高脫即置之開元之際可謂大家其視學叢內告誡諸生以爲學先立志不得輕議正人長者自絕於名教文章無徒彷彿字句其中索然致始學衞之患何其深中後之學者之病痛切而言之也

蘭溪陸太常震力批龍麟九死不悔裹尸之後畫晦如夜海子永溢玉河七載杜齊折天變豈不足畏耶詩存無多朝房待罪四十字一字一碧血也

新都楊升菴慎正德辛未殿試第一以讀大誥杖謫永昌其所造請正如虞伯生告袁伯長所云文章之妙惟浙中庖人知之若川人之庖蠻塊而大鬻濃醪而厚醬非不果然屢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其柔甘調其潔膏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洽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甲之珍不易故性爲文之妙亦猶是讀升菴之集無異川人之庖矣當去其濃厚調擇澄潔竊比於浙中之庖之義可也

蓉川青瑣卿之鶯在紿室最爲敢言偃偃不阿止康陵罷設花酒店不當論賦武大將軍功富庶人竟龍艘戲劇邀帝南幸圖謀不軌行有日矣借那紿事寰許給事復詔留

鶯反康陵親征又作囘鶯賦以諷且力白王新建之誣洵骨鯁之臣也至入夏諸詩山川陵隘如聚米與尹會事耕

並工借乎志邊關者均未之採錄也

西原薛君采蕙甫巡諍吏大禮正人條達詞章淵源禮樂定齋王應麟之詩渾涵高脫即置之開元之際可謂大家古自河梁以暨六朝近體自陳隋以迄唐李員不字追句琢飭北地之菁英具信陽之雅潔兼迪功之精詣卓然名家嘗與用修論詩云近日作者摹擬蹈襲致有折洗少陵生吞子美之譏求近性情無若古調庶以沿流討源白許

惠安張維喬岳初釋褐與林元陳琛談理學詩自爲三狂始以言禮糾永嘉繼忤廣陵分宜詩以勤移終窓試武勳

所處登績詩其餘技然如宛西飛日餘光照我衣江空流月華白日光淩亂理深物有悟興極感相因微風萬里陰落日半江烟非熟精文選理者不能作也

許東侯宗魯才氣雄放家本秦人承康王之流風罷官家居召故人置酒賦詩時時作金元詞曲關中何棟西蜀楊石浸淫成風熙朝樂事至今士大夫猶艷稱之若夢溪王廷棟逸藻波騰雕文霞蔚音高秋竹色艷春蘭樂府古辭既占精詣五言近體亦是長城固已邈後淩前足稱才子雲村許相卿濫於宦情居山四十年風花雪瀑游屩遍於巖椒而不一入城其卒也聞人嘉言贈以詩云平生城市無雙展何物榮衰到兩眉蓋寔錄也詩取適意集出其手刪謂棄其脫遺不可讀者存其餘可讀者又自題絕句曰雲村病老語多嘮造次詩成雜宋腔還溯開元論風格拾遺壇上樹旌幢由今誦之諸體清潤不全雜以宋腔也

自號九龍眞逸者雲南楊給事士雲也坐卧小樓訂尚書蔡傳之得失摸黑水集注自春秋以來迄於元季歷代人物各咏以詩又取天文歷象律呂及皇極經世之書並地志皆分題成咏可謂好學也已其詩原出白沙定山近取裁於楊用修同時吳懋以給事及王廷表胡庭祿張含李元楊唐錡爲楊門六學士皆滇產也

倫氏自諭德文叙會試殿試俱第一其子祭酒以訓會試第一殿試第二迴與以諒鄉試第一與郎以詵皆二甲進士出身諸公文咏皆各有集傳者特少昔王筠論家門謂崔氏雕龍不過父子兩三世非有七葉之內八人有集如吾門者以是知古人所重者著述科名不足較也

鄭文度徵歌鹿鳴後喪母遂不上公車以通經博古爲務嘗與客論文其畧曰文章粹於經聖賢以其精蘊而形諸辭讀之尤足以興感者性情也辭可以已聖賢必已於作爲者不得已也今之作文者無古人之性情與其所遇之時事辭與意背以諛爲容以聚爲約浮濫而無法則可以無作或言西京之文近乎古不知壞古人之文者楊子雲村病老語多嘮造次詩成雜宋腔還溯開元論風格拾遺壇上樹旌幢由今誦之諸體清潤不全雜以宋腔也

諸人有責焉憲先生人品第一書畫次之嘗語何孔目元朗文徵仲貞寔爲云我少年學詩從陸放翁入故格調卑弱不若諸君皆唐音也然則詩文之得失先生自知豈若左虛子輩妄自夸謝者哉

白門詩家有金琮元玉金丹赤侯金大輿子坤金鉉竹溪均有集諸金之中當以在衡鑒爲巨擘其五言體風清朗潤譬諸斛角靈犀近之游塵盡辟矣至若明月照人千里共涼風吹面五更多尤爲警策

少谷居鰲峯北從之遊者九人所云一時名士俱傾蓋滿地萍踪笑舉杯是也鄉黨目爲十秀才子九人者高二十

二宗呂居首傳二木虛次之餘有林九王七施二其名不得而詳也

徐少師文貞嘉貢物望膺主眷當分宜驕汰之日以精敏自持陽柔附分宜而陰傾之分宜敗盡反其糺政卒爲名相嘉靖中閣臣加華亭新鄭皆以文翰起家而志在經世不求工於聲律若張桂議禮諸公本非詞臣又勿論也讀少湖集有醇無疵非諸公所易幾

陸石谿選之銓論詩專以性情爲主嘗曰宋人不能爲唐唐人不能爲漢魏時爲之也其偶似者宋之似唐唐之似漢魏也故體不沿時習七言若山田雨足秋仍熟石室風高夏亦寒絶壁有松人不到深林無主鳥相忘沙頭水急弁不識務者哉文襄之識允符公論也已公初與遵巖兩不相下既乃舍所學從之竊怪集中五古特少殆退舍以避遵巖也律詩質不傷文麗而有體

潮初落山腹烟多雨未收一別動經千里濶百年消得幾時忙皆非陳言也至獄中次季舉之韵曰聖怒不妨爲孝子狂言敢托作忠臣庶幾忠厚之遺矣

陸子羽劾張桂作奏時鬼嘯於庭中顧存仁伯剛起草則鬼近於榻其聲迫矣而兩公直言不諱雖受廷笞未嘗殞命使有畏縮何以成名乎所言五事其一論及黃冠故答

蘇高門叔嗣自序讀書園稿謂本非所長而强力慕之度必取訾於衆其立意固殊讀其詩如食哀梨止渴雖爽而不伐性如以水晶鹽進酒雖薄亦能醉人李中麓六十子詩於子業有云蘇門能入室何李未升堂傾倒如此

袁永之哀報顧東橋書云立言之道其難有六學難乎該淵事難乎覈綜辭難乎雅健氣難乎沖和識難乎融貫志難乎沉淡兼是六能而假以歲月庶矣古之立言者率多中歲蓋少年輕俊聞見未廣計慮未周詞鋒則銳而議論

不報明年六月朔日食晝晦示陵大恐問天官主何占予
素請去言以塞天怒言遂去位及言復相唆南省論能其
指謂飲酒酣歌自稱豪俠當場踴跳旁若無人廣聚生徒
而邀譽多張讌會以悅淫既歸田講莊白之術取負郭水
田疏爲大壑種魚蒭頭牧馬山莊得良駒六十又蓄童僕
來往徐揚貨市及臨課入息以給賓客其答楊用修書云
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寄而意不縱則忘之不遠而後我
無所貪無所貪而後能釋盞亦自道也又與熊叔仁論文
云仙釋二氏非聖賢之書吾既不從其道却借彼之言以
資吾文所爲文者將何爲乎爲文而雜以二氏語此唐宋
間雜學之弊也昌黎不道二氏語與二氏言必以六經之

言告之子厚謂某秀才文多引莊列頗奪正氣論亦凜凜
至與二氏言便甚稱其教而雜之戒律毗尼之說卻不自
覺蘇氏記大悲勝相諸作詳爲偈語準楞嚴法華大不相
宜也其持論甚正詩非所長比於王伯善相事剪裁周順
之怡所上封事因罹嚴譴輔臣思修怨而發疏中有云陛
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災傷未能消也歲開納銀之例
而府庫未能充也歲頒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能足也時下
選將練士之令而邊境未能寧也深觸永陸之怒廷杖之
下錦衣衛獄其訥齋集大半獄中與楊鶴劉魁輩倡和作
也

王元美評張茂參才之詩比之荒傖渡江才之有言曰自

至萬歷庚辰功成著有宸猷大功錄先後四總河務晚輯江防一覽其大指謂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會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立意在築堤束水借水刷沙以奏功百年以來俱守其規畫可謂能捍大患者獨怪天啟初補謚列朝名臣公不與焉論其詩爲之歎息

徐師曾伯魯說經鏗鏗又輯文體明辨以導後學一宦清要五疏乞歸其述志賦云相先民之不朽兮托三事而流傳吾何有一於茲兮死速朽而猶偲惜青春之不我與兮忽已至乎暮年胡不及時以精進兮擇可修而勉旃昔賢有言辜未至憎喪不及項尚可慼志於所期又云進不及

達退無所矯伯魯之謂夫

申文定有賜閒堂集其異藻鑒之神識朱太傅兆隆於即墨得與趙尚書狂識于狂益於早歲顧尚書琰議叔大於蘆時集中長律鋪揚典麗足令採菽者縮手如老去空悲千里襲秋來真憶四腮魚風度可想

王弇州早歲評歸震川先生文曰如秋水在地有時汪洋不測一瀉而已晚年乃作贊云千載有公繼韓歐陽子豈異趨久而自傷益悔之深矣震川詩非兼擅猶勝七子成派

長洲四皇甫者子浚冲子安浚冲子循仿子約濂也子循評兄子浚詩云兼綜諸體之妙而不能稱之於一長盡臻名

張幼于獻翼早擅才名見賞於文徵仲讀書於上方山中捃周易約說雜說臆說及讀易紀聞讀易韵考不失爲儒生後乃狂易自肆與所善張孝資檢點故籍剌取古人越禮任誕之事排目分類仿而行之兩人爲儔侶或歌或哭或紫衣挾伎或白足行乞放蕩亦甚矣晚携伎居荒圃中爲盜所殺詩乘會捷書無暇持擇

嘉靖中後七子則歷城李滄溟攀龍太倉王弇州世貞臨清謝四溟榛順德梁蘭汀有譽楊州宗方城臣長興徐子與　與國吳明卿倫也于鱗樂府止窺字句而遺其神弇山續集詆訶歷下謂不及三十年水落日出索然不見其所有藝苑之公論也歟若弇州正續四部稿才氣十倍于鱗惟病在愛博筆削千冤詩裁二牛自以爲靡所不有方成大家一時詩流皆望風品題推崇過寔諛言日至箴規不聞究之千篇一律安在其靡所不有也樂府變正正奇奇易陳爲新違非生吞活剝者比七絕高華七律典麗亦未遽出于鱗下名雖七子寔則一雄原其結耐之初李王名未盛稱詩選格多取定於四溟既而布衣高論不爲同社所安至歷下遺書絕交而曰豈使一貶三兄弟之上乎跡其隙末乃因明卿入社四溟喻以糞土由是布惡於衆王元美別定五字遽削其名曰後五子者則南昌余曰德德甫蒲圻魏棠順甫歙縣汪道昆伯玉銅古句撫字招輿會索然神明不屬自謂胡覽之營新豐而不知爲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也七言近體三百年推爲冠冕然寒字則三十餘字盡之矣百年萬里已憎叠出周禮漢官何煩維誦專城出守動曰東方千騎方舟並載輒謂二子乘舟遼海中巫襲驃騎之號廬江別駕蒙小吏之呼投杼曾母訝許自天傅粉何郎冠以帝謂經義失當何來天地吾輩中原矢口囂騰殊乏風人之致易詞夸詡初無贈處之言於是狂易成風叫呶日盛微我長夜于鱗既跋扈於前才勝相如伯玉亦簸揚於後斯又風雅之下流聲偶之極弊也斯文未喪來者難誣當葵邱震驚之日仲蔚已有違言迨稷下消歇之時元美亦持異論而王元馭弇山續集詆訶歷下謂不及三十年水落日出索然不見其所有藝苑之公論也歟若弇州正續四部稿才氣十倍于鱗惟病在愛博筆削千冤詩裁二牛自以爲靡所不有方成大家一時詩流皆望風品題推崇過寔諛言日至箴規不聞究之千篇一律安在其靡所不有也樂府變正正奇奇易陳爲新違非生吞活剝者比七絕高華七律典麗亦未遽出于鱗下名雖七子寔則一雄原其結耐之初李王名未盛稱詩選格多取定於四溟既而布衣高論不爲同社所安至歷下遺書絕交而曰豈使一貶三兄弟之上乎跡其隙末乃因明卿入社四溟喻以糞土由是布惡於衆王元美別定五字遽削其名曰後五子者則南昌余曰德德甫蒲圻魏棠順甫歙縣汪道昆伯玉銅

梁張桂舟甫新蔡張九一助甫也曰廣五子者則崑山
俞允文仲蔚濟郡盧柟次楩濮陽李先芳伯承孝豐吳維
嶽峻伯南海歐陽大任楨伯也曰續五子者則陽曲王道
行明甫東明石星拱辰從化黎民表維敬豫章朱多炡用
晦常熟趙用賢汝師也曰末五子者則用賢及京山李維
楨本寧鄧縣居隆緯眞南樂魏允中懋權蘭溪胡應麟元
瑞也迨後廣爲四十子而四溟終不得與焉故賦雜感詩
有奈何君子交中道雨棄置之句大抵明時重章服中雜
以韋布爲嫌耳梁蘭汀學詩於泰泉又與鄉人結社號南
園後五子所得於師友者廣雖入王李之林所染未深誦
其五古猶循選體四溟而下庶可與宗子相度越徐吳笑

音十倍然徐子與性昧如醍醐無處不入喜爲篤寔之行
而不自盛滿聞其歷任藩臬俱清介有聲卒於官至不能
具斂而其存日人有不能已於所請力不足必勉應之曰
奈何令人有慙色丁長孺西山曰記述閩文董九華業丹
青久居長興病亡不能歸櫬子與適上官入閩竟載其柩
以行洵盛事也
李伯承與李王同舍皆故等夷雖居廣五子之列意寢不
平晚逃詞曲觀其詞雋一書詳於淮北及巴蜀獨出大江
以南蓋以吳楚揚粵之間七子居多微意可窺宋論者奉
歷下爲晉楚揶揄伯承使之捧盤盂而從小邾之後此其
食之論也

年閩人曹學佺能始迴翔棘寺游宴冶城賓從相過名勝
延覽緒紳則臧晉叔陳德遠爲眉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
兆柳陳父盛太古爲領袖臺城懷古爰爲憑弔之篇新亭
送客亦有傷離之作筆墨橫飛篇帙騰涌此金陵之極盛
也嗟夫日中月滿物換星移舟壑夜趨欲獵旦改白門有
烏無樹枝之可依華表歸鶴恨城郭之皆非撫文懷人吁
其悲矣謂我何求亦無瞢焉詩也驟鶩作吏解組歸田栖息武尼
止山集崇安邱雲霄詩也

山中閉關講學嘗與友夜宿高明樓中夜有怪倚門作人
語曰同游不樂乎何卧之早也止山應之曰我載辰而游
抱日而歌汝何不和我同其樂何爲昏暮而來也怪應曰
不能止山曰吾亦不能怪嘆息而去可謂不惑不懼者矣
其詩淡雅近古景眞悄得要之不蹈前人異乎七子之派
者也
長洲錢叔寶穀貧無典籍遊文徵仲之門曰取揀架書讀
之以其餘力點染水墨超入神品晚葺敝廬題曰懸磬室
手鈔異書最多至老不倦仿鄭虎臣吳都文粹輯成續編閒
有三百卷其子功父繼之異中文獻藉以不墜與公遠伯
穀奔走相門者遠矣
崑山沈以言詩頻與皇甫昆弟酬和故其派亦近之其言
曰詩之淵妙近體難工而鮮拔選體易似而難寔倩衣毛
嬌借飾西子始勞髣髴終露本來作者既非匠心覽者又
皆清目乃曰甲乙魏晉乙庶齊梁何似古人之多耶斯言
可爲卮言詩藪之膏肓
平湖陸與嘗光宙隱居郊園與宗旭初陽璩之璞君瑕輩
一十八人結文酒之社晚夢一道士持陶靖節小像索題
諦視之即已也題云在昔爲淵明躬耕辭五斗昔以節自
持今惟義自守千載後歸來春風吹五柳曾識白蓮人遠
來是吾友葢十八人中有白蓮道人也翌日復作偈言投
筆而逝鄉人遺老至今猶傳之
穀城文定于公愼行詩錢受之稱其春容宏麗一時推爲
大手筆其論古樂府云唐人不爲古樂府是知古樂府也
辭聲相雜既無從辨音節未會又難於歌故不爲耳然效其

體而時假其名以達其所言斯慕古而托於言者乎近世
一二名家至乃琢句形模以追遺響則唐人所吐棄矣余
間爲郊祀鐃歌可數十首已而視之頗涉兒戲亦復不自
了然遂焚棄之取其音節稍近者倣其一二謂之本調至
近體歌行如唐人所假者不曰樂府則詩之而已夫唐人
能爲而不爲今人能爲而遂爲之余奈何不能爲而爲也
其論魏晉之於五古豈非神化學之則迂矣何者意象空
洞樸而不敢琱軌塗整嚴制而不敢踰少則難變多則易
窮古人所謂鸚鵡語不過數聲爾原本性靈極命物態洪
纖明滅畢究精蘊唐果無五言哉余既知其解矣而不能
舍魏晉者取其可以藏拙且適所便非能遂似之也海內

貧真之士有以吾言爲是者吾詩能不觀可矣

弇州槜楊前後五子而外廣爲四十子若是乎此外無遺賢矣說詩者遇嘉隆朝士或置不觀且以公安竟陵斷七子之派不知隆慶諸臣已力挽叫囂之習歸乎平淡而定陵初年人皆修詞琢句出入乎風雅之林若嘉興李伯遠應徵先生下鄭㫐先生弁升吳中歸先生季思嶺南區先生用儒尤卓然名家而閩中徐惟和謝在杭曹能始均不爲楚咻所奪未見萬歷初之不及嘉靖也學者取諸家詩誦之庶有權衡矣

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千官春佩擁朝班萬國歡聲頌聖顏獨有宗末倭寇犯閩初文年十三上書督府求自試行間旣舉於鄉累上不第走塞上從戚大將軍游座上作灤陽臺別序酒未三巡詩序並就將軍持千金爲壽緣入散去挈家寓金陵憤南曹曲法斷獄奪僧直之坐繫獄三年始出關白之亂雨上書請用奇兵出海上勦賊報聞而已繼又抗疏請止礦稅兼陳立兵行鹽之策上感動下內閣票擬行四明相承中人旨閣其事寄揭請逮治墾闕長嘆憤懣撫膺卽日下獄暴卒天下惜之

邢太僕侗子愿雖有詩名爲書法所掩其言曰詩盛於嘉隆七子以爲盡詞人之變矣然效趨者高踔促柱者急張往往不病而呻吟匪樂而強笑江湖日下七子之衰也益深中時流之弊焉

余文恪繼登古詩指陳時事鋟奇磊落卓然名家其在容臺值國儲未建災變頻陳雷擊太廟樹南都火太白經天秦晉齊皆地震西寧鐘不叩自鳴紹興地出血公俱直言無諱先使周藩渡河舟膠柁折公告於神曰使臣縱有罪神敢震驚龍節亦有佚罰惟神寔圖利之禱畢而波恬若有翼舟而濟之斯亦異矣

沈箕仲九疇以詩名重鄉里人有持所作謁文恭者輒笑曰家弟安知文奚不就我族叔父嘉則以豐樹樓詩屬余君房論定報書曰吾於詩僅窺其藩未入其室此事終當來司權先檄諸長吏迎敕箕重曰勅諭中使非勅守土吏也例不當迎中使爲氣沮一日中使移書自稱亍箕仲叱曰往惟高皇帝起吳時曾稱亍若中貴人何敢爾使大懼亟立造謝其直節自遂亦文恭所不如也

滅晉叔懋循精於曲律嘗從黃州劉延伯借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又購得楊慎夫仙夢俠冥四游彈詞悉鏤板以行序言鄭若庸玉玦張伯起紅拂等記用類書爲傳奇屠長卿曇花道白終折無一長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終本無一散語均非是且言汪伯玉南曲生之靡徐文長北曲失之鄙惟湯義仍於爲近而未盡合

不爽詩亦不墮七子之習故雖從元美讌游不入四十子之目亦磊落之士也

張伯常恒自序其詩謂語不必工意不必遠古不必合今不必離生不必名没不必傳聊自明吾志而已矣又曰譬諸候至而物鳴若有使之而不能已者以寫其優柔澹蕩之思數語非知詩者不能道也

劉文節應秋儒臣非有言責而上書請東朝冠昏劾首輔彈中樞可謂古之遺直矣其言有云近代論相多取之詞林詞林雍容雅度一切齷齪猥瑣會不關其慮博而習於故靜而徹於幾能以事外之身策事成敗則惟詞林勝矣寥寥數語其占地步也不淺

東林諸子奉福清葉文忠向高爲倫魁沙汰江河調和水火海門服其忠公歸田之日蘊藉風流衙左相之窪尊覩東山之碁墅詩品山林臺閣諸體皆具丁長孺元薦謂仕無言責而強直自隨屢折不回劉啓東目爲名臣第一高景逸亦謂正氣足以千古東林君子推許若是其所作五君咏於許孟仲云夫子多苦心河津有正路於沈純父云之子排天門隻手驅豐隆雖以贈友君子以爲自道也

吳姬把酒唱驪歌一曲愁心奈別何莫怪相看頻下淚江南春色已無多征途微雨動春寒片片飛花馬上殘試問亭前來往客幾人花在故園看偶向新豐市裏過故人尊酒共悲歌十年別淚知多少不道相逢淚更多

士陳文憲之請詔工部葺史館禮部自尚書以下同詹事春坊司經局翰林諸臣分門受事其修撰條目志之類二十有二傳之類二十六觀公正史議其大略猶可觀也然如中官之驕橫土司之順逆顧獨遺之何歟

趙承旨松雪讀文敏董尚書容臺亦讀文敏書畫相當董詩差不如趙然歐波之亭戲鴻之堂風流宏長則一也

海月先生者區用儒大相詩律既嚴鑄詞必鍊上自初唐四傑下至大歷七子無所不仿亦無所不合嶺南山川之秀鍾此國琛非特白金水銀丹砂石英已也

歸安鄭侯升明選鳴缶集少有激賞者然其五言近體全學高達夫七言近體全學杜子美非徒守其聲殼而遺其

御洞者列朝詩集僅錄數首詩綜所取特多天下之實天下人當共之也

崑山歸季思子慕善病再試南宮歸而屏跡田里所居陶庵揑槿爲墻縛茅爲屋小如蝸殼瓠子養痾其中迭相往還講學者無錫高存之嘉善吳子往主客從容晏坐默識凝然不語一有所得怡悅相告存之稱其有絕人之識絕人之慧絕人之趣又言季思出諸口者不漫作無味詞措諸躬者不漫作無味事雖病猶授生徒有友勸其輟講報之書云生徒固無累於我豈惜無累且以爲樂清晝飯餘滄浪日落或童或冠油油與偕共坐槐下閒談啜茗臨江藉草以觀雲物風帆往來於目

農歌不輟於耳亦可云至樂矣君子謂其樂天知命焉卒年四十有四崇禎時下詔贈翰林待詔詩學陶韋後鮮有其倫誦陶庵集令人增簞瓢陋巷之樂者也

謝在杭能距之詩云石倉衣鉢自韋陶吳越從風赤幟高行在航摯澥詩格不聳高而詩律極細是時景陵派已甚

若問老夫成底事雪山銀海瀉春濤則自任非淺矣

爽李賓之之浩瀚王濟之之簡潔曾子啓王敬夫之高邁高季迪之超脫崔仲鳧之修潔邱仲深之博雅楊用修之傳有言琴瑟既敝必取而更張之詩文亦然不容不變也

奇崛王允寧之簡潔康德涵之雄俊廖道原之富有於館閣中俱稱獨詣其言不盡非亦不盡是也侍郎諸體咸妙隆萬間王李之遺派充塞公安袁氏昆季起而非之唐自唐宋自宋不屑屑摹古不沾沾是今極風雅之用晚年山居諸什尤有古詩不必選體中晚皆有詩不必唐人唐詩色澤鮮艷如旦晚脫筆硯者今詩纔脫筆硯已是陳言豈非流自性靈出自剽擬所從來異乎

譚聖俞昌言宰常熟識瞿起田於諸生中移couldn't read源靈鏞緻爲眞趣

國遺書儲之高閣課士習誦迨視學於閩杜絕請托試卷不假一人寓目皆手自甄綜案未發公子來覲寄食旅舍不許入廨嘗謂此官可棄此案不可移葢視學三年而鬚髮盡白矣分守東萊值濰令與遼將搆以判積勞嘔血而卒思陵即位卹以死勤事諸臣贈公太僕卿公在留都結詩社詩愛孟襄陽第不多作

徐叔開貞稷清門廉吏比於胡威父子其在夔府寄書家中附書詩云寄語機雲山下水出山仍似在山清葢入蜀以後詩尤深婉句如千盤白鷺雲中路三磨黃牛峽口船卧閣秋雲生白帝登臺春色和巴人雲邊古堞三千雉花裏春城十萬家白水瞿塘聞鼓柝雨晴赤甲見桑麻入春熟夜霜清新猿雨後瞿塘路獨雁風前故國心俱瀟洒出羣

江樹疑吞郭一雨山光盡到樓天末雁稀春色盡山家橋死瑞鵑六君子者楊左魏周袁顧皆以忠節聞雖各有集而於韻語弗事推敲然誦其詩千載後殊覺生氣在目

徐忠烈從治平白蓮賊擒其魁徐鴻儒脅從四萬六千餘人悉赦周治其奉命撫山東詔駐青州公以叛軍將掠萊州特與防撫謝連治守城而死台以死勤事之祀典矣誦其被圍之作不異張中丞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之句也

王淑士志堅讀書最為有法先經而後史先史而後子其讀經先箋疏而後辨論讀史先證據而後發明讀子則唐以後無子當取說家之有裨於經史者以補之讀集則定秦漢以後文為五編尤用意於唐宋諸家碑志援據史傳廣采小說以參覈其事之詳

文之純駁其所著篇章甚富顧自定詩才七十餘首其矜慎若此

東漢風俗之厚則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如賈逵以祖父喪戴封以伯父西鄂長楊彌以伯父繫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令度尚以從父渤海王郎中劉衡以兄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太常卿丞譙元槐里令曹全以弟廣平令仲定以妹馬融以兄子皆以憂去官輕舉至晉而秘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作歸去來辭自是而後古之道莫之行也朱侍郎大啓以文恪公之訃請於朝乞歸持服德陵允焉當時典禮者亦不為過斯典禮者所當附書於禮志也此事尚未百年今則父母之喪有不去其官者矣侍郎晚節歸田愛客益甚雪嶠諸法侶游更唱迭和故集中禪誦之語居多

屠田叔本峻好詼諧詩多不拘格律膾鹽豉蒜果觴客必歡守辰州日禁民宰牛有唐生諜言家貧畜一牛不幸死請鬻其肉田叔度其偽也判以俸錢買牛葬之牽至乃生牛因命小吏飯之及解官衣深衣騎馬出門州父老泣相送牽牛隨其後時人為作辰陽留犢圖作既老好學不倦或曰先生老矣奚自苦為荅曰蒼於蒼

飢以當食渴以當飲欠伸以當枕席愁絶以當鼓吹未嘗苦也因自稱憨先生亦曰幽叟起生礦於甬上撫狀及表年八十餘乃卒至今甬東言風流儒雅者首及之

宣城梅氏一門羣從鼎祚禹金鼎負時名嘗與其叔守箕季豹先後過王元美元美增詩曰從誇荆地人人玉不及梅家處處花季豹聲譽雖遜禹金然咏物諸作恐小阮亦當避席也

江無如廷訥耽情詩賦兼愛填詞結環翠亭延客酒讌亭歌同湯義仍王伯穀游興酣聯句常集唐人詩云狎鳥忘機任往來一川晴色鏡中開竹間駐馬題詩去松下殘碁送客回綠樹碧梧相掩映落花飛蝶共徘徊物情多與閒

相稱莫惜芳時醉酒杯製百家衣可云無縫者矣

秝長卿元夫父編修世臣校禮闈高文襄出其門長卿年少簡傲獲罪嘉興某推官坐死文襄營救獲免招入都執其手語朝士曰此天下才也及文襄去位乘牛車出都門次日始有馳傳後命長卿之送詩紀其實也一時傳誦謂之送詩紀其實也一時傳誦謂陽關三疊河漏一聲無此淒楚後困甚歸田歲暮大雪李給事樂語家人謂此時秝公子必大困因載酒炙炭權舟從之秝方涯次酌水相與劇飲而別今苕中傳爲佳話云

福清何玉長璧任俠見知黃阸張濤後張開府遼東將疏薦以布衣爲大將軍會罷鎮乃止張没哭之遂病卒亦矜奇之士也寄友詩云士到出山誰不賤術惟游世最難工

大半點畫施鉛或題其端或跋其尾好學若是宜其與雅清穩屏去雕浮淺俚之習與惟仲足稱三難以此知興觀羣怨必學者而後工今有稱詩者問以七畧四部茫然如墮雲霧顧好坐壇坫說詩其亦不知自量矣

文氏自溫州守以來累葉風流儒雅爲士所推文肅震孟晚達早歸崇禎五年輔臣骨鯁稱首烏衣子姓名節相繼不媿青門詩頗平緩惟擬古遠行一章庶幾屈宋唐景之遺音乎

馮尚元厥有首善書院感舊詩一章沈耳伯云京師首善之地琳宮梵宇鴈呗相望獨無學者敬業樂羣之地往時羅人恭徐文貞講學率借僧舍誠不闕事也天啟二年御

史臺諸公搆書院一所於宣武門內東墻下南舉少墟兩先生朝退公餘不逾賓客不赴宴會輒入書院講學一時士風爲之少變未幾逆璫用事郭元厚朱童蒙相繼論劾以講學爲門戶及楊忠烈劾魏奄疏上璫禍大作而御史倪文煥遂奏請罷書院棄先師栗主於路左焚經籍於堂中書院既毀逆祠乃建矣馮公之作足當詩史

陸嗣崧澄源嘗思陵初政首攻魏崔海內想其風采無難焉得工故必琴瑟鍾鼓之樂少而寤寐反側之情多然後可以追韓軼李金沙王次回疑雨集結撰深得唐人之遺意起句如雨下春泥月下霜幾年辛苦是蕭郎一扇樓只隔歡娛不隔愁月到西南倍可憐照人雙笑影娟娟中嚇如曉燈院落更衣影聽曲簾櫳點屢聲當初笑語渾閒事向後思量盡可憐明明可愛人如月漠漠難尋路隔烟含毫愛學簪花格展畫慙看出浴圖窗下有時思夢笑燈前長不御頭眠結句如水國不生紅豆子贈君何物助相思闕千一曲無多地才著思量便渺然今日席間才認得舊時家令沈休文皆饒風韻誦之感心嫣目蕩氣迴腸者也

硜之小人決不依草附木爲疑似之君子由是見嫉於東林拒之惟恐不力一官蹭蹬破察而歸放浪山水以詩酒自娛斯亦狂狷之流也詩亦不入鍾譚派又陸敬身工近體妍用語助辭不無狃於公安之派然其才氣奔逸勝葛震甫陳仲醇且十倍

李處士果堂輯甬上耆舊凡四百三十八詩三千餘首自詡搜隱蒐奇而敬身曾與余太常君房儀部緯眞楊處士議面卜鄰者乃遺之也何歟

朱白民鷺負奇嘗游黃山遠尋嵩華所至以畫竹自給家居撰建文書法擬進呈請復革除年號不果崇禎初騎驢入都欲上所作廿露頌又不果歸結茅於郡西華山蓮子吳藥師本泰當聲教微茫之日獨造大雅之音而揚抗風雅者或不及焉蓋信曲高者和寡也

萬孝廉履安泰鈞黨顧厨士林圭臬兵後以經史分授諸子其最著者斯大充宗斯同季野也詩多清商變徵之音羊城旅懷等作見者十手傳鈔其云廣柳車中容季子湘江澤畔問巫陽舟經彭澤竟容死舟中識者以爲讖云方密之以智紛綸五經融會百氏揷三萬軸於架上羅四七宿於胷中樂府古詩磊落嵌嵜五律亦無浮響洵乎名家也晚歲爲僧名宏智更字無可別號藥地和尚又張能因利民晚亦披緇入山自稱田中和尚當牽絲之日值張獻忠來攻危同壘卵而以忠義激勸將士執所佩刀殺白雞以血洒地曰諸公有二心者視彼又折矢誓曰今日藉諸公力堅守有功不以上聞者有如此矢將百計攻之不克賴黃得功援師至城以獲全率邑三年治行推天下第一墨守無暇作詩詩皆行遯後作

高寓公承埏表忠裏孝以父死不辜伏闕訟寃絲綸奪者再錫三宰雷封各著循績而危邦墨守尤文吏所難能借乎功多不賞至今寶坻父老有遺憾焉家藏書八十櫝與項氏萬卷樓爭富雖干戈俶擾不輟吟咏其病中雜志詩云憀澹表忠憤讀者比之澤畔行吟而臺痛哭云

朱近修一是早擅文名逮避地江東屈志百里尤以才畧見長歸欲披剃以老而從學弟子力強之說經因主文社太邱之交道日廣州來之縞素彌多古今詩不事矜練而文采裴然五言詩如十暑杜陵葛一寒范叔裘秋懸遊子夢日落異鄉山山容初過雨水氣忽生秋淚以傷時盡愁須醉日多脩厨三度臘客夢一歸鄉青山寒照日黃葉晚風秋妻子他鄉淚文章浩劫灰七言如牧馬官同張萬歲進賢賞並郭千秋關河秋色三千里風雨冬青十二陵代北重關飛白雁京西古鎮出黃花笛裏羌歌憐折柳馬頭關樹但生榆長江險失韓擒虎曾井春埋張麗華三楚風塵新幕府六朝烟雨舊樓臺皆音響清鏘猶是慼下四溟敵手

黃翼聖子羽弱冠時尚鍾譚之習已而宦遊簿書牒訟午戈戎馬之間發之於詩激慷磅礴無非忠君愛國之語迨棄官歸里杜門謝客其詩哀而不傷怨而不亂小雅之音也

黃孔昭含美一命投荒仳儷天末已不作歸田之夢其子向堅端木有慽二人眼枯足繭蹈白刃尋之卒御以全歸吳中好事者編爲傳奇演於春秋之社南歸草一卷成於荷野史所未詳者若夏恰悅之問無暇持擇觀其紀述恒有睽呈貢之死事是已夏諱祖訓字仲友委水學生以歲貢除呈貢縣事含美稱其起義師失利一城屠戮殆盡知縣被刑最慘鄉中多未知聞含美有詩哀之此宜激發其幽光者也若夫陳仲醇繼儒以處士虛聲傾動朝野守令減否由夫片言詩文佳惡冀其一顧市骨董者如赴畢良史權場品書畫者必求張懷瓘估價肘有兔園之冊門填鶩羽

人于九京未必人人皆有勲烈而有勲烈者必此三十五人痛惜人才之至矣

冰壑先生遺稿慈谿劉而強振之集也先生初署廣文日以忠孝勉諸弟子嘗題柱曰人熱難因吾鼎可愛又曰一片氷心堪贍友滿腔熱血欲輸君其後捐軀最烈不食其言

啓禎之際秦聲變而至楚調變而至尹宣子越吟變而至王季重正音掃地矣孟允吉兆祥峻節自取忤中璫卒殉節於正陽門子章明顯之以進士觀政吏部視公殮畢亦自盡時論翕然以為三百年特見之事其詩惜不傳再淩駿甫義渠詩義見者解頤與閔文學元京共排纘觀之嫌其述客魏居多而關德陵事寡不無微憾耳

德陵實錄為黑頭爰立所攘天啓四年七年事遂爾遺佚什滇黔風景可得其大槩焉

常熟秦秀才徵蘭宮詞捃摭掖庭瑣語頗稱詳核第合而今日書不見佳魯孫瞠目視左右擲筆而去嘗語人曰吾詩極力摹擬古人僅可雜之王仲初集中耳觀其紀遊諸

中偏題箋扇呼士敬曰君頗知書吾書究誰似士敬謬曰君書直逼二王不雜唐以下筆法魯孫大喜於同人廣坐施魯孫武孝子也佯狂玩世兼擅草書鄭孝廉士敬謂曰君書直逼二王不雜唐以下筆法魯孫大喜於同人廣坐

湘烟錄董上舍斯張稱泠艷畢盧比之吳均入東記及官禮垣封事四十餘上皆中時弊後官大理從容授命惟取生平撰述悉焚之殊可惜也

吳貞庸麟徵在八舍時知無不言又明於當世之事不茹不吐奈與當時執政者齟齬不用其謀嘗與兄石渠書曰朝廷之是否臧否無恒而所謂為正人專以門戶聲氣為事疆場事益決裂安之若固然惟一人焦勞於上又曰近日用人忽更忽換當事全無確見惟視上意所在其餘議論紛紜封疆事所以日壞良可嘆也又曰宜興敗後大獄頻興士大夫幾無生氣而言路更甚弟幸免風波然欲積誠救之於萬一則長沙進逼袁州江浙震驚吾鄉恐不安孔也東林之君子已得十八九焉先生之言曰起三十五

枕天下事不可言者子姪輩教以敦厚無事浮文爲善於鄉足矣臨難授命置理家事不亂尤人所難詩不甚敦琢其工者每涉傷時存其一二吉人之言不在多也

申孔嘉治最中州及考牧近畿聞寇逼居庸郡縣望風奔潰或勸無入都慷慨流涕曰固知京師不支其如天子孤立何疾馳以入時三月十二也徧謁大臣晝戰守策皆不省城陷自投王恭厩井中其詩娟秀不浮不囂近劉半舫一派

重關烽火陣雲寒回首鄉園道路難忽憶高堂清淚落還將尺素報平安太守王行儉之詩也張獻忠奪佛圖關用火具攻重慶時漢中已失瑞王來奔闕南道陳纁及士大夫從之俱挈眷以行城既陷賊俘巡撫陳士奇知巴縣事王錫爵太守縛之演武場將殺俄而雷電晦冥獻忠對天誓曰我殺人與天何涉架飛礮向天齊擊之既霽諸公皆遇害事載婁東沈荀蕃劉孰紀畧云

吳介子爾壎閒道潛行依史閣部軍中以身許國遇鄉人祝孝廉南還斷一指遺其親誓不空還卒死於兵平居曾撰死臣傳目曰仁書傳有大小序各繫以古人曰湛身曰焚曰豕曰自刎曰不食曰閉口曰雉經曰扼吭曰立槁曰沒陣曰觸曰墜曰鴆曰烹曰蒯醢曰臠曰斬曰車裂曰磔曰鋸曰囊撲曰剝曰割曰拉曰杖曰笞曰鎚擊曰刺曰幽囚凍曰疽發背曰痛哭統論之曰諸死者或假手於人或憤激自裁或罵賊畢命身死悟主者有之身死敵懼者有之操吳戈氣之雄騰天河驚廣野捐愛妾志之決頭匪恤我心赤我血碧長城雖壞臼虹貫日則先生自道也

祁幼文彪佳美丰姿夫人商亦有令儀閨門倡隨鄉黨有金童玉女之稱爲臺諫時進封事畧云凡文武內外大小諸臣必使之安其位而各盡其心邇來六卿九列之長詰責議罪日見因而周章急遽救過不遑竊當事諸臣慊於嚴旨參半藉上感發其忠義鼓舞以功名之累由人或錢穀之輸未足降級住俸什居二三必至苟且支吾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之念臣所慮於羣臣者此也陛下聞鼓鼙而思將帥之臣倘得真英雄即擁敝設壇夫豈爲過抑或獎拔之術未盡則濫冒之實將萌臣所慮於武臣者此也陛下深懲惰窳特遣內臣撫按之多令監視正恐同罪同功反使互蒙互蔽開水火之端其患顯啓交結之漸其患深臣所慮於內臣者此也其言切中思陵時弊其後亡國卒由於此數端公嘗築室於寓山極林壑之勝乙酉閏月六日坐園中題其案曰圖功爲其難潔身爲其易吾爲其易者聊存潔身志含笑入九泉浩然留天地昧旦猶整帶立水中子理孫班孫葬公園旁舍池館爲寺塑公像於堂至今存焉

劉啓東宗周家居恒服紫花布袍吳中趙士謂知會稽嘗
謂病造榻前出而嘆曰豈意今日得覩管幼安堂不過數
笏京兆干旌尚存思陵贈勅云蔬食菜羹三月不知肉味
敝車羸馬廿年猶是書生先生當之洵可無怍也
黃陶庵精於書義融會九經諸史審擇而出之當崇禎之
際方以駢體相尚不知者以爲陳言如雅頌各得其所樂
有堂上堂下之分又孔子未嘗刪詩伯鯀未嘗誅死皆至
當之論乃遍求選家以其未盡有合乎朱子之集注章句
痛抹之是何異於下士之聞道乎詩亦堅厚無憾響由不
涵於楚人之啾然也
麻孟璜三衡注名復社遽賦無衣陳安未克生還狼曞已
得死所詩如落日照荒野亡猿懷故林魂銷分劍日心折
覆巢時草閣新寒日江村落日多夢回塞上雙流淚家住
淮南獨倚樓殊自超脫
吳次尾鷹笵羅九經二十一史於胸中洞悉古今興亡順
逆之事當崇禎中預慮京都之不守問者笑其迂而先生
持論侃侃不阿也名雖不登朝籍而人才之邪正國是之
得失瞭如指掌撰有烝朝忠節傳二卷兩朝剝復錄十卷
留都見聞錄三卷東林本末六卷續甌不甌錄二卷其書
或傳或不傳覽者可以當龜鑑矣聞先生授命處血跡至
今猶存洗之不去葢宏稿紹而後不多得也
黃石齋道周詞臣也初無言責居无咎无譽之地靠次待
遷先生入翰苑與上虞倪文貞公俱任天下之重崇正去
邪盡忠補過引裾折檻九死不回先生所云親從霹靂推
車過又得滂沱自在春益實錄也退而講學於杭則大滌
洞天於閩則蓬萊峽少長咸集還遷俱來監司主賓琴瑟
鍾磬庶幾濂洛之風焉
袁侍郎繼咸處危疑之際內抑權姦外調重任備極苦心
晚授命燕京堪與左仲及比烈近見野史有誣公歸命
本朝者殆出怨家之口軍中自銘曰死事也易成事也難
爲嬰弗克爲匡維艱張死非先許死非後臣心靡他靖獻
我后嗚呼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從則號泣隨之撻之不
怨晉陽之甲豈可訓哉既被獲抵大勝關親王傳語袁總

督著隨行與以大官做又自銘曰大官好做大節難移成
仁取義前訓是依文山袁山仰止庶幾袁山侍郎自號也
讀曹學佺能始石倉前集知有明三百年詩凡屢變洪永
諸家稱極盛徵嫌尚沿元習迨宣德十才子一變而爲晚
唐成化諸公再變而爲宋宏正間三變而爲盛唐嘉靖初
入才子四變而爲初唐皇甫兄弟五變而爲中唐至七才
子已六變矣久之公安七變而爲楊陸所取卑下竟陵八
變而枯槁幽寂風雅掃地矣惟閩粵風氣始終不易閩自
十才子後惟少谷小變而高傅之外寥寥寡和若能始謝
在杭徐維和輩猶是十子調粵自五先生後惟周蘭汀小
變而歐貞伯黎惟敬區用孺輩猶是五先生調也石倉與

公安竟陵往還唱和而能鬬然不滓尤人所難者

楊維斗廷樞倡應社於吳中評騭五經文字張溥天如朱隗雲子主易楊夔子常顧夢麟麟士主詩周銓簡臣周鍾介生主春秋張采受先王啓榮惠常主禮記而先生與嘉善錢栴彥林主書後與復社幾社合領解之後聲譽日重門下註錄者二千餘人詩雖游好然如吉光孔翠片羽皆足爲珍

陳卧子子龍當王李教衰一時好異者譸張爲幻關中文太祖父之資以相濟惟取友之是急以文章聲氣相孚韻語流傳者少名動朝野欲怨日深黨禍遂不可力挽此亦人事之難以相解者也

顧子方杲戊寅南國諸生百四十人具啖亂公揭子方寔居其首有云杲等讀聖人之書明討賊之義事出公論言與憤俱但知爲國除姦不惜以身賈禍阮大鋮飲恨刺骨而東林復社之讎在所必報矣大鋮名在東林黜將簿號沒遮攔而鬬人周之夔亦注名復社第一集阮露刃以殺東林周反戈以攻復社君子論交不可不慎也子方楊柳枝詞似爲周阮而作

陳喬生子升古詩愛仿玉臺金鏤五律規模太白浩然時有單行之句然其心摹手追者區海目也順德薛始亨序其詩洪永成宏迄今天下之詩數變獨粵中猶奉先正典型自孫典籍以降代有哲人未改曲江流風庶幾哉才術化爲性情無愧作者矣

金孝章俊明韶年入社籍甚才名乃於壬午之秋筮得焦氏易林蠱之艮愀然不樂遂棄諸生兵後隱居市廛不違蹈湖海以爲高和光同於柳下而介不可易既卒門人私謚貞孝先生云

陸麗京圻詩文采組六朝醬方酒令觸口悉成儷句猶飯冷菜捫蝨而談相對者忘其殘也晚因史禍牽連既得釋訪澹公於丹霞洞舍轉入武當爲道士不知所終里人洪昇有答友絕句云君問西陵陸講山飄然一盞竟忘還乘雲或化孤飛鶴來往天台雁宕間講山麗京別字西林十子詩居其首也

劉伯繩循過庭之訓鍵戶蕺山之麓息交絕游輯念臺先

生遺書有禮經考次一編首夏小正而附月令帝王所以治歷明時也次丹書而附王制正已以正朝廷百官也萬民也於是原禮之所由起而次禮運焉推禮之行於事而次禮器焉驗樂之所以成而次樂記焉然後述孔子之言次哀公問次燕居閒居坊記表記爾乃設爲祀典次以禮法祭儀祭統大傳施於喪葬次以喪大記喪服小記雜記申以會子問檀弓奔喪問喪中之間傳三年問喪制喪禮無遺矣君子常服深衣雅歌投壺不可不講也則次深衣投壺男女冠笄婚姻所有事也則次冠義昏義推而鄉飲賓酒義射義燕儀聘義合三十篇謂之禮經別分曲禮少儀內則玉藻文王世子學記七篇謂之曲禮蓋皆念臺先生之意云

必古雅抒山長老所云清景當中天地秋色庶乎其似之

張祖望綱孫論詩謂七律少陵能用比興他人雖極工鍊不過賦爾於是人皆賞其七律然不若五古之波瀾老成也其南北行旅諸什尤爲奇崛方之西陵諸子軼能超羣

魏楚白璧銳意學杜晚一變而神遊謫仙之門其論詩云詩以達性情貴極其所至故哀必盡其哀樂必盡其樂由唐以前諸家體不必相蒙而其爲至則一也學者各盡其途逕而入入之愈深其畛域愈廣恣睢淫佚於其際者久之乃得其濟濚之樂故涉獵衆家不如專注一家一家之趣既竭而後馳而去之再適一家其於一家由是也然後古之人之長見余之長亦可見余之詩初無矜飾務達其

情凡博奕飲酒朋友酬酢以至山川風俗城郭之所歷覽遺跡之所辨證雜然前陳有觸於懷發之咏嘆以爲合於作不能自已之旨則予之所自道也

萬遵甫路舍貞履吉賣藥市門行歌帶索由其見深故於憂淺識遠斯患亦昔人謂大邱道廣廣則不周仲舉性峻峻則少納遵甫廣不混俗峻不汚物發爲詩文多見道之言裴子野之稱劉居士也所修孔子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學則淨行者傳之所著文集則詞人錄之斯言也遵甫足當之矣

韓君望洽隱居羊山存寄菴詩存非特高節軼羣也所撰纂學測解釋訓考源足證說文長箋之誤朱長孺鶴齡長於箋疏之學所撰毛詩通義尚書埤傳禹貢箋注左傳日鈔發明宋儒集注集解傳所未及顧不甚傳惟杜甫李商隱集注盛行於時松陵文獻稱其遺落世事晨夕一編行不識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謂之愚因以自號蓋實錄也

歸元恭莊好奇世目爲狂生善行草書嘗題其齋居柱曰入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囂囂然曰鄉黨傳之謂可入啓顏錄

李子建標精於戎機戰畧軍律營壬遁諸書史閣部道鄰辟爲記室見事不可爲歸里繼聞史公殉節揚州渡江會葬具衣冠於梅嶺歸而繞屋皆種梅賦詩三十首蓋寄託於西臺慟哭之謝參軍云

吳方輪系兄弟九人兵後存者悉棄諸生俱不就試鄉壤隱君子相與往還酬和篇章甚富於是方輪輯其詩爲驚隱弟九畹輯其詩爲歲寒集是亦月泉吟社玉山雅集之流也

李艾山沂晚自號爲壺菴啓禎間詩家多惑於竟陵派中州張瓠菴暨弟皃客避寇僑居昭陽每與賓客坐論詩有左袒竟陵者至張目批之頰是時艾山欣然相接故昭陽詩派不暢爰聲皆艾山之力也

王介人翃初擅詞場後研聲詩志取多師不遺僞體其論詩於合處見離於離處見合啓禎之間大雅不作殺然以起衰自任而知者寥寥惟平湖陸職方嗣端心賞之訪君於長水值君洗硯河頭挾之登舟家人不知也遍遊茗雪乃返既而入越謁陳推官卧子方置酒送客君詩有前後夕陽外行人春草中之句卧子擊節曰此今之高三十五也爲序其詩詞遭亂所居不戒於火惟餘小屋三間一供婦爨一吟咏其中有故人官府寮者造之不見尋卒於京口

蔣楚稚之翹秀水布衣居射襄城詳對楚辭晉書韓柳文集鏤板以行又輯攜李詩乘四十卷搜羅鄉黨先正詩無遺兼能舉軼事使聽者忘倦晚年無子書藉散佚無餘詩乘亦亡可嘆也

沈君庸自徵善填詞所撰鞠歌伎壩亭秋慨當以慷世有續鬼簿者當目之爲第一流

杜于皇濟有夔雅堂詩集不效法於公安景陵之派獨以
老杜爲師亦豪傑之士惜其窮阨以老孟貞曜所云好詩
多抱困也

顧子超長歌大約兼溫李而神明之惜其全稿求之不得
當崇禎之際吳俗談詩者多惑於楚咻以空疎蕭寂相尚
若子超出入經史卓然羣雅之遺

周青士篤遭亂棄舉子業受廛賣米有括故家遺書連船
鬻於市者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筐筥斗斛權衡
當滿肆讀之糠秕中其爲詩句敦字琢不輕襲前人片語
胸無柴棘急人患難視朋友如一身或忘大德而思小怨
者不以置之懷也晚年詩取率意好與浮屠道士游題咏

極多嘗醉書五言云似工不操作似商謝奔趣似士不游
庠似農還讀書立言頗突兀應事猶犂疎飢餓不少顧吟
詩作歡娛可當一幅小照也

陳元孝恭尹降志辱身終宜進之逸民之列其自序畧云
志學以往皆爲患難之日東西南北不能多帶卷籍自隨
而意有所感復不能已於言故於文辭取諸胸臆者爲多
而稽古之力少可云不自滿矣論其詩品雖少遜於屈翁
山然翁山祇工五言又不若元孝之諸體相稱也

續詩品

錢塘袁　枚簡齋著

余愛司空表聖詩品而惜其祇標妙境未寫苦心爲若干首續之陸士龍云雖隨手之妙良難以詞諭要所能言者盡于是耳

崇意

虞舜教夔曰詩言志何今之人多辭寡意意似主人辭如奴婢主弱奴强呼之不至穿貫無繩散錢委地開千枝花一本所繫

精思

疾行善步兩不能全暴長之物其亡忽焉文不加點興到語耳孔明天才思十反矣惟思之精屈曲超遞人居屋中我來天外

博習

萬卷山積一篇吟成詩之與書有情無情鐘鼓非樂捨之何鳴易牙善烹先羞百牲不從糟粕安得精英曰不關學終非正聲

相題

古人詩易門戶獨開今人詩難羣題紛來專習一家硜硜小哉宜善相之多師爲佳地殊景光人各身分天女量衣不差尺寸

選材

用一俾典如請生客如何選材而可不擇古香時鑑各有攸宜所宜之中且爭毫釐錦非不佳不可爲帽金貂滿堂狗來必笑

用筆

思苦而晦緜不成繩書多而塞膏乃滅燈焚香再拜拜筆一枝星月驅使華岳奔馳能剛能柔忽斂忽縱筆豈能然惟悟所用

理氣

吹氣不同油然浩然要其盤旋總在筆先湯湯來潮縷縷騰煙有餘於物物自浮焉如其客氣冉猛必顛無萬里風莫乘海船

布格

造屋先畫點兵先派詩雖百家各有疆界我用何格如盤走丸橫斜操縱不出於盤消息機關按之甚細

一律未調八風掃地

擇韻

醬百二甕帝豈盡甘韻入千字人何亂採次韻自繫
紛紛人行亦覽而竟倦心齊生幽徑蠶叢是誰開創
蠱顏無味闕險貪多偶然遊戲勿瓦缶撞而銅山鳴
食雞取跖烹魚去丁

尙識

學如弓弩才如箭鏃識以領之方能中鵠善學邯鄲
莫失故步善求仙方不爲藥誤我有禪燈獨照獨知
不取亦取雖師勿師

振采

明珠非白精金非黃美人當前爛如朝陽雖抱仙骨
亦由嚴妝睢沐何潔非蕉何香西施蓬髮終竟不減
若非華羽揭別鳳皇

結響

金先于石餘響較多竹不如肉爲其音和詩本樂章
按節當歌將斷必續如往復過簷來天霜琴生海波
三日繞梁我思韓娥

取徑

採直使曲疊單使複山愛武夷爲遊不足擾擾闔闔
紛紛人行亦覽而竟倦心齊生幽徑蠶叢是誰開創
千秋過者猶祀其像

知難

趙括小兒兵乃易用充國晚年愈加持重問所由然
知與不知知味難食知脉難醫如此千秋萬手齊抗
談何容易著墨紙上

雖真不雅脂奴叱咤悖矣會規野哉孔罵君子不然

芳花當齒言必先王左圖右史沈奇徵瑤劉怯題糕

撰厥所由君形者亡

想見古人射古爲招

安雅

空行

鐘厚必啞耳塞必聾萬古不壞其惟虛空詩人之筆
列子之風離之愈遠卽之彌工儀神甦貌借西搖東

不階尺水斯名應龍

固存

酒薄易酸棟撓易動画而存之背欲其重視民不佻

沉沉爲王八十萬人九鼎始扛重而能行乘百斛舟

重而不行猴騎土牛

辨微

是新非織是淡非枯是朴非拙是健非巍急宜判分

毫釐千里勿混淄滛勿眩朱紫戒之戒之賢智之過

老手頹唐才人胆大

澄淬

描詩者多作詩者少其故云何渣滓不少糟去酒清

肉去泊儻室可不吟不可附會大官筵饌何必橫陳

老生常談嚼蠟難聞

齋心

詩如鼓琴聲聲見心心爲人穎誠中形外我心清妄

語無炯火我心纏綿讀者泫然禪偈非佛理障非儒

心之孔嘉其言藹如

矜嚴

貴人舉止咳唾生風優曇花開半刻而終我飲仙露

何必千鍾寸儀殺人寧非英雄博極而約淡蘊于濃

若徒槊貍非浮邱翁

藏拙

畫贏省繩天不兩隆如何弱手好彎强弓因謇徐言

因跛緩步善藏其拙巧乃流露右帥取敗敵必當王

霍王無短是以無長

神悟

鳥啼花落皆與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飄風惟我詩人

眾妙扶智但見性情不著文字宣尼偶過童歌滄浪

聞之欣然示我周行

即景

混元運物流而不注迎之未來攬之已去詩如化工

即景成趣逝者如斯有新無故因物賦形隨影換步

彼膠柱者將朝認暮

勇改

千招不來倉猝忽至十年矜寵一朝捐棄人貴知足

惟學不然人功不竭天巧不傳知一重非進一重境

亦有生金一鑄而定

著我

不學古人法無一可竟似古人何處著我字古有言言古無吐故吸新其庶幾乎孟學孔子孔學周公三人文章頗不相同

戒偏

抱杜尊韓托足權門苦守陶韋貧賤驕人偏則成魔分唐界宋霹靂一聲鄒魯不關江海雖大豈無瀟湘突夏自幽亦須廟堂

割忍

葉多花蔽詞多語費割之爲佳非忍不濟驪龍選珠顆顆明麗深夜九淵一取萬乘知熟必避知生必避人人意中出人頭地

求友

游山先問參禪貴印閉門自高吾斯未信聖求童蒙而況于我低徊偶然一着頗可臨池正領倚鏡裝花笑倩傍人是耶非耶

拔萃

續詩品跋

簡齋先生之詩梨棗久登傳布求廣今讀三十二品而小倉山房全集可概見矣鴛鴦瘢出甘苦自知直足補表聖所未及續云乎哉丙午夏五月鮑君以文舟中舉手鈔本見眎亟假歸校錄用識欣賞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全詩斥言語刊誤

全浙詩話五十四卷會稽陶元藻篁村撰積十七年之久蒐羅頗稱繁富但讐校未精其中詩人部居或前後疊見或父子失敘身丁晚季而閭阎國初跡入興朝而仍殿勝代以及姓名不備爵里闕如誠作者之麤疏亦傳書之缺憾也客春自鄞山友人處借鵝流覽隨手正譌件繫條分積有數則近日雨檠晴裎復讀一過補乙續塗居然成帙非好爲是掊擊竊欲附於諍臣嗟乎窮儒讀書無用至白頭垂暮僅僅仰屋粱

晉逃自嫉亦可悲已而上下數千年徒以一手指之力爬羅抉剔求其完善無戾繆難哉後之好識彈者輒恣意糾劾吹毛而求疵焉抑何其不相諒也然一書出而有識彈者逐其尾則書亦傳矣咸豐三年癸丑春仲堂後一日錢塘張道少南父識

十一卷 盧襄
十三卷 舒亶
十四卷 康與之
十八卷 柴望
十九卷 倉中正
朱伯仁
呂徽之
賈娉娉
二十三卷 吾衍
二十五卷 葉隆禮
二十六卷 洪貞女
二十八卷 李奕
章震
三十一卷 陳而翀
三十五卷 余堯臣
三十六卷 余古章
三十七卷 趙氏

三十八卷　崇禎辛巳道人
四十卷　陳麗
四十二卷　卓發之
四十七卷　黃宗羲
五十卷　英寶厓
五十二卷　張岐然
附辨　沈中稑
五十三卷　衞琴娘

正嵒

全浙詩話刊誤一卷

錢塘張道少南

宋盧襄編纂重出麾撰

十一卷盧襄舊名天驥字駿元三衢人徽宗朝避天字改名襄字贊元大觀元年進士政和六年以朝散郎出爲浙東提刑捕盜入剡靖康間拜吏部侍郎推册張邦昌建炎初安置衡州引皆滿拔可喜後因兵火失之尚記其贈鼓琴者

庚溪詩話云贊元詩篇極多向嘗得其數十首

云試將鍾子山水意一洗退之冰炭腸恨失其全篇二十卷方欲復刻贊元名爲僧亦引庚溪詩話而贊元名下不注俗姓與某寺僧蓋陶氏此書編纂非出一時忘其前卷所引遂復以贊元爲僧號耳

宋舒　亶編纂失次

十三卷舒亶字信道慈谿人治平二年進士官至龍圖閣待制按舒懶堂北宋人嘗與李定以詩案劾東坡者列入南宋卷中非是

宋康與之　編纂重出

十三卷康與之字伯可嘉興人又同卷康執權字伯可官侍制奉祠寓居永嘉按與之即執權實一人也前條引風雅閒談伯可題宣和御墨云云後條引浩然齋雅談康與之伯可詩云云宜并條

宋柴望　編纂失次

十四卷柴望字仲山號秋堂江山人嘉熙間爲太學上舍端宗朝因薦授迪功郎後辭歸宋亡不答與之乘曰吾豈受不義者必欲易之刺船後稱宋迪臣按秋堂爲南渡遺老列王梅溪前

而去遁人尾其後路甚迂僻雪霽往訪惟草廬一間忽米桶一人乃徽之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詢所之曰捕魚溪上詰之曰方艤舟隔岸遥揖曰諸公易先如舍遲我乎少選徽之攜魚換酒歸盡懽他日復往已逸莫知其處滕字詩云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鬬枯藤驚鵝聲亂功收蔡峽蝶飛來妙過滕曇宝詩云萬里關河凍欲含渾如天地倘含三橘湯餅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竹夫長梢寒郭索松埋短髮老

宋宋伯仁　編纂失次

十八卷宋伯仁字器之號雪巖湖州人引詩衡

宋呂徽之　編纂重出

十八卷呂徽之字起猷號六松仙居人遯跡不出操行極高引輟耕錄云徽之長於詩宋亡隱居萬竹山中樵漁自給一日大雪攜榼幣易粟富家聞其分韻賦詩有得縣宇者苦吟不就徽之笑曰何不舉滕王蛺蝶事眾迎入請成之援筆而就又請賦雲字韻隨筆書訖徑出問姓氏不答與之粟曰吾豈受不義者必欲易之刺船

瞿曇不如乘此捐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悲又二十三卷呂起猷字徽之號六松仙居處士引三台詩話入元實一人也三台詩話即用輟耕錄語

宋賈妙妙編纂失考

十九卷賈妙妙按妙妙乃幽州人賈平章女其嫁魏生已在元至正時宜列元人中戚氏三台詩話誤爲賈似道女陶氏承其譌舛也

元吾衍編纂失考姓

二十三卷吾衍字子行錢塘人布衣按子行乃複姓吾邱漢有吾邱壽王後人去一字稱吾子行者如以子長爲馬遷相如爲馬卿曼倩爲方朔武侯爲葛亮皇甫侃爲皇侃也然文人弄筆則可若書姓名則須備舉耳

元葉隆禮編纂失考次

二十五卷葉隆禮字士則嘉興人由進士仕至秘書丞按士則乃南宋人列元人中非是

元洪貞女編纂重出

二十六卷洪貞女太平人引三台詩話太平志洪貞女詩誰謂妾無夫中途棄妾身先殂誰謂妾無子側室生兒繼夫嗣兒讀書妾辟纊空房夜夜聞啼鳥兒今成名妾不嫁貞人瞑目黃泉下據許浩復齋日記此詩乃明樂清金氏作即章公綸之嫡母也然今高季迪集又現載此彼此傳錄竟不知果出誰手又三十七卷邵氏章文寶妻樂清人引復齋日記云文寶聘邵氏未成婚納妾有娠而文寶得疾將死邵氏聞請往父母不許堅欲往文寶一見而遊氏撫妾守喪妾侍邱氏自爲詩兒志云誰云妾無夫妾猶及見夫方殂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纊空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名妾不嫁貞人瞑目黃泉下又同卷洪氏引台州府志云洪氏南塘戴氏婦也既許嫁而夫病其父先遣媵女視夫湯藥有娠及洪于歸至中途夫卒竟歸服喪如禮已而媵果生子洪撫之如己出既長

敎以義方卒至成立事聞旌之曰夫人里中咸呼爲洪夫人云嘗賦詩云誰謂妾無夫中途棄妾身先殂誰謂妾無子側室生兒繼夫嗣兒讀書妾辟纊空房夜夜聞啼烏兒今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後附朱文藻注云按此詩與章文寶妻邵氏相同殆是一人倡而一人錄其舊也今並存之按洪貞女乃元人邵氏與洪夫人俱明人斷無三人作詩如一手者余以爲宜於邵氏復齋日記下雜引三台詩話及台州府

志牘列辨證而二十六卷之洪貞女及同卷之洪氏俱棄去庶無重沓之弊

明 李奕 編纂重出

二十八卷李奕字宗表錢塘人按草閣本作草閣先生明初以薦官國子助敎以病免卜居永康遂爲永康人有草閣集又五十卷李曦字宗表以避名曦陶氏前卷更書李奕也後卷復列入乾隆諸公間用鈔筆例書其名

明 章震 編纂重出

二十八卷章震黃巖人引黃巖縣志云章神童震八歲能詩謝文肅公嘗以楮扇命題操筆立就云流水往來急青山遠近齊相期恐相失冒雨過橋西公大奇之又三十二卷章震黃巖人亦引黃巖縣志惟憲下增一者字歲作齡文肅下減一公字扇作箑公作文肅爲少異耳或所見別一本遂譌震爲憲且以爲兩人也

明 陳雨輝 編纂失次

三十一卷陳雨輝字寒山臨海人三十四卷陳三槐復附其子雨輝引沐雲詩話云陳三槐子雨輝爲靖江令後贈兵部尚書明末曾作絕命詞四首其一曰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堪徒慚赤手擎天惟見白雲黃日其末云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孝臣忠貽與人間同志按寒山明季人宜列三十六卷不當厠宏治正德人中且子先父列顚倒重沓殊戾體

制

明　余姚臣　編纂失次

三十五卷余姚臣字唐卿永嘉人有采蘋集引靜志居詩話云高季迪夜飲余左司宅云燈銷月窺闌角警霜委砌答余左司沈別駕元夕會飲城南詩云故人念我有二子省內郎官府中佐徐幼文采蘋詩題爲永嘉余唐卿左司賦然則左司之稱本於越鎮將版授而司馬之銜疑唐卿曾仕於淮張也按唐卿元季明初人今列

三十六卷俞古章富陽人引客座新聞云富陽俞克明既宦而貪家有田與他勝相連每歲令人侵其畔鄉民苦之其族人俞古章者賦詩一絕云一年一寸苦相侵一尺原來十度春若使百年侵一丈世間那有萬年人按俞古章名膺字古章富陽人布衣高隱古章非名也宜更曰俞膺且正統間人亦不當列入明季嘗讀七脩類稿云富陽俞甫東徐翩翩文采雙明珠之譽陶氏編纂此書如七脩類稿及富陽縣志俱

三十七卷趙氏台州人張元向配引台州府志云趙炳吳女明亡被俘至河埠溪兒口聞夫張元向已見殺醬破指血題一絕於衣間云鼓鼙滿地不堪聞天道人倫那足云聽得睢陽空有舌裙釵祇合弔湘君遂投河而死又五十二卷趙烈婦仙居儒士炳吳女同邑張錦妻引三台

詩錄云婦被兵難俘至河埠溪見口聞夫已被殺嚼指血題詩衣間投水死見應明經期至張綱倩夫婦序論其題衣詩云鼓鼙滿地不堪聞天道人倫那足云聽得睢陽空有舌裙釵只合弔湘君按二書所載趙氏事跡戚氏爲詳實一人也

明　崇禎辛巳道人　編纂失名　三十八卷

引檮李詩繫云崇禎辛巳道人題探梅六言詩時人莫會意王胡曰道人起句謂舟

擊則速十里之行等五里雪霽而殘一山所積止半山耳乱書王子可與言詩按此道人乃乱仙其云崇禎辛巳者必請乱時也宜入雜錄此列方外非是

國朝　陳　麗　編纂失名　四十卷陳麗字貞倩號正庵仁和人允倩弟有采菽堂詩選按貞倩名麗明允倩名祚明俱御史陳潛夫之弟潛夫初名朱明譔以明爲第也此僅書麗失明字

國朝　卓發之　編纂失名　四十卷卓發之字左車號蓮旬仁和籍瑞安人忠貞公六世孫鄉試副車有漉離堂集引　國朝兩浙詩鈔云蓮旬淹博羣書兼精內典搆傳經堂以延四方賢豪子人月孫天寅皆士林之望又同卷前列卓人月字珂月仁和貢生有蟾堂蕊淵等集按蓮旬乃明人不宜入　國朝珂月爲蓮旬子反前列于先於父繆戾殊甚

國朝　黃宗羲　編纂失書官爵　十卷　十一

四十卷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餘姚人仁和諸生著有南雷文集按梨洲曾於魯監國時官至都御史此僅云仁和諸生殊闕考

國朝　吳寶厓　編纂失名　四十二卷吳寶厓仁和人康熙□□進士官在平縣知縣按寶厓名陳琰豈陶氏緣避　仁宗諱如晉書稱石季龍倒耶然此書前有畢秋帆序書乾隆甲寅則脫稿尚在　高廟時也不應預避或嘉慶丙辰付手民日所更歟

國朝張岐然編纂失次
四十七卷張岐然字秀初號仁菴仁和人諸生
按仁菴爲明季逋老國變後隱於緇流不宜次
雍正諸公後
國朝沈中棻編纂失次
五十卷沈中棻字穗先平湖諸生引　國朝兩
浙詩鈔云其甥爲曹侍郎倦圃人目爲是舅是
甥按穗先乃倦圃舅則明季人也今列乾隆諸
公間殊非

國朝衞琴娘編纂失次
五十二卷衞琴娘天台人門三台詩錄云丹徒
縣志順治三年十一月甘露寺有一婦人死於
楊公祠內僧啓其戶見壁上炭書字數行云云
旃此則琴娘乃　國初人何與篁村女並列耶
附辨
國朝正　嵓
五十三卷正嵓字豁堂餘姚人住淨慈寺著有
同凡集引漁洋詩話云徐繼恩字世臣武林名
士亂後爲浮屠名正嵓字豁堂陶氏按云杭州
府志正嵓字豁堂金陵郭氏子而越風則謂正
嵓字豁堂餘姚人住淨慈寺著有同凡集等語
僧家住持踪跡不常故集中所列亦惟據其現
住何處便爲引載原不必綜其前後也但未經
出家之先其俗姓籍貫必有一定杭州府志與
越風所載正嵓原籍已屬不同今漁洋又謂本
姓徐名繼恩字世臣武林名士則其原籍姓氏
似又另屬一人彼此互異未知孰是按徐世臣
爲僧後名淨挺字倮亭亦曰倮杖人世稱倮大
師蓋明季遺民也毛西河有塔銘誌銘漁洋誤記
耳篁村亦未深考也

全浙詩話刊誤卷終

吳興劉
嘉業堂
刊

序

吾郡自沈隱侯以後風雅代不乏人每慨鄉賢著作久無徵有志纂輯如楊李詩繫甬上耆舊詩金華詩錄之類采訪多年方知沈編修鯷翁先生向有湖州詩摭一百八十卷喜而不寐甲寅歸里詢問原卷尚存不致如鄭氏湖錄徐氏湖佚殘缺不全但卷帙浩繁棗梨需費尚期同志諸公相助爲理至

國朝詩原選訖於康熙中八十年來詩家麻列擬應續應增悉仿竹垞翁因詩存人因人存詩之旨凡縉紳韋布名賢宦蹟閨秀方外已得二百家尚欲廣搜博采俾免挂漏按諸選本俱繫小傳詩話仿而行之先成十六卷徵文考獻具有苦心庶幾前賢芳躅不致湮沒無傳而一邦文獻藉以留貽或以補郡志舊聞之缺同年友陳無軒廣文博學好古方輯全浙詩因與商搉討論多所訂正汪君靜圃見而忻賞慫恿付梓良友期許應志勿諼嘉慶元年丙辰秋八月蕺塘戴璐書於京師槐市斜街之石鼓齋

御製題吳應枚仿王維江村雪意圖瑞雲作勢正瀟瀟
凍浦漁舟不可招曾識王家眞面目試尋蹊徑未云遙

庚午奉

敕圖嵩山華蓋峯

御題七古俱見二集

御製泉宗廟集遠堂聯茗雪溪山吳苑畫瀟湘煙雨楚
天雲

御題王蒙畫有蒼弁清茗秀故如之句乾隆四十五年
聖駕南巡有和蘇軾道場山頂何山麓七古一首是以

癸丑春駐蹕值班

召詢吳興山水甚詳并及松雪遺蹟此邦雖未
臨幸而山水清遠時繫
宸懷桑梓光榮所當敬誌

御題徐賁吳興清遠卷略仿王蒙荷葉笈村居雖密澹
爲神吳興清遠眞清遠恐候農桑弗事巡注南巡首重
民務而湖郡農桑之事尤殷是以每至杭後卽由嘉興
旋蹕歷來未嘗一至湖州也

天藻煌煌應垂志乘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正月十四日昇平嘉宴聯句九卿
翰詹掌科掌道俱與吾湖三人靖共夙夜無怠荒侍讀學士

嚴我斯　梧桐生矣于高岡侍讀學士孫在豐　堯樽旨酒善沈上墉

雍正四年重陽聯句承平雅頌聲喈吹大理寺少卿臣戴璐茶紀

碧落飄浮冀編修吳應棻　南薰解阜聆鏗鏘禮科給事天香節序開九閽御史錢兆沆

乾隆八年翰林院落成聯句崇牙樹羽虡趙趙右參議吳應枚

一獻百拜禮則詳編修張映斗　聯吟更仿漢柏梁編修孫人龍　天光下濟濡毫芒給事中鍾衡　調和玉燭握珠篹庶吉士徐璋

乾隆十一年瀛臺侍宴聯句游龍

御舸遠揚船鴻臚寺卿吳應枚　大官供具陳大烹編修源憲　嚴胎豹脅猩猩編修張映斗　傳箋絡繹翔雲征編修徐璋　道旁觀者

相誇矜吏科掌印給事中鍾衡

乾隆七年庶子張鵬翀進春林淡靄圖

御筆賜和卽用其韻一時恭和之作鵬翀編爲金蓮榮
遇集湖州三人蓮緣如右原任奉天府尹臣吳應枚林
外霏微靄四垂花含煙潤柳舒眉展開一幅畿南景正
是

深宮望雨時芹私直欲薦溪毛手捧圖呈
玉陛高天上恩濃春獨領不須同採苑西桃

御鑪香篆繞紅雲刻漏無多煥大文晝接移時賡唱備
金蓮不待燭花分

鳳藻褒題拜手承夔龍接武歷階升廿年冷署重回首

夢到條冰思不勝如聽簫韶奏九成六詩捧出荷殊榮
齋羅
賜物多珍重鳳咮琅函几席清張華博物恣研求妙手
初成五鳳樓他日玉堂傳故事鄭虔三絕重螭頭編修
臣倪師孟瑞靄深沈細柳垂浮嵐暖翠列修眉侍臣緩
步趨青瑣恰是春光澹蕩時筆底煙嵐爛五色毛仙才逸
品並稱高披圖贏得
君王喜無限春風被李桃
睿藻輝煌映綵雲非誇翰墨實崇文集賢賜句傳千古
較此
恩波遜幾分天孫霞綺筐筐承鴛鴦猶含墨數升自是

異才叨異數染毫裁錦力能勝釣部迭奏片時成靄靄
春林盡向榮禁禦近臣頻首望曲江隆遇冠西清時雨
時暘每敬求
紫宸宵旰望春樓憑君更寫耕桑幅無逸同陳
玉陛頭候補臬使臣戴永椿春入平林碧四垂遙山微
翠淡于眉晉唐詩字元人畫三絕從看萃一時十樣箋
陳穎禿毛速能工始見才高永年別有千秋鏡長映蓬
萊萬歲桃賜硯有永年字銘向日丹葵捧日雲更看綵筆動
天文金蓮不吐尋常燄除是髯蘇未許分文綺瑤函次
第承氣騰龍尾墨香升祇緣身戴
君恩重拜舞翻愁力不勝賡歌盛事畫難成爭羨詞臣

遇獨榮風味更煩君自寫玉堂人共玉壺清白傳篇章
海外求品題沈宋有高樓誰邀
聖主親酬和合讓南華出一頭

順治丙戌會試烏程張雪封侍御 嘉武康沈曙臼庶常兆行成進士入翰林雪封巡按江西有寒松堂稿其送弟詩云青楓白鷺依秋岸遠水孤帆入暮天施愚山閏章有同雪封集賈園詩論交歌寶劒捋醉解金魚沈詩未見

丙戌鄉試烏程馮玉麐 美玉 領解丁亥成進士宰蒲縣歸林下四十餘年僅傳宮詞一首云春色三分去君恩何處留烏嘴皆是恨非獨落花愁

姚都諫 延啟 方伯 延著 俱以明末舉人丁亥會試中式

己丑進士都諫歷掌吏戶工三科志稱封章剴切皆關政體施愚山閏章別敬輿都諫詩晨夕苦招尋相過意不禁十年青瑣闥一片布衣心日月高天迥龍蛇大澤深誰憐倦遊子多病欲抽簪都諫歸田後嘗至歸雲菴有自書水竹居秋香徑二詩墨跡猶新稱七十老叟康熙庚戌年也有還竹軒集秋蛩吟方伯有伴石居稿其轉運嶺南時愚山送詩茗溪浮玉生清光姚家兄弟爭翱翔後司臬江南以身活萬人其寃未白子 湉 燾 丁未釋褐上疏訟之方伯庭有木蘭一株花最繁盛日久漸凋曾孫 世鈺 賦庭樹詩

己丑榜下即授道員十四人吾湖則有海北李崧岩 頻

丑進士

顧比部 湄初字鷗盟歸安己丑進士以郎中降稷山知縣嚴少宗伯 我斯送詩云仙郎畫省舊含香匹馬行看下太行堯俗自然追上古漢廷久已重循良風清馴雉眠桑徑晝永閒花落印牀前輩此邦多異績雙鳧又見入明光 謂姚敬輿都諫曾宰稷山

鍾太守 明進字偉崧長興己丑進士由行人工部郎守惠州值逆藩叛被執屢瀕于危著兩粵吟其城樓抗逆詩云濺血自甘同太尉矢心豈得讓睢陽會賊平告歸是科中十七人尚有尹平之 衡 宰樂平殉寇難陸繡公 彪 守雷州沈蘊公 煒 吏部郎甲午主陝西試陳葆初 廷

楫 刑部郎終蘇松道閔壽彀渠黃守雷州方于光爲明大學士從哲孫守陳州附志以見得人之盛

唐閭思彥暐烏程乙未進士有福田寺詩云幽草埋花徑孤雲護竹扉

許太守印潛延邵宇仲將號逸林武康人戊戌進士由龍泉令行取部郎歷泉州太守一官一集初任黔中時當荒亂多愁苦之音其行役二首伺候上官形容盡致徐宗伯偉送守泉州詩衣冠自古晉安州此去穡帷稱壯遊寶蓋插天疑蜃結虹橋偃水共潮浮官閒恰喜魚龍夜夢近頻回蘋蓼洲茉莉簪頭杯在手新來太守果風流

許給諫瑋宇存巖德清己亥進士庶常改禮科給事中

彭羨門孫遹哀詩綺事恭靖爭遠孫淵源寫家學夙悟有神契十行目俱落採理見四本讀書窮八索倣性謝交遊孤蹤恥依託朝廩慘不鳴童烏杳難作

國朝鼎甲始於順治辛丑吳長庚光以第三人及第旋以編修使安南卻金持國體風節凜然有使交集漁洋選十二首於咸舊集中嚴宗伯先有送使安南歌又輓詩庚子同長庚計偕館歷亭元旦主人夢兩蛇升天鱗甲宛然一蛇中天而墜予兩人皆已巳年生辛丑長庚先及第今果先沒詩云那堪追往事妖夢已前形

嚴石樵允肇宇修人歸安戊戌中式辛丑進士宰壽光

爲前官連累歸有石樵詩稿龔芝麓宗伯序余少受業吳興嚴琢如夫子與長君三求從弟修人同學修人古文詞力追秦漢詩歌從容駢麗大雅元音庶幾不墜王暐今世說修人七歲受經十歲能文十一遊庠十五六百家諸子淹貫略盡二十三舉孝廉二十四成進士既生華胄又早得名好學不倦著述益工孫介夫稱修人其淡如菊其温如玉其靜如止水其虛懷如谷徐宗伯偉送別詩歸田久袖栽花手獻賦曾分承露盤漁洋威舊集祇選菰城懷古一絕按集中歌行如木蘭廟范公祠七律懷古諸將上擬杜陵香奩希風温李爲梅村祭酒所賞可錄儘多漁洋豈未見全集歟且此絕集並無之更不可解

朱潁濱射斗烏程辛丑進士中書戊午主試江西石樵贈詩憶昔釋褐初追陪共晨夕新詩刻燭成觴詠任所適一別十餘年相逢話疇昔聞君主文柄一望煙水碧讀君西遊詩解我中腸癖外轉瓜州同知徐宗伯戲贈云江上孤城似夜郎錢刀半握轉蛣螂可憐一勺中泠水不與家園客對嘗後官思州知府

韓遵廬純玉爲胄元求仲敬少子以名諸生避跡棲賢山選明詩兼竹垞錄其詩於明詩綜歸愚別裁列於國初康熙中葉尚存徐宗伯查他山慎行有鳳晨堂讌集詩李秋錦良年集有韓子遵寄示近刻答詩隔樹查查

鵲喚眠哦來詩老削青傳家仍吏部文章裔手續冬郎
甲子編美不入宮寒翠袖聲將放鄭得朱紘衡門他日
莓苔雪與盡青山也繫船時爲康熙癸酉遷廬年將八
十巍然如魯靈光云子四並有詩名
董徵君 漢策 字帷儒號芝筠尚書份 元孫博聞宏覽范
忠貞撫浙時特薦以科道用旋被臺參放歸忠貞殉耿
逆難浙人懷德祠建孤山芝筠往謁詩云淚灑西臺夢
欲迷怒濤風急拍長隄天涯渺渺無知已埋劒金庭佯
鶴棲握機密啟意躊躇篋有陰符返五湖卻悔囊錐猶
未試女牆望見夜嫗烏歸里後有溯濱巨寇窺伺南潯
白當道擒治之境賴以安諸子俱負詩名今科第蟬聯
皆其後裔
章萊山 金牧 字雲季能文未第僅以戊子拔貢宰柏鄉
徐宗伯未遇時久客柏署詩見集中嚴石樵往遊有和
秋日入聞詩嚴宗伯亦贈詩云鄗南城外麥初岐爲政
風流繫所思花落印牀閒放鶴日斜官閣盡題詩滹沱
雙鯉冰開後恒嶽千山雪霽時聞道屏風書姓氏徵車
早晚問瘡痍是時恩拔貢廷試後俱授州縣姚爾眞 延
儒宰南漳愼昌時 似仞 剌羅定俱殉寇難倘有丙戌歲
貢徐 倘介宰靈山丁亥歲貢車 君秉宰武宣皆殉難附
志之
陳玉仍 元登 德清乙未拔貢學行載省志有深柳堂詩

徐宗伯贈詩云小閣烏皮几清秋白氎巾病因閒自減
道以靜能眞閉戶調狂象傳經看石麟鹿門原有約吾
愛姓龐人其高致可想
武康韋六象 人鳳 與徐宗伯友善贈答頗多洪昉思昇
亦贈詩云昭代徵辟如何留逸才草堂臥雲處遠在
東山隈林月前後入溪花冬夏開始知有眞隱不望鶴
書來王晫 今世說六象神朗貌癯布衣不肉食長夜擁
絮被危坐讀書至旦高節淡泊仿彿如枯巖禪客與人
言肺腑盡傾不事表暴塵俗人望之頹然自遠與兄劒
威人龍並能文章尚氣節劒威卽宗伯業師六象康熙
甲寅歲貢
董西園 說 字若雨名著復社詩選明詩綜僅二首其豐
草菴詩如雁字落葉諸詠麗句清詞不拾牙慧絕無蔬
筍氣忽爲僧自號南潛戒子樵牧耒舫以韋布終身鈕
玉樵 琇 鰲膩若雨華閥懿孫才情恬曠淑配稱閨閤之
賢佳兒獲芝蘭之秀一旦獨皈淨域自號月涵每一出
遊則有書五十擔隨之雖僻谷之深洪濤之險不暫離
也徐昭法 枋 避地山中與月涵書翰往還幷贈詩云若
嗇多隱淪沈冥老湖浦一鳴契眞如法音震天鼓
武康潘澹若 汝奇 丙戌拔貢宰樂會以詩懷徐宗伯有
從來卿相定聰明之句宗伯和云羨君早仕暢平生五
嶺天邊叱馭行載石歸來無長物栽花到處見多情牀

頭舊笏沾山翠樹下雙柑候鳥聲何日雞豚聯近局斜
川去後問淵明

胡東樵渭以德清增監館益都馮文毅第徐健菴司寇
聘修一統志著禹貢錐指

聖祖南巡賜耆年篤學扁尚書會恩受業門下學行載
一統志查他山愼行祝八十詩吳羌山色鬱然青中有
元家野史亭人指所居爲福地天留此老應文星河汾
業盛傳三世夾漈功高在一經千尺喬松多美蔭重看
蘭玉繞階庭尚書北面舊稱師碩果西吳更有誰著作
久歸三館貯才名曾荷九重知煙波放艇懷清霅風雨
連牀說莫蘆見說精神猶健在杖朝不異杖鄉時徐晝

堂用錫祝詩南極分芒霅水明伊誰稽古比恩榮原將
宗法留安定未覺傳經老伏生白屋掃除垂聖藻絳帷
指授富公卿來年周甲千秋節看促蒲輪備五更時康
熙壬辰年乙未先生孫彥穎入翰林彥昇彥輔登庚戌
己未進士

遺老閔雪蓑聲字穀芙名入復社著泌菴小言無衣吟
爲莊氏史案下獄日以賦詩自娛釋回八十餘乃卒子
夢潮乙卯舉人乞黃梨洲志墓

吳漢槎兆騫秋笳集有贈錢虞仲方叔丹季詩其與顧
梁汾書稱茗中三錢才筆特妙大者有山陽之痛小者
復爲濮陽之匿贈虞仲云君家閨閣傍前溪公子風流

烏程戴璐菔塘輯

康熙甲辰嚴存菴少宗伯我斯以辛丑中式舉人廷對第一自傳臚以至釋褐俱以詩紀見尺五堂集公祖覺明末宰巢殉難乾隆戊戌賜謚烈愍封公有毅孝行重一鄉築嗜退菴潘稼堂耒汪蛟門懋麟俱有詩陳澤州廷敬詩云不識江南路菰城何處邊數椽方丈室萬里五湖天茗雪雙鳴漿煙波一畫船富春山好在高並客星懸

康熙辛亥初設日講官以嚴我斯蔡啟僔孫在豐充補見吏科錄書

宗伯贈蔡崑暘及第歌知順治甲午熊鍾陵伯龍主浙試史大成嚴蔡吳光俱同榜湖州自萬歷庚戌韓敬狀元至是恰六十年榜眼孫屺瞻又同府也

宗伯假歸徐健菴司寇乾學贈詩云家住菰城擬乞身詔下自天申久知彩筆干霄漢共慶巖廊得鳳麟中禁黃麻承密敕尚方珍藥捧溫綸玉堂仍領承華署舊是傳臚第一人胡司寇詩云溪堂原近白蘋灘魏闕難辭本分官歸院只看運作炬還山虛擬籌爲冠分來湛露調珍膳賜得仙霞當玉餐矯首望崖尊亭下路平生清節勵河干高江村士奇詩云九重視聽徹垂旒

詔可陳情得暫休孝子星霜悲岵屺清時雨露及松楸都門祖帳攀疏轍鄉曲衣冠望李舟余愧蠹封猶未卜巾車何日問西疇承明橐筆歲云徂目斷江鴻與渚蘆對客偶談天姥夢輸君先泛峴山湖鵜行共羨脂車發漁父猶歡檥棹呼總爲殊恩終欲報秋來不是愛蓴鱸

徐宗伯祝詩水晶樓閣近蓬萊座挹南山獻壽杯六客風流同洛下百年禮樂在容臺墅因謝傅棋聲好社爲陶公酒禁開席上雲璈休別奏遊仙詩句自親裁李秋錦良年寄詩人說嚴夫子詩如沈隱侯篋中三殿草門外一溪流忽抱遺書歎新添玺室愁峴山青咫尺欲趁采茶舟

吳陳炎曠園雜志宗伯夢至一山見座師房師同年俱僧服訝之諸公曰寧忘卻此地耶因問何山僧曰嵩山僧曰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返舊林泉嵩山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鶴前遂卒公文未刻近於日下舊聞考見有阜成門大街宏慈廣濟寺旃檀佛記奉敕書碑

臧侍御眉錫字介子號喟亭長興人丁未進士由魯山知縣任中書改御史毛西河湖舫陪臧內史飲次朱蓴和內史韻云君方返承明西掖當朝參豈可蕩兩槳流

連向空潭尊羹未下豉本性我所諳王漁洋題濟陰玩月圖詩三五南華月登臨迴散愁懷人漆園吏把酒庾公樓水與湖陂接光連玉露秋吳興未歸客應憶白蘋洲胡司寇送假歸詩卷畫溪頭紫翠重到門仍識舊山容一甌顧渚秋茶白百甕烏程臘酒濃豸繡暫教違柏府鳳毛新已試花封巖廊風采方延佇雲壑寧留大隱蹤吳天章委題看梅卷幾向靈巖夢折枝半塘風雪往來時江南親到都門過慚負先生卷上詩

蔡宮贊啟傳字石公號崑暘德清侍郎奕琛子少見侍郎官京兆時送劉文烈理厥狀元歸第心豔之順治甲午舉人五上公車康熙己酉訪山陽令同年邵士□不見批剌云查明回報盟京中庚戌狀元寄邵詩云殘年風雪上長安舉世誰憐花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須向榜頭看壬子主順天試升贊善假歸卒年六十五門人徐倬作傳韓菼墓志云先生既不出藥鑪茶竈圖書自娛閒葺園亭疊石蒔花習靜於中無求於人有存園草燕遊草今僅存清溪八景詩徐司寇澹園集載康熙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上召對宏德殿奏事畢命各賦詩是日鼎甲三人即直南書房又同主順天試詩云同時名姓徹楓宸羨爾蟠頭作近臣蓀先充講官云王橫雲鴻緒過蔡座主齋詩應留名處汝係從官必爲爾題名也徐宗伯送詩詞臣夫子聲名大龍頭德望尊天人董相業治亂貢生言客去長懸榻朝回但掩門無心戀朱紱幽思滿山村

漁洋池北偶談德清蔡翁築室落成夢人授以盤貯四紅箋各大書一一字後孫奕琛爲刑部侍郎南渡官一品曾孫啟傳庚戌狀元啟賢子升元壬戌狀元兩元皆生此宅升元從弟彬辛酉解元方悟四一字之兆見只編德清老人蔡四以服鹿角膠壽百八歲豈即其人歟孫少司空在豐字屺瞻世居歸安菱湖庚戌榜眼歷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工部侍郎乙丑主會試治下河補內閣學士有尊道堂集徐宗伯序寄傲園倡和詩今存司空詩鈔

康熙十二年充講官拜紫貂白金文綺之賜十八年扈從南苑園內有麋鉦走上以御用弓矢授在豐射得麋遂賜之謂大臣曰孫在豐文武材也及試武進士命復射連中

上大悅語侍衛曰是固曩日射麋者也後嘗扈駕南巡至蘇州

上傳諭云湖州去此不遠可往省親瀕行復諭汝來不必至江寧第於淮揚詣行在其金陵名勝有應留名處汝係從官必爲爾題名也徐宗伯送詩詞臣新從屬車回

天子新宣定省來衣帶尙沾河嶽氣枌榆爭看棟樑材
起居堂上東封頌拜獻階前長壽杯自歎周南留滯久
祇將盛事託蘭臺魏敏果象樞送詩暑到延和講未闌
如何輕去校書官豈分章句移花影自識星辰入夜寒
倚闌靑天雲五色買舟赤石水三灘百年黃髮高堂健
肯向秋風理釣竿高江村送詩曾奉鈔書候北扉孫陽
晨夕每相依一鞭絲裊春煙細雙管風生午漏微垂釣
賞花
恩禮重枕流漱石世情稀畫堂不學蒙山舞檢點巾箱
有賜衣
徐幔園同蔡石公王子京闌憶屺瞻詩沙街騎馬整珠

鞭騎省風流並少年交送歸省詩可當小傳
池北偶談初設講官於禁中始則熊賜履繼則孫在豐
司空治下河孔東塘尙任同行得古銅尺朱竹垞查他
山愼行贈詩喬石林萊贈序篇長不錄孫松坪致彌送
詩頻年宵旰軫江淮水土司空往汝諧河復早傳歌是
鵠渠成應免竈生蛙由來心事傳飢溺此去民依仗決
排聞道臨軒南顧切禹圭計日錫堯階十五年來謁後
塵阮家偏念道南貧金門挾策憐漫刺錦席飛觥醉飲
醇自笑飄零名字改原名楠難忘吐握性情眞明年擬
撰河淸頌肯借吹噓徹紫宸又送顧小謝入幕五言知
治河一役七邑民命攸賴簡任重臣舉朝賦詩贈行不

知何以忌者沮議公亦議降喬石林亦以此案謫官詳
見本集
陳尙古簪雲樓雜說在豐十六遊庠冠軍適雄雞生卵
家人疑不祥以雞作供而投卵於河嬸聞之惜曰此佳
兆也姪他日必作狀元雞宜畜之奈何並卵而棄之耶
庚戌果及第
賜葬陽山陳文簡元龍以乙丑門生作執紼詩吾師重
望壓朝班豈意騎箕杳莫攀十載訏謨襄至治兩年胼
胝軫民艱官淸去位無遺橐典備褒忠有
賜山幾度西州空灑淚酬恩何日報雙環胡司寇追感
詩司空舊德重方州獻納能紓宵旰憂憶昔班行隨驥

尾一時風采照螭頭乘箕尙覺寒芒耿宿草空餘老淚
流今日雄才推玉季懸知寶鼎待函牛時見令弟在中
德淸徐少宗伯倬字方虎號蘋村少受業倪文正元璐
劉忠介宗周之門歲貢入都壬子癸丑聯捷入翰林升
司業侍讀癸酉主順天試得姜宸英顧圖河查愼行劉
巖諸名士罷歸
南巡召試進全唐詩錄給禮部侍郎銜
賜黃髮受祉扁年九十子元正歸養
賜壽祺雅正扁有修吉堂集序稱詩如彈丸脫手一洗
郊寒島瘦之習聞蛩見月諸作魄力直追盛唐宗伯客
遊有汗漫集家居有蘋蓼閒集在京有甲乙支鈔野航

集歸田有鼓缶集黃髮集八十五後有耄餘殘瀋初以
老諸生晚達列翰林享大年封一品五世清華一門鼎
盛吾湖三百年來幾無其匹

魏敏果送假歸詩江東人物望崔嵬領袖文壇屬興才
八代衰庸千載振九州風氣兩人開(謂韓元少侍臣蓮炬雍
雍出倦客仙槎款款回計到家園秋正好菊花籬外讀
書臺陳澤州答詩公望公才在廟廊琅函典領水雲鄉
西湖風月東華路回首登臨憶侍郎

王橫雲有徐方虎招同胡孟綸諸公集祖氏園亭詩曾
隨勝侶到雲莊綠柳參天夾道長春雨藥欄三徑闊秋
風魚藻五湖涼絳紗暇日依仙侶紅豆新詞滿帝鄉誰
說笙歌惟幔隔謝公棋墅一徜徉

唐東江(孫華)酬徐侍郎詩東南山水推吳興重巒迴複
湖光澄先生崛起持文柄下視沈約羞徐陵令子鑾坡
幸接武班劉家學還相仍禁近回翔負公望歸院常撤
金蓮燈公年八十正強健煙霞鶴骨猶崚嶒查他山肆
業時上詩數仞宮牆入望新鼓鐘相應在成均癸酉出
公門下同歸里宗伯和詩有罷官滋味沙饘好下第情
懷刀劒傷之句他山呈詩自編永叔歸田集誰上何蕃
伏闕書泛舟碧浪湖詩蒲柳城南水一方三年重此泊
吳航閒陪白社青山客愛入銀鷗雪鷺鄉帳下諸生看
漸老甕頭吏部醉能狂(請談未菴)烏巾美酒東風泛幷作澄

承明高名重山斗一堂三學士濟濟名家後豈惟應休
徵經術眞不負

余師秦西壑先生曾祖來劬先生之俊丁巳出公門下
有和白溝河題壁詩夫子聲華榮紫閣吾儕卑伏羨青
錢今見原倡茅茨下楊誰供帳麤糲留賓橫索錢末句
慚予昔日皇華使則是假滿北還所作而非典試時也

馮大令(遵祖)字孝行號青士美玉弟癸丑進士中書改
平陸知縣有環山閣詩朱竹垞贈詩著書獨有五亭好
作吏無如三晉閒

楊大令(鼎)字莘野德清人順治戊子舉人六十成癸丑
進士七十選平越知縣徐宗伯題六十自壽詩後云渭

濱事業子固早二十年得之送謁選詩青袍墨綬宛少年略染鬢鬚鬢鬚美人言好景收桑榆吾欲升華若太始甲戌題自壽詩素書一卷足平生何必三山十二城白髮青衫街市裏無人不道是淵明則年已八十矣

胡大司寇會恩德清給事中麒生子字孟綸號南茗壬子拔貢入都有攜將下若一尊酒來看長安二月花之句乙卯丙辰聯捷榜眼授編修丁巳主順天試由侍講改鴻臚少卿仍直南書房晉刑部尚書有清芬堂稿祭告中州懷古詩太昊陵云五德肇開羣帝首一爻迴出六經前商高宗陵云曾聞恭默思殷道尚挾聲靈控楚疆光武陵云讖成白水飛龍日業定昆陽走象年任鴻未任

王漁洋居易錄康熙三十年辛未十一月京堂多缺以翰詹改補侍講胡會恩補鴻臚寺少卿旋陞大理寺少卿三十七年陞內閣學士次年陞兵部右侍郎丙子從征沙漠

韓文懿菼同飲芍藥花下詩夔龍久許帶煙霞疑到壺中別有家偶爾賓朋修禊事自然邱壑擁旌車手勢令行煩折取飛觴促色迷千頃架上清香入五車節正平揚徐宗伯和韻七古對門才子年方健一字眞一私不能歸度此關以實學課士闢人肖像以祀晉內

藝閣二燈中夜共錦帆千里暫時分思親剩有蓬池鯈憶弟回看闕下雲此去鄉關莫留滯未央前席正殷勤

徐宗伯寄允斌同年兼寄度汪中允虞士庶常詩機雲名重東西廂更有樓中風月耽並折桂枝誰第一分行珠樹卻成三黑頭冠履紆青瑣絳帳生徒捧玉函綺席既成朝闕去斑騅兄弟共驂驏

吳尺鳧烺飲賜書堂詩儲端東國承新詔公子西園賦小才時在揚州校定全唐詩錄

沈閣學初字度汪號心齋晚號豫餘由編修晉少詹南巡賜華省二字視學福建過仙霞嶺誓於神曰如徇

閣學士癸巳典會試稱得人著賜硯齋詩存門人孫文
定嘉淦稱其高華典則自合前人矩矱集有題十同年
圖詩圖爲明閔莊懿珪會天順甲申十同年圖藏閔齋
孫惇大家公詩未書卷內集有驢車詩註爲杜紫綸中
書詔創製足補日下舊聞
湯西厓右曾贈詩座中強半多吳語江左由來重沈詩
又題蓮塘小影詩先生水石興猶偏荷葉荷花淨可憐
但得環城三十里不須更問雪溪田鮑西岡鈔輓詩言
行名臣錄文章太史家歷官居禁近何地築樓臺
壬申余應童子試寧化雷翠庭師按臨昌言於眾曰余
家世寒微康熙初年力不能博一衿自閣學來閩清正

自矢祖父方有人庠者宜閩人肖像以祀然猶不免密
雲城工之罰故當時學使任滿有密雲城下永定河邊
之語以謝絕故人者
費太史士璣字九鴻號楓山康熙壬子解元丙辰入翰
林改令未補林下三十餘年自題客座云香山娛老惟
開社彭澤辭官亦種田以子金吾贈巡撫
徐華隱嘉炎過沈封翁秉虔鉉兼懷賢兄子駿詩舊記
烏程酒曾瞻大父行壎篪誇奪席俊及喜盈堂蔚起雛
鶯羽栖遲老騄驌秋花方翠飾別恨亦蒼黃秉虔乃樂
存侍御之父
康熙己未鴻博之選吾湖只舉夏宛來騶旋以蜚語未

上嘉歎久之曰沈涵故自不凡
閣學晚年家居於屋旁闢小園號東圃與宗族爲文酒
之會柯南陔煜自嘉善來與宴賦詩云小亭恰受圍基
局曲徑多隨種藥欄叢桂偶從前歲得高梧不礙隔牆
看閣學賞其精確即席和之

烏程戴璐菔塘輯

談吏部九乾字震方號未巷德清人康熙丙辰進士沙河知縣行取禮部主事癸酉主雲南試晉吏部郎中從噶爾丹軍效力著從軍草歸有淮浦詩南遊草聖祖南巡賜書終南陰嶺秀詩一幅

胡司寇送歸詩丁年射策曾聯轡午夜敲詩數翦燈徐宗伯和見懷詩文章驅賈董詩體繼陰何青鏤題紅袖烏絲側素冠又謝餽烏鬚藥詩妙藥封題百感生欲教鵲浴變烏黔拔心草已經霜萎半死桐難向日榮對鏡祇愁衣失素逢人還恐面先赬休將混沌蛾眉畫留得

天眞此數莖又和云君是紅蓮涤水生無情煙墨不爲黔瑩燈熠耀傳車脅羽扇風流接顧榮君房師爲車萬育顧祖榮綵筆疑沾螺黛潤朝衣定染口脂赬祇今高唱頻來往應扣洪鐘愧寸莖又題三泉書屋詩高士廬旁吏部廛華燈錯落映修椽此閒祇許談風月隔舍何妨中聖賢珠履踏門蓮幕客菱歌高唱鄂君船蓬鬆雪鬢憐衰老容我頻來抱甕眠吳船合歡詞云漢殿仙郎才調誇九微燈影侍承華偷桃三度欺青鳥又竊吳宮第一花新添繡被鄂君船花燭晶熒不夜天盡說皋橋同洛浦明璫翠羽遇神仙百花洲內卻明璫羅帶先霑雞舌香鳳脛燈前微瞥見談郎可改是檀郎查他山吳船花燭詞灑墨含毫色色工玉臺倡和有人同風流白石眞堪笑但解吹簫伴小紅曾趨粉署殿東廂繼雞舌猶餘舊賜香好唱新翻新樂府賀新涼是賀新郎又戊子丹中大雪留別詩

鮑西岡鈐亞谷叢書云未巷與蔡宗伯沈宮贊讌集有吳妓已行追回入席宗伯語皆權要妓茫然不知未巷卽席口占云入里昇山一棹開千呼萬喚始回來狀元終日無他語只道江村線撫臺江村謂高士奇線撫名一信入里店昇山東門外地名鮑又懷人詩山公曾啟事晚作竹林賢散髮吳羌麓垂竿餘不船詩源出黃葉吳孟舉書法演香泉陳子文六客堂中過鬚眉詡列仙按先

生於康熙壬寅方幸徐恕齋以升輓詩耆舊風流從閒寂海山遊草劇崢嶸注閩遊草甫刻成今詢諸令元孫農部祖綏集無一存余家猶藏從軍草一卷吏部弟九敍字功唯號是山由廩生歷任兵部郎中歸德知府有是山詩草睢陽詩集俱未之見余丁亥遊睢府署遠風堂題額猶存

翁孝廉燧字蒼牙號西帆歸安壬子舉人有兒山樓集吳薗次太守綺序稱有經世之才而未竟其用集中多同遊太白亭詩其弔凌忠清溫寶忠作悲壯可誦寶忠乾隆戊戌謚忠節賜

明給事中沈應旦康熙初尚存子永裕字仲舒丙辰成

進士歸省徐宗伯送詩故里風流一老存相逢令子問
寒暄稔知漉酒巾猶溼且喜看花眼未昏東觀人還紅
藥署南陔天與白蘋村溪山留待余歸早共掬清泉弄
月痕仲舒後宰碭山有惠政
茅太史鷹馨字楚畹長興籍宣城人授經吳菌次郡齋
施愚山贈詩高齋松雪開書帙美酒烏程倒玉壺康熙
己未探花出沈宮贊門未散館卒易簀前數日夢之天
上覩競渡俄歸見車騎迎至東岳廟吏白設此以待云
驚寤語其子賦絕句云年年消渴望蓬萊夢裏君王賜
藥來隱隱龍舟聞競渡香風天上五更迴五日而逝杜
宋兩相國經紀其喪而歸沈閣學輓詩苦吟纔一第薄

宦未三年愚山亦有輓詩
蔡大宗伯升元字徵元號方麓宮贊姪壬戌狀元歷官
禮部尚書乙未總裁會試志稱入直館閣矢音六義言
暢意美卓絕一時有紀恩集其傳臚詩云入對彤廷策
萬言句臚高唱
帝臨軒
君恩獨被臣家渥十二年閱兩狀元一時傳誦徐宗伯
題榮歸圖詩金字頭銜爪裹銀韋平世世掌絲綸算來
十二年閒事再見龍頭第一人彩服趨庭畫錦遊枌榆
驚動萬人眸休誇馬上仙郎少翁媼堂前尚黑頭朱竹
垞題云記聽句臚已十年詞頭草罷擘宮箋不知才子

循陔後鎖院何人下水船又早朝圖陳澤州詩青縑被
暖火紅綃正是熏衣事早朝幾日金燈歸院晚天香須
整侍臣貂王漁洋詩沈香火暖護香篝走馬蘭臺露未
收曉日花閒鈴索動內人催喚撰詞頭徐宗伯詩翠鬟
金雀未成妝底事春星待漏忙玉殿歸來齊問訊口脂
可似御鑪香胡司寇詩簪筆風流早擅場千秋韻事屬
中郎西清縱是神仙侶誰似春衣五夜香朱竹垞詩遮
莫鼕鼕畫鼓頻披帷風定燭如銀繡墩只許貍奴臥辛
苦妝臺擁髻人高江村詩早識芙蓉鏡下人朝朝聽漏
卻芳裀屏山不羨雙鴛宿手作羹湯共苦辛檢點熏衣
直近班鳴雞喔喔不曾閒藜燈還在屏風曲十樣名箋

付翠囊查他山詩水精簾捲月如鉤侍史妝成盡下樓
比似早朝還較早花簪君起看梳頭花冠催曉漏聲微
樺燭光中翠袖圍未拂鑪煙香已透玉纖親捧上朝衣
池北偶談升元生時父夢金甲神持紅箋大書其廳事
云第二甲第一名蔡升元遂以名之而字曰徵元壬戌
又夢如前其時父年才四十六（宗伯甲午生）年二十九
陳文簡愛日堂集康熙辛丑元旦朝罷進內獻壽大學
士華亭王公年八十以下十三人皆七十左右最少則
蔡宗伯張司寇（廷樞）皆六十九歲一時稱盛宗伯七十
假歸文簡賦詩送之
沈侍御（惜曾字虞士號樂存涵從弟壬戌庶常改御史

常與同年史夔王紳劉國縗王九齡張廷樞阮爾詢宴集有來雨吟稿巡鹽兩廣時韓文懿菼送詩云西清才子坐南牀攬轡登車道路光曠有篋中文學論不營劒外大夫裝帶圃應爲憂民減尊酒寧嫌按部妨最是艱難理鹽筴憑將圖繪入奚囊王薛濈九齡寄詩萬乘昔臨邊千軍騁玉鞭抗章親伏地叩馬欲迴天再任兩廣巡鹽姪樹本送詩絳騶出入豈辭勞歸院焚香卸錦袍大被宵聯鈴閣靜綵衣春宴戟門高素馨繞榻吟懷健白啖堆盤飲興豪聞道一時珠履集湘簾微動沸笙鼕華貴殆不減歐公贈李鄴州詩

沈大令爾燝字冀昭號鳳子烏程大學士滙元孫壬戌進士公安知縣工詞天瑤華集選陳迦陵維崧贈詞三首成容若德有送歸吳興詩成名方得意幾日問歸舟獨有離居者蕭然感素秋一笳黃葉寺孤棹白蘋洲無限江湖興因君寄虎頭謂顧梁汾王漁洋被園偕隱詩沈侯東陽秀門有朱丹轂入洛揖公卿磊落千萬軸倦遊歸去來長謠返林屋名園臨窈窕哀徑臨濠濮晨夕道場山煙鬢送新沐君才似秦嘉閨中有徐淑閒吟贈婦篇或歌夜來曲又送歸詩昔別驚三歲重來售一經歸人指黃浦山色繞烏亭誰讀郊居賦家餘太祝廳被園偕隱地羨煞白蘋汀

趨庭學士紫金魚古詩南路徐

沈一揆奉天籍亦浙人也丙辰翰林

漁洋集送陳興公還武昌詩清絕茗南路歸帆望已遐

康熙乙未丙申間胡蔡徐三尚書同時俱未入相徐恕齋泉使詠碧落侍郎云閭寂聲華感故岑豈徒南省斷槐音一行白鳳朝天去碧落沈沈不可尋近閱萬壽盛典胡任刑部尚書年六十五歲以上徐以工部尚書致仕來京年七十外蔡尚官內閣學士胡即於癸巳去位蔡甲午方晉太宗伯則非同時尚書其時沈閣學涵戚麟祥沈樹本許鎮俱翰林談九敘兵部主事姚德堅工部主事京官雖只八人特有九列三人耳又鴻臚少卿

寒林孟郊井古屋沈戎家天目臺峯台前溪一水斜廻
霞成獨往不羨曲江花陳名之羣戊午舉人時壬戌下
第歸徐宗伯有慰旅病和韻詩
胡司寇子 既京 字遵王號洛思簷授蕭州僉事有天山
坐鎮圖查他山題云披圖舊識西陲遠入畫今看使節
閒雪點旌旗秋出塞風傳鼓角夜臨關地連張掖敦煌
界人在輕裘緩帶閒一片孤城歸坐鎮不須三箭定天
山
毛西河有送姚聚中還湖州詩楊柳河邊送客還十年
詞賦滿江關高門自啟菰城曲佳句猶留松石閒下若
人逢花婀娜前溪風定鳥緜蠻上林春色年年好不用

端居賦采蘭沈樂存送詩云風流藉藉漢相如遊倦歸
來賦子虛寄語桃花西塞曲春流切莫斷雙魚聚中名
俟考
德清月泉吟社徐宗伯各贈以詩朱閒斯云秦川公子
絳紗帷半日談經半日詩景在當前方點筆情非有爲
不關思飲醇顧曲周公瑾病榻茶煙杜牧之豈獨論文
心欲折清談處處解人頤沈爲昭云二沈詩源共隱侯
詩壇偏是北城優珠林玉海藏君腹嵐影溪光聚筆頭
善自學飛新翡翠穩於行步舊驊騮河干草閣軒窗好
來往人呼八詠樓沈天襄云唱酬三世墨猶香最喜清
聲小鳳皇對客鬚眉詩裏見出人意氣句中藏倚枰自
詫心兵健逃酒還誇拇陣强曾有黃門親指授應旦從孫秉
衡竟是古東陽蔡凭甫云似爾纔無一點塵心輸白也
是清新語含吐納言情好想入虛空繪景眞大雅未亡
五字句國風以後九歌人流傳嗤點都休問詩外論詩
更有神蔡黎輝云水閣三閒地半弓吟箋酒盞幾曾空
眼前雲鳥皆佳句檻外漁樵有古風韋柳門庭能力學
齊梁聲病弗求工鯉趨曾見承庭訓篋內遺篇哭乃翁
宗伯序吳南村詩鏟華存實得力在柴桑浣花之閒序
吳渭綸朝爽堂詩鹿門輞川閒應置一座諸子名俱俊
考
胡侍御允幹字殿升歸安甲子舉人由文昌知縣行取

工部改御史戴侍御芝字侶琪休寧人籍歸安乙丑拔
貢由河西知縣行取工部改御史掌京畿道侃直有聲
詩未之見
陳瞻雲尚古丁卯舉人著簪雲樓集自序載葵窗檢書
絳紗帷半日談經半日詩景在當前方點筆情非有爲
小記其雜說采入說鈴同科副榜沈敏達祖公冶前丁
卯舉人尚存徐宗伯贈詩云簾經先世織研付後人耕
行卷題丁卯賢孫繼鹿鳴孝廉船不繫處士宿逾明敏
達後官戶部主事
戴太守振河字衣聞號開亭德清人與休寧異望戊辰
進士初宰江西永寧與趙蒙泉俞同年豪飲徵歌蒙泉
戲贈詩今夕但爲文字飲何妨座上有紅裙當筵狂客

眞唐突乞得君家一柴雲鬱冶須教金屋貯輕盈要覓雀屏圍他時可用官錢買先賭宣城太守歸後行取禮部官邵武太守辛未翰林紱字繡臣號道園則祖籍休寧起自寒生館選後二十年升侍講視學直隸未見所著

蔡翰臣　醇　辛未進士宰河西時徐宗伯送詩驪駒何處去萬里碧雞遐別酒傾無算王程限有涯玉從燕地購月向洞庭賒計爾升堂日紅棉正放花

武康高侍御　怡　字仲友號鶴洲甲戌進士由長洲知縣行取御史康熙六十一年與陶彝等十一人發往軍臺金義植贈詩身詡新擐甲冠爲舊觸郎一官陳白簡萬葉方伯夫人贈詩卻因尊荼秋歸日重數槐花夏課年同毛穎不中書之句入十四吟云鄧禹封侯歲余方賦鹿鳴卑棲非巧宦投老遂歸耕渭南入十四策蹇尙翩翩山水詩情壯松喬壽骨堅蓋自況也丙子重赴鹿鳴改東陽教諭二十餘年乾隆癸酉乞休先君接任時年八十三朱顏鶴髮出示留別詩有形似維摩常示疾禿毫常寺少卿著易宮

吳兢齋大燁　字青然太常從姪丙子舉人宰西華漵浦常寺少卿著易宮

吳兢齋大燁　字青然太常從姪丙子舉人宰西華漵浦任而卒

吳太常隆元　字炳儀號易齋光從孫甲戌庶常改知縣朱高安薦授部曹改侍讀學士連主鄉試升僉都改太

沈太史業仁　撰記孫宮允人麓　作跋里黨榮之

臧大令根泰　字東岩眉錫子已卯舉人江寧知縣自號江山主人先祖往遊酬唱甚密辛丑重訪詩五年不踏長干里劇憶江山舊主人畫閣香鑪添窈窕白鬚紅帶更精神

韓希一　敞　純玉子丙子副榜徐宗伯序楚遊詩嚴石樵贈詩西上揚舲入楚天荊州才望更翩翩行歌郢雪卑今調欲采江蘺弔古賢瑟裏朱絃湘女降舟中繡被鄂君眠長沙幾度論兵地極目荒城廢壘前鄭黛參世元過訪德永暮齋詩喬木先人澤芳蘭王者花拂衣懷謝傅永日愛陶家手種三槐樹風清兩部蛙萍蓬吾有感相思何限夕陽中爲看黃犢依年少轉念青牛憶阿翁竹垞他山皆有題句以才幹歷山東布政晉撫湖北未

遺宅蔓青瓜書芸抽鄴架苔翠上匡牀風起雲衣碎荷翻雨幔香神駒須伯樂雛鳳見冬郎弟映碧能文人地俱清絕歸心竟永忘又登子遂先生兼山閣有懷示令子希一映碧詩振衣登傑閣懷古在茲州不見先生柳空遺處士裘湖山惟一氣身世迴千憂騎馬來何暮衣冠望欲愁又酬韓映碧招飲詩五十韻想見一時文酒賓朋之盛映碧名雯丙戌歲貢

陸侍御師字麟度號巢雲歸安諸生工制藝康熙丙子出唐實君吏部門庚辰成進士初宰新安張匠門以詩贈行沈閒學送詩云計到琴堂日中州月正中秋清泰嶺見水淨河流通祉酒人扶醉揚苗歲告豐青腰摘仙草彩服進家翁並有詩贈封翁愚溪後補儀徵作牧牛詩以比爲政行取改御史外轉兗沂道卒著浮玉山人稿子端入籍儀徵乾隆己卯舉人官學博長興錢朗亭中丞玉以知縣行取御史浙撫山東于兆沆字蓼湲庚辰進士亦以知縣行取御史轉禮科掌印

給事中恭與重陽聯句外轉荆南道湯西崖贈詩云隻手誰能障巨河空驚五色眼中過新愁岸柳低攀袂舊夢宮花暖襯鞾楚澤三秋吟墜露漢庭一笑失橫波先生貝齒侏儒飽底用風前想玉珂

德清吳震一學道卜雄庚辰進士工於詠物陳香泉奕禧寄懷詩對居宜北常常見移舍梅花日日來詠物將成詩百首促書幾及紙千堆味同水乳多相得義有情親合未開雲頂關頭回憶處杳無鱗羽更堪哀父興或有獨行黃梨洲銘其墓

辛酉解元蔡彬字與端庚辰方成進士相傳辛酉從宗伯赴試首場忘書添註塗改意必貼出往觀見一人號泣而回曰忘書添注在場求付原卷補書今仍貼出是以痛哭蓋掌卷將蔡卷誤發又不細看誤填榜發中元嗣久困公車至是入翰林改羅源知縣歷吏部郎中遷居馬軍巷余幼時尚見其門云

胡司寇集有題溫鄰翼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圖詩鄰翼名睿臨乙酉舉人久客京師著南疆逸史爲諸野史所不及其自著西山吟稿亦未之見

韓怡園雲字自爲戊子恩貢鮑西岡有同怡園王載揚訪舲翁詩竹溪南望浩無津一葉浮舟下白蘋正是蒲蓮浩如海菱花風送兩詩人載揚名藻吳江徵士有詩名又懷人詩風流狀元後祖敬狀元四十老明經結習祛文

障詼諧繼歲星花枝撩鬢白屐齒印山青不問田園事逍遙任獨醒厲樊榭鶚贈詩金粟風流久絕羣弁陽今復見夫君梨花萬樹營生壙自說他時葬白雲先祖贈詩云枕流傍郭結精廬賓客梁園檢校初二代英華供采拾百年騷雅費爬梳時選古今詩兼窮年力欲留先澤老去勤猶讀父書但令天公長與健名山事業竟誰如姪錫爵字晉升甲午歲貢先祖業師有詠史詩

湖佚四百三十卷爲己丑進士名山令徐非云元僖所作未梓聞後人尚守殘編有待蒐訪

沈宮贊在京時子綸翁先生樹本字厚餘弱冠隨侍以白蘋詩得名與海寧楊守知次也嘉善柯煜南陔平湖

陸奎勳坡星稱浙西四子嗣困場屋辛卯壬辰聯捷第二人及第授編修乞養歸久主安定書院著竹溪詩略嘗繪碧湖泛舲圖查查浦嗣瑮題云山光青處水光白日影黃時月影紅此景城中人不識惟應地主是漁翁鮑西岡題云玉堂天上渺難攀回首蛾眉憶舊班隨意煙波閒泊宅詩人家近小蓼山柯南陔題云澆花弄水師迂叟竹簟茅檐學醉翁百頃煙波查貫月偷閒小住水晶宮沈歸愚題云不向君王乞鑑湖一篷隨處逐飛鳧白魚紫蟹青菰飯便欲煙波作釣徒

先生在京賦洗象行踏燈詞一時傳誦嘗元夕過怡園値王宛平諸姬歸院被酒闌入致受爆竹熏炙故先君歌鮑照詞又答詩清遊曾記晚春天抵掌偕樓月正圓

元夕詩云宣南坊裏說遺聞丞相園林步障分猶記笙歌歸院落一時樵悴沈休文

先生與先祖同舉于鄉先生子篙師先生又與先祖癸卯同入翰林集中懷先祖詩甚多有賀得孫詩即已未生時也詩云石麒麟豈人間物頭角崢嶸福慧全莫笑老夫非寶誌倘容摩頂喚彭鏞禮教相承大小同家聲千載仰儒風更應三世傳經術奪席還看繼侍中余五十四歲方讀是詩以見前輩期許之殷錄以誌愧柯南陔癸卯方成進士贈詩云多年投契如韓孟此日同遊託紀羣亦因與篙師太史同年云

先生撰湖州詩摭一百八十卷宏富無遺今訪得首卷沈慶之詩只一絕而南史本傳全錄未刪餘皆類此似是蒼聚後未經刪削余有志續選以備吳興文獻但卷帙浩繁先編詩話問世所望同志相助爲理庶能竣事也

吳孝廉斯洛字琳巖號山樵歸安人明御史振纓于辛卯舉人出梅耦長庚門下著補閣詩鈔同年張京兆鳴鈞序之僅刻二卷所居庚村亦作康村築補閣舲翁得補宇賦詩鮑西岡懷人詩頭白康村隱文場懶校爭他時耆舊傳應首孝廉名飲逐樵風醉吟依釣磯清著書留補閣寂寞護山英又寄詩青山自識吳均宅白紵誰歌鮑照詞又答詩清遊曾記晚春天抵掌偕樓月正圓

混跡常鄰調御室投詩喜泊孝廉船嘗來世味無如酒消去機心卽是禪聞道南山桂花發多時已辦草鞋錢夾山漾口好村墟漁弟樵兄比戶居小閣留賓當雪後夜燈翦韭憶春初極知泉石情原密莫訴山王跡竟疎倘得褰裳逢子去望衡對宇結茅廬

弟溶字眉宗號百峯諸生工詩時號庚村二老隨園詩話采詠桐子嘲牡丹詩句詫爲奇絕集中未見

先生撰先祖詩序年已八十有三已未年將九十先君呈詩云杖藜山北又山南天付煙霞著意探老去香山須結社新緣彌勒與同龕精廬猶共美肱被佳日能分逸少甘耆舊幾人留白首草堂已是百花潭百峯亦有

贈詩

孫太史見龍字叶飛號脊齋在豐姪癸巳冠南宮入翰林改洪洞知縣嗜飲先祖作止酒歌以勸終以忤上官去任乾隆初舉鴻博不見收久主滇南五華書院晚授咸安教習歸里費道峯學士南英乾隆癸卯使滇感懷詩五華山院鬱蒼蒼十五年中化雨長冊府別開吳下版酒槽爭壓會稽香門牆已徧青雲彥教授猶仍白髮郎顧我昔曾呼小友不辭凝咽問蠻荒先生在滇刻五經選明文造越酒門下李因培錢士雲俱登鄉貳時中允約亭先生同時視學滇南科甲無不出二公門下余座師趙檢齋先生恒述之

吳詩話四　五

江中翰發字岷源歸安人與兄芝三秀有聲庠序乙酉鄉薦鄭黛參贈詩二十韻又岷源寓齋同集詩堂上銅盤燁燭紅嚴城霜鼓夜逢逢星辰忽合春杯底江海同流絲筆中萬事烏頭終有日羣公駿足去追風三秋桂子天香滿閒在山頭訪葛洪癸巳成進士官中書又寄詩可憶江湖舊散人木皮自織裹頭巾庚子分校順天闈莫笑彭宣醉未還遊秦感遇有前程虎觀升天級世路羊腸逆水篙之句終於不遇有白鳳樓詩鈔時龍字潛夫孫益謙字遜求並有詩名曾有桐村詩子紱字峙瑤孫洛如乾隆丁酉魁浙榜樹本辛丑進士宰平山樹楷乙卯舉人森槐徵槐陝西榜舉人

岳泗菴昌源自嘉興遷菱湖嘗夢遊具區得句云混沌疑包海空濛欲浸山醒足成之又舟次口占云深樹含煙緣沿隄小艇橫桑陰人不見但聽翦刀聲亦有神韻鮑西岡初任長興蔣志棟宇大梁號淩雯癸巳舉人在京送詩云秋風策策一開眉喜見山家善政為已映玉壺冰雪淨還期蒼弁雨雲垂尚書清節傳聞過

僕高文信起衰川歸震懷古思鄉兼頌德知君不羨第三碑吳興自古名賢守小邑西偏遺蹟佳陳帝宅邊空老檜謝公池畔起寒鴉何人水利謀開港薄有山農事采茶明歲欲歸歸未得故園春色拜君嘉橫雲尚書集有同城南花塢看芍藥詩

菱湖吳天濤封翁浩學行載省志老於明經二子竊比二蘇長子眉菴少司馬應棻字小眉乙未進士由編修歷官湖北巡撫斷疑獄為譜傳奇入為兵部侍郎京寓東井書屋時招同鄉讌集見徐恕齋孫約亭張秋水諸先生並先祖集夙願宅改會館憩止鄉人後嗣違訓轉售歸費道峯學士今亦漸圮所著青瑤草堂集未見

湯西厓東吳小眉詩君就招提宿清香入院時綠槐風細細冰簟雨絲絲秀句人爭誦閒情自不知白蘋汀上路傳得柳家詩王樓村式丹題柳邊覓句圖云客裏行歌是幾年年楊柳故依然樊南別有清秋怨不爲斜陽不爲蟬秋自蕭疎春自狂寄愁何處與禁當曉風殘月夢初破唱徹蓬萊柳七郎皆初館選時所贈

沈舲翁有和奉使粵東見寄詩如何霄漢乘槎使也憶煙波釣艇閒陸子輕裝逾萬里韓公奇句慰千山祝詩云同起淸貧結契堅塵街矮屋影相憐顚吟狂飲忘朝夕記否聯牀曲尺眠杭葦浦世駿題嶺北集云官因右部論兵偉句比東坡過海奇農南家叔祖永植贈詩適傳過車無酒酹橋公明星夜集仍東井老柳秋垂向北名酒暖初融玉液好花繁似簇銀丁淸時磊落雲霄迥勝日流連草木馨穀雨乍過涼月霽輭風吹帽醉微醒去歲天涯識使星海雲摩盪粵峯青百篇賦詠驚三峽萬里流傳走六丁廬阜濃香仙客瑞羅浮疏影醉魂馨歸來更對花前飲吟向天風鶴夢醒庚申接葉亭丁香盛開諸公小集方分韻聞眉巷少司馬訃驚惋輟筆他日成詩有云去年丁香始著花花前置酒浮犀槎一年轉瞬成昔夢歲月難挽如驚蛇故人隔夜忽零落剎那性命隨風沙於以見前輩交道之古嚴海珊遂成感懷詩蕉窗綠暗樹燈紅舊雨沈綿一夢中去燕有樓吟白張京兆鳴鈞字雙南號笠濱烏程人乙未翰林改給事中按察山東歷直隸布政使內陞府尹張南華途次寄詩云去歲春闈入鳳城今年春半別承明一年一度看春好莫笑先生少宦情昨夜傾壺醉淺沙到家將近轉思家曉風吹斷揚州夢千里春帆掃落花注時與嚴植州館丈同舟嚴名樹基石樵孫庚戌檢討早世

沈固廬封翁杜臣閎學子甲午舉人分發廣東落職後遊幕府晚年就養省堂太守懷慶官舍太守詩云國事如家事公樂卽私樂白姓皆飲和吾家長生藥又賦雪押扛韻云繞膝孫曾扶二老梅梢壓重欲同扛東田先張南華鵬翀集有眉菴少司馬招集東井書屋看丁香花分韻得丁字詩草堂春色映華星吟侶招邀眼共青

生祝七十詩清白家聲自昔傳溪南門第戚曾連一行
未試王喬舄十載空依庾杲蓮耕讀艱難留世澤圖書
辛苦付兒傳題名幸接先人武美政襲黃頌已銷省堂
太守二甲第三名同閣學故云
小谷曰鄭芷畦元慶字子餘諸生嫻經濟著行水金鑑
等書因府志多訛撰湖錄一百二十卷未刻箋釋顏魯
公石柱記竹垞賞其精核爲補二縣家有魚計亭嘗畫
西河竹垞合像侍坐請益載竹垞年譜陸坡星題詩圖
中二老昔追隨學海千尋未易窺賴有霅溪同調在葭
蒼露白共尋詩西河詩話越韓嬰醯舫經腴翊考亭著
作何人稱繼起兩峯南北峙空青竹垞寄詩云鄭生五

亭住四面白蘋香竹樹旱無恙湖田低不妨圖書宜後
定天意欲新涼近得苕溪集朱劉止期君讀草堂張匠門
大受題授經圖詩囊括諸儒學何人薦至尊雲煙窮戶
牖松竹繞家園白首窮箋疏清風遺子孫故應操几杖
請業鄭公門鮑西岡題小谷口詩幽居仍谷口原是鄭
公鄉事業書千軸淵源水一方鷗波纔咫尺魚計足徜
徉得便求津逮褰裳夢不忘又懷人詩十畝傍湖田餘
臧道山廷鑑字受澄長興歲貢有句云人間甲子休虛
度讀盡儒書便是仙自金陵歸姚慧田世鎣訪以詩云
皓首尚飄泊窮冬且倦遊人歸晉畫曲詩卷秣陵秋禪
喜清涼寺閒倚十六樓調飢慰今昔別緒話從頭余家
像詩先祖及吳山樵俱友善贈詩今著述零落故居在
郡庠前已易他姓但存池水一泓耳姪振銓字觀三丙
辰舉人有文名官縉雲教諭亦無後致湮沒無聞
徐封翁商農志莘字任可大司空子少同查他山遊皖
江倡和有詩蔭授順天通判子恕齋侍御館選嘗招癸
卯翰林丁園看藤花沈舲翁在座用昌黎杏花韻贈詩
未幾假歸先祖送詩黑頭絲竹開新墅黃閣鹽梅付後
昆里居葺半月泉呂成公書院詩載郡志弟志巖字象
求癸巳副榜開封同知有抑齋詩稿楊夫人亦能詩家
藏大理石屏子以泰乞鴈太鴻鶱題七古并題以泰緣
杉野屋圖云南州高節渾相似北路風流笑不如
馮杜曲撰字象天美玉孫諸生有據桐草先祖題桐花
小塢詩十五年前舊夢酣緣尊紅袖泥山南自言邇日
風懷減小塢新同彌勒龕
吳太守敦字洲揚號朔占泰安知州曙子辛丑進士由
吏部郎中歷守宣化廣平輯廣平府志載清暉書院詩
嚴海珊懷人詩春回上谷不凋荒坐鎮清時鎖鑰長爨
市酒坊無夜禁繩連弓彀昔秋防河歸舊道香通合碑
仆空亭樹木涼北顧詩成思少盡西風老雁唳秋霜
臧道山廷鑑字受澄長興歲貢有句云人間甲子休虛
度讀盡儒書便是仙自金陵歸姚慧田世鎣訪以詩云
皓首尚飄泊窮冬且倦遊人歸晉畫曲詩卷秣陵秋禪
喜清涼寺閒倚十六樓調飢慰今昔別緒話從頭余家
秋樹山房乃道山隸書鮑西岡贈詩老如伯業猶勤學

癖似張參愛寫書鄭黨參詩七十先生健精神矍鑠哉
年八十八選山陰訓導未任卒
潘肖野 作梅 字戒平安吉歲貢海寧訓導嚴都諫源憲
張秋水 映斗 皆出門下秋水題靜觀圖云日長書味永
官冷道根深
竹墩積照堂爲沈襄敏公舊第後人東甫 炳震 字崑馭
汲古著書史學尤邃杭董浦厲樊榭自杭來訪延舲翁
先生及弟 炳巽 繹旃 炳謙 幼牧 同集用顏魯公石尊聯句韻樊榭
首唱一郡山水古百年耆舊存諸公鬬險爭妍詩並刻
厲杭集中東甫有增默齋詩其蠶桑樂府載入郡志
袁隨園 枚 題沈秀君 生芝 抱書圖東陽有哲人著書盈

其屋不鑿楹下藏但付子孫讀其子亦老矣抱書如抱
犢見小倉山房集
董孝廉 浩 字扶搖漢策從孫康熙庚子舉人詩文負盛
名和海珊十臺詩忽得奇疾病中賦病鶴敗船詩自況
又枕上書懷警句如身困藥鑪眠病鶴戶盈債屨吠寒
鹿拔宅有天堪舐鼎立錐無地且居樓籠裏書生非一
日帷中新婦已三年典衣賤已同齊屨貸粟難於請鄭
璵皆極悽惋有南谷詩集
茅廣文 應奎 字渠眉號湘客歸安人鹿門先生從孫康
熙庚子副車官昌化學博罷歸年九十一乙酉 南巡
與百餘歲老人王學博世芳迎 鑾而不得並沾 恩

澤生平著作甚多有華溪感舊五言百韻雁字平韻三
十首爲時所稱其五湖詩集諸草廬宮贊 錦 厲樊榭徵
君鶚爲之序齊息園宗伯 召南 爲之跋均極傾倒沈歸
愚尚書題詞云鹿門夙數文章伯幾世流傳澤未湮宅
傍湖山仍故業門盈桃李自長春廣文官冷遲紓綬著
述年多漸等身早晚徵書下巖谷好抛蠟屐御蒲輪三
朝同作太平人少長於君懶更眞 予長先生二歲 別後倍知詩
律細相逢定詡賢絲新夢遊名嶽雙笻杖興寄滄浪一
釣緡二老風流約來往五湖深處結比鄰范松巖司空
璨題詞云華陽一老沅湘客跌宕騷壇擅詩伯驪珠獨
探早有聲自是天生建安骨管領溪山主五湖佳篇傳

播入海窟京華仙侶切停雲尺素聯翩馳鄭驛我幸投
簪已十年每聽高歌翻白雪黑頭梁月苦參商曙首蓂
鄉共朝夕品味新調吳下羨談經欲奪春風席自昔才
名盛李杜輸君遐算登毫壑天留人瑞式南邦得與之
果果何碩選近人詩名絮吳羹

吳興詩話卷四

吾湖康熙末年科名不振雍正癸卯進士十二人館選七人外祖倪曙堂先生師孟字南琛震澤人寄籍歸安授編修歸養先祖及馬墨麟給諫並送長歌戊午主蜀試後乞歸范浣浦咸同飲沈篴師寓賦春盤詩以送又寫梅圃歸來圖爲張南華筆筆張秋水詩平生自惜飛騰意獨有琅邪鄰曼容丙寅無疾而逝先祖輓詩高山流水鍾期杳籬菊園松栗里蕪便欲生還尋活計與誰同作耕耕夫巖海珊輓詩於事無機心如田之方面攤飯蟬委蛻泠泠御風善竟不轉頭銜魂歸翰林院

吳太史大受字子愷號牧園光孫己酉使蜀壬子使江南視學湖南假歸乾隆八年大臣薦應陽城馬周之選亦不出終檢討沈翰翁贈詩前溪門閥推延陵蟬聯甲第多高騰太史英名尤挺拔雄姿奕奕鋒稜稜交壇自幼誇積玉頭銜及壯稱條冰江淮楚蜀歸月旦持衡玉尺世所憑嗟余解名愧同譜長松堪愛嵩堪憎又飲蓮花莊詩遙瞻汾晉霜臺肅兼憶衡湘絳節開知己雲霄屹相望何時也共故園醅時先祖司梟山右先祖與牧園先生均與篤師先生癸卯同年而翰翁仍執辛卯年誼前輩古道如此　先君癸酉呈詩岳雲能感韓夫子溪水常歌元使君從知正始遺音少不道貞元朝士多

時余隨拜牀下公已寢疾道氣深沈論詩文外無他語沈侍御懋華字芝岡憲副裔孫由編修改御史降禮部員外郎歸愚稱詩主蘊台不欲說盡晚學佛不作詩夫人楊氏有詩名見後

嚴太史長明字冬友一號養雲宗伯存庵子以編修己酉副廣東試子源豪先點貴州正考意存挾快致擾驛站降禮部主事晉員外郎隨陳文簡元龍南下舟中唱和文簡和詩云省中磐石憶風規褒頭才名冠鳳池入夢松楸今得慰歸舟萊綵喜相隨雲依帆影聯孤棹月滿波心惠好詩我老長辭令暫去蓴鱸休戀雪溪湄徐廉訪以升字階五號恕齋志莘子癸卯編修改御史

廣西視學宣諭淮揚外轉冀甯道廣東按察有南陔堂集歸愚序稱克傳家學無愧門風視北城時元夕查街有紅燈一簇擁貂裘之句不錄集中惟消寒詩云衝雪天街走繡衣點燈招客共鑪圍視粵學時陸坡星適主秀峯書院倡和詩並見本集嚴海珊懷人詩竦闢吳羌葉葉風滿家蠻語喚姑公事當伐木燒磚後人在零雲碎雨中可道秋來還敝粥試看春轉又催桐遲君五渡三楓外重挂珠旒翡翠蓬

沈太史榮仁字勉之號篔師翰翁子癸卯編修辛酉主蜀試歸晚居蓮花莊又號如蓮先刻小雲巢詩畧陸坡星序晚定壽山樓集杭堇浦集附刻契原山堂聽琴和

韻查查浦題春江待渡圖云春江花月近如何檢點清
遊勝跡多六客留題誰好在重吟惟有一東坡沈歸愚
題云萬樹桃花千載紅仙源雲水隔空濛中流一葦如
相引便是蓬池一路通時爲辛丑公車嚴海珊懷人詩
梅花大庾嶺南行六載空聞北雁鳴加我老形生鼠乳
還君故物守尊羹藥尤夜裏伊蒿淚鬢局秋涌弱蕙情
鳴咽劉伶橋下水別時無此斷腸聲太史弟榮光字葆
之丙辰進士台州教授
先祖諱永樁字翼皇又二號卯君辛卯在杭與西泠十
子倡和癸卯入翰林改御史巡察畿輔司臬山西江蘇
降守潯州詩多散失僅存漸成草堂詩十卷吳山樵序

吳牧園先生墓誌詩古文出入唐宋六家宗仰尤在白
蘇吐言天拔自成一家　汪文端贈詩解經不窮戴侍
中紺珠學海探驪龍鮑西岡寄懷詩臨軒頒寵命親遣
繡衣臣芳草王程暖桃花驛路春齊梁宮體麗旌節使
星頻舊跡南朝事紗籠處處新嚴海珊寄懷詩家山不
遠一江分花月金閶屬使君可是釋之專治獄便呼白
也與論文酒壚夢斷三生笛夜筍香消一段雲惟有平
反勞母問寶倫因果結聲聞　守潯時以詩別尹文端
公公和詩云重膺節鉞到吳門世故紛紜不可論愧我
無能圖小補憐君有願託空言飄零自昔原難定舊雨
於今半不存行矣莫辭前路遠好教孤猿沐仁恩山頭

小草亦干霄薄植休嗟地本磽岸送猿聲孤客淚波搖
帆影瘴江潮寒梅颭雪香逾老病馬嘶風氣尚驕此日
分攜南浦上記看白髮雨飄蕭浮雲過眼總成空世事
何從計始終只有隨緣歌盛世漫爲搔首問天公閒情
縱已拋身外亂水還應入夢中一曲驪歌歌未了白門
煙樹夕陽紅潯江風景且遨遊此後重逢識幾秋佇望
循聲高召杜甯誇好句比元劉思鄉何處登蠻嶺話舊
誰同詠石頭說到民生添悵悵非因岐路淚盈眸按文端爲
先祖癸卯同年總制三吳因先祖
候補道員揚州工次旋奉守潯之命赴京候補奏往南河
四詩眞摯墨跡猶存　守潯時送詩盈卷外舅沈榆村先生作時稱
擅場琴鶴隨身泛碧潯銜恩未許謝朝簪舊藏諫草風

心嶺嶠青戀恩難便老堪謝草堂靈鮑西岡稗勺長與
署東搆小篠園戴按察潘明經顯坼王徵士藻姚茂才
世鈺各賦五言絕句十二首集失此詩姚集亦不存稿
亞谷叢書戴太史於康熙丁卯生仿東坡稱潁濱例自
號卯君後於辛卯舉於鄉癸卯成進士
壬戌候補在京和張南華鵬翀春林淡靄圖六絕刻入
金蓮榮遇集進呈以外吏而附列卿之末不可不誌南
華癸卯鄉舉認同年曾贈疎林遠岫條幅尚存
欽大令琳字寶光長興人癸卯進士宰南滙兼署上海
多惠政曹黃門一士贈以五古稱有古循吏風詩有虛
白齋稿內有燕市雜詩足補日下舊聞他如嚴中翰夢
白齋稿內有燕市雜詩足補日下舊聞他如嚴中翰夢

元末仕早沒沈刺史志榮錢刺史孫振皆有政聲蔡明
府書紳制藝名世宰溧水有殊績今贈兗州知府
遂成字崧占號海珊
詔舉博學鴻詞浙江首舉嚴明府甲辰進士曾宰臨縣丁艱未試補任直隸終雲南鎮雄
知州早以梅花詩明史雜詠擅名晚定海珊詩鈔盡刪
飛騰綺靡之作沉博絕麗自成一家先生未與館選賦
雜感詩先祖和云紅綾宴罷脫青袍壓帽宮花簇簇高
蓬島無書傳海鳥河陽有信待鉛刀朝班衮衮嗔人熱
衙鼓鼕鼕讓爾豪不見春明諸落第白頭風雪買歸舫

吐言千百早峻嶒共說頭銜合署冰路近丹崖偏失
鳳屏污墨點誤成蠅自來逐鹿誰甘讓不算亡羊未要

悕怨李恩牛休置喙澄觀只作水中燈　訣蕩天門最
有聲鉤墨兵塵錦衣新許故鄉行預懸銀艾儲仙令漫卷詩書罷
奇福免得深閨怨洛城先生謁選得臨縣適先祖司梟
晉陽延至署中濕紅軒令先君問業故先生懷先君詩
濕紅軒裏夜籌燈記否丹鉛杜少陵軒在晉梟署孝廉
杜詩發語便知醲蔑善器人始信謝元能癖年十四索余詩
血秦隴關嚴馬躡冰弁赴後遊秦佩得眞香巴里茗書廚絕
倒大儒張秋水贈詩萬軸連天寄宦情歸來高笑魯諸生不同
文豹山中變競惜祥麟地上行黃氣眉間新薦牘青雲

足下舊香名草堂何幸邀金奏驚破階前蟋蟀鳴
杭董浦效坡體贈詩記與惲奇擅賦稱一麾出守咸甌
棱金門對策偕徐樂幕府酬詩得杜陵義不肯降辭匪
激剛難受叱氣誠矜沉冥自是君家學釣瀨清風尚足
徵
徐恕齋懷人詩十年詞賦豔金臺猶記花封共酒杯頭
入盧生夢老健終傳庾信文之句旋即下世竟成詩讖
姚改之先生時在五臺作輓詩二十首錄最悽惋者拋
辭舊社未成家吟對泉源興轉賒留得必傳詩十卷香

多不在賦梅花我無科第重文章科第人偏愛寸長今日知音渺何許朱絃三歎有餘傷何妨同氣不同聲秋蟀春庚各自鳴識得寸心千古事論詩雖異卻無爭重踐游蹤老自憐與公曾此共丹鉛綠尊紅燭蓮花幕不信同頭三十年自注謂壬子同客臬使署事

隨園詩話海珊自負詠古第二讀之果然如三垂岡云雲南升學士奉天府尹降通政參議鴻臚寺卿大理寺少卿工畫兩蒙

吳少廷尉應枚字小巢號頖庵眉庵弟甲辰翰林視學北望燕雲萬里賒

御題見前卷　汪文端寄懷詩滇南盛事數馮君先後來看冰雪文徐恕齋花朝寄詩春色三分漸有涯園林到處倘槎柯空明乍活銅池水穠豔猶分土窖花枯坐淩晨猶瑁璪短眠亭午夢繁華城西早下銀臺直定有新篇

相國車中奴匿魯朱家又贈王介夫題蟋蟀吟集皆不存故並錄之

范少司空璨字殿文號松巖秀水人寄居南潯甲辰翰林改大興知縣晉安徽巡撫升副憲工部侍郎休歸乾隆辛巳與香山九老宴戊子卒年八十錢香樹尚書輓詩云潯南一曲碧環環耆德云亡不可攀弱歲拾芹聯泮水衰年賜杖接香山懷人席冷絲桐撤眷舊恩深玉醴頒淚灑西齋成獨立那堪梅雨正潺湲

嚴都諫源燾字濟之號桐峯民法子甲辰翰林改御史改吏科久任掌垣假歸嚴海珊懷人詩十載重爲入洛行巢痕坐認舊題名清聲已辨妃豨學直節今容仗馬鳴羅汉沈吟左徒賦板磯實召鬻拳兵皖城絲竹開堂處同首江潮萬里情沈東田寄懷詩屋宇相望外氏家更來晨夕戀京華看花覓友巾車共聽雨談心畫鼓撾夢裏閒徵春草句風前新茁紫蘭芽從今盡入相思譜北望燕雲萬里賒

吳少廷尉應枚字小巢號頖庵眉庵弟甲辰翰林視學雲南升學士奉天府尹降通政參議鴻臚寺卿大理寺少卿工畫兩蒙

御題見前卷　汪文端寄懷詩滇南盛事數馮君先後來看冰雪文徐恕齋花朝寄詩春色三分漸有涯園林到處倘槎柯空明乍活銅池水穠豔猶分土窖花枯坐淩晨猶瑁璪短眠亭午夢繁華城西早下銀臺直定有新篇

乙卯張南華使滇時頖庵視學祝陳榕門方伯仿飲中八仙有吳猛輕箑風翩翩句丁巳元旦和招飲詩藉甚聲華玉署中漢庭大競議吳公蠲坊琛筆相先後虎觀談經定異同僕病未能勝酒困君才亦復坐詩窮寒宵向客誇有客槎集墨香幢詩

更騁雌雄辨共醉蘭臺賦楚風又酬詩延州季子夙欽賢帝里風光幸接塵殘醉尚留青玉案新題又滿碧瑤箋春來多病惟行藥夢裏安心亦坐禪也識流年宜共賞看囊恰少對花錢大紘盎盎奏春溫安樂行窩崇小園痛飲漫論勝僕射苦吟端問息黎元用玉川傳家綸詩意

綽仍看掌令于中論世顏眉早欲掀獨笑和詩深雪夜
凍毫醉掃半平髮又畫溪山清夏圖送尹奉天並題長
歌又消寒詩名場晚歲慙魚鹿生計春山戀蕨薇擬就
竹弓歸射鴨菱渕煙雨綠簑衣原注頤庵前輩饋四種菜
吳侍御延熙字銘佩號敬齋甲辰翰林改御史主閩試
親滇學歸主端溪書院時先祖守滑郵書倡和贈詩云
蔆塘錄別酒杯親何意來探嶺外雲唱廡已聞經爛熟
褰裳惟見鶴精神風承鹿洞多思古石富端溪足療貧
君退仙班猶上界河陽況更種花新時子毓芝以丁巳進士幸徘容侍
御戊寅年卒先君輓詩云五日驚呼隔死生廿年話舊
語分明蘭臺柏府完臣節金馬朱鳶照使星白社溪山

新畫本青氈文物舊傳經如公高舉雲羅外豈謂先秋
遽鎩翎又石村吳侍御鳴虞字集三號蓼村亦甲辰進
士由工部郎擢御史偕高維新馬維翰兩黃門丈量四
川地畝罷歸不出
先叔祖永樸字素岑號補齋癸卯順天舉人福建甯化
知縣久客京師馬墨麟給諫贈以相逢行云吳興才人
大小戴峴山秀出留嘉名駱駝橋下水波闊扁舟繫纜
當門橫篇長不及全錄恆與孫約亭張秋水倡和聯句
孫有花朝和韻詩原倡未見集亦未編
鮑西岡送赴政和詩人境依然十載遲茶花村閣憶當
時機雲洛下稱名士詞賦梁園說故知時館紫幢宅雙烏乍
飛鵲報觀一官曾奪鳳皇池灘舟嶺轎王程遠驥足懸
知不久羈先在山右泉署有蟋蟀吟巖海珊題蟋蟀吟
云鄉音無伴苦思歸忽漫相逢淚滿衣戴笠人方驚我
瘦食糠君又訝平肥山經芒碭淞花落路出滕曹槲葉
飛十二年前驢背夢寒燈士炕記依稀一兩行官燭慢
紗紅晉乘編摩此夕同百戰河山歸掌上三邊旗鼓重
雲中玉魚零落徵疑塚銅狄銷沈訪故宮月俸虛糜無
小補煩君三篋繕河東二和章稠疊手親裁不用聲聲
擊鉢催放閘帆乘江溜下騰槽馬渕陣雲來何須七步
還三步詡是仙才更鬼才笑我數莖吟鬢易斷蒙茸荆棘
蔽靈臺三溪山卷畫孝廉船撐出人間已十年眼纈紅
熏滄海日衫痕青染太行煙東西屋並美肱被南北鑣
分祖逖鞭如此客懷差不惡百花齊放月團圓四時同
在臬署修山西通志壬子六八兩叔祖南北同捉故有
南北鑣分之語
談大令起行字秋帆九乾孫癸卯舉人趙城知縣工繪
蘭竹有詩集久主松江書院陸副憲錫熊出門下家農
南叔祖永植題花酒逃禪圖慧是文人業禪從醉裏參
雙鬢催入道五柳竟投簪法豈紛花雨魔方擁佛龕香
山老居士繼素伴瞿曇
沈方伯世楓字甫草號東田愷曾姪丙午舉人庚戌中
書升刑部主事員外郎擢御史外轉大名道歷升湖北

布政司降蕪湖道有十笏齋詩集沈歸愚錢香樹序先生謫官丙戌來京就養蘭陔侍御子舍飼鶴軒中時余憂居時以詠物詩屬和並談春明舊事娓娓忘倦工書法出入顏柳每日臨池不輟壬辰歸田築閑止山莊寄詩四律敬和極蒙獎許未幾即歸道山典型徂謝念及憮然

先伯 炳字闇成號茶星丙午舉人由天津倉大使升彭水知縣十年不調賦詩自娛有秋樹山房詩先宰雲陽嚴海珊寄詩傳問蜀道易乃號黃居難安得此間樂大都如是觀險經人鮮甕境出玉冰櫚地昔富胸腑助吟清夜寒先君和乙亥元旦詩夢同依謝草人老感潘花

一官成吏隱十載歎郎潛

董運使 承勳字對揚號芑堂己酉副榜由大令擢長蘆運使捐俸倡立吳興會館詩集孫約亭作序嚴海珊懷人詩沈沈兵衛寢凝香巾角彈棊妙擅場從小便知偉節怒老來始悔次公狂空池舊夢無春草散木孤墳又夕陽生怕絕交書不免竹林例得斥山王

孫宮允人龍字端人號頤齋又號約亭司空姪雍正己酉南元庚戌翰林隨史文靖陝甘宣諭歸授編修視學雲南廣肇升中允甲戌同考得紀大宗伯昀假歸掌教蕺山詩集極富以家難散失僅存頤齋未定稿甲子紀恩詩鳳簻綿延百歲春　君恩稠疊賚家珍蘭臺世領文章伯三世贈掌院學士　芸署榮褒侍從臣五色雲籠蓉鏡豔萬年觴映餅綾新伯父庚戌及第從兄癸巳會元穹碑奕葉書名姓轉憶重華五月巡伯父扈蹕南巡詔許各處題名又文治萬年餘甲子科名三代紀庚辛俱典切嘗製芍藥餅餉客有詩徐恕

清暉畫堂校刊

齋張秋水暨先祖俱和之

先生與先祖交厚守滸時先生肇慶駐節恆以詩筒郵遞有聞約亭學使海上歸舟詩輪蹏誰從匠氏誇揀金一一仗披沙絳帷夙貯千秋鏡碧海新迴八月槎蠻唱黎歌喧儈俗椰冠琴杖出蘇家天門冬酒留方法曾否攜尊醉月斜假歸時會館興作未竣留別詩末句轉爲枌榆壽未了草堂花徑幾時新陳宮詹浩題授經圖送行詩稽古老蹏輪遺榮羨知止又輓句舊好心推第一流那堪生死憶同遊幾年祕閣然藜夜一別離亭落葉秋老去並爲書社長病來仍號醉鄉侯海中仙果生非晚名父人應念李舟

鍾大令衡字仲恆號岱峯長興人庚戌翰林改御史乙卯主試廣東轉吏科掌印給事中內升太常寺少卿選同館課藝行世商寶意盤送假歸詩千古知音第一流牙期迢遞憶前游江湖疊浪高於屋安穩茗南到岸舟孫約亭次韻詩兩箬溪邊春色深閑居況味費招尋太常稱歸田計中散書乖戀闕心焚草昔年勞補衮傳經此日勝遺金多情賦贈停雲句長鋏歌聲寄短吟

胡戶部彥昇字仲升號竹軒彥穎弟丙午解元庚戌進士由戶部主事改定陶知縣著樂律表徵徐侍御有和韻詩

朱戶部敦棟字萼友號茉村烏程人庚戌進士戶部主事早沒志載有紅近軒集未見故麗中藏有題茶星先伯吳園絕句後詩云天涯尊酒幾何時惆悵題完一卷詩北闕上書三月去東京作賦十年遲衣冠疑似將軍墓金陵謝車騎墓詩辨其非氷雪荒寒太子池詩有春雪平堆太子池句辛苦讐書誰念爾詞頭塗抹字參差近於阮少司寇收藏詩卷得移居和韻詩阮籤亭太史有題花源小築圖詩章給諫有大字容谷號祐庵歸安人庚戌進士福建試用知縣王子同考與杭堇浦論注李義山詩見榕城詩話未補官援例入爲工部主事乙卯卽爲福建正考屢與文衡改御史轉禮科給事中張秋水題深柳讀書圖含香執簡太愚忙桃李門牆徧錦囊好事若如廉孟子晚名父人應念李舟

歲海珊懷人詩十年郎署半句留無數東坡放出頭浥
浥神傷羊志淚嫋嫋意倦馬卿遊聲猶老鳳清雛鳳駕
合健牛易特牛只恐黃塵歌未歇路河春水滯歸舟又
題姬人沈小同傳後詩松林路遠一亭孤此計君毋學
老蘇春水方生花滿陌魂隨帆影到菱湖商寶意盤題
傳末云曼殊那得留塵界精衛空思塞愛河莫過菱湖
舊時鎮西風瑟瑟晚生波姬葬菱湖人
戚太守振鷺字我雛號晴川德清人庚戌進士由青陽
知縣歷撫州知府謫戍軍臺宥歸以子蓼生任按察使
贈通議大夫有晴川詩鈔太守自塞外歸至揚州和盧

雅雨山人紅橋詩有白雪文章今歷下紅橋煙月舊揚
州之句雅雨立贈千金令讀全詩如白紵競傳蓮幕詠
緣楊曾繫繡衣船入座衣香吹細細隔簾花影看濛濛
亦佳隨園詩話載宿承恩寺詩瓦溝落月印孤榻檐隙
入風吹短檠殊冷峭族弟敬亭 敬言 亦庚戌進士福建
連江令詩祖二馮壬子闈中與杭堇浦辨論見榕城詩
話
沈太守 孟堅 字敷亭號研圃德清人庚戌進士由知縣
晉江甯知府署有雙松袁隨園乞其一而贈以詩云滿
山梅竹避下風嫌渠曾受大夫封我獨摩頂戒翦伐當
作甘棠憶召公

張太史 映斗 字雪子號蘇潭烏程人癸丑翰林久任編
修乙丑分校禮闈丁卯使蜀歸卒於獲鹿有秋水齋集
少遊京師詩爲湯西厓少宰所賞稱老成清曠雅調高
張所謂杜詩韓筆無一字無來歷者古學正聲斯焉有
託可謂推許之至先祖贈詩相攸曾爲左家芬先叔己
事京兆風流孰並君二見羲之欣締偶便呼白也與論
文酒星愛向湖船聚詩壘爭從秋樹分三十年來情脈
豚早知驥足有青雲諸葛名成勸著鞭餅家決計賦遊
燕更番人海波濤裏一躍天門詄蕩邊衣袖塵沙文士
價頗煙霞蓬島侍臣仙苦辛爾我憐同調恰比先生老七
年未句乃他山先生贈西厓少宰詩用樂天長
徵之七歲事也余則長年亦如之故得借用

履經過屢結趺同牀各夢一悲吁諸舉陽馬事　蓬窗聽雨都元敬酒郡移官張藐姑琴作家資空送別鶴分俸料耐償逋耦耕他日期相訪穩卧瓜牛號野夫孫約亭雙溪漁唱題詞吾家茅舍傍菱塘密邇雙溪水渺茫蟹簖漁村多好境如何南望不思鄉金檜門德琪瑞州共飲詩故人非俗吏相遇更殷勤政每清醇地根深爾雅文一杯同念昔十日復離羣慷慨空江望煙雲莽不分又題令弟受于峴山讀書圖七古

陳太守　詩字藻亭號可齋歸安人癸丑進士鳳臺知縣歷揚州知府詩集未見當求之後人

潘司訓　顒祈字禹巖號懷村歸安人明宮保尚書季馴

裔孫歲貢生江山訓導先君送詩太末封疆拓漢圖絳帷今喜得名儒攜來估舶蘭爲友種去圖官橘是奴賃廡諸生多服鄭設齋兩事本蘇湖爛柯舊是神仙窟好覓靈根劚雪腴先生爲先君業師　璐於戊寅問業年餘極蒙期許憶笨仕水曹蒙以徐貞明水利議郵寄所期甚大感愧勿諼

汪文端寄懷詩同首惜離羣開尊對馬軍五更松嶺月一棹雪溪雲劍豈雌雄合牀原上下分激昂高意氣好與細論文又古詩同舍論文有潘岳篇翰風流才卓犖雙龍暫斂芙蓉鍔看向承明留著作

張秋水贈詩廿載馳文譽風流眾所推世猶成我道天或老其材陶鑄多佳士交遊愧不才飛霞君獨佩誰與頡頏來又題研朱點易圖

洗檢討　齊禮字嗣愷烏程人癸丑進士假歸張給諫　鵬送詩柳惲洲邊櫂白蘋空明茗書水鎔銀扁舟恣載烏程酒須記京華旅食人

弟　齊義字立人甲子舉人山東姚徵君　汝金初名世鍊字念慈號礪圃晚字改之號貞寿張知縣值王倫倡亂被害　贈知府

或老其材陶鑄多佳士交遊愧不才飛霞君獨佩誰與頡頏來又題研朱點易圖

洗檢討　齊禮字嗣愷烏程人癸丑進士假歸張給諫　鵬送詩柳惲洲邊櫂白蘋空明茗書水鎔銀扁舟恣載烏程酒須記京華旅食人

弟　齊義字立人甲子舉人山東姚徵君　汝金初名世鍊字念慈號礪圃晚字改之號貞寿張知縣值王倫倡亂被害　贈知府

蠟丞詩及甲申還京諸作因亟錄之

先生僧鄂中丞　弼赴晉還京年已遲暮尚以未得一第極蒙期許憶笨仕水曹贈詩云小試溫温屢過儂如風初惠日初融衰遲最喜看才子標格還欣勝乃翁吾友九原析得堉清門三代快成功不知棖觸緣何事老淚翻傾慰藉中蓋先生與外舅沈榆村先生亦研友也

先生師於先祖先君又從受業丙戌先生還京頻過話舊而先君捐館輓詩二章語極悽惋憶次章當年鈴閣共談經官燭然來夜火熒玫玉慚予眞似石出藍看汝漸成青塵寰揮手三生隔往事同頭一夢醒記取于門

盜駙日科名接武有遺型首章僅記十年勤事卒於官一句矣又先生蒙鄂文端國士之遇偕中丞 容安 赴豫著中州記畧嚴海珊寄詩云雪中筆札梁園會花下麾幢洛水遊先生後贈鄂少宗伯 崇 詩云公貳春官大宗伯我如天實舊宮人許窺東閣方增愧偶夢西京更愴神兼悼制府 弼 卒於西安

嚴海珊懷人詩聽斷蓮塘夜雨聲歸遲只爲敝虛名才華見許盧思道規矩難繩正平珠箔簪花三館夢錦衣泣月十年情洞庭葉落秋將晚渺渺愁予與目成此詩足爲先生小傳

袁隨園被寰人詩年年乞食向歌姬鴻乙無端又改之新字兩中副車才不偶一痕眉畫十年遲隨園詩話念慈性落拓冠履欹斜有南朝張融風味謝吳眉庵少司馬薦鴻博啟云十年老女猶畫蛾眉百戰將軍空爭猿臂一時傳其工整哭鄂文端公云未報公恩徒一慟自憐此淚亦千秋在山左時有傳其死者入都諸桐嶼重光贈詩云學道終朝銀闕去入都快比玉門還念慈答云欠來一事能逃否問道同心自愧然又句云野無青草重重在待繫先生去轍

陳太僕 兆崙 贈行詩廿載金臺懶赴官客中爲客感無端霜飛候菊有黃花雁到初疑雨裏冠生計幾時歸雪擁行旌風催端青山直指雁來路白髮行催故國情之無子女益豐萬亦能詩殁玉裁繪夜雨傷神圖以悼之無子女益敬亦工詩殁哭之慟旋殁揚州弟子張震刻孱守齋集

難門下士舒元燾計 訒武等治喪送行甲申中秋先生和太僕花字韻詩漠漠秋陰薄似紗良宵清景未全遮正思覓醉何辭酒纔到臨觴忽憶家連日冷催黃雀雨故園香老白蘋花自慚名不通朝籍兩字歸田也近誇

杭董浦寄懷詩苦吟聯舊雨良覿共柴扉遠水初迎棹春寒欲上衣月窺虛色白花逐酒人飛此夕閒清嘯愁心得所依

宋司農 邦綏 題詞子厚文章信必傳詩篇且復映山川此中三昧憑誰語朶朶蓮花證妙禪

家荼星伯題經藝後門掩雙梧擁舊芸改塗笙典籤珠墳句奇語重昌黎體色正芒寒子厚文長自登樓賦王粲更誰伏閤訟劉蕡必傳已有千秋業眼底飛塵總幻雲先生每值試期必有擬墨刻有咸受齋文一帙

韋約軒 謙恆 客潞河論詩贈句醉後論詩興若何一杯新茗試松蘿任推綺麗齊梁好終愛光芒李杜多壁壘如山眞上將肌膚似雪卽仙娥廿年悔託雕蟲技落筆無由脫臼窠

姚世鈺字玉裁號慧田歸安諸生盛名不遇弟世鈞字炳衡從毋舅浣翁遊楚有江山杉板船聯句歸著浮湘草內饒州舟次放歌選入別裁集早歿又弟 世銓 字敬亦工詩歿哭之慟旋歿揚州弟子張震刻孱守齋集

八卷全謝山祖望爲之序

沈歸愚題夜雨圖茫茫四海孰同心夢冷池塘痛不禁剩取遺篇露光啟玉湖樵唱炳衡詩杼山吟豐萬詩嚴海珊懷人詩讀書聲出綠楊陰結得芳鄰趙翰林八面皆山樓一角萬花在水月中心那能病作棲泉鳥未屑貧收諛墓金便渡江來無好夢玉人簫不是知音

厲徵君鶚既題蓮花莊圖又月湖云隔溪燈火望冥濛留客空齋賭酒筒鄭重陸家兄弟意夜涼笑語水光中

汪訥玉載兄弟

先君有梁溪道中讀集感賦九龍山翠靄春雲手把遺編憶舊聞此卷合藏清祕閣伴他桐乳繡苔紋花落花開又二年故人夢斷渡江船前身可似張承吉不乞封侯乞墓田薏田發於揚州賓館故用張祜詩意

王立甫豫長興人諸生有詩名因人牽連繫刑部釋囘近見湯緯堂炙硯瑣談載其若溪絕句之二云一春長恨雨瀟瀟記過吳王送女潮輕薄桃花嗚咽水縱無離恨也魂消選勝還須轂擊車石門山色美何如茶花開徧深深鴉暢好風光是夏初有孔堂文集若溪詩計三十六首可備長興典故

沈南蘋銓湖人工畫人物得不傳之祕曾寫花蕊夫人宮詞爲圖呈進商賣意訪於花步贈以長歌結句勸君且莫傷遲暮坎壈纏身原有數好進豳風稼穡圖漫傳

蕭雲行李遲船因陸賈歸裝重同舟八欠水衡錢羽化銀杯意灑然元振萬金揮手盡長康厨內空雲煙還家身世兩蕭條流落江湖酒一瓢游子青衫餘雨袖畫師白髮老三朝人生意境何偏仄盛名坎壞如一轍但使文傳黑水碑奚須家住黃金穴春來日日島船通猶道夷王遣問恭七十二島依然在只隔人間海一重余家藏南蘋松鶴大幅今已散失

先叔祖永植字于庭號農南壬子舉人龍陽知縣著汀鳳閣集有望到海門口渾疑天盡頭句廬查蓮坡爲仁詩云懷人兼愴舊百里即天涯謝夢池塘草劉題觀裏花雲煙空過眼風雨獨還家葦淀高吟處如浮海上槎

又江昱瀟湘聽雨錄農南明府向有一帀孤城半夕陽
又夕陽紅半樓又一匹鷺鷥漁夕陽之句人稱戴夕陽
其汀風閣詩貫串全史長於斷制如南徐懷古云三吳
士馬能無恙百里菰蘆大有人昭關云爲報父兄甘載
棄與人家國漫吹簫淮陰祠云面背動關天下計死生
不出婦人謀宋玉墓云滿地干戈秦虎豹荒臺雲雨楚
君臣峴首云作督荆襄籌典午隔江吳越覩同寅粵中
懷古云下瀨樓船天子詔蠻夷君長老夫臣鴻門坂云
劍花已蝕樊侯盾玉斗能生亞父疽俱似獨漉堂作
朱景英舟過龍陽東農南明府詩郭外漁村水外莊畫
圖難寫此江鄉遙知八百洞庭長正掐檀痕唱夕陽集有

一帀孤城半夕陽之句人稱戴夕陽
王贈公標字滙東號芷齊又號道餘居士先世自休甯
遷居歸安之菱湖公以商籍補仁和學增廣生諸父羣
從官鄖署任道府以下者若而人公獨涵醇抱素積學
能文著有周禮集說左腴莊腴立齋拾存等書且善書
工詩屢爲名流鑒賞又爲范約軒少司空璨快堉茅湘
客廣文應奎纂吳羹所選如濠州歌靈壁石磬歌讀史
記諸古體論古皆有識其江行雜詠七絕云青山白紵
謫仙樓幾度名賢嘯傲遊可笑俗詩傳十詠危亭猶是
敞清秋板子磯連螃蟹磯朝來入饌鱖魚肥洲邊菱芡
牽風長浦裏鳧鷖接翅飛終古寒江月一輪高秋牛渚
水粼粼推蓬估客船無數不見當年詠史人飛飛秋燕
迎殘照汨汨寒潮落舊痕爲問風流江左事烏衣巷口
謝公墩妙高高處簾齊捲紺宇丹楓縹緲間堪笑往來
緣底事江山如此不登山一片鱗甲初未足罄其全有
子四人稟承家學攻苦益力乾隆乙卯季子以縉舉南
宮第三三子以衔第二遂魁天下科名盛事不但桑梓
豔之也
沈明經志熹字紫文號忍庵武康廩貢賦題燈詩傳呼
五夜尚聞雞旋奉紅霞認試題錦字光中摹點畫冰壺
影下識筌蹄芒生斑管胸羅宿燄湧金蓮氣吐霓表裏
空明開眼界恍從天祿照青藜題燈創自子文襄視學
時嗣後永以爲式孫壎雲字勉旃庚辰與余同年官六
安州同知
梧門詩話載姚念慈詠酒徒云氣從田竇筵前短興到
荆高市上豪儒保亦應憐姓氏生涯原不稱旌旄逐客
云故人書札雙魚懶商婦琵琶一雁哀倦僕云主恩酬
過手頭橘世態看如三片雲病僧云干劫難銷心寸寸
一塵猶隔路重重癰仙云桃非手種何堪縞玉不田荒
邽費耕吐屬微婉兼有寄託按詩題爲陳勾山先生原
唱先君亦有和章
諸桐嶼重光喜礪圃入都詩依舊昌藏野鶴姿天涯重
與故人期忽聞惡耗傳君死相對虛懷誦我詩科目邽

遺眞國士名山原屬老經師長安頭白無多戀袖手閒看局外棋二條補前

烏程戴璐菽塘輯

乾隆元年　召試博學鴻詞直學錢陳羣舉沈瀾江督舉孫見龍浙江舉嚴遂成沈炳謙孫貽年禮侍王紘舉戴永植嚴以丁艱未試五人皆試未入選炳謙字幼牧號勞山集未之見家藏贈先祖五律云公輔聲華二十年台階氣象映星躔文章久已輝三殿經濟行看濬百川繡斧霜清臨晉地霓旌風動耀吳天寒江一接春溫度斗覺陽和暖律旋峻望清標孰頡頏栽栽威鳳翮高岡南牀諫紙留青瑣西掖封章記阜囊此日歡閱迎竹馬當年惠愛在甘棠平反陰德同廷尉門閥應知百世

昌郊居賦就宛雲郵窗對南山水繞門尚友遠懷蘇學士卜鄰近接趙王孫草堂在趙文敏蓮花莊對岸名渐成取坡公五畝漸成終老計雨餘荷氣通書幌風動槐花落酒尊好與吳興添掌故癸辛他日記名園東山暫卧樂無涯絲竹何煩暢好懷萬卷書倉高插架一枝玉樹秀臨階孟韓聯句詩篇富王謝風流子弟佳野客倘容來問字待攜藜杖與芒鞋鄉社枌榆缺倡酬轉從江滸揖風流印泥玉瀣浮蕈蓋鮮鱸銀絲出柁樓誰惜琴材將作爨幸陪仙侶託同舟

馮千

字紹登號雲軒俊曾孫丙辰進士由南部令歷四川按察使內用通政司參議嘗題余秋樹讀書圖有插架縑緗億漸成曾陪清讌侍耆英之句假歸時同鄉各贈以詩沈東田云卸卻朝衫製芰衣肯教心事與初違星光直逼三能象風力還憑六鷁飛芩阜陰濃盧橘熟菱溪水漲鱖魚肥午橋添箇陳蕃榻待我春融緩緩歸半世馳驅蜀道難一篙秋水潞河寬小園日涉成佳趣塵網全拋卽便安舊雨惓惓頻過從新詩藹藹不知白舫青簾下清夢還從繞上蘭余亦贈詩云遂初賦後謝朝簪帆影依依潞水潯綸閣綺疇瞻卿月迴錦江猶望法星臨恩膏棠黍巡方徧清遠溪山結

嚴海珊懷人詩沿溪槳打白萍開坐月譚深漏鼓催酣儘二門無我法詩兼三筆有卿才擡頭帛倚張華笑拍手花隨陸賈迴投老傭書貧轉甚北轅重與上金臺注君善飲必盡室樽空乃止與兄有孝威孝綽之目從卯穀人辛未召試列二等一名終諸生史大令圖字象周號豈山歸安人乾隆丙辰翰林出鄂文端公門下西林集有丁巳上元同史象周陳星齋夜話得軒字詩云令節成吾懶重門隔世喧校書懷上座借月過東軒簫鼓誰家曲寒宵此夜尊那無燈二盞蕭索正堪論散館

契深此樂班行誰不羨雲鴻軒舉振高岑　草堂小築碧湖壩扶杖將車選勝便蓴菜秋風時正好杏花春雨夢休牽客來爲結香山社與至宜尋藥玉船記取榮名追畫錦枌榆盛事詰他年

潘司馬汝誠字立亭號泊村又號榕堂歸安人丙辰丁巳進士由松溪令愿濮州牧南安伺知舉最來京寓興勝寺夜集用東坡聚星堂禁體雪詩頃刻而成余贈詩云人擬密州蘇學士門多穆下魯諸生題余晴川曉渡圖云羣紀論交已三世羨君綺歲富清製乘車洛下玉爲人奪簪侍中星是使記否晴江畫鼓擡佳兒坐膝散晨衙舊陰棠舍新桃李皇華一路生光華前旌揚越滔

遙去桂海網徧珊瑚樹自來水部例能詩何況大夫工作賦芳草晴川無限情昔年萍泛武昌城翦江風雨雙飛燕得似仙槎緩緩行

鄂文端集庚申中秋與姚念慈潘立亭東軒小集向夕微陰少焉月出坐對素心人老子興復不淺因用庚韻

未句劇憐一出清光纔不愛姮娥愛友生

潘大令汝龍字健君號楸漁又號散畦汝誠弟丁巳同中進士選松溪兄泊村先宰是邑故嚴海珊贈詩有三間屋兄東西陸一曲歌傳大小馮之句李玉洲重華賦五古贈行陳勾山太僕集有潘健君松溪近稿題辭蘋洲水驛春明逋客之廬人海風高秋送宦人之旆輪蹄聲云鐘昏小院人談虎雪滿空山客罷琴

沈太史雲翬字義瞻號蘭圃歸安人丁巳庶常早沒幾無知其名者近見袁隨園詩話載輓詩云仙山樓閣本茫茫容易青年到玉堂底事曇花才一現已蒙上帝遣巫陽明知病體頹唐甚何事閒關萬里來想是神仙厭鄉土特教玉骨葬蓬萊幾度蓬門敬小車揮毫同習上清書而今難字從誰問旅櫬灰停一寸餘半年湯藥滯天涯腰瘦何人報沈家少婦昨宵家信到催君迎看帝城花

高司馬植字大升號槐堂怡姪丁巳進士除德化知縣陞揚州同知袁隨園贈詩百韻推爲江左循吏之冠其敬勝堂集中勘災捍水散賑等作直追元結春陵終江詩名時有兩到雙丁之目

孫徵士汝馨字叔芬號沅亭錢塘教諭仕隆子宮允約亭先生從姪也丙辰舉人薦舉鴻博以數隘不果貧而翛口四方晚乃掌教崑岡書院詩甚奧衍惜齒僅踰艾有深竹映書堂稿今錄其韶州趨英德山石奇秀欣然賦詩於此晴巒闢雲障愛此孤舟濠怪石倏異觀峯峯各殊狀陰崖光被日飛煙渺杳嶂垂藤猿猱攀傍嶸寒沙漲生平亦嗜奇疊石森相向我行歷山川飢驅愁俯仰蕭颯赴長途箱篋悉摒擋一編陶柳詩微吟慰清況山鳥時一鳴茶煙卓午颺會心如不遠所得乃清曠子

霖工詩

費洲士濂偕子心如蘭先同中已未進士心如爲杭董

浦門生有留飲即事詩言返臨溪宅重來立雪門放歌期白首託志抗清尊下潠田何有聯珠集尚存今朝寒意重風過一燈昏時五經卷不避本省故得出杭門下洲士即用教授心如即用安肅知縣後亦改教

凌教授樹屏　字保釐已未進士宰咸陽改嘉興教授有集進四庫館而未之見

章黃門寶傳　字習之號硯屏祐菴于壬戌進士由中書歷吏部郎中改御史轉禮科給事父子同垣皆止是職閔晴巖集有同舟出都倡和詩經義有誰堪作僕詩名原自不論官蝸同莊叟憐渠鬥鶴異羊公任客觀時給事成進士未用故云趙耘菘翼冬夜譙習之前輩宅詩

云選舞徵歌集畫堂消寒共作少年狂酒推大戶先衝陣詩讓名家獨擅場照座玉山裴叔則勸杯金縷杜秋娘殘冬常厭更籌緩今夜如何夜不長

孫進士貽武　字紹衣司空孫乙丑進士從沈方伯赴左江道任卒于南甯詠吳越王云鳳舞龍飛地豚優挺生人傑說婆留潮回龕赭三千弩地擁金湯十四州承寵樹皆披錦繡稱藩臣自息戈矛櫛風沐雨辛勤甚圖木驚眠老未休

徐太史璋　字勗武號藥渚德清人壬戌進士以編修丁卯主貴州試晚主愛山書院

徐太史開厚　字恭壽號芭泉以升子乙丑進士授編修

甲子舉人杭堇浦范浣浦有沈節母貞松慈竹圖詩隨園詩話載落花詩云飛燕蹴歸簾影裏游魚吹起浪花中

沈觀察榮昌　字永之號省堂涵孫乙丑進士由文水令歷守懷慶罹昌升雲南陝西江西鹽糧道少與姚雲岫宗伯成烈同學數文書院寄內詩深院蝶嬌無語坐小園花嫩卷簾看戊午同姚中式寄詩云辛勤二老訓喃喃愛壻猶如愛長男甘脆每教常健飯苦吟猶記許分甘

袁隨園贈詩太行山色一官收怪底新詩詠未休立馬身當河內水河決時立冰中紀恩碑滿晉陽秋相招小住聽黃

烏幾箇同年臞白頭寄語南衙姚散騎故人爲我好句留雲岫亦同年　又竹墩過訪詩桑柘成陰處芸香舊世家沿村無異姓繞屋有奇花玉蘭二丈　御筆泥金冷藏書玉冊斜桃源兼錦里別自貯仙霞煙波如此好底事出山忙

想爲家貧仕兼酬海內望官登二子石婚到第三郎代作焚香禱旌旗近故鄉三郎指舫西水部隨園子爲觀察壻

閔孝廉　文山　字晴巖烏程人辛酉舉人著在陬詩鈔多無題詩並題海鷗小譜二絕因好尋春耳聾不仕姪惇大久從問業喜歸里云已有凌雲期李鳥未妨勒帛斥劉幾太史本名探大下第改名故云

張大令　守約　字力民號禮門秋水子辛酉舉人江西石城令閔晴巖潞河舟中同力民昆季作簾間暮雨吟紅蠟蓬底秋風話碧蓴

沈樹縠　字楚材歸安廩生嘗有三生稱意鴛鴦扇十載盟心蛺蝶圖之句故閔晴巖懷人詩云香匳婉變足清狂兒女情多笑沈郎慣向詞壇誇麗句從今也合號鴛鴦

宋觀察　本名鉞應烏程縣試吏誤書越師曰逢戊則走此佳兆也果于戊午中舉戊辰成進士戊寅升郎中戊子卒福建糧道任詩集未傳

沈封翁　棠臣　字持謙號愛廬宮贊姪廩貢以子榮嘉封

墨旁若無人載畫徵錄詩筆亦復超脫姜宸熙　寄詩鹿耳洋邊島雞籠嶼外洲山硫徵晚稅海雨作涼秋番市紅毛酒官衙白板樓蠻兒騎竹馬爭拜郭并州

外舅沈榆村先生　作霖　字雨倉維巷學士曾孫爲諸生負盛名丁卯舉人壬申進士廣西平南令已卯庚辰同考賦菊影八首膾炙人口恐是天花不著盆紛紛凡艷敢同論銷沉寒氣風無力刻畫秋容玉有痕自古牆東高遁跡此時澤畔靜吟魂葛巾敧側閒相對倦聽疎林葉打門　一頻煩招隱謝劉安留取風神晚節看鬢觸紙屏蜂覺瘦翎翻粉壁鶴知寒本無心與嚴霜競那有聲隨落葉乾寄語陶公須著眼莫教松下獨盤桓　二把酒

傾殘老瓦盆三三徑外費尋論騷人佩有陸離色靜女妝無閑掃痕霜後乍迷寒蝶夢雪前暗引早梅魂君看落木蕭蕭下衰柳殘煙冷白門三籬落驚風颯未安可如素壁對花看懶除病葉因憐瘦軒舉高枝爲傲寒自舞不妨秋扇棄相輝轉惜露螢乾靜中會得延齡訣那問登高客姓桓四多情玉女罷翻盆清景當窗細細論世外煙霞深沒骨壁間醉墨淡成痕橫斜不插樊川鬢蕭瑟應招楚客魂此後月明秋興少更闌延佇未扃門

五比瘦空憐李易安風簾捲處試重看暗蛩四壁暮煙淡早雁一聲秋水寒歲晚未愁雲鬢改夜長莫放蠟珠乾鏡中金翠無顏色逸韻何人及孟桓六霜天殘月落

金盆錯與黃花一色論隱矣泥蟠甯門彩仙乎蟬蛻不留痕密傳碧落姮娥藥清逼澄江帝子魂衣白有人來送酒蕭然夜色淡柴門七沉淪心事久相安榮悴都從象外看無意窺牆爭宋豔偶然對月怯郊寒星橫處士輝常隱水汲斜河浸未乾不比春花飛滿地笛中梅落任吹桓八詞旨悽惋如朔管胡琴在平南作涛州士風詞四十餘首可補郡志其詩集因在省捐館不知遺亡何處傷已余甲午使粵感懷詩云讀書巖畔忝持衡往事心摧樂廣清鶴化天涯曾灑淚鵑啼嶺表舊傷情遺文未見門生守廉吏長留身後名椒酯欲陳無路達灘江淼淼又沾纓

人顧畫眉閨彥時有唱酬官京師抱病歸卒年纔二十
四詩亦散佚子尚仁於殘帙中得春遊一律云綺陌遨
遊控紫駒風光駘宕似憐吾峨眉寫柳青條踠雁齒排
欄翠袖扶多謝東鄰心許宋轉愁西子笑歸吳傷春最
是嬉春處休說重過碧浪湖蓋將次北行之作又吳興
竹枝云纖得三梭到五梭絡絲打線手工多勸郎休要
隨常看一寸心機一寸羅陳敘土風有合謠俗

德清戴樗園明經履雲屢躓場屋乾隆壬申三策冠場
以首藝作偏局屈置副車座主知其宿學甚惋惜之與
蔡應山明府書紳爲內兄弟文字相得應山歿於官以
墓誌誄誼曾有句云翦燭西窗快論馳春風霏屑起子

也詩筆蘊籍傳誦一時著有緣杉野屋集

柳樊又有繡毬花四絶寄懷託興詞亦雋雅一堆細簇
玲瓏玉四面低垂穩重花賴是春風無氣力不隨飛絮

走天涯拋擲年華感萬端綠陰紅雨又春殘海棠庭院
鞦韆畔錯引貍奴認蝶團判白批紅各自春滿城桃李
盡爭新月燈不斷香雲合袞袞愁牽袖手人忽分贏局
與輸籌場外支頤動遠愁裁翦儘勞天女手生平不上
美人頭

未得一親道範耳

德清徐柳樊大令以泰歷任山西絳縣陽曲令有賢聲

紀太僕復亨字元穉號心齋烏程人乾隆壬申翰林改
御史轉吏科歷太僕寺少卿詩集極富僅訪得其少作
如西湖雜詩中錯到東窗眞鑄鐵相來南渡慣傳薪蟋
蟀吟殘金井月鷓鴣啼到木棉庵未經人道其謝文節
太僕丙戌同考房卷獨少有遣興詩趙耘崧翼和云採
得芳菲聚一家却分林杏幾枝斜定知一樣春妍處愛
惜偏深手種花燒尾筵看一隊新出羣定屬阿誰身將
兵何必多多善只要行間有用人知音雖別屬鍾期春
酒同來介壽祺莫以敬容殘客待有人偏感寄生時一
般鐵網入波深偏是明珠轉易沈此意至今文士感手
矣

蔣茗生士銓留別沁園春云翰林主人御史大夫文章
有靈只風騷跌宕隨時自得神仙游戲與物無爭紙閣
蘆簾錦衾角枕梁孟偏旁著豔情房權悄在琴邊酒畔
仍是書生鏡中遠遠山橫又何取偎寒軟玉屏但填成
小令凭肩教授歌來綺語逐字丁甯燕貼香儂蘭窺好
夢蚤誕嬌兒授六經敲詩夜恐聰明小婢還睨康成
舊日長安月清光到酒邊丁丑遲公車不至云貧士來
京洛艱難若上天愁心春水緩遠思月華圓慘淡緣家
累屏營候券錢昔時親故少誰問孝廉船及先君官儀

弔文人爲君發長歎平生冰雪文埋沒塵沙間弁山長冬青孤雲空往還則公已下世矣晴沙六客詩中亦感及之先生京邸書籍手自丹黃不輕假人有滌硯圖名輩多有題詠自假歸掌教淮陰講堂被水書卷飄失歸里未幾旋卒僅遺弱女依母僑寄蘇州無從訪覓遺集

鄭僕部 步雲 字蓀揆號養田歸安人壬申聯捷甲戌考中書庚辰已丑同考戊子主湖北試歷禮部郎中有題天女談禪圖詩法苑徙傳燈燄青魚山梵唄入空冥先生舌底蓮花吐惹得天仙洗耳聽可是眉娘繡絹攜法華七卷具參稽他時選佛登場去應界前溪作虎溪又遊石門洞詩

楊大令 典邦 字榮南號仁山歸安諸生與鄭僕部齊名癸酉拔貢朝考第一高明南甯知縣嘗有句云鳳皇橋下是儂家沈雲椒冢宰同年虎邱相値不獲晤語寄詩云西陵一夢曉煙消虎阜相聞寄語遙最恨鴛鴦湖上水生來不到鳳皇橋

業師屠平圖先生 階雲 字武青歸安諸生與鄭楊名埒南北屢試不售夙與吳孝廉 鑾 葉持伯 詩 姜笠堂 宸熙友善倡和稿都不存楊仁山招往高明笠堂送詩云芳草動離愁天涯賦遠遊一槎橫漢水萬里到羅浮白葛經冬卸紅棉趁雨收炎荒風物好且爲荔支留王辰歸里喜晤又贈云華鬢重逢萬事非風塵同首淚沾衣可憐十載蠻中客旅橐惟攜一硯歸後主高郵書院五十九方中庚子舉人兩上公車七十而卒 璐 撰行述

葉方伯 佩蓀 字丹穎號辛麓又號閶沚歸安人弱冠中庚午舉人甲戌進士由兵部主事歷湖南布政使精研易理著易守詩集六卷裘文達 日修 許以崆峒非爾敵也之譽如望綿山弔介子推云路盤千嶂轉聲牙忌坂驅車落日斜寒谷微花連雀鼠悲歌慷慨憶龍蛇當年白水心誰誓終古青煙髻欲髽至竟難求偕隱跡雲嵐合沓萬重遮又聞喜謁裴趙祠 裴度 趙鼎 涑水春流繞郭斜郭門雙柏舞神鴉功成淮蔡三更雪運盡錢塘十里花異代精靈同感激中興事業等紛拏故園一體還祠廟伏臘遺孫尚幾家嘗賦雁字三十首尹文端公歎絕錄其尤者蔚藍天色玉光鋪鳳泊鸞飄絕世無假爾豐毛紛倒薤生來不律借銜蘆昭同星斗文星賦揮灑風雲筆陣圖可是中郎飛白體石經眞跡在鴻都崔泠符刻漫紛紛點染天工獨不羣曉帶霜威裁白簡夜籠霧氣

草元文濡毫飽蘸三霄露署尾斜拖五色雲樂府曾歌中瑞見秋風綵筆記橫汾綠章可待乞天公箋奏遙傳碧落中不在語言惟曳白有何藉怨憤書空斜陽閃背金泥燦霽雪梳翎玉筋工最是關山飛欲倦數行小草苦悤悤點染天池付雁王祇今眞種更飄揚將飛復整迴波秀漸遠如無削牘忙體變八分猶鳥跡天開一畫本鴻荒銀河秋老稀烏鵲錦字重勞訊報章來賓萬里有逢迎子墨端應號客卿太液秋涼催染翰曲江春暖待題名靈飛眞本摹難肖羽化仙書蠹不成何處興酣驚落去蓮華峯頂掃崢嶸柳色天容抹汗青偏採五嶽寫眞形釋文未錄常訛乙難字無多畧識丁好事議刪

毛穎傳羣仙邀草羽皇銘更收墨妙吾州去揀箇蘆灣別築亭時有胡紂臣鳳陽同賦擊鉢而成工力悉敵如雲裏嵐光看掃壁雨餘虹影待題橋詩臣埭溪貢生辛未進士騰蛟之兄

吳學使巖字懷峯號桐村皇甫人辛酉舉人仁和教諭以巡撫匿災白諸學使雷翠庭師據以入告撫軍落職丁丑成進士官刑部久不得遷賦落葉詩八首沈東田及余均和未幾晉郎中主試貴州視學山西所拔多名士善飲工繪自題山水詩多清絕余送使黔詩賈董文章開瘴癘荆關圖畫富雲煙公爲擊節歸養時封翁年屆九十公亦六十余送詩云抽帆不是爲鱸蓴花

中看彩色全輸嫩儒生乍洗酸花開曾幾日又見子登盤司訓石門賞識陳翰林萬青萬全辛丑猶上公車題先君詩集云讀罷遺文意愴然故人朕對墨痕鮮析聲催後輪蹄寂猶記豪吟隔戶傳八載容臺位業彰宦緣強半卷中詳當年若使成膴仕那必留貽勝墨莊選梁山令卒官

徐州牧德元字達三號芷堂烏程人丁卯舉人四川漢州牧在京偶詠秋海棠不期而和者數百家彙訂成帙競以徐海棠稱之

葉明府夔字千里歸安人丁卯舉人雲南豫豐知縣改桐鄉教諭博學好古詩亦清拔遺集散失僅記贈辛麓

方伯詩云此身不了兒園冊每飯不忘龍井岡

先大夫諱文燈 乾隆甲子南元與劉少宗伯星煒同出董文恪公門下壬申除東陽教諭宗伯贈詩云如此才人寄冷官更攜藤笈出長安故山清遠紆殘夢初雪逡巡拍曉鞍行腳地須淹信宿打頭屋且耐酸寒閭風他日應遲汝猜作東陽瘦沈看曲臺家學鯉庭餘早歲詩名動石渠綠綺有聲猶掩抑青冥無力借吹噓仙人雞犬多通籍楚客筵箏自卜居深淺畫眉憑酖鳥再來遲暮轉愁余到任後次韻寄都門同好云瓠落吟然滯此官上書敢復憶嚴安折腰紅綬虛留帶絡首青絲不稱鞍別後定知憐甫瘦貧來猶望薦郊寒可堪梅子黃時雨西北高樓極目看一椽容膝已無餘新漲頻添溜決渠屏上笑看鹽豉挂觚間愁對竈煙噓牽船差勝張融宅開徑難同庾信居舊雨不來今雨歇青苔衣冷獨憐余時東陽無鄉舉已二十年先君實心課士戶外履滿丙子己卯共中四人且有中進士如趙廷璋葉蓁趙睿榮皆門下門生也丁丑始釋褐官儀部公暇常與諸名流爲消寒文酒之會丙戌卒官韋約軒同年謙極輓句至有廉平績吳白華省欽使蜀時宰中江贈果貍燒春酒白華答詩結句腐儒例寒凍壹醉愧無益夢到下若村雲卧弄漁笛庚戌祝釐來京適屆六十余祝詩霜退齋集刻之吳中吳鑫濤觀察俊時尚未遇題後云澄淡中儀滯一官向平婚嫁未全完游山詩律宗諸謝閱世風波涉萬灘卧病文園憐骨瘦長貧吏局歎裘寒一

編幾歷泥沙劫眞作靈光萃業看雄名陡起碎琴餘宛轉花驄駒御渠四海論詩推正始一生愛士費吹噓博昌身後甯無客丁令歸來未有居讀罷遺編紛涕淚片言知己最憐余時觀察丙戌下第落拓京華一見決爲偉器以姪孫女歸之果於壬辰登第屢典文衡今廉訪嶺南蔣太史苕生丁亥懷人詩云四十上春官遂佐宗伯曹雞棲馬如狗自感匏齋匏夫君以窮死誰復矜才高辛丑後懷人云斑斕露文綵俛首官儀曹車棲馬如狗飲酒猶能豪齋志芙蓉城宋玉將誰招董大司農誌墓云先交恪公嘗稱學粹品純聆余師事施太常朝幹表墓稱先生之學在東陽則士服其教而科第始興在京則今董尚書爲高第弟子先生之才則凡章奏集議敷陳敏贍羣賢歛手蓋太常同在儀曹故言之親切乃爾

臧觀察榮青字黎閣號理谷長興人丙子丁丑聯捷遊張球渚刑部拜賡學幕著江右草客閔時庭先生幕著山左遊草由四川新甯知縣歷鳳陽知府岳常澧道所至有廉平績吳白華省欽使蜀時宰中江贈果貍燒春酒白華答詩結句腐儒例寒凍壹醉愧無益夢到下若村雲卧弄漁笛庚戌祝釐來京適屆六十余祝詩霜退齋集刻之吳中吳鑫濤觀察俊時尚未遇題後云澄淡中儀滯一官向平婚嫁未全完游山詩律宗諸謝閱世風波涉萬灘卧病文園憐骨瘦長貧吏局歎裘寒一

衣陶坐懷前日誰似先生眼倍青
理谷歷官楚蜀績茂廉平集有感遇詩旖旎溫柔似不
類其爲人蓮花莊上接橫塘十里風疏水檻涼小槳划
來菱葉路隔船驚起野鴛鴦時樣低鬟黑似鴉愛渠全
不門鉛華髮香夜半同鴛夢開滿雙頭茉莉花昨夜燈
前笑語頻紅珠斗帳暗生春衆中瞥見羞迴避知汝聰
明信解人六州有鐵鑄難成一錯眞教潰百盟未必有
人嗔薄倖箇儂何以謝卿卿

蔡司馬亮茂 字仲淵德清人丁丑進士宰睢縣升太原同知集尙未見

沈學士咸熙 字熙人號蘭陔東田子隨任楚北賦白桃

花詩庚辰翰林改刑部轉御史父示以詩云卅年遊宦別端公此日重看桂一叢堪裏應增新白簡門前還記舊青驄好將肅振酬清望莫漫委蛇學乃翁古柏自來誇正直扶持豈特使神功視潤淮上又示詩云鶴雛乘傳駐淮陰片紙飛來乞早臨好在勿驚增老態歡逢旋伯勳歸心自知水淡能延算莫望雲深欲挂簪攬罷芙蓉先寄簡春風一葉渡江尋後轉內閣侍讀學士卒余哭詩云軒開飼鶴侍芳塵淚灑西州感昔因謂東田先生每對黃壚頻念舊獨邀青眼倍情親蹉跎同步臺端柏夢寐常懷洲上蘋有約歸田公頓逝他年誰作耦耕人

唐進士琦 字立方號冰溪府學諸生屢試冠軍庚辰中二名辛卯成進士年逾五十不赴選久客吳閭卒年七十五惟愛潔與人罕合身後門人僅梓時文一編

孫廣文益中 字擔斯庚午舉人客秦有天下冬皆至秦中客未歸句姚改之先生極賞之爲續句云好詩如玉珥古調在金徽

姚茂才世錡 字蘭成蔥田弟諸生與吳少司空白華客九江高司馬署同作譙樓崇禎古瓻歌雨館同作云歡言示雷侶風絃理孤賞異縣結同岑覿面神已爽白華歸次泖口食鯽寄懷云潯陽江上相思字名士眞多似鯽魚又弟午晴同客工畫有西塞山居圖白描讀書圖白華俱有題句高東井文照 賦長歌

烏程戴璐蕅塘輯

乾隆癸未榜下分部十七人浙省居九吾湖中四人俱用部員一時稱盛乃徐松塢天驥高謙谷葵報滿後旋卒皆無子惟費道峯同在工部十年過從最密今亦已矣道峯名南英字希文金吾從孫四歲賦無花果詩無花能結果可謂天下奇未見花開日但聞結果時丁卯舉人久困公車慶充教習癸未方成進士官工部由郎中改御史升內閣侍讀學士甲午主試山東癸卯主試雲南甲辰會試分校少即愛吟忽自燬棄僅存使滇一集沈東田贈入臺詩十載星郎聲譽豪一行魚貫又恩

嘉業堂校刊

叨南臺重望新霜簡東閣才華舊水曹繡服更添錦緤貴花驄仍入粉園高職居清要無餘事兩地迴翔不憚勞乙巳千叟宴已列名矣甲辰秋病至臘底不起時費侍御孝昌以藏年不與惟歲貢蔡環觴年六十五監生歸頤年六十四入宴吳同年白華省欽輓句云怪疾紛纏歎請急旬餘誰繼驚蛇飛鳥耆年設讌帳溘先朝露空吟鬻駱辭楊余輓詩寒風蕭瑟撼庭槐淒斷黃壚輟酒杯怪疾何期隨臘盡華筵竟未及春來鄉邦終失三台望吾湖久無三朋好同增九辨哀冉冉芙蓉城徑去排雲無路叫泉臺四十登朝遇未遲纔離講席步瞻司初由郎望升蒼珮兩任清卿步赤墀諫草焚來宦不負藥籠收得美無遺試看絲竹堂前客多少銜恩淚雨垂髫齡攀共詠忝同年情殷綰紱衣頻解興寄笙歌坐必聯今日夢蛇虛對影不堪重聽四條絃佳話曾傳集錦窠清溪二妙早摧柯但餘爾我追歡慣忽判存亡感逝多鴛侶遂羊求徑遠恨如何淒其無限人琴痛搔首都歸薤露歌其餘五人蔡梵珠履元以書名終御史湯鑑堂萼棠終吉南贛寧道徐兩松嗣曾撫閩畫像紫光閣沈觀察世熹罷官奔走四方惟費芸浦中丞淯久任滇藩今撫江左在京施太常朝幹亦十七人中之一也徐松塢字德士芑泉子庚辰舉人癸未進士戶部主事

文弱好學篤于友誼年甫三十感時疾卒無子余哭以詩云青袍共踏杏園春常向東華躡後塵筆格珊瑚才不世尊翻鸚鵡謎還頻通眉長爪恒憐賀朗月清風獨憶詢今日人琴長已矣山陽笛咽劇傷神八年濡沫重苔岑曾記攀條潞水濤君似驊騮方得路我如燕雀未投林飄蓬無限窮途哭贈麥頻煩知己心雙淚正垂還自慰片言猶得訣牀衾纔將清淚灑榆枌駭絕蓉城又召君不料酒壚虛道故那堪泉路竟同羣池塘夢杳悲春草車笠緣空感暮雲二妙一時零落盡招魂何處問靈氛高謙谷字青如病卒松塢經紀其喪未及半年亦逝松塢兄天柱字擎士號西灣幼郎能詩見南陔堂集

己丑以第二人及第自宗伯以下五世翰林曹地山宗伯贈聯前身慧性摩麟角六世清聲冠鳳池兩充同考官直　上書房假歸不出今沒矣

沈廣文　春鳴　字巽巖慶曾孫庚午優貢己卯舉人桐廬教諭僅見其汪氏雙節詩云兩紀盟心金石堅空閨辛苦記前緣雙飛中路憐單翼重負千鈞賴並肩十指養周家入口一經課勝里三遷梅花嶺外魂歸處若見烏頭定黯然小人母亦誓共姜四十年來百苦嘗自愧賢書稽墨檄虛期史筆記秋霜報難寸草心同結聽到慈烏淚欲滂無那顯親輸孝子徵詞三復九迴腸蓋巽巖嗣母守貞故言之悱惻昔年共踏名場未錄其詩令子

壞　英才又沒恐遺文零落亟全錄之巽巖與嚴熾南　兆元家兄鳳超　宗基　己卯同舉屢共公車過從最密熾南將宰貴州未赴而歿先兄方補教習亦卒於京曷禁人琴之感

陸廣文正夫　端　師子入籍儀徵己卯舉人有句云亂山銜落日一鳥下寒空見梧門詩話

凌大令　夢曾　字星巖號江峯烏程人庚辰舉人辛巳進士宰四川南部余送詩云嘉陵江水向城環勝地無嗟蜀道艱劒外山蟠千仞峭閬中花映數枝斑風聞民俗蠶桑重定識官齋雁鶩開此日琴堂勤課最鄉邦前輩可追攀謂費雲軒曾宰此邑子瑞珠年十二題隆昌縣南石谿亭詩小桃齊放舊梢青婉嬽遙嵐微翠屏約　暗百花潭畔見畫橋紅影落谿亭隆昌志誤稱閩秀汪駕部遂選入撫芳集中

孫司馬　梅　字松友號森浦潛村先生孫壬午優貢乙酉南元己丑進士由中書轉太平同知早以詩賦擅名兼工四六歷校南闈得阮閣學芸臺曾一夕六疊潘司馬和聚星堂韻

孫太守　岳灝　字梯岑號舟若岳薦弟戊子舉人伊陽知縣捕匪被害贈知府有詠秋草詩云人月園林飛蛺蝶六朝宮殿臥牛羊人目為孫秋草又送人官粵西詩云斜日一帆飛畫鷁西風千嶂出羚羊

閔太史　思誠　字中孚號讀山峙庭中丞次子戊子舉人辛卯翰林豪於文酒三校禮闈典試陝西改刑部後頹然自放未幾卒余悼以詩云笛咽山陽不忍聽修文人去感柯亭花磚久步名偏早玉尺頻持跡屢經接武方輝郎省宿臨闕猶朗使臣星一臺二妙皆零落曾記秋原痛脊令

閔太史　惇大　字閎中號裕仲中丞從姪戊子舉人壬辰兼悼裕仲編修

翰林終編修在館十年假歸主愛山書院卒無後集中詠冷布涼棚詩最佳其題余皇華集云科名三葉並穹楊風月人推水部郎早向碧霄騰鳳采新馳紅旆到蠻方玉篆秀擢層阿桂藤峽陰留先世棠并入奚囊富清

製星軺所至有輝光松陽教諭陳香純琴川用湘管齋
韻悼輓詩京華顛領幾人同曾許聯吟坡與谷山陬官
冷遠相憐魂返楓林春草綠騎箕定上白雲鄉屋梁落
月人埋玉賵言重疊札盈笥遺什沈吟淚灑竹香純庚
寅舉人有詩名

陳考功鵬字厚堂德清人乾隆乙未翰林時陳文恭爲
大教習課以秋燕厚堂詩云空庭落葉洗秋光輕燕猶
看繞杏梁簾押試風金翦短井欄墮月夢魂涼紅牆畫
永曾留語香逕花寒又斷腸狠籍秋容歸未得烏衣巷
口自斜陽清砧蕭瑟響秋城猶認風簾舞羽輕繡幕方
池成舊夢杏花春雨是前盟寒驚別院霜紈影夢斷空

江玉笛聲莫向天涯辭社去故巢珍重主人情文恭歎
賞不置以爲不減袁景文散館改吏部未補卽卒二詩
見梧門詩話

潘孝廉本泰字平子號侶初散畦子壬午舉人屢應
召試高東井贈長律云當代論風雅香風起弱髫辭看
鮑庾俊賦挾馬楊驕猥以芳蘭契還憐桐尾焦襟期異
萍合蹤迹感蓬飄溪館聯詩夕汀洲策馬朝以下皆西
湖讌游語

姜秋島虬綠別號海樵歸安諸生本樊澤人築室烏程
弁山之麓遂終老焉室近黃龍洞撰金井志李肖菴先
生守湖時五月二十日祭龍神屢造其廬學使雷翠庭

先生試湖日亦往訪焉生平著述甚富次子檢之文學
宸照一字笠堂能傳家學以諸生客遊足跡半天下庚
寅偕門人陳崇本入都與贊道峯酒闌話舊口占云醉
別江樓已十年蹇驢忽遇鳳城邊故人新作蘭臺客野
老猶耕潁上田歸興自生孤劒外鄉心同話一尊前家
山昨夜秋先到望斷吳雲萬里天有陵陽山人集入卷
古今體皆有法度秀水諸襄七太史錦敘以爲淡遠處
似韋柳樂府如西海謠如吁嗟篇短古擬陶如山居諸
作長篇如遊玲瓏洞如題羅漢圖詠物如秋柳如落葉
如紅豆遊覽如西湖如江遊如蒼弁諸詩匠心獨運諸
體各臻其妙人擬海樵父子東坡斜川余謂笠堂才藻

峯前
馮廣文華字位三歸安思溪人少從榆村先生遊長居杭庚辰舉人書法直追松雪詩不多見近於阮吾山司寇秋雨停尊圖見其題句云傷心往事赴淮流玉軫虛懸又幾秋猶記紅螺相對處雨邊燈火水邊樓耿耿孤檠照鬢絲蕭然清影是相知寶釵明鏡情多少總在停杯不舉時退直難賡獨酌謠梧風竹雨泠清宵蟲聲未止雞聲曉那有詩情賦早朝終仙居訓導接任爲德清蔡璟補字拱其丙子試古學第一屢應　召試歲貢入京校書不應京兆試年六十五恰值乙巳千叟　賜宴賦詩晚歲而叨榮遇選仙居訓導年七十餘卒

庚辰同年菱湖孫氏三人除遲舟太史外學正行川凌雲爲庠中名宿從者如雲五十方登賢書閔讀山昆季皆其弟子七十外授國子學正銜七十九尚欲來京竟不及赴行川專攻時文詩未之見又廣文升庸　級亦名諸生癸未同號舍論詩甚邃七十方選會稽教諭未及赴任而歿記其汪氏雙節詩云聞道梅花隔庾關陌頭何處望夫還幾年薄宦塵封篋千里長征月破環離恨銜將填瀚海旅魂招得冀家山湘江莫訝叢篁淚稽箭春來點點斑堂上慈姑膝下兒零丁門戶共支持高秋風鶴頻驚夢永夜燈檠慣忍飢表節於今生死異同心地下藁砧定含笑代徵二毋雙節詩無體不備摘其尤佳者紀太僕云善代徵二毋雙節詩無體不備摘其尤佳者紀太僕云城山表桂接秋旻鳳詔雙褒姓氏新合向金匱包稱接武比將嬰臼不戢巾冰霜慘烈摧蕊竹頭角崢嶸見石麟地下藁砧定含笑代終閨閣兩完人徐西灣云刀環夢斷哭蘼蕪一室零丁屬藐孤患難相看憐怖鴿糞飧無自昔鬼神知雲章捧出哀題字藉慰泉臺別後思他如

宋豐垣夢齡早歿姚考叔廷元陳寶傳炎皆任學博崔盡者碩詩留湘管半賡酬無軒齋名高峯未遂扶笻列部景先憑倚檻收堪羨晚香林下備鳴琴久頌治齊州心湖宰淄川歸無軒候銓學博琴甫居鄉湖莊宦閩琴仙宰玉門太春羈楚未歸裕軒宰應城溟南宰楚南彥初久客中州升沈聚散感慨係之
蕭山汪龍莊輝祖未第時客遊吳興與孫運舟松友善代徵二毋雙節詩無體不備摘其尤佳者紀太僕云城山表桂接秋旻鳳詔雙褒姓氏新合向金匱包稱接武比將嬰臼不戢巾冰霜慘烈摧蕊竹頭角崢嶸見石麟地下藁砧定含笑代終閨閣兩完人徐西灣云刀環夢斷哭蘼蕪一室零丁屬藐孤患難相看憐怖鴿糞飧無

計慰慈烏兩人心跡蛩依厩百事艱辛蓼與茶讀罷斯編三太息春光此日照泉壚張心椰云征軺過嶺恨飢驅大婦持家小婦俱草草生離成死別惸惸母老更兒孤寒深松柏枝交翠摘後菴施心暗枯乞得旌門雙鳳詔題坊已悵沒存殊章裕軒光晉云提孩出戶誓黃壚盼到家成力並劬要使弓裘千禩續敢辭風雨百憂俱素娥月耐三分冷讓木偏憐半樹枯航塢山南坊豈岌將雛愁聽夜啾烏孫嶋賓寅東六首用三脊韻蔡茂才星查百韻長律高東井先作二律少佳句復作五古長篇各極其妙龍莊梓行盈帙海內名家搜羅已徧謁選時來徵拙作珠玉在前殊難下筆勉題夜績課兒圖以塞其請

張太守 金管 字靑子號柯坪兄和子少工楷法隨任酉陽先茶星伯贈詩云琴調中郎書右軍通家年少孰加君例授黃州通判余送詩云勝絕齊安郡城環江水長前型懷宋玉謂宋牧仲故壘問周郎風月今樊口詩篇古雪堂臨池知不厭題徧竹樓旁酉陽保薦十年不得領郡柯坪以別駕不數年守襄陽迎養官署旋以勞瘁卒官孫明府 祥鳳 字擊九號巢阿其仁孫久幕通潞壬午鄉舉出西壩師門塞外寄戚晴川太守詩鷹飛晴繞千山日馬色秋開萬里霜書寄故園惟旅雁酒來絕塞有明駝風格直追盛唐晚宰汶上有聲著春雨廬集生平篤於族誼有從孫茂承孤露撫之成名今官南河司馬千爭衷能詩贈余五古雅有體裁

孫蘊山 益謙 字遹求紱子以諸生久遊姚宗伯成烈楚北幕府有江行詩云黃昏枯坐蠟燒殘不待哦詩强自寬數尺江波千點雪此中滋味最淸寒歸里後某閫督以重幣聘薄某爲人堅臥不出著經畬堂詩子 洛如 教諭錢唐賦贈如其官

侯鴛部 健融 字一蜚歸安南雙林人十三世秀才一蜚丁酉舉於鄉來京校書葉方伯邸所作恒不示人甲辰冠南宮蔡漳浦有國士無雙之目官兵部器重尤加以貧病交迫甫報滿而歿時閔裕仲卒於書院余弔以文

云講席塵封方慟心於閔貢元燈光黯復惋歎於夷門甲辰尚有長與丁壬籟未選而歿德淸沈莪溪維坤字合光官刑部改助教兩充同考亦以貧病而歿均可傷也曾士穎字遂軒效孫談門太學霖字武水歸安人徵君沅亭汝馨長子也祖仕隆官錢塘教諭遂僑居杭州少從暨徵君遊克紹家學弱冠與丙寅閏上巳西湖修禊事詩刻雅集中乙亥雷翠庭師歲試吾湖拔置古學第一聲名藉甚家貧不得已以名法遊謀潔白之養浮湛紅蓮綠水閒非其好也其菱湖寓暑云散熱宜侵曉尋幽覓小船舵藍橋外水滴翠樹梢煙堂古閑閑在支分葉葉賢蔆

波塘名好風景清暑抱琴眠卜築三閒屋娛親一畝園謂蔣皐叔自楚歸里緣深煙竹密紅重露花繁曲渚魚兒沧迎養大母也虛庭燕子喧濯纓還濯足茗雪水清渾過蓮花莊云搖漾煙波杳寒空山翠分試尋南渡跡極浦只荒雲僧倚夕陽樹樵歌隱士墳刺船何處好導我有鷗羣又白華窩云古杭飄泊廿年餘暫向東皐賦隱居賓至小留仍拓落堂成背郭劇蕭疎銜泥處處巢新燕灌圃朝朝翦異蔬生事眼前聊短述相期努力奉潘輿池邊草色正當門地僻差無鳥雀喧幾卷遺書留手澤子秋舊德溯心源最傷廉處看山癖鎮耐飢時養拙尊重補白華懷東皙東西老屋滿煙痕茅湘客廣文和韻云寓公化雨

澤宮餘三葉移家此卜居位置琴樽足清暇過從鄰曲牛生疎山如西塞仍穿牖地近東園便翦蔬無限明湖好煙水儘偕芝玉奉籃輿高門流寓等清門人境而無車馬喧嘯詠湖山饒唱和翦除荊棘有淵源令祖廣文惕崖先生著書頗掃世家天水都魁重昆友諸侯上客尊閉戶此除異論閒還映雪素心不少破苔痕刻有羨門山人詩鈔十二卷中客遊臺灣之作最奇特板留閩中流傳絕少其未刻稿尚倍之

徐茗花主政以坤戊子舉人以國子博士應武英殿總校四庫全書授主事清癯好潔終年食粥似隱侯畏風如蟄燕密處一室寒暑不輟簡編學業淵博胸蘊恢奇錢百泉太史世錫出都贈行詩云輝輝學業媲前模辨析精嚴政可娛檇李湖蓴聊自適漫郎聲士任人呼兒童領領攜邠里師友淵源溯大儒庭訓更聞三不惑風流合與小坡俱謝傅教兒自作模傳家清白絕嬉娛遺書已勝籯金積抗疏曾同折檻呼君先世以貢士疏劾魏璫規矩嘅然溫雪子呻吟卓爾漆雕儒六經奧賾如河海昕夕應教枕菔俱又寄猶子恭生中翰秉愚云五陵裘馬自輕肥杜老題詩淚滿衣賴有阿咸堪入社故家風氣尚頎頎菑畬經訓傳韓法肅穆家庭守石扉藏獲先餐鄰撲棗十分元氣一家中茗花又用小蘇韻寄恭生云寒嘈然幽韻寄恭生次韻燈無燄漏三更惱煞瀟瀟夜雨聲春草池塘空入夢輸他共對古彭城轉盼春光窣地歸落花如雨更如泥白家隄上裙腰綠付與斜陽倍慘悽情深詞婉茶生次韻亦佳燭斜人靜漏三更如聽蘇堂舊雨聲成佛生天兩何處優曇一現夢蓉城風木驚心歲十更餘酸未退每吞聲父書空守年華逝蕭瑟猶然唱渭城遙想朝元紫禁歸聯翩折簡踏香泥愧無夜火春風句日遠長安意轉淒錢塘一片城西水前度追遊印雪泥眼隔湖山春盎盎那教旅邸不增淒大小阮詩筒郵遞不異王氏多才

孫茂才人楷字式君號鵠亭貽武姪負才不遇終於諸生父爲太倉王相國外孫家藏煙客奉常壽冊題有西

田舊蹟良足珍畫聖詩仙誇絕筆之句其遺懷詩云少日鶩飛雲際鶴新來癡鈍凍餘蠅但宜蓑笠終千畝那詯輕肥耀五陵絕異不平之鳴貽武子光俊字瀛登廩膳生亦有文譽詩尚未見

高孝廉文照　字潤中號東井植子自幼隨任九江作懷古詩出語驚人久遊江左集已哀然乙酉拔貢甲午舉人乙未歿於京師無後其閒清山房集爲友人分藏今沈舫蠡升曉示三冊錄其九江懷古之最貞元進士拾遺官再貶江州亦可歎詩到元和多諷論人歸洛下盛衣冠樊桃蠻柳他時老苦竹黃蘆此地寒抗疏十年遺草在海山休作散仙看自古勤王奉檄行稱兵犯闕爾何名老年作賊玉敦敗壯志澄清祖逖更烽火赤連樊口樹旌旗紅接秣陵城可憐廿萬江邊骨不怨懷寧怨

夢庚尤極蒼涼悲壯他如西湖金陵揚州游覽之作多發前人所未發前溪玉湖棹歌於家鄉故蹟蒐采無遺逸才曠世惜不永年

先於汪訒菴啟淑　水曹清暇錄載送方比部昂詩云吹來好語過西泠傾倒尊前眼共青名士不虛生歷下賭詩曾識畫旗亭點開眉目妝逾淡洗出峯巒鶯亦靈疑是湖山要擡舉蘭舟又繫白蘋汀仙曹署冷且休嗤回首科名摘頷髭暫乞身隨旗鯉釣不由官是白雲司鵠鷺北闕應求侶鷗鷺南湖未可期姑讓君家三拜客綸竿穩傍子陵祠雲天誰肯照蓬蒿敢說磁鍼結契牢青紫勳名備覓芥丹鉛事業鎮焚膏看花小隊霜蹏駿說劍中宵夜月高但許爲龍共追逐孟窮須不棄韓豪分龍雨過水漫漫送去江行五月寒煙柳六朝留建業文章千古屬都官曾憐鮑照眞才子況有袁絲老將壇料得登臨同話我舊遊一一認憑欄方贈詩云貧多遊覽懷應壯少不窮愁句自工聞邵二雲晉涵周林汲永年戴東原震余秋室集諸君徵修四庫全書卻寄詩云丹綍旁求石穴書普天光氣吐蟫魚洽聞端賴終軍豹薄技空慚黔地驢亡去篇增安世篋載來學富惠施車諸公衮衮承天詔一夜都空風雨廬太史香凝古俎尊弦弦清折映春溫六經到底難高閣八覽居然在國門此日桓榮方得力舊時董子絕窺園百川派別同歸海休

問江河清濁源跋扈飛揚定孰雄搶飛斥鷃讓冥鴻席會累坐詞休難經到縱橫文也工得解義圖三易外成名符讀一詩中懸知遇合關天數咫尺騑騮北地空萬丙都聚太清藏四部騰來策府光未惜裹蹏償竹素儘容麟筆埽縑緗校從藜閣香開帙貯以巾箱玉識章多少人傳中祕事略如名將慕龍驤漢廷講德會諸儒劒氣驚看動鹿盧漬墨磨丹分几硯同和異器奏笙竽雍容揖讓周三雅斑駁文章夏六瑚回首青熒燈火地荒江風景不堪圖屈指浮生幾甲寅孤生天地一微塵魏牧木榻經穿久劉勰雕龍自鬱頻曠典千秋遭　聖世空山四壁有逋臣大官廚味寧多羨珍重青藜照讀人

隨園詩話載見贈云萬壑千峯裏一門仙家住老百花村重開朱戶樓臺出未改青山面目存執手各採新得句驚心難定舊離魂憐才誰似先生切替拭襟前積淚痕宏獎何人得到斯文章風義一身持眼無後起偏憐我座有先生敢論詩轉柁風看收柁候在山泉話出山時才名官職誰多少未要區區世上知此身幾肯受人憐低首爲公拜楊前不朽文章傳郭泰得聞絲竹許彭宣女愛罟予申申日鄧禹嗤人寂寂年想到平生知己報商量只有祖生鞭其他佳句如過衢州云水回雙碓落灘急一篙爭壽山巷云一聲隔花出片旆當殿陰送人云且將一點思鄉淚灑向君衣好寄歸贈方子雲云

畢秋帆尚書選高東井文照詩謂相其生氣如接美襟其愛慕如此如趙北口云風欲戰時蒲獵獵月將生處鳥語尚疑偷怯曲池波無復照明妝詩選入幽光集聞門外市聲三日雨簾前風色一牀書過阮懷寧故宅云秋帆制府選入吳會英才集東井其不死矣隨園輓句云二十萬言書誦畢八千餘紙手鈔忙不知一片心頭血客郎誰收古錦囊目空四海無前輩心折千篇有老夫此日等身諸著作九原抱著見韓蘇

東井心折蔣苕生詞曲題桂林霜云一領宮袍裹御煙星軺催下夜郎天平生食肉班超相閒過人閒卅六年一顆關防值甚錢擲來漢殿角猶全詎知袖裏司農印可返青山尚此堂風流去千古一碧澹川光蘚上顏公柱花飛李相觴同遊無熱客容我話滄浪

日與樓頭笏並懸土窖曾聞醬雪罈新開土室苦拘攣嚴安村諡泰字念祖我斯從曾孫癸卯進士夢元子績是霜是雪原無別卻羨蘇卿返國年元和書腳魯公筋

柳條條過吳江云灘傳語鴨空拋彈水到垂虹盡入湖廣濟寺云雙扉晝闔寒煙外一磬秋飄落葉中新秋溯上云楊柳短長離思亂芙蓉開謝酒人疎天機活潑足見其倜儻之概法梧門詩話采之

談承恆字慶蟾起行孫乾隆乙酉拔貢廷試後卒於京工詩古文爲錢茶山司寇欣賞同選如許春巖方伯祖京章湖莊太守銓高東井宋瑞屏皆知名士瑞屏維藩久客皋蘭幕府嘗與東井避暑峴山東井詩云高遞不可返青山尚此堂風流去千古一碧澹川光蘚上顏公柱花飛李相觴同遊無熱客容我話滄浪

嚴安村諡泰字念祖我斯從曾孫癸卯進士夢元子績是霜是雪原無別卻羨蘇卿返國年元和書腳魯公筋

學未遇終國子生以二子鳴儀作宰封文林郎與先君同硯莫逆輓詩云世好枌榆舊心交金石堅清芬同翰墨勝賞共林泉自異升沈路因分南北天生離更死別回首總茫然晚客正定作懷歸吟五十首詞旨淒惋余作題詞

徐艮菴文心字寶華歸安諸生幼負雋才試輒高等久困棘闈有句云一天霜雪寒梅秀不共芙蓉怨素秋雨窗云半生空自許四十尚無名拜孫太初墓云得得過三徑高人墓在斯古碑微有字老樹半無枝疏磬夕陽外歸雲雨霽時履綦渺何處瞻拜起遐思子章中壬子副車遺詩名甲六集多淒楚之音

胡歐菴世巽字以權烏程諸生居市陌路闐闖閒詩特清婉年未四十而歿友人刻其遺詩輓高東井云他鄉作客長千里半世科名只二年謁伍胥祠云越絕漫誇君子甲吳中長記大夫簫淮陰侯云事去宮庭誅國士時來婦女識英雄與丁秋水浴陳蓉裳文煜楊拙園知新友善多倡和拙園持遺稿贈余摘其佳句如斯長歌尤豪放施北研國祁題後靜稼維摩聊示疾憤來元晏竟成狂騷壇未省千巖敵酒壘爭鏖太白雄戴昌基字紹求余堂兄也少隨任四川未及試以例授桂林司獄調思恩年四十卒在粵僅示四律歸來搜得遺草方知其刻意爲詩跋以待刻其別感用漁洋韻

寄兩女

又寄姪女云瀟湘水外一身孤日日登樓望五湖萬里頻傳消息好囊空羞澀杜錢無錢郎返舍憐幽竹柳絮清吟憶往年愧我窮途無妙策空將淚灑白雲邊

云桐花夕照愴離魂一葉扁舟出北門水驛雲開低燕影山房雨過悶苔痕空懷碧浪湖邊宅獨向黃茅嶂裏村江上何人吹折柳不堪鄉思笛中論

秋樹愁生一夕鬢邊霜萬里南征別柳塘道路長教瘡去馬琴書那識典領箱無煩錦字遙傳寶祇恨牛衣久泣王澤畔高樓君莫望綠楊春滿太和坊

寄內旅館孤燈淚溼衣寒宵擁被夢全非西陵獨悵淒風阻南陌偏愁落葉稀鴻雁有謀雲外散鸛鵠何事隰中飛他年漫訂連牀約煙雨菰蘆莫久違

寄七兄九弟明星曙後劇堪憐樹杪依稀鎖曉煙路繞三湘人況瘁書還萬里意纏綿竹林嘉會思前事柳絮清吟憶往年愧我窮途無妙策空將淚灑白雲邊

重析薪知有託懷才休歎窴之河君終不遇以誤投藥
殞身舟六今貢入成均

德清徐師愈字景韓號謹菴世居廬溪里幼繼伯啟明爲嗣性至孝家貧恃脯修以養書館距家十餘里早晚徒步往來以承色笑有早行詩云侍羞常擎夢裹杯紙窗初白夢初回曉寒怕切倚閭望一路濃霜踏翠苔父多病謹菴侍奉湯藥必躬必親暮年復病兩目不見物睚周潰爛百藥罔效謹菴晨起輒以清米飲漱口舌舐數百度未幾稍稍有驗覩物如雲霧中私心竊喜每東曛欲出卽候臥榻前俟睡醒舐之不懈益虔不數月炯然復朗矣族黨咸嗟歎曰是固爲人後者而事親不異於所生且有加焉非至性過人而能若是哉子明經玉樞爰請沈芥舟秀才宗鶚繪晨窗舐目圖以彰其實爲之題詠者名作如林今略緣其最佳者仁和孫文靖公云朝餂目暮餂目父苦盲我心慼金鏡刮目古有之以舌餂目初無師初如堅城不可摧重關扃閉無由開舌與周旋往復來積日累月相沿洄既如寶鏡遭淪沒菱花出土半欲滅一朝天笑開電光掃盡浮雲得明月俄驚雙瞳秋水清眼前黑白原分明試眺千里見豪末世閒有目翻成盲從來至孝感神鬼十月剖冰躍紅鯉何人爲和餂目歌留取芬芳照青史又會稽宗芥颯大令

聖垣云天三光人兩目鏡鏡而燭燭三光明百物生兩目失百事息長夜漫漫燈亦漆吁嗟人生生氣絕一解百疾藥蘇目疾以藥益枯燭霞浸水浮雲障虛暈白亂黑交光模糊一夜眼花落睚閒築城郭那得更生王彥若二解孝子淚浪浪下牀掎裳上堂羹湯早晚引杖扶將求醫醫不良禱天天路蒼父兮目盲子兮代父無力償淚浪浪三解孝子千萬思目以贖皮其中輕脆如琉璃去翳怕傷目胡不以舌爲藥善變舌不移舌爲心苗誰不知舐之舐之無失時何嘗以舌舐直是孝子心感之亦是一種心藥醫四解今日舐明日舐父目不明舐不止中夜旁皇待天曉又怕雄雞鳴太蚤窗紙露白初罷燈一日十二時此時好在旭日昇東方漸明光騰騰五解初舐涼雪融再舐神水通千萬舐生清風吹開七里霧豁然濯魄冰壺中父執兒手笑視兒口舌在否大歡喜舌在斯足矣孝哉何必親生子六解宋有孝子麗天佑教授江陰中其父病雙瞽舌舐還其瞳又有王思聰亦以妙舌貪天功後先輝映孝感同千秋復見徐家翁爲題是圖貽采風姓氏香補

國史德清城廂溪里謹菴先生眞孝子七解同邑蔡紫岳大令亮茂云割肝劑心療親疾奇行矯矯光於日毀傷毋乃非人情流傳史冊譏其失駉王之裔至性涪冲融色養蘭陔春一旦高堂藥鑪畔別奏方術功通神琴瑟不御笑不知愁絕阿翁翳生朕秋水忽驚炒礫投古

鏡乍埋土花隱仲景已死思邈仙安得朱映日神名全其
天徐公孝思挽造化捐棄玉版金臺篇刀圭鍼砭力不
到舌與目接骨肉緣激以華池塵垢潔滌茲玉泉障霧
鐲定是釋氏珊瑚舌借與君家作剔抉不然正倫舌神名
空有權未必青蓮照寥泬如來有眼窗外雞嘐曙色開三
閱此圖心欲摧褰帷倚榻最堪憶何須詩屢夢我來
沈孝廉 環 字皆山春煦子乾隆丙午舉人工書入都取
教習會家難憂憤而歿病中賦孤雁曲七古閱者傷之
徐中翰 秉愚 字恭生柳樊大令長子有官不仕爲人蕭
灑塵壒之外家居讀書課子詩才清妙綽有家風余乙
卯南歸見友人壁上送春四首莫將荏苒怨東風花信

更番過眼中涉境嘗騰拋白日費人忙暇判離衷百年
心事頭顱改一夕閒愁尊酒空起向斜陽頻悵望天涯
何處駐歸鴻驚眼園林景物新綠陰圖翠淡螺皴煙中
新篠自成趣枝上殘花如故人忽暖忽寒鳩喚雨乍疎
乍密絮隨人憑闌休唱司勳句且醉觥船日幾巡時光
九十去漫漫人臥重簾感百端到眼棟花添客恨壓枝
梅子對心酸因緣未了鶯嘵急香色都消蝶夢殘若倩
游絲能綰日酒懷應得百年歡傷春卻怕隨春老瘦盡
鶯花若惘然箏管漸虛紅燭夜酒樓空繫綠楊船桑陰
繞屋濃於畫溪水無波碧勝泉借問歸從何處路斜暉
留樹鳥聲圖詩筆絕佳胞弟純廬 秉懿 丙午孝廉幼失
怙恃詩律皆受教於兄詞偕來京時相過訪曾記其昆
明湖卽景二律云澄波千頃滇昆明秋到湖邊萬景清
遠岫參差時挹爽奇花多少不知名地通閶苑織塵絕
樹繞長隄溼翠橫此地自來人迹罕常聞鸞鶴碧空鳴
天開名勝 帝王州多士翩翩並秩遊戲水魚苗爭出
沒忘機鷗鳥自夷猶夕陽紅映鴛鴦瓦山色青搖翡翠
樓十二闌干閒凭徧人間始識有瀛洲詩甚清麗蓋自
蘋村宗伯至中翰昆仲蟬聯美胄五葉於茲非特吾鄉
少其匹也
華芹圃 開 字季張吾邑武世家也祖某效命疆場諸父
與兄皆爲守備千總季張少入伍忽忽不樂赴院試補
右庠好讀書精篆刻尤工繪事爲沈芥舟茂才 宗騫 入
室弟子芥舟女弟子徐湘生 蕤 亦善畫芥舟負氣
家極貧伉儷情深煙雲供養性耿介絲毫不妄干人有
非力不食者遠祖棗强令叔耕先生 野 善畫梅居蓮花
莊歲壬寅季張徙居於此賦五言云返宅蓮莊上眞於
雅性宜看山閒別牖滌硯俯深池母老供炊早兒頑促
讀遲家風猶不改清節仰前儀題畫詩多隨手散去又
見題畫竹七古筆力破餘地歿年僅四十六湘生婺居
亦以畫自給
楊元鼎 茂才 知新 寄示近作有表忠觀詩劒寒州十四
弓燥弩三千樹壓高峯翠花開紫陌妍神似竹垞又登

寶石山天然圖畫閣詩歸味餘鷺和云盤空磴道幾回登此日追遊我未曾名士有詩多入畫好山無處不歸僧野花半落過蒼鼠崖石將傾護古藤儻欲詠茅成小住與君結夏證南能

胡歐巷以權子霖若就傅歐巷爲古詩一章云此兒爲佳兒耶爲癡兒耶事未可知兒之生以七夕小字牽牛也固宜兒之長方六歲遽使負薪也非時我不望兒爲江夏之黃童亦不望兒爲扶風之白眉我聞古之就學者以十年爲期古之教子者以一經相遺兒可執卷而請爾業登堂而拜爾師弱駒之齒兒雖未墮雛鳳之聲兒則堪追兒勿學乃父之悲歌慷慨而讀楚辭兒所以

承乃父之教者惟有魯論與毛詩霖若從元鼎茂才遊元鼎夏日雜興云勿漫悲歌讀楚辭克承父教是佳兒魯論課畢應何事毛鄭薪傳但學詩蓋謂此也歐巷早歿霖若未弱冠遊庠爲後來之秀

德清戴翁士宏年八十三精神完固嘉慶元年產元孫一堂五世其子教諭恪然等侍側者十人爲吾郡所僅見丁巳春大吏援例題旌錢塘梁山舟侍講同書詩吳羌山下水南村喜氣爭誇獨行門鑷髯阿翁還事祖含飴稚子更生孫百年耆壽光潛德奕世繁滋裕後昆不但私家傳盛美四朝涵養識深恩同邑許春巖方伯祖京詩家門聚順著茗川步履優游公度年自昔重

闡承燕翼卽今五葉見瓜緜雲礽世美延餘慶大小經傳屬象賢一室衍祥瞻御藻和平景福錫從天

蔡封翁人龍德清人癸丑翰林之定父自號西疇居士性至孝家貧以筆耕養父母一時名士多出其門博洽工詩文獨拙於書刻小印曰指不若人操鄧耿介幼隨父公車入都與王文莊際華梁文定國治同學相善及二公貴從未一往以諸生老著有積穀山房文鈔八卷

曉起推篷望參差參斗橫謁孟廟云七國雄圖付劫塵嚴嚴廟貌此長新雲霓未遂興王志檜柏空留古殿春

清一片空明月孤舟獨自行波喧驚客夢野曠怯人聲

學孔情難忘弱魯忠周義不入强秦漢經宋理非心法千載憑誰繼此人故自超脫他若詠史諸作筆高識老獨出冠時會當行於世也

寒青子愼韓雲閩人曹秋岳詩吳興愼夫人能以髮繡大士及晉唐諸帖細極毫芒宛從筆墨閒出非徒古所稱鍼神也題句云幅幅青垂寶蔓長鉤簾深映墨花香笑他多少穿鍼客空向天孫致酒漿桃柳新裁落葉紅湖樓籠冷事梁鴻直須譜入高人傳玉質冰心十指中徐蘋村和詩細擘青絲蠶尾長金鍼譜出妙曇香還將筆墨爲箕帚玉案高擎饋五漿不道龍眠屬女紅繡牀隱鳳與飛鴻可憐鍼帶辛勤處長在濃香冷月中吳興女子陳小住爲朱竹垞畫扇作並頭蓮竹垞集句贈云可愛深紅閒淺紅滿池荷葉動秋風縈回謝女題詩筆一片西飛一片東

吳太妙人明御史振纓女適沈贊善三曾集未見子鯍翁集吳子惇談及壬辰秋同戴翼皇枉過溪堂出詩牌集字先太妙人亦集一詩先成出示共相歎賞閒言悲泣輒成長句韋家紗幔鎮長垂絳几親裁集字詩窮就明珠光有耀緝成碎錦跡難窺堂前才士思韜筆階下諸兒强綴詞何事謝庭誇散朗因風隻句枉稱奇余見太妙手書花萼軒詩詞隨筆有秋夜花萼軒集字詩云皓月來深院征鴻過小樓銀釭偏獨對玉鏡渺難留蕉影浮窗碧香煙繞座幽娟秋夜寂此際更多愁或即此耶陳婉附識丁瑜字靜嫻長興人適御史臧眉錫從宦魯山聞姑喪哀毀卒有皆緣軒集子長源刻行西泠九日云晚煙迷古渡風霧鎖秋峯葉落梓亭滿溪流竹徑通尤傑張秋水太史映斗母史太孺人有還章嫗遺珠事太史文簡裹題詩云葺西舍爲亭沈總憲近思榜曰還珠吳文簡裹題詩云吳興有賢媛禮法樹矜式論定揭大端卓哉無苟得閫嫗嚮百琲醉墮紅羅襦不貪爲我寶胸中自有珠流年女宗謝執紼親朋來嫗年過八十雪涕銜餘哀嫗且勿復哀賢媛未曾沒不見還帶橋古藤縛碑碣楊芬字瑤季蘇州楊維斗季女適歸安御史沈懋華有瑤華集詠鴛鴦云春暖池塘煙草齊彩毛初浴淨無泥眠沙聊借莎爲褥戲水還將浪作梯繡出羅衣相對舞織成錦帳一雙棲芰荷香處深深穩一任虞羅障碧溪

楊克恭字德基江都昭武將軍捷孫女適德清徐抑齋志巖封宜人有蘭藻閣詩五疊坡公詠雪尖又韻其佳者如家貧且嘗花露酒官鯚疑拌水晶鹽煙迷巴峽猿嘵影香冷孤山鶴守家剡曲與闌應返棹灞橋吟苦未歸家抑齋亦和二律金德人順和詩耐冷人如霜後菊坐禪心似水中鹽粉本雲山開畫稿白符芝采現空花董琴字嶧蘊烏程副貢亮女適蔡雲早歿有靜吟集如初夏云雨餘濃翠侵書潤風過殘紅入硯香又董三鳳妻金氏吳人著綠窗閒詠又董紹宗女董嵩年妻董芭堂運使妻徐氏董鈞妻周氏俱有詩附刻董氏詩萃

温慕貞烏程人適朱時發妹廉貞適王靜甫俱寡共著
隱硯樓詩佳句如田畔蛙聲喧雨後溯邊桐葉報秋遲
餘多淒楚之音

吳氏安吉人徐鞏錫室有上元詩一龕燈禮三生佛厭
聽兒童唱采蓮

虞源德清人苦節有題畫菊詩

沈淑蘭字清蕙號吳興內史歸安人知縣彥章女適吳
方敘有黛吟草憶姊云離情種種惡誰訴怕見園開姊
妹花

顧季蘩歸安張瑤莊九彰斐康熙九年夫亡烈殉有句
云憔悴綠窗人事改寂寥簾外竹聲清

沈關關字宮音吳江人適烏程王珹工髮繡山水人物
曾爲顧茂倫繡雪灘濯足圖名士多爲題詠竹垞亦有
題句

陳氏德清舉人尚古女適王某有止一齋集碧浪湖云
浮玉雲根出寒塘水自流

姚世鑑字金心玉裁姊適王立夫豫春感云東風庭院
等編姚氏三秀集高東井孝廉文照作四六序復題詩
云讌事傳聞甫見之葬華蘭馥恰同時亂堆芍藥蒲萄
錦全抹春椒秋菊詞姊妹徽卿都絕妙家庭衙鑠有餘

師峨嵋山客何須羨輸爾森森林下姿金心女安甯亦
工詩有女繡英受髮詩無幾隨肩髮已齊學梳雲鬢侍
親閨願天憐取孤雛在裙布還祈換錦衣

汪韞玉字蘭雪歸安竹林人適金若川有集送外云已
憐客去春兼去那更帆飛花又飛又絕句偏是樓高先
得雁故書人字向南飛若川甌山人是檜門總憲族

沈淑孫御史懋華女孫十四歲有春閨詩許紀汝脩未
嫁歿遺畫蘭一幅題句云獨坐寫幽蘭圖成只自看憐
渠空谷裏風雨不勝寒

吳受竹長興人有萬卷樓詩鄧汝功序稱爲師母而未
詳所適有歲杪詩飛揚意氣曾何用一局殘棋百本書

湯朝字蕉雲別字華嚴女子金壇人適長興沈予慕有
笙磬同音集早賦金鳳花詩得名答跡蒼苔曲徑邊芳
菲已過豔陽天丹山有侶難生翼蓬島無名也號仙籬
菊曉風交甚淡海棠秋月笑爭妍若教飛上秦娥指剛
有清音促夜絃子慕有看劍圖王立夫豫題句云蕉花
蕉葉鎮相憐晚結精廬傍善卷得似東坡有田畝便應
賣劍買烏犍謂集中有蕉葉蕉花祇自知句也

沈蕙字畹亭烏程人適震澤歲貢倪學涵有聊一齋詩
四篋足補班氏女誡擬少陵七歌風格蒼老五律佳句
如留賓窺阮籍封札報秦嘉斜月臨衣桁名山出畫叉
畫裙飛蛺蝶釣艇集蜻蜓岸圻苔堙碣橋濼市傍汀紀

心齋太僕復亭序之并輓詩云幼婦詞名動笠湖烏絲畫格寫宮奴一從病骨憐秋鶴手執楞嚴傍藥鑪鯉魚風起別倉皇書報平安路阻長從此招魂何處所澹煙寒雨綠葭莊晚亭詩句蓬門辛苦葬煙蘿觸手紛紜棘刺多何處無愁商女曲叩舷解唱定風波

丁文鷺字鳴和長興淸川令卒女適海鹽庚戌進士沈燮文有倚雲樓詩九日云今來古往閒中意紅樹青山望裏秋

姊芝字紫秀德淸人有和依緣園十絕

孔繼孟字德隱桐鄉人適烏程夏祖勤節孝旌表有桂窗小草如白秋棠云柔枝合綴湘妃佩弱質羞熏賈女

香姊繼瑛字瑤圃爲桐鄉同年沈靑齋觀察啟震母迎養山東運河道署封太恭人工書畫詩尤卓犖示兒云賜錦初披新樣紫遺穜莫忘舊時靑其哭夫述懷諸篇尤沈痛憶靑齋官刑曹母壽七十余祝詩云椒菊流芬重藝林板輿花下富淸吟早貽詩禮傳家學每問平反識母心母爲首肯靑齋祖入湖庠附錄于此又孔素瑛字玉田金尙東室工書畫詩文有飛霞閣集蘭齋書畫題跋

錢孺人勤芳歸安人余外姑也外舅遠館自課二女所作不以示人與表妹姚元吉最洽姚有登寒鑑樓寄懷詩云溪山似畫柳如絲極目悠悠感我思春水一灣舟一葉去年今日送君時

姚益敬字元吉玉裁女幼時誦木蘭詩問父曰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著色實爲大雅若鋪排過多恐近小說父大奇之適辛未進士扶溝知縣董豈垣早歿賠孺人著芬陀利居稿厲樊榭序以歐陽公目謝希孟有古幽閒淑女之風爲比詩如夜繡云愁寂深閨夜向闌繡牀坐對一燈殘頻添綵線知宵永漸澀金鍼覺指寒楚花枝香滿袖娟娟霜月正當欄幾回飲罷還相謂晝短工夫促較難淸婉可誦父哭詩廿二首如十歲言詩有性靈木蘭愛說替耶征黃泉不是黃河水聞否耶孃喚女聲弱女非男已自悲笑言聊共一編開幾時寂寞燈窗下重見殷勤問字來貧家生小儉梳妝竹筍練裙少盛裝繡得羅襦幾回著送終猶是嫁衣裳彩袖時因戲墨烏誰禁東抹又西塗擡頭添得傷心淚牆角塵封放鶴圖餘皆悽惋不堪卒讀

姚益鱗字竹筠號繡巖適嚴兆蓀早歿有吟香樓草高東井孝廉文照題詞自譜新歌學竹枝桃花流水繫儂思笑伊瀾浪煙波叟只解斜風細雨詞攜手蘋洲花又開分飛有恨斷難迴水天日暮蕭蕭影可是吟魂踏草來

吳年字古春號雪庭丙辰進士聯珠女適同知董啟延早歿有遺稿弟蘭庭序五七古俱有風格

汪亮字映輝號采芝山人桐鄉人適烏程費南喬善書畫琴奕嘗與錢香樹司寇對枰呈五古司寇和云山人名家女幽秉慕蕭散學畫師僧繇俗派多盡浣試以架上書答問多貫穿其傾倒若此

潘本温字虹儛號茹芝山人散畦大令妝龍女適長興嚴芳園有桐韻詩刪夢花小草夏日詩遠聞鳩語鬧近看燕歸忙自然入妙境窮早逝姑嚴宗光字餐霞題詩草云春花秋月共評章翦燭西窗擊鉢忙婦德女工常自抑最煩心處是羹湯又有潘冷香爲某太守女孫適某久客不歸作柳絮四律未見全集

汪璀字催弟烏程人適德清徐茗花主事以坤有修竹吾廬詩其從茗返德清詩云秋思入寒砧帆飛度遠林溪分前路合桑密晚煙深白髮慈幃夢青年昧旦心孤城遙在望鳥外見雲岑早歿嫂金德人順輓詩板輿花下奉高堂憶共承歡似雁行今日手調羹臘在斷腸廚下倩誰嘗深閨賡和幾年同黛管長攜破繡工此日謝庭空對雪更無人擬絮因風

沈琳仙舲翁女適諸生吳丹峯有漢宮秋云誰將佳卉屬劉家爛漫空教物有華金屋夜沈宮盡草雁門人去漢無花虞兮解舞愁如結桃葉能歌興已賒往事不堪秋色裏漫攜紈扇近窗紗惜未見其全集

張密秋水太史長女適休寧金員外忠澤有題汪連珠

墨蘭詩妙絕生花筆前生宇若蘭早歿無集妹安適汪璉亦有題句密女顗第幼秉母教能詩適家叔晴楓廣文宸倡和頗多有蘭省吟稿年三十歿

嚴靜諸生西墅女九歲能書善畫竹閨人吳荔娘題句繡閣遙鄰墨妙亭開簾煤麝動芳馨晴窗書破洪兒紙誰識金鑾未十齡琅玕嫋嫋影縱橫千尺寒梢一筆成愧我未能工水墨此君風韻卻輸卿

郡有才女未知所適何人俟訪

杭州名媛汪夫人方芷齋集有壽茗溪十詩笑指雲山憶舊遊詩人原住白蘋洲傳來妙句驚鸚鵡賦就閒情寄海鷗薌州里居俟考知詩人湮沒正多

金太宜人順字德人太倉人中書汪曾裕室早寡撫孤尚仁九歲而歿李客山果作哀詞近刻傳書樓稿知攖家難憂患之餘不廢吟詠育蠶織布二詩深得風人之旨其詠菊云自甘辛苦存高節天與清寒壓眾芳久閱繁華心已澹縱經霜露格彌高殆自況也鄭楓人溍雷紹堂輪二觀察作序陳無軒廣文焯題後云百首新吟見別裁清芬靡忒本天才閨中具美兼三者雛鳳投懷入夢來秀華奕奕映金支月露風雲枉費辭織布育蠶修婦職夫人要是女中師三年風雨感漂搖鸞子恩勤事未遙今日編成含惻愴蓼莪痛後淚難消余亦和云吟傳林下見鴻裁舊是庭前詠絮才寅鵠悲銜青鳥促

知從月府覽書來伶俜弱質苦難支制淚還拈幼婦辭
慄得敬姜屢戒逸蠶功自課莫求師早卻閨中金步搖
泥封疊捧報非遙遺編四十餘年出從此蒿萊恨可消
先姑諱韞玉號西齋先祖母夢謝太傅貽紫玉而生明
慧工詩適陳公半江淞三十未第抑鬱形諸篇什定省
過粵東觀音巖題壁有已超塵土三千界旋覺靈明四
大空未幾歿於潯州次年丁卯陳公登賢書故先祖哭
詩云苦促夫君上棘門誓非得第不生存於今果遂封
侯願只是無香可返魂夫婿京華報捷新封題涇處淚
沾巾爲言蟾桂雖攀得不見牛衣對泣人著有西齋遺
稿二卷汪文端曲敦題詞斷粉零瓊幼婦辭凌雲高格
頗曉思宇宛在桐鄉人適吳興貴公子不慧抑鬱而亡
有絕句云秋入重門夜似年麝蘭香燼不知眠梧窗坐
聽瀟瀟雨挑盡殘燈獨黯然似此愁言讀堪腸斷況拈
管之人乎見鈕玉樵觚賸近有吳中女士江珠碧岑題
後云瑤井勞勞轉轆轤棲霜愁煞夜啼烏莫嗟南國無
香草世有招教舉案圖謝娘嬌小病來慵咄咄生涯落
落胸顧我習忘禪有力不妨蒙眼坐鍼鋒三生錯謬杳
難知風雙蓮花恨吐絲造物疾人知有種文章終古吝
蛾眉

織雲樓詩爲葉辛麓方伯兩夫人及媳女所作清深婉麗各擅其勝袁隨園目爲兩浙閨秀之冠採入詩話尤多周夫人名映清字皖湄歸安人年三十三早卒著梅笑集如寄外云春來又見哉明月愁絕休吟其雨篇過蘇州云霸氣銷沈無虎踞豔情宛轉有烏啼揚州云三千殿脚如雲散廿四橋頭自月明秋樹云搖落深愁大司馬悲歌應識故將軍秋暮云破蕉浙瀝風如雨瘦菊離披葉勝花皆未經人道集中多七夕生朝詩又以憂方伯長媳陳長生字婉笙又字秋穀太僕卿句山先生女孫適琴柯太史紹基倡隨一室璧合珠聯警句如雨梅故綸月明林下小照余題句云玉簫錦瑟感雙星早眞得唐人三昧余題句云蘭錡門高女亦奇評量典午筆淋漓魚軒擁過湘江日猶記庭前誦絮時

歲驂鸞去不停他日營齋錢十萬月明林下溯遺型李夫人名含章字蘭貞雲南晉寧人乙丑翰林大中丞鶴峯先生女葉方伯繼室著鬘香詩草詠晉史論古有識不似巾幗語秦始皇詩云金虎宮鄰事可憐漫疑鴞首賜鈞天終令六國還三戶空使諸生笑九泉車載轀輬山有鬼舟行縹緲海無仙傷心萬里長城在依舊扶蘇伏劒年雄渾詼嘲足使祖龍俯首夫人少隨鶴峯中丞楚南撫署後十七年方伯攝大中丞事夫人復至節署感賦云廿年擁絮鳴環地今日隨君幕府開畫角乍迎新使節春風猶憶舊妝臺殊榮象服慚難稱遺愛棠陰待補栽閭道江城與頌美如冰樂令又重來倩文流麗嘉字淡宜適沈孝廉昌培三女令昭字蘋渚適邱太史庭澄皆工詩次媳周星薇爲孝廉繩棻配年二十二賦

悼鶺鴒詩不數日卒詩云也知羽化空千劫可有魂來
轉十洲殆詩讖也詩俱附刻集中余又總題云午夢松
陵迹已荒茗川嗣響叶琳瑯管彤也似烏衣盛恨不圖
國萃一堂

張氏江西德興人教諭宿女高東井室送回江西省親
詩遂長念母自當還身賤難禁別淚潛時節輕寒輕暖
裏江程聽水聽風閒鶺飛草長濃春思月落潮平黯淡
顏記取樟亭今夕酒雙峯便是望夫山布裙一著減風
情累汝頻年贈遠行盡典金釵償宿券暗垂玉筯對寒
檠十春共我薑鹽味一第遲卿敝佩榮可羨鉛山蔣家
婦東方干騎擁專城謂茗生太史張夫人同往藏山茗生即和詩云油

壁寧家久未還難忘持踵泣潛潛春移寂寂層樓上郎
在盈盈一水閒花底文禽多別夢鏡中仙耦比朱顏如
何發憤題橋日先遣鉛車返故山草緣裙腰最有情六
橋花亞比肩行船窗忽漫分雙影夢語依然共短檠徐
淑裁書緘舊淚杜羔及第盼新榮春潮不過桐廬去流
轉離心到越城

蕭山汪氏雙節詩後列閨秀有歸安張瑾英詩拂鬱情
懷各自知中衰門戶共支持寒衣對月縫來遲香稻春
芒炊得遲一母先酬歸室志廿年偕續柏舟詩同行同
願前無古彤管新編女士規詩筆清婉未詳里族妹瑤
英集古亦極自然千山萬壑暮猿吟徐禎卿鬼見揶揄豈

易禁蘇舜欽明月有光生夜白王士熙只因偏照兩人心馬
錫愁中相向展愁眉羅鄴看盡林烏反哺兒黃庭堅文字
一脉燈一珓文同秋風丹桂長新枝元好問
龍溪李母周仲姬二如居詩載有湖州邵貞七古詩甚
融暢不詳里系葉持伯詩亦有題句李子比部戚戚
進士童試時陳無軒廣文客漳郡校閱其文決爲大器
後遂與訂交詩當是無軒代徵者
先室沈恭人芬榆村先生長女幼慧有暮春一絕云數
聲鶗鴂過門巷罷秋千怕看棻蘼架春光又一年于歸
後絕口不吟余每信筆拈韻頗能知其琢誤五十後持
家勞悴兼傷愛女而終余悼亡詩棻蘼花斷少詩章催
斷當年句有香卻賴推敲成畏友吟安一字幾商量施
太常同年極稱此絕謂深得唐人三昧再詢他作其實
無之蓋自然天籟不可解也汪訒庵駕部選入擷芳集
中並摘錄悼亡詩俾列名媛之後其意可感吳超亭同
年興宗寄慰詩劇聞沈痛抱沈疴掌上珠傾飲淚多生
女偏教憐愛甚從夫爭奈別離何藥鑪經卷縈新恨禪
榻茶煙感逝波祇覺髯蘇君酷似魏城宿草泣東坡孤
琴一曲幾迴腸揮手猶矜舉案莊卻怪杜鵑嘔血淚漫
疑胡蝶夢荒唐鏡分泉路匳誰啟車挽香塵意自傷貧
賤不忘交且厚堂前義合重糟糠余和答云半生涉歷
幾羊腸月冷空幃偶夢莊官鼓聽時猶拓落冰絃斷後

更頹唐窮當餅罄憑誰慰冷待棉裝黯自傷最是過來人語痛貧家難得替繒糠昔讀趙甌北翼悼亡詩貧覺繒糠替倍難篤之心動今身歷其境愈覺忱痛不堪卒讀

戴佩蘅字蘊芳余姪女適編修閔裕仲詩名不及姊丁亥送余赴京云晏歲衝寒指玉京菰蘆思慰倚閭情編排棨棗謀遺集孝養陔華急遠征臺閣大儀綿世德風流水部繼詩名鞭絲帽影恩恩發到及春明聽曉鶯楚楚有致集未及編因裕仲無子病歿悲憤亦逝

陳瓊圃字闓眞號鋤月仁和人前母卽余姑適贊錫田雲軒通參少子早寡有鋤月小稿遊山云繞徑不辭苔蘚滑拖裙恐被薜蘿牽夏日云時花繞砌芳迎榻瓦枕何妨隱睡鄉

文人薄命才女亦然余女佩荃字蘋南幼慧學吟長工書畫於繡餘拈句祕不示人一夕成茉莉二律傳句如粉蝶每貪冰瓣睡珠娘偏愛綠絲穿妝殘玉臘涼酥滑浴罷冰肌夜露寒喜閱紅雪樓傳奇題四絃秋云潯陽江上繫孤舟感到官人淚共流更賴生花才子筆蒼涼彈出四絃秋江口空舲冷翠鈿嘈嘈切切更堪憐淒清百倍琵琶引一度吟來一惘然題空谷香云芳蘭自古忌當門花落難回倩女魂如此倩關寧永好傷心千古漬嫗痕題雪中人云高豆大叢嶺雲高敢負湖塢贈組袍知己感恩原一例果然寒餓出英豪適趙日照隨翁鹿泉先生西江使署忽晝長亭分別神貌如生幷繫以詩未幾殀年僅二十三余哭詩一夕成二十三章最慟者云才調寧期效謝家烏絲妙格學簪花零牋斷楮誰收拾猶憶巡檐手慣叉幾疊紅牋語萬千思親淚湧耿無眠心癡欲作隨陽雁飛向南天又北天淒絕霜高夜向闌無言嗚咽淚珠彈豈期馬角無生日望斷廬峯面面縈無端游戲寫長亭病裏丹鉛手不停誰料一時成絕筆花黃雲碧去冥冥吳超亭同年輓詩云椒吟茗賦古兼推門地誰將品地該天女香隨花雨散蘇姬才薄錦紋回尊章泣月驚秋到慈父牽情促夢來他日一編傳兩姓班簪史管見親裁內弟沖之句云柳絮椒花未足推愛伊才德一身該芳齡正好圖團聚大藥何期莫挽回秋月滿輪人遽去西風捲幕客重來征衣漸覺驚寒至刀尺憑誰爲翦裁陳長生女史輓句云桂花香滿月圓初驚說乘風返碧虛料得廣寒清淨地修文正待女相如楊拙園知新題詞云生來慧質雅能詩遠道思親淚暗滋約略西江風雨夜銀釭黯淡苦吟時解識之無自妙年學書合度本天然誰知美女簪花格妙腕臨摹欲斷妍仙遊正值月團圞扶病萱堂泣歲寒隔歲九泉重見母魂依膝下不愁單房中友愛樂如何記取當年倡和多今日珍珠零落盡空教老淚灑滂沱時二女

亦亡故云女名詠蘩字沚香適韓汝翼隨父任永年縣
署女有思親詩云千里思親魂夢牽長宵輾轉未成眠
相憐惟有天邊月半在京華半永年歿年二十五姑哭
之慟夢女口誦詩云忝侍仙班第一流重來奠到廣寒
遊姮娥念我凡緣滿休在人間等白頭寤而賦詩云可
是蓬萊第幾仙謫來塵世未多年寒門那得相留住月
貌仍歸兜率天

超亭別駕歸攜蘋南遺草示予夫人莫蘭芳兆椿亦次韻
題後云花飛切莫怨春殘斑管芳葩夢未寒北斗倚天
雲許望西江縮地水愁寬客霜誠覺驚催易愛日無如
促就難一卷蘭咳情幾溯歸魂應復到長安女宗小戴

近堪推詩教還將禮教該片箋猶供今百讀寸腸倍憶
昔千回伊誰手盥薔薇去料自心傳錦繡來爲采蘋蘩
書內則僮祁想見古丰裁

吳梅村祭酒偉業送武康令姜會昌詩花發訟庭香松風夾道涼溪喧因紙貴邑靜爲蠶忙魚鳥高人政煙霞仙吏裝知君趨召日取石壓歸航風景宛然允推絶唱

宋荔裳觀察犖訪吳蓮次太守綺來湖有夾山濠詩烏柏新紅迎屐齒青山積翠溼巾車贈蓮次云殘雪樓臺聞梵唄夕陽鐘磬在漁舟孫太初墓云百年樵牧迷華表一代文章有布衣又偕十三人遊道場山作唱和詞序余慕若中山水舊矣今年秋杪便道赴吳門因而至焉將抵郡

城數里望見山上浮圖掩映於白雲紅葉之間舟師指以告曰此道場山也余聞而躍然約二三同志造其巔兼訪太白山人墓酌酒賦詩居無何藥裹累旬瘥而楓葉盡脫向之丹紅黛綠者裸而髡矣仲冬五日微雪初下扁舟往遊出郭門日已高舂舍舟遵麓未及半而暝鐘作焉寒風颯颯動人心魄歸乎舟中客有悔其遲出者有曰惜未攜襆被信宿山間者余笑而慰之曰杜少陵不云乎佳處領其要凡事皆然而況遊乎諸君喜飲會嘯歌開塔懸津樹雨中出鐘送浦帆天際來同輩酒酒盡五石而散同遊者十有三人各賦詩一篇具如左

狂眠怪石前賢墨妙洗蒼苔右軍勝集今誰繼仗有吾家季重才徐健庵乾學贈詩云隋隄碧柳曲江花才子揮毫賦落霞夜坐石牀題險韻朝逢竹馬擁行車春來遊白雀寺贈余乘輿郤之以詩曰蕭散渾如退院僧

酷燒烏程酒雨過香生顧渚茶莫憶竹西歌吹好前溪
妙舞盡吳娃官舍焚香簿領閑清風高韻是神仙右軍
載酒羅車騎小杜題詩雜管絃笠澤水光晴鏡裏弁山
樹色晚霞邊江湖長可輕官職五馬如乘范蠡船湯荊
峴貽詩云倦即起草最知名幾載褰帷嘗上行按部
雨餘香稻晚課農花發曉雲輕南宮書畫添新譜李相
亭臺續舊盟聞道賓朋常滿座清尊眞見古人情未幾
罷官梅村贈詩官如殘夢短客比亂山多幾年稱傲吏
此日作詩人繆雙泉舫和詩鳥隨游客棹花戀去官人
歸田後葬園日種字林晚病目號聽翁工詩詞四六著
林蕙堂集有毘陵女子日誦把酒囑東風種出雙紅豆

句又號紅豆詞人施愚山侍講閏章祝六十詩政成柳
惲高吟地客占滄浪舊日亭
漁洋未至吳興而集中有懷東亭湖州詩吳興白雀寺
杳杳舊禪棲聞訪名僧會扁舟向霅溪秋懷千里外雪
淨五湖西遙夜蘋洲夢江南路不迷
漁洋送洪昉思昇之武康詩見精華錄尚有答昉思送
細鱗鱗名園長泊鷗波畔細數陪遊第幾巡又泛碧浪
湖州茶筍詩愛道前溪似若耶行腾歸去便攜家悤悤
未訊溪山好第一先分顧渚茶周妻何肉斷根塵玉版
聊堪結淨因贏得武康斑竹筍從今莫笑庾郎貧又聞
張公綏談武康山水詩吳興清遠水晶宮轉入前溪路
不窮最愛放船人日好野梅修竹古防風又送韓武康

詩清遠吳興郡防風地最幽焙茶春嶰靜收蠟午煙稠
問俗知餘不懷人弔隱侯到來矜莊笏紅葉滿山秋韓
名逢麻山東都諫庭芑子
查他山編修慎行登莫釐峯望吳興諸山詩吳會諸峯
繞作環荊溪百瀆瀉成灣西南遠景新收得一髮螺青
是弁山雨中陪座主徐公及韓丈子蘧放舟夾山漾登
峴山作過盡迴溪十里長孤城同首漸微茫風腥曉氣
魚蝦簇水減秋痕雁鶩鄉菱蔓欲牽絲已脆荷花雖敗
葉猶香船頭忽指前遊處白塔紅亭認道場野色天光
入望奇融成一片碧琉璃展開手卷王蒙畫收拾才情
杜牧詩畢竟清遊宜寂寞尤難好景是迷離桃花莫被

漁翁誤秋在斜風細雨時選勝初期汗漫遊棲賢不到
恨空留橋低忽礙尋山路興盡非關冒雨舟瓦竈分泉
烹紫筍印泥開甕試青篘買田合向吳興住蟹舍漁莊
一網收亂石多成劈斧皴窪尊亭外勢嶙峋一州文物
傳孤碣前輩風流剩兩人屏擁弁山高簇簇簟鋪霅水
細鱗鱗名園長泊鷗波畔細數陪遊第幾巡又泛碧浪
湖徧遊近山諸寺觀次東坡泛舟城南會者五人韻四
首云對田秋漾碧鱗鱗依舊清風起白蘋且喜此遊容
我輩不知當日定何人鱸魚入饌羹尤美鷗鳥迎船意
亦馴載取烏巾名釀去黃柑甯數洞庭春木樨香透老
僧齋爽氣迎人樹樹皆詩興賴君多撥觸秋光爲我洗

塵囂峭山客到茶如雪箬水船移酒似淮已辦芒鞋斑竹杖丹梯隨意轉雲階道峯負石還兼土遠岫當窗晴可數花到秋林不喜紅竹生幽澗何妨苦平鋪稻壟翠千頃高引炊煙青一縷斜陽緩緩送遊人出谷猶聞上方鼓佳處溪山意未厭塔鈴一角響風檐煙波野渡初泊棹燈火河房半掩簾愛客不嫌官獨冷過時誰道日長炎敢誇豪氣除難盡痼疾應從好友砭

武康令傅豫江克生江西進士行取入都徐蘅村宗伯餞送詩云花署曾經一棹將官衙竟似讀書堂琴邊聽治朱絃直雲裏朝天玉舄翔可有風情同畢卓莫因啟事惱嵇康芙蓉幕內鳴珂出水佩風裳拜夕郎

德清令趙文彬字質庵吳人與徐宗伯談吏部多倡和之作爲政以寬五月張燈以頒宗伯作歌云區區火樹代甘棠欲鑄黃金知幾鎰欲樹豐碑誰信筆不知千人萬人一寸丹鎔金化鐵性銅盤又送行詩滿船行李書千軸萬戶香燈月半痕又有送何紫雯明府任西城指揮詩文章水部入僊班遺愛風流若雪間德清令志表無其名或是歸安何國祥江甯拔貢在任十年

上元黃周星字九煙前進士流寓湖州墮南潯河而卒有贈九九詩云金閶瑤臺豈易攀忽從天上落人間書傳閬苑緘珠淚珮解湘皋綰翠鬢楊柳路邊還有路蘼蕪山外更無山相思何物縈春夢紅豆青絲琥珀環又茗答詩挾策悲歌憶帝都談經郡閣復遊吳高齋松雪所著三岡識畧爲國初野乘之最

茅楚畹薦蕃於康熙丁未客蘭次太守郡齋施愚山來

開書帙美酒烏程滿玉壺夜雨官亭歡故舊春風畫舫
人江湖白蘋洲畔同君坐雅詠還如柳惲無是時已占
長興籍已未第三人及第壽卒愚山哭詩尤慟
愚山來茗到處留題無體不備其同薗次晚集歸雲庵
云盡日看山偏招提戀夕遊蒼巖陰帶雨碧樹老禁秋
池憶仙人酌亭因處士留同舟仍載酒吟向白蘋洲資
福寺云共是疏篁裏香泉別眾山石樓寒佛寺茶竈接
溪灣片雨前峯過高松獨鶴還閒來坐明月橋畔聽潺
湲

山東甯海李繩其永紹康熙乙丑進士宰烏程有循績
徐宗伯贈詩士喜文翁到民歌杜母遲勸農攜餉饁聽
訟絕鞭笞園內葵都拔庭前鶴亦飢日邊丹詔下境上
羽輪馳赤棒驕前導金章肘後垂旋行取入御史臺十
年至戶部尚書越十年武進唐孟功執玉癸未進士宰
德清行取給事中歷官直隸總督兵部尚書湖牧令除
二公外尚無任科道者

峴山逸老堂祀歷代名守吳薗次題其額曰吾師乎鮑
西岡詩云清遠吳興郡溪山頗擅奇風流幾太守寂寞
一荒祠亂壑烏鳴處深林日落時瓣香空復在望古有
餘師不是羊公跡堂因逸老存野煙沉郡郭水氣護漁
村細竹延山徑莓苔養石痕曠然懷古意小酌醉窪尊
曹炳庵掄彬黃平人康熙己丑翰林出守湖州徐恕齋

侍御贈詩云熊幡遙指古吳興簿領還將掌故徵官況
詩情誰得似水晶宮裏玉壺冰板輿奉母出東華五色
萊衣照唐改堂太守紹祖江都人康熙己丑翰林由刑曹出守
吳興先祖賦五古贈行極陳郡中積弊到任日鮑西岡
爲長興屬吏上詩云二分明月六朝蘋鄉夢官心兩絕
塵一代門才推覽舉千秋地望等荀陳白雲樓畔曾題
字玉筍班中早致身不獨吳興頌名守由來廊廟得賢
臣太守初以漢軍輕之讀詩相見恨晚西岡即延姚薑
田等名士入署論文外無他事姚作吳興太守行起句
唐公多美政第一是停徵屬樊榭自杭至投詩云朝正
倘憶蓬山直課績應同韻海傳接任爲涇縣胡琴崖太
守承諭康熙庚辰進士原守福州起自田間到即延致
諸名士修六客堂文讌無虛日時年已七十論文忘倦
沈翰翁贈詩云溪山有主雲霞麗庭館無私草木香湖
志殘缺聘諸名士修輯體裁盡善其舊聞一門尤備吳
興掌故序爲姚玉裁代撰六客堂記亦如之
鮑西岡參字冠甫雲中人隸漢軍年二十七宰長興開
復再任前後幾二十年風雅好士與沈翰翁先祖吳山
樵姚玉裁諸先生尤密初稿吳興集已十餘卷勝蹟留
題殆徧修太白山人墓勒碑尚存道腴堂集詩法新城
梓工精好惜編止甲寅以後詩散佚失傳厲樊榭贈詩

云憶昔共年少論詩官閣曾赤衣今日盡白髮再來增
會面山雲隔彈琴溪月仍他時傳俊逸爭號鮑長興西
岡輯亞谷叢書載長興縣治築小築族園繪爲長卷戴按
察潘明經顯圻姚茂才世鉅各賦五言絕十二首共爲
一冊膠西高南阜鳳翰復爲小冊按先祖詩集已失載
謝太傅葬長興三鵝岡名鄉爲謝公今呼太傅岡西岡
詩云三鵝岡上草芊芊萬劫猶存太傅阡南渡風流推
雅量東山絲竹想當年

安吉牧高崇徽涼州舉人清儉刻苦幕客嘗有句云共
說桃城官是佛誰知蓮幕客如僧蓋官廚恆不設肉云
其治行載郡志

長興岕茶名品朱高安相國撫浙日鮑西岡以二器獻
之受譴按舊聞載李于鱗爲浙臬徐子與中行以岕茶
餉之比問及已賞輿夫西岡其仿古而爲之耶

歸安吳小眉侍郎鼕有柳邊覓句圖王樓村式丹題
二絕云客裏行歌是幾年年楊柳故依然樊南別有
清秋怨不爲斜陽不爲蟬秋自蕭疏扉半掩疏春自狂寄愁何處
與禁當曉風殘月夢初破唱徹蓬萊柳七郎

王懋訥字懿誦號抑夫寶應樓村殿撰子康熙己卯舉
人　武英殿校書宰烏程繪牧牛圖沈綸翁題云郊原
雨後草齊青閒領春光過別汀知以牧民心牧犢不須
重覓相牛經放牧何如被牧驅人間憂樂本歧趨慙余

不達無生妙明府喜談禪　只愛華陽作兩圖菁山茅屋著觴
翁短笛斜陽趁牧童公若政餘來一訪便應身入畫圖
姚玉裁諸公題句明府養疴避暑歸雲庵稱與陳凱齊
中近於少林太守宅見圖尚有吳五峯沈東田沈筠師
緣野中三池瓜蔓水四面稻花風徑僻塵寰遠心安火
宅空晚涼看月上先照嶺頭松何處堪逃暑相攜上三
峯手掌院深無日到門靜有苔封酌水風生腋登巖雲盪胸
心清聞了義歸及上方鐘有挂瓢堂詩箋現存庵內殿
上書無緣大慈額亦存集中又歸雲三絕云曾聞嶺上
白雲多幻作奇峯意若何留與山中伴孤鶴羽衣霧葉

雨滿多霖雨何事閉雲出岫來題佛殿聯云翠竹黃花爲般
若何境可知佛乘無二山水盡天眞相看不厭耕桑皆我力
此外何求題挂瓢堂云黃鶴已隨高士去白雲常伴老僧眠憶齊名鶴年教諭閩三名提中書
嚴海珊有歸雲庵問抑夫明府病詩明府出都時先祖濠亭名詩送進士揚州太守
送詩四首其三云羲獻相承行輩尊槐街及見履綦存
十三梅本編詩卷廿四橋闌醉月痕蘭臭並敦推古道
菜根能斷記名言歐公不少歸田錄相國池頭好細論
自注壬辰春樓村先生以咬菜留先澤焚香問自心句

見贈先生有十三本梅花書屋圖長子懋諶孫箴輿俱與先祖辛卯同年曾孫嵩高卽少林余癸未同年明府孫斯恬孝廉亦與余善羣紀交情已歷四世矣

王抑夫明府送宋宜揚歸里詩數年茗水上交契見情眞千里雲山路七旬風雅人詩篇多感舊書法更如神此別應同首相思在白蘋陳無軒廣文 倬 云宜陽又作

暘名文光書法圓美仿趙松雪居西門外包家園年垂八十貧死 倬 幼過其居石刻在庭前蓋翻刻趙書者郡中佛寺尙有題額讀抑夫大令詩亦許其書詩篇不得而見子孫無聞也棲賢邱氏堂有七字聯爲宜暘書

巖卧山 英 山水得小米法尤工松竹名載畫徵錄抑夫

明府題登高圖又題結茅圖云板橋流水傍柴門重疊青山遠近村自愛輞川自摹寫也如仙翮謝籠樊竹林卻賞君歸日桃葉成帷我去時記取溪山幽僻處白雲紅樹最相思同時有茅天石 麐 善山水張鴛六 御乘 工花鳥入都作河清海晏圖後有張少田 成 似得其傳寫眞尤善

碧灣堂題詠甚少座師秦西巖先生寄示令曾祖諱之俊來劬先生遺詩有碧瀾堂月下納涼蓋訪菡次太守或謁座師沈維庵學士時也詩云幽徑宜休夏心期自有眞到門無俗物邀月對嘉賓燭跋重拈韻泉甘勝飲醇莫嫌更漏促應念荷戈人避暑苦無地亭虛迴絕塵風翻林鳥亂雲破月華新痛飲追河朔高歌謝瀼濱陶潛誠解事甯作北窗人

吳興權歌竹枝詞美不勝錄孫司空在豐憶茗溪詞云乍暖乍涼天氣半山半水人家處處迴風楊柳村村帶雨桃花碧浪湖頭鷺立白蘋洲上花開初綠一篙春水微聞半響晴雷亦自楚楚

顏肇維湖州絕句畫溪頭風味秋來菱芡女木蘭舟遠山一帶青如洗幾處湘簾掩畫樓似隨叔光敦視學浙西所作顏公試牘至今奉爲金科玉律鄉塾中無不知有顏宗師者八宗師考卷亦以顏爲首

錫山錢梅溪 泳 字立羣吳越武肅王後也其先避金人

亂居吳興十一世祖宋承事郎名迪者始遷錫山至梅溪已十九世矣有詩二絕云茗雪雙溪漾白蘋先公曾此避囂塵百年子姓多寥落說起湖州一愴神臨安宮闕但秋煙物換星移總自天聞道鷗波亭下路空餘芳草綠年年蓋錢氏與宋終始至元時多高義不仕其用意微婉類得詩人之恉

竹墩地偏境靜占水竹菰蘆之勝沈翰翁雜興六首可傳圖畫詩云彷彿徂徠隱居竹中小住愛吾廬謫仙才調誰能擬巢父詩篇肯弗如隨分盤餐葱菽水放懷山水狎樵漁新來添種千竿玉點綴溪陰樂有餘村居聚族古風留派衍吳興繼隱侯桑梓百年承世澤耕耘一畝服先疇漫誇馬上馱官誥合向溪邊築詠樓却愧秋來腰瘦損家風祇此法前修前溪燈火接比鄰親串招邀往返頻數偏門風敦王謝圖將嫁娶並朱陳柳邊古岸尋詩路花外輕橈載酒人共占柴桑行樂事兩家人民在推書一帳然志稱穎美姿容屢立戰功官吳興詩注胡陳書東遷人詩云偶攜佳傳讀流寓省東遷若稱同郡當時接遇偏論功千載上繫纜六年前零落腰想得一時勝集南莊未知何處俟考

東遷爲東鄉小鎮汪厚石孟鋗有舟過東遷讀胡穎傳

木瓜墩亦小村落姚慧田舊館絕句扁舟風露近黃昏舊館人家早閉門忽憶春頭沽酒處淡煙籠月木瓜墩

風月四時新前邱吳氏跋一里世爲姻好

偶棹孤舟入郡城往來便作看山行熏鑪茗碗長爲侶箬笠煙蓑也有情百頃水田千點鷺四圍煙柳一聲鶯此中自古浮家好無浪無風鏡面平

嘉業堂校刊

宣城梅瞿山清吳興舟中詩幽霽招舟子孤蓬獨扣舷一峯青到水兩岸碧於天漁艇通村徑蠶絲繞夏田棹歌明月上客夜幾人眠

書溪館鎮雪樓似在館驛前碧澗堂相近然杜牧詩風定蘇潭看月生即今蘇臺則又似在城北臺傳爲蘇頲爲尉誤墮於此故名今張雪子太史世居臺下即號蘇潭地極幽靚近飛英寺

艇翁集有南莊識集與妓昔紈分韻詩泠泠濟碧對湖嵌杳杳高齋隱石巖勝友狂研烏玉玦佳人涼試雀羅衫興因香遠干霄上情共杯深盡日銜愁絕東陽移帶客緣楊坪外挂歸帆又題昔紈便面云弱未勝鴉顫綠條人前作意倚風飄縱然家令稱長病敢共樊蠻鬬瘦腰想得一時勝集南莊未知何處俟考

東遷爲東鄉小鎮汪厚石孟鋗有舟過東遷讀胡穎傳詩注胡陳書東遷人詩云偶攜佳傳讀流寓省東遷若稱同郡當時接遇偏論功千載上繫纜六年前零落人民在推書一帳然志稱穎美姿容屢立戰功官吳興太守

何似苕溪好乘興偏留訪戴船菰城西去水潺湲頃刻
抽帆便擬還記取夜來燈下語憑君爲訪上强山見香山詩
是年康熙丁酉秋也雍正辛亥再宰長興有過馬軍巷
懷卯君侍御詩云言尋秋樹宅爲憶故人驄白首高堂
健烏臺舊望崇馬卿曾病渴阮籍昔途窮藥餌分清俸
襟期見古風析津三歲別若水五湖通文酒何時再溪
山幾輩同星軺趨輦下旌節返江東緘意何由達相思
悵斷鴻時先大父江左清查積欠還京旋巡察保正河
三府故云馬軍巷入詩始此又懷人詩臨軒頒寵命親
遣繡衣臣芳草王程暖桃花驛路春齊梁宮體麗旌節
使星頻舊跡南朝寺紗籠處處新亦爲先大父也

餘姚鄭黨參　世元　字亦亭以諸生久客吳興往來苕霅
慕張志和以斜風細雨名集乙酉寄韓五詩申詩先生
親愛同張禹弟子才華有戴崇年少講求千載業秋來
辟易萬人雄時先祖爲韓公門人初赴省試期許如此
又寓秋樹山房贈戴翼皇詩八股今文體三冬此集採
時選酉科時文憑欄山湧翠出郭水拖藍清遠吾殊戀精微子
已諳夜來呵凍閱庭雪戰風酣又秋樹山房同翼皇遲
詩申不至詩歲暮依前約囊羞照舊空坐偕青眼客對
話紫髯翁雪意重陰裏山光一室中無聊且酣酌看取
醉顏紅又秋樹山房留別翼皇詩舊住蘋洲百憶歸二
旬秋樹別依依浸村白雨飛漁艇繞郭青山挽客衣歲

暮親知相望久古來儒術不謀饑少年文譽如君少樂
友師賢更所稀丙戌復來江岷源中書發弟兄延至飛
英寺俾弟相星左趙莘來從遊時與嚴玖林啟煜儀一
民法潘仲曦倡和有戴翼皇招同周柯雲韓詩申嚴玖
林儀一戴元徵游法華寺詩同尋法華寺來往歎浮家
泛嶺擎峯拱菰城一雨遮荒廚投野雀清磬殷去聲秋花
租課居人足山田盡種茶數子堪吾侶看山亦爾清人
經松樹歇舟帶渚田橫月峽繁茶使龍溪問楚兵眼前
陳跡是肯謝酒杯盈辛卯重至飛英儀一仲曦俱下世
岷源詩申弃走南北莘來遠寄袁浦惟韓自爲雲韓碧
城走視夜與星左欵歔漫述詩七年不向此中來塔頂
風鈴語亦哀流水邈然隨我去黃花久矣背人開重尋
壁上題詩句無復城南舊酒杯忽聽魚聲催曉夢滿前
蝶影點蒼苔甲午生子虎文遊粵數年庚子姚江詩存作雍正癸
卯方舉京兆先祖贈詩云十二年無尺紙通相看絲鬢
各成翁不圖倔强人猶昔轉歎飄零句益工婪尾天方
留子殿榜頭名更讓誰雄雜言悲喜春明裏瞬息江郎
夢已終時江岸薑已下世虎文字炳也入秀水籍壬戌翰林贊
善屢典文衡是鄭與寒家世誼最切炳也與先君在都
中未曾敘及近於阮少司寇藏書中見集元徵從曾祖
諱滋入詩亦始見於此晴楓叔即公孫也志有寓賢一
門若黨參者易可遺諸別裁選詩云未見刻集僅從炳

也手錄則集更足珍詩各體俱佳
長興多循吏閻愉字敬生號棊園山東昌樂人諭德世
繩子康熙庚辰翰林改令長興辛卯分校浙闈先祖出
門下治行稱最與邑人論文校藝如家人引疾歸山左
詩選山行詩煙散千峯白樵通一徑斜山花琪入饌石
蘚試烹茶似是長興所作公子廷佶雍正甲辰進士孫
循琦乾隆壬戌進士工部尚書謚恭定曾孫學淐乾隆
甲辰進士刑部主事今官揚州江防河務同知五世進
士海內所稀
元徐幼文貢志稱隱於蜀山沈舶翁有北郭尋徐幼文
宅詩云東吳詩老幾高人城北徐公更絕倫四傑豈惟
稱後勁十才原合作比鄰寒城杳杳空堂廢青草茫茫
古徑湮記得蜀山尋舊蹟傷心兩地總荒榛則作於蘇
州也
蓮花莊爲松雪故址姚氏世居舶翁集有姚娘玉裁招
同吳南杜姚念慈蘭成小飲詩白蓮莊在鷗波里葉葉
香風座上來脫罟袍衫無六月團圞親串倒千杯遙瞻
汾晉霜臺肅兼憶衡湘絳節開知己雲霄屹相望何時
也共故園酯注稱先祖司梟晉陽吳牧園太史視楚學
先祖久與篙師先生癸卯同年而先生仍執辛卯年誼
時爲念及正見前輩古道又稱鍾潭看荷云女牆園處
小池幽頓有清香兩岸浮千頃紅雲蓋明鏡分明重作
曲江遊菊坡園接晦巖園勝地名流勝往年畫棟雕闌
何處覓風裳水佩尚依然蘇公愛賞下塘春此地風光
最遠塵絕勝環城三十里兩番分韻邦何人城公有繞
漳爲童時往來之地風景殊佳此詩能狀其妙
德清半月泉東坡題名因詩不載集中人疑其僞徐宗
伯賦詩二首又八叠坡公韻結月泉吟社庚辰春同趙
質庵明府文彬蔡宮允升元談選君九乾陳瞿石太守
一夔飲半月泉賦長律五十韻有趁此鷺花夕重開玳
瑁筵杯行銀鑿落伎立玉嬋娟小神雲藍窄輕喉翠管
圓非關戀歌舞祗覺愛留連等句想見一時之盛乾隆
初復加修葺宗伯孫商農刻詩並跋辨之尤力蓋名賢
雙字留貽地以人重必欲强聒不休亦甚無謂鄭黛參
半月泉旁慈相寺東有呂東萊讀書臺宋葉夢圭記稱
爲淨林墮簪暗響流涼嶂合屏環亭空澗落乾隆初久
圮署縣王貞穀捐俸紳士助修仍爲呂成公書院徐商
亦有題句
農賦落成詩二首
張南華宮詹鵬翀雍正戊申來湖有郎目詩宋桑罷繫
木蘭艤幽徑無人靜吠龍一帶畫樓臨綠水家家開得
照山窗鑿將成蘭開窗照之名曰照山上山喜値晏温天鑿忌初開候
蘭綿芃道今年頭葉賤餘枝留待二鑿眠雪水東來第
幾橋綠波紅舫聽招招竹枝聲裏渡湖去溪女賣魚還

宋樵

薛鏡爲苕溪獨產杭墓浦創詠方鏡館閣和作大率賦鏡居多取其切湖切薛氏者杭云塵海何人不毀方苦心頁岩見鋒芒輝煌素璧眞無翳較量元珪惜少光巧製薛家籠玳匣新磨苕水汲銀塘修眉廣額分明畫京兆風流舊姓張曲檻常攲水一方鳳棱偏愛射寒芒堂襟納月三條影壁帶梢金二等光秋露有情飄玉井東風無力解氷塘苕娘苕子紛投贈攜向紅樓鎭日張張南華和云漫爲圓製强爲方依樣盤龍耀角芒寶殿四阿爭散彩靈臺一寸欲交光丰棱峻作千秋鑑品量宏開半畝塘長價近來憑薛燭錦匳緗篋憶分張申笏珊

甫和云祥金躍岩賦形方出匣應騰四照芒肝膽棱棱增壯氣鬢眉歷歷有餘光霜明鴛瓦臨高閣日射堅氷裂淺塘盡愛薛家新製好碧湖春浪片帆張

蔣心餘太史　士銓　祖籍湖州故號苕生辛卯來湖客太守署有尋天聖寺觀管夫人墨竹及松雪翁瀟湘煙雨二畫壁游弁山白雀寺題墨妙亭拜胡安定祠像五古四首

吳尺鳧　焯　畫竹寄吳興友人云碧草殘碑文與可青苔斷壁管夫人都是吳興舊名物越看越久越精神春風翦翦雨絲絲屋角新抽綠玉時記得白蘋洲上渡漁郎唱徹竹枝詞又送陸鶴亭之孝豐廣文云溪山面面有雲征好葺齋廬力自營不少侯芭爲弟子應誇韓愈作先生一官國事兼家事百里山程帶水程聞近霅川梅似雪板輿扶取看花行又蓮花莊云江南春老白蘋洲潛漾風前一葉舟惆悵王孫舊池館垂楊深處宿沙鷗蓮花莊上幾經過宿雨荒煙滿碧波却怪拏魚雙槳女對人猶唱采蓮歌浪遊到處儘酸涼花落汀洲水亦香他日買山先買水白蘋紅蓼結書堂尺鳧杭人未遇有瓶花齋文譔名流恆樂道之鶴亭名鳴皋辛卯舉人有詩集

阮吾山少司寇葵生　客苕有同浦聲之　鎔　尋趙子昂銀杏詩云烏程城中泥滑滑衙齋幾日虛游屐浦君好奇與我同卻趁新晴問遺跡傳聞銀杏自炎宋承旨當年親手植年荒代遠無人知徧訪幾如重九譯道旁一老鬚鬢皤欲獻爲指橋邊宅蔓草荒煙委市廛破牆敗瓦攢街脊當頭古槎撐青霄四圍荊杞從誰闢龍拏蟠屈鬱輪囷蘚蝕藤縈雜青赤森森蕭蕭向日寒似有陰風起樹隙出地已經六百年參天何止二千尺一株半死尙含青五十年前遭霹靂中心慘裂猶開張瀝血流膏溷砂礫摩挲此樹感懷抱何啻秦松與漢柏幾番憑弔哀王孫黍離歌罷傷銅狄乾坤破碎家何有宮闕榛蕪淚霑臆詩名書跡滿人寰草亡木天同寥寂遺基空與世銷沈大樹猶爲人愛惜同首冬青哭杜鵑蒼蒼一樹

無顏色又天聖寺壁觀管夫人畫竹歌殘陽欲墜潛將夕江城日暮飛虛嵐擊閱步展城北寺經樓破碎供瞿曇一徑行來古殿上草翳牆角苔侵龕寺僧指點誇墨室仲姬畫壁資幽探偶然物色睹神妙眼開眉舞心忘倦不笋而生不椷活蕭疎疎復疑疑風篁露籟致瀟灑苔花石色俱清酣風霜剝蝕粉光落有似食葉叢春蠶雅人深致有態度不知默潘磨幾飯天留妙墨恣眺賞行人只擬遊湘潭北宋荔裳先生當年最嗜古題詩日日停驂駸琅玕清影字如斗題額欲墜危檐檻我來吟詩復讀畫幾番懷古情空含天上人間此佳偶鷗波亭子吟和耽摩挲壁下趣不厭天邊月影飛經函便欲坐卧

三日去流連那復思淮南

武康凝紫山俗訛銀子封閉已久丙戌丁亥有人呈請開礦阮少司寇弟紫坪令德清巡撫檄往查勘不入山竟赴府言於太守曰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可無勘而明奸人行險徼幸庸知不預爲造作以實其語設勘之果確則竟開礦任採乎不若據理辨駁一紙申覆因力陳其不便於民問數事謁上臺力言理所必無並陳其利害事乃得已以上見茶餘客話紫坪諱芝生先君丁丑同年宰德清未久罣題詠先客杭州有懷古詩推絕唱附錄於後隔岸人煙點點浮伍胥祠廟對高秋四圍峯色雲霞合終古潮聲日夕流稽嶺甲棲謀士聚蘇臺鹿

走霸圖休興亡往事都消歇誰問扁舟范蠡遊鎮海軍聲殷怒雷錦衣江上射潮迴勢連吳楚開邊壘地盡東南出霸才舊勞尚存唐帝號新衙誰受汴梁推孤臣惟有羅昭諫曾伏王庭抗疏來汴京王氣忽然消航海南窺奧窓發思驅風雲夢我永悲感謂思親九章　蘭臭敦交親

窺樂郊不信矢心甘破釜未妨屈膝受分茅六陵風長林豐草間悠悠麋鹿羣庚寅無軒應京兆試延課子姪遂館湖州著有羽扇譜記土風也秋夜寄懷陳無軒云夜涼卧蕉葉熟睡知何鄉俄至山谷間叢蘭吐芬芳采采欲盈把將以遺遠方路長不能寄獨立正傍偟雞鳴清夢破仰見明月光其同里蔣寅谷考功泰來絕愛賞之有和作刻集中又無軒畫梅贈之喜題其上云湘管蕭疏雨後涼閉門無事日初長偶然一枕羅浮夢烟外月明風露香

萃錦峯相爲季張季父官嘉協守備駐海鹽與芭堂善日送萃還湖州云握手憐君氣誼眞驪歌纔聽已傷秋日

神鷗波亭上秋如錦應對西風憶故人風柳離亭咽暮蟬寒江秋水淡於煙無端兩槳催歸急擬向青山繪客船落句初作何處青山繪客船或勸其改碧浪湖邊繫客船芭堂意盡因改擬向青山繪客船云

沈歸愚尚書 德潛 系本吳興明初遷蘇州葑門外亦名竹墩康熙壬寅年五十來遊峴山道場何山弁山諸勝各賦五古德清道中將訪李明府云前期人指鳥飛外竟日舟行桑影間倘書與舲翁東田諸先生敘昆弟之誼或在其時與

湖州題詠詩多矣獨袁隨園 枚 擅場州以湖名聽已涼況兼城郭雨中望人家門戶多臨水兒女生涯總是桑打槳正逢紅葉好尋春自笑白頭狂明霞碧浪從容問五十年來得未嘗

厲樊榭 鶚 和鮑西岡蘋洲曲十首體似樂府又月河雜題菱絲荷葉到階除頗羨才人此卜居慚愧月河爲寓客所聞前事不勝書 朱莫君陳撰月河所聞 樊榭客湖納姬朱氏名月上繪碧湖雙槳圖沈舲翁題云澄湖雀舫載嫮婷四面烟螺作畫屏須識先生非浪跡煎茶莫漫比樵青

茗水茗山花月鄉任呼茗子或茗娘茗子即牧之水嬉姬字曰茗娘 所見李小有納湖舲翁廿載湖中住但有空舲載筆牀杭堇浦 世駿詩薛家鏡子照梳鬟黛椀何曾盡日閒夫婿愛誇新樣好畫眉只學小蘼山青蘆結響正西風一舸泮來是閒紅手把鳳簫羅袖薄蘋風吹動月明中杭堇浦嘗寄越香附句云知有閒情共繾綣茗娘織手喜初拈廿四歲沒樊榭賦詩十二首錄極悽惋者門外鷗波色染藍舊家曾記住城南客遊落拓思尋偶生小纏綿學養蠶失母可憐心耿耿背人初見髮鬖鬖而今好事成彈指猶賸蓮花插戴簪零落遺香委暗塵更參繡佛懺來因永安錢小空宜子續命絲長不繫人再世韋郎嗟已老重尋杜牧奈何春故家姊妹應腸斷齊向洲前泣白蘋菱湖爲城南大鎮風物勝於荻港厲樊榭詩云到眼忽成市千家匯鏡開魚多論斗賣菱好及時栽歷歷帆斜過沄沄水倒回有人葭莢外銅笛或吹來其吳興歸舟云風俗家家具畫船茗山浮碧在門前自牽賤事匆匆去不爲蘋花住一年

樊榭極賞吳興風景同陳授衣 章 憶舊遊云昔年曾記奉清歡水國樓臺入夏寒好事故人分茗供高倩太守借山看過橋樹色濃於畫掠艇溪光染未乾安得與君常泊宅更無塵土汙毫端陳詩云春風陳跡已漫漫爲話蘋香憶碧灣四月桑陰門巷綠半城溪色市橋寒老漁舉網銀刀出少婦繅絲雪繭殘果有心期不相負三間水閣未應難

蔡效清竹寒沙碧山莊在武康餘英溪上永安山之麓厲樊榭寄題云清溪漁一士地行仙抹月批風不計年愛選好峯撐屋角別穿流水入階前少霞字重新銘在東野居荒古井傳想得嘯臺高幾許待將詩句問青天周

穆門亦有詩載無悔集中

埭溪鎮在府西南五十餘里溪山環繞仄徑旁通有村曰上强精舍寺遺址存焉香山最堪愛處未曾遊之句即指此胡茂才耕情演邇有竹枝詞狀土風甚悉錄其十二莫干源發下長灘築埭當衝石密攢郎似埭溪趨出口妾如埭石障狂瀾華山嘴下水瀠洄滙進陳家漾裏來流水無情情尚有如何人不掉頭同春分節屆筍開園樓外鑼聲陣陣喧爭檔船行聞最快可能捎信到都門車馬衝頭社會看竹邊翠袖不知寒映山紅向滿頭插誰愛幽香谷裏蘭防風茱萸映溪青野老誰知藥有靈遊子受風應不少行厨可備一星星採茶溪女趁

晴天雀舌初舒穀雨前萬物從來皆愛嫩粗枝大葉不多錢冒雨條桑敢畧遲人飢不顧顧蠶飢巧溪一曲高擡價估客爭收鏡面絲茶場一鬧太囂塵術藝齊來百貨陳畫上美人偏紙貴問渠何處喚眞眞筍脯初成寄一匳紅頭綠尾味餘甜繡鞋底自郎看慣鄉味尤珍尖上尖山田早種稻先黃炒穀家家飯有香不獨專鱸歸念動嘗新時節應思鄉華燈巧借楮先生刻鏤形模色色精此夜閒愁渾不動金支百二月三更滑笏清溪里老談木龍常在木龍潭浮沉不去隨流水定是女貞不是楠

趙璞函文哲以諸生遊李鶴峯侍郎學幕至湖有碧浪湖聞笛品天目山茶題石柱記殘帖次東坡韻見婿雅堂集其吳興雜詠云謝塘微雨浥香塵橋影樓痕總麗人日暮江南歌欲斷蘋花蘋葉不勝春蓮東蓮北住鴛鴦雙槳人來一水香惆悵張三中去後尊前何處問兜娘鷗波舊宅畫橋東鏡檻書床日許同總向藕花香裏住著衙只合水晶宮三月桃花水到門如眉蒼弁翦煙痕箋天乞得五湖長日向春風醉石尊浴蠶煮茗笑相邀鏡裏人如溪上苕唱得羅裙餘幾褶月中連袂墜釵橋新豔未經人道

湯緯堂炙硯瑣談羅山李羹堂觀察調元詩才敏捷余隨牒德清即席口占云四月含桃熟依依悵別筵江南尊菜長蕪北柳條辜舊仰飛鳧舄新投飲馬錢縣名眞不忝清德有誰先緯堂名大奎余癸未同年少遊于文囊學幕至湖州詩云布帆輕漾落花風港水灣環曲更通一片綠陰低遠樹菰城春色水雲中後補官德清必有題詠不可得見嗣補任鳳山爲林逆所戕子亦被害詩文散失僅存瑣談三卷緯堂弱不勝衣寡言笑而臨危致命大節凜然其弔伍胥詩云折指姑浮恨莫任錦城斜日蕩春陰降王烏喙方嘗膽浣女蛾眉正捧心黑犬夢難禁北伐白猿妖竟出南林誰憐風雨松陵夜扶目如輪怒氣森悲壯沉雄幾成語讖亦奇

太守汞福字用五作吳興竹枝云香雪西崦處處栽終

朝結社賞梅來兒家門戶敲不得留待月明人靜開練裙如雪浣中單二月風多草色寒片雨過窗紅日現家家樓上曬衣竿

張瘦銅舍人 塤 繪荒莊感舊圖序云張莊僖公暮年與弟侍郎築室菱湖極裙屐絲竹之盛世稱四雨莊今已爲禾黍之區 塤 爲侍郎六世孫繪圖以紀吳穀人太史錫麒賦詩云尚書朝內有聲名袖裏彈文四海驚兄弟田園歸隱後至今禾黍共秋清按莊僖名永明由侍郎晉尚書于天秩官郎中天德官太僕寺少卿未聞弟爲侍郎菱湖築室或尚書自搆或二子築以娛親未可知也今南街尚書第尚存綽楔巍然裔孫志楓曾從余遊

未言四雨莊事瘦銅與余同事幾南學幕半載聯牀未言祖籍湖州在京時志楓同在四庫館校書亦未詢及輩行與敘宗誼獨於四雨莊繪圖徵詠抑獨何與

秀水張浦山徵士 庚 乾隆初舉鴻詞科不見收以布衣老詩古文皆有法度刻有強恕齋詩文集尤工山水與言祖籍湖州在京時志楓同在四庫館校書亦未詢及肯庵太守同門相善時往來苕雪間太守就郡治築浦來軒以居之頗多倡和惜失傳其晨起同徐茗花 坤 姪餘堂 慶 登峴山云浮翠映城雉市喧亦已遠舒根入陂塘危顛散煙霏巉巖石氣積參差堂宇輝古跡能歷指穢雜殊可欷幽賞轉後麓密竹涵朝暉傍經屹墓碣遺骸塗細微墓有碣云石蒲齋侍兒明霞之墓乃前明司寇侍女處石蒲其齋名也女奴亦何幸名字垂芳菲德色分軒輊世情乖是非

三歎返舟楫涼風吹我衣

海甯曹蓮浦上舍有光 秋暮登峴山寄同學徐臨皐云涼籟度空碧微風江欲波荻花秋色淨楓葉夕陽多興至憶佳友狂來發浩歌一笻冰雪裏遲爾訪巖阿 臨皐有巖幕見訪之詞

德清徐臨皐明經 玉樹 年垂大耋好學不倦常主汪靜圃主政 尚仁 家無軒廣文與同郡庠最相契合爲誦其庚辰春暮同仁和邵 思周 孝廉海甯曹迪前上舍有光兒子 賜厚 過歸雲庵拜孫太初墓云松篁滴寒翠猿鶴失清音飄挂吟壇靜雲歸禪榻陰羣山銜落照孤冢拜

空林處士高千古風前動客心亦頗不讓前賢

吳穀人太史 錫麒 家本西林村人有感懷詩云僑籍錢塘百載過白雲迢遞隔煙波田荒丙舍經營缺戶長丁男慰藉多笑涕萬端時屢換詩書兩字教無他數椽老屋西林住明月猶來照薜蘿又南歸泛舟中詩東西水柵市聲喧小鎮千家抱水圓敗齒印沙沽酒屐欄頭抄路送租船清風橋口三年夢太尉城邊一笑緣 文待詔泊南濠詩一笑江湖本浪遊點綴荒寒賴烏桕小梅花歷幾梢偏得鎮濱湖港汊處處可通抄絡二字不可移諸他處

康熙中葉後吾湖詩派極盛於竹墩前坦兩溪相望不三里而近所傳雙溪倡和詩是也詩爲蘋村宗伯所選

卷有六得古今體詩四百六十四首得倡和者二十九人爲沈心齋涌吳芸齋暉沈厚餘樹本吳青然大煒沈繹旃炳巽沈幼牧炳謙沈素庵允相沈麐仲楷世沈寅駁炳震沈植庭樹槐沈同叔楨圖柯南陔煜吳琳巖斯洛吳眉宗溶丁靜山凝姚孟誠德至吳山補啟衮沈端文授曾吳易齋隆元沈殿擎杜臣柯貞棠壽坤嚴古千光燮茅逸羣應旦茅渠眉應奎吳我錫啟衮孫立夫炯董翰飛浩朱樵雲廷傑董周池胡駿先何義門序之蘋村復序之嘉善柯南陔煜序云水晶樓閣蕭森迥異乎人間浮玉溪山奇秀夙標乎甸外問訊詩中漁具曾此勾留指揮竹裏樵青於焉信宿葉左丞之眞意千步瓏玲趙承旨之清癯全身罨畫藹藹吳根越角獨開茶筍之鄉紛紛岸芷汀蘭徧護水雲之窟則有沈休文之門閥奕葉雕華吳叔庠之家風聯翩才藻遥指瓊樓玉宇子瞻不待乘風暫依竹簟茅檐永叔豈容支枕阮分南北咸隨籍以俱賢陸並東西機挾雲而競爽何山窈窕移爲翡翠之牀碧浪空明吸作蟾蜍之滴書淫傳癖沈酣四庫之間吐鳳懷蛟噴礴千秋之上畫橈萃止方排日以分題蠟屐偕來更當筵而受簡或豪吟之陡發喝月倒行或密緒之徐抽繞梁不去蠻箋研就頻催阿買之書鈿笛攜來已付小紅之唱斯地也洵麗農方丈之爭奇斯人也復鯨海鶴天之並駕詠蕩紫霞之賞品題

其下士懷疑請試量才之尺迄今讀之令人遠想慨然而詩之美實不勝收也

廣庭風入幔曙促蠻箋呼吸方華頓有衆香之國從此雞林賈客爭購新篇玉山亦賓朋之偶集豈若雙溪作合兼泉讌永之盛哉

蘋洲漁笛譜

蘋洲漁笛譜二卷 國朝 倪鴻撰

鴻字雁羣號蘋洲又號桐陰漁父錢塘人乾隆庚午舉人官內閣中書是譜上卷自序一篇題詞二十闋下卷題詞十闋

舟遠燈還欣儷侶陪尤相數依金谷罰樹本人漸玉山頹曙珍重旗亭別斯宿縱橫河朔才炳異連宵成茗芋燈小住亦佳哉炳謙心齋閣學跋云已丑之秋柯子南陔吳子琳巖並過吾里與雙溪諸子倡和盈帙茲聯句詩去韓孟之奇險得劉白之清醖酣洵為吾里添一則佳話惜乎余弗克與斯會而同賡數韻也

雙溪倡和集鋟刻精好已行於世復有竹溪倡和詩未刻本起於康熙辛卯一二卷為何義門所選三四卷為徐澄齋所選五卷為柯南陔所選六卷為楊皋里所選後附採梅集屬樊榭序之茗頴集柯南陔選之則已至雍正癸丑年後於雙溪倡和所增之人則有董渭宣燈

吳詩話十五

姚玉裁世鈺茅用白藉釋徽照沈在掄生遠沈心儀洽曾沈申培樹德沈持謙棠臣沈勉之榮仁沈葆之榮光沈常之榮向沈慎之榮偕沈振之榮簡沈謙之榮僑沈振生策沈昭子偉吳書升佺韓俊超沈雨蒼作霖沈緗旋鶴年沈思我樹菁沈永之榮昌沈補思生甫沈六只生翬沈葆初生華沈秀君生芝沈九度生齡二十七人雖小有不逮而合諸前集二十九人共得五十六人輝映後先亦可侈矣徐澂齋先生葆光庚戌三月訪同年沈綸翁於竹溪招集存雅齋出頻年倡和稿見示漫題四絕云秀結三涼竹有墩風流百世衍雲孫聯珠自具東陽體才子從來聚一門村之西有三山聳時每山相去半里許俱名涼山乃村之來龍

泉相攜求伴侶好句覓尊前丹碧刪除盡休留涸乃公
輞川容鹿柴甫里祝牛宮當戶雲嵐入環城塔影同朋
遊慵應接書草報恩恩淒絕王孫宅蛙鳴地在官到來
今古遠及此歲時寬野水清堪染遙山秀可餐相羊殊
未已樹杪映朱欄又揚州旅夜懷草堂荷花并柬姚薑
田詩盛夏避炎官風亭成小住選樹拓數弓詠涼得佳
趣疎桐欲逗風幽花微泡露點點隋苑螢明星帶無數
風物想紅橋客言已非故往時水淪漪紅闌江南路誰
令雲錦叢翻成葭莩聚惆悵感中宵不眠祇倚樹我家
水雲鄉城南闢小圃築宅近王孫穿池規白傅瓊荷栽
百本緣意迷朝霧雨點唆游儵風標眠宿鷺向夕點染

妍月駕山頭駐蒼翠滴前軒煙波橫晚渡對宇漁梁洲
之子美無度著書高士傳樂志閒居賦張南與周北夙
昔蓑簑顧一從過江來履綦失艮晤頗聞維摩疾終恐
煙霞痼蓬門三徑開思君拖筍屨三十六陂蓮清芬得
佳句已先申僮約更乞加愛護期勿萎秋風碧筍酌清
酤鄉心遙寄緘隨潮下瓜步自癸亥不加修葺松竹荒
蕪亭臺傾圮辛亥冬余松巖廣文昂霄來遊賦詩云初
冬風日美綠溪步荒坰迤邐城之南幽居隔沙汀望欄
喬木遮南山圍翠屏小住賴川室引勝鷗波亭遺址訪
松雪彌望煙雲停巖然戴氏祠堂構仰前型澄潭濛枯
荷百堵環雉形溪山結鄰古蘋藻永薦馨兩楹垂銀鉤

示後留箴銘每懷弓冶留先澤長結溪山作近
姻婭白首交雲祁益信稽古力弗替惟傳經式瞻松杉
古閱世如流星拾芥視青紫豈不在涿丁今秋戴氏
茗話往昔清風來軒檻徘徊覽圖圖斜日明遙塍不愁
出入迷南湖波泠泠茲遊踐宿約攜手欣得朋松巖仁
和癸酉舉人宰密縣自請改教得歸安訓導與家叔晴
楓侶和無虛日余向在杭訂交在汴相聚今至安庠重
晤年七十五書畫猶昔飲興更豪
嘉興張明經慶壽字餘堂嘗與族伯浦山徵士館徐茗
花主政家最久有茗雲集舟發茗溪云日落蒼山晚寒
溪一鏡明煙空村舍靜風飽片帆輕貧不容人懶天應
老我名被驅飢似朔襆被又宵行遊飛英寺同瓜田伯
和蘇韻云北城隱塔院徑僻行跡稀翳然饒林木日夕
侍杖履攬勝入林霏理櫂菰城曲山色露容輝載登逸
我衣徜忘歸秋陰釀微雨寒風吹落暉坐覺法界寬空花墜
僧如太古客到微荊扉神契參妙諦解脫是與
非又晨起同登峴山云性癖躭山水嗜好與俗違晨興
老堂懷古心歔欷石尊委蔓草古木留清暉緩步穿側
和蘇韻云冬風日美綠溪步荒坰迤邐城之南幽居隔沙汀望欄
徑秋光轉熹微煙空山骨見黃葉散芬菲景物有如此
人民亦已非同頭望山麓飛翠撲裳衣杭堇浦先生世
駿題此集云詩格清圓獨得香山閒適之趣五古則仍
瓜田家法明珠仙露未可與淺中人共參也浦山別號

烏程戴璐菔塘輯

自改堂太守後二十餘年汚陽李肯庵先生諱堂以辛酉舉人壬戌進士由溆太和令擢守來湖莆至慨安定書院廢久於通判舊治別建愛山書院公餘步屧督課延桐鄉鈕玉史驤僊先生汝奭掌教時烏程孫適齋大令攜圖亦山左名宿題楹帖云汚水舊宗工看此日鴻規不愧文章太守弁山新講席想當年雅範應稱安定先生一時人才輩出太守課士不懈令肄業生有中式者種樹一株久已成林在任十一年載書滿船以歸愛山書院自鈕僊先生振興文教後孫潛村太史見龍繼之得人最盛庚辰獲雋者十人是時約亭宮允主講戟山門弟子中式者亦如其數從孫羨門上舍霖賦四韻分呈云日下歸來添白髮却教主講各投簪愛山臺畔尚吳語采戟齋中多越吟派別清江推古昔教宗安定共追尋即看秋賦皆奇士更喜逢辰得竹林自注謂雲川叔升庸兄楓培弟均肄業愛山同登賢書璐按楓培先名宸屢上春官不得志至壬辰改名辰東會試第一遂以第二人及第逢辰之句若爲預兆

肯庵先生守湖越十年四經水患補救處良費苦心王午七月作大水行云江外湖州最卑下本顏魯公帖大雨時行昔所怕廣茗諸水湊城南碧浪湖塡難注瀉全憑笠澤爲尾閭七二漊港成長渠慨自三江失疏淪四萬千頃多沙淤東江故道宋堙滅黃浦婁江須論列一宜急灑一宜淘叵耐吳淞先鯁喧此乃茫雲之津門瓜涇接吭青浦噴下流弗洩上流塞淫潦秋漲漫天吞賦財重地澤居半傍溪即田隄即岸雲波詭譎誰能當捲入狂瀾俱血汗九載中間四告凶緣知滙蓄水難容視彼黃河非海口龍門積石當塡胸今年七夕風雨作翻倒銀河灌城郭綺阡繡陌付洪濤老稚何能免溝壑嵩目思陳鄭俠圖哀鳴即是往年徒問誰沒溺貽之害未修人事天難呼籲請曾經具博議千里郡民命所寄空言無補喚奈何是吾過也敢弗誌書卷付無軒無軒無軒即錄於先生存歸雲庵詩卷中跋後云右大水行爲宵庵先生作當時大書一卷見賜藏之久矣前者吾郡水患頻仍先生籲請大府疏濬漊漊港每以江蘇下游事權不屬議寢不行壬午初冬中丞莊滋圃先生調任江蘇允爲疏濬同時舉行俾漊港一律深通水至暢洩三十年來不致汎溢者先生力也比偶家居檢得詩卷爲錄於此俾後之人據以入志亦先生臨別時所語及者頃見沈篙師先生葉仁壽山亭詩畧有濬漊歌寄贈李郡守云吳興百川東北走五湖爲浸具區藪其瀕宣洩有支流溝洫遺規名曰漊五里十里疆界清一字編排得八九漊十二各有名冠以常字每當夏秋暴漲生順勢奔趨歸水口縱然

淫潦豈爲災耕稼收成千萬畝年來淤塞蓋有由半謂天成半人取湖身原比內地高倒灌洪濤乃時有齧隄刷岸致坍頹水退更留沙積厚漊形漸與地形平故道依稀多雜糅黠民私幸免輸將占作田廬或林阜閒曠人人可覬覦往往紛爭混誰某西南之水萬派來遂若喉痺吞不受從茲漫漶橫郊原每見汪洋浸禾莠昔年聖祖翠華臨頻諭官僚及農叟從容條奏頗精詳洞庭遊擊臣牛斗詳見鄭元慶釋遯蒙石柱記箋釋聖主更垂諮端在疏通利黔首果然興廢有乘除盛事又歸賢太守高低廣狹幾評論紆直參差細分剖壺飧布澤自均霑奈鍤如雲誰肯後于鳴相勞總歡聲奔走爭能無惰手投泥任戲丫角童餉飯亦多椎髻婦晚來濯足踏芒鞋歸去張頤酌村酒初看小舫試篙竿便有游儵引蚪斗漸推漸滿滑油油就淺就深清瀏瀏一旦堂堂復舊觀因循畢竟非天咎事在人爲理豈誣但願藩封如父母堅根尙賴種榆楊刮底時須除土垢遇雨無憂岸址崩捲風不畏湖波陡年年歲歲水患平漢代循良堪尙友宣勞十稔吾習聞泥飲每遭田父肘今朝倍喜伸夙願引醉何辭倒瓶缶懸知鄉里口碑騰誰與作詩傳不朽洋洋大篇雅與事稱此最有關於吾郡民瘼特詳於此

肯庵先生倩馬腰沈芥舟茂才宗鑾繪六客圖極筆墨之妙六客者協戎昆明趙際斯國盛徵士秀水張浦山庶吉士歸安孫潛村見龍編修歸安沈篤師棠仁編修聖岐重繪桐鄉鈕駕儀汝騏及先生也趙亦屬山人潘聖筠篤師爲題四絕云仙李賢聲孰後先蒲前守李公擇新圖恰共舊圖傳從今披覽皆高會何事紅燈綠酒邊誰主誰賓笑語融六還如一此心同石闌徙倚人何處只合華胥夢裏通余與駕儀同坐石旁時駕儀已下世授簡還教點麝煤聞琴更喜泛螺杯迂疎笑我成何用老子韓非合傳來圖中也浦山潑墨際斯撫琴潛村把盞虛亭詎得比華堂六客周旋數適當白髮酸寒聊復爾續圖何敢望潘郎先生於沈圖都有題句惜不傳矣

肯庵先生歸齋以戴笠圖留歸雲庵挂瓢堂中陳無軒廣文焯重加裝潢偕門下士俞霽寰大令開甲汪檢齋孝廉鶚王復齋觀察鑾孫心湖大令功烈等於春日攜茶榼瞻拜乙卯花朝余亦同往見先生自題小引吳興山水號清遠雲峯插漢尤爲奇絕百步棧旁有歸雲庵庵右爲孫太初挂瓢堂古松合抱微風驟至濤聲琅然萬壑皆應予守湖十一載每歲來遊低徊不忍去今將南歸以戴笠圖付庵僧知余亦有愛看此山之癖俾後之遊此山而憶余者尙可於芒袍竹杖問作良覿云詩云無瓢挂壁尙何求歲月蹉跎十一秋身外有身還自認客中作客倩誰酬歸與几席雲將散老矣桑榆事莫

收竹杖芒袍娛素志人人面識李湖州無軒和云鏡中
勳業卷中求露冕驚看兩鬢秋樹木十年期易長灶香
一瓣恐難酬春來鴻雁舍愁問夢裏瀟湘帶雨收幾度
籃輿思共覺鶯花千里澤南州葉正始詩和云露冕昔
曾窺半面當時兩鬢未驚秋鶯花上日依辰至綵竹中
年取次酬白社宛從林下結青山都向檻前收披圖已
似東坡老不待崎嶇抵惠州一香山居士屏風樣展向
虛堂枕簟秋乞食僧歸聊作伴挂瓢人往孰爲酬尊前
桃李春風度夢裏江湖夜雨收眉頰憑君重指示十年
渾未識荆州方珍如雲深巢和云曾傳衣鉢貲研求夢斷
晴川隔幾秋滿塢雲山誰作主兩朝詩句共相酬庵藏諸名

人題鄴侯仙骨毫端露供奉前身畫裏收彷彿追隨韻
詠海畔依依甯止識荆州方署輝題柱和云十年門下許
蒙求偻指南歸幾度秋三楚仁風欣未艾兩齋化雨愧
難酬入山慣領高人致茹古全憑綵筆收詩卷中皆和
墨妙亭空誰是長妙亭長篆先生有墨前人題詠披圖如溯沔陽州余亦和
云僊舟東去邈難求遺像空山三十秋粥鼓齋鐘作供
養嵐光篁影憶吟酬澤民猶念棠陰憩愛士咸懷藥籠
屏障識荆州氣味甘從淡泊求蓴鱸忽憶故園秋身歸
七澤三湘去神與山人野衲酬龍象追隨深院靜香花
求芳踪咫尺並千秋文章太守前型續吳園次太守建
守泉石高風異代酬畫卷門生聞獨秘王觀察多圖書
藏公畫
廉吏幸兼收公書齋市余門生
何不圖披沔得之獨餘老衲珍遺澤薄宋

晝輞川收前年我上湘東路太息輕帆過汚州仙舟同泛友聲求滿徑松陰冷若秋詩卷湖山供嘯傲朋簪琴筑互賡酬泉鏗澗壑階前落塔擁煙霞檻外收多恐聚星驚太史一時嘉會冠南州馮嶙谷峋和云此心何戀復何求淡泊相遭已十秋啟後承先無我分圖名計利若爲酬峋自丙午以後父母妻子俱亡孑然一身心無縈念良朋半逐晨星散世事幾同宿霧收只有師恩拋不得夢魂時溯汚陽州嗟蒙曾許應徵求鄰碧樓前幾度秋十二年中承講畫四千里外賜賡酬丙子歲始肄業書院迨公歸郢斤忍秉後歲寄課藝必批改寄復山樽質燕石深慚鐵網收贏得吳民空歎蔗霜鬢猶記過蘇州公蒞過澹墅民焚香送者尙百餘蘇人歎曰去任官那得此眞好太守也峋至關外力辭台返

官居家課子不復出先生夙以未成進士爲憾猶及見佳樹乙未入翰林擢河東道也今廉訪粵西適齋先生左遷縉雲入覲章祐庵黃門時告假還家送以詩云澤中鴻雁鳴嗁日郭外驪駒歌唱時一路擁車聞太息三年治邑見憂危金門此日王喬舄峴首他年羊祜碑民力東南勤宵慮艱難爲報在廷知可想見先生風槩矣

錢塘周鶩山參軍兆麟司訓鄱陽過碧浪湖云望裏湖光似鏡平紅亭白塔映波清荻蘆夾岸分山色一路惟聞漁唱聲又同人遊峴山云峴山風景似孤山湖樹湖雲四面環逸老堂空如放鶴嵐光無數夕陽間後遷東

余所畫竹於姚侍御夫人家郵緘見命遂爲草草並題一絕呈教流水崇山接茂林望中煙雨若森森欲知此地何人在嵇阮而今正放襟延祐七年四月天水管道昇識見無軒湘管齋寓賞編

濟甯孫適齋先生　撰圖　乾隆丙辰舉人出汪文端公門下乙丑明通司教掖縣甲戌宰烏程風流文采照耀溪山試童子選拔眞才訓課不倦尤嘉同年友陳焯秀異而培植之卽受知學使雷翠庭先生同余入泮左遷縉雲令賦以詩云烏程載酒日童冠論文年緣水青山地光風霽月天抗顏徒自笑好古許君堅餘事稱能賦詞源倒蜀川迨官錢塘命子佳樹王庭問業於焯未幾去

昌經歷去

督糧使者儀徵鄭楓人先生　濮王午　召試中書官浙
省十餘年經碧浪湖懷無軒學博云一酌烏程酒重經
碧浪湖漲迴新雨潤天倒晚雲孤柳色隨征鴈漁歌起
浴鳧臨風懷我友惆悵滿菰蘆又爲無軒題碧浪湖圖
七言古落句云結鄰有約願他年更畫雙鷗傍溪石亦
深愛吾湖山水之佳罷官後曾消夏於金蓋山之雲巢
崔漫亭觀察　龍見　辛巳進士少隨外舅錢文敏公視學
浙中其和蘇法華山詩落句舊遊悵觸立蒼茫卅年慚
負題詩債蓋隨侍軺車未暇遊賞也及癸卯通守杭州
因公至湖次竹垞先生韻二首云已醉烏程釀初遊碧

書屏改裝勘壇坑斗水利紀事云我欲詰壇坑鄉民必
迎候時當農事殷未可妨耘耨我不詰壇坑穴鼠競爭
鬥其畢好既殊失劑心爲疚易服歷畦塍是處窺蹊竇
壇田水須停坑田水宜溜何者塞與通情狀盡入觀分
別判示之脈理始合族田間襍藏子未識予迴逗自笑
似坡仙戴笠尋黎後其體恤民情類如此又敬禮邑之
賢者如尚吳鄉道中柬鍾子山縣宰　震龍　輓蔣鑒鼎茂
才　典學　錢稼同茂才　貽秋　皆以品學相尚令人興感其
尖山顯聖寺作云路從山北轉山南夾道清陰列柏枏
末伏風光開野徑上方幡影護曇罏墨卧田高灌巖泉白
繡隴遙浮塔水藍爲禱山靈留霽景莫教雲蓋擁深潭
月前多雨田有被淹者　關心民瘼不徒以遊覽爲工

書屏大令癸丑試長邑以癸丑暮春初命題集蘭亭字爲詩一時和者甚衆各體皆備按董斯張藝文補載宋葛勝仲卜居寶溪建觀稧亭於水濱紹興癸丑泛舟修禊與客推算自永和九年甲子一週爲晉義熙九年又一週爲宋元徽元年自後梁大通元年唐永徽四年開元元年大歷八年大和七年景福二年周顯德二年宋祥符六年熙甯六年皆癸丑凡七百八十年以後紹興三年寶祐元年元延祐元年明洪武六年宣德八年宏治六年嘉靖三十二年萬厤四十一年

國朝康熙十二年雍正十一年及今又七百二十年穆帝一庸主耳自有禊帖紀元賴以傳若元康元徽其誰知之

癸丑春無軒廣文擬與同人修祀肯庵先生於歸雲庵即以修禊事集禊帖字爲詩王復齋觀察得古詩十九首諸同人所集亦各體俱備與書屏大令不約而同無軒以奉檄權學瑞安匆匆就道不及舉會因臨禊帖字寫各詩存庵中可謂一時盛事余亦繼作因牽連記之

吾郡明初科名不振會榜恆脫自成化初建萬魁塔於碧浪湖自是不脫榜者三百餘年塔尖年久爲風刮落已酉會試浙省減至七名湖遂無中選者時雷紹堂前輩守郡率彥補齊明府圖等倡捐修復工甫竣而庚戌癸丑中四人三入翰林張觀察師誠葉編修紹棨蔡

太史之定也太守乙卯備兵南贛繪碧湖餞別圖余送行句云濟時霖雨潤湖山廉石堆來簿領閒六客堂開招勝侶萬魁塔聳啟賢關聲名欲抗顏蘇上僚屬期參卓魯間何限興情求借寇形幅將發看爭攀四月王寶華以舊會試第一王署冰以衡第二廷試遂大魁同胞上第尤科名盛事不僅一郡佳話丙辰袁斗槐撫又會試第一同郡連科亦未之見　南巡召試　賜內閣中書者壬午爲王復齋鑾官陝汝道甲辰爲費西墉錫章戶部主事張蘭沚師誠雁平道並諸生又有舉人應天津　召試者爲姚秋農文田亦入中書皆歸安人詞賦起家後先接軫又足稱吾郡盛事

城中韓狀元坊婦孺皆知考求仲太魁時父太僕卿紹及母俱存假歸入十雙壽黃汝亨作序稱太僕初任知縣有活千人陰德行取西垣謇諤有聲齊眉上壽今郡人但知狀元不知太僕鮑西岡熟于吳興掌故贈韓怡園詩但言風流狀元後亦不及清卿今則更無有能舉太僕名字者矣

閔茂才臣源志潛詩草藏隔浦蕭娘墓石沒前朝御史坊注稱御史郁姓成宏問人查志載天啟壬戌進士郁成治官太理寺副定即其人二百年後裔零落遂無知者以名成治而誤作成宏幸有坊存人但知晟舍閔凌二族而已

閔莊懿公珪十同年圖詩載於府志沈閣學亦賦長歌
甲寅冬始見之裕仲太史乞贊東皐學使題句尙有翁
覃溪閣學方綱詩考據尤核沈公詩不書卷內其遺失
歟天順甲申及今垂五百年而絹素完好冠佩猶新望
而知爲端人正士允爲閔氏世寶云

吳詩話十六　十三

陳無軒廣文焯客京師宋芝山學正葆淳作湘管齋圖
一時和韻題贈多人彙訂成帙余乙卯春暮方飲齋頭
四壁瀟湘八景爲沈汧舟茂才宗騫筆齋外環植花竹
齋中滿貯圖書地雖與閶閶爲鄰翛然自與塵遠出示
湘管聯吟和韻幾二百人更有借韻而詠他題者無軒
歷浙東西司訓所至徵和更夥自疊韻至二十七首之
石蒼涼百感多東魯舊聞歸寓賞君著有寓賞編西吳遺蹟更

吳詩話十六　十四

搜羅煩君爲補蘇詩話一夢同參窣堵波君將勒松雪詩於塔下予
亦將課刻吳興施氏蘇詩注本無軒告其友汪靜圃主政尙仁欣然刻
之錢塘梁山舟侍講同書跋其後無軒和韻云文敏登
蹄成傑搆雲煙落紙有誰過珍同球璧傳今少光照粉
榆感舊多燕北古懽推學士江南眞賞屬頻羅梁侍講別號頻
羅庵鐫將林屋青瓊版可似深潭湧墨波靜圃承乃祖
復亭家學金太宜人母教風雅好事不但爲文敏遺蹟
特開生面又爲吳興添一掌故迨後秦小峴觀察瀛重
過吳興和韻簡無軒云家園百里未歸何重向吳興鼓
棹過玉局曾遊春夢斷王孫一別亂雲多迎人山色濃
於黛送客溪光薄似羅惆悵閉門陳正字不來同問趙
學時見文敏眞蹟翁覃溪閣學方綱爲之雙鉤持歸謀

鷗波留糧張穆庵觀察 映飛和韻書後云菰城梵塔見巍峩不獨趨庭客屢過清泛苕溪塵土隔幽尋窮巷縹緗多無軒適家居因述其可能同挹三霄露却憶曾開一目羅謂上年程邑事差幸今番來按部客堂可譜定風波無軒寄搨本與覃溪閻學復和韻跋之云歸老西湖寄嘯歌禪窗暨拂幾經過大千界遐幽尋久五百年深客夢多眠佛定中雲寶髻虬松影共樹娑羅尚憐揚殘縑後未及圓光總撇波書牀掃葉兩頭陀更有留題客幾過翠墨剔餘前蹟少錦囊積比舊時多想君憑望吳兼越憶我吟同桂與羅謂桂未谷羅兩峯欲縮湖山來畫幅小窗橫卷濕煙波方伯謝蘇潭先生 啟昆題後云吳興晚筆

吳詩話十六

飛騰入秋日憑高拂雁過翰墨北平眞賞寄字爲覃溪師摹本雲煙南渡咸懷多急思按部行清雪想見臨風醉秣羅創對浮圖瞻七寶餘英點處研生波學使阮芸臺先生元於吳興試院題云秋來蹤跡近如何雨載飛英塔下過茗上好山看不足趙家名蹟見還多元見趙氏書畫眞蹟不下二十種道場峯遠人難到承旨門荒雀可羅元至蓮花莊訪趙氏三品石惟枯荷敗屋而已惜未重陽登塔去水晶宮裏看鷗波

方藕堂明府 維翰

大興人乙卯冬來署吾邑清勤祛事民志咸孚賦春蠶詩云游蜂釀蜜百花殘未抵春蠶盡苦酸币月何曾得全飽三眠初起怯輕寒製成萬繭論功易吐出千絲續命難好與園桑話消息空枝惆悵更誰看雖有所託諷而亦可謂深悉土風者矣

余未諳青烏之學甲寅南還卜葬無所適從偶見金少宗伯 壯行狀述其山南得地前葬者以不吉遷去顧覺四圍山勢匼匝掘地土色紅黃氣蒸蒸然信爲吉壤時宗伯尚未達也因默識之隨得紫竹山地亦係程氏棄地亦覺山圍匼匝且在九霞山祖塋後如堂室然因卽卜吉發土色赤氣蒸來觀者無不歎羨晴楓叔賦詩云表阡念切啟崇封應是西山淑氣鍾土溯赤墳眞丙舍脈來青塢正丁峯 丁峯曾祖墓 趨庭最近重泉慰廬墓猶親隔世逢日夕陟岡瞻望處丸丸千尺仰春松 儀曹秋晉疊鷺封先蔭原由秀獨鍾子孝早完同穴志城佳先占最高峯居場夜靜山風滿負土春深穀雨逢爲念遺型來執紼幾同淚灑墓門松余敬和云負土期營馬擬封重叨祖蔭秀猶鍾九霞近接環層嶂五老遙瞻峙遠峯五老峯曾祖墓距此五里此日泉臺應大慰不圖喬梓頓相逢新阡羣羨墳廬赤更愛龍鱗舊種松晴暉散盡白雲封西崦風光淑氣鍾梵唄恰當宣鹿苑 是日棲賢寺說法順道來觀者如堵因緣還是庇螺峯 七世祖始葬羅峯 不須芒屨千山踏難得佳城咫尺逢獨愧瀧岡表何日棲愴春露倚嚴松

吳興詩話十六卷戴璐菉猗堂撰菉猗堂字敏夫別號吟梅居士烏程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自工部主事官至太僕寺卿戴氏科第傳家四世進士家有遺範門無雜賓菉猗堂居京師四十年天下賢士大夫盡接其言論丰采多識輩下故事曾撰藤陰雜記以續日下舊聞之後又以鄉邦文獻廣事搜輯因沈舲翁湖州詩摭推而廣之凡搢紳韋布名賢宦績閨秀方外因詩存人因人存詩凡採摭以詩話先共得二百餘家人一小傳并仿明詩綜例纂以詩話先成十六卷首卷御製卷一至卷九皆名賢十至十二皆閨秀後四卷皆長官與寓賢科名盛事隱逸單辭博采廣搜藉以不墜其於前賢功德無量刻本久佚今錢丈

念劬寄我鈔帙即補入吳興叢書詩話中有云沈棠臣封翁亦著吳興詩話不知槧本尚存否歲在丙辰天貺節吳興劉承幹跋

此吾師李伯笙先姑丈手抄本也師諱中鵾以清道光丁亥生光緒丁酉卒春秋七十有一道義文學卓著一時同治丁卯科舉人光緒戊子補授慈谿縣教諭惇師老德士林翕服平居於書無所不覽手抄書不下數百卷孳孳好學至老不倦兆琳於已丑春侍師於慈湖學舍講文之暇旁及掌故曾語兆琳曰吾邑戴菉猗堂先輩吳興詩話一書流離兵燹原板遺亡經余攷殘補缺手寫此帙慎毋忽諸兆琳識之不敢忘洎乎師歸道山謹爲藏之頻歲奔走攜之以隨風瀟雨晦瀏覽遺墨往往溯音容而感梁木焉矧夫一鄉風雅悉萃斯編璀璨滿目愛不釋卷嘗以是書詢之鄉先生罕有知者益歎是書之存於天壤間幾等於鳳毛麟角也藏之行篋忽忽將廿年矣滄海橫流風雲蕃變蒼茫身世甯能長此保存耶吾師往矣生平手澤雖不止此而爲兆琳所及見者祇此不尤足寶哉思付之梓因循未果今者適吾鄉劉翰怡京卿掇輯鄉賢遺箸見是書而愛之借校付印以廣其傳兆琳以爲此舉誠不朽盛業而追維吾師手抄之功實不可沒故誌其端末如此吳興張兆琳謹記

閩川閨秀詩話

閩川閨秀詩話序

晉安風雅一事自鄭莊鄭先生有榕海詩話此後繼響無聞而閩媛一門則並未有涉筆者余同堂兄蓀林中丞公著作等身尤留意梓邦故事嘗輯唐以來閩川詩鈔數十卷並仿秀水朱氏明詩綜之例綴閨詩話而於國朝諸詩尤詳已有十二卷成書意欲先爲脫稿單行嘗以閨秀門屬予任之余家藏書不多閨中見聞寡淺何足以裨益吾兄但既承諄諄重委所不敢辭爰就同時親串諸家耳目較近者詳加採訪錄寄吾兄以資編附時吾兄就養東甌郡齋多暇已將閨秀一門按先後次成四卷先付梓人承以稿本見寄余讀之窃歎吾閩名媛舊有詩名于世者以鄭荔鄉家爲最盛今則吾家自王太夫人許太淑人以下亦有十餘人足與荔鄉家後先輝映爲閨里榮而編中所附錄朱梅崖魯秋塍汪憑著林樾亭吳清夫陳雲伯諸先生傳序皆

洋洋名篇尤足增重則是書且當傳之不朽而余之得附名簡末有餘幸矣適吾兄命爲弁言敬述其顛末如此時道光己酉初春同堂妹鑑許門梁韻書謹識

閩川閨秀詩話一

福州梁章鉅撰

林玉衡

林玉衡字佩荊明舉人初文女詩人林茂之先生古度之姊歸倪方伯之孫廷相七歲卽能詩初文建小樓落成值雪後月出樓前梅花盛開命之吟應聲賦云梅花半月本三清雪白梅香月更明夜半忽登樓上望不知何處是瑤京長老傳誦皆爲驚歎

陸眷西

陸眷西字初月閩田人詩人余濬心慷側室也工吟咏今惟存憶西湖絕句一首云曾紀西湖六月天藕花如錦斷橋邊至今夢裏猶來往慣聽錢塘喚小船見閩風滑籟集此外則並無剩句余抄　國朝吾鄉先輩詩以林茂之余濬心二家冠集今抄閩秀詩復得林余二家眷屬遺篇仍以弁諸卷端亦佳話也

蘇世璋

蘇世璋字文圭蒲田人臨海澄公貴立齋有瑞圖詩抄過富春渚云解纜富春渚清晨展游眺遙山羅雲霧逝湍見奔峭迢迢千里帆緬邈隔中妙磯岸紛蓉蓊赤亭山照耀滄主殷殷留翻浪鬬叫嘯涉險抱中孚風濤不能剽宵清漁浦渾飛泉媚孤嶠芳林集落英野曠沙堤渺中懷得昭曠外物何其小臨流發長吟雁柱音杳杳閨閣中獨能學選體亦別調也又秋柳用王漁洋韻云深秋衰最堪憐一望平蕪雜暮烟枚叔不逢空游旋小蠻欲別倘纏綿貧軍舊壘傷今日帝子長堤憶昔年爲想五株陶令宅西風搖曳夕陽邊則又學新城風韻矣

林蕙

林蕙字佳英泉州人所著有香咳集詠閒花云春山隨意住雨過香初足美人在何許不語空倚谷此二十字爲郭韶溪學正所述韻溪言其家舊有香咳集殘本許爲錄副見寄余屢索之不獲見今韶溪亦蕙有宿草此集益不可復得

劉鳳珍

劉鳳珍字友梧。侯官人。舉人英妹。歸諸生李聯芳。有紅餘小草。詠韓侯釣台云。韓侯台上秋雲陰。韓侯台下秋濤深。英雄不遇田膀下。感恩一飯酬千金。登壇一呼楚軍潰。山河萬里全歸漢。丈夫生不爲眞王。欲借王名郤疑叛。君不見走兎死。獵狗烹。識時勢者全功名。功高不免殺身禍。何不垂釣終平生。慷慨激昂。在香奩中頗不易得。

吳絲

吳絲字黃絹。莆田人。閩秀正始集云。吳絲爲戚略將軍英女。欽牧室。將軍幼爲海寇所掠。投誠後。以功累遷至水師提督。賜作萬人敵圖。加號戚略將軍。性喜吟咏。黃絹其愛女也。親課之詩。有過鷺胠湖絕句云。風光淡淡晚涼天。遙望漁家夕照邊。傍岸綠陰藏釣艇。一竿秋水半湖烟。將軍爲倩人寫作便面。

林文貞

林文貞字韞林。莆田人。歸王安卿。有韞林偶集。嘗隨宦山左。暮春濟甯道上得句云。老樹深深俯碧泉。隔林依約起炊烟。再添一箇黃鸝語。便是江南二月天。有依此詩景繪一便面者。韞林曰。畫圖好。但眞添箇黃鸝。便失我言外遠情矣。

徐氏

徐氏莆田人。同知龐女。閩秀正始集稱其長於史學。有二十一史評。宋比玉爲之傳。今俱未見。有秋日憶姊詩三首。頗有古意。詩云。日夕郡樓上。望遠意悠悠。四顧何蕭瀟。不覺萬物秋。嘯雕雲中鳥。翩翩呼其儔。鬱鬱庭前柯。凌霜枝相樛。因之懷同氣。感軒獨爽貎。爽貎何所見。惻惻使心傷。推牕晞衆星。渺渺夜何長。感時起百憂。悵然懷故鄉。況復高秋夕。兩地遙相望。相望隔天末。執手在何年。生平懷壯志。懷古期前賢。雖在閨閣中。舉筆心無邊。棣花不復覩。此意與誰傳。願爲雙脊令。鶺鴒同聯翩。

俞若耶

俞若耶莆田人。少學詩即能鑑其脩偶。及長詣愈進。愛韻才調集。有擣衣詩云。玉樓人去幾時還。夜夜寒砧不放閒。最是烏啼天欲曙。一聲殘月滿關山。欹枕詩云。殘夜漫漫月一鉤。獨欹孤枕作離愁。幾回夢醒思揮却。錯莫驚在兩頭。睡起詩云。朝朝睡起不勝春。強倩閨干託此身。暗數落花渾是恨。容華消損爲何人。

方琬

方宛玉早孤。撫孤守節以終。所存詩無多。奇從姊佩青云。可憐懷袖字。已是淚痕多。老姑病篤。新天謂代云。頻將血淚拭。恐動見時憐。避亂舟中寄弟云。喪亂相依吾弟在。艱危無奈老親憂。語語眞摯。可以想見其人。聞有斷釵集已梓行。覓之不得。僅從莆風清韻集及　國朝詩別裁集中抄出數首而已。

權氏

權氏長樂人。歸王傳威。以節終。有閨中草。長樂縣志云。王傳威妻權氏。未行。夫得痞疾。衆患癘。使謝婚。氏曰。事夫。歸職也。焉有貳。乃歸。別居治藥餌。三年而夫亡。矢志撫嗣子。及五旬將歿。忽微吟云。結髮爲夫婦。三年失所天。五旬猶處子。且訂後生緣。

林琪佩

林琪佩侯官人。西仲先生　女。歸拔貢生鄭郛。福建通志云。林琪佩年十四。未行。父銘遣耿變下獄。琪佩匿其弟子深山中。藏利刃衣袖間。以自防。日餽體粥餌父于獄中。毋以驚悸成疾。琪佩割股療之。身任家務。卒免父于雞。聰慧工詩。有秋夜寄夫詩云。獨立秋風前。細訴秋風知。一片離別情。盡倩秋風吹。吹與三山客。孤牕夢醒時。頗有古意。又有千里夢隨螢水遠。數行淚趁浙潮生之句。著有燃藜遺稿二卷。

王巧姐

王巧姐閩縣人。許祿陳氏子。未婚。以烈終。福建通志云。巧姐自經時。其父母於其懷中。檢得願合葬陳家數字。夫客東洋溺死。父母秘其事。初疑而不敢決也。已而有欲委禽者。卻白。吾死已晚矣。業能詩。又善畫。乃覓鏡自繪其影。題詩於上云。數點深愁墨漬輪。早知形影逐時枯。傷心未識陳郎面。雖畫人間舉案圖。

陳氏

陳氏古田人。歸林克仁。早寡以節終。福建通志云。古田有四節婦。林克仁妻陳氏。丁舜卿妻蕭氏。李爲仁妻阮氏。余升樑妻鄭氏。皆能詩。氷霜自勵。每詠物以見志。陳氏題畫松云。愛此徬凋節。森森不改柯。凌霜還耐雪。幾度歲寒過。爲時所傳誦。

阮氏

阮氏古田人。歸李爲仁。以節終。福建通志載其題畫雁詩云。長江潮落見平沙。秋水連天一雁斜。漆面雙飛成比翼。却愁踐踏到蘆花。意在言外。

鄭氏

鄭氏古田人。歸余升樑。以節終。福建通志載其題畫梅詩云。殘雪古牆陰。山空夕照沉。無糧偏有鶴。相對守寒林。蓍撫孤兒克有成立云。

周仲姬

周仲姬字淑和。龍溪人。周忠愍之後。歸李堯封。有種竹示兒句云。虛心能破石。轉眼已成龍。讀先忠愍公傳句云。後死七人無復恨。先生千載有餘悲。有二如是當年舊月痕。後邁可誦。

楊氏

漳浦進士蔡面焜妻楊氏。通屬算。晚起有句云。徑留殘夜月。牕透落花風。每一詩成。而焜輒有愧色。惜集佚不傳。福建通志云。

石氏

漳浦石氏歸邱調元。能詩。夫亡撫孤。作詩見志。既而歸寧。母欲奪嫁之。拂袖徑歸。有句云。而今續作歸寧計。再誦蓼蕭淚滿衣。聞者哀之。見漳州通志。

嚴氏

嚴氏長泰人。許字王氏子。年十一。忽自吟曰。蒲葦組如絲。磐石難轉移。父怪問之。曰。得之夢中耳。及于歸。夫有惡瘵。氏安之。夫亡。無子。乃以烈終。

姚鈴姑

姚鈴姑古田人。歸林氏子。所適非偶。抑鬱以死。詩散佚不存。有句云。有水雙清月。無雲一色天。瓶罍云。清韻莫恨秋容淡。稍得輕風便有香。見古田縣志。

吟草。書禪爲之手書梓行。句如登台云。風高征雁杳。烟淨遠峰生。春日云。落雨迎輕翠。松風掃宿塵。贈顏璧女子云。蝴蝶夢歸春草合。杜鵑啼切海雲長。憶女云。遽將難恨題桐葉。忽動新愁賦菊花。皆有中晚唐人風味。惟余讀江右魯秋塍先生哀撫宜人傳云。郭氏三喪未葬。宜人心傷之。夜有贈以夢者。眎穴在某地。宜人驚寤。他日買一牌。立約予值。聞其父哭甚。知爲訟所屈。立還其女。毀約弗索值。其人大感。曰。有屋後地可葬。亟往視。符夢中穴。人以此奇之。宜人大感。曰。有屋後地可葬。亟往視。符夢中穴。人以此奇之。宜人以書能化其鳥姑黑氏之頑嚚者。書其子復齋成名。女二。一以烈著。一以節著。孫以孝著。又聞宜人善姑布子卿及李虛中術。無有師授。靜則生慧。諒哉。然則但以工詩爲宜人重者。殆淺之乎論宜人矣。

宜人論子詩有英華銷歇隨年去。枯落堪憐祭放何之句。自題小影云。夙志依然忘鏡匣。丹青豈易寫心田。黃花入服秋風老。閒看兒曹學古賢。可謂賢母矣。

邱卷珠

邱卷珠宇荊香。閩縣人。諸生慶振甲側室。早卒。有荷牕小草。閨秀正始集云。荷

香典張蓮香藕香先後歸詹槃山。（即振甲字聯荷藕先後沒。槃山乃合蓮香詩爲三生棠稿。荷香偶拾花瓣和情字。忽被東風吹去。口占一首云。爲情憔悴懶言情。聊把閒情寄落英。香雨閣成緣一線。淚泥留到夢三生。芳菲已謝空悵惜。飄泊難禁易變更。好語風纔更吹聚。前生原是許飛瓊。五六句竟成詩讖。

宋芳嫻

宋芳嫻莆田人。湖州同知黃畧女。歸霅昌太守林煇章。有秋閨回文句云。鴉飛玉饒翅新霜。風舞珠簾墜淚妝。斜閣夜迷城月白。晴沙秋入塞雲黃。亦見巧思。惜首尾聯香調未能悉協。

蘇芳濟

蘇芳濟莆田人。歸布衣俞孫侃。有長春花絕句云。淑氣初融日影斜。巡簷小立惜芳華。莫疑點染臙脂色。開向東風奪晚霞。頗有言外之致。

黃幼藻

黃幼藻字漢薑。莆田人。前明蘇州通判義女。歸舉人林仰垣。爲儀部郎啟昌子婦。有柳絮詞已梓行。鄉閨族黨風流頴集。錄其詩獨多。并叢詩話云。姚園客稱漢藻麗才雅藻。何減玉台。年未四十而卒。臨終猶誦殘燈無餘影幢幢之句。可悲也。宋比玉稱漢藻丰姿高秀。少受業於老儒方寨。年十三四。工聲律。通經史。知大節。儀部沒。家無餘資。藻心力以事其姑。所居不蔽風雨。近戚罕見其面。年三十九。悲心病卒。

漢藻有明妃曲云。天外邊風掩面沙。舉頭何處是中華。早知身被丹青誤。但嫁黃金莫厚奩。

巫山百姓家見黃風潛頴集。鄉閨陳云此詩。亦見黃米軒集。惟起二句稍異。然詩意婉約。自是香匳中語。今從明詩綜明詩別裁諸選錄之。

黃幼蕤

黃幼蕤字漢宮。幼藻妹。有咏月詩云。清切空階月。相依到深更。喧寂非一致。千秋同此明。蕭蕭庭中竹。到此令人遠。況乃秉秋聲。人生有代謝。萬象有衰榮。茫茫天地中。相積爲愁城。欲挽西江水。一洗襟懷清。問月月不語。淚落悤懷字。宇老成。不似閨房凡響。

鄭孟姬

鄭孟姬爲魚門中丞仕倫之女。歸晉江許月經臣膺。襄城令崇楷之母。博顯令詵譽之祖母也。早寡。以節孝受　旌。復以崇楷官　贈孺人。建寧朱梅崖先生仕琇爲之傳云。孺人父魚門先生。由巡撫罷官。留修湖北城。贖得白金二百斤助費。先生得歸。孺人因攜子女從父居侯官。而粟其田廬之在晉江者。盡與夫昆弟。泉州知府義之。書門曰。巾幗君子。每歲依古方以善藥製丸散濟人。冬則作絮衣數十。貽婚親之無衣者。家既日貧。偶念族有男女二人流落異鄉。遣子崇楷自粵寄金數斤。遂以贖之。時孺人乏糧已數日矣。其好義如此。孺人聰明剛毅。能斷大事。其於文學天性也。尤熟諳史。工詩。能書。嘗崇楷童試。督學取附侯官籍。諸生訟之。除名。孺人赴訴轅門。官令具牒。孺人輿中出紙。筆書數千言。各得條理。觀者驚歎。夫病陰刮股肉以進。有賣其毀傷者。泣曰。寒婦稱未亡人。夫喪一不幸。當以身殉。豈惜此一股之臠哉。言者無以奪也。存詩不多。僅從舊本中鈔得二首。卽自云新竹如柳。垂弄影清池上。幽禽偶一棲。亞枝作微響。見人已高飛。焉能識所往。秋夜云暑退衣單薄。酔醒。流光荏苒度流螢。片墾忽暗庭前槲。一夜秋聲滿雨牕。雖着墨無多。而具有氣格。當從其曾孫薩坪廣文訪求遺稿。不可得也。

莊九畹

永福莊九畹字吳暐。亦黃莘田先生戚末也。未婚而寡。以節終。有賀莘田先生重宴鹿鳴詩云。江夏無雙有夙因。耆年尚望照騶閩。早書淡墨魁時彥。老把金丹度後人。北海文章留不朽。東山絲竹寫其眞。大羅盡有釣天響。後塵聲韻俱足忘其爲巾幗中詩也。著有秋谷集。莘田先生爲之序。

張季瑛

閩縣張宛玉能詩。尤工繪事。題畫蝶詩云。蹁躚飛過宋東家。春去何心戀落花。畫得滕王新粉本。小牕只當寫南華。題畫不卽不離。出之閨媛。尤爲難得。宛玉歸金陵朱豹章茶軍文炳。自號月鹿侍史。晉卿人所熟聞。而隨園詩話以爲黃莘田妻。與莘田同有研辭。捕風捉影之談。隨園老人往往孟浪如此。

莊氏

永福黃莘田妻莊氏。能詩。莘田下第。游汴三載未歸。莊除夕寄外。有萬里寒更三遷客七年除夕五離家之句。見永福縣志。

許　琛

乾隆間晉江閨媛之能詩者。無過宋心老人。過亦最苦。婦孺皆能群其事。宋心名琛。字德瑗。陳香先生友甘孫女。月溪先生孫女。澳門郡丞良臣之女也。早寡以節終。有綠影樓稿。已梓行。閨中女士家有其詩。林樾亭先生爲之傳。是以傳宋心矣。傳曰。節婦幼聰慧。能詩工書畫。隨父宦粵。許字同里何元祥之次子。元祥之妻早卒。乃翬其長子光年及過。旅食於吳。而使嫓隆就婚於粵。時乾隆壬申。節婦年二十有二。嫓隆家有勞瘵疾。日從事醫藥。居二年。卒。節婦欲以身殉。爲父母所持不果。庚辰父罷官歸。節婦隨夫柩歸里。何氏已無宅。仍依父母以居。會光年有子。立其次子鐸爲嗣。未幾父母偕沒。節婦家益困。所居許氏宅東

垣外小樓一間。一逢頭老媼應門執爨。庭植梅竹。自扁其樓曰疏影。日焚香觀書。間展紙作畫。自題小詩其上。先時節婦畫工花鳥草虫。至是乃專寫梅竹。及寒菊數枝。具苔棘疎古之致。詩亦互擅胸臆。不藻飾規橅以爲工。其寫心之號。亦自是始著也。今湖北布政使陳公。貴州布政使汪公。廣東瓊州府謝公。先後官閩。其夫人皆耳節婦名。相與禮重。結爲文字相知。及去。皆厚資之。故節婦藉以自給。辛卯元祥卒于吳。又數年。光年父子相繼死。鐸亦旋夭。節婦乃大慟曰。吾所以忍死三十年。徒以嫓及嗣子耳。今俱已矣。姑之柩權厝寬山已四十年。猶柩復在吳。誰當爲營坏土者。因出所資贈餘金。買地治具。匶葬于吳。促其姒扶猶柩歸。與姑合葬。又爲嫓隆治冢。而盡其右穴以自待。土石之費不足。則鬻衣假貸之屬。以成之。葬之日。髽絰登山。哭踊復土。僵僕匍匐。匠役及山勞居人聚觀。交口稱歎。有爲之隕涕者。既復念祭掃無人。邱隴終不可保。則寫梅竹一幅。系以一詩。贈山人劉長宜。而託之守墓。有竹樓聊當子孫賢節。見者哀之。于是節婦年五十九矣。善病。時起時臥。即詩畫亦不常作云。

論曰。許氏代以詩畫仕宦顯其家。七世同居。聞於朝。遂獲邀　御製詩。及　御書扁額之褒。節婦之於詩畫。固濡染者深。而其能持大節。亦無愧義門世範哉。余嘗從容語今巡撫徐公。欲爲之請　旌且謀置嗣。節婦恝不及事吾姑。輒復抱不祀之痛。故顧何氏子姓淺。嘗執可嗣者。且吾爲何氏婦。遠客于外。吾未嘗致一日之養。又不能撫孤子以成。僅生視息。愧媿多矣。尚奚足邀　朝廷盛典乎。顧爲吾謝大人。及聞余將爲之傳。則又曰。吾即死瞑目矣。嗚呼。是尤可悲也已。

林　氏

林氏莆田人。有賀黃莘田先生重宴鹿鳴詩云。丹桂花開六十秋。振衣又到廣寒游。婦娥細認曾相識。前度人來竟白頭。別出手眼。爲一時所傳誦。

吳荔娘

吳荔娘莆田人。秀才陳蔚之妾。早卒。有蘭陔剩稿。隨園詩話云。莆陽有吳荔娘者。庵人之女也。性愛潔。而能詩。陳約聿聘爲勞瘵。未三年卒。約聿爲寓其舊院

剩稿。有春日偶成云。曨曈曉日映牕疏。雀再光陰一枕餘。深巷賣花新雨後。沿門掃榻嫩寒初。鶯兒有語遷喬木。燕子多情覓舊廬。那用踏青郊外去。芊芊芳草色滿階除。又詠牡丹句云。國色日來攝不得。世人空自賞臙脂。又題吳興女士嚴靜甫墨竹句云。我爲丹青先比較。此君風韻却輸卿。皆從題外設想。運筆自是不凡。

黃似洲爲莘田先生愛女。莘田先生書登八十。重宴鹿鳴。吾鄉先輩以詩賀者。名滿天下。同時閨秀亦有作。似洲一律爲時傳誦。實不媿爲香草齋後人也。詩云。人間一第比登天。誰識天仙又地仙。接席鸞裾多後輩。稱觴兒女也聯翩。姓名千載標眞誥。恩譜三朝寵大年。韻事如斯掌故。詎徒家慶譜新編。

黃淑畹

紈佩爲莘田先生次女。與似洲同承庭訓。於詩工力尤深。杭蘧園榕城詩話。紀錄其題杏花雙燕圖二絕句。此外佳什尙多。如春陰云。朱戶半扃人語碎。粉廊回合鳥聲多。殘月云。坐久不知更漏盡。滿天涼露濕輕紗。梅花云。風定月斜霜滿地。西廊人定一聲鐘。又云只恐笛聲吹落去。不如移入胆瓶看。剌桐花云。最好斜陽雲外透。綠陰深處角簫遲。紅皆滑麗可喜。而游鼓山句云。負郭稻田春水綠。隔江蹙舸夕陽紅。尤堪入畫也。

游合珍

游合珍爲黃似洲女。莘田先生之外孫女也。亦能詩。有賀外祖重宴鹿鳴詩云。松筠標格鶴精神。白髮簪花作瑞人。六十年來典型在。新嘉賓拜舊嘉賓。

林瓊玉

林瓊玉亦莘田先生外孫女。早寡。以節受　旌。閩秀正始集云。瓊玉爲女史黃紈佩女。綽有外氏家風。寄許德瑗表姊云。疎影樓頭問起居。遲來詩思復何如。知君多爲梅花瘦。我比梅花瘦有餘。與索心老人。可稱同調。

廖淑儀

廖鶚竹爲林米齋先生女。田纖廖氏。歸禮部郎許雪村先生。均陳衍令月溪子婿也。閩秀正始集稱其隨夫官陳留時。會官署火。先擁護其小郎小姑。而後及其子。夫卒歸里。困窶無以爲生。乃寫花竹以自遣。課子孫讀書。有清時紱誦。廉吏子孫。賁句爲世傳誦。

林蕙圃侯官人。歸黃明經。諱拳。余久聞黃明經之室人蕙圃能詩。明經祇爲余誦其婚下懷母氏一首云。母生我廿年。我離母兩月。可憐咫尺間。便如天壤闊。夢寐不能忘。曉曉及明發。遙知此時情。孤燈照白髮。蓋亦深於天性者。惜未獲讀其全稿也。

鄭徽柔

鄭徽柔字靜軒。邑安人。固安令普述女。兗州守荔卿先生　方坤之姊也。母黃氏。黼亦能詩。歸陳日貫早寡。以貞書得　旌。表。有芸牕寒響集。靜軒與黃莘田先生爲中表親。故集中有賀莘田表弟重宴鹿鳴詩云。手執異人所授筆。踏大海駕柱之鰲頭。路傍觀者互嘖嘖。是何慘綠年少眞風流。中年作宰不稱意。牛刀小試高人蓋。拂衣歸里且却掃。溪山詩酒此外更何求。以茲葆光養性享大壽。鬚眉如雪明雙眸。朝廷有詔待國老。大勉都綍杖則鳩。興新郎君旌進退。重聽鹿鳴之呦呦。倜儻不凡。可以想見其才調矣。

鄭翰專

鄭翰峯建安人。字秋冀。承其父薪槩令石幗先生方城及叔父荔鄉先生之教。以通詩禮名家。薄山陰令林培根先生其戊以內政佐其循聲。早寡。自課其二子。皆有令名。稱於世。即樾亭香海二先生也。所著帶草居詩集。靈荻編。尚未梓行。有露舟次建安二律云。風木有餘恨。晉容都渺茫。綠痕緣舊壁。綠痕書屋舊址先君寢息處手書扇頭猶存。銀潢賸殘香。遺屏三年淚。虛廊五夜霜。凄涼今日返。不見出扶將。往事同棋局。吾生類聚萍。關山多阻隔。親故半凋零。去棹波偏急。澆愁酒易醒。誰知別後意。哀雁落寒汀。神韻蒼涼。是玉台中別調。培根先生令山陰。不名一錢去官後。家計蕭條。但剩殘書兩篋而已。而太安人處之恬如。暮春感懷云。凡有殘芹堪課讀。家無長物不知貧。又送春絕句云。殘春委地恨無涯。狼藉誰憐舊綺叢。不忍看他零落盡。爲伊細緼根芽。如此襟期。林氏之興。宜其未有艾矣。

鄭鏡蓉

鄭鏡蓉字玉蠶。建安人。荔鄉先生之長女。譚陳文恩。爲文安令衣德子婦。早寡。以節終。得旌表。有垂露齋集。泡影集。荔鄉先生一門翠從。風雅蟬聯。膝前九女。皆工吟咏。長卽鏡蓉。次雲蔭。字綠萚。三青蘋。字花汀。四金鑾。字殿仙。五長庚。閟其字。六詠謝。字菱波。又字林風。七玉賢。字春盦。八風調。字碧笙。九冰紈。字亦未詳。九人中惟冰紈未嫁而殤。長庚詩無可考。餘則人人有集。荔鄉先生守兗州時。退食餘閒。日有詩課。拈毫分韻。花幕唱酬。有垂露齋聯吟集。自古至今。一家閨門中詩事之盛。無有及此者。近人撰閨秀正始集。但云先生四女能詩。所登又僅玉台花汀兩人詩。殆未之詳考耳。

王漁洋秋柳詩。當時閨秀和者至數百家。惜無好事者爲之編輯成書。吾鄉鄭玉台亦有和作云。遺愁何處寫詩魂。節序驚心白板門。斜日寒塘圃故態。秋風涼露卽啼痕。長條有意縈歸舫。暮色無端黯別村。爲惜當時眉樣好。臨風惆悵與誰論。蟬吟蛩怨到微霜。瞧影長堤水半塘。苦調慣依漚客笛。嫁衣久壘女兒箱。祇今搖落人悲宋。猶憶繁華賦學王。王秦有柳賦余丙寅歲逾中亦作衰柳詩。未必陳根多委露。春來依舊簇花坊。砧杵聲中正授衣。良辰回首是還非。卽看疏地垂條盡。尚擬漫天作絮飛。愁煞館娃泪零落。夢回板渚思依稀。雁門遲日音書滯。試卜歸期幾轉違。弱態何曾解乞憐。無緣泪眼滯寒烟。江淹賦就魂先黯。霍玉愁深病轉綿。蝶瘦蟲寒幾知己。桂濃楓醉共芳年。堪嗟瀕水分襟處。無限柔情古道邊。四首音節諧婉。含毫遐然。雖未見深警之思。在閨閣中。亦可稱合作矣。

鄭雲蔭

鄭雲蔭字綠萚。荔鄉先生次女。歸嚴應矩。爲常山令以治子婦。有四時吟。和殿仙妹韻云。寒威消盡喜春晴。便逗暄和柳眼明。芳草含烟先掩映。梨滴露乍凄清。豔櫻樹密藏鶯語。花塢香濃滯蝶情。九十光陰如過電。又聞社鼓一聲聲。梅子黃時天色晴。前溪露宿白沙明。千尋雲氣奇峰湧。一曲薰風淨暑清。曲沼浮香擎淨植。方杯布子寄閒情。宵來乍覺涼生簟。細聽芭蕉過雨聲。爽氣宵澄宿雨晴。芙蓉紅映鏡中明。簾來南國書猶杳。菊到東籬影亦清。湘女冰紈無限思。鄂君翠被若爲情。銀蟾萬里同孤照。更奈寒砧一片聲。隴上尋梅雪乍晴。霜侵寒月半樓明。頻添獸炭迎冬暖。細聽鯨鐘入夜清。刺繡自堪消短晷。裹頭雅欲客詩情。颼颼風過牕紗緊。長聽庭前促織聲。

鄭青蘋

鄭青蘋字花汀。荔鄉先生第三女。歸國學生翁振綱。爲舉人基子婦。有夏日詩云。學飛乳燕繞回廊。出水芙蓉冉冉香。曲院花凝晨露潤。小牕人耐晚風涼。蟬聲不隔千條柳。蛙吹時生半畝塘。隱几橫斜書數卷。了將清課日初長。余少時承有美明經荔香先生子以殘書相示。曰此倘是吾先君課女舊稿也。中密圈小牕七字。評云蘊藉。今此冊不知落誰手矣。

鄭金鑾

鄭金鑾字殿仙。荔鄉先生第四女。歸諸生林守艮。爲選貢生舍光子婦。有西爽齋存稿。長江夜行云。萬里秋逾遠。霜濃鳥自驚。沙汀無限爽。短葦有餘清。江色涵山色。鐘聲答櫓聲。客情偏耿耿。漁火映窗明。蓬萊閣觀海和韻云。島閣層巒上。滄溟那有堰。射工迎落日。颶母類群雲。縹緲來三島。高寒到十分。登臨餘感慨。漁笛不堪聞。寒食憶里門諸姊云。春陰四野柳依依。天氣餘寒細雨稀。善病怕逢錫粥熟。索居喜見雁書飛。秋候雁州建寄信。馬搖金勒行歌答。人拾花毬帶醉歸。

景物不殊風氣陽。芳時儷與賞心違。蕙蘭氣清不愧家學。

鄭詠謝

鄭玉賀

鄭詠謝字菱波。又字林風。荔鄉先生第六女。歸孺士林天木。爲歲貢生長洵子婿。余同年友泰順令軒開之母也。以泰順官贈碩人。有響花軒閣吟研耕詩存。其兄芥舟邑侯天錦爲之序云。當余居東省時。吾妹方賦于歸留滕下。稠目無非樂境。凡所題詠。皆怡悅之音。比歸榕城。妹壻卿好客。恒觴我環碧軒中。酒中輒出妹詩相示。忽忽若昨日事。今重過其處。園林如故。風景頓殊。遂令和鳴契。桃李何嘗異昔時。自注云。時伯兄門下士和此題者以百計。

鄭風調

鄭風調字碧笙。荔鄉先生第八女。歸陳廷俊。爲國學生高春子婦。有和伯兄晚關韻云。剩有古瓶相濟對。最宜短鬢與參差。風調自好。

鄭永紈

鄭永紈荔鄉先生第九女。許字林天桓早殤。十許歲詠桃花句云。施粉施朱紛作態。乍晴乍雨爲誰開。先生爲之不樂。果不克長成。

林芳猱

林芳猱侯官人。鄭翰專女。江津令樾亭先生稱蓀編修香海先生湘蕃之姊。適李開楚。刑部主事查彬山東都轉查燾之祖母也。有小西湖泛舟詩云。迎仙門外波如鏡。十里芙蓉花相映。鳳飛長在水晶宮。轉瞬繁華非舊姓。廻船一繞水中山。恍如鏡裏看青鬢。游人那記樂游曲。扣舷自和遮歌聞。澄瀾閣下梅花發。宛在堂中吟社歇。春水春風不可留。大夢山頭上初月。筆有遺致。句有餘妍。可入西湖詩話。又送鴻瑞鴻詩鴻專三兒公車北上詩云。年來衰病歎支離。捧檄何時遂所期。萬里燕關魂夢裡。魚書珍重莫教遲。庭園歡聚知何日。南北分歧悵遠天。一別洪橋風雪冷。故園從此口口懸。後鴻瑞鴻專皆作宰江南。惟鴻詩先本。鴻瑞即關屏關卿之父也。

林淑卿

林淑卿侯官人。香海先生湘蕃之女。歸郭蓮渚比部。仁圃早卒。有紅餘僊存草一本。乃蓮渚從閻簏故帶中檢存者。淑卿祖母鄭太宜人。爲荔卿先生姪女。石幢先生女。本工詞翰。淑卿得其門風。遂好吟咏。所著紅餘小草。今多散失。有擬

所天既淪沒。慘罹摧心腸。下順黃口兒。嗚嗚率衣裳。撫孤聖之數。忍死稱未亡。遲來十數年。舊廬日蕪荒。拮据勞手口。十指螫衣裳。差喜鞠育遂。有婦奉烝嘗。其如哀益落。樓棲常勿遑。如彼鳥失巢。而復謀稻粱。意外值知己。相招啓東廂。夫人實天人。尺五近彼蒼。世家信鼎貴。德裕尤溫良。鹿車澹海國。六珈耀煌煌。冲懷習靜謐。世俗遐莫量。掌上雙明珠。窈窕鳴珩璜。居然女博士。執經待論商。恍吾非曹姑。古義聊與詳。感君拂拭意。期盡機線長。影史述賢嬡。庶幾慰所望。俯仰纔斗間。中夜恒徬徨。長言寫清緒。永念誌不忘。

余同年泰順令蓼懷早孤。弱冠即以詩名。實本母教也。嘗示余響花軒圖吟研耕詩存。有送芥舟伯兄歸建安云。最憐初束髮。風木痛難除。一別違庭訓。誰能讀父書。天乎偏我奪。壯也不人如。學古關心切。非君孰啓予。且佳爲佳耳。胡然不肯留。江干數杯酒。落葉一天秋。遠道迢迢去。西風渺渺愁。何時重把袂。觀纔叙離憂。滑空如話。一往而深。集中當以此爲上乘。又送子度姪歸建安句云。下幢先生女。本工詞翰。淑卿得其門風。遂好吟咏。所著紅餘小草。今多散失。有擬

塞上曲云。塞上胡烟不知里。朔風揚沙迎面起。百萬貔貅出漢關。手執烏號腰帶矢。將軍一令重如山。戰士鏖鏖敢惜死。最是蒼涼日落時。胡笳四起客心悲。鬼火星星血凝碧。殘蕎敗棘啼狐狸。憶昔軍書下軍府。從征猛士城如虎。大旂危立黑雲屯。石頭城上驚鼙鼓。妻孥親走送寒衣。欲訴離情語凄楚。漢家懋金購首急。骨肉婚姻顧不得。萬戶封侯且莫論。但願王關許生入。何日龍城逮奏功。捷音萬里飛春風。椎牛飲炙共慰勞。家家重慶太平同。擬古便能近古。非描脂畫粉者所能猝辦。

何氏

何氏福州人。適李峻南。有齋中口占一律云。輕風嫋嫋拂衣頻。隔院蛩聲聽未眞。薄醉祇緣花動酒。遲眠却似月圓人。研池綠印牋前竹。燭影紅搖鏡裏身。流水浮雲忙底事。閒消月夕共芳晨。三四語爲時所傳誦。

陳于鳳

陳于鳳字丹彩。連江人。陳昌明女。歸閩縣林宏仁。早卒。有蘭牕自怡草。板燉於火。僅存別山中小樓詩云。十年塞臥此山樓。明月清風任去留。黃卷能消終日悶。青燈易勸古人愁。也曾撫軫調山鳥。幾度停梭看女牛。一自儀春人去後。柴門空鎖舊林邱。

黃淑庭

黃淑庭晉江人。侍御黃岳牧女。歸泳州牧吳世臣。香山令光祖之母也。光祖之父提督公。那曾爲香山副將。曾攜眷屬之任。及光祖令香山。額署之西齋曰再至堂。淑庭喜而賦詩云。累世簪纓寶典優。香山名邑喜重游。當年功奏紅苗格。提督公以剿紅苗功陞副將此日誠從赤子求。四海衣冠榮有自。萬家性命慮須周。丁甯兒輩無他語。清白無貽祖父羞。雖古名母之慈訓。無以加此。

吳素馨

吳素馨浦城人。吳世臣女。許字某氏。未嫁而寡。守節於母家。黃氏有和慈親題再至堂詩云。七星峰下到何曾。遠侍蘧庭喜氣凝。最是部民歌父母。又聞輿頌憶高曾。余曾錄入南浦詩話。朱棨鑑又據入柘浦詩鈔。

許德馨

許德馨閩縣人。江甯布政使松信孫女。歸四川秦鳳品運司。有新燕詩云。飛來不識荷衣綠。玉剪初開試曉風。正是鶯巢春社後。梨花庭院雨濛濛。亦可入畫。

許蕙

福州許若洲歸吳門李春亭。早卒。有繡餘遺稿二卷。附詩餘二卷。徐繡雲爲之序。集中語多新穎。如看月云。耐涼常嫌寢。欲缺每關情。落叶云。打窗醒夢蝶。堆砌寒虫秋。圓云。總使秋閨好。看來亦可憐。草枯依病蝶。樹脫懋殘蟬。秋寺云。菊色澹禪思。虫聲發梵音。無情唯古佛。能耐寂寥心。秋海棠云。一叢小院深深閉。幾處無人澹澹粧。殘梅云。高士病餘寒至此。美人老去韻猶存。杏花春雨詞云。絕似美人新送別。亂拋紅淚立風前。秋懷云。不怕秋聲聽不慣。只愁無地種芭蕉。

李若琛

李若琛歸連江王天位。有蠟窠香盦集。清詞麗句。足與左芬侍史素心老人後先輝映。余最賞其答戚友賀男士秀游庠詩云。自愧荆釵拙女紅。漫承獎飾媿高風。敢期虎氣騰蛟上。却信熊丸望未空。啓盤爭言龍角擘。將雛有待鳳毛聰。郎得羊腹少許。撒草薦熟之。姑髮鬈亂不可除。則傅蘚書於已髮。以引之。病者何當再作竿頭進。少慰寒机十載衷。

連江縣志云。李若琛知詩書姑孝。有家貧無計可承歡之句。姑病慕羊糞。丐於霍然。夫習舉業。而嗜博不專。常作詩以諷之。

姜氏

姜氏其先浙人。徙居福州。歸副舉人何秀巖。歧海廣文之母也。有紈蘭閣雜詠。附兒秀巖纂軒詩集中。曉起云。漏盡春眠足。驚聞鳥雀喧。閨閣爭早起。記取弋鬼言。理鬢云。理鬢添膏沐。簪花貼淺紅。兒夫游不還。無事歎飛蓬。拂鏡云。拂鏡知顏瘦。祇將脂粉華。雙鬟强解事。每日進鮮花。登樓云。明媚晴光好。春風獨上樓。何因嫵少婦。柳色忽凄愁。眼前景寫來。亦足以覘德性。

力氏

侯官力氏宇玉姐。儒士嚴溥室。林敉庵先生之表親也。先生介石堂文鈔中有嚴母力孺人墓誌。稱力孺人言談舉止。無一不中節。間爲小詩。亦多可觀。今只存輓烈婦葉應珪一絕云。雖然含笑入泉台。知是傷心百念灰。臨訣未曾留一語。斷腸盡付杜鵑哀。

薩蓮如

薩氏。滙門天錫之裔。農部龍光之第十女也。歸孝廉林屋海。林固知詩。蓮如與之唱和。多雅音。自題其居曰挽鹿。有挽鹿山莊詩草一本。過黑龍江遇風云。鷓鴣聲裡雨和烟。極目蒼茫水接天。到此欲歸歸不得。扁舟正坐日如年。落花寄外云。江南有客夢初醒。烟雨濛濛悔遠征。日暮前山餘碎綠。可憐賈盡鷓鴣聲。觀唐人秋狩圖云。遼海暗愁塵。原頭萬幕陳。琱戈迎月小。寒劍拂霜新。蒼隼扶鞏下。窮猿失木嗔。秋郊餘獸盡。莫更再圍春。皆有唐人格調。蓮如嘗受業於姚履堂邑侯。履堂殉節。蓮如有詩哭之云。吾師素志本橫行。窮海何年此恨平。倘使孤軍出蓬島。豈憂強寇入重城。師宰定撫閩寇脅入諸子錄戎某以兵逐巡不戰亡去師衆嘩噪數百餘人拒南門終日城陷遂以身殉。倉皇拒敵嗟何及。慷慨捐軀志已成。一片丹心常照日。九原含笑尚談兵。余書夢師聚擁六韜陰符諸書合笑以示。閩揚忠藎字字沉着。履堂眞可含笑九原矣。

廖氏

廖氏福州人。進士廖玉麟女。歸連江余樞元。早寡。樞元應試罷歸。有詩勉之云。半畝生涯在。鋤陰復課晴。春風當再至。端不負深耕。樞元卒以身殉。

已遠。吾家自前明來十五傳。書香不斷。學使者河間紀公昀書。書香世業。匾旌之。使先業不廢耕。讀書此爲本。過時而後讀。事勞效益鮮。讀且未可恃。不讀奚解免。成人基在初。如農服嗜欲。撫茲嬌癡者。增我心悚懼。弱之入書塾。戚黨兼愛勖。夫君在京華。頻歲勞睠眼。尊章各垂白。所居娟隔遠。余居浮仁里。老宅距舅氏所居新宅一里而遙。我貧舅旁貸。我心日轉輾。倘稍入曠廢。俯仰有餘靦。晨光扶書出。夜色燒燭短。循環無已時。課此亦自遣。語語沉摯。章鉅每讀此詩。無不汪汪淚下。不能止也。

先太夫人嘗語章鉅曰。日來汝父與汝曹講吾宗故事。非蒙緇史傳相示。頗有會心。因舉作述德詩四首。一爲唐補闕敬之公。其伯黨公詩末聯云。桑關與吳會。何地薦蘩蘋。蓋伯黨公生於秦。而寓于吳。遂終于吳。乃兩地並未聞立有祠宇。殊爲缺典。故太夫人此詩尚作疑詞。及章鉅官吳中。屢尋公祠墓。不可得。乃就皐橋近地建祠立碑。並輯梁祠紀略兩卷。吳人又從而詠歌之。傳爲盛事。實太夫人之詩有以啟之也。

乾隆間閩中徐雨松藩伯首唱素心蘭四律。一時都人士次韻者至數百家。旁及閨秀。亦有和章。先資政公本在方伯門下。因命先太夫人同作。時藩伯將和詩彙次成帙。副總峰院長孟瓶薌先生甲乙之。先太夫人詩中有三香桂窟輪清絕萬頃芝田伫後緣句。先生驩然曰。此兩句居然詩兆。梁氏之興未有艾也。藩伯以爲知言。

先叔母許太淑人

先叔母許太淑人。字鶯案。侯官人。山西翼城令崇楷公長女。廣東博羅令懿善公妹。踵先叔父九山公。封淑人。生長名家。濡染庭訓。敦詩悅禮。蔚爲女宗。事九山公相敬如賓。雖日以詩律唱酬。而內政肅然。三黨咸欽式之。余總角時。卽從太淑人受五七言句法。膝前三女。皆嫻吟咏。至今內外羣從。人人有集。者太淑人之力爲多。少嘗隨宦汾晉間。又兩度入京師。旋田山海關。徧遊遼瀋。所歷幾半天下。年逾八十。神色不衰。善鼓琴。自額所居爲琴音軒。有琴音軒詩草藏於家。

卷二一　閩川閨秀詩話　二十一　香艷叢書　十六集

琴音軒集中冬夜仿古云。蟋蟀鳴堂中。蕭條歲云暮。三冬守京邑。又見澤腹涸。繞屋旋風聲。徧地雪花布。兀坐倚紅爐。長宵懶移步。擁被日三竿。自覺荒家務。少壯尙如此。堪知老年苦。言念倚閭人。晨昏缺調護。幡幡雙鬢滿。加餐可如故。值此霜夜嚴。誰與溫臥具。昨夜夢還家。歡與慈姑晤。喜見膝前孫。含飴屢回顧。猶餘笑聲嫗。鳴雞忽驚寤。回首望高堂。白雲遮去路。未得板輿迎。寸懷自沿洳。愧彼林中鳥。飛飛猶反哺。何日早旋歸。成我闕陔賦。播首生百憂。啊維不成句。先資政公謂集中佳作頗多。當以此詩爲上乘。蓋孝思所流露。自與凡響不同。

先室鄭夫人

先室鄭夫人。字齊卿。閩縣人。進士蘇年先生光策公長女。歸余三十八年卒。以余官受夫人封誥。夫人本名父之子。幼通詩禮。歸余後。益親雒墨。先與余叔母許太淑人同居。太淑人母女皆工操縵。每共勸夫人學琴。夫人曰。與其學琴不如學詩。倘冀有片紙隻字留示後昆也。時余亦喜吟咏。夫人操作之暇。間窃爲之。而不欲居學詩之名。故所存無多。然每讀余詩。輒有神會。憶余出守荆州。備夫人冒暑南行。凡二十四日。始到樊城。長途顛委。頓及舍舆登舟。夫人乃聯然謂十餘年來。始快見南中景物也。余有樊城登舟句云。明知未許層舟老。且作浮家泛宅人。夫人最喜誦之曰。此等時我亦理會。殆所謂羅紈能解裝乎。又有特云。團圞一醉斜陽裏。不願雙珠乞漢皐。則笑曰。仕宦人殆難言之。然君之素志。我固早倦之矣。又句云。愛與家人說招隱。幾圞指点鹿門山。夫人悚然曰。君固淡于榮進者。然銜命之初。卽萌退休之志。如報稱何。余改容謝之。余作夫人行狀中。已備載之。

嘉慶辛未余方里居。歲月二十五日。由賽月亭移居夾道坊。與新宅斜對門。自少時卽隨其細母膠太孺人曾屢入此。屋蓋親串舊居也。故有詩紀之云。夾道坊南屋。當時記釣游。門閭猶似昔。亭沼幾經秋。自笑移家懶。渾忘退歲愁。藤花有吟館。此外復何求。自注云。屋前有老藤一株。蔭滿庭院。者舊陳秋坪先生爲篆藤花吟館四字額之。夫子遂唱開三山吟社於此。闔後刻詩卽以名其集。面藤花吟館之名。乃憲著于大江南北。請名流各爲之記矣。

夫人讀書不多。而遇事每能稟古義。憶道光甲申秋。余由淮海道調署蘇州臬司。眷屬仍寓袁浦廨中。是冬洪澤湖盛漲。人心惶惶。夫人熱聞倒了高家堰。淮揚不兒面之諺。不勝其憂。未幾而高家堰之口果開。滑中人情震恐。水已洊至。時值轅一老軍校。啓曰。署後現備一大船。請繫垣出。登舟以避之。夫人笑曰。此時偏地皆水。無舟者多。我舟能獨完乎。萬一有他故。徒滋口實。不如登樓守之。倘彼水高下不可知。樓材更不可恃。事急矣。請早爲計。夫人曉之曰。此莫大數也。吾夫及長子皆已在蘇州。不爲絕矣。吾又何求。汝曹有怕死者。隨其所往。我不强留也。合署乃涓然不敢動。而飛騎旋報水已南徙。此間可無慮矣。時衰浦自帥垣以下。各官眷屬皆有登舟之議。探聞夫人之言。莫敢先發。河上人至今能道之。夫人有紀事絕句云。牽船上岸太無端。坐守危樓理始安。幸我此心如止水。早聞飛騎報回瀾。紀事述懷。情景兼到。萬廉山郡丞寯誦之。謂雖單詞實可傳也。

夫人居家時最豔談杭州西湖之勝。及隨宦往來兩次。皆得暢遊。至欲以畫圖紀之。而匆匆不暇。及今其遺集中前後游皆有詩。凡我兒女從游者。所當爲之補圖也。甲戌初春。隨夫子挈兒女泛舟西湖。詩云。寰中三十幾西湖。（自注。省郡縣以西湖名者凡三十餘處）耳熟饒唐景特殊。今日清波門外路。好風先引到蘆菴。六橋烟水拍空浮。夫子重游我乍游。好景紛來親指點。如斯清福幾生修。繫纜欣依五柳居。推篷呼酒又呼魚。斜陽影裏團團醉。醉一飽千錢尚有餘。一日匆匆亦勝緣。再來未卜定何年。會須畫覓東溪絹。酒作兒家故事傳。壬辰仲夏重游西湖。示兒女詩云。賞心樂事首重回。西子湖邊又泝洄。堪笑牽衣兒女輩。黎明便集筍輿來。朝暾看到夕陽紅。山色湖光平遠中。猛憶坡公詩句好。莫將有限趁無窮。一片清機。且有兒道之語。閨集中所不易得也。

道光壬辰。余以引疾假歸。與夫人聯舟旋里。夫人有到家雜詩云。侍宦何知蠶解人間羈旅恣。山光海色供吟篷。謝庭清暇詩無敵。今日鴻泥換舊痕。山川覿面猶相識。塤篪迢遞千山隔。棣華賦罷清何極。故鄉更在天一方。夜夜夢魂歸不得。樊籠繫羽難奮飛。悵作當年丁令威。（自注。丙寅游浙詩有他年丁令威化鶴來句。覓爲此日重游之兆）

蓉園先隨九山公及許太淑人宦游遼瀋。後復隨其壻依豐山叔猶於承德邑署。故集中有重出山海關詩。如此壯游。而屢得之圍爐善本。詩境益工。吾鄉女士。富首推之。著有靜安吟草。其名也。詩之後半云。憶昔隨親作壯游。旌旄過此無遮留。飽看塞外蒼茫景。那解人間羈旅愁。山光海色供吟篷。謝庭清暇詩無敵。今日鴻泥換舊痕。山川覿面猶相識。塤篪迢遞千山隔。棣華賦罷清何極。故鄉更在天一方。夜夜夢魂歸不得。樊籠繫羽難奮飛。悵作當年丁令威。（自注。丙寅游浙詩有他年丁令威化鶴來句。覓爲此日重游之兆）

余新舊宅皆在黃巷。爲唐黃德温先生（乘）故里。卽閩川名士傳所謂儒者之宅也。新宅之西偏有樓。最舊。因重修之。而榜曰黃樓。卽名巷之意耳。賓朋飲讌其中。率以七律紀之。惟隔笙十弟妹七古一篇。詞旨豪暢。同人咸推爲傑作。適蓉園九妹來游。蓉園素擅長古體。余亦屢作七言古詩。越日卽以稿來。用蘇詩韻。則較閣筆作更爲沈雄。園媛中能辦此者蓋鮮矣。詩云。蒼茫陳跡懷誰說。搜古阿兄與偏發。荳樓託始黃德温。便喚黃樓如江滑。樓前山徑通曲折。小步渾忘辭侵襲。我來恰好富風舉。茗花前欣一呷。移花補竹栽重構。匝月經營勞眷顧。餘閑堅回春姿。陽和已奪秋霜殺。（自注。樓工始於客歲。登樓推牖快吟眺。道山恰獻金銀剎。元龍百丈氣更豪。直與屑峰勢相軋。凌空壁翼翩欲起。賴有獅娘萬普壓。遂令多景聚樓中。遠樹遙雲吞豁豁。樓下冲瀜新口口。活潑游鯈羣鳧鴨。此中倘更著扁舟。定許臨風夢苕霅。

凡之槩懷與人言田有無七字。尤可傳。

梁符瑞

紫瑛六妹。九山公長女也。適閩縣湖北天門令龔豐穀。天門有循聲。而紫瑛尤能以勤儉佐之。故中年以後。不暇彈琴涉吟事。猶憶余少時與紫瑛同學爲詩於許太淑人。每拈一題。紫瑛輒有靈穎之句。而余鈍懵。太淑人亦多譍之。余實自愧弗如也。今忽忽五十餘年。每誦陸放翁青燈有味似兒時。爲之惘然。

虛白伯兄嘗語余曰。紫瑛七歲卽能成吟。授以唐人句法。穎有神會。五言如漁梁阻雨云。隱帶雲陰重。巖孫石髓流。曉發云。宿霧侵衣濕。寒泉入耳清。過黯淡灘云。風聲衆浪湧。水勢拍天寒。七言如姑蘇懷古云。雉堞空留千刼眼。鴟夷早歸。候然邱壑回春姿。陽和已奪秋霜殺。（自注。塢工始於客歲。登樓推牖快吟眺。道山恰獻金銀剎。元龍百丈氣更豪。直與屑峰勢相軋。凌空壁翼翩欲起。賴有獅娘萬普壓。遂令多景聚樓中。遠樹遙雲吞豁豁。樓下冲瀜新口口。活潑游鯈羣鳧鴨。此中倘更著扁舟。定許臨風夢苕霅。

皆泠然可誦。近始自編其詩爲嶠輝閣詩草。尚未付梓也。

梁韻書

吾鄉鹿峰書院有詩賦課。一日以荔支香命題。蓉園偶爲畧從捉刀揮筆成之。時陳恭甫編修主講席。得一卷爲之拍案叫絕。持以詫余。余早知山蓉園手筆。實告之。編修曰。後輩波瀾老成。未經前人拈出此必傳之篇。吾鄉才士雖多。恐皆爲之閣筆矣。詩云。荔支香。驛路長。嶺南貢使超上陽。十里一置五里堠。七日七夜飛騎忙。長生殿上南薰涼。梨渦虬鬢傾瑤觴。顧坑仝谷那復計。喜及蟠桃進上供新嘗荔支來。妃子笑。玉骨冰肌朗相照。仙果眞開頃刻花。藥章恰進清平調。吁嗟乎。側生餘毒流瓜犀。豈知猜痛先酸鼻。紅塵影斷迷烽火。覓羽歌殘咽鼓鼙。沈香亭北春風冷。梨樹墳邊秋雨凄。方家紅。陳家紫。絕品楓亭世無比。徵求幸不到閩南。未共官茶門充篚。莆陽有女淑且美。閑吟團扇長門裏。不用明珠慰寂寥。詎因口腹煩馹騎。里區區恩寵奚足論。要識河洲風化始。君不見富時愛梅尚調致。自佳何曾遺進羅浮花。

余由蘇藩引疾歸田。有吳中兩別四律。和者至數百家。而蓉園詩情文相生。詞調諧穩。若不知其爲矢韻也者。獨出冠時之作。實足以旗鼓中原也。詩云 詔書特許返林泉。力疾宜邀當宁憐。徑去陽春眞有脚。擬隨江水尚無田。新秋鱸膾迎張翰。故里池塘近惠連。（卜宅與關笙弟對門）留得吾家眞面目。蘆簾紙帳總蕭然。（時與嫂氏鄭夫人聯舟而返）

故山廿載鎖蒼苔。猿鶴相迎莫浪猜。天祿校書中壘舊。長楊獻賦子雲來。江南圖畫留棠蔭。（兄前有東南畫圖詠之則）淮北歌謠誌芋魁。（閩去夏即經理賑務中止）省記蔭園閒話日。早從小少識駒才。（先慈許太淑人任日常目兄爲吾家千里駒）讀書讀律咨清時。撫宇巡宣事事宜。心照滄浪濯纓水。（兄在吳中倡滄浪亭）情深江漢贈行詩。（前歲以江漢寄示）

倦飛自合歸田早。待澤應愁出岫遲。敢致勤東山莫高臥。會當重起慰謳思。

歸宵兩度訪烟蘿。追話兒時樂趣多。小雪庭除驚歲月。大雷書信斷關河。吟成黍附吹葭末。才薄其如擊缽何。（畢擬皆步韻獻余成稿後山詩已向敝廬掃花徑。榮門日日候鳴珂。

余構東園。分十二景。作詩紀之。外間朋好及家中弟妹兒女各有和章。而蓉園和詩中瀟碧廊一首云。瀟瀟芹雪晴三湘。日暮香侵翠袖涼。石徑如鱗愁步屧。手扶碧玉度長廊。詩中有畫。句中有人。余擬倩名手繪圖紀之。

余在溫州塾丁兒蒞兒游雁蕩。曾以詩寄蓉州。蓉園有和句云。公今年高興益高。腰腳眞堪誇健行。試轍抗循陳盛事。世所稀。綵服行舂非孟浪。惜不得如惠連隨康樂。千里和詩寄遙幛。並附手書略云。窃謂此題。自以吾兄高年就養。老福豪情。兩姪侍游。成茲盛事。爲作詩正面語。而卷中和章佳作林立。多未及此。故拈詩中俯視雁行云云。聊以補之。平仲叔叔兩姪詩正得此意。看似平平。而必得如此作法。方可謂之切題也。蓉園詩律之細如此。

梁秀芸

十一妹秀芸。爲九山公第三女。適國學生陳兆釀。早卒。少嘗受業於余。工繪事。亦善爲詩。與諸姊唱和。獨能作豪壯語。出山海關云。海光時動壁。城勢欲爭山。永安橋大雪云。人疑騎白鳳。寒欲透華貂。渡巨流河云。倒影萬峰環北鎮。急流千里接東瀛。出都作云。京國陳蘭近十霜。閩雲回首轉蒼茫。今朝忽唱歸來曲。不道還鄉似別鄉。時九山公全家皆在京師。獨秀芸隨壻南去也。

周慧芳

周慧芳侯官人。儒士周登龍女。余十弟蘭笙之繼室也。母高氏。亦能詩。通經史。故慧芳幼承母訓。素解吟。咏年十七。歸蘭笙。復從余九妹蓉園講貫。詣益進。善楷書。嘗手錄唐宋古近體詩千餘首。以授兒輩。並工鼓琴。擫擪家計之暇。揮絃染翰。樂而忘疲。隨蘭笙赴南安廣文任。卒于官署。年僅三十有七。嘗自編其吟稿一卷。題曰生紅館詩鈔。蘭笙錄以寄余。点定。余最愛其燈下課杏堉兩兒讀書雅云。課讀襲而父。相期此甯。罄問奇宜識字。致用在窮經。且學篆虫鳥。紓滇辨豹鼮。天雞仙日賦。莫忘一燈青。雅似老都講口氣。又興化江口驛行濱海山徑中口占云。坡壠如濤湧復斜。（蘇詩城東云壠所風似吹海濤低復起）菊興稍似泛輕槎。懶雲蒸日易成雨。海岸掠風無定沙。水氣混茫搖雉堞。江烟低約辨漁家。漫溟萬象供吟眺。賦手何因擬木華。亦刻意之作。雖之四靈集中。殆未易辨。

梁蘭省

余長女蘭省。守筠如。幼聰慧。隨余宦游南北。濡染見聞。於書史亦雖不宜究。踏

浦城祝普慶隨任溫州郡丞未幾婦居乃專心課子不暇以吟咏爲工然夢筆山房詩稿已裒然成帙矣余于福州新居攜東園分爲十二景各系以詩和題之作甚多舉多摹繪景物惟錄如按切情事獨愜余心即擬勒石園中以奉召北行匆匆不果作因備錄之以存此園故實焉藤花吟館云雙株非昔花三閒豈舊館詩老卜重居復此花纍纍願依愛日暉長殿春雲暖榕風樓云昔編玉葉詠許我供鈔胥家大人抄園中園樓今綠風雅全八九將成書榕風饜詩什命余證寫初稿今秋風饜秀出者百一蘭妍在讌來不負好樓居百一峰閣云一閣出塵表千峰如鬟屏秀出者百一蘭妍在尹邢懋棚忽有獨何如來青亭余浦城別業中有來青亭亦擅一邑之勝荔香齋云少小離鄉井久不聞荔香廿年始歸來一沃氷雪腸濃陰更消暑高齋眞夏涼寶蘭堂云豬臨黃絹本藝林所喧傳得之且上石盛事豈偶然寶蘭語非夸千秋珍墨緣曼華精舍云曼華乃佛香精舍卽禪堂愛廬託其名易安在容膝穆然契余心別有古香出濡碧廊云手扶綠玉杖延緣穿綠天苦憶侍游時兩度南屏前先慈鄭夫人用虞游西湖步南屏長廊皆余扶持慈雲不可覩清淚徒潸然般若台云我念般若經須識般若字法界來華嚴湧出不擇地登台如見佛放眸在雲際賓月台云台成月卽至月可稱嘉賓月高懷亦高臺亦賢主人中有主人翁居然月前身滄囷沼云滄以明君志淵以定吾情方塘一鑑開萬象歸澄泓悠然遠濮意想見滄浪至遊鄰夫人敎也東園滄浪亭雖小亦有致水竹倘不殊風月更何異浴佛泉云掘井清小滄浪亭云吳中滄浪亭惜我闕一至家大人在吳門修復滄浪亭倡士女往觀而余姊妹未嘗一已及泉得泉恰浴佛佛泉本隨他佛願在潤物誰知在山清無營復無欲余九妹蓉函最賞此詩以爲撫今追昔卽景生情字字自然而悉如生鐵鑄就不但歌張之和者倘遠近然縮手不敢下筆者亦多婉薰輒奮筆步韻爲之亦自斐然成章詩云桂林城中出銅爵誰家好古勤搜羅風塵閱世不知紀忽逢賞識來摩挲安平判官購以獻高堂恰喜詩相膺嘉詩知君欲以詩相酬細辨欵識定商製何年至寶洽山阿絮量分寸非近器雙柱三趾平無頗隻耳彎形澤可鑒長脚下注如傾荷子孫父字劖古質生秒活翠耀自佗子孫爲父共作器薛氏所釋當無訛何期鬱荒有此寶不數和弓與兌戈當時務光所製宇想見倒薤兼垂

梁蘭臺

余次女關台字蕙研蹄國學生邱蔡光隨待桂林時亦與筠如婉薰等分日作詩課值庭中杜鵑花盛開首課卽以此命題余首唱五古一首閨中和者頗多蕙研猶曰我初學詩不諳五古音節但作七律以獻云分自天台異種香穠紛領露芳詩課首出此題只因花鳥名同類引得詩人興欲狂蕙研作詩最剋苦而此五十六字乃脫口而出惜所作不多益不甚注意於詩也。

楊漢皐

余三子婿楊漢皐字婉薰爲竹圃方伯之女竹圃口不稱詩但授以書義故婉薰少不知有聲韻之學追歸余三子恭辰時恭兒方習舉子業亦不暇言詩而余同堂妹蓉函好作詩而工婉薰喜從之游遣余長女筠如次女蕙研方學爲詩遂相約受業請題爲課而婉薰縁有所解女紅酒食之隙舟車待游之餘復隨題有作數年間積至百數十首婉薰素善病其于詩又好爲苦吟余常誡其以節思慮養心性爲要而作者輒不能自休喜其慧且勤也遂亦聽其遂自次所作爲椿風樓詩存矣

竹圃素不喜閨秀之稱詩故于婉薰所作亦曾無輕與褒詞然閱到過洞庭湖句云白雲盡處疑無地青草環來別有湖則爲之拍案激賞不去口謂似此天然佳句不能禁其不落紙矣

婉薰讀書不多而喜作考訂典實題每遇一題不惜殫精竭神躬日夜爲之恭兒嘗笑其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婉薰不顧也余在粵西獲商爵一具作長歌張之和者倘遠近然縮手不敢下筆者亦多婉薰輒奮筆步韻爲之亦自斐然成章詩云桂林城中出銅爵誰家好古勤搜羅風塵閱世不知紀忽逢賞識來摩挲安平判官購以獻高堂恰喜詩相膺嘉詩知君欲以詩相酬細辨欵識定商製何年至寶洽山阿絮量分寸非近器雙柱三趾平無頗隻耳彎形澤可鑒長脚下注如傾荷子孫父字劖古質生秒活翠耀自佗子孫爲父共作器薛氏所釋當無訛何期鬱荒有此寶不數和弓與兌戈當時務光所製宇想見倒薤兼垂

禾。比年節檄庋鋼鼓。賓僚鈴閣賡載歌。公餘雅集詁復訂。但聞盛事鳴聲和。我初學詩如蚓竅。難題險韻費苦哦。喜讀韓公賦石鼓。此物更前千載多。古瓦寨中拓眼福。才薄將如商齧何。惟當謹持日介壽。坐晉高爵登巒坡。

婉蕙在桂林日。與常熟錢蓮因夫人。字漪游山賦詩。蓮因爲江南名族女。龍門巡司張默之繼室也。嘗與婉蕙及余女筠如聯爲歲寒三友。才調相匹。意氣相孚。唱和無虛日。蓮因一日戲謂婉蕙曰。君寡作典實題。側聞中丞新得趙子固落水蘭亭卷。有詩誌喜。其頭緒頗繁重。君亦能效顰乎。婉蕙素好強貧氣。乃殫兩日夜之力。展卷中題跋盡讀之。竟奮筆次韻云。鑒賞名家世共傳。蘭亭特記永和年。烟雲曾被蛟龍攫。墨寶終難委逝川。妙蹟初觀眼倍明。蘇齋審定是先聲。褚臨黃卷堪相匹。夜夜雙虹貫月生。元圃珠光滿門。儼山篆印雜江村。祇今眼福拈毫記。倒盡金壺墨汁痕。少時握管苦冥搜。最喜簪花帖仿甌。今日果窺真定武。墨池便擬託千秋。蓮因再三誦之。爲之咋舌曰。吾甘飲手相讓矣。

婉蕙隨宦溫州。與丁芝仙夫人善俊交稱莫逆。芝仙爲永嘉令楊炳繼室。才名久著。時余女筠如自浦城來省視。亦一見如故。每春日約同城內外踏青近游。輒有詩。芝仙本詩媛。婉蕙與筠如喜與之角勝。余謂東甌風雅。近苦寥寂。而忽得女士以張之。亦一時之勝緣。如婉蕙江心寺揖峯亭二律。特佳。將來定可入東甌詩話也。芝仙招同泛舟游江心寺。寺云乍辭霞洞最高頭。前三日曾招游飛霞洞　又泛江心聲裡舟。詩境出來重孤嶼。靈山長此祇中流。萬里海氣平欄出。一派城陰入鏡收。雖得良辰偕勝侶。金焦曾游侍翁大人游揖峯亭。疊前韻云。重閨遠出國西頭。回鶴山前不浪舟。歷歷帆檣不檻過。茫茫日夜大江流。巖檄屢見炊烟起。石壁全憑返照收。最喜一江見孤嶼。亭之右角黑山孤嶼一半晴春三日兩佳游。

竹圃一門翠。從皆不言詩。惟其長嗣翠巖大令詩筆極雄。婉蕙少曾從受業。故亦稍親風雅。翠巖作宰甘肅。婉蕙有詩寄祝其五十壽辰云。六盤山勢拱蘭州。中有吾家百里侯。隴路幾千勞夢寐。詩人五十富春秋。椿庭我幸歡依膝。月前市得歸甫之樂。荊序人齊遠極眸。三兄皆宦近地惟兄獨遠耳願爾政成歸養早。綵衣團坐潔闌羞。

竹坡亦極稱此詩。以爲孝友天眞。溢於詞表。可存也。

梁賦若

賦若字藻芬。爲澤卿四兄女。適上舍生劉義問。自題所著爲臥雲樓詩草。喜作咏史詩。有讀明史數首云。逐鹿張陳各擁兵。朱家天授象分明。西湖雲氣周顚語。一統江山孰敢爭。宣言龍衰已飛灰。休問成王安在哉。卓錫山林足埋骨。何須頭白又歸來。趨承帝座隱深機。誅鋤當朝肆又揮。莊士文星眞叵耐。麻衣縶了又緋衣。微臣何計拒燕師。一慟城門行遜時。衣葛補鍋同節操。表忠錄內姓名垂。弟兄鐵券姊彤閣。心薄檄房獨不爲。別署頭銜第三女。徐王家範最堪師。

梁蘭芬

楚畹亦澤卿四兄女。適候補縣丞龔長齡。卽紫琰妹子婦也。龔六試秋闈不遇。投効吳門。楚畹有送行詩。後半云。拋梭怕學翻新樣。賦劍須爭不朽名。此日出山爲小草。好將清白繼家聲。慷慨激昂。巾幗中高調也。有小方壺詩草。惜所作不多。

梁金英

梁金英字淡如。亦澤卿四兄女。歸國學生林慶藩。濰縣令士駿子婦也。士駿全家俱隨任。適教匪闖入縣衙。慶藩踰垣外逃。正爲賊所追。淡如伏慶藩背上。以身當數刃。賊隨去。慶藩得無恙。而淡如刃猶歷數月始合。亦得不死。論者奇之。淡如少卽能吟。嘗分詠碧筩飲句云。斟得苦心添醒醾。傳來香味最玲瓏。獨爲坐客所稱。有愛荷香詩草一卷。

梁佩莊

佩莊字梅史。爲蘭笙十弟女。適儒士林棟樛。荷花生日口占云。銀塘此日讌羣芳。嬌艷爭誇百子房。聽罷菱歌三疊曲。水晶宮裏譜霓裳。櫻筍廚開潯暑消。生辰我亦是今朝。緣君一進長庚頌。隄柳多情也折腰。有蕉雪軒吟草。亦風雅之附庸也。

梁瑞芝

瑞芝字玉田。爲余姪伯思長女。澤卿四兄之孫女也。適儒士林起鴻。少卽解吟

詠。有香雪齋小草一卷。嘗游釣龍台。作七言懷古一首。驚其傳誦。時云。全閩江山稱第一。中有危台突然出。江水吞天風逐雲。無數蛟虬翻浪湧。當年降漢疏封王。襟帶越閩雄疆。樓角丹青亘不斷。管絃朝暮聲飛揚。一自蒼江跨龍去。精靈創梁江中央。我來欲發蘇門嘯。興廢盛衰付憑眺。逐鹿雄風安在哉。廢寢頹垣幾殘照。君不見歌風台。戲馬台。兩坏黃土渾湮蒿。劉項英雄尚如此。何況不及劉項才。時玉田甫及弱也。

閩川閨秀詩話四

福州梁章鉅撰

許福祉

許福祉自號夢槐老人。閩縣人。醴陵縣知縣閩皋先生 鴻之配。河南府知府北濂太守 麐之母。余叔母許太淑人之胞妹也。生長名門。通詩禮。然雖喜吟咏。而從不存稿。晚年家遭多故。乃偶錄詩以寫哀忱。讀者傷之。有玉尺山堂存稿。戊寅哭鯤兒云。敢言無德亦無愆。有子雖留送暮年。豈是前因多缺憾。避人含淚問蒼天。二十餘年蟬息過。與兒聚少別兒多。歸來尚擬能終養。天不由人喚奈何。銘恩勒石建生祠。今日眞成墜淚碑。寄問洛陽諸父老。去思何以解哀思。（鯤兒守豫那頗有惠政卸歸里時有建祠勒石以紀者）池館凄涼蠹掩扉。孝寒料峭懶呼衣。從茲老病無人問。一對遺容一淚揮。送鯤兒公車北上云。汝兄棄我歸泉路。獨汝承歡奉我衣。今日又辭慈母去。田門雞兒淚頻揮。收拾琴書上　帝鄉。槐花黃後杏花香。公車一路尋常事。偏我離兒最斷腸。鯤兒妾玉麟識節自經弔之。以詩云。酸風吹面鎖雙眉。蠟炬無光冷畫帷。望帝不歸春已矣。杜鵑啼落碧桃枝。四千里外離桑梓。（玉麟河南人）十五年華賦汜沈。死別生離終永訣。家山何處白雲多。哭孫女詳宜寄示孫壻何伯雅云。前身合是掌書仙。瓊佩珊珊入九天。二十年來渾一夢。春風零落翠花鈿。四載于歸鼓瑟琴。無端玉碎與珠沉。懸知騎省懨秋後。又合神傷動苦吟。

何玉瑛

何玉瑛字梅隣。余嫺鄒泌谷太守 鵬程之母也。有疎影軒遺草。太史校梓以行。山陽汪文端公爲之序云。何太恭人女兄弟三人。皆工吟詠。獨太恭人尤好史氏書。旁通綺奕音律。其在任也。兄邦彥爲丞於粵。以解餉赴滇道卒。時母老矣。太恭人忍其驚痛而傷生也。凶耗至不以聞。託言以日疾解官。進則怡顏慰親。退則霽涕襄事。經營周至。心力殫竭。卒能歸旅櫬。返細纍。立嗣子。諸大事以定。業施將抵里。乃以實告。老母得無恙。于歸後。家計中落。支持竭蹙。節縮衣食。不令貽夫子憂。數二子手授經史。衣服進退。稍不合度。即督戒之。蓋明大義。有識

畧。非徒以詩見者也。然以余觀太恭人睨院好音。孝子之志也。在原急難。常棣之義也。鼓勉求之。德音之遺也。中原采蘩。式穀之教也。其於詩也。得其本則雖其詞不工。猶將取而存之。況夫和平清綺。琅然可誦。如今之詩也乎。

松谷以覲入都。出所梓疎影軒遺草。屬余呈之蘇齋師。則承題句有云。閩中何恭人。五言首詠史。擢以勗兒作。寄舅兼懷姊。既殊香奩豔。何嘗玉台擬。飛取巧緯評。或漸風雅企。松谷得詩。不勝其喜。並索予題詞。余既以二律應。因摘錄其集中警句五言如玉簪花云。微風吹欲顫。新月澹相當。春夜分韻云。爐烟隨筆裊。簾月帶花妍。月夜覓句云。秋聲生綠竹。露氣滿蒼苔。卽景云。竹笋掀泥出。梨花帶雨肥。春暉閣云。倚檻看山色。開簾對夕暉。七言如松濤云。風雨五更驚鶴夢。波瀾一院起龍吟。與姊話別云。家餘健婦撫孤甥。口我媿連枝哭紫荊。寄遠云。儒者治生原急務。古人隨地有師資。莫春云。風恬院落驚聲老。雨足園亭草態柔。截竹爲小洞簫云。羨汝瘦生偏直節。可人爽籟本虛中。平明云。禮罷佛香籠乍捲。覲人燕守語梨花。掃梅云。未忍和苔黏履迹。月明携帶掃瑤華。皆清婉可誦。若集首詠史諸什。則崇情卓識。又不當於字句中求之。

鄭瑤圃

鄭瑤圃閩縣人。歸貢生林材。廣文瓊樹之母也。有繡餘吟草二冊。上冊律賦二十一篇。下冊駢體文三篇。古近體詩一百六十餘首。陳秋坪先生序云。曹惠班東征有賦。詩則無傳。蘇若蘭織錦成詩。賦則未備。安人兼茲二者。自是專家。蓋勸敎諸兒馳名古學。欲伸賦手。須對女心。先示格律以爲程。預構楷模而取則。抽黃儷白。行行組五色之絲。憂玉敲金。字字協八音之奏。皆紀實語。余抄吾閩閨秀詩。又摘其佳句若干爲詩話。如梅花云。一片暗香春有信。幾枝疎影月無痕。桂花云。溟殿香飄金母袖。月宮濃染素娥衣。梨花云。魂飄深院溶溶月。影隔疎籬薄薄雲。水仙云。金盞曉分朱檻露。靈屏宵伴玉樓人。芍藥云。金帶圍開丞相宅。玉盤盂供老僧家。武侯云。南陽早料三分業。北伐猶勤六出師。銅雀台云。魏輦輥到庭花盡。欄檻圍來璧月空。清詞麗句。可以入歷代吟譜中。

陳若蘇

陳若蘇爲侯官布衣賢開之女。賢開有道學之名。故若蘇幼明大義。通詩文。歸余友廖佩香秀才。英樂志安貧。伉儷甚篤。未幾佩香死。守節撫孤。備極哀苦。而玉樹雙折。聞者傷之。余宦游在外。聞以俸餘恤之。若蘇寄呈詩稿一帙。中有割耳自逃絕句云。持刀割耳額皆天。但願書香紹賢。矢志撫孤如此苦。須知殘毀卽求全。又有示兒絕句云。懿姑望斷久凄然。豈有人甘失所天。憲次相同時日死。祇應抱恨不同年。余初弗詳其事也。而卷末有附錄。余從兄曼雲編修詩。始悉其顛末。因亟錄出以貽觀者。梁運昌紀苦節詩序云。故友上舍生廖佩香之妻陳氏。夫亡後截去一耳。卽其以勗兒學故。未詳也。斷耳失去九竅。舊臘復得於神龍中。則儼然堅固不壞。是可異也。甲戌三月。爲佩香歿之十年。陳以男女既長。思遂殉夫之本志。將以夫亡日投繯。其子持所爲詩示余。余覺而驚怛。急以辭授其子止之。幸而得已。此二事初不必爾。惟貞而愍者爲之。然于節亦苦矣。乃爲紀苦節詩二首。以存其事實。將使後之志乘於貞婦有述焉。詩云。誤讀列女傳。割耳儀貞潔。本無逼迫患。爲勗十歲兒。枯骸置空龕。虫鼠不敢齧。豈翳金石質。九載色莫移。我昨聞此事。涕流爲嗟咨。上天耀白日。不照寡婦帷。大地回春氣。不暖寡婦楣。獨把一寸心。冷絕舍金痍。儻儻一寸質。神鬼交守之。石心既不轉。玉質終難虧。房婁與韋母。合并知在茲。傳語癡兒癡。莫孤慈母慈。又云。夙有殉夫志。子幼家復貧。却思相寄託。內無期功親。咀勉自養親。飲聲含酸辛。今年三月盡。夫歿剛十春。長男已二十。弟妹能攜循。無母兒可活。母欲捐其身。作詩明所志。待盡夫亡晨。厥子持示我。讀之慘神。唯思守義者。可以大義諫。有男未成名。有女未成姻。夫人事未了。豈是殞玉辰。九原不相見。此死爲何因。九原倘相見。轉恐賢夫嗔。男婚女嫁畢。夫人髮如銀。甯聞老婆婦。隨夫入幽冥。所以古制禮。常稱未亡人。朝廷樹棹楔。唯是旌節鈞。守貞迺可貴。從死非所珍。棄絕兒女恩。況又非慈仁。嗟嗟賢明媛。聞義乃能遵。獨棲寡婦絲。哀機聞四鄰。

洪龍徵

洪閩士美鬢髮長身玉立貌清嚴如寒冰議論常出人意表余曾從外家一見復從蘇年師案頭見其詩紙題爲病中謝蘇年伯父遺蘭花詩云幾朵名花惠意深胆瓶高貯避炎侵愛花也似憐兒女障雨迎風苦費心末署猶女龍徵拜呈有餘本恨人一小印小楷書亦清挺可喜繼復讀原缺一頁第十行約六百十六字第十六字睹書一言一步亦防非禮諸舅恒笑之惟理學外從叔祖陳賢開先生每見議論竟日常蒙許可則閩士固儒也閩士儒而孝矣則仙之可知不可知蓋不必論也進士言閩士母孕時夢室入龍五采燦然及娩又夢故名曰龍徵則余又烏從而知之

陳瑞璧

陳瑞璧閩縣人居南台家有紙影樓台江形勝盡收眼底瑞璧幼讀書其下聰慧解吟詩有燈月詞云明明月在天簇簇燈在地燈月不相接流照豈殊致焉得光明千里隨天上人間不相棄雖淺語而却有古樂府神理識者卜其必以詩卦於時也未幾適城中許氏子不得志遽卒

張如玉

余曾主南浦書院講席地在粵山之麓西連仙樓巖壑窈深有三十七洞天之目每思以五七言紀其勝忽忽不果成偶讀邑中閨秀張如玉一詩雖著墨不多而已具梗概詩云一徑沿緣上樓台到眼明苔痕隨石轉崗勢入雲平盤薄途疑阻紆迴境屢更神仙如可學此地即蓬瀛如玉爲農部郎張倫至女孫有暗香零言一卷其上元即景云稽雨初晴月正妍萬家燈彩鬥嬋娟輸他好事兒意深也。

張嬌娥

嬌娥姊妹並歸馮笏耕舍人。嬌娥先卒舍人有悼亡詩草徧徵同人題咏余瑞堂孝廉題云曾讀璇璣詩彩毫若蘭眞是女中豪祇今泉下無來使錦字憑誰遷賢滑壯遊原不懋紅顏死別方知一面覯弧矢相期應有悔望鄉台即墓夫山蓋嬌娥有送舍人公車句云梅信偷逢疑使便雙魚敢惜寄回文又有送舍人出游句云弧矢早知郎業志閨中不上望夫山此後即化去舍人常以爲悔也。

陳秋坪先生知余有鈔輯閩詩之舉手錄其弟登俌及其女弟子江鴻禎遺詩各十餘首付予並稱鴻禎年七歲即能鼓琴九步丁詩年十五夢著衣女六七人招之游且曰吾與爾皆閩風侍女也爾其歸乎醒以告其母乖衣而泣乃索平日所作詩盡焚之曰不可留爲人世口實撥琴彈一曲不成聲曰人琴俱亡矣唯琴而起遂卒余憐其慧檢焚餘及所記憶者僅此而已今按所存古近體皆備出口老成而毫無稚氣亦絕無衰颯之音有謝陳秋坪舅氏暗詩云弱齡甘抱拙稍與經史親遏云弄柔翰便希追古人欣茲先達譽清製如席珍立辭自有指反已參其眞慙非詠絮才何以當陽春所願載酒從元亭長問津又寄兄云膝下長居好依依惜遠行身隨流水遠愁逐晚潮生岸闊暮山瘦江空秋月清更深倘無睡應念倚閭情雖古名媛之作何以加此近閨秀正始集亦登其詩當即秋坪錄本所寄也。

汪淑端

汪淑端閩縣人。饒州府經歷金浩女歸何恒湜詩才敏瞻爲一時諸女士之冠有詠五色蝶次韻五首同伴多推之詩云簾前弱翅望依稀每到花陰不見飛上下渾疑風度葉翩翩似愛翠爲衣春眞可踏嬌無力黛縱能描瘦未肥欲剪碧羅依樣懶南園撲得兩三歸青莫遣羅裙見又稀百錢化出任紛飛何當曲譜諧金縷恰與春光鬥繡衣色奪籬叢花並賦香收拿葉叶俱肥遼遼若入酴釄架去路遮來歸未歸青絳紗窗外覓依稀忽向瓊欄作對飛一片紫雲堆艷翅紅雨濕春衣刺成朱纓珠難比繪與丹砂倍覺肥誰把臙脂來點染杏花十里看春歸赤梨雲漠漠午風稀玉翅輕颺栩栩飛晒粉最宜香作魄惜花偏怪冷侵衣牛林明月黏初定數點梅花映更肥可否梁園偕雪舞瑤華踏處竟忘歸白漆園夢裏往來稀樹窈簷深自在飛野徑何須着金粉深秋休與鬬烏衣饒他黛色濃鬚染試得藍光竟體肥細雨濃烟春漠漠柳陰多處正宜歸。

鄭嗣音

鄭嗣音字芳汜。長樂人。余亡友廣東雷瓊同知㮚次女。歸陳景程。早卒。有薌閣遺草一卷。其病中侍母話舊云。秋風送涼雨。不寐剔燈光。憶昔童時事。忍淚徒自傷。父兮宦粵東。我生在他鄉。幼齡慘失怙。弟妹悲相望。羌羌依我母。千里持孤喪。持喪歸故里。撫孤歲月長。女居穿線閣。男入讀書堂。鑿燈與荊布。洪飯安家常。弟弱身未立。母愁鬢加霜。悔非奇男子。騰達與飛揚。余生一巾幗。安能志四方。微軀況善病。兒病母傍徨。母母苦兒病。兒願母康強。棣花喜四照。聯掇芹藻香。勉起理釵鈿。強笑奉母觴。作詩蘇病骨。願附萊衣行。孝友之情。自不可沒。

王瓊瑛

王瓊瑛字琴史。侯官人。雲南知府王梅林女。適古田孝廉曾建斗。曾從梅林宦游滇海。有萬里游詩草。題既壯闊。詩亦稱之。如宜昌開船云。風水吐吞帆力飽。烟波綿緲櫓聲柔。過黃州云。草意綠隨雙岸活。鴈痕青抹數峯低。金陵夜泊云。楊柳曉烟沽酒客。桃花春雨釣魚船。皆蘊藉宜人。不屑爲粗豪語。曾爲梅林寫松柏長青圖云。老幹凌雲垂蔭遠。濃陰覆蠱往來人。可想見其胸襟。蜀行出峽云。風波平地由來險。好把巴江視楚江。則已見道語矣。

李鏡林

李鏡林爲李蘭屏彥彬比部女。閩卿都轉姪女。蹄儒士王汝欽。有小蓬萊山莊詩草。津門二律。不似脂粉女郎詩。洵爲冠集之作。閩卿屢爲予稱之。非虛譽也。詩云。名城保障帝王州。河海雄關控上游。堯權歲煩鹽鉄使。漕綱舊數軸艫侯。地連燕薊三邊戍。門泊荆吳萬里舟。幾輔即今資善政。寶刀應許借良籌。戈船轉籍完顏衆。直與長驅鉄木城。六賊未能歸正典。兩宮候見動行旌。疆胡蘆貪雖堪恨。半爲君王盡自生。日暮空營大將旗。宗家威望敵人知。還都志切連封表。破賊謀深一局棋。七十頭顱猶墨縗。兩京民命係安危。渡河喚起千秋恨。終古英雄共涕洟。憶慨東京挽御輪。南朝未必盡無人。轉移全仗書生畧。戰守眞爲社稷臣。十事殷勤陳要政。兩河危急惻遺民。即今俎豆湖西祀。長藉英靈護我威。名畢已降胡使面訴恨時。從此和親成故事。安邊勳績屬蛾眉。詠寶宮人云。酒闌香燼夜遲遲。正是宮人剌虎時。豈料柔荑同祖禓。誰言巾幗遜鬚眉。詞雖平而意已足。自是閨中本色詩。

許季蘭

許季蘭字湘蘋。蓉函妹第三女。適國學生王修文。有劍香閣詩草一卷。古體勝于近體。嘗與請姊妹分題咏古。拈得蘇公赤壁前游歌云。聲公清興當新秋。泛舟赤壁逍遙游。江干風景最奇異。林間白露如珠稠。滑風徐來水波靜。東山月出鴻孤影。舟中主客飄欲仙。一叶隨風凌萬頃。洞簫一曲清且哀。如勸游客須領杯。英雄角逐竟何在。周郎孟德同塵埃。世間變態千萬狀。風月依然此江上。却憑妙悟禪機人。領取造物無盡藏。

林炊瓊

林炊瓊字棠香。許漱泉側室。初入門不甚通文理。余妹蓉函力課督之。遂漸知詩。詠明妃云。蛾眉多少老深宮。知己由來是畫工。青史留名非薄命。琵琶何用怨東風。詠木蘭云。千載辛勤在戰場。功成唱凱面君王。兒家也解浮名薄。但願明駝返故鄉。皆頗能自出手眼。

趙玉釵

玉釵侯官人。教諭景新女。適諸生許文璧。余妹蓉函之子婦也。蓉函教之詩。甚勤。初入門。即課其讀四子書及毛詩。年餘盡通其義。惜年二十二遽卒。有聽雨樓遺草一卷。蓉函喜爲詠史詩。玉釵濡染其學。落筆亦自雄偉。有慨宋南渡諸將雜詩數首。風調固自不凡也。詩云。禮樂衣冠舊帝京。采家初業尚昇平。何當轉籍完顏衆。直與長驅鉄木城。六賊未能歸正典。兩宮候見動行旌。疆胡蘆貪雖堪恨。半爲君王盡自生。日暮空營大將旗。宗家威望敵人知。還都志切連封表。破賊謀深一局棋。七十頭顱猶墨縗。兩京民命係安危。渡河喚起千秋恨。終古英雄共涕洟。憶慨東京挽御輪。南朝未必盡無人。轉移全仗書生畧。戰守眞爲社稷臣。十事殷勤陳要政。兩河危急惻遺民。即今俎豆湖西祀。長藉英靈護我威。名畢已降胡使面

詠明妃云。蛾眉多少老深宮。知己由來是畫工。青史留名非薄命。琵琶何用怨東風。詠木蘭云。千載辛勤在戰場。功成唱凱面君王。兒家也解浮名薄。但願明駝返故鄉。皆頗能自出手眼。

趙玉釵

玉釵侯官人。教諭景新女。適諸生許文璧。余妹蓉函之子婦也。蓉函教之詩。甚勤。初入門。即課其讀四子書及毛詩。年餘盡通其義。惜年二十二遽卒。有聽雨樓遺草一卷。蓉函喜爲詠史詩。玉釵濡染其學。落筆亦自雄偉。有慨宋南渡諸將雜詩數首。風調固自不凡也。詩云。禮樂衣冠舊帝京。采家初業尚昇平。何當轉籍完顏衆。直與長驅鉄木城。六賊未能歸正典。兩宮候見動行旌。疆胡蘆貪雖堪恨。半爲君王盡自生。日暮空營大將旗。宗家威望敵人知。還都志切連封表。破賊謀深一局棋。七十頭顱猶墨縗。兩京民命係安危。渡河喚起千秋恨。終古英雄共涕洟。憶慨東京挽御輪。南朝未必盡無人。轉移全仗書生畧。戰守眞爲社稷臣。十事殷勤陳要政。兩河危急惻遺民。即今俎豆湖西祀。長藉英靈護我威。名畢已降胡使。面

目爭先鼈我公扶病登壇眞豐儀。從軍有弟亦英雄。扼河倘許施長策。猛虎何由出絳中。（時師道清凉居士最鷹揚。艤艦橫江列巨檣。玉帶人終成鳳駕。金山檄合賣龍王。錦衣立馬元戎壯。紅粉援桴女帥忙。堪歎天心偏北向。土舟獻策太猖狂。補天浴日有奇功。帶礪山河誓不終。去國心仍依左右。喪師過豈掩精忠。老姻聖敎兒能嗣。死葬衡山鬼亦雄。一事知公應有悔。羣賢當日欠和衷。（張浚）多少軍民涕淚從。金牌能撼岳軍鋒。重淮計議終難挽。唾手勳名不再逢。堪歎沉寃埋學血。獨囿壯魄抵黃龍。忠魂千載孤山路。細草殘花滿徑封。一騎黃柑送敵營。將軍飛到振威聲。身富棄鳳金牛險。手破連珠壘石城。保蜀軍無勞餉運。讀書功可助心兵。連麗疊陣諸州復。雖弟當年赤盛名。隔水檣檣色清。順昌旗幟敵人驚。陰風拔帳親擒賊。閃電揮戈夜斫營。姓氏已聞驚虜魄。功名終悅屬書生。可憐身死猶賈恨。飲水殘山痛汴京。（劉綺）半壁江山入畫圖。高峰立馬氣吞吳。榮謀尚未施籌策。航海重應到刷誤。臥雪人誰憐北轍。銷金窩已樂西湖。君王自立偏安局。異代徒勞爲歎吁。

劉燦林

饒林劉義問女。適儒士虞一元。即余姪女蕙芬之姑也。有豔雪齋詩草。拙于女紅。而詩才特秀發。有與玉田裘姊夜話詩云。喜得吟肩並。閑中冷趣生。雨聲深院靜。燭影小牕明。品繡工偏拙。論詩語獨清。夜闌渾不覺。鄰舍忽雞鳴。可以想其風趣矣。

齊祥棣

貞女齊祥棣余亡友河南知府鯤女。夢槐老人孫女也。詳字同邑儒士陳兆熊。未于歸而兆熊卒。家人秘之弗使知。有他姓來求婚者。女始覺。潛易素服投運池中。時陳氏宅中忽起異香。人皆駭異。後乃知其爲貞女之魂歸來也。貞女初生時。其母夢人授以白蓮花。故貞女十餘歲時。有詠白蓮花七律云。佳人玉立水中央。浣盡鉛華作素粧。理佩月明還遠浦。搴衣露冷渡橫塘。嬌能解語應增媚。淡欲無言只送香。秋氣滿湖涼似洗。扶持清夢到瀟湘。人以爲詩讖。後陳家迎其柩歸合葬。其墓正對蓮花峰云。有玉尺樓遺詩五十首。

貞女嘗舉詩于余妹蓉函。其殉也。蓉函哭之慟。有詩弔之云。玉尺山清比冰雪。蕙秀含靈白奇絕。精華發出白芙蕖。素質芳心對明月。山樓有女貌超塵。白蓮花本是前身。衛家簪格香生筆。謝女聯詩雪入神。我記姨家開壽宴。華堂燭下屢相見。人在珠圍翠繞中。俗紲不流芙蓉面。聞道螺江是壻鄉。標梅尚未賦倾筐。罡風忽折瓊瑤樹。閨裏知心暗傷。雛鈿花徑遺蜂蝶。雛嫗萱堂伺阿娘。乘上忙收舊詩草。燈前潛著素衣裳。取義成仁心已決。豈惜花殘與月缺。芳池秋水淨如霜。爲濰塵緣沈玉骨。魂歸陳宅誰能識。却有香風送消息。優曇暫現世問身。琴瑟終成天上匹。佳讖曾吟詩一章。果然清夢叶驚鴛。蓮花峰畔新墳好。從此名香骨亦香。一時聞貞女事。作詩輓之者頗多。惟此篇足以存貞女矣。

楊漢好

楊漢好字婉琴。連城人。竹圃方伯次女。歸郭少蓮大尹。（樹潔）蓮渚比部之子婿也。幼與其妹婉薰同受業于伯兄翠巖大令。（樹屏）遂工吟咏。有寄懷婉薰四妹詩云。梧桐葉落井幹空。萬里遐迢一紙通。最憶去年今夜月。倚樓聯袂話棠風。

紫蓉車箱白下船。故鄉差喜息勞肩。同歸何事旋分手。望斷羅江夕照邊。可以想其友愛之情矣。

沈毅

沈毅字采石。嘉興人。歸吾閩曾茂才。（頤吉）茂才游幕江南。寄孥吳下。采石賈詩畫自給。余藩牧吳門。先室鄭夫人常延其入署。課讀棣城景物。采石大有旋居閩中之意。所作詩名畫理齋集。潘三松老人題其卷端云。采石女史能詩善畫。前以所寫山水惠貽。茲復以所著畫理齋詩册索序。余養盡心如枯井。耳目亦幾廢。使人從而聽之。颯颯乎清微和雅之音。鮑妹謝女之餘韻也。因題數字。欣附不朽。至詩筆之妙。繪事之精。詩畫相通之微。自錢唐陳雲伯大令備言之。襲林有目者。久懸稱之。固無俟余之贅述也。

錢唐陳雲伯大令（文述）撰畫理齋詩序云。昔人謂王右丞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是以寫輞川之圖。雲飛水走。紀消川之作。麥秀桑稀。詩壇挹其清華。畫院播其聲逸。藝林擷秀。並擅爲難。璇閣徵才。衆長抑更難矣。采石女史椷李名媛。羞蘭

季女。模山範水。靈學最深。頗菊銘椒。詩才更勝。蓋染鉛華于魏國。早承慈母之傳。弄筆硯于甄家。兼得弟兄之益。蜀閨中曾奘崔茂才。雙烟一氣。同熱南豐之瓣香。比口同聲。共講東陽之八詠。綠深翁館。奏墨會之靈籟。家近武夷。聽幔亭之仙樂。中間以令弟西雍刺史出宰雉皋。實舫甘移。板輿並侍。丹青所被。珠玉同輝。宮婉閨剪綵之屏。董小宛畫梅之扇。方之蔑矣。比以僑居吳下。以畫理寄毫。既潤彤管。尤工。惟女史爲兼擅矣。其謀篇也如其落墨。其磨韻也如其摹古。其琢句也如其用皴。其選詞也如其傳色。離詩論畫。其黃皆令乎。離畫論詩。其卞篆生乎。鳴瑣動佩。人言富令之令嫻。石色雲峰。我謂閻中之摩詰矣。

余在蘇州修滄浪亭。采石爲余再三作畫。並再三賦詩。有句云。美政餘閑宜韻事。勝區修復必詩人。時先室鄭夫人五十初度。采石邀同吳中名媛。如歸佩珊朱竹眉吳香輪陳筠簃徐佩吉輩各獻詩介壽。采石句云。上頭夫壻諸侯長。繞膝兒郎祕省官。蓋紀實語也。

署中東偏花畦中有白牡丹一株。鄭夫人嘗置酒招采石賞之。采石賦詩云。素心畢竟讓花王。侍從多騎白鳳凰。富貴自應留本色。天人原不要濃粧。卻陶仙子情如玉。貌國夫人影亦香。寄語關言莫相戲。洗紅久已譜溏商。幕中同人有拈此題者。見此詩都爲閣筆。

秋星閣詩話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悳 翼嶺 校

秋星閣詩話

營山李沂艾山著

八字訣

學詩有八字訣曰多讀多講多作多改而已蓋作詩先問是非後分工拙初學須日課一首或間日課一首勤作則心專徑熟漸開門路否則勉強支吾終篇爲善者不言而遂置不復道其不善者聞之必且搖脣鼓舌作爲文章而無所顧忌不幾爲斯道之蠹乎昭陽李子艾山固所稱善詩者也所著壺山詩集久矣膾炙人口從而學詩者實繁有徒應之不勝其應

昭代叢書甲集卷三十二 秋星閣詩話 一

因有秋星閣詩話六則之編雖其所言祇爲初學而發而實爲老于詩者之所不能外且非獨詩家所不能外即推而爲古文爲詞賦又豈能外于多讀多講多作多改之八言而別有所致力乎哉艾山年已八十精神充裕步履矍鑠不減强健少年類有得于道者君之先爲李伯陽其五千言爲道家綱領今艾山詩話則不滿二千言殆如伯陽所云爲道日損損之又損者乎不然何其能以少許勝人多多許也心齋張潮識

爲幸未可云是遑論工拙乎然非多讀古人之詩即多作亦無用譬無源之水立見其涸矣夫貴多讀者非欲譾襲意調偷用字句也惟取觸發我之性靈耳但古人之詩思理精妙法則嚴密非淺衷俗學可得而窺篇有無窮之格句有無窮之調字有無窮之義審問明辨而後旨趣可得是故詩欲多講苟草草讀過漫同嚼蠟雖盈腹笥何益宏其握管運思如墮烟霧也若作而不改尤爲不可作詩安能落筆便好能改則瑕可爲瑜瓦礫可爲珠玉子美云新詩改罷自

長吟子美詩聖猶以改而後工下此可知矣昔人謂作詩如食胡桃宜栗剝三層皮方有佳味作而不改是食有刺栗與青皮胡桃也又云一首五言律如四十位賢人不可著一屠沽兒言一字之疵足爲通篇之累而可不審乎苟依此訣不患詩不進矣

勸虛心

詩能自改尚矣但恐不能自知其病必資師友之助粧必待明鏡者妍媸不能自見也特患自滿不屑就正於人病不求醫必成錮疾矣當今不乏美才之士也唐以詩取士萃數百年天下人之精神揣摩研究

盛唐尤爲極盛到今如日月中天好異者舍之謬矣遡而上之當學漢魏但恐徒得漢魏之糟粕耳優孟衣冠不足貴也至于六朝五言當學陶七言當學鮑初唐乍興正始之音然尚帶六朝餘習盛唐始盡善中晚如强弩之末氣骨日卑矣近日士人喜學中晚病僕常好人談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夫以曹子建之才猶欲就正於人以自知其所不足今人專自滿假吾不知今人之才與子建何如也夫心不虛由不好學耳未有好學而心不虛者先兄平菴識高學

審趨向

人皆知當學唐詩而乃有云不必學唐詩者人皆知當學盛唐而乃有云不必學盛唐者此好立異之過也唐以詩取士萃數百年天下人之精神揣摩研究

盛唐尤爲極盛到今如日月中天好異者舍之謬矣遡而上之當學漢魏但恐徒得漢魏之糟粕耳優孟衣冠不足貴也至于六朝五言當學陶七言當學鮑初唐乍興正始之音然尚帶六朝餘習盛唐始盡善中晚如强弩之末氣骨日卑矣近日士人喜學中晚病僕常好人談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夫以曹子建之才猶欲就正於人以自知其所不足今人專自滿假吾不知今人之才與子建何如也夫心不虛由不好學耳未有好學而心不虛者先兄平菴識高學

寡識自誤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下將何得乎宋元彌下矣至有明始一振國初諸賢頓軼元宋中晚唐而上之厥後名流輩出李獻吉則一代詩人

之冠冕也但學濟南則蕩藻麗而害清真學竟陵則蹈空虛而傷氣格不可不知耳夫人自有性情原不必摹倣前人然善射者不能舍的良匠不能舍規矩師心自用謂古不足法非狂則愚也孔子曰信而好古苟欲修身必希賢聖詩文何獨不然況入手時歧路甚多尤宜審擇派苟不正則如背康莊由邪徑費精神于無用之地而終不足以成名不亦重可惜乎

指陋習

陋習略舉有五一曰不擇題二曰限韻三曰步韻四

曰濫用五曰犯古人成語夫欲作好詩必先擇好題今人作詩喜用纖小之題或用俗題或用白撰不穩之題觀其題劣則詩不覽可知矣若夫限韻不過欲以險字窘人耳不求詩工祇誇韻險井蛙之見非大方所取也步韻尤今日通病此例宋人作俑前此未有也觀唐人唱和之什不必同韻同體況步韻乎今覽人之詩而不極口贊之者彼見人之極贊之也曰一詩成步者紛紛一韻屢見如蕪相重嚼有何滋味牽扯湊合梏人才情導人苟簡詮誤後學莫此為甚濫用者由欲廣聲氣故索之即應有以介壽索者有以旌表索者此等甚多詩既不佳徒勞神思或預辦套語臨時書付詩名愈廣詩品愈卑更有逢人輒贈用充禮物詩之不幸連用三字便覺索然偶犯速改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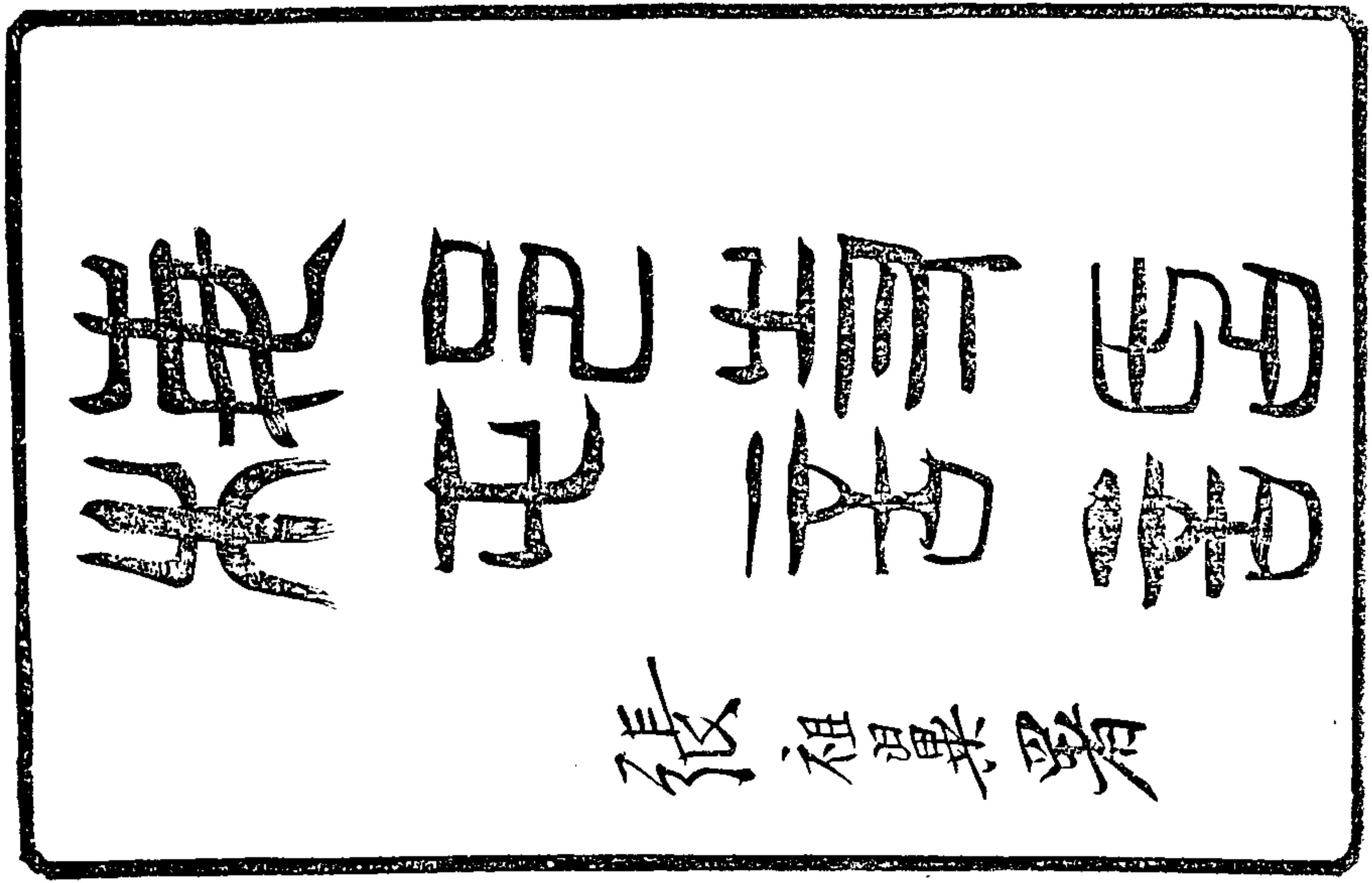
戒輕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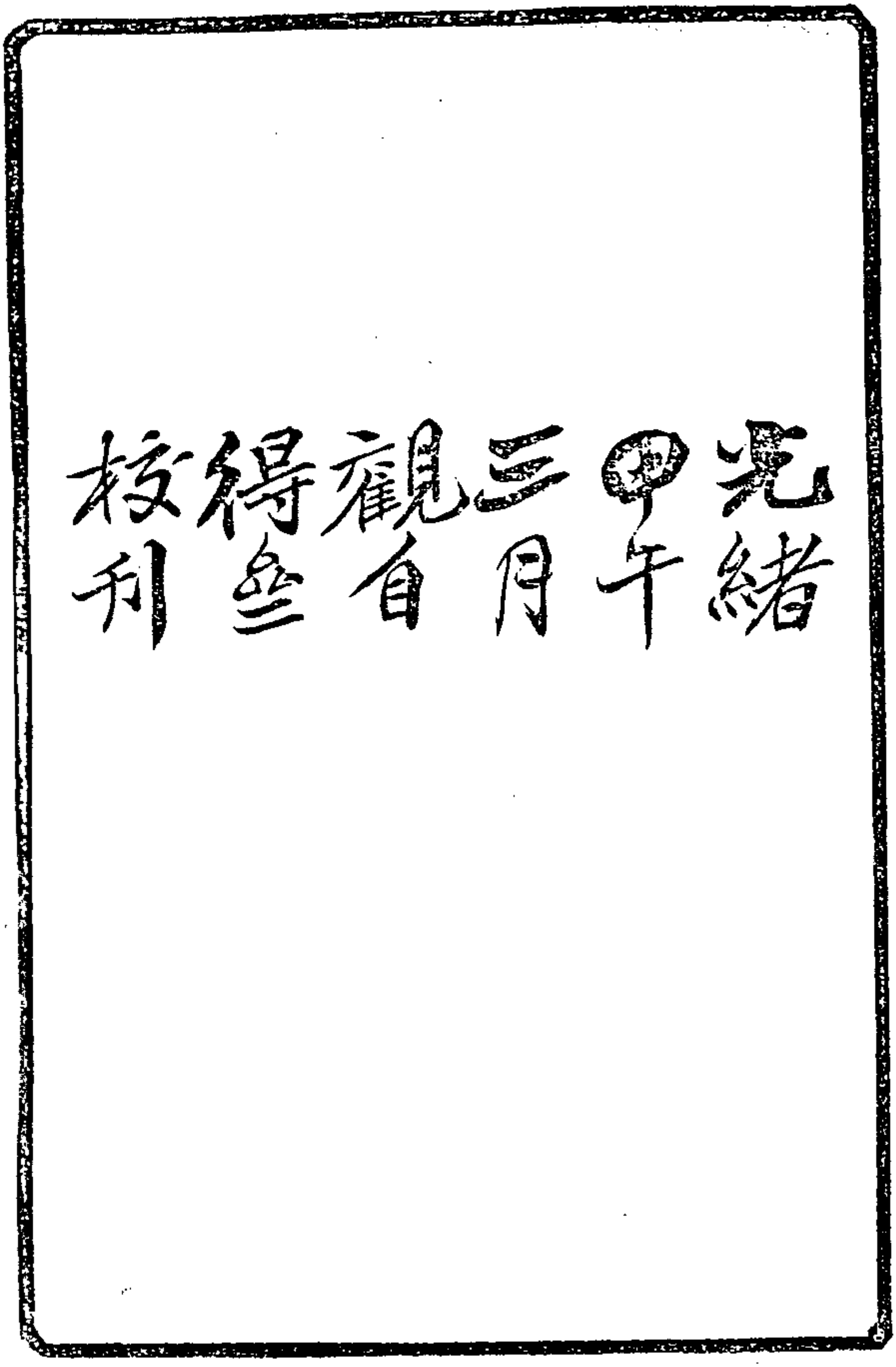
詩穩而後示人然不穩而示人猶可改也今人詩尚未穩輒付梓付梓則播之通國不可復改深足惜也原其付梓之意本因好名若詩果佳斯得名矣苟詩

未穩兼多謬戾人將指摘非笑何名之可得雖謂之不好名可也子每言今日好名者寡正謂此耳詩穩而後示人此乃真好名者也必欲求穩則愈知詩之不可不改也夫輕梓非獨其人之過抑亦友之過也吾未見以詩質之于友而友背直言其疵者吾未見覽人之詩而不極口贊之者彼見人之極贊之也曰可梓矣遂肆然而梓之殊不悟邀譽者乃招毀之物博名者卽敗名之具也是猶女子欲衒容色而誤以泥塗爲粉黛施諸顏面人望見之必掩口而走矣

讀書非爲詩也而學詩不可不讀書詩須識高而非讀書則識不高詩須力厚而非讀書則力不厚詩須學富而非讀書則學不富昔人謂子美詩無一字無來處由讀書多也故其詩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老自言其得力處又嘗以教其子曰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窺見人於應酬嬉遊宴會博奕及蓄種種玩好莫不殫精竭力而爲之至於讀書則否縱多才多藝叩以學術無異面牆也苟以應酬嬉遊宴會博奕及蓄種種玩好之精神用之於讀書則識見日益高力量日益厚學問日益富詩之神理乃日益出詩之精彩乃日益煥何患不能樹幟于詞壇而蜚聲于後世乎

予衰年閒放人事一無所與邑中諸子不察謭陋以詩屬訂辛酉偶過維揚維揚諸子亦然子非敢曰知詩既蒙來質不敢不竭茲數則乃促膝相最之語慮其志也書而授之壺巷李沂識




光緒甲午三月自雇覩得校刊竟

吳祭酒詩話一卷乙未歲余讀書胥江之感惠菴祭酒
元孫翔治時僑寓廣陵甥館過從頗密見其匣中攜此
帙蓋先生手書稾本中多改竄有塗乙不可辨者余譯
而錄之坿諸集後帝虎之訛知不免焉小鐵山人楊學
沆

梅村詩話

太倉吳偉業駿公　石埭徐士愷子靜校刊

宋玟字文玉別字九青萊陽人年十九登乙丑進士由
吏科給事中陞太常寺卿進戶部侍郎以枚卜遇譴歸
城陷不屈死其父尚寶卿繼登夢李北地至其家而得
玟少穎異爲詩學少陵愛蒼渾而斥婉麗然不無踳駁
當其合處不減古人日課五言詩一首爲亞卿將大用
遽嬰疾卒年尚未四十集竟散佚不傳嘗與余同使楚
楚嘉魚熊魚山竟陵鄭澹石俱九青同年到武昌相訪
鄭詩亦清逸其贈什曰剖斗折衡爲文章天下棄東與

萊陽謂吾兩人也九青登黃鶴樓過小孤皆有詩今失
記唯憶其掖中言懷一聯云朋友誰與生死問朝廷今
作是非看時上方切治苞苴而金吾徼卒乘之反行其
姦利貪吏放手無罰而寸蹏尺縑輒加逮治九青之語
益實錄也過南中有云艸迷三國樹水改六朝山九青
曰天下之山未有不由水改者其用意精刻如此
陳子龍字臥子雲閒華亭人由丁丑進士改選兵給事
中徇節死友人宋轅文收其遺稾今並存臥子負曠世
逸才年二十與臨川艾千子論文不合面斥之其四六
跨徐庾論策視二蘇詩特高華雄渾睥睨一世好推崇

石丞後又摹擬太白而少陵則微有異同要亦崛强語非由中也初與夏考功峻公周文學勒卣徐孝廉闇公同起而李舒章特以詩故雁行號陳李詩繼得轅文又號三子詩然皆不及當是時幾社名聞天下臥子奕奕眼光意氣籠罩千人見者莫不辟易登臨贈荅淋漓慷慨既雖百世後猶想見其人也嘗與余宿京邸夜半謂余曰卿詩絕似李頎又誦余雜陽行一篇謂爲合作余曰卿詩固佳何首爲弟一臥子曰苑內一作禁苑起山名萬歲閣中一作複宮新戲號千秋此余中聯得意語也祠官流涕松風路回首長陵出塞年又李氏功名猶帶礪斷霞落

日海雲黃此余結法可誦者也余贊嘆久之晚歲與夏考功相期效國事考功先赴水效臥子爲書報考功於地下誓必相從文絕可觀而李舒章仕而北歸讀臥子慨流涕舒章久次諸生不遇流離世故黽勉一官反葬請急遇臥子於九峰山中期滿北發未渡江而臥子及禍舒章鬱鬱道效雲閒有爲詩唁之者曰蘇李交情莊五言未嘗不寄慨於此兩人也

楊廷麟字伯祥別字機部臨江人爲文排盪峭刻在韓蘇閒書法出入兩晉倣索靖體詩則好用奇思棘句不

遂以考妣於是機部遺書馮與余曰高監一段竟爲刪卻後世謂伯祥不及一部役耶然機部竟以此得免余詩又有曰憂深平勃軍南北疏訟甘陳誼妣生亦實事也已而機部過宜興訪盧公子孫再放舟婁東與天如師及余會飲十日嘉定程孟陽爲畫髯參軍圖錢東澗作短歌余作臨江參軍一章凡六十韵余與機部相知最深於其參軍周旋最久故於詩最眞論其事最當卽謂之詩史可勿愧機部後守贛州從城上投濠死集竟散佚不傳機部隆武中進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開府南贛丙戌十月初四日妣難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子余與九青使楚而孝升分一經寫得士相知爲深後考選給事中入　本朝爲太僕寺少卿中間流離患難幾不免庚寅秋於臨清舟中報余書曰庾樓之別垂十五年壬午以前猶得時通音驛運移癸甲大棟漸傾妾以狂愚奮身刀俎甫離獄戶頓見滄桑續命蛟宮偷延視息墮阬落塹爲世慙人先生方霞引碧山之巔鴻舉青雲之外西薇東菊萬仞難躋自顧平生曾邀盼飾相期何等蹉跌至今所以伏處蓬蒿欲有陳而未敢也停舫金閶竊幸龍門在望展晤有期而先生既抱騎省之傷賤子亦迫王猷之棹何圖咫尺復成參商唯從同人處見先生尺幅寸幀片言隻字寶若明珠大貝火齊木難攬持芳華以當瞻侍耳客秋至白門拜發良書欣聞譽妣蹶然頑懦復起爲人感念疇曩泫焉雨泣自傷末路尙爲知己所收憐使得齒於舊游之末中閒情文溫縛慰諭綢繆金錯玉盤美人之遺我厚矣伏蒙不棄鄙陋垂問雕蟲先生留意文章超絕前軌馬班屈宋蔚有兼長燔火至微何敢妄希扶桑之燿且身旣敗矣焉用文之顧萬事瓦裂空言一綫猶冀後世原心宣鬱遣愁亦惟斯道往在燕邸與秋岳舒章諸子各有抒寫篇軸遂緜近年以來蓬轉江湖仲宣登樓衿情難忍嗣宗懷抱歌哭無端末極斐然不無驅染然前則魂魄初召瑟既苦而難調繼乃離索冥聲刀雖操而未善亟思大雅提振小巫九合葵邱舍公誰屬方當悉索敝賦奉鞭弭於中原不敢煩包茅之討也此行粗了殘局卽歸臥松筠與會適來扁舟相就極論千古殫精百氏備孔門之游夏俾鄴下之應徐庶幾餘生不同艸木先生著作雷霆天壤氣象名山亦宜示雌霓於王筠授論衡於中郎否耶此書至余發之於相知讀者無不以爲徐庾復出也孝升於詩最秀穎高麗聲調遒緊有義山之風余嘗憶其潤州一首中聯云亂後江聲猶北固坐中人影半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南冠激昂慷慨猶是此書大意可爲三歎

女道士卞玉京字雲裝白門人也善畫蘭能詩好作小詩嘗題扇送余兄志衍入蜀一絕云翦燭駁文正二字出余此言爲證明可以杜後生三送君蘭楫渡江皋願將一幅瀟湘種寄與春風問辭濤後往南中七年不得消息忽過尙湖寓一友家不出余在東澗宗伯坐談及故人東澗云力能致之呼輿往迎纔報至矣已而登樓託以妝點始見久之云疝疾驟發請以異日訪余山莊余詩云緣知薄倖逢應恨恰便多情喚卻羞此當日情景實語也又過三月爲辛卯初春乃得扁舟見訪共載橫塘始將前四詩書以贈之而東

澗讀余詩有感亦成四律其序曰余觀楊孟載論李義山無題詩以爲音調清婉雖極其濃麗皆託於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風人之旨若韓致光遭唐末造流離閩越縱浪香奩益亦起興比物申寫託寄非猶夫小夫浪子沈湎流連之云也頃讀梅村豔體詩聲律妍秀風懷惻惻愴於歌禾賦麥之時爲題柳看桃之作宛皇吟賞竊有義山致光之遺感焉雨窗無聊援筆屬和秋蛩寒蟬噪吟喟嘶豈堪與閒關上下之音希風說響乎河上之歌聽者將同病相憐抑或以同牀各夢而鞠爾一笑也詩絕佳以其談故朝事與玉京不甚切故不錄末簡又云小序引楊眉庵論義山臣不忘君語使騷人詞客見之不免有兎園學究之誚亦省得梅老自下注腳其言如此玉京明慧絕議有彈駁文正二字出余此言爲證明可以杜後生三尺之喙亦省得梅老自下注腳其言如此玉京明慧絕倫書法逼眞黃庭琴亦妙得指法余有聽女道士彈琴歌及西江月醉春風塡詞皆爲玉京作未盡如東澗所引楊孟載語也此老殆借余解嘲

湯燕孫字元異姑熟人赭山懷古二首云赤鑄山頭鳥不飛上皇曾此易青衣無多侍從爭投甲有限生靈但掩扉五國城西邊月苦景陽樓下葬鐘微傷心莫唱淋鈴曲未得生從蜀道歸淚逐天風向北揮山僧指點舊重圍翠華東駐泉偏咽代馬南來艸不肥野老久知今日事先臣猶護昔年非延秋門外王孫盡司馬元戎自錦衣二詩於乙酉五月事極切哀婉淒節使人不忍讀武塘夏雪子極倜儻之

鍾字介生以陷賊污僞命自投南歸南中誣其賀賊周鍾字介生以陷賊污僞命自投南歸南中誣其賀賊表有堯舜湯武語論斬西市其實乃張嶙然陝西賀表語非鍾筆也嶙然庚辰進士以西安知府降賊曾以語人曰偶爲此語不意爲政府皇上所見賞又自請循宮手棄太廟神主於外其疚也敏頭流血口俑皇上臣該

萬仄益爲天所誅云鍾以文章負海內重名不能徇節
死固其罪獨爲黨人所殺誣以大逆則冤甚矣雲閒李
袞親見其事曾爲詩哭之曰亂世身命可自由恨君不
及鄭虔守仲叔亦負重名相忌積不能平聞此言卽仲馭
文致竟以他獄與鍾同死家評蓋指此也

楊機部甸節綠本記無序有康小范孝廉來吳門攜機
部在嶺洲詩十餘首屬子尙在小范與機部同事
兵敗被縛囚獄瀕死而免門葉聖野贈之詩曰盧諶
流落劉琨死同袍義不辭又曰惆悵亦俠烈士也余後訪機
云河西獵火照高樓五嶺風光異昔遊木葉寒雲看戊
部子知在嶺都山中嶺都有彭同者爲機部門人以諸
生特授職方郎監總兵順慶軍順慶之復嶺都也在金
王舉事時幾部記前次矣記曰正月南贛總兵胡有勝
破嶺都都在浮思陵不次之遇不可以不
次與其妻皆自縊嶺都之子亦在掠中
職方之弟曰彭壯嗜亦幾都門人訪知之以五百金
贖得幷球獨其母守櫃處此兩彭君諸可謂不負機
部者也幾部詩寄李御書云潮聞驛使向江樓虎嘯龍
吟耀以命爲僧在揚州有過天甯寺見放馬歌最悲
壯詩曰法寵獅藏獅子花空山爲指金鞭影神駿惟應
舊識金鞭影指金鞭影神駿惟應舊識舊恩不顧孫陽顧垂頭冒向朔風嘶烙印猶存

晚菊花宜雨漢宮秋山城野幔開三市江表輕裘署九
州旦晚功成黃醸熟憑君一笑舊田疇又次首僅記其
中聯云將軍話嘯多文吏羣盜縱橫半舊臣機部詩學
素拗折此竟高渾深麗軍中從容慷慨戎服賦詩具見
權略七年不見其學問之進益如此
圓鑒靈隱僧故練川大家子也父兄卒於國事其哭江東
詩曰平原油囊入何在越絕書成事已非人多倆之已
而被收亡命爲僧在揚州有過天甯寺見放馬歌最悲
壯詩曰法寵獅藏獅子花空山爲指金鞭影神駿惟應
支遁看舊恩不顧孫陽顧垂頭冒向朔風嘶烙印猶存

第二〇〇 100 版 24A

漢家字寄兄研德云歸期似夜長難曉別夢如秋遠更清竟以疾沒於靈隱友人周子俶舊與游過其地爲詩弔之曰袁尹全家赴汨羅九閽夢夢訴如何只今靈隱猿三叫怕聽天甯放馬歌又曰寺樓遙挂海門潮鶩嶺龍宮夜寂寥精衛不知何處去冷泉亭下獨吹簫

黃媛介嘉興人儒家女也能詩善畫其夫楊興公聘後貧不能娶流落吳門媛介詩名日高有以千金聘爲名人妾者其兄堅持不肯余詩曰不知世有杜樊川指其事也媛介後客於虞山柳夫人絳雲樓中樓燬於火東澗亦牢落嘗爲媛介詩序有今昔之感吳巖子偕其女

卞元文皆有詩名媛介相得甚媛介和余詩曰月移明鏡照新妝閨閣清吟已雁行花裏雙雙巢翡翠池中六六列鴛鴦黃粱熟後遲仙夢白雪傳來促和章一自蓬飛求避地詩成何處寄蕭孃罷吟紈扇禮金仙欲洗塵根返自然風埽桃花餘白石波呈荷葉露青錢山中自護燒丹井世上誰耕種玉田磊磊明珠天外落獨吟遙對月平川石移山去草堂虛漫理琴尊葺故居閒教癡兒頻護竹驚聞長者獨回車牽蘿補屋思偏逸織錦成文意自如獨怪幽懷人不識目空禹穴舊藏書往來何處是仙壇飄忽風降紫鸞句落錦雲驚韵險思縈彩

筆惜才難花飛滿徑春情淡水漲平隄夜雨寒憶昔金閨曾比調莫愁城外小江干此詩出後屬和者甚眾妝點閨閣過於綺靡黃觀只獨爲詩非之以爲媛介德勝於貌有阿承醜女之名何得言過其實此言最爲雅正云

林衡者莆田人少游黃忠烈之門以壬辰二月來婁東所著詩古文詞數十卷詩蒼渾深秀古文雅健有法其行也余贈以詩有五月關山樹影圓送君吹笛柳陰船之句已而道阻再游吾州則秋深木落鄉關烽火南望思親旅懷感咤有聽鐘鳴悲落葉之風焉其客中言懷

四首曰南方方震蕩爲客久堪悲海內親朋少兵閒道路遲無衣霜落後不寐月明時孰伴城頭柝烏嘵向北枝音書不能寄萬里鳥空回壁壘連三日乾坤動七哀高秋聊看菊夜月自空臺淚眼涓涓甚憑誰辯劫灰干戈傳更甚多病在長途幾月來霜雪家鄉問有無雲孤滄海雉身傷夕陽烏含愧看秋色蒼蠅得壯圖幾次逢親故途窮不敢言關梁判一醉鳥雀總干村樹立清商色江消野岸痕二毛潘岳見貧病媿私恩殺氣何時盡閩方亂不停荔支愁萬騎牛女怨雙星露白隨風柳猨嘵滿石屏身經兵火慣長醉不須醒衡者詩文極多以

閩南不辯四聲多拗體此五首駸駸江南風致矣

蒼雪師雲南人與維揚汰如師生同年月日相去萬里而法門兄弟氣誼最得蒼住中峰汰住華山人以比無著天親焉汰公早世其徒道開能詩兼書畫後亦卒而蒼公年老有廢疾然好談詩以壬辰臘月過草堂謂余曰今世狐禪盛行一大藏教將墜於地矣且無論義學即求一詩人不可復得乃幸與子遇我襆被來不曾攜詩卷當爲子誦之是夜風雨大作師語音傖重撼動四壁疾動喉間咯咯有聲已呼茶復話不爲倦漏下三鼓得數十篇視階下雨深二尺矣當其得意軒眉抵掌慷

慨擊案自謂生平於此證入不二法門禪機詩學總一參悟其詩蒼深清老沈著痛快當爲詩中第一不徒僧中第一也余憶其贈方密之中聯云山中久不見神駿世上人多好畫龍贈百史五六聯句云霜氣一湖飛遠嫠月明今夜宿孤峰朝來無限塵中事回首西山路幾重金山詩中兩聯云古今僧住老日夜水朝東塔閃中流火帆來四面風清涼臺懷古云薰風不見吹人醉春雪無聲到地消焚筆詩云土塚不封毛盡禿鐵門斷限字原無欲來風雨千章埽望去蒼茫一管枯皆絕唱也師有和余西田賞菊詩有獨擅秋容晚節全全字落韵和者甚眾無出師上者其金陵懷古四首最爲時所傳師雖方外於興亡之際感慨泣下每見之歌詩嘗自詠云翦尺杖頭拂寶誌山河掌上見圖澄休將白帽街頭賣道衍終爲未了僧益以見其志云

瞿式耜字稼軒常熟人由進士爲兵科給事中好直諫爲權相所訐與其師錢宗伯同罷歸築室於虞山之下曰東皋極游觀之勝酷嗜石田翁畫購得數百卷爲耕石軒藏之未幾里中兒輩文誣染偕宗伯逮就獄余時在京師所謂東皋草堂歌者贈稼軒於請室也後數年余再至東皋則稼軒倡義粵西其子伯升門戶是懼故山別墅皆櫟蕪斥賣無復向日之觀余爲作後來果草堂歌益傷之也又二年知稼軒以相國留守桂林城陷不屈與張別山俱死別山者江陵人故相國文忠公曾孫諱同敞爲督師司馬稼軒臨難遺表曰庚寅十一月初五日聞警開國公趙印選移營先去衛國公胡一清甯遠伯王永祚綏甯伯蒲纓武陵侯楊國棟甯武伯馬養麟盡室而行唯督臣張同敞從江東泗水過江相期同死其赴義則閏十一月之十七日也纍囚一月兩人從容倡和稼軒得詩八首曰二祖江山人盡擲四年精血我偏傷又曰願作須臾階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其

末章云年逾六十復奚求多難頻經渾不愁劫運千年彈指到綱常萬古一身留欲堅道力憑魔力何事俘囚學楚囚了卻人間生死業黃冠莫擬故鄉游別山和章云棱棱瘦骨不成眠祖德君恩四十年腰膝尚存堪作鬼死生有數冥呼天又云白刃臨頭唯一笑青天在上任人狂又云亾家骨肉多新鬼多難師生共哭聲又云此地骨原堪朽腐他時魂不待招尋二公死有舊給事中後出家號性因者收其骨義士楊碩甫藏其槀稼軒孫昌文閒關歸以其詩與表刻之吳中爲浩氣吟云別山死事最烈其未死也受考掠兩臂俱折目睛出語不

爲撓稼軒有初六日記事一詩云文山當日猶長揖堪笑狂生禮太疏別山和云臂先頭斷生堪賤身爲城亾計豈疏銜木焉知舌在否傷睛自笑眼多餘此其被刑事也稼軒以義命自處從容整暇詩云死豈求名地吾當立命觀又自艾曰七尺不隨城共徇羞顏何以見中湘蓋指何公騰蛟以徇難封中湘王也若兩公者眞可謂殺身成仁者矣錢宗伯爲詩哭之得百二十韵其序浩氣吟文辭抗烈絕可傳稼軒在囚中亦有頻夢牧師之作蓋其師弟氣誼出入患難數十餘年雖末路頓殊而初心不異其見於詩文者如此余亦爲詩哭稼軒云萬里從王擁節旄通侯青史姓名高禁垣遺直看封事絕徼孤忠誓佩刀元祐黨碑藏北寺辟疆山墅記東皋歸來耕石堂前夢書畫平生結聚勞其言通侯者蓋稼軒用翼戴功以留守大學士封臨桂伯也

光緒十有九季歲在癸巳孟夏之月石埭徐士愷校刊

梅村詩話終

西河詩話

歙縣 張潮 山來
漸 進也 同輯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西河詩話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九日

皇上南巡觀河將至浙忽於十六日浙江小壘夜分有神魚長百丈隨潮而上兩岸盆涌所至沙坳皆漲漁舟驚起屏息間見如山者冉冉深去時黑霧中如

曙能辨物既去而瞋至二十一日丑時餘姚縣鄔山居民吳天保家黃牛產一麟火光穴地鳴聲如風琴不乳然不解何食獻之州縣至會稽東郭門有羣婦狎翫之怒視而斃予于廿五日見之會城白督撫諸牙以下老少奔相觀牛首創有虬紋雙瞳露處皆碧色唇紅下齒正方兩牙隱領間自背以下至膊青鱗如鯉然甲毛片片張翕以漸而殺喉下至腹薄紅色蛇斷脛毛亦然然不紅鹿蹄深碧有光尾柢猶帶細鱗末拖叢毛眞神物也時督撫以斃故匿不以聞

嗟乎麒麟鳳凰豈檻笯中物哉生即爲瑞何論存活未見景星常在天也況所生之時正值　南巡之會餘姚即姚水一名舜水相傳舜所巡地與夏禹苗山相近則此麟之生其爲四靈之應審矣予爲迎鑾曲十章其八章曰神魚泳中江麒麟産宛郡九章曰況茲姚氏鄉舜禹所巡地此是實事又予父墓在鳳凰山南先數月有甘露降草木皆通明如散花然每草頭葉底皆有露寸許下垂日出而斂此皆　聖人御世之瑞憶予于壬戌春宿館中夢登一閣有同館官曰黃河清聖人生子應之曰聖人既生海波復清逮明而臺灣之捷至然則上天之瑞應豈偶然耶

國公住龍興時刻湘谿集詩每首必請教予始付刻及刻就而詩頗類予人遂謂予僞爲之及住京師隆恩寺應　和碩安親王之請

上幸玉泉行在召見賜齋使作詩援筆立呈不加點綴然後知其果善詩也其召見詩曰甘泉曙色映蓬萊瑤草琪花滿岫開檀海欲隨龍藏現經函先附象

王來遙瞻輦路迴仙仗近見恒河繞帝臺不用六時拈誦畢炷香長祝萬年椿賜齋詩曰玉筯金盤出上方伊蒲不似舊時嘗紅樓空道人間隔白飯還留帝座侑香鉢開時龍臥起天花供處鳥銜翔摩騰苻詔東都地說法親沾內苑香二詩雖無異人事然在釋氏則佳作也又有賜櫻桃詩不傳全首其頷二句曰鶯鳥舍需薦寢後龍門唉在奉恩初上句用鬼谷子語下句人多不解後見元人張伯雨贈龍門恩公詩恩公昔住太平日林下相迎壞色袍行到龍門無脚力右肩偏袒唉櫻桃祖更知公不獨善詩兼博覩古舞法盡亾每觀勾欄扮西子舞初以袖舞即胡旋也繼以手舞如法僧跋口雙手並舉揀擢而翻捧儼入樂錄在坐部伎中原不止金元演蝶諸曲舞已也蓮花然初甚怪之即遍詢老成通儒亦不之解及乙丑分校會闈開榜謝　恩後禮部賜宴教坊奏伎者今吳門佛寺猶能作梵樂舞唱佛曲以笙笛逐之名清樂即其遺意

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貢於還京時護送官福建侯官一僧頭執大板穿圖花衣石立五僮登場舞首戴鉄口蓮瓣帽身被纓絡踏五方位武而以次轉變方圖橫直儼演教者然各以手舞凡合掌垂手膜拜趺坐各以掌指訓伸上下作止均等歌頭及五僮齊聲唱北調曲笙笛箏篥襍逐者散立堂下既久則五僮雙手翻捧與勾欄同始知優伶手舞原本番樂故與酘口一煩此必金元樂部在明初相沿至今不變故有此也時同考李編修丹壑有記事詩一名容臺公謙詩見丹壑集或曰佛曲佛舞在隋唐已有之不始金元如李唐樂府有普光佛曲日光明佛曲等八曲入婆陀調釋迦文佛曲妙花佛曲等九曲入乞食調大妙至極曲解曲入越調摩兜佛曲入雙調蘇密七俱佛曲日光騰佛曲入商調邪勒佛曲入徵調婆羅樹佛曲等四曲入羽調遷星佛曲入般涉調提梵入移風調凡梵音釋步如三界舞五方舞入功德舞類皆入樂錄在坐部伎中原不止金元演蝶諸曲舞已也今吳門佛寺猶能作梵樂舞唱佛曲以笙笛逐之名清樂即其遺意

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貢於還京時護送官福建侯官一僧頭執大板穿圖花衣石立五僮登場舞首戴鉄口蓮瓣帽身被纓絡踏五方位武而以次轉變方圖橫直儼演教者然各以手舞凡合掌垂手膜拜趺坐各以掌指訓伸上下作止均等歌頭及五僮齊聲唱言予寓杭州鹽橋遂訪子予答之見使者通姓氏正貫毛初時論釋西廂記及瀛中集詩于書林不得有

使爲耳目官魏俞副使爲正議大夫會丞都其譯字
官蔡鏞則談議風生儼然一吳門人盛言其國多書
籍有五經四書鏤板并子史諸集即近代名人詩文
新舊俱備其搜初晴詩有以也且道在春坊舟次册
使時文采風雅至今國人皆思之爲勒石中山王府
前其從人十許中有少年翊髮被頰皙白似幼婦遠
立而睇予曰閩中有渡海者乎曰無有即回指其人
曰此牡也蓋逆知予所詢在此人矣其敏如此又曰
中山婦渡海不利即中國婦亦無渡海至中山者

康熙壬戌元旦侍班先候午門外高麗使見予手所
攜張銅盞器以爲奇嫉其羣來覲予意欲與之一朝
士沮之曰不可朝臣豈宜與外國使通贈遺者予遂
止次日其使遇于途終就予索之去當使就予時歷
詢朝臣知名者兼能道同官徐乾學姓詞予戲問其國
女士多知書果否曰然豈惟女士曾就一妓見其洗
妝漱頰脂于水水帶紅色令賦之應聲曰疎雨秋兼
湍日飛回潮晚帶斜陽落豈非佳詩
陳檢討靖人死後其房中人問三自南至以予與檢

有王者疎猶採耶官近未舍句間一及之旦徵寓自
諷意陳迦陵每稱是詩最有風旨信然握蘭含香見
尚書郎事

上幸喜峯口有過黃土崖大石磯　御製二詩扈從
高侍講江村依韻奉和予在史館時窃記其一其黃土
崖　御製詩曰紫塞雙崖出丹梯百尺懸草香遮細
路樹老臥晴烟地爲時巡到山當隘口偏何年留石
室駐馬望層巔侍講奉和曰黃崖天外削碧樹半空
懸徑絕遲歸鳥山空聚午烟北來千嶂密西去一關
偏　萬乘披襟處風迴百尺巔其氣象崇卑體魄鉅

細迴乎可見且聞是夕　諭侍講曰是地皆前朝戍
所斥堠相望我
太祖
太宗創業宏遠夷夏一統致蒙古四十八部皆爲臣
僕每過此地令朕輒念丕顯侍講拜曰暨訖之年不
忘締造社稷蒼生之福也益卹
皇上宵旰即在遊豫歌詠時猶時厘先烈如此
康熙辛酉　王師收滇黔羣臣獻頌甚夥同官徐華
隱獨倣舊作鐃歌鼓吹曲自聖人出至文德舞止凡
一十四章每章因事立名與繆襲韋昭何承天輩相
表裏特其中有海波平一題爲驅海寇鄭錦作中云
金門厦門波不揚曈曈日出窮扶桑但及二門而不
及臺灣以其時澎湖尚未破也今則采入東溟矣版
圖四擴臣及海外千古僅事當作收澎湖畫海外諸
題以補之乙丑三月日
予同年尤悔菴在史館時閣明史纂題得外國傳因
于修史之際私作外國竹枝詞一百首以遣興中一

云鬱金香散佛頭開國寶長傳照世栢註古刕賓國
有栢明徹可照然不知栢是何物所製後讀高侍讀
塞北小抄曾于養心殿觀塞外所獻夜光木盤黑夜
通明有光如螢火凝然迫之可以燭物投諸水中則
水光澄徹倍覺燦爛意照世栢即夜光木爲之蓋塞
外多此木積歲浥雨則蔚汎生光如腐草化爲螢是
也若其名照世又云能照世事則不可解恐是傳之
者故神其說耳
舊制館規不隨例　朝參不捱直今則逢五隨　朝

掄次人直每直館祇應土炕觀諸筆帖式襍坐翻清晝長院靜別是一境當湖沈客子作燕京春詠五十首中二首有相似處爲畧箋數字書壁每見之輒爲一笑曉直將歸數八輒但逢三五去朝天東堂新有承恩事大例關支月進錢唆嘱新鋪小炕牀乳茶紅映玉壺光日長院裏無宣唤翻得清書又幾行

燕京春詠有云春店烹泉開錦棚日斜宮樹散啼鶯朝來慢點黃柑露馬上新茶已到京故事茶綱入京各衙門獻新茶今尚循故事每值清明節競以小錫餅貯茶數兩外貼紅印籤曰馬上新茶時尚御皮衣吸之曰江南春色至矣客子諸詠皆實事是王建宮詞體故善述時事爾爾

上御瀛臺時定在暑節每趣早涼入西苑門大柳星稀高槐露流于宮牆緣岸間官衙蒲四面水禽啁哳與江南水鄉無異暨渡版橋則荷香襲衣廁流滴耳宛在夢中聽箏筑聲徙後復循內苑牆入小紅門豁然大湖有紅版長橋橫跨水面橋夾朱欄欄外襍列魚罾凡朝官渡橋者俱許抽罾捉魚得即攜歸于是迤邐達瀛臺門李侍講石臺會有詩云紅橋循蟻渡綠綆貫魚歸正指是也惟　賜宴時則　詔從牖口北上直西淨道通梁中有層亭兩而帳房如號舍排列

上命登舟汎太液池即從過船亭登舟挽綵菱荷十里望如番錦北海五龍金色遥裔則別一境地矣時子有詩紀其事合得四首後和同官陳迎陵復得一首俱未愜意然與宴諸臣皆有詩

遵化溫泉在州北福泉山下明萬歷間始甃石爲池而覆以房然物色者鮮惟武宗時有宮妃王氏曾題以詩自刻小石留壁間

世祖章皇帝嘗以坐湯故敕建宮其旁更以白玉石甃池擴而新之會

今皇帝以

仁孝皇后

孝昭皇后山陵之役扈從諸臣皆

敕賜往觀兼令賦詩應　制刻石其上何山靈顯晦其前後迥別一至是也人之遭逢視之矣時應　制

者大學士閻珠李霨尚書梁清標吳正治魏象樞王熙左都御史徐元文侍郎李天馥杜臻學士張英侍講高士奇等凡二十二人其詩製不拘一格且有爲賦爲頌者

今上嘗出塞駐蹕烏櫚布爾哈蘇有以道傍紫花獻者不得其名然蓓蕾蒺纏可愛詢之土人曰此長十八也按高侍講松亭行紀載元葛邏祿迺賢塞上曲云雙鬟小女玉娟娟自捲氈簾出帳前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簷邊則知其名舊矣弟女飾無帽

原者帽如胡旋女著茏帽可驗

不審簪在者自簪耶抑簪人也姑記此俟解者一云

益都師相嘗率同館官集萬柳堂大言宋詩之弊謂開國全盛自有氣象頓覺此俗寖卑郤弁之習無論詩格有升降即國運盛衰于此係之不可不勖也因莊誦

皇上元旦并遠望西山積雪二詩以示法元旦詩曰

廣庭揚九奏玉帛麗朝光恭已臨四表垂衣馭八荒

望雪詩曰積雪西山秀仙峯玉樹林爽雲添曙色寒

日澹遥岑時侍講施閏章春坊徐乾學檢討陳維崧皆俯首聽命且曰近來風氣日正漸鮮時弊今歸田有年距向讌集時已踰十稔而里中後進反有起而襲其弊者何也試論

御製詩崇閎博大何許氣象即其中對仗高警一起衰鄙此莫前睥千古後開萬禩者生今之世不以是爲法而奚法矣又其時座中有言方侖山論詩以近人絕句全無對仗爲非是時同館某曰何必對仗子

峯 御製詩示之默然

御製夜半詩覽書銀燭短覩象玉衡長夜半無窮意口口在萬方鄭州河即事藻密行船澀灣多轉楫頻帆檣迴遠岸烟火近通津此從史館寫記者恐有訛字俟 御製集頒示訂正

康熙壬戌元夕前一日

上燮羣臣于乾清宮作昇平嘉宴詩人各一句七字同韻仿柏梁體製

上首唱曰麗日和風被萬方以次及滿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皆拜辭不能

上連代二句曰卿雲爛漫彌紫閫一堂喜起歌明良

且戲曰二卿當各酬一觴以酬朕勞二臣果捧觴叩
首謝君臣相悅千古僅有次日頒序子小臣無賜本
御製序　朕於宣政聽覽之餘講貫經義歷觀史册
於書見元首股肱虞殿喜起之盛於詩見鹿鳴天保
諸篇未嘗不慕古之君臣一德一心相悅若斯之隆
也今際海內晏安兵革偃息首春令序九陌燈輝豐
穰有徵吾民咸樂思與諸臣欣時式燕爰于乾清宮
[illegible]也嬉光韜暉恍惚儀法之不紲復
[illegible]琛[illegible]祿羅樽俎許笑言之勿禁覽儀
令次登文陛濯以金罍咸臻有三酌油油之色焉易
曰上下交而志同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則
今日之兒觥旨酒豈徒以飲食燕樂云爾哉顧瞻諸
臣或位居諸弼或職任卿尹或典文翰或司獻納宜
其咸蘊什以紹雅頌之音聯遝賡用昭昇平盛事冀垂
云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御製塞上宴諸蕃詩云龍沙張宴塞雲收帳外連營
散酒籌萬里車書皆屬國一時劍佩列通侯天高大
漠閼青嶂日午微風動綵旂聲教無私疆域遠省方
隨處示懷柔是時　幸達希喀布齊爾口所宴者爲
喀爾沁扉爾沁諸部落設大黃幄
上中坐　皇長子及溫郡王左右侍諸蕃率所屬列
坐幄左內大臣列坐幄右張几設饌蒙古數千人列
幄外各賜酒一金叵羅乳茶一大瓠于是陽諸蕃袍
帽鞾襪袋帶弓矢鞍轡緞帛銀布有差時高侍講廈
隨之霹靂數聲烟飛雲散最後一箱有四小兒從火

中相搏墮地礮聲連發別有四兒衣花襆襠杖鼓拍
板作秧歌小隊穿星戴焰破箱而出翁倏變幻難以
舉似然後徐開廣場有所謂萬國樂春臺者象四征
九伐萬國咸賓之狀紛綸揮霍極盡震炫而後已次
上親御弓矢九發皆中于是詔進百戲都盧尋橦
拍張載緜羅罪陳于前時輩臣從觀者皆有詩喬侍讀
石林賜觀烟火歌有云須臾飛輞忽下射百尺倒掛
珠簾纔纔看朱塔矗嵩嶽旋見白浪翻艨艟華燈萬

點互明滅錦屏六曲相玲瓏又云項之四垣赫照燭
炎官火傘張蒼穹伏如臥鼓守堅壁屹若列甲乘高
墉霞車轟翻暗壓陣星箭蝟集宵舉烽重圍遙聽屋
瓦震百戰仰受雲梯攻丹轂絳旆助神怪雲興霧合

予入鍊院第十八厉考思效梅聖俞嘉祐故事陪歐
陽主文作禮部唱和詩而不可得一則時促彼時絕
不以詩名五十日今裁廿日耳一則監視嚴彼時羣
處燕坐嘲談笑謔都無所禁今則主文同考環坐把
管一紙史在傍一起一居皆須檢點一則秤量密彼
則則取任意古文今文抹紅勒白致有拈亂茁刻剔
爲笑樂者今則彈絣糾墨摟瑜索類左勘右核房皇
不暇卽緘箱將退尚有持燭重開展者以是鑠院日

久不得一詩旣見王編修濬濴七律八首甚工整在
賜宴時則有幣旗錯繡裁雲碧花賜敲金插帽紅句
在閱卷時則有圈棘空庭人語寂垂簾清晝柝聲傳
句皆當時實事至若紫泥密下瞻天筆黃紙新刊
列 御題句則以是年二三場皆
皇上親命題到院 黃封 御筆尤所罕覩故云予
雖和四詩實魄續尾惟臨發倘前三日夜歸房後與
李丹壑世兄張白臣編修東西連舍每至丙漏重續
燭牆頭過酒厨人設櫃食家僮授籌敲壁歌呼以爲

乘因復得唱和詩數首但二君被酒輒才如湧泉子稍醉反口噤不能語每思及至今媿之

山西五臺山下大溪有虎能傷人

上于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幸五臺還適虎伏溪傍灌莽間

上援弓射之立斃山西巡撫穆爾賽按察使庫爾康謂此虎爲民害甚久幸

皇上除之因立石道傍請題其溪爲射虎川按江村得剪除當代

君王果神武從來射虎多耳聞何似臣今得目睹因歎蠢頑本不靈貪饕無厭乃自取不然長林茂草間餐眠何畏施網罟殺人安人王者心卽此推之澤應普

按東巡扈從襍紀詩有云曠野春深日馭遲獵場近達奏先知註校獵時先遣侍衛看定獵場前一夕書綠頭籤奏明凌晨清蹕齊分隊薄暮安營各認旗註

我

朝行圍講武使其習熟弓馬語練隊伍每獵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旗色八部各以章京主之分左右翼馳山谷間逾高降深名曰圍場惟視藍旗所向以爲分合有勦獲不整者卽以軍法治之章京服色亦隨

本旗惟
御前侍衛及內大臣得穿黃褶子行圍之法以鑲黃
旗大纛居中
聖駕在纛前按轡徐行兩翼門纛相遇則立而不動
以俟後隊漸次逼近謂之合圍及圍蹙則狐兎麋鹿
罔足圍問惟
皇上及 皇太子得隨意縱射若親王大臣近侍非
受
旨不敢發矢但獸有突圍者則扈從諸人許捕之飛

鞚金銜馳狗監韝條繡帽脫鷹師註凡圍中鷹犬各
專官主之犬以朱綴金環飾其項牽者繫綠子足見
及圍足慰殺卷生平稽古之力然非草茅至誠實有
感動亦焉能相孚若此此眞名言

上還宮特稱之杰詞諭督臣王隙取本人年貌住止
履歷回話是何
睿鑒之神直于千百人中獨拔此名士暗中摸索毫
釆不爽如是也其詩凡十章每章六句曰聖德巍巍
曰聖功皓皓等海寧查太史昇爲之跋云 聖鑒所
及固足慰殺卷生平稽古之力然非草茅至誠實有
感動亦焉能相孚若此此眞名言

三家詩說書前

震澤吳雷發起蛟著

作詩固宜搜索枯腸然着不得勉强故有意作詩不若詩來尋我方覺下筆有神詩固以興之所至爲妙唐人云幾處覓不得有時還自來進乎技矣

詩格不拘時代惟當以立品爲歸誠能自成一家何用寄人籬下但古來詩人衆矣安必我之詩格不偶有所肖乎今人執一首一句以爲此似前人某某殊爲膠柱之見夫一人之詩平奇濃淡未必每首每句俱限一格何得執一斑以定全豹耶

詩以道性情人各有性情則亦人各有詩耳俗人黨同伐異是欲使人之性情無一不同而後可也東坡云王氏之文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若今人之才遠不及王氏而必欲使人同己爲不知量矣昌黎以沉雄博大之才發之于詩而遇郊島之寒瘦者亦從而嘆賞之蓋古之具異才者未有不愛才者也

嘗見論人詩者謂賦體多而興比少此世俗之責人無已也詩豈以興比爲高而賦爲下乎如詩果佳可論興比賦設令不佳而謬學興比徒增醜態耳況詩在觸景生情何必先橫興比賦三字于胸今必以備體爲工無乃陋甚

詩須鑪入尤貴自然但講鑪入而不求自然恐雕琢易于傷氣但講自然而不求鑪入恐流入于空腔熟調且便于枵腹者流宜先從事于鑪入然後求其自然則得矣

詩之屬對固在工確然間有自然成對處雖字句稍借正不害其爲佳今人于一二字輒多唯黜縱非忌

刻亦是識見不廣試觀老杜句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歸日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華館春風起高城煙霧開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霧樹行相引遠峰望或開城郭終何事風塵及王氏而必欲使人同己若今人之才遠不及豈駐顏天上多鴻雁人間足鯉魚蛟龍得雲雨鵬鷃在秋天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賞看資客兒童喜得食堦除烏雀馴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林花着雨胭脂濕

水荇牽風翠帶長碁局動隨幽澗竹裝裝憶上泛湖船籬邊老卻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不正憐月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以今人論之必以爲欠工確矣然于老杜則忽之于後人則必刻求如謂老杜則可後人則不可將厚貴後人耶是薄待老杜矣抑姑置老杜耶是薄待後人矣第在作詩者不可藉口以自恕耳

一首一句未必便能定人高下人皆或于虛聲之士以名士自命閱人一首一句即侈然評論并欲概其生平于是隨聲附和茫無定見矣不知古人以詩名者集中儘有平庸之處亦有畢世吟哦僅得一二名句者何可以槩論

詩須得言外意其中含蘊無窮乃合風人之旨故意餘于詞雖淺而深辭餘于意雖工亦拙詞盡而意亦盡皆無當于風人者也

一首貴一氣貫注凡詩之精鍊者或少排宕流利若能兼之斯爲上乘

落想時必與衆人有雲泥之隔及寫出卻仍是眼前道理文辭能于古常新者恃有此耳

古風貴朴老長篇尤要曲折如意觸處生波近體務以工鍊爲先詩之妙處非可言罄大要在潔厚新超四字試觀前人勝處都不出此然不得以字字潔奔爲厚尖纖爲新詭僻爲超蓋得其近似未有不

矣詩須多做做多則漸生才識也然必有才識者方許多做不然如不識路者愈走愈遠矣詩須多講究多所以遠其識高其才也然必有才識者方能講究不然齊語楚咻茫然莫辨故也故知才識尚居三者之先

小才易大才難雄才易仙才難雕冰鏤石小才也披山扛鼎大才也尺水可以興瀾搏兎亦用全力翻空則樓臺層疊徵實則金貝輻輳雄才也是非不難而以較仙才瞠乎後矣仙才者網須彌于芥子藏日月

于壺中如遊桃源如登華山如聞九霄鶴唳如覩空山花開此則詩人苦吟一生竟有不得一句者蓋雄才以富麗勝仙才以縹緲閎曠勝富麗者人之所能爲也若縹緲閎曠則非人之所能爲也

或于詩句之易解者輒訾爲平庸因謂之曰詩之爲論之詩莫工于杜試隨摘其道恐非易言即以子說論之自欺黠者以之欺人句曰新詩句句好美名人不及却怕有人知河魚不論錢二月已破三月來無處告訴只顛狂耶孃妻子走相送但願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等句若

非出自少陵集中爾輩見之豈不欲噴飯耶總之文辭一道唯其是而已矣是則生澁亦佳爽直處亦佳否則爽直者易粗率生澁者欲自掩其陋劣而醜狀愈不可耐矣吾謂善用者雖鄙語恒言俱臻妙境不善用者雖經史所載但覺塵腐而已

有強解詩中字句者或述前人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說曉之終未之信余曰古來名句如楓落吳江冷號子言之必曰楓自然落吳江自然冷楓落則隨處皆冷何必獨曰吳江況吳江冷亦是常事有何喫緊

處即空梁落燕泥必曰梁必有燕燕泥落下亦何足取不幾使千秋佳句興趣索然故且唐人詩中鐘聲日濕柳花日香必來君輩指摘不知此等皆宜細參不得强解甚矣可爲知者道也

論詩者往往以時之前後爲優劣甚而曰宋詩斷不可學彼蓋拾人唾餘鈍者以之自欺黠者以之欺人且詩學之源固宜溯諸古至于成功則無論其爲漢魏六朝爲唐爲宋元明爲　本朝也一代之中未必人人同調豈唐詩中無宋宋詩中無唐乎一人之詩或有似漢魏六朝處或有似唐宋元明處必執其似漢魏六朝者而曰此大異唐宋元明執其似唐宋元明而曰此大異漢魏六朝何其見之左也使宋詩果不可學則元明尤屬糞壤矣元明以後又何必更作詩哉但恐不善學者或得其皮毛或得其疵類則不可耳然前古之詩豈獨無皮毛疵類乎在善學者不論何代皆能採其菁華惟能運一已之性靈便覺我自爲我夫效顰者非即謂之西子然不得謂西子之外無美人也戴折角巾者非即謂之林宗然不得謂

林宗之外無良士也黃九煙云唐宋元明不如漢魏六朝漢魏六朝宜不如三百篇三百篇終不如上古何不返諸盤古之前混沌之始乎茲言大破俗論東坡云終日說龍肉不如喫猪肉今大日食惡葷具而尚不知味乃必執人人而喫龍肉且日爾斷不可偶嘗猪肉我不知其肺腑何似

詩境貴幽意貴閎冷辭貴刻削閎冷便雋永刻削便古峭若此者皆善于避俗善于避熟者也且不但避俗與熟而已卽登峰造極豈有加于此乎

以食物比詩則人大率愛餳而惡橄欖夫橄欖固不及荔枝然其回味則可以補荔枝所不逮故不能爲荔枝亦當爲橄欖斷不可以愛餳者衆而學爲餳也

咏物詩要不卽不離工細中須具縹緲之致若今人工拙若寓意與否不必屑屑計較也大塊中景物何限會心之際偶爾觸目成吟自有靈機異趣倘必拘以寓意之說是鋼人聰明矣此其說在今一唱百和遂奉爲科律吾謂巧者用之則有益無害拙者守之愈甚其拙而已近見咏物詩時時欲以自命不凡之意寓乎其中且無論其詩之工拙卽其爲人腥穢之氣已使人難近縱詩中作大話誰則信之又其甚者必以已之境遇强入詩中塵容俗狀令人欲嘔論詩者或以二者皆能寓意而取之耶古人咏物詩體物工細摹其形容兼能寫其性情而未嘗旁及他意將以其不寓意而棄之耶彼其以此繩人者蓋爲見人有好句以此抹煞之耳卽不然亦自欺以欺人耳試取咏物數題令彼成詩方求肖乎是物之不暇尚敢言寓意否

從古詩人大約憤世疾邪者居多今人作詩切戒罵人以咏物見稱者如鄭鷓鴣謝蝴蝶高梅花袁白燕諸人彼其詩中寓意何處君輩能一一言之否夫詩豈不貴寓意乎但以爲偶然寄託則可如必以此意視頌之詞詆訕之態而氣骨全不見也但刺譏之中人勢必爭妍取憐學爲妾婦之道宜乎詩稿中無非強人詩中詩豈肯爲俗子所驅遣哉總之詩須論其須隱而彰始爲得體耳至於深可憎惡者原自不妨

痛快即三百篇中何嘗無痛罵不留餘地處且後又不必論矣夫强越人以矢晏猶可也養鶩雛以死鼠可乎哉

從事于詩者其要有三曰閒曰高曰細自熟所謂熟者乃漸老漸熟之謂非衆人習徑也

學古須有獨見不然則易得其短難取其長世人貴遠賤近謂古人有美無惡至問其所以爲美則終不能言宜其貶玉貴礫去取皆左矣夫刻求古人之短正能識其長處古人有知必不以掩慕者爲知已以

此論之則牝牡驪黃之外自有眞賞人奈何不因目爲用而以耳爲用耶

詩以山林氣爲上若臺閣氣者發便清新拔俗不然則格便低前人早朝應制諸詩其拔俗者不過千之一二大抵此等題極易入俗雖有能者無所施其技也余幼時侍先君子猶記論詩一節云畫雨水者宜竹籬茅舍不宜朱閣華堂宜布袍藜杖之老翁不宜垂紳縉笏之朝貴宜抱琴負囊之童子披蓑掇棹之漁人不宜輕裘駿馬之公子旗旌導前騎卒擁後

意要得風人之旨辭須矜貴其襲舊者固不可求新
而類詩餘尤不可也
詩亦有淺深次第然須在有意無意之間向見註唐
詩者每首從始至末必欲强爲聯絡遂至妄生枝節
而詩之主腦反無由見詩之生氣亦索然矣
有極平淡而難及者人或以爲警鍊少不知其篤警
鍊而上之也但學者未造警鍊不可先學平淡且亦
斷學不來

詩要移步換形而尤宜於排律詩要議論奇恣而尤
宜於古風前所謂縹緲閎曠可以無所不宕而於絕
句尤不可少
或謂奇瑰之文可以竊科第而明珠白璧竟有不售
者是科第固有命也若詩之傳與不傳庶足憑乎余
曰是亦不盡然即以易見者論之唐人任華之詩僅
傳其寄李杜二篇如無此二篇則竟湮沒矣人蓋不
知任華但知李杜也白香山稱鄧鮪詩比于陶靖節
而鄧鮪之詩不傳藉非香山稱之尚知有鄧鮪乎且
雖人云亦云有所不離苟其說似正而其中有弊便
指擊不遺餘力無論其爲古人之言及今人之言也

山谷謂俗不可醫余謂好詩乃是俗人之藥
余凡諸立論斷不肯拾人牙慧寧爲人所誚笑而人
云亦云終有所不能爲也惟從來至當不易之論則
雖人云亦云有所不離苟其說似正而其中有弊便
當痛加砭劑庶幾人人能爲之者甚而古人之言及今人之言也

如詩要寄託遠大老杜詩中時時以君國爲念故雖不同此說是矣然以鄙見論之有不盡然者高人隱士之詩以世外之人而爲世外之語寂靜之中具有妙理令謂其不以君國爲念而吐棄之乎如謂詩之志在君國者其人立朝必有可觀是重其人而兼重其詩也吾謂詩自詩而人自人若以人求詩則古來當惟皐夔伊呂諸人爲能詩後世當惟房杜韓富諸人爲能詩矣且范希文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王介甫以新法害天下兩人之行如是懸絕而詩

名獨不能不讓拗相公者又何說也陶靖節閒情一賦歐陽文忠江南柳一詞豈能爲兩公累耶今人執古人緒言以繩天下輒欲優劣詩人在卓越者固有定見卑陋者不得其解遂謂題目大則詩亦大舍其一身一家現在之位及一切冥茫景而務夸大其詞甚且多方說遇以求合乎時人夫詩之所爭者果在此否

詩本性情固不可強亦不必強近見論詩者或以悲愁過甚爲非且謂喜怒哀樂俱宜中節不知此乃講道學不是論詩詩人萬種苦心不得已而寓之於詩中之所謂悲愁尚不敵其胸中所有也三百篇中豈無哀怨動人者乃謂忠臣孝子貞夫節婦之反過甚乎金罍兕觥固是能節情處然惟懷人則然若乃處悲愁之境何嘗不可一往情深眞中有幻動中有靜寂處有音冷處有神句中有句味外有味詩之絕類離羣者也

入手時須講一清字成功則不外一老字詩之初終略盡矣即古文辭何獨不然

問詩之所宜已見其槩矣問詩之所忌云何曰當忌者不少而其尤甚者則曰凡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杜陵詩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爲造成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勢力量與雨露日月正相配也愚按此論是爲古人曲護而其說頗鑿古人用此亦是偶然在兩公或未必見及此且即無此解虛實未嘗不可活對古人有知甚無取後人之曲護也試即類推之如氣色皇居近金銀佛

寺開得無日氣爲陽色爲陰乎又竟日掩留佳客至百年粗糲腐儒餐淹留二字又當何解

文要養氣詩要洗心子由推司馬子長之文有奇氣而歸功於遊覽是亦氣之一助也至於詩則必洗滌俗腸而後可以作向謂詩自詩而人自人者固別有說不得以荆公藉口也夫詩可以醫俗而所以醫詩之俗者亦必有道蓋其俗在心未有不俗於詩故欲治其詩先治其心心最難於不俗無已則于山水間求之

胸明眼高每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則筆端自然磊落而雄放虛心下氣每暇街談巷議助我見聞牧豎耕夫益我神智則筆端自然深細而温和

夜鐘先生祼著不下十餘種而寒塘詩話爲最鉅其徵引甚博且中多瑰異可喜乃生前自刻數十條則皆擇其不足存者浮夸鄙俗供人姍笑良不可解客歲家君子曾手爲刪定隸成四帙而終恨多此一番梨棗或有片帙流傳適足爲先生之累也茲說詩菅劄疑屬未竟之業而持論中正和平無少偏畸洵可稱詩家津筏非復老生常談蓋先生數奇不遇喜衒已長苟能淘洗胸中結習則廬山面目自見其眞尤原可作應不以規爲瑱已甲午夏日同邑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而巷詩話

第100.001號

徐子而菴所說唐詩凡三百五篇其與同學論詩即宋元人所謂詩話是也余嘗取而讀之大抵與金子聖歎所評唐才子詩相爲表裏以分解爲主以起承轉合爲法余雖不知解數然未嘗不知起承轉合也以意逆之其所謂解嘗即古文家所爲段落者是夫段落之式首爲起次爲承者其前段也又次爲轉末爲合者其後段也此不獨作詩爲然凡種種文字莫不皆然而于五七言律則獨有難焉者蓋字數既少

而亦必遵其法未免束縛拘攣不能自主宰若他文之可以長短多寡任意爲之者乎譬之東方曼倩長九尺三寸其耳目口鼻手足肢體不能加多侏儒長三尺餘其耳目口鼻手足肢體亦復不能減少使善丹青雕鏤者作數尺之像固無難優爲之苟縮而爲數分則必如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始能以無厚入有間然不可謂數分之人遂可而置子下而足置于上也然則律詩分解誠尤難于古風也哉心齋張潮識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而菴詩話

吳縣徐增子能著

而菴曰詩人自宋元來而論詩者備矣其去唐已遠要皆得之揣摹無有師承規矩放失至于今日頹波莫挽有志之士爲之慨然夫三百篇十九首之旨固無有能斷之者其論

唐詩輒曰雄曰渾曰奇曰奧曰新曰秀曰高曰亮總不出于才氣聲調之間又極論對仗照應重犯等詩之道如是而已乎議論愈繁成就愈少亦可以知其故矣今之詩人務求捷得不從性情法律處下手其所謂性情非眞性情其所謂法律非眞法律譬彼畫家多蓄粉本依樣葫蘆以爲古人不是過薄于自待而并薄待古人耶古人所作皆由眞才實學其詩具在斑斑可得而考也識得古人便

可造得古人余所說唐詩諸體雖不能從萬
花樓上出身亦庶乎不涂殺于蘆菜盌中矣
作詩之道有三曰寄趣曰體裁曰脫化今人而欲詣
古人之域舍此三者厥路無由夫碧海鯨魚自別
于蘭苕翡翠此古人之體裁也唐人應制之作皆
合于西方聖教此古人之寄趣也少陵詩人宗匠
從熟精文選理中來此古人之脫化也

夫作詩必須師承若無師承必須妙悟雖然卽有師
承亦須妙悟蓋妙悟師承不可偏舉者也是故由
師承得者堂構宛然由妙悟得者性靈獨至詩固
非聊爾事也騷人墨客從而小之則小菩薩丈夫
從而大之則大故作詩而無關于內聖勿作也作
詩而無關于外王亦勿作也有唐三百年間詩人
若王摩詰之字字精微杜子美之言言忠孝此其
遯也雖然吾猶有憾焉以摩詰天子不能統杜陵
宰相杜陵宰相不能攝摩詰天子豈妙悟師承詣
有偏至又豈內聖外王道難兼至歟竊見今之詩
家祖豆杜陵者比比而皈依摩詰者甚鮮蓋杜陵

詩本乎才而尤貴乎全才才全者能總一切法能運
千鈞筆故也夫才有情有氣有思有調有力有略
有量有律有致有格情者才之醞釀中有所屬氣
者才之發越外不能遏思者才之徑路入于縹緲
調者才之鼓吹出以悠揚力者才之充拓莫能搖
撼略者才之機權運用由已量者才之容蓄浪而
不窮律者才之約束守而不肆致者才之韻度久
而愈新格者才之老成驟而難至具此十者才可
云全乎然又必須時以振之地以基之友以澤之
學以足之夫披鮮挾藻春華裕如是時以振之也
雄視濶步門業清高是地以基之也辨體引義以
致千秋是友以澤之也金聲玉振以集大成是學
以足之也復得此四者而才始無弊可稱全才矣
詩須到家所謂到家者于古人詩中路路都有若止
得一路兩路則非到家試看衲子沿門持鉢募糧
不知歷過多少人家方滿得者个鉢子到得煮熟
時氣味件件相和至此田地纔爲到家也
夫詩自三百篇以至于唐體製不一要自風會變遷

之所致吾等生平百載後備觀前人所作不採其
志趣之所在而徒求于字句聲口之間無論其詩
不似卽極似矣總無當處此詩所以貴自得也
調者才之鼓吹出以悠揚力者才之充拓莫能搖
天地之氣日趨子薄詩人之習日就于容易便利于
六是皆走活法而避死法所以去古愈遠李北地云
不讀唐以後書余謂欲學三百篇者不當讀春秋
以後詩學五言與樂府者不當讀魏晉以後詩學
近體者不當讀晚唐以後詩塞濫溢之門堅上進
之路當心致志面如灰鼻如氷十年廿年討其消

息庶幾可詣其境也
讀唐人詩須觀其如何用意如何用筆如何裝句如
何成章如何起如何結如何開如何闔如何截如
何聯自有得處
夫五言與七言不同律與絕句不同字有字法句有
句法章有章法不知連斷則不成句法不知解數
則不成章法總不出頓挫與起承轉合諸法耳卽
蓋代才子不能出其範圍也
詩乃清華之府衆妙之門非鄙穢人可得而學洗去

名利二字則學可得其半矣

欲學詩先學道學道則性情正性情正則原本得而後加之以三百篇漢魏六朝三唐之學問則與古人並世矣

學唐詩須先鍊筆到得伸縮如意自有好詩作出來作詩如撫琴必須心和氣平指柔音澹有雅人深致爲上乘若純尚氣魄金戈鐵馬乘斯下矣

學詩須從板實起後來可得嶙峋若遽事流動便是不可掩飾見其詩如見其人

應酬活套法也

詩之等級不同人到那玄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人詩出學問見識如蒼力酒量不可勉強也

今人好論唐詩論得著者幾个譬如人立于山之中間山頂上是一種境界山脚下又是一種境界此三種境界各各不同中間境界人論上境界人之詩或有影子至若最下境界人而論最上境界人之詩直未夢見也

作詩須思透出一路去古人各自成家不肯與人雷同而今人尚事摹倣所以唐無漢魏之蹟而今人

詞重而體不靈氣不遒必俗物也本地風光用之不盡或有故事赴于筆下即用之不見痕迹方是作者

歌行尤重頓挫正句尤要警策用意尤要整密收縱得宜調度合拍譬如跳獅子鑼也好鼓也好師子也跳得好三回九轉周身本事全副精神俱顯出來方是善作歌行者

詩乃人之行略人高則詩亦高人俗則詩亦俗一字不可掩飾見其詩如見其人

多漢魏之膚以此惑一時則可而遂欲傳後世耶

作詩須學變每一年變幾次于詩自然有得

唐律多有失銜者以重解數故也今人不知何故亦

失銜

失銜句讀去有從高墜下的氣勢方妙

唐人不肯作次韻詩亦爲解數故

作古詩以解數爲主然須變換不然以四句板板排

下去有何生趣

詩須到十分今人儘有妙到九分獨有一分不到此

一分不到則九分終不到也一分者法是也夫百

丈之吳綾蜀錦不知裁剪成服而斜披橫纏于體

可乎

昔之學詩者病在冗濫冗濫則禮樂不興今之學詩

者病在橫厲橫厲則干戈日起關繫世道人心不

小

唐人有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一聯人

皆稱其佳而不知其所以佳余曰此卽王摩詰東

家流水入西鄰意夫鴉翻楓葉而動者却是夕陽

篤立蘆花而明者却是秋水妙得禪家三昧

作詩須被人罵過幾年纔有進步若追逐時好以博

一日之名則朝華夕萎不能久也

或問余曰詩如何作方得新余曰君不見古人之詩

乎千餘年來常在人目前而不厭今人詩甫脫稿

便覺塵腐畢集以古人學古今人不學古故欲新

必須學古

作詩須先攻一體逐體次第而進體體得手方是作

大抵詩貴人說曹子建何等才調當時無有出其右

者人或有商榷應時改定故稱繡虎

作詩第一要心細氣靜

余嘗得佳句喜極及至詩成時却改到不見好處方

歌手乃知古人爲了章法塗抹佳句至多也

詩到極則不過是抒寫自已胸襟若晉之陶元亮唐

之王右丞其人也

嚴滄浪以禪論唐初盛中晚之詩虞山錢先生駁之

甚當愚謂滄浪未爲無據但以宗派硬爲分配妄

作解事滄浪病在不知禪不在以禪論詩也恐人
不解錢先生意特下一轉語
夫詩一字不可亂下禪家著一擬議不得禪須作家詩亦須作家學人能以一棒
打盡從來佛祖方是个宗門大漢子詩人能以一
筆掃盡從來窠臼方是个詩家大作者可見作詩
除去參禪更無別法也
釋迦說法妙在兩輪故無死句作詩有對須要互旋
方不死于句下也

詩貴有轉手非熟于法者不能
詩貴自然雲因行而生變水因動而生文有不期然
而然之妙唐人能有之
詩寫性靈必先具清逸流麗之筆然後煆煉至于蒼
老唐惟子美有之有極娟秀者有極老成者天才
學力略無欵頭似天平上兌出來者
作詩乃自已之事畢竟依人不得到得能不依人之
臼人來依我我依人乎哉
臨下筆時須以千古一人自待作出來猶然落人牙

後世問人見識不高者勿與他一般樣
作詩人人稱好畢竟有一人說不好獨有一人稱好此一人可畏也
人人說不好獨有一人稱好此一人可恃也吾平
生立願只要遇見此一人生前不可得待之身後
可也身後即不可得待之千載後可也古之詩有
至今日而始見其好者有至今日而始見其不好
者此要以本領見識為主勿以一時毀譽為定評
也
聖歎才子書其論律分前解後解截然不可假借

聖歎身在大光明藏中眼光照徹便出一手吾最
服其膽識但世間多見為常少見為怪便作無數
議論究其故不過是極論起承轉合諸法耳然當
世已有鑒之者余不敢復贅一辭也
律分二解二解合來只算一解一解止二十八字前
解如二十七个好朋友赴一知已之招意無不洽
言無不盡吹彈歌舞飲酒又極盡賓主歡然形
骸都化後解即是前解二十八个好朋友酬酢依
然只是略改換筵席顛轉主賓前是一人請二十

七人此是二十七人合請一人也

余三十年論詩祇識得一法字近來方識得一脫字

詩蓋有法離他不得却又貴他不得離則傷體卽

則傷氣故作詩者先從法入後從法出能以無法

爲有法斯之謂脫也

夫作詩必須心閒頰心閒惟進乎道者有之進乎道

者于其中之所有無不盡知盡見夫旣力能爲之

便將此事放下成木雞之德然後臨作詩時則我

無不達之情而詩亦無不合之法矣昔昭文彈琴

爲絕調而已不言琴是蓋有得于閒之一字者

吾嘗語作詩者須要向題意上透出一層見識到那

里字句亦隨到那里方有第二等詩作出來

有佳句者氣多不全鍊句却是一病然又不得不鍊

有意無意斯得之矣

學問到底不過一个實法詩作到底亦不過在幾个

字求奇求異總隔一層古人詩着實費力却在不

費力上見好往往然也

詩無一定腔拈只須爭落筆第一句起頭一二字尤

好詩須在一剎那上攬取遲則失之

無事在身并無事在心水邊林下悠然忘我詩從此

境中流出那得不佳

今人論詩輒云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此二語悞人

不淺吾觀古詩無一字無着落須細心探討方不

墮入雲霧中則將來詩道有興矣

花開草長鳥語蟲聲皆天地間眞詩能於此等處會

意則三百篇可學何況唐人也

學詩與學道無二古人以道自樂余觀詩至適意所

在覺天下之樂無有踰于此者人生天地間那可

一日離詩也

解數及起承轉合今人看得甚易似爲不足學若欲

作詩法亦無多子也學人當于此下手儘力變化至

于大成不過是精于此耳向來論詩皆屬野狐正

法眼藏畢竟在此不在彼也

解數起承轉合何故而知其爲正法眼藏也夫作詩須從看詩起吾以此法觀唐詩及唐已前詩無不煥然照面若合符節故知其爲正法眼藏無疑也

跋

明人選唐詩爲世所通行者一曰李于鱗唐詩選一曰鍾譚詩歸二者廊廟山林未免偏有所重偏有所重則必偏有所廢矣毋惑乎後人紛紛聚訟也今而卷說唐詩則不唯其文而唯其體又爲選家闢一蹊徑觀其詩話所云蓄胸中確有所見非徒爲大言以欺世者讀者當自得之也心齋居士題

蘧齋詩話

蘆齋詩話二卷

國朝施閏章撰閏章有矩齋雜記已著錄是編乃所著詩話也閏章詩深婉蘊藉世推作手而詩話乃多可議如顏眞卿判楊志堅妻李翺嫁韋叔讀書處夜夜濕螢來復去李含章亦嘗隱此每風應物女李紳題放生池胡釘鉸感夢能詩寥有方葬胡秀琯韓愈孟郊友善韓愈等獎進後輩淳化中老妓詩老叟改薩天錫詩石介慶秝盛德須艮岳詩識李後主題金樓子劉長卿題詩皆玉山佳話也山起平野臨東谿窈如拳而曲寺嵌山阿竹樹叢蔽寻有同峯陰寺閣深竹靜巖扉邢孟貞以爲山之寶錄少時每春秋佳日必往遊嘗看新笋作短謌有僧杜心可語能燒筍相待今作吏數十年矣未嘗不夢遊山中也

玉山慧照寺在宣城東郭外八里宋治平中爲會勝院有沃洲亭梅尚書詢嘗讀書院中聖俞詩當年吾叔讀書處夜夜濕螢來復去李含章亦嘗隱此每風月良夕吹鐵笛吟嘯自如元張浚明詩春風跨馬銀鞍穩夜月騎牛鐵笛閒自注梅尚書遊此乘銀鞍馬皆玉山佳話也山起平野臨東谿窈如拳而曲寺嵌山阿竹樹叢蔽寻有同峯陰寺閣深竹靜巖扉邢孟貞以爲山之寶錄少時每春秋佳日必往遊嘗看新笋作短謌有僧杜心可語能燒筍相待今作吏數十年矣未嘗不夢遊山中也

周紫芝

紫芝字少隱讀書陵陽山姿骨殊異父覺目之曰是子骨相當貴然肩聳而好吟其終窮乎後宦果不顯有竹坡詩話行世黎檜嘗愛其詩云秋聲歸草木寒色上衣裘今都志作到衣裘止更一字風韵迥別

失考殆偶然剳記不甚經意之作耶

詩有本

山谷言近世少年不肯深治經史徒取助詩故致遠則泥此最爲詩人蚩砭詩如其人不可不愼浮華者浪子叫嚎者麤人窘瘠者淺痴肥者俗風雲月露鋪張滿眼識者見之直是一葉空紙耳故曰君子以言有物

詩不可無道氣稍著迹輒敗人與右丞體具禪悅供奉身有仙骨靖節則近乎道矣鳶飛魚躍不知于道何與一落宋賢便多笨伯

江之永矣四句止咏歎江漢而文王化行南國許多難言處含蘊略盡漢魏六朝以來詩人多用景語是其遺意純用賦而無比興則索然矣

詩用故典

古人詩入三昧更無從堆垛學問正如眼中着不得金屑坡公謂浩然詩韻高才短嫌其少料評孟良是然坡詩正患多料耳坡胸中萬卷書下筆無半點塵爲詩何獨不然

雪詩

韓昌黎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而歐陽公與江鄰幾更取均中初蓋底凸處已成堆爲勝殆不可解

杜詩

杜廣大精微如天地爐冶隨物賦物一一欵之不無刋鈍單從五七字求生活矮子觀場耳陳無已教學者先黃後韓不由黃韓入者失之拙易此語去杜幾里

西山

宇遊西山翠巖寺一宿得詩二首僧碧浪又索題四

絕句或以爲少宇笑曰正恐西山僧揶揄當盡焚耳宋時西山詩版甚多一僧徧覽不當意因自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穹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使遇如此僧詩豈易作客爲咋舌

錦瑟

劉貢父詩話一卷語多碎碎稱李義山錦瑟詩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似可破從前之疑

樂官山

曹彬攻下江南諸將置酒歡宴樂人擲樂器大慟因

盡殺而聚瘞之名樂官山伶雖賤工各爲其主殺之過當未免爲曹武惠盛德之累李君實載一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駢頭就死緣家國嫗煦南歸結綬人近時陳士業宏緒亦有詩云風雨千年痛哭聲海天寥落聽韶濩澄心堂內新詞好銜壁淒涼嫗衆伶

楊世忠

忠字盡台吾邑之雙谿人萬秝中爲諸生家貧苦吟罕知者家叔父嘗記一首云君下榆林闕妾上堇夫人思一秋橘綠橙黃日幾度天涯夢裏時又君在東兮妾在西妾念夫詩北雁南來愁欲往東流西去繫人思一秋橘綠橙黃日幾度天涯夢裏時又君在東兮妾在西妾念君兮君不知著草問殘三月信鍾花剔盡五更時作行草書有林下風味先君子送陳歸里云綺窗應有句把酒與君論盡謂是也其手評杜詩一册予兒時嘗見之後爲友人攫去零落求其稿亡矣

老痴

吾鄉前輩詩人稱楊老痴以布衣不甚顯詩亦散亡余嘗爲作傳遺一事未載今補錄之莊定山嘗訪老痴痴荷鋤在野莊問老痴何在痴口吟曰門外數竿竹庭前一樹花飢茅堆屋舂便是老痴家莊謂曰先生妻也楊與馮親舊夫人雅語文史故相儕愛頃借

小青

小青詩盛傳于世近有辨者謂實無其人益析情字爲小青耳予至武陵詢之陸魁京圻曰此故馮具區之子雲將妾也所謂某夫人者錢塘進士楊廷槐元

書與讀嘗欲爲作計令脫身俛歸小青不可及夫人從官北去小青鬱無可語遺書爲訣書中云云皆實錄也小青以命薄甘死寧作霜中蘭不肯作風中絮豈徒以才色重哉客問小青固能詩恐未免文人潤色陸笑曰西湖上正少此捉刀人

七言古歌

往見何大復昔遊篇五百五十五字凡十轉皆平近時襲中丞孝升老蕩子行四百七十字凡八轉皆仄古今相望各自一體然宋禮部員外裴悅寄邊衣詩花邪姬痛哭點頭索陸髮作髮鞏妾婢詬笑之姬厲其聲淒楚頻呼仙珂仙珂陸字也陸驚問曰爾豈睡失意鬱鬱死陸追悼仄之忽署中老乳姬發狂作歌盼數四主人老病以姬囑陸陸遜謝不果已而姬亦流

陸僉事吳人嘗于某公席上賞其歌姬唾花姬亦流盼數四主人老病以姬囑陸陸遜謝不果已而姬嫁爲陸僉事紀異

陸僉事吳人嘗于某公席上賞其歌姬唾花姬亦流盼數四主人老病以姬囑陸陸遜謝不果已而姬嫁爲陸僉事紀異

黃公灘也子瞻誤用之遂成佳話癸卯二月二十七日余舟過之正寒食節直作起句灘頭到惶恐節序屬清明客見之曰卽此憔悴得人

爲陸僉事紀異

陸僉事吳人嘗于某公席上賞其歌姬唾花姬亦流盼數四主人老病以姬囑陸陸遜謝不果已而姬嫁爲陸僉事紀異

失意鬱鬱死陸追悼久之忽署中老乳姬發狂作歌其聲淒楚頻呼仙珂仙珂陸字也陸驚問曰爾豈睡花邪姬痛哭點頭索陸髮作髮鞏妾婢詬笑之姬厲聲汝何人敢詈我我自是情人豈妖祟邪生不得與郎君定情斷髮不食死願乞郎君髮綰以殉陸夫人深加憐慰許爲薦拔良久仆地閱日乃甦時戊戌正月朔日陸爲余言余戲紀以詩云杜牧鍾情可奈何目成身死恨徧多洛濱虛憶珊珊枕神女重閨宛轉歌黃土玉環深涕淚明珠金屋悔蹉跎他生倘遂同心結猶恐含嬌怨綺羅

靈巖

僧淨域來自五臺不持鉢乞食順治戊戌夏余過靈

曩見般舟殿圮謂僧盍募新之僧力任是役既落成以卷乞余書聊記其事我遊靈巖山莫宿靈巖寺鐘磬聲在耳松篁影在地乘月坐石上清光不能寐雖非禪和子側見西來意曉起陟峯頂艱險了不避學道肯如是自然得智慧古殿名般舟莊嚴齒稱最浩劫到空王梵宇乃傾墜佛無一切相成毀非有二我作有相觀歡喜作佛事長老聽我言努力無退志經營任土木丹雘窮妙麗菩薩開懽顏諸天皆擁衛金碧與瓦礫畢竟誰眞諦開山法定師彈指逾千歲廢興同夢覺孰受如來偈僧有出世心須明無上義眼前皆淨域東西復何異試語明公石石也點頭未

試士遇雨

丁酉三月十九日余初至東萊校士唱名畢雷雨大作平地水尺餘雷聲洶洶如崩屋諸生皆雲集堂上不復得試是時苦旱久矣書口號以壯多士滿目明珠絳帳開从晴一日走風雷敢言化雨隨車至應有蛟龍出海來咫尺蓬萊山可移雨師風伯驟靈旂從教滄海添春漲會取珊瑚百丈枝諸生和者十餘人

高密王處昌最見賞異後官至大宗伯

諸生告老詩

學政故事諸生非先期告老臨場槩不得請及試其文常八九黜余校士青州既鎖院復有三叟乞衣頂憐而破例許之日中未得出與以酒食偶作詩云一領青衫兩鬢斑春風特放此身閒掉頭歸去休惆悵無恙相看是舊山

燕磯詞

幾番欲放長歌調喉咽歌不出又幾番載酒覓知音

尋不着空歸去可憐如許大江山沒箇題詩處此不知誰作書在燕子磯石壁余叔父嘗見之比年江行上下欲一艤舟尋覓恨風利不得泊也

傳詩之誤

世傳羅一峯起用時哭友詩有九原若遇南陽李爲報羅生已復官予疑其忿狹不類一峯偶問施偉長則卿吏蔣之翁乾廬陵陳莊靖者也其詩云學士先生早蓋棺雄歌聲裏路人歡填門客散名猶在附郭田多死亦安鹽井已非今日利氷山不似舊時寒九

原若遇南陽李爲報羅生已復官益陳不協鄉評又嘗與李同齮齕羅公者也

宋蕙湘

蕙湘秦淮女子題衞輝驛壁云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旗飄颺鳳城開將軍不戰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廣陌紅塵暗髮鴉朔風吹面落鉛華可憐夜月箜篌引幾度穹廬伴莫笳盈盈十五破瓜時已作明妃別故帷誰散千金齊孟德鑲黃旗下贖文姬

洞庭烈女

彭蠡湖邊女兒港秋水未乾湖水長女兒一去幾經秋時有行人來繫舟岸柳汀花濕紅翠柳似顰眉花濺淚茅屋參差石徑斜港口人煙凡幾家當初知是誰家女後來嫁作誰家婦嫁時湖上塵弓鞋至今尚想凌波步我欲回頭問小姑小姑迢迢隔重湖我欲前從大姑問大姑脈脈凝新恨紅顏薄命眞堪惜女兒名姓無人識年去年來湖水春空使行人弔陳迹

君不見古來多少大丈夫老死湖山名亦無此詩爲永豐學士曾公棨作而其巢睦集不載僅長泊舟港口得之長年口誦長年故自可人

身照影江干無限悲永辭鸞鏡畫蛾眉朱門空許成秦晉死後相逢總不知

徐州驛

康熙丁巳余友劉緝生見徐州驛壁題云望斷鄉關行路難可憐春色已摧殘兒家夫壻長安道止恐相逢不忍看末署江西難婦四字無邑里姓氏相傳建昌某孝廉之妻不知後能贖回否

女兒港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陶公偶然入妙次之孰是

都不營而以求自安便下一格劉綸別離不可再而

我更重之孟浩然榜人苦奔峭而我忘險艱二語差

不覺至杜審言重以崇班閣而云勝托捐浩然閒君

重高節而得奉清歡稍覺索然甚且用作五律起句

如送蘇六從軍才有幕中畫而無塞上勳更使不得

用焉字

焉字用作押韻最難穩劉楨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

焉用法清健其次則元結豈不如賊焉杜甫古人歌

已矣吾道卜終焉在排律百韻中間用飄逸杜必簡

澄清得使者作頌有人焉杜甫枕帶還相似柴荊卽

有焉俱不佳梅聖俞窮通可問焉用作結句尤收不

住

用哉字

潘尼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謝朓耳目暫無擾懷

古信悠哉沈約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陳子昂五

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杜甫往來時屢改川陵日悠

哉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疏鑿功雖美陶公偶然入妙次之孰是

哉野橋齊渡馬秋望轉悠哉江流大自在坐穩與悠

哉略可餘未免有心學步沈陳風韻氣槩已勝潘謝

至于鱗登高作賦大夫哉殆不成語

用之字

阮籍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老杜客愁全爲減捨

此欲何之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于戈猶未已弟

妹各何之稍弱又出門轉盼已陳蹟藥餌扶吾隨所

之差可至杜荀鶴于人不得已非我欲爲之白髮多

生矣青山可住乎五言律長城壞矣

五言排律

有謂排律無單韻如老杜集中止有十韻十二十四

二十二十四三十四十五十韻之類並無十一十三

十五韻者考之杜集良然按此體唐人以沈宋爲宗

及考盛唐諸家沈佺期諸君用五韻七韻者頗多駱

丞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亦七韻不害爲名作其

餘九韻十一十三韻二十五韻各有之具摘子後大

抵以對仗精嚴聲格流麗爲長未嘗數韻限字勒定

雙韻其雙韻者十八二十八三十二皆有之未嘗取盈于三十四十也初盛惟沈佺期苍虯魅四十八韻爲最長中腹四韻殊少警句杜審言排律皆雙韻和李大夫嗣眞四十韻沉雄老健開闔排蕩壁壘與諸家不同子美承之遂附旌旗整肅開疆拓土故是家法然往往五十韻百韻中韻重意複瑕瑜互見似可稍省鄭

云長篇沉着頓挫指事陳情有根節骨格此老杜獨擅之長宋人每每學之遂以詩當文冗濫不已詩遂大壞皆老杜啟之此言雖激亦自有見近見才人不百韻則以爲儉腹短才不知沈宋王孟大抵皆貴精不貴多也吾讀方密之述懷二百韻歎爲奇觀已如讀三都賦至關中李大青有三百韻詩便當盡焚古今經史子集單看此一篇排律矣

排律單韻

五韻宋之問始安秋日楊炯途中盧照隣至望喜矚目駱賓王過張平子墓海曲書情和李明府王維沈拾遺新竹山中示弟青龍寺送熊九七韻沈佺期登瀛州南樓宋之問酬李丹徒盧照隣宿晉安寺贈左丞哭韋郎中春晚從李長史冬日野望夏夜憶張二靈隱寺寒夜獨坐王維田家過盧員外九韻駱賓王四月八日題級王維贈焦鍊師十一韻沈佺期扈從出長安宋之問雲門寺早入清遠峽盧照隣結客少年場駱賓王咏懷十三韻宋之問入瀧洲江二十五韻楊炯和劉長史

顏魯公

公爲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酷貧饘藿不給

妻王厭之索書求離志堅送以詩曰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尚知溪谷暗山婆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髮鸞鏡從教畫別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妻持詩詣州求判別公判曰楊志堅素爲儒流雅嫻篇詠愚妻暗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臺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汚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莫示勸懲阿王決三十後任改嫁楊秀才贈布絹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隨軍江左後遂莫有敢棄其夫者

按朱買臣楊志堅妻並求去然亦有妻才而夫甘棄之者佻薄可恨如南楚材之于薛媛嚴灌夫之于愼氏二婦詩才佳絕而夫有異心何邪

李翺

翺在潭州席上有舞柘妓者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妓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翺詰其事乃姑蘇韋中丞侍姬所生女也自言昆弟夭喪委身樂部恥辱先人涕咽不能堪合坐吁歎遂命更其舞衣延與昭代叢書 戊集補 卷第七 詩話 夫 世楷堂藏板

韓夫人相見撫如已女遂于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輿侍郎聞之自京師馳詩贈翺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禁捕放生魚

唐元相國稹廉察江東修龜山寺魚池爲放生之所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護持不須垂鈎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後李相國紳到鎮入寺覩元公詩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于鏡湖後

有犯者堅不恕焉復爲二絕示之剃髮多緣是代耕好問人死惡問生祇園說法無高下爾輩何勞尚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年鬢鬚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

近體結句

結句有承上意者須蛛絲馬蹟乃佳如壯八月十五夜月六句林棲見羽毛下又云此時瞻白兎直欲數秋毫西閣雨望六句秋林驛遠情下又云滴池朱檻濕萬慮倚簷楹茅堂撿校收稻六句嘗新破旅顏下又云紅鱗終日有玉粒未吾堅就事直結畢竟犯復

胡釘鉸

胡生鄞人也性落拓家貧少爲洗鏡釘鉸之業共里有列槃寇墓禁樵採生每遇甘果名茶美醞輒以祭子祠墟以祈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以一卷書置之心腑及覺而吟咏之句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于師友也遠近號爲胡釘鉸太守名流皆仰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也或持

酒茗以來則欣然接奉

廖有方

廖有方校書元和十年失意遊蜀子旅舍忽聞呻吟之聲迹之見賃室中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强而對曰辛勤數舉未遇知音昨睡眸頭久而復語惟以殘骸相托餘不能言俄而奄逝廖遂賤鬻所乘鞍馬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名銘爲金門同人臨岐悽斷復爲詩曰嗟君沒世垂茔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及廖自蜀歸取道

東川至靈合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徘徊設辭有同親戚淹留半月款讌甚厚臨別其妻又悲泣贈賮及綵錦一駄直數百金驛將曰郎君今春所薦胡秀琚秀才卽某妻宝之季兄始知亡者姓字廖堅辭其餽曰僕爲男子粗識古今偶然葬從孫嘗從行至湖州貶所文公數見之詩雖佗無記見然能左右文公于忠讜之中其孝謹有可徵者而送復逾驛廖終不顧驛將亦不挈還東西各去乃後世詫之爲神仙謂雲橫秦嶺二句湘嘗先言之不知牡丹見別詩別有一江淮術士爲文公族子今文公遺集有贈族姪詩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

方及第改名遊卿聲動中外搴稱義士其主驛戴克勤堂牒本道節度甄昇至于顯職克勤名諱與廖同述焉

韓孟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

前輩獎進

韓文公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皆以引接後學爲務楊祭酒 尤深于獎善得一佳句終

日在口人以爲癖終不易初心見因話錄

大羅洞

華山東二十里有大羅洞里人祀唐韓湘之地也考世景表湘字北渚長慶三年進士官大理丞爲文公從孫嘗從行至湖州貶所文公數見之詩雖佗無記見然能左右文公于忠讜之中其孝謹有可徵者而送復逾驛將亦不挈還東西各去乃後世詫之爲神仙謂雲橫秦嶺二句湘嘗先言之不知牡丹見別詩別有一江淮術士爲文公族子今文公遺集有贈族姪詩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

云有奇術妙探知天工者當郎其人也于湘何涉且以孫爲姪並紊其家世矣

孟詩

襄陽五言律絕句清容自在淡然有餘衍作五言排律轉覺易盡大遜右丞盖長篇中須警策語耐看不得專以氣體取勝也故必推老杜擅場

李空同看孟詩不甚許可每嫌調雜似謂選體與唐調雜也余謂襄陽不近選體唐人佳句亦有偶帶選體者李杜諸公詩何嘗不兼有漢魏六朝語乎空同

自分其五言古作選古唐古二種正其所見不廣處

國風雅頌就其一體中不相類者頗多也

月詩

浩然沿月棹歌還招月伴人還沿月下湘流江清月近人並妙手言月右丞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老杜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說出性情江月去人止

數尺尤趣不容更着一語陸暢山齋玩月云野性平生惟好月新晴夜半覩嬋娟起來自擘書窗破恰露清光到枕前別有風致可想

詩識

有官眞似水無夢不還家寻寄懷同年侯藍山句也侯竟卒于官友人以爲詩讖然此語故未嘗言其不還也浩然送王七尉松滋愁君此去爲仙尉便逐行雲去不迴老杜送鄭虔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更不復忌諱何也

白簡

今人言彈劾則言白簡從事晉傅元性急每有奏劾或值日莫捧白簡坐以待旦竦踊不寐臺閣生風晉

本文云白簡簡略狀南史任昉傳注然用作推薦語便以爲誤孟詩同曹三御史泛湖有白簡徒推薦滄江久拂衣

楊誠齋牡丹詩

周益公牡丹有白花詩緣者楊誠齋作二語有白玉孟將詩玉緣碧羅頂襯素羅裳冰霜洗出東風面翡翠輕稜疊雪裝咏色雖工而着相甚矣

三友詩

唐人用桃花燕子作對往往入妙近見吾友邢昉孟

貞平蕪燕子風初下野寺桃花日共尋莓遷非馬跡
花欲放湖邊寺燕子初歸江上村梅磊朽司楊柳風
低棲海燕桃花水漲上河豚

喻宣仲

新建喻應夔字宣仲喻太守邦相之子遊金陵與曹
能始同賦六朝懷古詩中有晴天鬼火燒枯樹秋水
漁燈照廢宮盛傳于時其咏廬陵金牛寺落句誰言
流水去長在寺門前蕭伯玉劉晉卿諸公嗟賞閣筆
李梅公先生爲余言之今喻集虹玉樓詩十卷不載
事又以廢爲發引明發不寐並非

麻姑酒

余遊盱江以麻姑酒遺伯衡歲東絶句云水漲桃花
江路紆遊山駐好興愁孤人開何處尋仙洞分取麻
姑酒一壺伯衡得詩謂衡口直出正爾唐人三昧遂
各一珠領以玉環兵後僧貧質之民家二十餘年矣
苔云愚山東去訪麻姑分寄麻姑酒一壺一葉扁舟
盪兩槳眞堪畫作剡溪圖亦自灑灑

用經語

詩用經語有增一字而複者潘安仁畏此簡書忌增
一字而妙者杜工部馬鳴風蕭蕭

奇句

空梁落燕泥自是偶然楓落吳江冷不聞對語庭草
無人隨意綠亦然此物何關天巧亦若爲造物所靳
至無可奈何花落去晏元獻以似曾相識燕歸來偶
句當時稱爲神合然舍此亦別無可着語

娛酒不廢

招魂云娛酒不廢沉日夜些言飲酒晝夜不輟也古
樂府廢禮送客出亦當作止字用注謂飲酒不廢政
事又以廢爲發引明發不寐並非

鐵佛寺袈裟

臨江天寧寺一稱鐵佛寺有藏經全部明正統十一
年頒自京師敕書具存又聞有宮繡千佛袈裟佛頂
各一珠領以玉環兵後僧貧質之民家二十餘年矣
丁未予裁缺將行爲贖而歸之佛頂珠玉環皆無有
慮寺僧之終不能守也題數語使藏之閣上老樹千
年殿閣青先朝勅賜出形庭摩挲留取袈裟古珍重
誰繙貝葉經

薄領

劉楨職事頗填委文墨紛消散沈迷簿領閉戸自昏亂陸機終朝理文案薄莫不遑眠文人性畏簿書古今同病曹氏父子往往從馬上軍中賦詩更唱迭咏意氣雄絶然則簿書之累甚戎馬

山谷

泰和縣舊志稱山谷作令時往往窮搜巖壑賦詩題壁今按快閣詩外殊寥寥官亦能累山谷邪

杜句

蓋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語意聯貫詒者

尚嫌復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邱一事作兩句略無分別古人全不暇檢點

劉琨

贈盧湛何惠百鍊剛化爲繞指柔非英雄失志身經多難之人不知此語酸鼻

灞橋詩

十八日鄭八宅覩法帖有石刻云渭水橋邊不見人摩挲高塚石麒麟千秋萬歲功名骨盡作咸陽原上塵漢苑秦宮半夕陽幾家墟落野花香灞橋斫盡書

青柳不是行人也斷腸二詩草書奇縱而無題識下書閒閒二小字風調悽婉非唐人不能辨也

賈句

賈閬仙嘗得句云獨行潭底影苦難屬對从之聯以數息樹邊身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後續成一律送無可上人孝峯霽色新送此草堂人塵尾同離寺蛩鳴暫別親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終有煙霞約天台作近隣余謂此語宜是山行野望心目閒偶得之不作送人詩當更勝詎老杜力稀經樹歇

老困撥書眠氣象全別矣

老妓詩

淳化三年冬十戸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盛開有踰春月冠蓋雲集僧舍填駢有老妓題寺壁曰曾趁東風看幾巡冒霜開喚滿城人殘脂剩粉猶在欲向彌陀借小春此妓遂復車馬盈門

于鱗七律

于鱗自喜高調于登臨尤擅場然登太行太華山絶頂各四首竭盡氣力聲格俱壯細看四首景象無甚

差別前後亦少層次總似一首可盡故知七律不貴
多也杜老秋興八首咏懷古蹟五首各有所指自可
不厭今人搖筆四首八首以十爲率强半不知痛癢
耳

杜注

注杜詩者謂杜語必有出處然添卻故事減卻詩好
處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言峽流
傾注上撼星河語有興象竹坡乃引天官書天一錯
梧矛盾動搖角大兵起謂語中暗見用兵之意頗覺
詩家三昧直讓唐人獨步宋賢要入議論着見解力
索肰且上句已明言鼓角矣何復暗用爲哉子規夜
啼山竹裂王母畫下雲旂翻正以白晝仙靈下降爲
要眇神奇之語李君實援張邦基墨莊漫錄乃言王
母鳥名尾甚長飛則尾張如兩旗信如此說昧作西
王母解者孰勝咀調自見不在徒逞博洽杜詩蒙窺
如此者甚衆也

杜七歌之四鳴呼四歌兮謌四奏林猿爲我啼清晝
李日華謂林猿本作竹林鳥名也同州有之色正青
如雀善啼後注者妄改耳以余覩之卽有鳥名竹林
亦未必勝林猿悲切感人也

唐人絕句

太白龍標外人各擅能有一曰直述絕無含蓄轉折
自然入妙如昔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
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清江一曲柳千條
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
朝畫松一似眞松樹待我尋思記得無曾在天台山
上見石橋南畔第三株此等着不得氣力學問所謂
詩家三昧直讓唐人獨步宋賢要入議論着見解力

可拔山去之彌遠

早朝詩

毛子大可夜酌宿言酬和詩不易作如老杜一代詩
豪其和王維岑參詩皆遜和賈至早朝春色仙桃語
既近俗卽日暖龍蛇風微燕雀池並非早朝時所見五
六遞言朝罷殊少次第故當遠讓王岑然王作氣象
壓岑而衣字犯重末又微拘推岑作獨步矣一日語
少子恪恪誦吟一過笑曰洵如王說則早朝時無鶯
囀亦不見春色余更思不可得一日臥舟中忽改數

字云鷄鳴禁苑漏聲殘馬策天街曙色寒景切而語貫且免複末句春字直是無瑕可指矣　紫桃軒雜綴又云王警句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岑則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賈則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氣象誠高潤終是落境語耳杜子美則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以所畫之龍蛇對燕雀已極變化而動字高字俱含生氣風微字則以燕雀因風微得至殿屋且大厦成而燕雀高又見朝廷寬大羣情樂附之意有比商曲又三見古人悲思煩促錯互迷離有繁絃雜奏句黃鵠一遠別結用願爲雙黃鵠弦歌曲遊子吟清之意楚辭一篇中言紛佩則江蘺申椒蘭菊茵桂蕙有典六義具涵杜眞詩聖三子咸當北面詩之無定蒲留芬揭車杜蘅薜荔芰荷芙蓉香草疊出言駕馭論如此愚意日暖二句雖工郤非早朝時所見畢竟則騏驥玉虬飛龍玉鸞蛟龍玉馭八龍意言屢複其毛見爲是

錢陌

烏江廟詩三分天下猶嫌少一陌黃錢值幾文初不曉陌字義一日閱小書梁時用錢自破嶺以東八十爲陌名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而民不從錢陌益少末年至以三十五爲陌今京師宴會席賞率三十文當一百亦古遺俗也

題門

京師執政巨公未嘗堅拒客而闔者班役例索門包錢拒士不得見或題于門云吐握風流願渴賢禰衡懷刺竟難傳調羹又手中堂坐祇爲閽人苦掙錢

蘇詩

蘇武錄別第二首黃鵠胡馬飛龍黃鵠凡四見且起句黃鵠一遠別結用願爲雙黃鵠弦歌曲遊子吟清商曲又三見古人悲思煩促錯互迷離有繁絃雜奏法從三百篇來若茅茨江水漢廣之類是也後人含毫修飾效之則剿同至句裁字削惟恐犯重阡陌井然望之立盡

詩名人

賀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時人謂之賀梅子此亦何異鄭鷓鴣近之袁白燕亦是

劉忠宣

公平生不刻意作詩閒有爲而作皆事核意眞情到興具如撫諭田州句云如何萬頃桑麻地天與夸人作戲場雖土官岑溥亦感也出錦衣獄中有句云紅塵未了淸時債白髮重來此地遊蓋公爲兵部郎中嘗下獄也謫戍甘肅過六盤山句云綠野誤爲三品地白頭今到六盤山蓋以爲終于侍郎不起未必有此謫也謫所示子姪句云報國未能平海宇克軍終是累兒孫蓋以逆瑾有劉某永遠克軍之批旨也又

云猶有先朝宣召夢感趨黃屋面承恩蓋思孝廟君臣相遇千載一時雖在謫所不忘情也謫所贈同事詩曰時事何人苦變更邊城持戟半儒生蓋刺瑾用事士大夫有罪多遣謫甘肅也至赦歸過六盤則直述其事曰憑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蓋公下獄克軍雖出于瑾而禍機則發于大學士劉宇也宇河南人嘗告瑾抄劉公云

詩改一字

元薩天錫詩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膾炙子時山東一叟鄙之元往問故曰此聯固善罔聽二字一合耳元問當易以何字叟徐曰看天竺雨元疑看字所出叟曰唐人有林下老僧來看雨元俯首拜爲一字師

錢唐

唐象山人元末隱居避亂年將六十洪武初赴京陳王道先獻一詩曰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聲天地驚龍飛在天雨如膏天地山川增氣象山人昔住東海山山形如象山名丹丹山之南有白石山人隱遁

松林間一朝陰氣蔽白石天昏地暗人變顏人人變顏心鐵黑山人鐵心仍鐵肝山人名不挂唇齒山人不與人相似吳江江上吳山青吳山有城高百雉好風吹步上京師竹杖麻鞋見天子天顏悅懌天開明謹身殿中承聖旨致身堯舜端有時山人事業當如此詩奏稱旨授刑部尚書明年上摘孟子視君寇讎下獄克軍雖出于瑾而禍機則發于大學士劉宇也等語罷其配享有旨敢諫者卽射殺之唐上疏袒胸當箭上悟命醫療箭創配享得不廢成化初有黃先生詩曰引棺絕粒箭當胸拚死扶持亞聖公那得殊

恩旌偉節泮宮東畔置祠宮

琵琶記

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慶元路推官以文行名方國珍據慶元避地于鄞縣櫟社用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乃編琵琶記以雪伯喈之恥按今琵琶仍是痛詆伯喈舛悖不倫不審何云雪恥

史痴翁

史忠字廷直金陵人少不慧年十七方能言忽通詩

詞畫山水木石縱筆揮寫性豪俠負氣不喜近權貴人與沈石田善自號痴翁樓近冶城署曰臥痴與客飲酒沾唇輒醉醉則搦管爲新聲樂府略不搆思有女笄當嫁壻貧不能具禮會燈夕風月佳甚詭詞攜女觀燈與其婦送之壻家呼壻出拜大噱而去嘗見其絕句云癡老平生性僻疏胸中塵垢半星無歲寒起坐燒銀燭寫箇江山雪霽圖

摘詩

偶閱海鹽志見朱西村詩漫與有云棟花風過蘸蛾

和日暄天氣晴銜泥補巢舊家燕隔水喚春何處鶯

墟頭小姑酒正熟道旁古墳人自耕勸君行樂貴及早明日東風花滿城西村名朴字元吉時有陳鑑字用明與朴齊名有句溪集寒食書懷云江上客居三十年每逢寒食一悽然青山笑人不歸去白髮滿頭空自憐茅簷幾處插楊柳梨花半開聞杜鵑身世崎嶇杜陵老蓼蘋風水洞庭船又石潭小魚自出沒草閣老樹相因依最爲警句

龍濟寺

在吉水城東南踞東山勝處蘇長公謫嶺外過此題句曰天上樓臺山上寺雲邊鐘鼓月邊僧手書刻柱明末尚存或曰此坡公詩中一聯也惜不見全篇

鍾州寺

祠山道士我前身猶記當年廟貌眞一塵塵緣甘混俗碧天青嶂暗傷神此詩題于廣德州祠山廟萬秴元年知州事鍾堅筆也堅楚人別號瀾石到州謁廟忽悟前身爲道士猶記廟中某事某物會募建某殿

在州政蹟多所修舉云云

詩有本

今人輕用其詩贈送不情僅同于克餽遺筐篚之具而已豈不鄙哉謝安石聞怨歌謳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出席流涕羊曇過西州咏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此二事千載爲之感動今人作述懷述感未必動人如是無它不得其意而專求之體製風調音響故也

辭激取禍

石介作慶曆聖德頌太激邪佞切齒其頌至范仲淹脫又曰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時曰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嶪嶪太后一語仁宗含之在中不敢出之口者臣下所不宜言其最儆心者如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跼斯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火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事不可如此必壞孫復聞之亦曰石守道既始于此

矣

詩議

壽山艮岳在汴城東北隅徽宗所築周圍十餘里窮極侈麗宣和五年朱勔取太湖大石廣高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牐數月乃至會初得燕山之地賜號敷慶神運石旁植兩檜一夭矯者名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臥雲伏龍之檜皆玉牌金字書之徽宗御題云拔翠琪樹林雙檜植靈囿上稍蟠木枝下拂龍髯茂撑拏天半分連卷虹南負

爲棟復爲梁夾輔我皇構嗟乎檜以和議作相不能恢復中原已兆于半分南負而一結更見高廟御名皆前定也

字讖

嘗見內庫書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曰梁孝元謂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火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事不可如此必壞孫復聞之亦曰石守道既始于此荊州之壞焚書二語先後一轍也詩以概之曰牙籤

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書卷皆薛濤緗所抄惟今朝誤作金朝徽宗惡之以筆抹去後竟如其識入金也

新嘉驛女子詩

驛在滋陽縣北四十里泡臺古栢劇有幽致驛後土壁故會稽女子題詩處詩傳于世而驛壁字無存者余至詢之有老驛卒秦登科年七十矣能誦其詩言某將軍挈家過此不知其姓名僕妾甚盛既早發失一燭榮尋覓得之壁間石碣上始見是詩蓋女子秉

燭夜題者也世傳死驛中當時實未死或永夜沉吟含悽達旦耳然豈能久人間哉事在萬秝四十七年又四十年予爲刻之于石且次其詩曰美人零落泣風塵不惜明珠掌上身淚入郵亭千尺土莫教楊柳更生春環珮魂歸何處游若耶溪畔路悠悠生前不作鴛鴦夢定化孤鴻叫隴頭借問蕭郎是阿誰笑啼不解坐生悲可憐一夕魂銷盡博得千年客淚垂又次亭碑韻曰蔓草荒臺合危橋曲沼分庭霑春過雨盡垂老別云老妻臥路啼歲莫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曲折已明又云此去必不歸還問勒加捐老書成陰疲馬何時歇啼鶯不可聞美人題字處

腸斷對斜曛

附錄女子詩自序云余生長會稽幼攻書史年方及笄適于燕客嗟林下之風致事腹負之將軍加以河東獅子日吼數聲今早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鞭箠亂下辱等奴婢余氣溢填胸幾不能起嗟乎余籠中人耳死何足惜但恐委身草莽湮沒無聞故忍死須臾俟諸妮子睡熟潛步後亭以淚和墨題三絕于壁庶知音讀之悲余生之不辰則余死且不朽銀紅衫子半蒙塵一盞孤燈伴此身恰似

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舊時春終日如同虎豹遊含情默坐恨悠悠老天生妾非無意留與風流作話頭萬種憂愁訴與誰對人強笑背人悲此詩莫把等常看一句詩成千淚垂

杜五言古

杜不擬古樂府用新題紀時事自是拗體就中瀼西更新安石壕新婚垂老無家等篇妙在痛快亦傷太盡垂老別云老妻臥路啼歲莫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曲折已明又云此去必不歸還聞勒加

餐覩王粲七哀路逢饑婦人抱子棄草間未知身死處焉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灞陵道回首望長安疆藉差別至子建明月照高樓更不可思議無處着人間別離語

石壕詩誤字

杜莫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本古韻元眞通用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二語不相叶顧寧人謂詩有不必韻者此類是也余細讀此詩凡六轉俱各用古韻何獨走看二字不叶詩通又載人字本列女頌叶法作如延切與看字亦古通終覺牽强近閱舊刻本作老婦出門首則走音同韻既立門首則張皇顧望倩亦可稱尊之小紀矣歌曰怪我生長居江東不識江東尊菜美今年四月來西湖西湖尊生滿湖水朝朝莫莫來採尊西湖城中無一人西湖尊菜蕭山賣千擔萬擔湘湖濱吾友數人偏好事時呼輕舸致此味且生摘作羹有新香不必皆浸也李長衡有煮尊歌亦可稱尊之小紀矣歌曰怪我生長居江東不識江東尊菜美今年四月來西湖西湖尊生滿湖水朝朝莫莫來採尊西湖城中無一人西湖尊菜蕭山賣千擔萬擔湘湖濱吾友數人偏好事時呼輕舸致此味柔花嫩葉出水新小摘輕醃雜生氣微施薑桂猶清眞未下鹽豉已高貴吾家平頭解烹煮閒出新意殊可喜一朝能作千里羹頓使吾徒搖食指琉璃盌盛碧玉光五味紛錯生馨香出盤四座已歎息舉箸不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蘐齋詩話 卷第七 三元 世楷堂藏板

尊菜

余過西湖始嘗尊羹作歌云質柔膚滑不留手白汁盈盈如水晶見者以爲絕肖後閱袁中郎湖上蓧敍稱其葉微類初出水荷錢枝如珊瑚而細又如鹿角菜其凍如氷如白膠附枝葉間清液泠泠欲滴其味香脆滑柔略似魚髓蟹脂而極清遠勝可謂形容都盡其不足信者謂尊採自西湖浸湘湖一宿然後佳若浸他湖便無味此語終耳食按湘湖產尊甚多不採之西湖湖尊用湖水浸之頗佳亦不聞遠浸湘湖

敢爭先嘗淺掛細嚼意未足指點盃盤戀餘馥但知
脆滑利齒牙不覺清虛累口腹血肉腥臊草木苦此
味超然離品目京師黃芽菘似酥家園蕪筍白如玉
差堪與汝爲執友菁根杞苗皆臣僕君不見區區芋
魁亦遭逢西湖蓴生人不顧季鷹之後有吾徒此物
千年免沉錮君爲我飲我作歌得此十斗不足多世
人耳食不貴近更須遠挹湘湖波

劉長卿

劉長卿郎中因人謂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

乃曰李嘉祐郎士元何得與予齊稱邪每題詩不署
姓但署長卿而已以海內合知之耳

蔡母潛

潛詩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論者謂遜張祐樹影
中流見鐘聲雨岸聞誠然至白尚書以祐觀獵詩謂
張三較王右丞未敢優劣似尚非篤論祐詩曰曉出
禁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
挽有放不下處姬毅然先死以報恩寵豈徒一美婦
人邪又如明妃詩甚多吾友宋荔裳有宮慮滿地皆
霜雪不敵西宮一夜寒佳甚然以視前詩則又別有
之與右丞氣象全別

龔芝麓

龔宗伯讀韜林集有悼顧夫人善持君四絕句感而
遥和亦自風流可愛九年騎省斷腸人一曲清商倍
損神珍重紅閨兩行淚西風吹上舊羅巾塵生錦瑟
倚空床玉笛當風別恨長憑仗敬亭雲一片返魂香
欲駐斜陽青溪曾擬結芳隣春水臨妝拜洛神同憶
幽蘭風絮散慧難兼福是前因感舊憐才似此無玉
琴絃扇女相如何緣更倩簪花筆重點零香斷粉書
愚欲改第二首煞句憑仗敬亭同調在銷魂詩作返

魂香 林氏爲吾宣王友姬人也能詩能作蘭竹有
林下風致所著有韜林集

虞姬墓

弔虞姬詩甚多余獨喜韓聖秋一絕曰詞人下馬惜
佳人不愛君王愛妾身叱咤那曾輸嫚罵遭逢各自
有君臣想項王籓豪人拔山一歌重念虞兮煞甚悽
婉有放不下處姬毅然先死以報恩寵豈徒一美婦
人邪又如明妃詩甚多吾友宋荔裳有宮慮滿地皆
霜雪不敵西宮一夜寒佳甚然以視前詩則又別有
之與右丞氣象全別

下淚處也

詩人不可無傳

唐史文藝傳序稱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尙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稱述云按此則詩文人不可無傳如此

戴笠圖

西昌蕭伯玉太常舊藏杜陵戴笠圖高可盈尺純用白描而神采高寒趙文敏筆也劉公子高題句云杜陵短褐髮如絲飯顆悽涼日午時爲報西流夜郎客

錦袍霜冷更相思末自署洪武庚申秋仲珠林生劉松書解縉春雨又書長歌其上云碧鷄坊裏春風顚浣花溪邊晴日暄浩歌一曲花弄影慷慨不及開元前飯顆山頭憶相見歷下新亭舊時面吟詩未遣髭鬚愁愁絕胡塵暗河洛平生落筆五嶽搖謂笑不作兒女嬌錦袍仙人伯仲耳孰謂有作徒相嘲詩卷長謂雨不滅玉顏癯骨俱清絕萬古詩人照膾寒松栢蒼然傲氷雪吳興公子眞天人落影自與韓衆親新圖古色照秋水如此子美方逼眞槎翁老仙我所敬十年寤寐遊珠林新詩墨妙聚片紙令我觀之諸凫心嗟余豈是諸公徒青天空行一字無紛紛餘子風斯下獨立惟見明星孤吁嗟杜陵焉可呼此詩既佳而解集失載字體作指大行草遒潤有法絕非世所傳解書體也詩以趙書劉解兩公題爲三絕余官湖西從蕭氏孟昉見之賞異作詩蕭輒欲見贈不受及歸田再贈始受之時一展對如揖浣花老人也

乩詩

武進吳南岱字泰巖予同年也爲濟南守告予日宜興孝廉徐某歿後降乩寄硯友毛禹門士龍是其所親見云一入迷途去迷途去更迷不分時晝夜難辨路東西怕聽嬌妻哭愁聞老母啼殷勤寄良友弱子望提攜毛時已成進士得詩垂泪竟後恤其家

恩山先生以進士起家已未　召試鴻博洊歷中外聲施卓卓其鴻文鉅製海內流傳與宋荔裳觀察齊名有南施北宋之目漁洋山人嘗取其五言警句數十聯彙爲摘句圖其雅重如此詩話兩卷雖先生之緒餘然淵雅博洽立論平允初非矜閎誕侈迂奢者所可同日語也楊選僅登矩齋雜記未免有遺珠之憾因亟取之以補戊集之闕甲辰中夏吳江沈楙惠識

歷代詩話總目
甲集　三百篇　六卷
乙集　楚辭　六卷
丙集　賦　九卷
丁集　古樂府　六卷
戊集　漢魏六朝　六卷
己集　杜詩　九卷
杜陵譜系　三卷
庚集　唐詩　九卷
辛集　宋詩　七卷
壬集　金詩　三卷
元詩　七卷
癸集　明詩　九卷

歷代詩話總目終

歷代詩話甲集目錄
三百篇
卷上之上
關雎 卷耳
芣苢 匏有苦
柏舟 燕燕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綿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卷上之下
詩話甲集目 一
詩話甲集目
卷上之下
詩話甲集目 一
詩話甲集目
卷中之上
卷中之下
詩話甲集目 二
詩話甲集目
卷下之上
卷下之下
詩話甲集目 三
詩話甲集目
歷代詩話甲集目錄

三百篇卷上之上

關雎

小序關雎后妃之德也先儒議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皆以爲后妃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于婦人之手而文王徒擁虛器以爲之君也其失甚矣南豐曾氏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斬瑣

瑣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于反身二南之業本于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國家天下治者也此說庶幾得之

吳旦生曰大中年閒博士沈詡表稱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今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周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請以此四

誤

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其論雖甚狂悖然亦據序后妃之德而不推原文王躬化之所由始遂欲新添四篇妄自上書而不自知其謬也又見漢儒之稱詩者漢書杜欽傳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云此魯詩也後漢紀楊賜上書云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注此事見魯詩今亡失矣楊子云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史記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列女傳云康王晏出朝關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吳旦生曰爾雅謂之菉耳廣雅謂之枲耳陸璣草木疏云葉青白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正如婦人耳中瑿今謂之耳瑿草鄭康成謂是白胡荽幽州人呼爲爵耳一名羊負來俗呼爲道人頭蘇東坡云蒼耳花葉根實皆可食食久使人骨髓滿膚理如玉長生藥也雖療風痺癱瘓瘡瘡痒尤治金瘡劉貢父詩蒼耳傳愈風及秋始堪采惟昔沙塞陰偶從羊負來又云澡身得此道人頭使我有意煙霞上

頭翁折取對明鏡宛將衰鬢同

隔句韻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吳旦生曰古音略例云罝與夫叶丁與城叶此隔句用韻叶音之變例也與魚麗之詩留與酒叶鈔與多叶例同朱晦翁云韓退子作張徹墓銘用此法因考其銘曰嗚呼徹也世顧慕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閭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方崧卿云此銘以徹揭割雪折奪咀爲韻而行生清兵名明貞自爲韻晚唐章碣好新作一律云東南路盡吳江畔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驚不嫌斜雲岸波濤欺得送風船偶逢蠻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古今若論英達算鴟夷高興固無邊此亦上下句仄平各押韻想亦戲效此法也

茹苜

采采茹苜薄言采之

吳旦生曰說文茹苜其實如李令人宜子周書所說余因觀周書王會云康人以桪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此說文引之以爲卽此也然按隋書康國康居之後也漢西域傳康居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山海經茹苜木也故王基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茹苜爲馬舄之草非康居之木也陸璣草木疏云茹苜一名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迹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爾雅注云江東呼爲蝦蟆衣

詩傳云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謠賦茹苜詩說云茹苜童兒鬬草嬉戲歌謠之詞賦也

勿拜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

吳旦生曰唐語林載劉禹錫與韓柳詣施士匄聽說詩云甘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止勿翦按士匄通毛鄭詩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讀詩記亦引此說可補毛注之缺廣韻作勿翦勿扒

委蛇

楊升庵曰委蛇委蛇陸農師云魚屬連行蛇屬紆行委蛇義蓋取此司馬彪莊子注委蛇泥鰌也管子注委蛇澤鬼名紫衣朱冠楚辭白蜺嬰茀注白雲委蛇若蛇左傳衡而委蛇必折蘇秦傳委蛇蒲伏崇隱曰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按漢書郊祀歌旗委蛇西京賦聲清暢而蝯蛇注聲餘詰曲也韓詩作逶迤引石經作遖迤又作遺迤漢逢盛碑當遂遺迤立號建基十二曰威遲劉熙釋名扶風郁夷縣注引四韓陀韓退之詩委陀結斜後漢書邳彤贊委陀還旅李鉉字辨作倭迤

吳旦生曰升庵以韻會引而未盡特爲廣之然猶未盡不若洪容齋詳考之云此二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委蛇毛公注行可從迹也鄭箋云順貌莊子載齊威公澤中所見其名亦同二曰委他委他毛注委委者行可委曲從他者德平易也三曰逶迤韓詩釋上文云公正貌說文逶迤斜去貌四曰倭遲詩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注歷遠之貌五曰倭夷韓詩之文也六曰威夷潘岳詩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孫綽天台山賦既克隨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李善注引韓詩周道威夷潘君曰威夷險也七曰委移離騷經載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委移注雲旗委移長也八曰逶移劉向九歎遵江曲之逶移九曰逶蛇後漢費鳳碑君有逶蛇之節十曰蝯蛇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蝯蛇李善注蝯蛇聲餘詰曲也十一曰遺迤漢逢盛碑當遂遺迤立號建基十二曰威遲劉熙釋名扶風郁夷縣注引四牡篇周道郁夷顏氏云韓詩郁夷言使臣乘馬于此道則是容齋又未備矣

祠

抱衾與裯

吳旦生曰楊升庵謂裯當音條今關中亦呼寢褥爲條子余按箋裯牀帳也疏漢世名帳爲裯蓋因於古鄭志今人名帳爲裯然觀容齋三筆云鄭箋裯者牀帳也謂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蓋諸侯有一

國其宮中嬪妾雖云至下固非閨閫賤微之比何至于抱衾而行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

汜

江有汜說文引作涘徐鉉曰涘蓋汜之別體也

吳旦生曰製字之義可以見五行衰絕蓋水土絕於巳故汜字之訓爲岸圮及覆逸雅云水決復入爲汜汜已也如出有所爲畢已而還入也此語最合製字微意謝惠連詩憩榭面曲汜注亦引水決復入之訓按河水決而復入者爲灘河之有灘猶江之有汜也

楚辭遵江夏以流亡江大江也夏水也或以爲自江而別以通於漢還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詩所謂江有汜也洪氏云水經夏水出江流於江陵縣東南注謂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

平王

楊升庵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也汲冢周書云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國語云興王賞諫臣逸王法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謚耳

吳旦生曰毛氏注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氏不立說其意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若所謂武王載旆成王之孚非指武與成者此升庵之說所自出也按容齋五筆云春秋魯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曰單伯送王姬繼之以王姬歸于齊杜預注云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爲主莊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故築舍于外末書歸于齊者終此一事也十一年又書王姬歸于齊傳言齊侯來逆共姬乃威公也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卽襄公威公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鄭漁仲云何彼穠矣之詩平王以後之詩也注以爲武王之詩而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蓋毛鄭以頌皆成王時作不應得稱成王康王故昊天有成命云成王不敢康爲成此王功不自安逸執競之不顯成康謂成大功而安之噫嘻之成王謂成是王事惟以召南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惟以周頌爲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也不知召南中甘棠行露之美召公既歿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穠矣作於平王以後亦猶是也不必謂武王詩大雅中大明之維此文王靈臺

之王在靈沼皆後世詩人追詠之辭何嘗作于文王之世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不必謂成王時作

騶虞

賈誼新書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人翼五犯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于是所尊敬者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忠厚盡矣戴埴云天子田獵七騶虞虞人也言文王田獵雖騶從虞人之賤皆有仁心故歎美之

吳旦生曰歐陽詩義引賈誼以證毛鄭之失謂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以爲言是初無此義余觀魯詩傳曰梁

騶天子之田齊詩章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此與賈誼同義矣然按王勉夫云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徵麋鹿之怪獸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注騶虞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於武帝之時矣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子羨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張平子東都賦囿林氏之騶虞何平叔景福殿賦騶虞承獻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以騶虞爲獸者似此之類甚多不可謂無是獸也太公在毛鄭之前相如淮南王與毛公同時在鄭之前其言亦爾則是毛鄭之釋不爲無據

又按埤雅云騶虞尾參於身白虎黑文西方之獸也

楊升庵曰汎彼柏舟其疏云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喻仁人之不見用韋蘇州詩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本此

吳旦生曰焦弱侯謂古注汎汎然流水中蓋言寡婦無夫可依故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無所倚特誠蔑居之善自況者也按列女傳以柏舟之堅自比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亦自取堅之義

噦

寤言不寐願言則噦

吳旦生曰鄭氏箋云俗人噦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洪容齋因謂今人噴噦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

說我李濟翁云注願猶思也言猶我也蓋他人思我
我則嚾之也箋稱每嚾云人道我以爲他人說我我
則嚾此正得其願言者非呪願之願非語言之言今
則自祝乃由誤解詩句爾余按逸雚嚾踕也聲作踕
而出也月令秋季行夏令則民多鼽嚾音求地鼽者氣
至於鼻嚾者聲發於口皆肺疾則嚾亦人身所自致
者耳然觀漢藝文志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內嚾
耳鳴雚占十六卷注云嚾丁計反漢世實有此法宜
漢儒以之入箋也
蘇東坡詩白髮蒼頭誰肯記曉來頻嚾爲何人萬厤
中王遂東詩荷靜香催嚾錢牧齋詩曉來頻嚾緣何

事應爲衰遲綴此編

鷹雛

匏有苦葉篇云有鷕雉鳴又云雉鳴求其牡
吳旦生曰說文雉知時鳥大夫以爲贄昏禮
用之故从人五矦切後漢昏禮首元纁羊雁解云雁
則隨陽鄭玄云取順陰陽來往也白虎通云取其隨
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鹽鐵論云嚾
雞鳴埙朝日始旦登則前利無蹈後害此言婚姻以
禮則有利而無害也據此則古禮所取者自有義在
而不再偶誠贄說矣
按周官以爲作六贄大夫執雁以知保身又欲有去
就之義而不失其序故執雁也春秋繁露云大夫用
雁雁有類長者在民上必有先後雁有行列故以爲
贄劉明錫明贄論云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雁
也故大夫執焉則是奠雁同于執雁或亦有謹身別

序之意乎當不止取其攝盛以若後世讚美之虛文也

茶苦

車若水曰詩誰謂荼苦荼其甘如薺荼苦菜也周禮掌荼以供喪事取其苦也東坡詩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乃以今之茶爲荼荼今人以清頭目自唐以來上下好之細民亦日數椀豈是荼也

吳旦生曰本草茗苦荼爾雅檟苦荼注云樹小似梔子今呼早采者爲荼晚采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說文荼苦荼也徐鉉云此卽今之茶字趙凡夫云木而徙草短同于荼草也茗荼芽也古不食其芽故

九經無茶字凡茶皆苦荼也嚴氏詩緝云詩有三荼一曰苦荼誰謂荼苦荼如飴是也二曰檟草以爲荼荼蓼是也三曰茅荼有女如荼是也王勉夫則言荼有數種非一端也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乃苦菜之荼如今苦苣之類周禮掌荼毛詩有女如荼者乃苦荼之荼也正葩之屬惟荼檟之荼乃今之茶也據此則荼之種類有異而苦荼之爲荼自古爲然矣東坡謂周詩記則不辨其種而若水以爲荼不可言荼只是不多讀書耳

不瑕

遹征于衛不瑕有害

吳旦生曰注言瑕何古音相近通用故今之解者以不瑕爲得無二字曰氣反費周折不若作瑕瑜之瑕言縱曰不瑕亦有害矣其義更順乃知本文自有正解何必支離

彤管

貽我彤管彤管有煒

吳旦生曰王介甫言俟我于城隅靜女之俟我以禮也貽我彤管靜女之貽我以樂也徐安道注音辯云彤赤漆也管謂笙簫之屬按古今注云彤管赤漆耳史官載筆以志心事也彤管有煒注煒赤貌箋云彤管赤管也疏必以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

心事夫人正妃妾之次序也鄭注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後漢皇后如序云女史彤管記過書過左傳定公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預云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以此考之不聞謂之樂也漢官儀注云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搜神記云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管下曰簪之出入辟惡凡舉事皆無差則彤管又若祓不祥者

相鼠

白虎通諫諍篇曰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

吳旦生曰陸璣詩義疏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于頭上跳舞善鳴孫奕云相地名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鄰則知相州有此鼠詩人蓋取譬焉若毛氏以相爲視則視物之有體與皮者皆可以喻禮何必取鼠哉錄異記云拱鼠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即躍而去文子云聖人師拱鼠制禮韓退之城南聯句云禮鼠拱爲立

五馬

珊瑚鉤詩話曰五馬之事不見于書以詩言之子子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周禮注云州長建旟太守視之漢御五馬或云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加一馬漢官儀注法

吳旦生曰潘子眞詩話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以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者乃右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余喜此說最當因考漢書郡守秦官掌理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二年更名太守東方朔傳太守駟馬駕車一馬行春衛宏奧服志諸侯駟馬陪以一馬南史柳元策兄弟亦五人並爲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遞迻謝靈運爲永嘉太守以五馬自隨立爲楗又云伐淇園之竹以爲矢蓋淇之產竹土地所宜詩曰綠竹猗猗綠竹青青竹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卒章曰如簀言盛也則又明其爲竹矣

五馬亭

丹陽集云昔人用五馬事多因遊遨動出處方用之

洪容齋向主此論謂北人不見竹故毛氏分綠竹爲二物以綠爲王芻也

重較

猗重較兮

吳旦生曰應劭漢官儀引里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馬縞古今注云文武車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按周禮輿人云較兩輢上出軾者輢是兩邊植木較橫輢上若兩耳然故謂較爲車耳

濊濊

楊升庵曰濊濊呼活反說文云凝流也水平則流凝杜詩江平不肯流李端詩水深難急流是也李賀詩空山凝雲頗不流

吳旦生曰升庵此等論際看之極有風趣然按說文濊水多貌呼會切雙作澮濊廣韻蔑穢同余以史記相如傳滒洶汩濊此即水多之義漢書李尋傳盪滌濁濊此即溷蔑之義而升庵所言說文濊凝流也引詩施罛濊濊呼括切今行本作濊濊不从艸後見王伯厚詩考作濊濊又作泼

帷裳

漸車帷裳

吳旦生曰箋帷裳童容也疏巾車云重翟獻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襜車也

芳澤以香澗其髮魏璀擣衣賦黃金釵兮碧雲髮杜
牧阿房宮賦綠雲繞繞梳曉髻也
兩鈔摘眽云宮所以膏面沐蓋潘也米汁可以沐頭
魯遺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非專婦人用也今之賜
面脂是也唐制臘日于內殿宣賜口脂杜詩口脂
面藥隨恩澤
首如飛蓬明明見於此詩能改齋漫錄乃以左思賦
爲始誤矣

忘憂

西谿叢語曰毛詩伯兮篇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云
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今人多用北堂萱堂于歸居
之人然伯之暫出未嘗死也但其花未嘗雙開故有北
堂之義說文藑萱蘐蔯皆一字也令人忘憂通作諼據
爾雅諼訓忘也因其忘故古用諼草字稽康養生論云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本草云利心志令人歡喜忘憂風
土記云婦人有妊佩之生男子謂之宜男陸士衡詩云
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葵忘歸之義未詳
吳旦生曰古今注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丹棘丹棘一
名忘憂欲蠲人之忿則贈之青堂棠宇古作堂本草作唐青堂
一名合歡神農經云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東皙發蒙
王朗與魏太子書云棗蘇什勞萱草忘憂東皙發蒙
記云甘棗令人不惑萱草可以忘憂王融詩思君如

木瓜

西谿叢語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桃報
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楸木可
食之木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爲瓜食爲桃爲李俗謂之假
果者蓋不可食不適用之物也投我以不可食不適用
之物而我報之以瓊玉可貴之物則投我之物雖薄而
我報之實厚衛國既敗出處于漕齊威公救而封之遺
之車馬器服衛人思之欲厚報之則投我雖薄而我思
報之實欲其厚此作詩者之意也鄭箋以木瓜爲楸木
則是果實之木瓜也誤矣
吳旦生曰風人借果玉以喻投報之厚薄乃見愛慕
之誠非必實有此物耳孔叢子載孔子曰於木瓜見

苞苴之禮行也已失其旨至謂以木爲之有如假果
此乃稚語而猥議鄭氏邪按草木考云江左故老視
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木
桃圓而小子木瓜食之酢而澀而木者謂之木桃異述
記桃之大者謂之木桃非也木李大于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
又下木桃亦或謂之木黎黎益聲之誤也鼻卽瓜之
脫華處里俗呼之爲咮其蒂華處乃臍也魚龍河圖云瓜有兩
蒂兩鼻者殺人則鼻與蒂異矣
續博物志云木瓜咮酢善療轉筋陶隱居云如轉筋
時但呼楸名及書上木瓜字輒愈埤雅云梅望之而
鑊渴楸書之而緩筋理有相感不可得而詳也諺云

棃百損一益楸百益一損投人之道宜有以益之而
報人則欲其堅久故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玖
也琚字乃作玖唐詩紀事載王冷然上燕公書云詩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瑤字
又作琚

子嗟子國

丷中有麻彼留子嗟丷中有麥彼留子國
吳旦生曰何元朗引小序爲思賢也莊公不明賢人
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嗟教
民農桑故人思之施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朝則能
助教行政隱遁則使嘵坶生物第二章子國毛云子

并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三百篇 卷上之下

勺藥

堯山堂外記曰黙寧始尚經術說詩者競爲穿鑿如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謂此爲淫泆之會必求其爲士贈女乎女贈士乎劉貢父曰勺藥能行血破胎氣此蓋士贈女也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椒性温明目暖水臟故耳聞者絕倒

吳旦生曰陸農師亦有勺藥破血欲其不成子姓之說豈以溱洧之間男女亟聚會遂相謔至此乎本草藥之名耳相如子虛賦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注云勺藥根主和五味以助五藏辟毒氣故合之于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張衡南都賦歸雁鳴鵽黃稻鱸魚以爲勺藥是乃以魚肉等物爲醢食物也七發云勺藥之醬王維詩勺藥和金鼎韓愈詩五鼎調勺藥

埤雅牛亨問曰將離相贈以勺藥何也董子答曰勺藥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故文無一名當歸江淹別賦下有勺藥之詩正用此義

張景陽七命云和兼勺藥五臣注勺音酌藥音略廣韻亦有二音

晞

東方未晞

吳旦生曰說文晞乾也乾上出也有光明意故通天然積陽爲天故轉訓乾溼之乾耳若詩之晞訓乾正用上出本訓今人誤讀乾轉音干遠矣九歌晞爾髮兮陽之阿

豈弟

楊升庵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鄭元箋曰豈弟發夕侵夜而行圖闔開也圖明也蓋與旁章發夕爲對發夕侵夜而行

闔圖將明而行也圖字一作曙三蒼解詁云日明曰曙字誤云雲覆暫見日曰曙古文尚書雨霽雰圍克許氏說文圖圖升雲半有半無史記相如封禪文昆蟲闔澤文穎曰闔澤皆樂也闔音愷澤據此闔澤卽闔圖也字不同爾今文作豈弟恐非焉有淫亂之人而目之爲豈弟乎

吳旦生曰升庵經說此條殊可錄余考困學紀聞云周禮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圖曰蟊曰尅詩齊子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爲圖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圖注云圖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圖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圖鄭依賈氏所奏

古文尚書曰淫曰圖與周禮注同

名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

吳旦生曰集韻作猗嗟顯兮謂眉目之閒皆言美人眉目昭藐流眄一顧傾城注昭眉睫之閒也藐流眄使人冥迷所謂一顧傾城也名顯冥三字古通用按爾雅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毛傳云目上爲名目下爲清皆有妙義江光庭謂清者目中黑白分明如水之清亦非

苓

采苓采苓

吳旦生曰觀傳者言大苦之草想下章采苦因之耳然當是譹誤作苓說文苓卷耳艸也郎丁切譹大苦也亦郎丁切箋云香艸曰苓譹楚辭解蕙者苓譹香也二字連用

別按草曰零木曰落一作譹楚辭悼芳草之先譹亦作苓漢書失時者苓管子奮盛苓落

梅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梅枏也許氏說文枏也可食陸璣疏云梅樹皮葉似豫章荊州人曰梅江南及新城上庸皆多樟枏終南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枏也爾雅梅枏郭璞云似杏實酢埤雅云梅至北方多變而成杏故人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也

吳旦生曰爾雅翼枏大木可以爲舟陳文帝出枏材造戰艦即此張華云交讓木宋子京云讓木即枏也若爾雅之梅枏乃陸云似豫章者今之所謂梅乃古和羹之梅以梅實薦饋食之邊所謂乾藤是也蜀志云蜀名梅爲藤大如雁子禮記蔆芡疏云藤爲乾梅此則郭云似杏實酢者也豈得以釋爾雅之梅枏邪草木同名異種者甚多不可合二梅爲一也

句

始

古今詩話曰三字句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句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五字句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七字句若交交黃鳥止于棘爲七言之始

宋王得臣議其合兩句以言誤也余觀諸家論七言皆起於三百五篇也

吳旦生曰唐劉存以交交黃鳥止于棘爲七言之始當以始於垓下而柏梁祖之之說爲正亦如四言之始韋孟五言之始蘇李是要其全體而言其或推原經史乃閒出一二語耳近文太青云三百篇往往有俳偶語葛覃則是刈是濩爲絺爲綌草蟲則喓喓草蟲趯趯阜螽相舟則觀閔既多受侮不少碩人則鱣鮪發發葭揭揭厥則言笑晏晏信誓旦旦黍離則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吉日則發彼小豝殪此大兕後

世律詩之祖余以風人何意此乃後人意智所及倘一拈示要非有礙若夫傳長虞之取而爲集句王弇州之又取而爲摘句難乎其爲風雅矣

夏屋

楊升庵曰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爲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閒有橫下有跗似平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爲居以房俎爲房室可乎又禮童子幘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吳旦生曰鄭箋言於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升庵蓋本此意而爲言也按崔駰七依說宮室之

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邃邃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據此又與毛氏夏訓大之義異矣

燕禮疏四向流水曰東霤考工記之四阿上林賦之四注也兩下屋曰東榮檀弓之夏屋也士冠禮注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

月日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

吳旦生曰其所以變月而言日毛氏未明指其故張

七月鳴鵙

吳旦生曰爾雅作博勞易通卦驗作搏勞左傳作伯趙樂府作百勞孟子鴃舌之聲離騷鵙鴂先鳴王逸

注一名買鶨字書有鵙鴂蘇林音殄絹師古音弟桂月令仲夏曰鵙始鳴王肅云七月之七當爲五古文五字似七故誤楊升庵謂合於月令呂氏春秋注博勞夏至日磔蛇於樹然後食王充論衡博勞食蛇物理論鵙飛則蜮沈鵙鳴則蛇結信惡鳥也以夏至來冬至去似鸛鶴五更轉鳴江南謂之鳥舅蜀中名鴝鵒哥又名榨油郎好掠人冠巾俊鷹飛輒擊百鳥亦畏之俗又呼爲鳳皇阜隸禽經云伯勞飛不能翱翔直刺而已性好單棲其飛也獲其聲嗅嗅易緯云鸝必匹飛鵙必單棲故古樂府以東飛伯勞爲興

蟋蟀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吳旦生曰張文潛言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余觀阮嗣宗詠懷詩開秋兆涼氣蟋蟀出牀幃是又以秋初聞卽鳴牀幃不待十月蓋傷時變之急矣

改歲

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吳旦生曰十月而言改歲一云厤元始于冬至卦氣起于中孚周以十一月爲正蓋本此則是舉周正而

鑿說也後兒囿學紀聞云豳風于十月云曰爲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此論極佳

鶩蓂

六月食鬱及蓂
吳旦生曰注云鬱棣屬卽白杨也以其似棣故曰棣屬又謂之車下李又謂之唐棣蓂卽郁李也郁蓂同音注謂之蓂蓂蓋其實似蓂蓂卽合桃也晉宮閣銘曰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蓂李一株車下李卽鬱也白杨也唐棣也卽論語所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也埤雅云其華反而後合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也蓂李卽郁李也蓂也常棣也卽小雅所謂常棣之華鄂不韡韡也埤雅云此華上承下覆甚相親爾者常而已矣故曰常棣也常棣字或作棠棣亦誤今小木中卻有棣棠黃花綠莖而無實其葉似棣

剝棗

八月剝棗毛氏本注剝擊也陸德明音普卜反
吳旦生曰收棗擊而落之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卽收收法撼而落之爲上是也字書剝擊也與撲同撲亦音普卜切杜子美詩堂前撲棗任西鄰得幽風之遺意王荊公新經不依注釋乃作解云剝者剝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後從蔣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

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卽具奏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無之然荊公從村野之口以證經解獨不記有杜詩何也

八穀

隨隱漫錄曰書稱后稷播時百穀周禮農貢九穀晉志有八穀孟子云樹藝五穀百穀繁蓂克知九穀黍稷稻粱菽大小豆麥麻八穀卽詩之黍稷稻粱禾麻菽麥獨五穀鄭注云黍稷菽麥麻趙岐云黍稷菽麥稻日用所急蓂如稻岐說爲是黃帝用黍制律積六十四黍爲圭準之黍類苜蓿差小宜釀酒杜預謂菽爲豆唐本草舊注云稷卽穄也

吳旦生曰陳隨隱謂百穀繁莫克知余觀楊泉物理論云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既種之總名菽者眾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周禮又以稌一作稻黍稷粱麥菰爲六穀

列星圖有八穀八星之說一主稻二主黍三主大麥四主大豆五主小麥七主粟八主麻子一星亡一穀不登

陳隨隱引八穀稻粱詩乃作重穋字注謂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按種稑石經作重穋說文長箋云因俗讀種爲種故去禾避之能避而不能正亦爲不善避矣左傳余髮如此種種猶言比晚禾之短也俗讀若種無義因而二字交互通誤如潘岳籍田賦后妃獻種稑之種謬書種稑之種楊升庵亦引說文云禾从重者是種穋之種禾从童者是種植之種今人混之久矣

綢繆牖戶

吳旦生曰綢繆注云纏縣也王仲宣詩綢繆清燕娛五臣注曰綢繆親重貌吳季重答東阿書是何慰喻之綢繆乎注云綢繆殷勤之意也楊升庵謂古婦人長帶結者名曰綢繆

鸛鳴于垤

吳旦生曰毛注以垤爲蟻冢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之正光庭云此垤不得爲蟻冢蓋土之隆聳近水者若坻沚之類也鸛水鳥天將雨則鳴于隆土之上若以垤是蟻上于冢則鸛鳴竟于何處

三百篇卷中之上

鹿鳴

鄭漁仲曰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鄭杜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得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笙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

吳旦生曰鹽亦鹽也出於河東之解池引池水灌畦自結成者不經久而易壞故訓不堅固按周禮鹽人共其苦鹽讀爲監謂鹽不煉治也鵜羽注鹽不攻緻曰監蓋海鹽鍊治後成其鹽難壞池鹽出水即成而易壞即所謂不攻緻不堅固也

漢書貨志云猗頓用監鹽注監鹽池也於監造鹽都尉治領兵一千餘人故監音古水經注云本司鹽校守之周穆王漢章帝並幸安邑而觀鹽池後罷尉司分猗氏安邑置縣以守之

鄂不

棠棣之華鄂不韡韡楊升庵曰不風無切鄭玄云承華者鄂不當作柎鄂足也不古與柎同又作跗曹憲曰鄂花萼也今作萼詩疏云花下有蔕蔕下有跗華蔕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蔕蔕以承華華蔕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曰花萼樓取此也注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非惟背詩義亦且背字義矣按束晳白華朱萼被於幽薄子選在歌中觀此則漢世聲歌之道尚能傳肆使齊魯韓毛四家不尚訓義而相習以聲則三百篇當至今可歌也

鹽

王事靡鹽

也陸機文賦彼瓊敷與玉藻瓊敷即瓊華鄒潤甫游仙詩紫芝列紅敷敷字書作跗古詩紅萼青跗定滿枝字又作萼莊子折揚皇荂通作華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夫與華爲韻也左傳華不注山讀作入聲甚誤古不字讀作缶音或俯音井無作逋骨切者今讀如卜乃俗音耳惟伏琛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於水矣李太白詩昔我游齊都登華不注峰茲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即我郡有餘英谿餘不谿蓋因梅谿若谿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義可見矣若作方鳩切則本注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與谿水全不相涉

嚶嚶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吳旦生曰古今注謂禽經稱鶯鳴嚶嚶要是後人附會非詩本意東皐磼錄云鄭箋嚶嚶兩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白樂天作六帖始類入鶯門中又作詩如谷幽鶯喈遷之類後人多祖述用之也野客叢書云觀張平子東京賦睢鳩麗黃關關嚶嚶然則以嚶嚶爲黃麗用自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嘉話錄云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毛詩伐木篇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晚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誤也緗素磼記云宋景文詩曉飲酒及燕禮笙入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聞

執谷鶯朋友動杏園初日待鶯遷王荊公詩鶯猶尋舊友又曲名喜遷鶯者皆循習唐人之誤也惟漢梁鴻思友人詩鳥嚶嚶友之期念高子僕懷思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嚶嚶相召星流電激是眞得毛詩之意余觀袁海叟答江漸詩谷鳥嚶其鳴求友聲亦屢況生蒸民閒豈不念朋助此直是毛詩疏語如鄭愔詠黃鶯詩高風不借便何處得遷喬李昉詩憶昔詞場共著鞭當時鶯谷喜同遷黃山谷詩千秋風月鶯求友萬里雲山雁斷行楊仲宏詩出谷鶯聲滑摩空鶴勢張魏仲純詩煙暖鶯遷谷雲低雁度關洪武中謝子蘭詩樹繫浮江馬枝遷出谷鶯永樂中李昌期至正妓人行云嬌疑睨睆鶯求友嫩訝呢喃燕哺兒何古今承譌而絕不爲考也

笙詩

江鄰幾磼志曰南陔白華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也有其義亡其辭非失亡之乃無也

吳旦生曰古文無字類作亡鄭康成以爲及秦之世而亡之東廣微爲作補亡皆是誤讀亡字耳儀禮疏云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蓋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儀是也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笙入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閒

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皆主于笙奏之雖有其聲舉無辭句不有辭爾此則笙與歌之異也

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于歌奏之歌人聲也故亡是公並音無秦時始以辭無字古經書皆篆文秦篆變篆爲隸者改之字形詩書周禮春秋禮記論語本皆用无字乃變象爲隸者改之惟周易首尾盡用无字蓋用无字變隸時不留改易不得而改至于亡字亦有存而不改者論語有若亡而爲有人皆有兄弟我獨亡不如諸夏之亡也以上數亡字獨不改者蓋變隸時譌讀爲存之亡故存而不改也

如晉侯享叔孫豹金奏三夏工歌六詩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無辭故金奏之若文王六詩則工歌之矣故南陔以下亦謂之奏然則皮襲美之補肆

夏與束廣微之補六亡詩同一註誤不知肆夏乃金奏六亡乃笙奏有何辭之可補哉

南陔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釋曰陔隴也言南者南方養萬物也

吳旦生曰束廣微補亡云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其語意皆從隴字而生也按困學紀聞云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爲節明無失禮又泊宅編云陔何以有戒意據周官槀人夏儀禮作陔字則陔通于槀且辰窮于亥是戒之時也漢制考云鐘師槀夏注杜子春云槀讀爲陔陔亥也此則陔字別自有義廣微不契勘耳

栲杻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

吳旦生曰栲去九切說文作槁从尻爲聲草木疏云栲似杏今官園種之取萬億之義改名萬歲樹謝朓詩風動萬年枝正指此也何晏景福殿賦綴以萬年注云晉武帝華林園有萬年樹二十四株江左謂之冬青樹唐詩青松忽似萬年枝三體詩注以爲冬青韓子蒼冬青詩無人識是萬年枝凡此皆謬許慎讀栲爲稾徐鉉注說文作若浩切不考之罪也況栲與杻合韻乃正讀非叶也舊叶音口

杻橿也字書云橿梓屬此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吳旦生曰鹽鐵論引此詩而云商師若烏周師若荼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

東有甫草

吳旦生曰呂氏春秋九藪梁之圃田爾雅十藪鄭有圃田穆天子傳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於房水經注

云渠水自河與沛亂流東滎澤北東南分沛歷中牟縣之圃田澤北與陽武分水澤多麻黃草故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斯卉焉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甫草也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按澤在中牟縣西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百許里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流逕通淵潭相接各有名焉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故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於甫田又爲大溝而引甫水者也

鄭氏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止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王伯厚謂宣王封弟友於鄭在畿內咸林今華州鄭縣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今在開封之中牟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鄭言之

動靜

隨隱漫錄曰蕭蕭馬鳴靜中有動也悠悠旆旌動中有靜也

吳旦生曰舒王以風定花猶落對鳥鳴山更幽謂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猶不失三百篇意至於杜子美詩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楊誠齋詩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方斯蔑矣

梁書王籍入若邪谿詩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顏之推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何氏語林謝貞入歲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云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則荊公取二梁時句以作對

諸聲

夢谿筆談曰古人諸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字協用如詩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罶魴鱮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唯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固東都賦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如此亦多今廣韻中慶一音卿然如詩之末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式臧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我王不寧覆怨其正亦是怲正與寧平協用不止慶而已野客叢書曰古人諸聲似此甚多如野字音多與羽字音協家字音多與居字音協如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或潛于淵或在于渚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曰燕燕于

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是野字與羽字音協之例也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曰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曰婚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肯穀我邦家是家字與居字音叶之例也蔡寬夫詩話曰秦漢以來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乎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皋陶咎繇之類大率如此詩噦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皆以爲協聲野客叢書曰來字是釐字耳如匡衡詩曰莫學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是亦以來字協詩字今吳人呼來爲釐猶有此音南字協音字者非南字是

吟字耳如文選賈謐詩曰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翻然各異尋是也因考毛詩以下字協苦字者是戶字耳家字協蒲字者是孤字耳慶字協陽字者是羌字與卿字耳如詩雚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曰子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萬壽無疆之類是也洪景伯隸釋曰周官注羲儀二字皆音俄詩以實維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玄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蛾作蟻徐廣音犧船作俄漢碑凡羲羿皆作羿儀而司隸魯岐碑又作羿義野客叢書曰此猶商之阿衡或爲倚衡伊衡之例也蓋古者率多以阿猗羲義等字同爲一音賈誼鵩賦請問于服子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苗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岑彭傳與人歌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蝥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聲舍晡鼓腹焉知凶災是以災字協時字音則災字台讀爲緇漢人書災爲菑正此音也觀菑災字協時字則知古人不獨以來字協釐字其二音亦本通用如此

吳旦生曰觀沈存中蔡寬夫洪景伯三人之言而王勉夫諄諄皆有以推衍之可見古人協字當時必有其音自別有理況三百爲詩祖即爲韻祖乎詩家直說云古之詩韻如三百篇協用者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是也加洪武韻互用者灼灼園中葵朝露待日晞是也漢人用韻參差沈韻始爲嚴整早發定山尙用山先二韻及唐取士遂爲定式楊誠齋云今之

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成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工爾至於吟詠性情當以國風離騷爲法又奚禮部韻拘之哉

未渠央

古音略曰夜未央未渠央也渠本作詎說文詎有豈也字林未知詞也言未便至夜分也張儀傳云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注音詎古字少假借用之也又作巨漢書公巨能入乎

吳旦生曰升庵引渠作詎則未詎二字連用何義余按左思魏都賦其夜未遽庭燎晰晰南史高爽題鼓詩面皮如許大受打未遽央野客叢書云今渠字多

作平聲用然庭燎詩注渠其遽切當呼遽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曰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長安狹斜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淵明詩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木穿石槃未渠透並合呼遽史記尉陀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益可驗也

聰

祈父亶不聰

吳旦生曰宋時黃安中爲神宗講詩至祈父之卒章上問曰獨言聰而不言明何也黃曰臣未之思上曰豈非軍事尙謀聰作謀故邪此則從來說家所未及

一日講詩至噫嘻振鷺豐年又問曰有祈則有報閒之以振鷺何黃對曰得四海之驩心以奉先王是以獲豐年之應其賅學英問類如此

嵩谿　菊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三百篇卷中之下

蜾蠃

楊升庵曰說者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又曰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蘆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蘆正如綏草綏鳥皆名以鵰青黑之葵青黑之鳩皆名以雕

也中庸曰政也者蒲蘆也即蜾蠃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蘆然乃與詩義合

吳旦生曰蜾蠃說文作蠣蠃一曰虩蜮陶隱居謂蜾蠃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以飼其子非以螟蛉爲子也彭乘亦謂其類有三銜泥營巢於室壁間者名蜾蠃穴地爲巢者名蠙螺窠於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蘆名既不同其質狀小大亦異蜾蠃蒲蘆即捕桑蟘及小蜘蛛之類蠙螺惟捕蠙蝑與蟋蟀耳捕得皆螫殺去其足置穴中生子其上以泥隔之匝日乎大能飛而諸蟲盡矣此升庵之說所自出而車若水亦有蜾蠃大螟蛉枯非變化之語然而子非已出呼爲螟蛉其來尚矣董仲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即引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之義南史宋明帝負螟之慶言慶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養子字螟蛉博物志云大腰無雄龜鼈類也與蛇通氣則孕細腰無雌鼈誤矣然余觀埤雅云中庸蒲蘆即蒲蕫耳若以爲蜾蠃如何說地道敏樹升庵以爲即蜾蠃誤矣然余觀埤雅云中庸蒲蘆亦或謂之蜾蠃今蒲其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於木故亦或謂之蜾蠃也據此特借其名稱之而非即蜾蠃之謂唐敬括蒲蘆賦云究政化之所歸於蒲蘆而可見全篇以爲蟲屬恐非大戴禮雉入淮爲蜃曰蜃

蒲蘆也謂蚌也亦借稱耳

鷺斯

弁彼鷺斯

吳旦生曰鷺說文楚烏秦謂之鴉食物本草云慈鴉又名孝烏詩謂鷺也野客叢書云鷺烏名也斯者衍辭如曰蠢斯鷺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烏名鷺斯失矣古傳考略云猶蕭斯柳斯之類後不察而又作鷺斷則以斯從烏矣若然則蠢斯之斯當从虫鹿斯之斯當从鹿有是理乎余因觀釋烏云鷺斯鵯鶻法言云頻頻之黨甚于鷺斯埤鴉云鷺斯烏之不能反哺者阮嗣宗詩云鷺斯高下飛此皆沿襲之譌邪而萱

氏以爲禽經有鶖斯非爲語辭則又何也

桑梓

漫叟詩話曰詩三百篇各有其旨傳注之學每失其本意而流俗狃習不知變通尙多若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則以桑梓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陵踐有恭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視桑梓今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稱桑梓非也

吳旦生曰李贊皇平泉記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此本毛氏言桑梓父母所植尙且必加恭敬自添出父母所植便不止爲蠶食器用之物後人因以桑梓爲鄉里耳王勉夫亦證其非然自東漢以

來乃以桑梓爲鄉里用矣

古傳考略云桑者母之所事梓者父之所植

維夏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吳旦生曰先儒謂周正建子以十一月斗指於子故周正取此也今觀四月而稱夏六月而稱暑往則是周之建寅也六月棲棲謂當夏興師非司馬法亦足證也如采薇諸什乃遣役勞還之詩今年春暮行而明年春暮也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故曰有杕之杜有皖其實日月陽止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

年中春至故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又曰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此合建寅之秋春與十一月也他如七月而流火十月而震電種種皆與建寅相合則知周正非建子而諸儒多承譌矣禮經之月令書經之洪範春秋之春王正月無一不與建寅相合也

魏了翁正朔考云商正建丑周正建子者改正朔不改月次也正朔之改示一代之興各有所尙也月次之不可改四時之序不可紊也紊之則時命乖張民聽疑惑雖耕耘斂藏亦失其候堯典所謂敬授人時萬世不可易也夫正朔迭尙不過新民視聽如大朝會大典禮尊用此日名曰歲首太史公所謂朝以十月者是其例也世儒謂商周既改正朔併其月次亦應遞改此臆度之過也易臨卦所謂八月者指觀而言也觀之爲卦其畫四陰其辰在酉曉然夏之八月也書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夫初見厥祖重事也故以改元之歲首歸亳亦重事也故以三祀之歲首然而仍稱十有二月則殷人未嘗改十二月爲正月也詩正月繁霜四月維夏六月棲棲此爲夏正無疑至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之醜則周人以十一

月爲朔月未嘗改爲正月也又七月之五章自五月數至十月而繼之曰爲改歲是以十一月爲歲首未嘗改爲正月也周官凌人十有二月斬冰與月令季冬之月命取冰相合不惟時皆夏正而月亦夏正矣正月之吉始和縣法觀象夫以夏正言之建寅之月也三陽既交斯謂之和又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法夫言孟月則夏正建寅之月非周正建子之月明矣左傳夏四月鄭蔡足帥師取周之麥秋又取周之禾其爲夏正明白如此六經之外先秦他古書及秦漢以後正史凡所書月皆夏正也呂氏月令所言時令則夏時也岐伯素問所言月候則夏月

也竹書紀年言三代之正月則皆建寅也秦正建亥漢仍秦舊太史公作史記書十月於每年之首班固作漢紀書秋九月於每年之終所謂春正月者自在年中不改稱謂至武帝太初元年正厤法以正月爲歲首明年所書始以春正月起之而冬十二月終之魏明帝以建丑爲正并改三月爲孟夏餘皆遞改而郊祀蒐狩頒宣時命則以寅爲正二者交互徙惑民聽行之未幾復用夏正唐武氏以十一月爲正月以十二月爲臘月然復以正月爲春一月自二月以後不能易其次也

鼓鐘淮上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

吳旦生曰未子謂此詩之義未詳而引王氏以釋之按小序刺幽王也幽王鼓鐘淮上失禮之甚賢者爲之憂傷鄭箋云孔子云嘉樂不野合儀象不出門鼓鐘淮上正是嘉樂野合見其失禮處故末章盛言琴笙磬可見金和玉節調音協舞此何等嘉樂而陳之淮上邪朱子言詩有意變易序箋故耳

田祖

以御田祖

吳旦生曰毛傳謂田祖卽神農按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

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爲田祖注云主田之官卽引詩曰田祖有神據此則叔均亦得稱田祖也

山海經又云后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注用牛犁也則耕之用牛亦自叔均始矣賈魏齊民要術云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崔寔政論云漢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王伯厚漢制考云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時十二月爲臘月然復以正月爲春一月自二月以後於春秋之閒故孔子有犁牛之言而弟子冉耕亦字

伯牛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犁費省而功倍爾余初見此言竊意伯厚亦未考及叔均邪及觀困學紀聞亦伯厚所著則且首引之矣

興雨

野客叢書曰顏氏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祈祈甘雨之句以爲有淊萋萋興雲祈祈當是興雨俗寫誤耳趙明誠又據漢無極山碑興雲祈祈之雨謂毛詩本作雲字後來作雨因顏而改洪氏又引左雄傳興雨祈祈以證此語非起於顏氏僕觀雄之先鹽鐵論亦有是語然前漢

食貨志作興雲祈祈要之雨雲無定論孔穎達正義謂定本作興雨或作興雲誤也

吳旦生曰呂氏春秋作有晻淒淒興雲祈祈則其來更在數書前矣王荊公詩雲之祈祈或雨于淵雲之祈祈或雨于野亦本前人語耳按毛傳云淊陰雲貌張協雜詩有淊興南岑故文通擬黃門苦雨詩有淊興春節皆言雲興之意五臣注以有淊爲雨師大謬余最愛埤雅云淊水氣之雲也爲得雲族而雨景象

雙聲疊韻

升庵外集載皮日休云毛詩鴛鴦在梁又蜻蜻在東郎後人疊韻之始予謂此乃偶合之妙詩人初無意也若文選宋玉風賦炫煬燥爛張衡西京賦之暱昵葩華上林賦之玢豳文鱗左思吳都賦之檀欒嬋娟則詞人好奇之始耳南史有積日失適亦疊韻吳旦生曰皮日休雜體詩序詩云蜻蜻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起於此也潘子眞詩話亦載皮日休云蜻蜻在東鴛鴦在梁雙聲與焉而升庵引爲疊韻之始何也雙聲與疊韻蓋自有別古人辨之詳矣蔡寬夫詩話云聲韻之興自謝莊沈約以來其變日多四聲中又別其清濁以爲雙聲一韻者以爲疊韻蓋以輕重爲清濁爾所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是也珊瑚鉤詩話云皮日休謂疏杉低遞灘泠鷺立亂浪此

雙聲也陸龜蒙謂膚愉吳都姝眷繾綣便嫕宴此疊韻也韻語陽秋云如王融所謂園蕪炫紅藹湖荇燁黃蘂溫庭筠所謂棲息銷心象檐楹溢豔陽皆效雙聲而爲之也陸龜蒙所謂瓊英輕明生竹石滴瀝碧皮日休所謂康莊傷荒涼坐虜部伍苦皆效疊韻而爲之也學林新編云南史謝莊傳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聲破碻爲疊韻某按古人以四聲爲切韻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爲定蓋謂東方喉聲爲木音西方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音北方脣聲爲水音中央牙聲爲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互

護同爲脣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破碼同爲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騏驥慷慨咿喔震霖皆雙聲也若侏儒童蒙崆峒龍從蝘蜓滴瀝皆疊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又曰斤剔靈歷是雙聲剔歷斤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皆依此而紐之可以定矣沈存中論詩之用字曰幾家邨草裏吹笛隔江聞幾家邨草吹笛隔江皆雙聲也某拔邨字是脣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脣音笛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簷冷江光遍履清侵簷遍履皆疊韻也某拔侵字是脣音簷字是齒音遍字是脣音又聽鉤輈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也鉤輈格磔乃疊韻也

景行

西谿叢語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人有景行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之今人書簡有使景仰者疏矣魏文帝書云高山景行深所慕仰爲是任彥昇太宰碑云瞻彼景山肅然望慕雖引詩陟彼景山然不出景行高山之意也

吳旦生曰黃山谷謂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自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王勉夫云此謬自漢已然非始於魏晉也東漢劉愷傳曰今愷景仰前修注景慕也則知此謬其來尙矣近東坡亦承此謬孫巨源作景疏樓坡有詩曰不獨二疏爲可慕他時當有景孫樓

青蠅

埤雅曰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故詩以青蠅刺讒而雞鳴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也蒼蠅其大者今俗謂之麻蠅

吳旦生曰說文蠅蟲之大腹者趙凡夫箋云奚即黿類訓大腹同類也从黽从虫近於黽黿也黽黿之類謂之田雞亦曰水雞猶秋蛩曰沙雞酸蟲曰醯雞俗因但以呼蛹蠅蛆蠅之蠅或曰青蠅或曰蒼蠅於是說詩者誤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與小雅營營青蠅爲讒時是故鳥獸草木之名未可以細而忽之也蒼蠅之蠅乃黽字加虫轉注無疑

墅談云圖經蠅似蝦蟆背青綠色俗謂之青蛙亦有背作黃文者謂之金錢蠅陶隱居云大腹而脊青者俗名土鳴其鳴甚壯卽爾雅所謂在水曰黽是也漢書武帝欲除上林苑東方朔諫曰土宜蔓芋水多蠅

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師古注蠅即蛙
人取食之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蠅師古注羔
菟蠅所以供祭也古時祭宗廟給食貨皆用蠅矣本
草蠅無毒蝦蟆有毒即今所謂賴黑麻陳晦伯云蛙
與蝦蟆二物本草分條載之是矣御覽孔帖爾雅翼
通志略混而一之俱誤

臺笠編撮

吳旦生曰毛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鄭箋臺夫
須也以臺皮爲笠王勉夫引謝元暉詩臺笠聚東菑
注臺禦日笠禦雨是爲二事本毛說翹信陵詩臺笠
冒山雨渚田耕荇花以臺笠對渚田是爲一事本鄭
說考孔穎達正義臺可爲笠則一也余按草木考云
臺莎草也一名夫須蓋匹夫所須可爲衣以禦雨今
人謂之蓑衣是也嚴粲云以莎草爲衣則謂之蓑莎
爲草名蓑爲衣名山海經云三危之山有獸其豪如
被蓑郭氏亦謂蓑被雨草衣則蓑又可爲衣所稱臺
笠自謂臺與笠爾不必合爲一物

澮池

澮池北流浸彼稻田

吳旦生曰毛注澮流貌選詩澮池溉稻粳全用其意
左思魏都賦詩梗概於澮池注又訓澮池渟水處言
大概落于澮池也水經注云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
澮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于鄗世傳以爲水名
寰宇記云渭水西自京兆鄠縣流入長安漢建元三
年造便橋跨消斯澮池之刖名西北合渭水按說文
作澮池音呼浍音侩漢書作虖沱史記作嘑池周禮作虖池
禮記作呼池注作惡池音烏浍音侩秦詛楚文作亞駝亞與惡通
漢章有周魏大印乃周亞夫地駞徙何切山海經作灌池

芮翁　吳景旭旦生氏著

三百篇卷下之上

藎臣

王之藎臣

吳旦生曰爾雅藎進也揚子太玄云雉之不祿而雞藎穀亦訓進余按藎草名所以染朱者則藎臣亦取其忠赤之義元稹詩顧我無衣搜藎篋亦是一朱篋云耳今本妄改作畫篋可笑本草唐注云藎草生平澤谿澗之側荆襄人鬻以染黃色極鮮好

業

簴業維樅

吳旦生曰逸雅簴上之版曰業刻爲牙捷業如鋸齒也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其說皆與毛氏同趙凡夫云詩有蘞蘞業業借戒愼貌又四牡業業漢傳解高大也業當是古承簡冊之器故藏書曰業架韓氏謂鄴侯家多藏書故得名未必也

辟廱

胡氏管見曰靈臺詩所謂於樂辟廱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鐘簴業莫不均調于此所論之事惟鼓鐘而已于此所樂之德惟辟廱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

所謂鎬京辟廱義亦若此而已且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之何爲勦入學校之可樂與鐘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于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廱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

吳旦生曰說者皆言辟與璧通廱澤也水旋丌如璧以節觀者故曰璧廱然古無辟廱之名其說見於王制云辟廱爲天子學名泮宮爲諸侯學名王制乃漢文帝時儒家所作至今猶以辟作璧爲圓水之形皆

漢儒爲之也後之識者起而駁之謂與學校無預其見最超按莊子言歷代樂名曰文王有辟雍書大傳樂云舟張辟雍說文云廱牆也廱天子享宴辟廱也鄭氏云辟雍及三靈謂靈臺靈囿靈沼皆同處在郊魯詩解云辟雍太王宮名也各有可據尤不若胡致堂以辟爲君蓋人君有和德則天地之和應之而天下之心服之也詞義正大當令漢儒語塞

鼉鼓

鼉鼓逢逢侯鯖錄曰集韻鱓音鱔魚也皮可冒鼓使鼉字非也此水蟲耳

吳旦生曰說文長箋鱓訓皮可冒鼓而古今但言鼉

鼓不言鱓鼓當是二字本一而二蟲大小強弱判別古今異用矣然余觀周禮王會江鱓大龜王會又云會稽以鱓乃作鼉字夏小正二月剝鱓以之爲鼓句踐歸國求得古皇之驥湘沅之鱓李斯上始皇書樹靈鱓之鼓太史公敘傳斷髮文身黿鱓與處王褒九懷鯨鱓兮幽潛蜀都賦感鱓魚動陽侯則似二字通用故鱓字直作鼉字也埤雅鼉鼓非特有取于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故謂之鼉鼓也晉安海物記曰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閒謂鼉鳴爲鼉鼓亦或謂鼉更更則以善夜鳴其數應更故也一名鱓吳越謂之鱓更蓋如初更輒一鳴而止二即再鳴也長箋又云今鰕鰗蟲而熱也說者以爲隆隆而雷非雨而雷也王伯厚類稱鱓魚其脩詩考鄘隆烔烔徒東切又作爥爥

握尺無可時毋鱓匊躬讓子其慈仁足感人爲善故从善會意兼聲寓教也抱朴子云荇菜根土龍之屬化而爲鱓有黃白二種白鱓出交阯亦音善山海經云求如之山滑水出焉其中多滑魚其狀如鱓注鱓魚似鮎音善

本草作鮀陶隱居云鮀卽今鼉也皮可以冒鼓

抌昏

或舂或揄或簸或蹂

吳旦生曰王伯厚謂董氏引韓詩或舂或抌說文作或簸或舀姚令威謂注云揄抌米以出臼也箋云舂而抌出之周官舂人女舂二人鄭注云抌抌臼也詩曰或舂或抌音由又音揄或羊笑反揄時女反據許叔重說文揄引也羊朱切抌把也神與切舀抌臼也从爪臼引詩曰或簸或舀又作抌舀音以沼切又集韻抌舀揄並音由又抌舀音以紹切緣詩揄與舀並音由義亦同故後人改舀爲蹂也音以沼者乃今人以手舀物之舀也

蘊隆蟲蟲

吳旦生曰荀子富國篇夏不宛暍冬不凍寒注宛讀曰蘊暑氣也家語富有天下而無宛財禮記事大積焉而不宛古蘊宛通埤雅云蘊蓄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也說者以爲隆隆而雷非雨而雷也王伯厚詩考鄘隆烔烔徒東切又作爥爥

申甫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吳旦生曰書呂刑孔氏注呂侯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朱氏曰甫卽呂也國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又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大姜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於是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故平王以申近楚遺畿內之民成之甫以申故而并戍之後竟爲楚所滅而楚始强據此則申甫之地爲形勢控扼之要所以爲周室之屏翰也按漢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

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呂氏春秋呂在宛縣西伯夷主四嶽之祀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與楚相持常出武關收兵宛葉間光武起南陽以宛首事其形勢可概見矣李忠定曰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鄧國志汝南新蔡有大呂亭故呂侯國輿地廣記蔡州新蔡縣古呂國今以左傳考之楚有申呂時新蔡屬蔡非楚邑子重不當請爲賞田宜以在宛縣爲正

仲山甫

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吳旦生曰國語所載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之料民太原則仲山甫諫之所以稱補闕也當時惟號文公與甫同權德輿公諫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有愛莫助之歎按國語云樊仲山父是爲樊國之君也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于周食采于樊王伯厚云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據此則仲是其行山甫其字也觀後漢志陽樊攢茅田服虔注云仲山所居楊脩答臨淄侯牋云仲山周旦之儔張無盡和山字詩云安得將相似仲山蓋詩文亦有稱仲山者

茲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

吳旦生曰一云昔時之富今年之疚此倒字句蓋古人以茲爲年也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詳其語意是謂今年熟來年又熟不與此詩適相反乎左傳今茲注云此歲古詩十九首有云爲樂當及時誰能待來茲亦謂來年

三百篇卷下之下

丕

不顯不承

吳旦生曰毛詩訓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按不字當作丕字讀卽書所謂丕顯丕承也

來牟

貽我來牟

吳旦生曰歐陽詩論來牟爲麥始出于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之言然按劉向封事引貽我釐麰麥也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麰辯君曰麰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爲非王伯厚謂毛傳牟麥也鄭箋赤烏以牟麥俱來廣雅始以爲來小麥牟大麥以劉向說參考當從古注

趙凡夫云石經貽我來牟後人尚茂密合二字而成麰後復倚簡改艸而爲苯趨煩趨簡人心之無常也

癸辛雜識云今人呼麥麵爲來牟或曰牟粉皆非也來牟自是兩物周之所以受瑞麥卽今之大麥按小麥生於桃後二百四十日秀之後六十日成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兼有寒溫熱冷故小麥性微寒以爲麵則溫麵則熱麰則冷

酺

王伯厚漢制考曰以開百室箋百室者出必共溫閒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釀之歡疏族師職云春秋祭酺注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也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

吳旦生曰說文酺王德廣布大歡酒也箋云古今多酒禁賜酺乃飲甫大也故从甫蓋四閒爲族一族其計百家故族師可以證百室也按酺爲人物災害之神田有蝝螟厥有馬瘟皆祭之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杜子春云步卽酺也釋文酺音蒲又云步王伯厚又言漢時有蝝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未知其所祭何神蓋亦爲壇位如雩禁云

趙世家載武靈王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聚飲罰金四兩故漢以賜酺爲惠澤令得羣飲酒也唐無酺禁亦賜酺者蓋聚作伎樂高年賜酒宋祥符元年正月三日天書降大赦改元東都賜酺三日

駉

魯頌駉之篇駉駉牡馬在坰之野

吳旦生曰說文駉牧馬苑也从馬冋詩曰在駉之野古熒切箋云傳者謂駉駉肥澤也坰郊野也說文不

取篇名首句而取次句又以垌爲駉初疑傳寫之誤
正不然也因漢鄭氏解駉駉爲腹幹肥張遂生異議
如用本訓牧苑爲解則知所引不謬矣不則垌野同
作一句何說乎

郡縣志垌澤俗名連泉澤在兗州曲阜縣東九里僖
公牧馬之地劉楨魯都賦放戎馬子巨野之垌寰宇
記大野在濟州鉅野縣東五里一名鉅野澤爾雅十
藪魯有大野注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

作

思無斁思馬斯作

吳旦生曰斁音度作音做小雅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日歸日歸歲亦莫止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貪利
忘身禍災乃作漢書金可作世可度樂府安東平云
微物雖輕拙手可作餘有三丈爲郎別曆梁元帝詩
芙蓉作船絲作索齊武帝臨終執鬱林王手曰若憶
翁當好作此皆作讀爲做也西清詩話載韓退之詩
非閒亦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
乃從其方言爲之者漁隱叢話引杜詩主人送客何
所作謂此語已先退之用矣兩家曾不知自古已然
邪白樂天詩作底歡娛過此夜唐人習用之洪武中
謝子蘭詩傷哉脊令原黃鵠走狐兔別墅破垣在郵
亭乃新作亦叶此音祝枝山詩祝郎三百歲爲作挽

春工錢牧齋詩小戶權爲衝酒客大家挨作別花人
程孟陽詩衙齋天與閒人作好辦飢飡和困眠皆自
注作去聲

野客叢書云廣韻作字有三音一則洛切二減路切
三則邏切退之詩韻正叶則邏切音佐耳又後漢廉
范傳云廉叔度來何莫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
袴此作字減路切音措耳據此則楊升庵古音略所
引廉傳作字音做誤而諸書概作做讀亦不無議矣

泮宮

戴仲培鼠璞曰魯泮宮漢儒以爲學子觀菁菁者莪序
謂樂育人才而詩序教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爲育
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
克敵之功言攸服言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于
學獻馘獻囚可也于此受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之畢
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
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不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
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設教然不言
教化及于羣才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燕享
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子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
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作復蓋闕吾道之盛

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駉序言史克作頌以修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于漢儒其言頖宮蓋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頻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信爲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于泮地落成之際詩人善禱欲我公戾止于此永錫難老而服遠人于此昭假孝享而致

伊祐于此獻囚獻馘而受琛貢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宣爲居處之室魯爲從游之宮視頌有不同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于上詩言翩彼飛鴞集于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泮爲地名與楚之渚宮晉厲祁之宮無以異

吳旦生曰鄭氏以爲三卿或謂公作離宮于其上故此水之宮曰泮宮此水之林曰泮林皆因水得名也左傳晉侯濟自泮正在此水可爲魯水名泮之證按傳僖公五年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故有書雲臺亦曰泮宮臺水經注云靈光殿東南即泮宮也有臺高八十尺詩所謂思樂泮水是也東遊記云臺有水自西南而來深丈餘而無源又可爲魯水證矣漢儒附會謂東西南皆有水形如半璧今作半因有辟廱之辟亦轉爲璧解以圓水何所本而云然哉按周官國子教於大司樂魯孝公之爲公子嘗入京師爲國子入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然其時不聞有太學之名建于何所也漢景帝時文翁爲蜀守首建學宮於城都市中設博士弟子員至孝武詔郡縣皆立學此特因蜀中而推廣之於他郡縣其實自文翁肇始也烏在其魯僖時已有學校哉

筠軒釋略云胡氏謂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而以始祖祭于學宮何義也哉以此可見頖宮之非學矣

三壽

三壽作朋

吳旦生曰鄭氏以爲三卿或謂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以其下有如岡如陵句也皆屬强解按上壽百中保其孫于三壽是利王禹玉詩云箬緱三壽客筆削兩朝書張衡東京賦送迎拜乎三壽注三壽三老也

蔡邕獨斷云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班固辟雍詩
皤皤國老乃父乃兄三老者謂久也舊也壽也孫子
荊詩三命皆有極劉履補注云三命謂上壽中壽下
壽也鄭玄禮記注云司命主督察三命據此則三壽
三老三命其義一也

亂曰

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
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
有恪
吳旦生曰亂者樂之卒章自此而離騷而賦而樂府
其後有亂曰云云蓋昉此也

洪興祖云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終理一賦之終重者
情志未申更作賦也

九圍

帝命式于九圍
吳旦生曰王制注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
爲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孔氏云九分天下各
爲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易氏云殷人九州之制
不見於經傳是以後世莫詳焉爾雅云兩河閒曰冀
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
州濟河閒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
其九州之名與夫疆域所至與舜典異又與禹貢異

爲下國綴旒
吳旦生曰禮記注爲下國畧郵正義云引齊魯韓詩
也王伯厚詩考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爲
下國諸侯在畧民之處所使不離散

爲下國駿厖荀子作駿蒙大戴禮作恂蒙

歷代詩話乙集目錄
楚辭
卷上之上
評騷　庚寅　名字　江離秋蘭
宿莽　先路　蘭蕙　蘭皐椒玉
初服　女媭　相羊　御
閶闔　筵篿　蘭椒
卷上之下
九歌　蹉對　偃蹇　荼
杜若　瑤華　幼艾　簫鐘
南浦　朕　薜荔　宜笑
莭
卷中之上
天問　夜光　羿　鑠金
欸　舲　橘頌　黃棘
九陽　營魄　衛　卜居
宋玉宅　漁父　三閭
卷下之上
送將　揭　恢台　衙
些　稽　臛蠵
卷下之下
羅糜　睒睒　阽眠
九魁　澒涊　蚑　鼻祖

歷代詩話乙集目錄

楚辭 卷上之上

吳景旭旦生氏著

評騷

劉勰曰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已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虯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誦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虯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蔽日一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迹而屈宋遜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詞吟諷者銜其山水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憲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欻唾可以驤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洪興祖曰藝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然則自騷經至漁父皆賦也後之作者苟得其一體可以名家矣而梁蕭統作文選自騷經卜居漁父之外九歌去其五九章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

去其八然司馬相如大人賦率用遠遊之語史記屈原傳獨載懷沙之賦揚雄作反離騷弔屈原爲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文王之化行乎南國漢所去取未必當也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無復惻隱古詩之義故子雲有曲終奏雅之譏而統乃以屈子與後世詞人同日而論其識如此則其文可知矣高似孫曰離騷不可學可學者章句也不可學者志也楚山川奇草木奇原人物高志高文又高一發乎辭與詩三百伍文同志同後之人沿規襲武摹倣制作言卑氣嫚志鬱弗舒無復古人萬一武帝詔漢文章士修楚辭大山小山竟不一企況騷乎嗚呼詩亡矣春秋不作矣騷亦不可再矣獨不能忘情於騷者非以原

可悲也獨恨夫騷不及一遇夫子耳使騷在刪詩時聖人能遺之乎

朱熹曰楚辭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游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昏而越禮攄怨憒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與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末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王世貞曰太史公悲屈子之忠而大其志以爲可與日月爭光至取其好色不淫怨誹不亂足以兼國風小雅而班固氏乃擬其論之過而謂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閒以離讒賊强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自太史公與班固氏之論抑出而後世中庸之士垂裾拖紳以談性命者意不能盡滿於原而志士仁人發於性而束於事其感慨不平之衷無所之則益悲原之值而深乎其味故其人而楚則楚之或其人非楚而辭則楚其辭非楚而旨則楚如劉氏集而王氏故者比比也夫以班固之自異於太史公大要欲求是其見所爲屈信

龍蛇而已卒不敢低昂其文而美之曰宏博麗雅爲辭賦宗然申屠之士相率而疑其所謂經者蓋其言曰孔子刪諸國風比於雅頌析兩曜之精而五之此何以稱哉是不然也孔子嘗欲放鄭聲矣又曰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至刪詩而不能盡黜鄭衛今學士大夫童習而頌重不敢廢以爲孔子獨廢楚辭夫孔子而廢楚欲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脂轄方城之內哉夫亦以筵簟妖淫之俗蟬緩其文而侏離其音爲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縱不敢方響清廟亦何遽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

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則必采而列之楚風夫庶幾屈氏者宋玉也蓋不佞之言曰班固得屈氏之顯者也而迷於隱故輕詆中壘王逸得屈氏之隱者也而略於顯故輕擬夫輕擬之與輕詆其失等也然則爲屈氏宗者太史公而已矣

四方也自遭吾道夫崑崙兮至蜷局顧而不行爲第七節言逍遙娛樂庶幾藉以自遣然睠顧楚國終不能忘而自離也亂則總結前意謂義無可往惟以死自誓而已矣蓋其悲思慷慨之懷溯洄出之若江河之流原無閒斷乃其脈理之聯絡關鎖亦自璀燦而不可亂所謂一篇之中三致志者是耶非耶嗟夫予讀哀高丘之無女與忽臨睨夫舊邦則悽然欲無涕下不可得矣　愚按離騷駟玉虯以乘鷖兮溘埃風予上征又曰飲予馬於咸池兮總予轡於扶桑又曰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固皆遠遊之意原猶以爲未盡也乃作此篇汪洋超脫以布寫其無聊不得已之懷彼其舍故都離

餌六氣專精神逍遙於丹丘役使夫百靈內欣欣而娛樂直至出宇宙而與太初者鄉可謂遊之至矣乃其所神游者至遠而其顧懷者至近區區楚國非清都帝鄉也汎汎汨羅非南疑寒門也憔悴澤畔非軒鶯鳥而駕八龍也負石自沈非召黔贏而貫列缺也何行背其言而事反其見耶蓋其懷舊眷故之念迫切於眞誠反側於夢寐故寧死而不忍自疏其天性爾也猶之箕子囚比干死豈必效微子之行遯耶嗟夫士各有志所謂漠虛靜以恬愉澹無爲而自得者竟付之空談而已賈誼之弔曰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揚雄之反曰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噫原之見此早矣其如天性何哉

吳旦生曰比於乾卦禹貢方之南菫比興猶云似也中壘尊之爲經而世直稱騷經謂招字以錫號或作志以程篇猶云始也荊紹言昭明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爲騷後人沿以騷稱不知題義以余論之此正所謂揚之過實抑之損眞者矣經之後賦之先天地開忽出此一種文字自是別具一體以騷命之可也而牽文之見必起而問曰史記離騷者猶離憂也言憂愁幽思冀幸君之一悟也王逸序離別也騷愁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以諷諫君也說文騷擾也言憂煩擾也解者紛更奚以名篇余以所釋雖殊

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注皇美也言我父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寅爲陽正故曰孟陬男始生而立於庚寅爲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

吳旦生曰癸辛雜識皇祖皇考者按詩思皇多士詩記引顏注漢書云美也皇急就章爲顏注云正也大也泰誓我皇多有之孔傳訓皇爲前趙南塘云此訓爲是皇不仕者乃故不仕也（嫡眞子云皇謂皇者三閭稱其父也後人遂以皇覽爲進御之書誤矣）

正月始春厥日庚寅蓋木德王於春令稟氣之正因名正則此所謂撰子而錫子也

名字

離騷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王逸注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名爲平以法天字爲

原以法地

吳旦生曰五臣注正則猶云原也靈均猶云平也舊注以平爲名原爲字與前引自抵誤然則王叔師謂名平法天字原法地誤矣聽雨紀談云古之人有小名有小字蓋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名小字也理差勝

戈莊樂參疑云名在庚韻均在眞韻舊本皆不注叶音考之眞庚韻又無古叶按道藏歌云元廷自嘉會金書東華名賢安密所戒相期陽洛汧名彌延切汧苦堅切韓愈東野失子詩問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均居員切關圭玄切俱入

先韻

江離秋蘭

離騷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吳旦生曰宋板作離今作蘼王逸注但謂江離辟芷香草名困學紀聞云江離吳錄謂臨海水中生正青似亂髮廣志爲赤葉紅花今苘蒿苗曰江離緣葉白花又不同藥對以爲麋蕪一名江離按苘蒿葉本江離麋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苘蘼與蘇本顏師古云江離似水蘼今無識之者然非麋蕪也藥對誤耳古今注謂芎藭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也

傳曰德芬芳者佩蘭古之佩者各象其德故芬芳者佩蘭也邵伯温云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者秋花花多周益公云予問園丁則曰春蘭夏苣秋蕙冬蓀葉苣花色往往多寡不同子以古書考之屈原離騷紉秋蘭以爲佩張衡東京賦秋蘭被涯又思玄賦幽蘭可愉潘尼贈河陽詩流聲秋蘭之類言蘭以秋而花也屈原九歌春蘭秋菊隋煬煙花錄用此句

陸機庭中奇樹詩勸友蘭時往注春時也梁元帝詩春蘭本無絕唐太宗詩春暉開紫苑淑氣媚蘭湯之類此言蘭以春而花也宋玉招魂光風轉蕙氾崇蘭抱朴子春蕙秋蘭陸機悲歌行春芳傷客心蕙草饒

淑景是蕙亦可言春矣本草圖經蕙七月中旬開花至香是蕙亦可言秋矣故離騷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說文荃蓀同音文選以蓀壁爲荃壁蓋合四者而言之湘君歌亦云薜荔柏兮蕙綢荃橈兮蘭旌湘夫人則並言蓀壁蘭橑蕙榜芷葺司馬相如長門賦搏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乃知四時香草同出異名葉常青而花隨時自屈宋至漢唐皆於蘭蕙互言春秋園丁未爲無據

離騷有春蘭秋蘭石蘭王逸注皆曰香草不分別也本草又有澤蘭如薄荷微香荆湘嶺南家多種之與蘭草大抵相類師古以蘭爲澤蘭非也

劉永莊云九歌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今沅澧所
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
也楊升庵云人家盆植如蒲萱者乃蘭之別種曰蓀
與芷耳惟綠葉紫莖春華秋馥則楚騷所稱紉佩之
蘭也

宿莽

離騷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
吳旦生曰王叔師注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讒人
雖欲困己己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余按南越志云
寧鄉縣草名卷施披心不死江淮閒謂之宿莽郭璞
贊云卷施之草披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取類

雖邇興有遠旨李詩云長短春草綠緣階如有情卷
施心獨苦抽卻死還生睹物知妾意希君種後庭

蘭蕙

離騷子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吳旦生曰山谷謂蕙似士大夫蘭似君子蓋山林中
十蕙而一蘭也觀楚辭知不獨今爲然楚人賤蕙而
貴蘭亦久矣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花一莖一
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莖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也
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櫞則遠矣
困學紀聞云夾漈草木略以蘭蕙爲一物皆今之零
陵香也然離騷滋蘭樹蕙招魂轉蕙汜蘭是爲二草

不可合爲一
北夢瑣言云凡地十二畝曰畹九畹一百零八畝也

蘭皐椒丷

離騷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丷且焉止息
吳旦生曰朱子集注澤曲曰皐其中有蘭故曰蘭皐
余觀蜀都賦蘭皐皐澤也故知澤曲爲皐所謂蘭者
特美言之也曹植應詔詩夕宿蘭渚顏延之曲水詩
幔帷蘭甸又蘭野茂蓂英其義同
朱子集注丷上有椒故曰椒丷余觀廣雅云土高四
墮曰椒字學集要云山頗曰椒淮南注云山頂曰冢
亦曰頗亦曰椒一作蘑椒乃蘑字之假借漢武帝李夫人賦釋輿

馬於山椒謝靈運北固詩稅鑾登山椒謝惠連泛湖
詩悲猨響山椒
海氓呼海中石亦曰椒

先路

離騷來吾道夫先路
吳旦生曰王逸注路道也爲君導入聖王之道也此
屬强解按先路車名郊特牲先路三就左傳鄭賜子
展先路子產次路

初服

離騷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吳旦生曰昔人謂離騷搆法全亂不可謂似亂非亂

王弇州亦謂騷辭所以總雜重複與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敘使同聲者自尋修卻者難摘耳余獨謂其搆法極整如一服字該下衣裳冠佩諸項而佩繽紛其繁飾兮一佩字又總上衣裳冠佩而言此極有結搆文字何曾亂也初服未仕之時李太白詩久辭榮祿遂初衣即初服也

女嬃

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注云女嬃屈原之姊吳旦生曰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非也彼以高陽之苗裔伯庸之皇考其家世何等也名曰正則字曰

靈均蓋其肇錫誠嘉而女嬃之所詈者乃以判獨離爲其病豈賢姊哉水經注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諭令自寬夫諭令自寬之人而反申申詈之邪則女嬃之決非原姊矣按易經歸妹以須本義云須女之賤者天官書須女四星陸震云織女三星貴須女賤蓋須卽嬃字集解亦云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彼賛蔡施卽其朋耳今秭歸縣有女嬃廟又荆州圖經云南北岸者屈原之鄉里原忽然歸因名南岸曰歸鄉岸姊聞原還亦來歸又名北岸曰姊歸岸皆曲說也至於九歌女嬋媛兮爲余太息王逸注亦云女謂女嬃屈原姊使其易行隨俗也更誤

相羊

離騷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吳旦生曰須臾一作逍遙而相羊卽徜徉云聊仿佯而逍遙同此意也選注謂相羊猶徘徊卽徜徉上下求索之意非行樂也恐非

悼李夫人賦惟幼眇之相羊馮衍賦乘翠雲而相羊一作相佯玉篇作穅徉周禮作相翔吳王濞傳作方洋郊祀歌作常羊老子指歸作常翔張衡賦作徜徉王勃賦作尙羊

御

離騷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

兮帥雲霓而來御

吳旦生曰王逸注御迎也當首逆儀禮朕御沃盥交公羊傳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列子御而擊之大雅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閶闔

離騷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

吳旦生曰王逸注御迎也當首逆儀禮朕御沃盥交公羊傳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列子御而擊之大雅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閶闔

離騷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

吳旦生曰淮南子排閶闔淪天門注云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張衡賦作閶闔以洞開注云宮牆兩藩正南開加門象者名閶闔門張衡賦叫帝閽使閽扉兮覿天皇於瓊宮漢郊祀歌天門開決蕩蕩天馬歌游閶闔觀玉臺注云上

帝所居

天中記云楚人名門皆曰閶闔潘岳賦蓼莪人兮來遊若閶闔兮洞開爾雅閶謂之扉左傳以枚數閽公羊傳齒著於門閾荀子外閽不閉月令乃脩闔扇注云治門戶用木曰閽用竹葦曰扇或謂雙曰闔閶門也單曰扇扇戶也又月令仲春脩閭扇孟冬脩鍵閉服虔云閭扇所以閉鍵閉所以塞閭閶一作閶扃儀禮又作扃

筵篿

離騷索瓊茅以筵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

吳旦生曰王逸注瓊茅靈草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結

草折竹以卜曰篿因考趙古則云束草折竹達ㄙ於神曰亘从少ㄙ中象纏束之形占作卦乃但象束艸形通用專作篿非篿俗字也亘音專說文小謹也从ㄠ省少則夢貉筆談云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亘術亘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方技傳梴專須臾孤虛之術

蔏椒

朱子辯證曰此辭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之後乃更歎其化爲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以爲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蓋其所感

椒之指二人明矣近張伯起謂蘭椒指二人則揭車江離誰指此祖朱子之說也余竊謂此其自況故下云茲佩可貴而前言委厥美乃其自棄後言委厥美乃王棄之耳

楚辭卷上之下　　吳景旭旦生氏著

九歌

西谿叢語曰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啟七發非以其章名

吳旦生曰舊注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閒其俗信鬼而好祀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原以其詞鄙陋爲作九歌之曲王逸謂屈子特修祭以宴天神二說皆非詳其旨趣直是楚國祀典如漢人樂府之類而原更定之也

其篇目有東皇太乙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共十一篇梁昭明以大司命東君河伯國殤禮魂不入選或云國殤禮魂不在數故曰九歌或云大司命與少司命合爲一體禮魂則諸篇之亂辭故曰九歌洪興祖云九歌十一首九章九首皆以九爲名者取簫韶九成啟九辯九歌之義緊經曰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娛樂即其義也宋玉九辯以下皆出於此張銳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爲歌名也九辯舊注云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諸說紛紛余獨喜楊升庵之言云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茲大可笑如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非實有九國也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古人言數之多止於九逸周書云左傳九諫於王孫武子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蹉對

九歌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吳旦生曰當以蒸蕙肴對奠桂酒兮倒用之謂之蹉千古反對按史記封禪書率邇迷聽漢書嚴安書馳車轂擊韓退之羅池神碑春與猴吟兮秋鶴與飛此皆

楚辭吉日辰良句法蓋欲錯綜成文則語勢矯健耳然觀論語迅雷風烈必變已有此格非始於楚辭也藝苑雌黃云冷齋夜話載王介甫詩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疏多字當作親蓋欲以少對密以疏對親殊不曉古人詩格蓋以密字對疏字以多字對少字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法也

傴薆

九歌靈傴薆兮姣服

吳旦生曰王逸注傴薆舞貌言巫之舉足奮袂而舞也按離騷望瑤臺之傴薆兮注高貌何瓊佩之傴薆兮注眾盛貌則一楚辭中而二字異義如此又觀左

傳哀公二年彼皆偃蹇驕慢貌棄子之命注偃蹇驕慢貌則又一義矣

猋

九歌猋遠舉兮雲中

吳旦生曰朱子辯證猋說文從三犬而釋爲羣犬走貌然大人賦有猋風涌而雲浮者其字從三大蓋別一字也此類皆當從三火余觀世本皆作猋諸注猋卑遙反去疾貌玉逸注言神之往來急疾猋然遠舉復還其處也按猋讀爲謏謏然遠舉而謝去疾當從猋字爲是爾雅焚輪謂之頹頭同扶搖扶搖謂之猋標注云謏暴風從下上也

杜若

九歌采芳洲兮杜若

吳旦生曰謝元暉詩芳洲采杜若蓋用此語而勝韻不減本辭乃古人筆妙也本草經云杜若一名杜蘅范子計然云杜若生南郡漢中按唐貞觀中尚藥求杜若敕下度支省郎判送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讀謝朓詩誤郎官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晉書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依烏郎府是也州曹徒知郎官上應列宿而不知非二十八宿也

朱子注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味辛按郎今之高良薑也本草圖經云杜若苗似山薑花黃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豆蔻出峽山嶺南北正是高良薑其子乃紅蔻也本草經杜若一名杜蘅一名士鹵按杜蘅爾雅所謂土鹵也杜若廣雅所謂楚蘅也其類自別

瑤華

九歌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吳旦生曰韻語陽秋瑤華謂麻之華白也詩載木桃木李握椒芍藥之類皆相贈問之物所謂疏麻者所以贈問離居也謝靈運南樓遲客詩云瑤華未堪折蘭茗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何以慰離析越嶺紛行云握蘭徒勤摘折麻心莫展駱賓王思家詩云旅行悲

泛梗離恨斷疏麻錢起題輞川詩云折麻定延竚乘月期相尋皆用楚辭意用於離居至錢起贈趙給事詩乃云不惜瑤華報木桃則是以瑤華爲玉誤矣楊升庵云楚辭注以疏麻卽麻也近見南越志載疏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則自有此一種木也

幼艾

九歌竦長劍兮擁幼艾

吳旦生曰王逸注幼少也艾長也言執長劍以誅凶惡擁護萬民少長各得其命也文選五臣注亦主此解又見昔人謂孟子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

艾當讀多少之少謂人既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艾艾言息也按此二說皆作耆艾之義然余意擁少艾者總是託巫者之口以寓神靈忽怳之辭當作少美二字看戰國策不以子工乃與幼艾注引孟子慕少艾之語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說文竦敬也从立从束束自申束也箋云九歌竦字當用立部竦義稍近之通作慫非是

簫鐘

九歌緪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

吳旦生曰宋子集注謂周禮有鐘笙之樂注云與鐘聲相應之笙則簫鐘與簫聲相應之鐘歟然昔洪慶

善莊楚館至此篇引儀禮鄉飲酒章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爲比云簫鐘者取二樂聲之相應者互奏之既鏤版置於墳庵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搏廣韻訓爲擊也蓋是擊鐘正與緪瑟爲對耳慶善謝而亟改之

南浦

九歌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吳旦生曰江夏記南浦在江夏縣南三里其源出京山流入大江春冬濶狹秋夏泛漲商旅往來皆於浦停泊以其在郭之南故稱南浦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李賀詩南浦芙蓉影愁紅獨自垂

洪興祖云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喻美人者滿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又云屈原託江海之神送迎己者言時人之不然也杜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此意

滕

九歌魚鱗鱗兮滕子楊升庵曰江海閒有魚遊必三如滕隨妻先一後二人號爲婢妾魚庸詩江魚羣從稱妻妾塞雁聯行號弟兄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滕之儀禮有滕爲謂先飲一爵後二爵從之也

吳旦生曰詞人率多影略字升庵鑿鑿引據便多事如此目曰鰈比翼曰鶼比肩曰厲義形配偶取其意

可也鱗鱗滕子魚之取象於人也貫魚以寵人之取象於魚也其義一也惡得泥迹以求之哉按焦氏筆乘云滕說文送也史載湯壻有莘以伊尹爲滕送女故稱有莘滕臣爾雅亦云滕將送也即不指爲妾今考魯共姬嫁於宋而衛齊晉三國來滕傳云滕賤事也諸侯有三婦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滕亦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滕非禮也遂以爲從嫁之女夫共姬雖賢其肯以姪娣爲妾乎如傳之言則伊尹爲滕亦謂之妾可乎江有汜詩注因以爲美滕釋名又以姪娣曰滕謂滕承也承事適也今二品曰姬五品曰滕三國之於其姬可若是擬乎

容齋三筆云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釋文云滕達也九家皆作乘而鄭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訓爲送鼠璞云媵特送婚之名猶媵之賄與賻野客叢書云詩求爾新特由不以禮嫁故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獨自而來故謂之新特

元吳立夫詩一雙赤鯉媵來多正得其義

述異記云和州歷陽淪爲湖中有奴魚婢魚緣珠傳云大荒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爾雅魚婢小魚也亦曰妾魚古今注云江東呼青衣魚爲婢鱗朱少章詩穴邊酣戰君臣蟻波上羣嬉婢妾魚皆不可强據以證媵字

薜荔

山鬼篇被薜荔兮帶女蘿

吳旦生曰字學薜荔香草也王逸注薜荔無根緣物而生按思美人云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是屈子自下注腳矣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多葶薜荔郭注本草絡石也在石曰石鱗在地曰地錦繞叢木曰長春藤又曰龍鱗薜荔又曰扶芳藤今京師人家假山上種巴山虎是也又曰凡木蔓生皆曰薜荔齊書隱逸傳該討芝桂借訪薜蘿

宜笑

山鬼篇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吳旦生曰莊子西施捧心而嚬鄰人效之皆棄而走宋玉神女賦頗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按頻音疋零反斂容怒色也則美人之容不獨宜笑而又宜嚬又宜怒邪美人之容與文人之筆固無所不可

九歌傳葩兮代舞

吳旦生曰王逸解香草而改作芭讀作巴音義全乖葩華也从艸巴曾巴切亦作苞按草華之白曰葩鳥羽之白曰皤詩白鳥鶴鶴景福殷日光之白曰皦日皎霜雪之白曰皓男子之白曰皙女子之白曰皤詩皤兮皤兮老人之白曰皤

蒋驎　吳景旭旦生氏著

楚辭卷中之上

天問

朱子辨證曰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皆緣天問而作

吳旦生曰離騷啟九辨與九歌夏康娛以自縱九辨九歌皆禹樂也天問啟棘賓商九辨九歌注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是也據天問之意但謂啟夢賓於天得二樂而山海經以爲上三嬪於天得九辨九歌又以西南海之外有人曰夏后開珥

蛇乘龍胡元瑞謂此本離騷天問二章之說而譌者乃信朱子爲不誣矣

史記云禹乃興九招之樂帝王世紀云啟升后十年舞九韶竹書云夏后開舞九招艾軒謂勸之以九歌即九招之樂按呂氏春秋帝嚳作九招而帝舜修九招也

焦氏筆乘云離騷啟九辨與九歌夏康娛以自縱之句遂解辨皆原自作無疑王逸因夏康娛言乃託之古人此詩人依倣形似之語耳不然則上所謂就重華而陳詞豈眞有重華可就邪

陳深云天問發難至千五百言書契以來未有此體原創爲之先儒謂其文義不次乃原雜書其壁而楚人輯之今讀其文章句之短長聲勢之詰崛皆有法度似作也非輯也屈子以文自聖且在無聊何之焉而不爲作也嘗愛曾子問五十餘難亦至奇之文說者乃曰非曾不能問非孔不能答非也禮家託於曾孔以盡禮之變耳抑獨出於曾氏之門乎何文之辯而理也

夜光

天問有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吳旦生曰皇甫謐年歷云月羣陰之宗光內日影以宵曜名曰夜光廣雅云夜光謂之月王逸注言月中有菟何所貪利居月之腹而顧望乎朱晦庵云菟與兔同世俗桂樹蟾菟之傳其惑久矣或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眞有是物也（按晦庵所引乃沈存中之言也存中又言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耳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對照則正圓也）

酉陽雜俎云佛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王荊公云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東坡鑒空閣詩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徃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妄云

桂菟葵俗說皆可屏據此則晦庵之辨爲有理楚辭作此說何邪

按晉志云義和占日常儀音蛾占月區車占星登眞隱訣云上眞之道七鬱儀奔日文爲最結鄰奔月文爲次鬱儀者義和也結鄰者常娥也唐麟德殿東有鬱儀結鄰樓李肇韋執誼所記皆書鄰爲麟程太之曰當作鄰上清紫文黃庭經又作結璘張平子云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是謂蟾蜍搜神記作蟾蠩緯書云嫦娥小字純狐小說家又謂廣寒清虛之府皆可笑

羿

天問云帝降后羿堲夏民

弘夏后相此書所謂有窮后羿也

吳旦生曰羿稱善射時射官又山海經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射其九合觀數代若不一其人者則知羿乃射官故世有其稱也

是也然按說文羿帝嚳射官本是自甲至癸耳而傳者誤爲朱晦翁云按此十日並出之說楊升庵云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爲射九日矣

鑠金

惜誦云故眾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

夯

九章涉江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低余車兮方林

吳旦生曰楊升庵謂欸卽唉从口如歎與嘆欸與咳歎與嘯實一字耳尸子禹有進善之鼓備訊唉也韋孟詩勤唉厥生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方言南楚謂然曰唉余謂此朱晦庵之語誤看說文而强合之也按說文唉應也亞改切又烏開切欸訾也烏開切又烏戒切解作唉非是蓋說文業早辨之矣安得謂說文二字音義並同以誤後人哉方言欸譬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欸或曰譬則方言亦作欸字楚

辭注欸歎聲
注緒風餘風也顧迴瀾云緒風相續不斷風也謝靈運詩初景革緒風用楚辭語按風孚金切古每與心林淫音爲韻如今之侵韻毛詩淒其以風與實獲我心叶歟彼晨風與鬱彼北林叶其爲飄風與祗攪我心叶如彼遡風與民有肅心叶莊子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枚乘七發梧桐并閭極望成林眾芳紛鬱亂於五風相如長門賦天飄飄而疾風與神怳怳而外淫叶蔡邕詩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據此則古韻皆作孚金切而無作方中切者惟賈誼惜誓右大夏之遺風與天地之圜方叶乃是孚光切意至漢去古音漸遠轉而爲孚光切之音漸復轉而爲方中切之音如今之讀邪

船
涉江篇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
吳旦生曰舲音零船有窗牖曰舲字學集要云艣舟有窗者亦作舲欞當亦取窗櫺之義邪王維詩擊汰復揚舲全用其語

橘頌
橘頌云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吳旦生曰考工記鸜鵒不踰濟橘踰淮而北爲枳地氣然也晏子橘生於淮北爲枳水土異也說文橘果

名出江南諸處在在有之南中尤勝長箋云橘踰淮而化爲枳故曰江南因其不可移故屈平有橘頌以自況余按屈雖頌橘之根葉華實而義兼比賦故篇內以不遷難徙爲言耳朱子編楚辭後語坡公他詞皆不取惟錄服胡麻賦以爲近於橘頌

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
吳旦生曰解者謂以棘爲策取其芒刺則馬傷深而行愈遠余以棘刺豈堪鞭騎其說不通辭符谿云秦楚嘗盟於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棘之盟楚禍所始朱子以黃塵荊棘解之謬矣

楚辭卷中之下

九陽

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此屈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暘谷兮夕晞余身於九陽

吳旦生曰王伯厚引此以證不死之鄉則可蓋九陽謂日也山海經墨齒之北日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仲長統詩云沉瀣當餐九陽代燭春秋元命苞云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皆此意而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

營魄

遠遊篇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霞古遐字借用吳旦生曰按王莽傳人民正營正音征漢書鐘離意上疏曰不勝愚慮征營皇當萬死征營不自安也江淹倡婦自悲賦傷營魄之已盡陸機詩營魄懷茲土謝靈運詩得以慰營魂此與屈子遠遊所云魂營營而至曙同一義也陸俙思田賦作魂煢煢以至曙又按王粲大暑賦起屏營而東西欲避之而無方陸機詩營道無烈心注云營營道路也石崇詩伫立以屏營古傳考略云屏營音平盈作兩榮誤注云迴行貌此與屈子九章所云魂識路之營營同一義也注云精靈主行往來數

也

焦弱侯云老子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如經營屏營恇營皆不安之意猶云魂魄不安也意云以不安之魄而欲抱守眞一能保其不離乎

朱晦翁云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揚雄又因其語以明月之盈闕其所指之事雖殊而立文之意則一顧爲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相明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皆此意而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營者字與榮同而爲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若子所論於九歌者耳楊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爲魄而日之光耀爲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以屈子無滑而魄虛以待之之語推之則其意當因此矣其以日月言者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爲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而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週於日乎言月之

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其晦而後盡蓋月遡日以爲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承俗也三子之言雖爲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義同故丹經厤術皆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發明蓋其理不異也

衛

遠遊云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爲衛

吳旦生曰衛音越范氏靈帝贊徵亡備兆小雅盡缺麋鹿霜露遂栖宮衛曹嘉贈石崇詩入仕於皇閣出

則登九列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皆音越又按衛亦讀意張華尚書令箴法制不脩不長厥裔尚臣司臺敢告侍衛如此音讀則上句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亦可如字叶

卜居

朱文公曰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違背正直故陽爲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蓍龜以決之遂爲此辭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

吳旦生曰陳第言舊說原憫世之違正習邪故假卜以警俗非眞有疑而問也按離騷索瓊茅以筵篿兮

茅宋玉之宅

吳旦生曰晁無咎謂大招古奧疑是原作焦弱侯謂九辯皆自爲悲憤之言絕無哀悼其師之意即原自作余殊服此二言因考班固漢志曰屈原賦二十五篇韓愈詩曰離騷二十五王逸序天問曰屈原凡二十五篇洪興祖之論遠遊曰離騷二十五篇今楚辭所載止二十三篇是并大招九辨而爲二十五也君翁反以卜居爲玉作何邪

按范石湖吳船錄云秭歸縣傳爲宋玉宅杜子美詩宋玉悲秋宅謂此縣旁有淵虛或爲題作宋玉東家又唐余古潛宮故事云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

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其賦曰誄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老杜送李功曹歸荊南云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是也李義山亦云卻將宋玉臨江宅異代仍教庾信居

漁父

韻語陽秋曰予觀漁父告屈原之語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又云眾人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此與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異使屈原能聽其說安時處順寘得喪於度外安知不在聖賢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魚之腹知命者宜如是乎故班固謂露才揚己忿懟沈

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孟郊云三黜有慍色卽非賢哲模孫卿曰道廢固命也何事葬江魚皆貶之也而張文潛獨謂楚國茫茫盡醉人獨醒惟有一靈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此詩可謂得靈均之心矣

吳旦生曰古來三漁父一出莊子一出屈子一出桃花源記皆其洗洋迷幻感憤膠葛因託爲其辭以寄意焉豈必實有其人哉岳州屈子立廟以漁父配享余竊笑之迺葛常之以不聽其說督責屈子張文潛又轉而督責漁父把一漁父貌作實地而太史公屈原傳劉向新序楚辭康高士傳各采屈子莊子漁父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

吳旦生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曰昭景

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卽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睢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秦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詳因學紀聞

楚辭卷下之上　　荊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送將

藝苑雌黃曰九辨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此語而曰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以悼近彼四感之疾心兮遭一途其難忍安仁以登山臨水遠行送歸爲四感予見張扶云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是七件事謂遠也行也登山也臨水也送也將也歸也前輩詩中惟王介甫有一聯云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下得將送二字與楚辭合嘗考詩之燕燕篇云之子于歸遠予將之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一篇之中亦用此將送歸三字則楚辭之言亦有所本也安仁謂之四感何也蓋略而言之耳

吳旦生曰借遠行送歸以摹寫憭慄之情蓋若在二字一氣趕下何得分爲七件支離牽扯莫此爲甚況毛詩將迎也迎亦送之意而九辨將字乃屬虛下何嘗本此觀梁簡文秋賦復有登山望別臨水送歸則知昔人於秋率多此語何必畫而爲四哉

唐高駢自渚宮移鎮揚州別晏口占楚辭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使幕客續之有一妓進曰賤妾感相公之恩纔貂可乎即收淚吟曰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似雪飛合座賞歎駢厚贈之亦可證一氣爲句矣

竭

宋玉九辨車既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悲詩話謂車既駕矣盍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悲也按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竭來無欺我也注竭何也則竭之爲言盍也今文所用竭來者亦謂盍來非作發語之辭劉向云竭來歸耕永自疏顏延年云竭來空復辭皆謂盍來

吳旦生曰文選注竭去也初疑去字當是盍字傳寫之譌脫耳後見字學集要云竭去也卻也竭來猶聿來也又竭來言歸去來也則竭訓去亦得顏延年秋胡詩竭來空復辭補注云竭去也陳子昂感遇詩竭來豪遊子竭來高堂觀注亦云竭去也

恢台

宋玉九辨云收恢台之孟夏兮

吳旦生曰舊注恢台廣大貌王逸章句本台字作怠徒來切黃魯直云恢大台卽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也徐季海詩高閣無恢台直言無暑氣耳似不合古語爾雅夏爲長嬴長嬴卽恢台也若言高閣無長嬴可乎余觀魯直此論因考其詩遺閱問不離眼所避

愁愁亦知人處乃出庾子山愁賦云深藏欲避愁愁亦知人處此雖直用其語自饒蒼勁若世之傳奇家往往以昔人詩句寫入詞曲見之徒欲嘔耳

衙衙

宋玉九辨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

吳旦生曰升庵言衙音魚韓退子元和聖德詩魚魚雅雅魚魚亦衙衙也按說文衙行貌从行吾魚舉切箋云本訓口惟姚合詩縱出多攜枕因衙始裹頭又可曾衙小吏恐謂踢蹋靑苔北人謂街巷爲衙衙讀若互字平聲改作衙

古雋考略云衙衙行貌又疏遠貌

些

夢谿筆談曰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反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即梵語薩縛訶也薩音桑葛反縛無可反訶從去聲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

吳旦生曰古雋考略云些音梭去聲誤作些小之些嘯餘譜云些些二字形體不甚相遠而音聲意義懸殊上蘇箇切下乃些小之些耳余觀中州集載密公詩始露雄文陵楚些又登長陌佩吳鉤元音補遺載宋道詩今日悲秋哦楚些他年著論辨吳亡則其從去聲可證李周卿詩長夜漫漫霜練靜修嶺蒼龍臥魂夢吾已安不勞歌楚些高季迪詩歸來又辱寄新詩錦水瀹腸珠落唾豪吟自欲寄燕歌悲調豈將同楚些此眞得蘇箇切音韻也

穭

宋玉招魂稻粢穭麥挐黃粱些詞林海錯曰穭麥也韓愈詩納涼吸冷漬香穭南都賦夏穭冬稑

吳旦生曰王逸注穭音捉訓擇也擇麥中先熟者言飯則以杭稻糅稷擇新麥糅以黃粱和而柔嫩且香滑也若竟訓作麥則楚辭不當說麥復說穭矣如南都賦所云夏穭與左思吳都賦穭秀菰蔣當訓作麥

臛蠵

宋玉招魂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

吳旦生曰臛羹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說文臛肉羹釋名臛者嵩也香氣嵩高也蠵大龜也李賀詩臛蠵熊何足云

王逸注楚人名羹敗曰爽言其清烈不敗也

楚辭　卷下之下　　海鈔　吳景旭旦生氏著

霾靡

淮南招隱士篇青莎雜樹兮蘋草霾靡

吳旦生曰霾音髓注華敷貌楊升庵謂草弱隨風貌

陸倕思田賦雜青莎之霾靡江總詩銜花弄霾靡李嶠詩霾靡寒潭側皇甫曾詩霾靡汀草碧胡文公賞花釣魚詩春暖仙簀初霾靡日斜芝蓋尚徘徊朱少章詩藏蔬飽三冬媚盤無霾靡

天問咸播秬黍莆雚是營舊本作蘿音髓今本皆作靃靇召也並非是本借千加谷加艸並轉注也則說文望

雚音霍一本作蘿朱注同萑音完

眄眄

嚴忌哀時命云魂眶眶以寄獨兮汨徂往而不歸

吳旦生曰朱子集注眶音征从目眶獨視也一作眶从耳獨行也余按眶眶當作眄眄左太沖詩有左眄右盼之語說文眄目偏合也一曰衰視也莫甸切盼美目貌匹蒨切趙凡夫謂俗溷眄盼爲一字何以讀去从兮者音異何燕泉云按朱子語錄張以道曰盼庭柯以怡顏盼讀如倪讀作眄者非

阡眠

楊升庵曰九懷遠望兮阡眠陸機詩林薄杳阡眠呂延濟注阡眠原野之色按說文殆山谷青殆也則阡眠字當作殆眠又列子云鬱鬱芊芊注芊芊茂盛之貌李白賦彩翠兮芊眠殆眠作芊眠亦通文選別作旰眠字皆从目

吳旦生曰按說文殆望山谷殆殆青也趙凡夫箋云陸機賦青麗殆瞑改作芊芊盛眠非是溷菌茅蒐也又溷也靇召也並非是本借千加谷加艸並轉注也則說文望

字正得王褒所云遠望之義升庵引之而遺此二字便無意態況升庵喜泛引而少斷據之識又不若箋之確見也

駭雞犀

劉向九歎云淹芳芷於腐井兮棄雞駭於筐篚

吳旦生曰抱朴子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爲駭雞也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爲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爲開傅咸犀銅序云犀之美者有光雞見影而驚故曰駭雞韓詩外傳南宮适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紂戰國策張儀破從連橫楚王獻駭雞之犀爲上瑞黃香九宮

賦剝駭雞以爲釵左思吳都賦駭雞之珍
淮南子犀角駭狐蓋云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九魁
劉向九歎云訊九魁與六神
吳旦生曰今本作九魁當從困學紀聞作九甀音祈爲
是王逸注謂北斗九星也按黃帝素問有九星之言
王冰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
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所謂九星者天蓬天內
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爲
始也楚辭補注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星旁又
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止於七而全

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與素問注不同曲禮招搖在
上注招搖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
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
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搖光則招搖也淮南時則訓
注招搖斗建也補注以招搖在七星之外恐誤
徐整長歷云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
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
元門寶海經云北斗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是
帝皇太尊精神也漢霍光家有與衣奴子名還車忽
見二星在斗中光明非常乃拜而還遂得增年六百
洪涊
劉向九歎云訊洪涊之流俗
吳旦生曰洪吐典反涊乃典反博雅洪涊垢濁也楊
雄反離騷紛鬇以其洪涊張衡思元賦澄洪涊而爲
清陸機文賦故洪涊而不鮮唐書贊洪汨於隋光明
於唐校乘七發涊然汗出
哉
王逸九思云哉緣兮我裳
吳旦生曰王叔師作此以悲屈子言獨處山野與眾
蟲爲伍所謂哉者喻讒人也稗談云哉螯人蟲也常
在林閒花葉背不知者輒爲所刺故名林哉老則吐
汁自裹就其中作蛹謂之呫嘶說文哉毛蟲也于志

切
鼻祖
揚雄反離騷云有周氏之嬋嫣兮或鼻祖於汾隅
吳旦生曰汾隅揚邑也雄自言系出於周而食采於
揚故揚雄之揚字偏旁从才不从木圖書寶鑑云宋
高宗朝揚補之字無咎祖漢子雲其書从才不从木
資暇集云揚州者以風俗輕揚故號其州今作楊柳之楊謬也復齋謾錄云注鼻始
也未盡其義揚雄方言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
謂之首梁益之閒謂鼻爲初或謂之祖故鼻祖之義
如此野客叢書云考方言則鼻與祖皆始之別名以
鼻祖爲始祖未是余按人受形於胎必自鼻始故寫

照先畫鼻此其義也說文今俗以始生子爲鼻子即始祖爲鼻祖亦可蘇東坡詩千年鼻祖守關門黃山谷詩鼻祖以來傳父兄金人劉無黨詩晚喜宗盟同鼻祖閻子秀詩衣冠鼻祖傳嘉靖中王元美錦雞賦有鳥於此鼻祖鶯鶯天啟中尹子求詩鬼實蠻鼻祖說文皇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又云皋从辛从自言皋人罪人辠人鼻若辛也秦以皋字似皇字故特改爲罪字昔人以鼻祖對耳孫按惠帝紀應劭注云耳孫元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爾然觀晉灼云耳孫元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云耳音仍爾雅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從己而數是爲

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又考之釋名云子孳也相生蕃孳也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曾孫義如曾祖也前云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益也元孫元懸也上懸於高祖最在下也元孫之子曰來孫此在無服之外其意疏遠呼之乃來也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也昆孫之子曰仍孫以禮仍有之耳恩意實遠也仍孫之子曰雲孫言去已遠如浮雲也

賦

卷上之上

神女　露葵
霄鹿　九淵
藏菥薛蕦　巷
鮑鱔　禺禺
盧橘　華
倦鴞　鄒削
卷上之中
鼈蘧　奚斯
白閒　予樂
慶　夔魖獌狂
玉樹　伽
偃蓋　鐘虡
邪贏　九百
諏門　龍豵
仁里　飛遯
蔬　豐隆列缺雲師涷雨
九　遞
卷上之下
宓妃　祓除
登樓　元的

城平　艫稜金爵
城平　艫稜金爵
卷上之中
太牢　羴
新蔑并閭
首陽
四宮名
度曲　蠵
折盤
郎潛　咎繇
雌霓
翠茇
瓊樹
日及
新蔑并閭
洞庭
水物
東風
猩猩萬萬
野蒲
房子
綠醽
吳鉤
猩猩萬萬
飛蠵
胎蠁
東風
土囊
雲夢
太湖
角觜
吳鉤
猩猩萬萬
飛蠵
空穴
淹遲
萃蔡
別鴟
狒狒
雲罕
脫臏
萬壽
浪孟
野蒲
房子
綠醽
猩猩萬萬

浮漚 亻亍
金雞 麗譙垒入
華山 雲龍
紙鳶
卷下之中
試賦 赤壁
孤鶴 吾僕
瓜芋 豐城
卷下之下
金粉 金魚
水母屋瓦 瓦松 甜悶戢晉
濾水 桐華鳳
書帶草 黃人
楊世昌 棲鶻馮夷
無鄉 靈棊
姓州 熠燿

歷代詩話丙集目錄終

肯綮　吳景旭旦生氏著

賦卷上之上

神女

西谿叢語曰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爲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爲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古樂府有之本自巫山來無人覩容色惟有楚懷王曾言夢相識李義山亦云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今文選本玉王字差誤

吳旦生曰姚令威以玉王兩字誤在一點余取神女賦本再四讀過深服其言後又得沈存中而暢明之喜躍欲狂筆談云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玉曰狀何如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瓌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至不可勝讚云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稱歎之可也不當卻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

又其賦曰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代王賦之若玉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既稱玉覽其狀卽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與玉字誤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女者宋玉也襄王無與焉從來枉受其名耳據姚與沈之言則唐人詩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雲雨無情難管領任他別嫁楚襄王料得也應憐宋玉只因無奈楚襄王今來雲雨知何處重上襄王玳瑁筵皆是鑿語矣詞家能正其譌盡如

古樂府作楚懷王而以爲不成佳話我不信也

漫叟詩話云濠州西有高唐館俗以爲楚之高唐也閻欽愛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李和風亦題云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

露葵

宋玉諷賦烹露葵之羹

吳旦生曰爾雅翼云古者葵稱露葵又終葵一名繁露今摘葵必待露解語曰觸露不採葵日中不剪韭各有宜也舊植七畝霜蓄露葵潘岳閒居賦緣葵含露皆指此顏氏家訓云梁世有蔡朗父諱純遂呼蓴

菜爲露葵此眞不涉學之故也如王維詩松下清齋折露葵亦謂是帶露之葵若指蓴菜則豈輞川所有哉

按魯頌薄采其茆注云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馬融傳云鳧葵葉圓似蓴生水中一名水葵此別一種不可引以證露葵

唐詩幾日相離別門前生穭葵注云穭草名余按穭字有義漢武帝紀野穀旅生日穭米唐書開元十九年揚州奏穭生稻二百一十五頃唐代宗豈屋生穭麥楊升庵云野稻不種而生曰穭刈稻明年復生曰稆

空穴

宋玉風賦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

吳旦生曰莊子空閬來風桐乳致巢司馬彪注云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一作空門又作空閬謂風自空生今之危閣類然也余以此皆由於穴通爲閬而閬又之譌書當從空穴謂門戶之穴也枳木句曲不若桐乳爲工

土囊

宋玉風賦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

吳旦生曰博物志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突深三十里春風從此而出拂州記云宜都很山縣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暑月經之凜然有衣裘想則是土囊大穴也當類此

杜子美詩曾宮憑風迴岌業土囊口

湛方生風賦風母殞而復生按劉欣期交州記云風母出九德縣似猨見人若慙屈頸打殺得風還活又十洲記云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狀如狸以鐵椎鍛其頭數十下乃死張其口向風須臾而起豈亦其類邪

胥靡

賈誼鵩鳥賦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

吳旦生曰張晏注傳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爲相余攷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師古注云胥相也靡隨也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也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然則如傳云傅說胥靡又如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自昔相沿皆以爲刑人矣西齋詩話云孫僅詩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煌照古今此乃謬用蓋當時有胥靡脩築巖道而說在困約中代之以假其資是爲胥靡傭資也楚辭說操築於傅巖朱晦翁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

經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堤此道說賢而隱代
胥靡築以供食也孔安國亦同此說合三家之言謂
賢者必不至罹罪耳吳氏裨傳察氏集傳又謂說築
傅巖之野乃是以築爲居猶今言卜築之意按傅巖
在陝州平陸縣北宋元豐間於陝建四公堂謂傅公
召公姚公溫公也
按傅說事綜稽古語傳譌非一如觀象賦傅說登天
而乘尾注云傅說一星在尾後乘尾在龍馭之閒莊
子云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則是精之上託天
文因有此星謬一司馬彪莊子音義云傅說生無父
母洪氏注楚辭云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
河中葢後宮女巫也則是以說之賢乃爲後宮祈子
而禱祠之謬三鄭樵通志云謂之傅說者古有傅母
有保母傅而說者謂傅母喜之也偶商之傅說與此
同音諸家不審其義則曰傅騎箕尾殊不知箕尾專
主後宮之事故有傅說之稱焉則是辨說之非騎箕
反添出傅母支離之語謬回拾遺記云傅說賃爲赭
衣舂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湯以玉帛聘
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觀此則制作淹遲
首尾溫麗固有愈於疾行無善迹矣聞其作賦時把
以爲湯謬五

九淵

賈誼弔屈原賦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
吳旦生曰師古注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按淮南
子有九璇之淵許叔重云至深也
列子黃帝篇云鰲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
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沈水之潘
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
是爲九淵

淹遲

野客叢書曰孫仲益謂司馬相如上林賦葢令尚書給
筆札二日而就非二京三都覃十年之思其誇苑囿之
大固無荒怪不經之說後世學者往往讀之不通尋繹
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叩問累數日而後曉焉僕謂相如
此賦決非一日所能辦者其運思緝工亦已久矣及是
召見因以發揮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請爲天子游
獵之賦是知此賦已平時製下而非一日倉卒所能爲
者
吳旦生曰漢書枚皐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
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漢武故事云
上自作賦初不留思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嘗謂
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觀此則制作淹遲
首尾溫麗固有愈於疾行無善迹矣聞其作賦時把

筆韜之似魚含毫故曰相如含筆而腐毫未聞有一
日而就之說也西京雜記云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
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
如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卽攷之本傳但云武
帝令尚書給筆札乃成賦奏之又豈云一日而就哉
焦弱侯云相如遊梁時嘗著子虛賦爲武帝所善尋
著天子遊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意
故亦名子虛賦賦中敘上林故一名上林賦其實一
也文選截爲二篇以前敘齊楚者爲子虛賦亡是公
听然而笑以下爲上林賦謬哉
程泰之論上林賦三條其上篇曰亡是公者明無是

人也既無此人則凡所賦之語何往不爲烏有也知
其烏有而以實錄之故所向駁礙上林本始皇阿隃隘
先王之宮而大加創治開宮館二百七十複甬相連
而又表南山以爲闕立石朐山以爲東門其意若曰
闕不足爲也南山吾闕也門不足立也朐山吾門也
此固武帝之所師也所師在是諫無自而入故相如
曰觸氏有國於右角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
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東坡云
澤子髡一斗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
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自託於放蕩
之言而可止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長卿
上林之賦意實若此能通莊氏之寓言兼戰國之游
篇曰左蒼梧右西極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賦上林
所抵也數百里閒其能出沒日月於東西乎又曰其
南則隆冬躍波其北則盛夏含凍信斯言也必縮地
南北而始有此讀者不思故主文譎諫之義晦於不
傳耳其曰八水分流則長安實有此水不爲寓言然
水欲傅會而强求乎其下篇曰古惟揚雄能知此意
故校獵之賦曰鄠自泾渭經營豐鎬此則命其實矣
至於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則關中豈能辦此也又曰

虎路三峻圍經百里此則可得而有也至謂正南極
海邪界虞淵此又豈關境所能包絡哉雄之意正倣
相如諷勸相參不皆執實兩賦一意也說者不知出
此乃從地望士毛枚舉細較是癡人說夢也楊升庵
云觀莊子魏瀧將伐齊華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
曰觸氏有國於右角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
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東坡云
澤子髡一斗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
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自託於放蕩
之言而可止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長卿
上林之賦意實若此能通莊氏之寓言兼戰國之游
不容不出於寓言此子虛烏有亡是所以立也其中

說而後可得其旨也長卿去戰國未遠其談鋒與策士相似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是或一道也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揚子校獵得之

雲夢

司馬相如子虛賦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

吳旦生曰洪容齋謂雲也夢也各爲一處禹貢雲土夢作乂注云在江南左傳邵夫人棄子文於夢中注云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楚子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楚子濟江入於雲中注入雲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在江之北夢在其南也楊升庵謂有南夢有北夢五代孫光憲號北夢本此余觀書疏正義云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於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也郭璞杜預錢希言以岳陽巴丘湖爲楚之雲夢誤矣容齋引據爲確雖光憲所著有北夢瑣言未足證

蔵荐薩蕷

相如子虛賦其高燥則生蔵荐薩蕷

吳旦生曰注云蔵音針馬藍染草也卽今大葉冬藍爲澱者是月令仲夏令民無艾藍以染鄭氏云爲傷長氣夏小正五月蒔蘭灌沐藍蓼灌澆灌也沐剉沐也張揖注荐音斯似燕麥卽今所用作席者太平御覽載古歌云田中菟絲何嘗可絡道邊燕麥何嘗可穫古樂府又作道旁菟絲田中燕麥北史邢邵傳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菟絲燕麥唐劉夢得再遊元都觀詩序云唯菟葵燕麥動搖春風耳爾雅蒞菟葵蕵雀麥郭璞注云頗似葵而葉小狀如藜雀麥卽燕麥有毛海錄碎事云菟葵苗如龍芮花白莖紫燕麥草似麥亦曰雀麥

說文薛草也私列切六韜莎薛簦笠謂以莎草爲雨衣也荀子王制篇棲遲薛越之中野

蘋音煩九歌登白蘋兮騁望注云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似莎而大鴈所食也說文青蘋似莎者

蒘

司馬相如子虛賦蒘蒘軒于

吳旦生曰注蒘蒘蒿也余觀廣韻云蒘蒘果又蒘羅果也楞嚴經阿那律見閻浮提如觀掌中蒘摩羅果維摩經蒘羅園闍義云蒘羅是果樹之名其果似桃或云似柰沈炯詩鷲嶺三層塔蒘園一講堂一統志云眞臘國出蒘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交趾出蒘羅果俗名香蓋乃果中極品實似北黎四五月熟食物本草云蒘羅果卽餘甘子也則是蒘蒘卽蒘羅當

是果類非蒿也

菴或作庵一从艸一从广據黃山谷云今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从广三國志焦先傳居蝸牛廬中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會大疫親入菴廬巡視卽用此菴字然按廣雅庵廋舍也集韻圓屋曰庵釋名草圓屋謂之庵庵菴也所以自覆菴也則菴之作庵當無二義漁隱叢話云漢史從省文借用爲字故作菴字楊升菴云古篆有作奄者又止借奄者石鼓文作窴有元人止菴印章作盒

萃蔡

司馬相如子虛賦翁呷萃蔡

吳旦生曰注萃蔡衣聲也漢書亦作萃蔡萃音翠葴康琴賦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作翕呷翠粲則知古以鮮明爲翠蘇東坡牡丹詩一朵妖紅翠欲流陸放翁不曉翠欲流爲何語及過成都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紫鋪問土人乃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一作綷班婕妤自悼賦紛綷兮紈素聲紈綷綷一作綷綷班婕妤自悼賦紛綷兮紈素聲陸士衡百年歌羅衣綷粲金翠華李長吉神絃曲花裙綷縩步秋塵蘇子瞻嶺下詩牛馬汗淋漓綺紈聲綷綷倪雲林詩貪看飛裙舞綷綷遥憐風馭散繽紛

劉伯溫詩瓊佩綷縩雲幃幰又作韡綷

太湖

司馬相如上林賦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又云然後瀕潾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滴滴東注太湖衍溢陂池

吳旦生曰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溝沛墨子云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於震澤後爲北江而入於海沈存中謂此皆未詳

考地理也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泰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遶出五湖之下流徑入於海何緣入於五湖淮汝徑自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言則彭蠡水之所瀦三江水之所入於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理也

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其周行五百里三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萬六千頃故以五湖名義與記太湖射湖貴湖陽湖

洮湖爲五湖酈道元水經注長塘湖射貴湖上湖涸
湖太湖爲五湖韋昭謂胥湖蠡湖洮湖陽湖太湖爲
五湖史記正義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
岸五灣爲五湖虞翻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
程雪谿西通宜興荆谿北通晉陵滆湖西南連嘉興
匯谿凡五道故謂之五湖當以虞說爲正

鮭鱒

司馬相如上林賦鮭鱒漸離

吳旦生曰鮭一作鯸鱒李奇云周洛曰鮭蜀曰鯸
鱒音旦出鞏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
得爲龍矣爾雅鮪鱣屬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鮥鮪詩
義疏云鱣江東呼爲黃魚亦曰王魚按此

一類皆得度龍門

漸離注未詳楊升菴云說文有蠂胡蠂字同但此敘
水族彼言陸產不同耳或者水獸形似蠂胡名爲蠂
離也余以此說未安攷漸離亦魚名

禺禺

司馬相如上林賦禺禺魚鰅

吳旦生曰禺音隅又音顒郭璞云禺禺魚皮有毛黃
地黑文說文鰅魚名皮有文出樂浪東神爵四年初
捕收輸考工記周成王時揚州獻鰅

注鰅鮅魚也按周書王會云前兒若獮猴立行聲似
小兒爾雅注云鮅魚似鮎四腳前似獼猴後似狗聲
如小兒嚶大者長八九尺水經注云鮅魚聲如小兒
有四足形如鱣出伊水史記謂之人魚秦始皇葬驪
山以其膏爲燭

別鴟

司馬相如上林賦阜陵別鴟

吳旦生曰鴟與梟同漢書橫雖雄才伏於海鴟張衡
西京賦長風激於別鴟古本作鴟文選俗本改作梟
字耳

釋名海中可居者曰梟梟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梟
也物所赴如梟之下也

角觝

司馬相如上林賦其獸則麒麟角觝

吳旦生曰說文角觝牀似豕善爲弓出胡休多國郭
璞云角觝音端似豬角在鼻上詩疏云角端有肉漢
書音義云角端似牛可爲弓李陵遺蘇武角端弓晉
書角端掩月宋書角端鹿形馬尾綠色獨角明君聖
主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元史太祖
提兵回回國追至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高至
數丈鹿形馬尾綠毛而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此非帝
世界宜早還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精日
行萬八千里是惡殺之象上天遣以告陛下且此獸
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卽日班師至正庚寅江浙鄉

試出角端爲賦題

盧橘

唐子西李氏山園記曰枇杷盧橘一物也而上林賦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橪柿亭柰厚朴則以一物爲二物矣

吳旦生曰東坡同劉景文賞枇杷詩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又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微黃尙帶酸二詩與子西同失故張嘉甫問盧橘是何種果類坡曰若盧橘果是枇杷則百餘尺從行文武皆剝取皮覆巷舍隋書用樺皮蓋屋本草言堪爲燭蓋以樺木皮卷之爲燭也國史補云宋朝京師每正旦曉漏以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百炬擁馬方布象城謂之火城白樂天詩風燭樺煙香元微之詩樺燭燄高黃耳吠蘇東坡詩送客林閒樺燭香陸放翁詩江月亭前樺燭香祟禎中錢牧齋詩樺燭燒殘覆舊棋

花木志云給客橙出蜀土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或如彈圓或如拳通歲食之名盧橘意橙橘惟熟於冬而盧橘夏亦熟故舉以爲重唐三體詩裴庾注云廣州記盧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爲壺橘又曰盧橘說文引伊尹書云箕山之東青皐之所有盧橘常夏熟然則稱之盧者其義何居按藝苑雌黃引山谷云夔湘間有一種色黑而夏熟者疑其爲盧橘復齋漫錄引張勃吳錄云建安郡中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上林賦後又云蒟然興道而遷義注蒟許愼切猶勃然也文選五臣本改蒟皷作幷皷則相如數語皆言草木從風之狀若云幷皷復成何義因見詩話云相如幷皷盧龍都切黑也則余因攷說文齊謂黑爲黸字學云盧龍都切黑也則凡盧爲黑之別名又不止一端矣如土黑曰盧謂盧然解散也又水黑曰盧不流曰奴蓋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爲龍盧龍卽黑水也又古劍有沈湛盧謂湛湛然黑色也

華

司馬相如上林賦華楓枰櫨

吳旦生曰漢書師古注華卽今之皮貼弓者也大業拾遺記汾州起汾陽宮宮南多平林率是大樺木高屋本草言堪爲燭蓋以樺木皮卷之爲燭也國史補云宋朝京師每正旦曉漏以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

皆以樺燭百炬擁馬方布象城謂之火城白樂天詩風燭樺煙香元微之詩樺燭燄高黃耳吠蘇東坡詩送客林閒樺燭香陸放翁詩江月亭前樺燭香祟禎中錢牧齋詩樺燭燒殘覆舊棋

蒟

司馬相如上林賦紛溶箾蔘猗狔從風瀏漫蒟皷

吳旦生曰石鼓文作蒟今省寫作蒟方言蒟莽草也東越揚州之閒曰蒟南楚曰莽郭璞解云蒟凶位反上林賦後又云蒟然興道而遷義注蒟許愼切猶勃然也文選五臣本改蒟皷作幷皷則相如數語皆言草木從風之狀若云幷皷復成何義因見詩話云相

如長門賦列車葦之游樹謝靈運詩升長皆丰茸則紛溶丰茸一也莊子美詩巫山巫峽氣蕭森則箭萓蕭森一也毛詩猗儺其枝楚辭紛旖旎乎都房阮籍詩猗靡情歡愛則猗狔也猗儺也旖旎也猗靡也三也陶宏景詩悽切嘹唳傷夜情趙彦昭詩流麗鳴春鳥則劉莊與嘹唳及流麗一也杜子美詩秋風欻吸吹南國則蹄籃與欻吸一也

飛蠝

司馬相如上林賦雖獲飛鵰騰猴蠝鼯鼠也西谿叢語云史吳旦生曰注蜼與獲似猴記作鵰漢書作蠝郭璞音誄神農本草作鼰鼠音贏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鼻飛爾雅鼯鼠一名夷由郭璞云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項脇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腳短爪長尾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陶隱居鼯是鼯鼠一名飛生產婦持之易生

蜼雅云鼯鼠或謂之飛生一名飛蠝音雷荀子鼫鼠五技而窮並爲技而窮卽此是也野客叢書云此螻蛄非鼠也按本草謂荀子鼫鼠爲螻蛄一名碩鼠易晉如碩鼠孔頴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鼫鼠五技而窮並爲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斂傳注皆謂大鼠則爾雅所謂碩鼠闕中呼爲鼫鼠陸機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木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然則螻蛄與此鼠同名碩鼠皆有五技但螻蛄技窮而此鼠技不窮故耳

僬僥

司馬相如上林賦與其窮極僬僥吳旦生曰釋云僬僥疲憊也方言云瓶僬也丁度謂字或作僥集韻二十陌有僥字與劇同音

子虛賦徼僥受詘謂以力相踦角徼其極而受屈也集按說文从谷从亂作徼字亂已逆切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隸變爲丸執孰等丸恐筑之丸皆从亂俗書與丸無別亂渴極切徼極虐切聲相近

司馬相如傳病稱疲欲注欲音極晉人帖中有新沐甚極又體中小極極一作欲僬也楊升菴云爾雅衹音劇說文作衹春秋外傳作豫又作像音義並同余按方言豫僬也郭璞解云今江東呼極爲豫僬聲之轉又豫極也璞解云戶畏反江東呼極爲豫僬聲之轉

郵倒

司馬相如上林賦曳獨薗之褕袘阭閭易以郵倓吳旦生曰注眇閭行貌易迴轉貌郵倓削言伎人如刻畫作也此指人而言余謂即上所云靚妝刻飾也當指衣而言蓋一薗之絲製爲褕袘而閭易者衣長大貌漢書文選作郵倓削史記作戍倓削言其衣如刻畫作之也觀揚雄云裼衣戍倓注言衣之美也其義益明

芳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賦卷上之中

鼗鼓

班彪冀州賦感鼗鼓以進樂

吳旦生曰光武時上疏云將帥和睦士卒鼗鼓注言其和睦歡悅如鼗之戲於水鼓也桓帝時上議云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鼗鼓之士注周武王之旅鼗得水鼓言喜悅也則知漢時自有此語耳梁簡文元圃頌序云鼗興鼓抃獨瑩心靈顏延年秋胡詩云捨車遵往路鼗鼓馳日成

奚斯

班固兩都賦序云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宋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

吳旦生曰魯頌閟宮之詩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注謂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箋謂奚斯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則知作姜嫄之廟者奚斯矣子夏序云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則知作閟宮之頌者史克矣班氏誤以魯頌爲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宋鮑昭河清頌云藻彼歌頌則奚斯之徒蓋其承謠已久

城平

班固西都賦於是左城右平

吳旦生曰注城階級也右乘車上故使平左人上故爲級摯虞決疑要注云凡大殿乃有陛堂則有階無陛也左城右平平者以文甎相亞次城者爲階級也

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然此僅釋其字而不知左右之別固有深義也蓋古者以西爲尊左東也右西也東則爲城若世所謂澀道乃羣臣所由登降之階西則爲平羣臣不敢升自西階故不爲城正所以尊西也如王者之廟太祖坐西三昭坐北面面南三穆坐南而面北所以尊祖於西也故謂正太祖東向之位也又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所以尊賓於西也故謂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位乃客不敢自西階欲隨主而東主人辭而客始西階升也

觚稜金爵

班固西都賦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

吳旦生曰儀禮騰觚於賓又云小臣請騰爵蓋古者獻以爵酬以觚也博古圖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說文觴受二升者謂之觚按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圓故漢書曰破觚爲圜也足之四稜漢宮鳳闕取其制以爲角隅安獻處然則觚爵皆酒器而其後借觚爲闕角之稱蓋取其有四稜也

王直方詩話載宋秦少游嘗晚出右掖門有詩云金爵觚稜轉夕暉飄飄宮葉墜秋衣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識者以爲少游作一黃門校勘而銜耀如此必不遠到余觀此後人詠者不一如蘇子瞻上元詩璧月挂梁恩珠星照觚稜王子端詩回首觚稜雲氣隔六年侍從小臣心李長源詩長樂觚稜青似染建章馳道直於絃元遺山詩但見觚稜上金爵豈知荊棘臥銅駝又過晉陽詩東望蒼龍西白虎金爵觚稜上雲雨迴易之雪霽詩風迴闕角瑤華亂冰溜觚稜玉筯懸馬虛中積雪詩凍雲晴已散濛密聚觚稜又清遊詩觚稜轉影日過午鵾鴉不鳴春滿山貢仲章元眞宮詩觚稜生曉煙元風淩紫虛杜瑛书故宮詩月上觚稜椒壁澄飢烏啄碎琅玕石劉彥昺早朝詩紫禁觚稜曙色微五更三點聽朝雞揭孟同登琉璃塔詩采恩映落花觚稜卻飛鳥孫仲衍南京行云卻日觚稜駕寥廓行空複道侵箕尾

班固西都賦招白閒下雙鵠投文竿出比目

吳旦生曰太平御覽引風俗通云白閒古弓名也白閒與文竿作對當是弓弩之屬文選作白鵰劉良注白鵰雙鵠皆鳥也甚誤

潘岳射雉賦捧黃閒以密彀注黃閒弩名劉劭賦曰器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閒

予樂

班固東都賦揚世廟正予樂
吳旦生曰東漢明帝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
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鄉射用之三曰黃門鼓
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
按是時依識文改樂爲大予李善注亦謂大予自五
臣解爲正樂妄改予字作雅今行本遂作正雅樂誤

太牢

班固東都賦嘉珍御太牢饗
吳旦生曰太牢饗享羣臣也世多以牛爲太
牢羊爲少牢故唐人戲以太牢呼牛僧孺少牢呼楊
虞卿而不知其失攷也按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

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周禮疏曰齋
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謂牛羊豕具爲一牢漢
禮儀志皇后以中牢羊豕祭蠶神苑窳據此則所謂
太牢者迺牛羊豕具也所謂少牢者迺去牛惟用羊
豕也豈得以習俗傳譌之語漫爲注腳哉嘉祐雜志
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祫祭太牢祇供特牛而不供羊
豕正徇俗之過

鱻

班固幽通賦鱻生民之晦在
吳旦生曰說文鱻新魚精也从三魚不變魚徐鍇曰
三眾也眾而不變是鱻也相然切元包三三大有鱻
六一音綣彡彩鱻鱻音鮮鱻音昆禪音篹音于頁音晶灼予天周
禮敵人辨魚物爲鱻鱻以共王膳羞注云生肉曰鱻
乾肉曰薨張衡南都賦黃稻鱻魚郭璞江賦食惟蔬
鱻余按已上鱻字音義皆作新鮮之鮮叶平聲孟堅
賦鱻字音義是作鮮少之鮮叶上聲今五臣本妄改
鱻作鮮則嚼蠟矣當從古本鱻字爲正

慶

班固幽通賦恐魁魁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
吳旦生曰漢書音義云慶音羌班氏漢書有直作羌
字者故此賦文選本亦改慶作羌字矣揚雄反離騷
云慶天顊而喪榮注慶鮮也屈原離騷云羌中道而

改路注羌楚人發語辭據此則二字音義皆同葢慶
字卽羌字也小雅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慶虛羊
反與韋叶揚子太元凡用慶字皆與陽韻叶又甘泉
賦直嘵嘵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彊度李長吉
樂府天高慶葢用此
黃震云易經必有餘慶慶當作平聲與下文殃字協
韻上文乃終有慶亦與應地無疆平聲相協睽卦志
行也往有慶也亦協韻益卦其道大光中正有慶亦
協韻他如井困興兌凡易中慶字無不與平聲協韻
者

揚雄甘泉賦柙蘧蒢而拔獝狂

吳旦生曰注蘧按漢書注及文選注皆云木石之怪

曰蘧如龍有角人面魅耗鬼也東京賦注亦分注似

是二物詞林海錯疑衍蘧字魅耗鬼也獝狂亦惡鬼

也按詞林海錯云夔魅木石之怪埤蒼云獝狂無頭

鬼因覩張衡東京賦捎魅擊獝狂斬蝯蛇腦方良

因耕父於清泠溺女魅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野

仲而磯游光八靈爲之震慴況魅蜮與畢方此一段

離奇光怪才氣橫溢而陳氏謂漫及大儺無關鉅典

亦拘虛之見也魅山澤之神蝯蛇大如車轂方良

草澤之神耕父女魃皆旱鬼罔象亦木石之怪野仲

游光兄弟八人恆在人閒作怪害者魅蜮小鬼畢方

老鬼

旄

揚雄甘泉賦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鵁旗

吳旦生曰周禮王會星施者弭旄鄭元云可以爲旌

旗也補曰旄以旄牛尾山海經潘侯山有獸狀如牛

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注云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

爾雅犩牛旄牛也顏師古云今謂編牛一統志臨洮

出旄牛尾爲旌旄後漢書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

千斤其毛可以爲旄荀子西海文旄

新黃井閒

揚雄甘泉賦平原唐其壇濩兮列新蕢於林薄攢井閒

與芰荷兮紛被麗其亡鄂

吳旦生曰注新蕢香草也按古本作新雉五臣本改

作新蕢然新雉卽新蕢一作辛夷其爲樹甚大非香

草也韓退之感春詩辛夷花高最先開洪慶善注云

辛夷高數丈江南地煖三月開北方地寒四月開初

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江南人呼爲迎春

漁隱叢話謂是兩種木筆色紫迎春色白木筆叢生

二月方開迎春高樹立春已開然則所云辛夷者乃

此花耳又名女郎花陸放翁有辛夷花詩粲粲女郎

呼爲苦蕒者是也然則此種豈是嘉生而子雲以之
頌禱甘泉邪

玉樹

野客叢書曰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蔥顏師古注玉樹武
帝所作集衆寶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
宮以碧玉爲葉按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
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記云耆
老相傳咸謂此樹卽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蔥者也又觀
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見錄等雜書皆言漢宮
以槐爲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指此物也師
古與向之注甚謬

吳旦生曰王褒雲陽宮記甘泉宮北有槐樹今爲玉
槐樹與三輔黃圖所載同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層曹
植詩綠蘿緣玉樹余以爲皆拘說也按漢武內傳云
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
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上自御之前庭植玉樹珊瑚
爲枝碧玉爲葉此武帝事也至成帝爲趙飛燕無子
往祀甘泉宮雄待詔承明之庭奏此賦因引武帝之
所居神者以形容成帝之祀事亦無不可而師古與
向之注未爲失也況賦云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犀
之璘瑏注翠碧也則以碧玉爲葉與璧作馬犀爲飾
者同卽觀下句可見而翠與璧正是以實字作虛字

用法

伽

揚雄蜀都賦盛冬育筍舊菜增伽

吳旦生曰章樵注伽古茄字酉陽雜俎云茄字革遐
反今呼伽未知所自因下食有茄子數蒂問張周封
故事張云一名落蘇事具食療本草湘煙錄載馮元
成曰小菰卽茄名也見晉先蠶儀注余按晉先蠶儀
注云車駕住吹小笳發吹大笳笳卽茄也蓋此之所
謂笳者乃鳴笳盪鼓之笳羌人捲蘆葉吹之以作樂
也詳於戍集謝詩中故字首从竹不从艸豈謂茄子哉酉陽
不審茄之爲伽湘煙誤載笳之爲茄皆欲噴飯

大業拾遺錄云四年改茄子爲崑崙紫茄酉陽雜俎
云錢王有子跛足以聲相近故止呼落蘇

風簫

王褒洞簫賦風洪洞而不絕兮優嬈以婆娑
吳旦生曰李周翰注洪洞相連貌風吹其聲相連不
絕也按范傳正省試風過竹賦段柯古引荀子云如
風過蕭忽然已化義同草上之風必偃及讀淮南子
云若風之過簫也忽然感之可以清濁應矣高誘注
也乃知爲从竹之簫非蕭艾之蕭也云清濁商
更佳

李君實云洞簫卽今短簫獨管所裁者若蕭史弄玉

吹以引凰者乃古編簫形如鳳翼按誠齋雜記云宣王之末史籍散亂蕭仙能文著本末以備史之不及人以史稱之實無名也

首陽

杜篤首陽山賦厥胤孤竹作藩北涓少名叔齊長曰伯夷

吳旦生曰莊緯雞肋編謂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論語首注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吾衍閒居錄云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音怡初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遼見周景詠史詩注伯當

作仲陶南村謂若如吾說則伯夷叔齊似又是名非謚矣按今之盧龍故孤竹也城西有伯夷叔齊祠嘉靖中王世貞奉使過此爲作弔夷齊辭然論語注以伯夷爲首陽統志云首陽在蒲州卽禹貢雷首山也石曼卿詩聊生湯武子戈日口死唐虞揖讓區蓋蒲阪舜都也又阮瑀弔伯夷云適彼洛師瞻彼首陽敬弔伯夷則首陽乃在洛陽矣河南志云言首陽者五處未知孰的

儼蓋

上官遜松賦莫不對儼蓋以瀟灑仰仙雲而搖曳

吳旦生曰抱朴子天陵儼蓋之松大谷倒生之柏凡此諸木皆與天齊其長與地齊其久玉策云千載松柏樹枝葉上抄不長望如儼蓋其中有物如青牛青羊人服皆萬歲廣博物志云鶴千歲棲於儼蓋松據此則儼蓋自是神異之品杜詩所謂欲存老蓋千年意也廣志云松命根遇石則儼所謂樓松也恐非

鐘虡

張衡西京賦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

吳旦生曰梓人爲簴虡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羸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簴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

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胃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簴初學記云鐘磬各有筍虡寫鳥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爲鐘虡清聲無力者以爲磬虡漢郊祀志師古注云虡神獸名也縣鐘之大刻飾爲之因名曰虡也平子蓋言虡力尷怒能勝筍業而如欲飛馳耳

班固東都賦於是發鯨魚鏗華鐘薛注云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者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撞之者爲鯨魚之狀何晏景福殿賦華鐘杌其高懸悍

獸佹以儷陳

井幹

張衡西京賦井幹疊而百層

吳旦生曰班固西都賦攀井幹而末半按漢書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高二十丈又觀鄴中記魏武於鄴城西北立三臺中名銅雀臺南名金虎臺北名冰井臺水經注云銅雀臺高十丈有屋一百一間金虎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冰井臺亦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五間左思魏都賦曰三臺列峙而崢嶸者也謝朓詩總帷飄井幹注云銅雀臺一名井幹樓余按銀牀謂之井幹其形四角或八角蓋井上木欄也其樓若井幹之形故名

賦中又云蔕倒茄於藻井注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按山節藻梲蓋藻非特取其文亦以襍火今藻井取象於此風俗通云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草也所以厭火與此同義左思魏都賦綺井列疏以懸蔕注以板爲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夢溪筆談云屋上覆橑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海今謂之圜八吳人謂之愚頂楊升菴云今俗謂天花板也

四宮名

張衡西京賦駿娑駘盪鬻桂詣承光睽罔庳豁

吳旦生曰注駿娑駘盪鬻桂詣承光並臺名潘岳西征賦縈駿娑而款駘盪鬻桂詣而轢承光注皆臺名班固西都賦經駘盪而出駿娑洞桂詣以與天梁注又云駿娑駘盪桂詣承光四殿名天梁宮名余以爲注家之皆妄而未審四者皆宮名也按三輔黃圖云駿娑宮駿娑馬行疾貌馬行迅疾一日之閒徧宮中言宮之大也說文駿馬行相及也方言駿馬駘也郭璞於度曲是也一叶先洞反揚雄羽獵賦神明駿娑轒臺太液是也

三輔黃圖云駘盪宮秦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江總詩春心既駘盪謝朓詩春物方駘盪注云駘盪猶施散也李君實云駘蕩狀其殺行以徇景物之華蕩蕩倚以週道里之廣悉倚馬命名奇甚金壺字考云駘音待

三輔黃圖云桊詣宮桊詣木名宮中美木茂盛也詞林海錯一作桊指桊音駸楊升菴云桊詣殿漢本楔櫨殿蓋二木所搆因以爲名如長楊五柞之例桊詣文選假借字耳爾雅注引齊諺上山斫檀楔櫨先彈二木與檀相似也

漢宮闕名載長安有承光宮漢書本傳云順帝擢种暠監太子於承光宮

邪贏

張衡西京賦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

吳旦生曰言市販之人不必勉於作勞其邪僞之利自饒而足特也杜子美述古云所務穀爲本邪贏無乃勞蓋本此一作贏一作嬴非是殊不知贏之爲言利也

九百

張衡西京賦匪惟翫好迺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吳旦生曰五臣注小說醫巫厭祝之術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蘇東坡作艾子有云彭祖八百歲其婦哭之以九百者尚在也李方叔謂俗以慈瘡駱駝爲九百豈可筆之文字閒坡因舉西京賦及注語以告之方叔後讀文選見其注始歎坡之精

通　陳后山云世人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朱或云青州王大夫爲俚詞嘲其季父爲青樣者他日見其子謝之其子曰大人九百亂道珀瀆高明蓋精神不足爲九百豈以一千卽足數耶江司業云九百草書字也

虞初洛陽人明醫術事漢武帝時乘馬衣黃衣號黃衣使者其說亦號九百以其能通小說家書也方萬里輶軒錄云溫飽逍遙八十餘稗官原是漢虞初世閒怪事皆能說天下鴻儒有不如聳動九重三寸舌貫穿千古五車書哀江南賦箋成傳從此韋編鎖盡魚蓋防禦在宋亦以說書供奉得官耳

度曲

張衡西京賦度曲未終雲起雪飛

吳旦生曰李善注引漢書元帝自度曲臣瓚云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此音義引以注西京賦極確而贊以此注漢元帝贊則失之矣按度之音義有二其一度徒故切乃度次之度謂歌曲也如宋玉笛賦度曲羊腸杜甫泛江詩翠眉縈度曲是也此度字同故謂注西京賦極確

其一度大各切乃隱度之度非謂歌曲也漢元帝紀贊云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曲以爲歌詩聲也師古以應說爲是如唐書段安節善樂律能自度曲又與此度字同故謂瓚之注漢元帝贊則失

蠵

張衡東京賦淵游龜蠵

吳旦生曰五臣注蠵龜類郭璞謂靈蠵能鳴則此龜屬鳴者也說文蠵以胸鳴其音如鼓非是按考工記梓人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胸鳴者有以胃鳴者蠵是胃鳴之蟲字林云大龜似猶則知似猶乃以胃言字寫誤

諏門

張衡東京賦諏門曲榭

吳旦生曰注諏門冰室門也夢谿筆談云按字訓諏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

余觀劉曜傳云末央朝寂謚門且開石林燕語云眞宗時內香藥庫在謚門外則是門名也說文周景王作洛陽謚凡氏切臺帝王世紀云洛陽南宮謚臺周人名曰逃債臺則又臺名也陸士龍與兄書云曹公所爲屋折其謚堂不可壞直以斧折之則又堂名也劉孝綽詩反景照謚塘則又塘名也按謚臺一作謚臺作夷塘又作簻臺謚塘一作夷塘唐又

集韻謚字或作蓍以爲宮室相連之稱

朱子楚辭辯證云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一云凡屋無室曰榭說文乃云臺觀四方而高者榭臺有屋也說文與二說不同然以春秋宣榭火觀之則榭有

屋明矣

龍豵

張衡東京賦日月會於龍豵慟民事之勞疢

吳旦生曰豵丁遘反賈逵云豵龍尾星也國語觀射父對楚昭王曰日月會於龍豵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國家於是乎蒸嘗月令孟冬日在尾蓋十月時也民勞於歲事故天子當此時慰卹勞來之

汎

張衡南都賦汎汎軿軋

吳旦生曰注謂波相激之聲余按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晦翁云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然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汎國謂四極汎府巾切西極之水也又汎月之謗汎讀爲怕平聲東方朔傳隱語云令壺龍老柏塗塗與汎同文加切解云塗者漸洳徑也魏文帝愁霖賦塗漸洳以沈懣潦淫衍而橫溢柳子厚詩善幻迷冰火齊諧笑柏塗塗用此觀再貢厥土惟塗泥小雅雨雪載塗乃雨淫泥海之義爾雅十二月爲涂月

折盤

張衡南都賦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荊之折盤

吳旦生曰陸機日出東南隅行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按九秋曲名七盤楚舞言歌舞兩絕也衡賦二語似與機同意李善注亦謂西荊楚舞也折盤舞貌余按衡賦所云折盤乃取盤旋之義然盤字古作槃其義有二蓋又有槃舞也張衡七盤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卞蘭許昌宮賦云興七槃其迭奏王槃七釋云七槃陳於廣庭鮑昭詩云七槃起長袖凡此皆謂用槃七枚而舞耳梁魏有舞槃伎宋書樂志曰槃舞漢曲也漢世惟有杯舞而旨加之以杯言接杯槃於手上而反覆之以不墮爲工也非取盤旋之義

仁里

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

吳旦生曰論語里仁爲美擇不處仁本以爲鄰里之

里簡擇之擇也乃賦注引之作里仁爲美宅不處仁謂里宅皆居也葉石林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葢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胡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飛遯

張衡思元賦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遯以保名吳旦生曰周易遯卦肥遯無不利子夏曰肥饒裕也肥字古作蜚與古蜚字相似卽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飛字故本義作肥遯而引用者多作飛遯九師道訓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曹植七啟云飛遯離俗

平子善易解故此段竟以蓍體作賦亦奇葢內爲艮外爲巽故曰歷眾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上九變爲咸咸感也巽長女兌少女故曰二女感於崇嶽兮三至五爲乾乾爲冰故曰或冰折而不營四至乾變爲兌故曰天葢高而爲澤兮高者可下故誰云路之不平乾爲玉故曰勗自彊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

郎潛

張衡思元賦歌曰天地紲紐百卉含蕤吳旦生曰蕤古花字五臣本妄改爲含蕊殊不知花者草木之蕊也而非蕊字卽花字按蕤呼瓜切班固傳摛藻如春蕤是也蕊披巴切張衡西京賦披紅蕊

潛字甚佳宋周煇自郎遷卿久阨以咨投秦檜有云郎久潛於省閣卿尙少於朝班檜亟賞之蘇東坡詩莫歎郎潛生白髮聖朝求舊節彌高

咨繇

張衡思元賦咨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吳旦生曰史記禹本紀云皐陶卒封皐陶之後於英六按文選注英六至楚末始滅然觀英布封九江王復都於六葢以布自謂皐陶後也漢高末年布反始滅亦見種德之餘慶矣自左傳臧文仲聞六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而後人誤以皐陶眞不祀遂爲刑官無後之說得平子賦語可破其疑

非是按伯益卽伯翳乃大業之子其後爲秦

咎繇卽古皐陶字書經作皐陶漢武帝本紀作咎繇他或作皐繇按周禮追師注步搖作步繇魏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世說庾翼謂鍾會曰何以望君遙遙不至又司馬景王問鍾毓曰皐繇何如人皆舉其父諱戲之可證

蒟

張衡思元賦歌曰天地紲紐百卉含蕤吳旦生曰蒟古花字五臣本妄改爲含蕊殊不知花者草木之蕊也而非蕊字卽花字按蒟呼瓜切班固傳摛藻如春蒟是也蕊披巴切張衡西京賦披紅蕊

之狎獵是也兩字自有別五臣未辨觀王勃采蓮賦
紅葩絳蔕電燦千里蓀蓋其一句並用最有分別
豐隆列缺雲師涑雨
張衡思元賦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雲師襲
以交集兮涑雨沛其灑途
吳旦生日靈靈雷師水經作封隆穆天子傳封豐隆
之葬以詔後世郭璞云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
爲雷師淮南子云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抱
朴子云故豐翳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元象矣
列缺電也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服虔云
天閃也元命苞云噬嗑列缺搏礦灼傳曰列缺搏

天礦之光
電之動也礦音線礦音店太平廣記月支獷猛獸兩目如
文選注云諸家皆以豐隆爲雷也余觀屈原九章云願寄言於浮雲兮遇
豐隆而不將王逸注雲師明
爲雲師當亦由此邪
爾雅暴雨謂之涑郭璞注云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
涑雨涑同東西之東離騷云使涑雨兮灑塵杜子美
枯枏詩涑雨落流膠
磊磊
馮衍顯志賦馮子以大人之德不磊磊如玉落落如石馮賦用此

但裁一邁五音均其當邁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西谿叢語曰據說文邁捲並音張瓜反箠也不聞以邁爲樂管潘岳笙賦乃用槌字云脩槌內辟注云脩長槌大辟開也自與邁字不同言羌人裁之以當馬策吉易執持而復可吹也牽強爲說殊無義理

吳旦生曰易經何天之衢程子云天之衢亭誤加何字朱子云何天之衢何其通達之甚也讃之也王晦叔云何當作行惟梁武帝以何作荷負也乃與延壽同余深契其言此與詩商頌何天之龍作荷天之寵同一旨趣又班婕妤自悼賦何性命之淑靈注云何任也負也

按周禮笙師掌教獻竽笙塤簫篪蓥管鄭司農謂篪七孔音池杜子春謂讀蓥爲藻滌之滌六孔卽笛之古字也馬融之所謂長笛者本四孔京房加一孔於下爲商聲沈約宋書所云京房備其五音也觀李善於賦題下注云七孔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在鼓吹曲謂之橫吹而以此注羌人截竹之笛此眞謬說蓋羌笛與雅笛不同器也文獻通考云唐之七星管古之長笛也其狀如篪而長其數盈尋而七竅顧況七星管歌曰龍吟四澤欲興雨鳳引九雛驚宿鳥余以爲亦誤認耳

荷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荷天衢以元亨

賦卷上之下

宓妃

曹植洛神賦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

吳旦生曰屈子天問妻彼雒嬪蓋言羿夢與洛神宓妃女交也子建改賦而名洛神儻亦有託於此乎宓妃一作虙妃離騷求虙妃之所在注云虙妃伏犧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水神一作密妃劉向九歎云迎密妃於伊雒按說文虙房六反虎行貌宓美畢反安也集韻虙與伏同虙犧氏蓋姓也宓與密同亦姓也俗宓或加山而轉爲密音耳

祓除

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

吳旦生曰野客叢書云觀漢書八月祓於灞上劉楨賦又用七月十四日因知漢人祓除亦有在秋閒者不必春暮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然余觀漢禮儀志三月上巳士流祓禊飲酒於東流則是漢仍於三月用巳日但不拘三日魏定於三日不拘用巳爾後見楊升菴云禊有春禊秋禊王右軍蘭亭脩禊此春禊也馬融西第頌云西北戍亥爭石承輪蝦蟇吐瀉庚辛之域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釀原本作祓除升菴改爲祓釀想以除與閒韻腳有祓禊也然古韻正不拘此齊都賦青陽季月上除之良無小無大祓於水陽蓋取除不祥之義謂上巳爲上除也依原本作祓除爲是國子水嬉

登樓

王粲登樓賦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

吳旦生曰王仲宣避難荊州依劉表作登樓賦後人因稱爲仲宣樓五臣注謂登江陵城樓而有此作王弇州仲宣樓記云江陵有仲宣樓後襄陽有樓亦曰仲宣而周紹稷脩楚乘斷以屬之襄陽其旨以劉表始至宜城討平諸賊北據漢川以臨中土幾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蓋終始不離襄陽而江陵特其支郡仲宣之依表爲幕下參佐不應去襄陽而登江陵之郡樓也盛宏之荊州記則直以爲當陽其所稱陶牧昭丘云江陵西有陶朱公冢又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之按張華志稱范蠡葬南郡之華容又云濟州平陰冢陶公山山有陶朱公塚則所謂陶牧者未必確而楚昭王避吳去郢北徙都

爲襄州之樂鄉其所謂昭王者亦未必不在襄之近境也賦云曲沮注引地理志漢水房陵東山沮水所出今房陵寶爲襄壞邑而沮水至郢入江故不走江陵道然鄖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西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而據此賦語爲證則仲宣之所登者一而後人之所擬者三其在襄陽去賦事辭稍遠而於理爲近也

元的

王粲神女賦施元的分結羽釵

吳旦生曰的的灼也此本天子諸侯有羣妾者以次奉

御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於面灼然而識也張景陽扇賦皎質瞰鮮元的點絳潘岳芙蓉賦丹輝拂紅飛須垂的傅元鏡賦點雙的以發姿繁欽弭愁賦點圓的之熒熒

黃帝內經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史記云濟北王侍者韓女病月事不下又五王世家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故樓記云紅潮謂桃花癸水也又名入月王建詩密奏君王知入月

道家妓奉盥匜及旦以漱烏道洛浦之妃妾目狀辭既載召家或說之云是夕忽當流澤

羣碎錄云絆變婦人有汙也絆變月事也漢律云見

剔盡蟲漫叟詩話嘗以白閒對黃裏蔡邕獨斷云黃屋者蓋以黃爲裏也雪浪齋日記云退之鐙花詩所用黃裏事見前漢黃屋注中　又按列錢金釭工音俗讀之音江非也雋言云趙后傳壁帶往往爲黃金釭服虔注釭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注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注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以金爲釭若車釭之形也據此則列錢乃與白閒對舉言之者豈謂白塗之爲錢文哉如班孟堅西都賦金釭銜壁是爲列錢此其義益明呂延濟注金釭鐙盞也鈿壁於中故言銜行列於室有似列錢蓋誤認金釭爲

矣

話十五丙集三

第1100.100.1號

海鈴　吳景旭旦生氏著

賦卷中之上

金馬碧雞

左思蜀都賦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曜儀

吳旦生曰金馬山在雲南府城東碧雞山在雲南府城西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禱而致乃遣王褒入蜀求之

滇略記云古阿育王有龍馬三子皆欲之王意在季子以轡私授之縱馬逸乃下令三子捕得者以馬與之長子意馬渴必飲滇池仲子意馬必過甸中伺而得者以馬與季子意馬渴必飲滇池仲子意馬必過甸中伺而邀之俱不獲季子往東松林以轡引馬遂獲之二子恥之長沒於碧雞山下爲神仲沒於巖頭曰上甸景帝季亦沒於松林卽金馬景帝也

鈲擐

左思蜀都賦藏鏹巨萬鈲擐兼呈

吳旦生曰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鈲擐（擐音規皆折反）破之名也蓋言卓鄭之隆富也謝靈運山居賦銅陵之奧卓氏充鈲擐之端

胹蠵

左思蜀都賦景福胹蠵而興作

吳旦生曰胹蠵蟲也羣望之如氣之布寫言景福之興有如此蟲羣飛而多也說文蠵知聲蟲也爾雅貙貉蟲蠵郭璞云蛹蟲廣雅土蛹也金壺字考云胹黑乙切蠵音向毛晃云古譽字作向晉大夫羊舌胹字叔向左傳釋文音香兩切取胹向蠵布之義漢書天文志作鄉莊子作嚮揚雄甘泉賦作蘇漢隸作蠵又作譽又作譊吳都賦芬馥胹蠵上林賦郁郁霏霏衆香發越胹蠵布寫晻薆咇茀司馬彪云胹過也芬芳之過若蠵之布寫也杜篤祓禊賦蘭蘇胹蠵感動情魂揚雄羽獵賦蠵貿如神

東風

左思吳都賦東風扶留

吳旦生曰注東風草名何燕泉云郴之桂陽產風葉充茗飲能愈頭風亦可浸酒性微熱楊升菴云玉篇作蕳風卽此也郴桂在三國屬吳則吳都賦東風爲此物無疑蓋既以爲草也後觀詞林海錯云蕳風菜名通作東字天中記云東風菜陸生置肥肉作羹味如酪香氣似馬蘭統志云肇慶府出斷續藤一名東風菜食物本草云東風菜味甘寒無毒此菜生平澤莖高二三尺葉似杏葉而長先春而生故有東風之號則又列於菜矣元遺山詩流年又見東風菜樂土貧灰（卽牡蠣灰）與扶留檳

榔三物合食乃善也俗曰檳榔扶留可以忘憂楊升
菴云檳榔蓌子名扶留藤本草注以蔆醬爲檳榔蓌
子非也一統志作浮留藤出雷州海康

長洲

左思吳都賦佩長洲之茂苑

吳旦生曰元和郡縣志謂苑在長洲縣西南七十里
此誤認吳都賦之長洲以爲蘇州之長洲縣矣殊不
知長洲以縣名自唐武后時始豈晉左思之所云邪

按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都廣
陵其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漢書枚乘說吳王
云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注謂吳苑韋昭注

謂長洲在吳東蓋指廣陵之吳也隋虞綽撰長洲玉
鏡乃煬帝在江都所作梁元帝元覽賦已築長洲之
苑復實海陵之倉唐虞世南詩高臺臨茂苑飛閣跨
澄江亦可證

升越

左思吳都賦焦葛升越弱於羅紈

吳旦生曰越草名蒲屬可緝爲布越絕書白越細布
也後漢馬后傳自越三千端潛夫論葛子升越筒中
女布盛宏之荊州記秭歸縣室多幽閒其女盡織布
至數十升謂之升越

荀子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月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
將畜積幷聚之於倉廩賈閭甫謂李密云民以食爲
天而有司曾無愛惜屑越如此通鑑注屑越猶言狼
籍而棄之也薛越注不解今知皆草也謂其棄於草
閒

吳鉤

左思吳都賦吳鉤越棘

吳旦生曰吳越春秋闔閭作金鉤有人殺其二子以
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王王舉眾鉤示之何者是也
鉤師呼二子之名曰吳鴻扈稽我在於此二鉤飛著
父之胸王大驚此所謂吳鉤也玉堂閒話云吳鉤者
刀彎故名今南蠻名之曰葛黨刀此則以吳鉤爲刀

矣杜子美詩含笑看吳鉤注云吳王劍名鮑昭詩錦
帶佩吳鉤注云劍類此又以吳鉤爲劍矣然觀李益
詩腰懸錦帶佩吳鉤全用鮑昭句李涉詩腰佩吳鉤位飛
將韓翃詩結束佩吳鉤李白詩吳鉤雙雪明按此皆
言佩環之類非刀劍也吳越春秋薛燭善相劍越王
取純鉤示之燭曰觀其文如列星之行此純鉤也然
則作劍用者宜舉純鉤不宜舉吳鉤爾

猩猩鶗鶗

左思吳都賦猩猩而就擒鶗鶗笑而被格

吳旦生曰周禮王會狌狌若黃狗人面能言一作生山
海經狌狌知人名其爲獸如豕而人面禮記猩猩能

言不離禽獸爾雅猩猩小而好嘯廣志云猩猩似狙聲如小兒嘷不聞其言出交趾封谿縣水經注云武平封谿縣有獸曰猩猩狒狒形人面容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孫卿子云猩猩能言笑亦二足無尾吕氏春秋云肉之美者猩猩之脣淮南子云歸終知來猩猩知往郭璞讚云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猴號音若嚶

周禮王會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月窮飛走之棲宿

日食人注費費曰梟羊張衡元圖云梟羊喜獲先笑後愁漢書注云嚘陽費費也揚雄羽獵賦蹈飛豹羅嚘陽山海經梟陽國在北朐之西其爲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注云海內經謂之贛音感巨人今交州南康郡深山中皆有此物也南康有贛水以有此人因以名水郭璞讚云狒狒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蔽其目終亦號咷反爲我戮物類相感志云狒狒出西南蠻本草云宋建武中安昌縣主簿韋文禮進萬雌雄兩頭帝曰聞萬萬能負千鈞何能致之彼土人丁蠻進曰萬萬見人喜笑則上脣掩其目人以釘釘著額上任其奔馳候死而取之按廣韻作玃說文作玃周成王時州靡國獻謻爾雅作狒玉篇音扶沸反李賀詩作玃許渾詩又作玃

巴蛇

左思吳都賦屠巴蛇出象骼

吳旦生曰楚辭一蛇吞象厥大何如山海經巴蛇吞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涛江記昇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則知古人下筆卽云屠字亦必有出也

宿

左思吳都賦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兎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

吳旦生曰此宿字音秀與狩叶乃是借韻耳搜采異聞錄云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

義釋名云宿宿也言星各止住其所也說苑辨物篇云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避暑錄話云二十八星謂之舍或謂之宿宿者止其所居也論衡云二十八宿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矣晉天文志云四布於方各七爲二十八舍據此則宿當音肅按史記律書注亦作秀肅二音陰符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又古語知星宿衣不覆觀宿與陸覆叶則其音肅明矣

三江

左思吳都賦觀魚乎三江

吳旦生曰韋昭云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郭璞云岷

江浙江松江王安石云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毘陵一江自吳縣顏師古云北江中江南江蘇東坡云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會氏云北江中江皆禹所導南江乃其故道故經不志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史記正義云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蓋眾說紛紛要當以此爲正

緑醽

左思吳都賦飛輕軒而酌緑醽

吳旦生曰緑醽當作淥酃湘中記云衡陽縣東有酃湖周二十里深八尺湛然緑色土人取以釀酒其味醇美晉武平吳始薦酃酒於太廟荆州記杜佑云衡州衡陽縣漢酃地孟康云酃音零又云淥水出豫章酃康樂縣其間有井官取水爲酒與湘東酃湖年常獻之世稱酃淥酒鄒陽酒賦云其品類則沙洛淥酃賜公云醽淥勝蘭生翠濤過玉蘂公釀此酒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蒲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洗兵

左思魏都賦洗兵海島刷馬江洲

吳旦生曰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此天洗兵也六韜武王問太公雨輜車至軫何也對云洗甲兵也魏武兵要云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梁簡文詩洗兵逢驟雨送陣出黃雲杜子美洗兵馬行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皆本周武語也裴行儉碑云洗兵脫胎左賦矣

二嬴

左思魏都賦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嬴之所曾聆

吳旦生曰虞喜志林秦穆公夢之天帝所奏鈞天廣樂賜以金策祚世之業當時有諺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張衡西京賦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自井至柳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野庾信哀江南賦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李商隱詩自是當時天帝醉不關秦地有山河此則秦事也趙簡子亦曾夢天帝奏鈞天廣樂而趙與秦同祖故云二嬴

餘糧

野客叢書曰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弗收後晉干寶宋劉裕皆有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出餘糧棲畝省題詩而不及左思是失所先後矣又考此語非始於思在思之前蓋嘗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於畝畝知左思此語祖邕也

吳旦生曰觀子思子云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畝首則知此語在漢以前有之何止左思魏都賦也

歐陽詹頌云膴音盛蔬雲蠶音搦以委圃餘糧岳峙而棲畝注言如鳥之棲宿也

話十六　丙集四　九

房子

左思魏都賦縣纊房子

吳旦生曰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縣百斤古文苑作晉陽秋官錦袍

許隋圖經云常山高邑縣房子城出白土細滑膏潤可以塗飾兼用之濯縣可致鮮潔一名赤石岡水經注云房子城西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縣色奪霜雪光彩鮮潔異於常縣俗以爲美談言房子之纊也

抑亦蜀之濯錦江矣歲貢其縣以充御府梁元帝元覽賦飛軒梅於倡粉掃輕絮於房縣

彩𥳑

左思魏都賦繁富彩𥳑非可單究

吳旦生曰方言齊宋之郊楚魏之際曰彩音橋陳涉世家云涉故人嘗與庸耕者入宮見宮殿帷帳客曰彩頗涉之爲王沈沈者注楚謂多曰彩頗廣雅𥳑多也今人謂多曰够少曰不够是也够音遘與究叶五臣注作平聲讀誤

雲罕

潘岳籍田賦雲罕晻藹

吳旦生曰注雲罕幡也司馬相如上林賦載雲罕注云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畢之車按齊陳梁書儀衛有旄頭雲罕宋志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畢篤以畢罕前引畢方昴員曰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弁毛之冠也沈約謂畢網旄頭周禮不載此非古制然則所謂畢網卽雲罕唐李乂詩麗日祥煙承罕畢輕

話十六　丙集四　十

徐廣注雲罕疑是畢罕詩序云齊侯田獵畢弋徐爰云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畢罕前引畢方昴員曰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弁毛之冠也沈約謂畢網旄頭周禮不載此非古制然則所謂畢網卽雲罕唐李乂詩麗日祥煙承罕畢輕

蒻弱草藉衣簀

脫賸

潘岳西征賦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鉛以脫賸

吳旦生曰史稱荊軻之客高漸離變姓名以擊筑事始皇乃置鉛筑中擊之王充論衡云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賸秦王病瘡死此秦史所諱故史記不及載潘

賦乃用論衡故實也狙伺候也脫臆言脫去王之膝
蓋也

野蒲

潘岳西征賦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

吳日生日銑注謂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
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
皆陰誅之因學紀聞云指鹿東蒲高欲愚其君而不
能愚子嬰古今注風俗通皆載蒲鹿二事自史記但
載指鹿爲馬故今人知指鹿而不復知變蒲也鄭元禮器
注云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
今語猶存也後漢崔琦對梁冀曰將使元黃改色馬
鹿異形乎此語亦世罕知

野客叢書云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
東征西征爲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
幹西征賦班固傅毅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
行之謂也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岳西征賦張纘南
征賦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謂也

彪

潘岳秋興賦斑髮彪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
吳旦生曰五臣注彪髮下垂貌李善注彪作髟音方
料切庾信竹杖賦髮種種而愈短眉髟髟而競長說
文彪白黑髮雜也此卽岳序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
園朱李是也山中有縹李大如拳者呼仙李李尤果
賦如拳之李陸機果賦中山之縹李又云仙李縹而

神李紅傅元李賦房陵縹青沈約詠李詩色潤房陵縹味奪寒水朱按房陵即今湖廣鄖陽府房縣

萬壽

潘岳閒居賦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懽而一喜

吳旦生日岳言家居之時奉其母以行樂而得稱萬壽者古人懽慶之際上下通稱萬歲初無避諱不知何時始專爲君之祝也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蕭相如奉璧入秦左右皆呼萬歲韓非子巫覡之視人曰使君千秋萬歲之聲聒耳陸賈奏新語左右皆稱善呼萬歲趙臣將兵助馮異軍中皆稱萬歲馬援曰衆

破大恩紆彼青紫吏士皆稱萬歲耿弇於戰圖中拜井得泉眾皆稱萬歲馮勤降羣盜赦其罪皆稱萬歲吳良歲旦王望請上雅壽掾吏皆稱萬歲甘寧斬魏將遷作鼓吹稱萬歲急就章有名鄧萬歲顏注云猶千秋耳

浪孟

詞林海錯曰潘岳賦悶浪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歸注浪孟失志貌又大聲也

吳旦生日字學集要云孟莫更切勉也始也班固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儵忽其不再注云孟勉也蓋勉其進而及時爲用則與失志之義反矣集韻引

向秀云孟浪無取舍之謂則是浪孟意耶然孟浪之孟又音母朗切因記容齋三筆云孟字數義如孟侯孟孫孟春孟夏是最長最先之稱呂后本紀注引國語主孟啗我索隱云孟者且也蜀王衍幸徐延瓊第於壁上戲書孟字蓋蜀中以孟爲不佳也余將以此條補容齋所未備矣禮緯云嫡長曰伯庶長曰孟方言娣孟姊也郭璞注亦引外傳曰孟啖我是也論衡孟年少年也

防露

陸機文賦寤防露與桑閒又雖悲而不雅

吳旦生日楊升菴謂注引東方朔七諫楚客放而防露作此說謬矣楚客卽屈原忠諫放逐何得云不雅余觀文選注云防露桑閒皆淫曲又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注云房露古曲也房與防古字通則是二注未嘗謬也防露者卽畏行多露之義

賦卷中之中　　嵩谿　蔣溥　吳景旭旦生氏著

鷦螟大鵬

張華鷦鷯賦鷦螟巢於蚊睫之閒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吳旦生曰列子江浦之閒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鬲俞師曠方夜垂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惟黃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觀此則知詩所謂噬噆其冥賦所謂蟭螟飛而風生蚳蠖運而成響也

按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鯤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崔譔云鵬音鳳又按說文云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宋莒公云朋字象鳳羽之形非兩月也余觀古字朋作翎鳳作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張舜民不知此義漫謂白氏六帖錄禽遺大鵬蓋白既錄鳳不復錄鵬爾

西

楊升菴曰嵇康琴賦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音先叶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趙壹窮鳥賦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東今振我西魏明帝涼風夕起悲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曹子建飛蓬篇驚飆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又尙書大傳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前漢志少陰者遷方漢樂府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文選注西施作先施史記先俞山郎西隃也

吳旦生曰賦中此四其字指椅梧而言也椅梧桐也下又云元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閒凡八其字皆指桐蓋經營其左右者皆神麗之物則桐之爲琴材必善矣按西字與前巔閒叶則西音先蓋古音也升菴箋釋此等處固自不可泯滅

禮記日出於東月出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西音先巡音沿和音桓

孫枝

嵇康琴賦乃斲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爲雅琴

吳旦生曰銑注孫枝側生枝也按周禮注云孫枝之根末生者也蓋桐孫亦然風俗通云梧桐生於嶧山之陽巖石之上采東南孫枝爲琴聲極清麗庾信詠樹詩楓子留爲式桐孫待作琴陸龜蒙詩桂父舊歌飛絳雪桐孫新韻倚元雲東坡云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其小枝彻之皆堅實如蠟而其木皆虛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然則李長吉聽琴歌

云嶧陽老樹非桐孫此非知琴者矣

水物

郭璞江賦玉珧海月土肉石華

吳旦生曰海物異記云江瑤柱厥甲美如瑤玉音珧三字一句一韻

肉柱膚寸名江瑤柱侯鯖錄引此語謂瑤當作珧世人不用此珧字是未知耳今按此珧字乃自江賦中來也張樞言云四明海物江瑤柱第一王荊公曰瑤字當作珧如蛤蜊之類即韓文公所謂馬甲柱也蘇東坡謂曾直詩文如蝤蛑江珧柱又言荔枝可比江珧柱皆作此珧字陸放翁云明州有三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種逾年則成江瑤矣

王弇州云奉化四月間南風乍起江瑤尚一再上可得三四百枚或連歲不上如蚌而稍大中肉腥而腐不中口僅四肉牙佳耳長可寸許圓半之白如珂雪以嫩雞汁熱過之一沸即起稍久則味盡矣甘鮮腥美不可名狀此所謂柱也

謝康樂詩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議者以二句終是合盤而不知其用賦語也異魚圖贊云海物正圓名曰海月指如搔頭有緣無骨臨海志云海月大如鏡白色石華附石生肉可啖

土肉一作吐納非是臨海志云純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重五六斤有腹無口目有三寸足大如釵脯堪炙食按此即江鄰幾所稱廬州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懼而埋之後以問人人曰白澤圖所謂封食之多力者也

石蛄

郭璞江賦石蛄應節而揚葩

吳旦生曰荀子東海有紫絲魚鹽紫絲即石蛄也江淹石蛄賦又名紫蘜或作鷰非謝朓詩紫蘜睥春流此蛄蛤類也形如龜腳得春雨則生花故云應節揚葩王維送元中丞江淮轉運詩去問珠宮俗來經石砝舂錢起集亦載此詩改石蛄作右却誤

一角九頭三足六眸

郭璞江賦若乃龍鯉一角奇鶣九頭有鼉三足有龜六眸

吳旦生曰山海經龍鯉陵居其狀如鯉異魚圖贊云龍魚一角似鯉居陵候時而出神聖攸乘飛騖九域騎龍上升嘉靖中屠隆溟海波恬賦龍鯉一角而馴擾天吳九首而婆娑

海錄碎事云鶣音倉九頭鳥也白澤圖謂之蒼鷵帝鴻書謂之逆鴞韓詩外傳云孔子見之曰鶣也嘗聞河上人歌云鶣兮鶣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則不言九頭而言九尾何也嶺表錄異云鶣名鵂鶹夜飛晝伏又名夜遊女又名鬼車又名魚鳥其頭有九

爲犬所噬一首常下血滴人家則凶故聞其聲則擊犬使吠以厭之荆楚歲時記云姑獲夜鳴聞則捩狗陸長源辨疑志云名渠逿鳥每脰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霍競進不相爲用至有爭拗折傷者

山海經陽狂水西南流注於伊水中有三足鼈爾雅鼈三足曰能張衡東京賦能鼈三趾按左傳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羽淵國語作黃能屈氏天問注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豈鯀化爲二物乎東晳發蒙記鼈三足熊史記正義鯀之羽山化爲黃熊熊乃來切爲地脈又觀博物志云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下三點爲三足也楊升菴云熊即左傳黃能入寢之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周洪道云洞庭山在吳而

能字不知何據有三點之說余攷能有六音葢十灰韻中有能字解云鼈三足也音囊來切其下不必有點也黃能音奴登切說文熊屬足似鹿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則其下亦不必點也若熊熊之熊在一東韻據紹興中永嘉有熊至城下倅謂熊於字爲能火宜慎火燭則下乃火字當从四點非三點矣易曰離爲鼈其亦昭象於火邪

爾雅注云君山上有池池中有六眼龜詞林海錯云嶺南欽州出六眼龜潛確類書云潮州府程鄉縣城西南有六目龜池按南宋明帝泰始開六眼龜見於東陽太守劉勔得之以獻唐睿宗先天開江州獻靈

洞庭

郭璞江賦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旁通幽岫窈

吳旦生曰注言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號爲地脈又觀博物志云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周洪道云洞庭山在吳而

洞庭湖乃在荆襄之閒地形雖分而未嘗斷也蘇東坡亦嘗有此說張說洞庭詩地穴穿東武江流下西蜀然余謂地脈之潛通有如此而兩洞庭自是異地也葢在吳者道書所謂林屋洞天是也在楚者山海經注所謂江湘沅三水共會於巴陵之洞庭故稱三湘是也雲麓漫鈔云洞庭有山水之分吳中太湖內乃洞庭山楚之洞庭乃大湖連亙數州洞庭名同其實判如此廬史云松江有洞庭山韋蘇州皮陸唱和所言洞庭及蘇子美詩云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皆在吳矣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即水經注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葢斥此湖耳比見岳

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於岳陽樓如韋蘇州皮陸之屬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攷也

梢雲

郭璞江賦梢雲冠其顠

吳旦生曰孫氏瑞應圖云梢雲瑞雲也人君德至則出若樹木梢梢然也宋史祥符元年封泰山十月壬辰天文院言紫雲如蓋黃雲如龍鳳青雲如竹木名梢雲左思吳都賦梢雲無以踰注引漢書天文志曰

栫

郭璞江賦栫澱爲滓夾漚羅筌

吳旦生曰皆取魚之具說文栫以柴木壅水也徂悶切蜀中有魚栫之名詩經潛有多魚潛音潛小爾雅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橬也水中魚舍也爾雅橬謂之滓李巡云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滓孫炎云積柴養魚曰橬則栫卽滓也滓橬皆是物也

奇相

郭璞江賦奇相得道而宅神

吳旦生曰廣雅江神謂之奇相江記云帝女也卒爲江神蜀檮杌云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元珠汎江而死化爲此神卽今江瀆廟是也山海經云江瀆神生於汶川

木華海賦潾瀁浩汗

吳旦生曰注潾瀁廣大貌揚雄羽獵賦虓虎之陳從橫膠轕司馬相如上林賦張樂乎膠葛之寓按潾瀁膠轕膠葛其義同而若作橉嶱則誤矣杜子美自京赴奉化縣詠懷詩君臣留歡娛樂動殷橉嶱王荊公改刊爲膠葛字亦意其用上林賦中語乎

八朝偶雋云晉木元虛孫興公齊張思光並作海賦嗡波則洪連踧踖吹滂則百川倒流此元虛之雄也舉翰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此興公之雄也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此思光之雄也

三賦措語無大懸絕融後以其賦示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元虛但恨不道鹽耳思光卽求筆增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陰火

木華海賦陰火潛然

吳旦生曰易澤中有火素問云澤中有陽欲注陽欲如火煙騰騰而起於水面葢澤有陽欲乃山氣通澤山有陰靄乃澤氣通山也拾遺記云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色如火雖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是謂陰火顧況詩陰火暝潛燒戴叔倫詩古戍陰傳火蘇東坡遊金山詩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

月落天深黑江心自有炬火明飛燄照山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仙竟何物注引物類相感志云山林藪澤晦明之夜則野火生焉散布如人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

車渠

木華海賦車渠瑪瑙全積如山

吳旦生曰南海有車渠蛤屬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蚶殼故以爲器紋如白玉尙書大傳曰文王囚羑里散宜生輩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於紂庭鄭康成解之爲渠車程大昌引此謂不知車渠何物車者車也渠者轍迹也孟子城門之軌是也則二公不識海物耳余觀郭璞江賦紫蚖如渠乃謂大貝如車渠正此物也

鮑昭白紵歌象牀瑤席鎭犀渠徐陵詩雕鞍名鏤渠蕭統將進酒云宜城溢渠盤中山浮羽卮皆言車渠也一作磲碟

疏寮

潘尼桑樹賦倚扉城之飛觀拂綺窗之疏寮

吳旦生曰寮小窗也古詩交疏結綺窗劉履補注云即漢書所謂綺疏蓋今之亮格窗刻鏤疏通而於交綴之處以丹青飾爲綺文也蒼頡云寮小室也說文云寮穿也天中記云僧寺茗所曰茶寮

寮亦作僚同官爲僚則同僚卽同窗之義兩壻相謂曰僚壻釋名又曰友壻言相親友也則亦朋僚之義

琪樹

孫綽遊天台山賦琪樹璀璨而垂珠

吳旦生曰山海經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玕琪樹故詞人往往以此入詠蕭防詩琪樹風清鶯去遲武伯奮詩琪樹年年玉蘂新蔡隱工詠琪樹云山上天將近人間路漸遙誰當雲裏見知欲度仙橋則皆以爲仙樹非人世所有然觀梅摯詩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乃寶林寺法堂前有琪樹而摯詠之則是世亦有此樹矣

勸農

東晉勸農賦惟百里之冥吏各區別而異曹考治民之賤職美莫當乎勸農

吳旦生曰楊升菴謂農音猫與曹叶韻余按韓詩內傳東西耕曰從南北耕曰由管子堯使后稷爲大由錢譜神農幣文農作由蓋說文無由字由與農古通用也因攷揚雄著畔牢愁愁音曹憂也與楚辭同則知勸農字或古作勸由而愁轉爲曹亦可由轉爲猫

耳

東晉近遊賦貫雜穀於歲首

吳旦生日祓音確卵字也又殿音段說文卵不孚也
廣韻注卵壞也楊子云雌之不才其卵殿矣南北朝
柳楷謂蕭寶寅云諡言鷙生十子九子殿一子不殿
關中亂亂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寶寅鷙之子
遂舉兵韓退之詩鵠殼攢瓌橙

牢丸

東晳餅賦其可以通冬達夏終歲常施四時從用無所
不宜惟牢丸乎
吳旦生日注舅頭之類藝文類聚謂餅賦有牢丸之
目蓋食具名也余觀盧諶祭法云春祠用舅頭餳餅
牢丸夏秋冬亦如之則牢丸洵四時皆宜矣酉陽雜

俎引伊尹書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則是牢丸類舅
頭又類湯餅邪東坡詩以牢丸具對眞一酒誤以丸
字作丸字陸放翁詩蟹供牢丸美亦誤
賦中又云春則舅頭宜設夏則莫若薄夜秋則起搜
可施冬則湯餅爲最余按荀氏四時列饌傳云春祠
有舅頭餅夏祠以薄夜代舅頭徐暘祭記云五月麥
熟薦新起澈白餅世說云何平叔暍熱湯餅汗出自
拭色轉皎潔據此則晉時自有此食具也

日及

成公綏日及賦譬日及之在條恆雖盡而弗悟
吳旦生日說文舜木槿也朝華莫落一名蕣華蓋取
一瞬之義一名日及記見廣一名赤槿見羅浮記一名玉蒸見顏延之頌江總南越木槿賦日及多名蕤賓肇生東方記乎夕死郭璞贊以朝榮潘文體其夏盛嵇賦憫其秋零潘尼朝菌賦序朝菌者蓋朝華而莫落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劉禹錫傷往賦飄零日及之萼倏忽蜉蝣之衣施肩吾詩但看日及花唯是朝可憐爾雅椵木槿槐木槿注云別二名也華朝生夕隕或呼日茂唐蕃作局有雙槿樹盧照鄰作賦一時競寫因名著作爲雙槿署

吳景旭旦生氏著

旦刷晝秣

顏延之赭白馬賦旦刷幽燕晝秣荆越

吳旦生曰旦北而晝南形容馬之疾也謝莊舞馬賦朝送日於西阪夕歸風於北都尋瓊宮於倏瞬望銀臺於須臾亦同此意杜甫驄馬行云晝洗須臾淨夕趨可刷幽與并李白天馬歌云雞鳴刷燕晡秣越則直用延年語矣

出豕

顏延之赭白馬賦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跱衡

吳旦生曰王子期爲趙簡子御衛突出溝中馬驚敗駕詩話以出字不如突字一經道破便覺出豕二字眼乖口刺蓋改本有勝於原本者此等是也

盈尺

謝惠連雪賦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珍於陰德

吳旦生曰呂向注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爲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爲陽傷陰盛之徵按左傳於隱公云平地尺爲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未聞其廣一丈也唐朱灣雪詩平地已霑盈尺潤年豐須荷富人侯亦用謝賦意

耳

瓊樹

詩話類編曰瓊赤玉也謝惠連雪賦林挺瓊樹世豈有赤雪耶李義山詩已隨江令誇瓊樹李長吉詩白天碎碎墮瓊芳相承誤用皆不考之過

吳旦生曰塵史亦言說文以瓊爲赤玉比見人詠白物多用之韓愈雪詩若非燔鵠鷺定是屑瓊瑰又馬驌踢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將別有所稽邪豈用之不審也余觀楊升菴引詩尚之以瓊華尚之以瓊英尚之以瓊黃則瓊爲玉之光彩非赤玉也又觀天中記云詩報之以瓊琚傳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疏言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之名也陳張正見詩睢陽生玉樹雲夢起瓊田隋王衡詩璧臺如始搆瓊樹似新栽據此則瓊訓赤者非是而謝賦與諸詩自有所出也

暘突

梁簡文帝箏賦奔雷暘突而彌固

吳旦生曰暘徒郎切以唐爲暘馬融長笛賦犇遯暘突簡文蓋本此按無鹽唐突西子此晉人語也孔融傳唐突宮掖魏志豈宜唐突列侯劉禹錫鏡詩瓦礫來唐突李白赤壁歌鯨鯢唐突留餘迹太平廣記載曹植牛鬬詩行彼土山頭欻起相搪突王勉夫謂暘

唐摭三字不同皆一意爾

燭銀

江總貞女峽賦含照曜之燭銀

吳旦生曰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璿珠燭銀拾遺記漢武帝元封元年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卽燭銀是也郭璞江賦雲精爓銀注云銀有精光如燭也爓卽燭字梁簡文詩燭銀踰漢女盧思道詩瑞銀光似燭蓋指此至如陳子昂春夜詩銀燭吐清煙金尊對綺筵賈至早朝詩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則以燭銀作銀燭用耳

雌霓

沈約郊居賦駕雌霓之連蜷泛大江之悠永

吳旦生曰郭璞謂虹爲霓俗呼爲美人蜺注雌虹也劉敬叔謂古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絳故呼美人虹唐樓穎詩枝交帝女樹橋映美人虹本此楊升菴謂水虹屈霓也滇人呼爲水椿虹蜺之短者沈約所云雌蜺漢書所謂屈虹也按初學記云凡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東方朔七諫載雌霓而爲旌張衡七辯建雌霓以爲旗約語本此然天文率多以雌雄言者宋玉風賦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師曠占云春雷初起其音格格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

依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虞喜論漢太初歷云歲雄在鶉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

霓讀作入聲南史沈約作郊居賦以草示王筠筠讀雌霓爲雌鵝約撫掌曰霓字嘗恐人呼爲平聲范蜀公召試學士院用彩霓作平聲考試者判郊居賦霓五結切范爲失韻司馬溫公曰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然余考霓字有不讀平聲者如張衡西京賦直墉霓以高居注霓天或岩嶙而纚聯或豁爾而中絕鮑巍巍其隱天俯而觀乎雲霓則霓與絕叶皆入聲又屈原九章云處雌蜺之標顚注蜺五計反遠遊云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注蜺五結反則約之不作平聲亦有本也

翠莖

江淹去故鄉賦云北風析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莖疏吳旦生曰翠莖一作芣草名莫菱實也田俅子云堯爲天子莫菱生於庭爲帝成歷故曰莫歷亦謂之歷草帝王世紀云堯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生一莢月半則生十五莢自十六日一莢落至月晦而盡月小則餘一莢厭而不落以爲瑞草名爲莫菱大戴明堂篇又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

一葉落唐律賦云朱草合朔
螢雪叢說云今人祝壽之詞多用律呂體狀其月又
用莫莢形容其日然而誕辰若在月半以
長一葉乃是增數誠爲美事儘好使也若在月半以
後一日彫零一葉乃是減數實爲語忌爲可使也
劉孺人稚子
江淹恨賦左對孺人右顧稚子
吳旦生曰儲光羲詩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走韓愈
詩已呼孺人裒鳴遂更遣稚子傳清杯以此作對皆
自江賦中來而杜甫詩云老妻畫紙爲棊局稚子敲
鍼作釣鉤便成韻事

綸組
蕭子雲元圃賦漂青綸之衰折蕩碧組之鬟髻
吳旦生曰庾信所云直是雲霞之霞矣按吳辭事始
綸今有秩齊夫所帶糾青絲綸組似組東海有之郭璞注云
理有象之者因以名云左思吳都賦綸組紫絳注云
四者皆海中草揚子所謂五兩之綸仲長統所謂半
通之緩者也
子雲賦長卿晚翠簡子秋紅楊升菴謂長卿則草中
徐長卿藥名是也簡子取本草偏檢之無有近觀齊
民要術云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棃赤如雞冠核如
魚鱗取生食之淡泊甘苦乃知子雲引用必此物也
余按南方草木狀云簡子藤正月二月華四月五月
熟出交趾合浦廣志云侯騷蔓生子如雞卵既甘且
冷輕身消酒又名簡子藤所謂簡子秋紅也
蔓支
庾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
吳旦生曰儲光羲詩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走韓愈
滅虞同故與宮之奇並稱
襲句
困學紀聞曰庾信馬射賦落霞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

旗一色王勃倣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
吳旦生曰庾信所云直是雲霞之霞矣按吳辭事始
云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
色落霞者飛蛾也土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野鴨也
野鴨飛逐蛾蟲而欲食之所以齊飛若雲霞之霞則
不能飛也蓋其時閻公高會聲有宿構見此二語媿
匿而不復出古今因以爲工
野客叢書云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
響共雨聲相亂曰金飆將玉露俱清柳黛與荷細漸
歇曰細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則知當時
文人皆爲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

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歐
公集古錄載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
因觀文選及晉宋閒集如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
彥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
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
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煙
共色日新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煙霞對賞
按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
分叢又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共春雲等潤
玉臺集序金星將婺女爭華廓月與常娥競爽薛逢
云原花將晚照爭紅怪石與寒流共碧

古度平仲君遷

庾信枯樹賦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之樹子如瓠形古度不
吳旦生日左思吳都賦平仲君遷松梓古度劉成注
云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古度不
花而實子皆從皮中出余按交州記云古度樹不花
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如
有蒲蕤者取之爲糗數日不煮皆化成蟲如蟻有翼
穿皮飛出著屋正黑廣州記云熙安縣有古度樹俗
人無子於祠求其乳則生男以金帛報之庾信詩含
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
平本作杼司馬相如上林賦華楓杼櫨注云杼平仲
木葚其木理平可爲棊局故棊局曰杼沈佺期詩芳
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
君遷木作棳櫏出交趾交州記云有君遷樹有朝臺
尉陀望漢所築也陸龜蒙寄南海同年詩庭中必有
君遷樹莫向空臺望漢朝魏王花木志云君遷樹細
似甘蕉子如馬乳司馬温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妳
俗云牛妳柿是也今之造扇用此柿油曲洧舊聞云
蘇東坡至儋耳見野花如芍藥而小鮮紅可愛土人
曰倒黏子花也結子如馬乳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剝
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漆葚愈於柿也此即温公所
云邪然觀焦弱侯云今木草有君遷又言即柿漆非
也別有椑柿閩居賦梁侯烏椑之柿是也

賦卷下之上　　海鈴　吳景旭旦生氏著

歌扇舞衣

王勃春思賦斂態調歌扇迴一作身正舞衣

吳旦生曰洪武間楊孟載早春詩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襯舞衣紅詩話以爲舞衣歌扇不脫元詩氣習然見李義甫詩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劉希夷詩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儲光羲詩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老杜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則唐人已用之余觀子安賦則唐初已作此語且考子

一嘯堂校刊

安之前陳陰鏗詩鶯嘵歌扇後花落舞衣前李元操詩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徐陵雜曲云舞衫回袖勝春風歌扇當窗似秋月北齊蕭放詩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周庾信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則此語之起已久矣若張懷慶竊義甫句增二字云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乃不免活剝生吞之誚

鷁首

王勃采蓮賦鱗羽喧兮鷁首移

吳旦生曰鷁水鳥能厭水神故畫於舟首方言或謂之艗艏郭璞解云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像也韻集云鷁以虞此遊於水也陸機詩龍舟浮鷁首蓋用此語司馬相如賦浮文鷁謝朓賦弭蘭鷁兮江潯又張協乘鷁舟爲水嬉

青琴絳樹

王勃七夕賦掩青琴而獨進凌絳樹而輕迴

吳旦生曰楊升菴以青琴對絳樹謂皆美人不知唐人早入賦中矣司馬相如上林賦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注云青琴古神女也抱朴子南威青琴姣治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

志奇云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二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魏文帝苔繁欽書云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臛徐陵雜曲云碧玉宮妓自翩妍絳樹新聲自可憐

花笑

駱賓王蕩子從軍賦云花有情而獨笑鳥無事而恆嘵

吳旦生曰韓子蒼謂丁晉公海外詩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世以爲工及讀東坡詩花非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余謂識面不識面猶有人之見者存也還不如獨笑爲幽庾信小園賦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說到花鳥忘機處更深

旋宜生合笑花詩百步清香透土脈滿堂飲齒
轉明眉褰帷彼客相迎處射雉春風得意時
皇甫百泉云賓王蕩子從軍賦賦中之詩淵明歸去
來辭辭中之賦

浮漚

楊炯浮漚賦細而察之若美人臨鏡開寶奩大而望也
若馮夷剖蚌列明珠

吳旦生曰馮夷剖蚌唐賦多用之而於浮漚較切金
陵志云陳後主汎舟於河忽遇雨浮漚生宮人指浮
漚曰滿河珍珠因名其河爲珍珠河唐閻史載任處
士云漚珠權豔不必多懷亦用此也賦中又云其生
兮若浮其居兮若旅雲銷雨霽寂無處所此金剛經

所謂泡影也左九嬪浩漚賦亡不長消存不久寄其
成不欲難其敗亦以易也蘇子瞻作太白像贊云天
人幾何同一漚金人趙周臣詩況復秦宮與漢闕飄
然聚散風中漚

彳亍

宋璟梅花賦步前除以彳亍倚藜杖於牆陰
吳旦生曰說文彳小步也象人脛三屬相連也元包
云趾彳亍上音赤下音畜潘安仁射雉賦彳亍中輟
馥焉中鏑銑注云彳亍行貌爰注云止貌張平子舞
賦蹇兮欲往彳亍中輟楊廉夫懷延陵賦遵閶門以
言瓦工唯我所能祖父時嘗瓦此殿矣眾工不能服
因曰若有能瓦畢不生瓦松乎眾方服焉又有李阿
我衰困無徒彳亍坎窗中

皮襲美謂宋廣平鐵腸石心而梅花賦得徐庾體殊
不類其爲人然無刻本世亦罕傳宋史慶長以不得
見爲惜元鮮于伯機得國子監寫本書之以贈莊蒸
甫隆慶閒田子藝得此書特爲刊出

瓦松

崔融瓦松賦序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
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雜俎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
不知瓦松在屋上曰昔耶在牆曰垣衣在石上曰陟釐
梁簡文帝詠薔薇詩依檐映昔耶

吳旦生曰古詩金鋪照昔耶王侃孺詩朝光照昔耶

黑者亦能治屋布瓦如齒闕不通綆亦無瓦松

徜閭戢耆

杜甫朝獻太清宮賦云仡神光而徜閭羅詭異以戢耆

吳旦生曰閭許下切大開也大裂也司馬相如上林賦豁呀豁閭卽此義今五臣本改閭作閉則失之矣

耆音擬盛貌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芝栭攢羅以戢耆注云戢耆聚貌或作孱集韻羊入切木華海賦湧溶潗注云潗潗沸聲

金雞

李華含元殿賦揭金雞於太清炫晨光一作陽於正色慶忻之聲不踰辰而靄四域

吳旦生曰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爲有赦蓋王者以天雞爲度隋書刑法志云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雞及鼓於闕門右撾鼓千聲宣赦建金雞唐百官志云赦日立金雞於仗南有雞黃金飾首銜絳幡承以綵盤維以絳繩五坊小兒得雞者官以錢贖之或取絳幡而已按李庾西都賦建金雞於仗內聳脩竿而揭起王建宮詞云樓前立仗看宣赦萬歲聲長再拜齊日照綵盤高百尺飛仙爭上取金雞蓋道有唐之興制也

楊公談苑云起於西京蓋西主兌兌爲澤雞者巽之神巽爲號令合是二物製其形揭爲長竿使眾人覩之

龐譙坌入

劉禹錫楚望賦序曰城之龐譙實鄰所舍四垂無蔽萬景坌入

吳旦生曰莊子魏武侯欲偃兵徐無鬼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龐譙之閒注龐譙戰樓名一云魏城門名譙亦作嶕謂華而嶕嶢也前漢書陳勝傳戰譙門中師古注門上爲高樓以望故曰譙樓劉貢甫云譙陳之旁邑此適譙之門耳猶宋門鄭門之類楊升菴云城門名龐譙者龐如魚龐之龐力支切譙卽譙呵之譙謂守門人成列而呼喝之也余觀劉賦中有云我卜我居於

城之隅宛在藩落龐譙渠渠是時謫武陵謂以身居其中也而全文皆居高望遠之詞李喬亦作楚望賦傷劉也序云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遠而遠必傷賦云生遠情於地表起遙恨於天末則龐譙於譙望之義居多

司馬相如哀二世賦坌入曾宮之嵯峨注云坌並也

枚坌並注云疾走貌李爲日賦夏日之烘形坌勃唐儒學傳坌集京師孔融表溢氣坌涌陸龜蒙怪松圖讚坌憤激訐韓退之詩坌薆畢原陬金人邊德舉詩

窪尊塵坌朱無歡雷希顏詩塵坌恐驚黃鵠舉

濾水

白行簡濾水羅賦焦螟之生必全有以小爲貴者江漢之流雖大蓋可一以貫之

吳旦生曰欲全水蟲之命凡取水必濾而後飲蓋僧家戒律有此規也僧靈一詩濾泉侵月起掃徑避蟲行白樂天送僧文暢詩山宿馴鴛虎江行濾水蟲王建詩藕絲紋縷裁來滑鏡水波濤濾得清楊廉夫樂府云水晶簾空濾明月三十六宮白於水

桐華鳳

李德裕畫桐華鳳賦序云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元鳥來集桐華以餔朝露及華落則煙飛雨散不知所往有名工繢於素扇予因作小賦於上者也歌曰東風晚兮芳節闌數紫華兮蔭碧滿美斯鳥兮類鸑鷟具體微兮容色丹彼飛翔於霄漢此藻繪於冰紈雖清秋之已至常愛翫而忘餐

吳旦生曰寰宇記桐花色白至春有小鳥色焦紅翠往來周東西矣蠭蠓紛紜一作紛紛秦速亡矣蜂巢一作窠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栗祖龍藏矣

得偏憐惜移向金釵重幾銖統志云廣西南寧出倒挂毛綠常倒挂於樹林故名日前手鏡云倒挂小巧可愛形色如綠鸚鵡而小略大於瓦雀好香故名收香倒挂鮮于伯機退宮人引云金蓮斜抱捧珠龍玉釵倒挂妝香鳥

蘇東坡巽鵲詩家有五畝園么鳳集桐花又梅花詩故山亦何有桐花集么鳳劉言史詩腸斷錦城風日好可憐桐鳥出花飛王原吉詩梨雲散盡千官影獨見桐花小鳳棲王元章詩五更窗前博山冷么鳳飛鳴酒初醒袁海叟詩綠毛么鳳無棲處來往蘭房不厭頻高季迪詠倒挂詩綠衣小鳳嘐愁罷瘦影翻懸桂枝下天順閒樊時登詩梧桐音冷么鳳鳴屏山暗結愁雲紫

華山

楊敬之華山賦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還郎環宇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蠭蠓紛紜一作紛紛秦速亡矣蜂巢一作窠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栗祖龍藏矣

吳旦生曰王勉夫謂杜牧阿房宮賦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轤遠聽杳不

知其所之也杜楊二文同一機杼洪容齋謂敬之賦
內數語杜佑李德裕常所誦念牧之乃佑孫則阿房
賦實模倣楊作也江行雜錄云牧之阿房宮賦六王
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傪長城賦千城絕長城
列秦民竭秦君滅輩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又祖長城
句法矣余觀賦家不嫌相襲如唐說齋中興賦序云
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
化馳驟不失古人之法度乃用班孟堅兩都賦序道
有夷隆學有麤密之語司馬相如大人賦亦用屈原
遠遊中語自李尤有德陽殿賦而王延壽之靈光殿
何晏韋誕夏侯元之景福殿宋武帝劉義恭何尚之

之華林清暑殿諸賦出矣自揚雄有蜀都賦而傅毅
之洛都班固之西都東都張衡之南都東京西京左
思之蜀都吳都魏都徐幹之齊都劉楨之魯都劉邵
之趙都庾闡之揚都周美成之汴都諸賦出矣自馮
衍有顯志賦而劉楨之遂志丁儀之厲志韋誕之敘
志棗據之表志曹攄之述志陸機之遂志梁元帝之
言志諸賦出矣自宋玉有好色賦而司馬相如之美
人張衡之定情蔡邕之協初曹植之靜思陳琳阮瑀
之止欲王粲之閑邪應瑒之正情張華之永懷江淹
之麗色沈約之麗人諸賦出矣

雲龍

杜牧阿房宮賦長橋臥波未雲何龍
吳旦生曰隱居詩話牧謂龍見而雲故用龍以比橋
殊不知龍者龍星也余以隱居此辨甚確齊源師謂
高阿邢肱龍見當雲阿邢肱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
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眞龍也豈牧之文人而
亦有此失耶後見洪駒父詩話載古本是未雲何龍
其義始安乃知點畫之譌相去懸絕至此百川學海
云葢長橋之臥波上如龍之未得雲而飛去若加以
雩字則龍乃星名何有於長橋之勢哉
潘子眞詩話云曾南豐言阿房宮賦鼎鑪玉石珠璣
金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璣當作塊葢言

秦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觀此益知雩雲之譌有
自來矣

書帶草

陸龜蒙書帶草賦彼碧者草云書帶名先儒既沒後代
還生
吳旦生曰三齊略記不夜城東有黃山鄭元刪注詩
書樓於北山上有古井石碏旁生細草葉如蒲之葉
其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謂之康成書帶草梁元帝
元覽賦書帶新抽屏風芽發劉夢得詩墨池半在頹
垣下書帶猶生蔓草中蘇子瞻詩庭下已生書帶草
使君疑是鄭康成金人劉無黨詩憖無書帶草采采

爲盈手汪彥章詩門外徧生書帶草林閒知是德星堂吳文可詩春暉早與萱花殖書種誰傳帶草香

黃人

康僚日中烏賦俯黃人而更助金光

吳旦生日符瑞圖日二黃人守者異國人來降翟公巽詩青女霜如失黃人日故遲宋景文詩青女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遲滕邁二黃人守日賦離立環乎兩耳聯影繞於重輪遂使慕有道之風歸我一德奉無私之照惟予二人昇扶桑孰云子立廟義和乍若朋來

紙鳶

楊譽紙鳶賦望有塵埃謂翻形而載旆聽無音響疑遯影以銜蘆

吳旦生日紙鳶童子戲郭恕先畫小童放風鳶引綫數丈以滿匹素者此也今人誤以風箏名紙鳶殊不知風箏虱琴乃施之屋角觸風而鳴自諧宮商故名在梵宮楷院爲多老杜謂元元廟詩風箏吹玉柱是也高駢風箏詩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此豈詠紙鳶語耶王制公風琴詩風鐵相敲固可鳴朔方行夜響行營此乃檐前鐵馬也

嬾眞子曰王禹玉年二十許就揚州秋解試瑚璉賦官韻端木賜爲宗廟之器滿場中多於第二韻用木字云唯彼聖人粤有端木禹玉獨於第六韻用之上睠顏氏願爲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亦何奇巧吳旦生曰限字爲韻自唐以律賦取士已有此體如崔損北斗賦以成象在天維北有斗爲韻皇甫湜履薄冰賦以戒愼之心如履冰上爲韻是也然其韻數多寡平側次敘初無定格至宋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亦有不依次者

宋時試賦最重破題天之律數在舜躬賦同何謳歌不之堯子賦暨陶破題云神聖相授天人會極歷數在於舜躬又君人成天地之化賦熊節破題云物奠於地形鍾自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功之未全又大椿八千歲爲春秋賦滿場破題皆閣筆時陳元裕主文衡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故有破題中一字未安輒爲改易者如文帝前席賈生賦陳尹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吳郛改勢作分陳大服又皇極統三德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爲陳季陸考較嬾第四句貫百爲於一中似乎倒置改貫作寓較有意思又圜丘象天賦滕甫破題云大禮必簡圜丘自然滕曰公在我先矣鄭果第一按唐時必簡丘圜自然滕曰公在我先矣鄭果第一按唐時亦重破題如李程試日五色賦楊於陵詢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謂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攜此賦詣主文於是擢爲狀元後浩虛舟應宏詞復試此題程慮詰愈於己馳介取至觀浩破題曰麗日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中有打花格如前席賈生有云金蓮燭燁煌煌漢天子之儀玉漏聲沈纚纚洛陽人之語試官喜此一聯陳季陸用高皇對小白則知賦亦有假對法也又有假人名以體狀題意者如武爲救世砭劑賦云唐制中興賴藥師而克濟漢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又蘇東坡贈趙德麟秋陽賦云生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寓時字也

秦少游云凡小賦如人之元首而破題二句乃其眉目惟貴氣貌有以動人故先擇事之至精至當者先用之使觀之便知妙用然後第二韻探原題意之所從

來須便用議論第三韻方立議論明其旨趣第四韻結斷其說以明題意思全備第五六韻或引事或反說第七韻反說或要終立義第八韻卒章尤要好意思爾　賦中工夫不厭仔細先尋事以押官韻及先作諸隔句凡押官韻須是穩熟瀏亮使人讀之不覺牽強　賦中用事唯要處置才見題便類聚事實看緊慢分布在八韻中如事多者須精擇其可用者用之可不用者棄之不必惑於多愛留之徒爲累耳如事少者須於合用者先占下別處要用不可那輟　賦中用事如天然全具對屬親確者固爲上如長短不等對屬不的者須別自用其語而裁翦之不可全

務古語而有疵病也　賦中用字直須主客分明當取一君二民之義借如六字句中兩字最緊卽須用四字爲客兩字爲主其爲客者必須協順賓從成就其主使於句中煥然明白不可使主客紛然也　賦中作用與雜文不同雜文則事詞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鍊句之功鬪難鬪巧鬪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衆同其語之巧迥與衆別然後爲工也　賦家句脈自與雜文不同雜文語句或長或短一在於人至於賦則一言一字必要聲律凡所言語須當用意屈折斷磨須令協於調格然後用之不協律義理雖是無益也　凡賦句全藉牽合而成其初兩事甚不相侔以言貫穿之便可爲吾所用此鍊句之工也　今賦乃江左文章彫敝之餘風非漢賦之比也

赤壁

蘇軾前赤壁賦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　吳旦生曰東坡所賦赤壁乃黃州西下津江百步赤壁磯土人譌爲赤鼻非故地也故東坡赤壁記云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蓋亦疑之矣按江夏辨疑云江漢之間赤壁有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竟陵今復州）一在齊安（齊安今黃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許（今屬漢陽縣）蓋郡之西南者正曹公所敗之地也赤壁山考云湖廣赤壁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皆有之惟武昌嘉魚縣西南八十里大江濱北岸烏林南岸赤壁乃是也韻語陽秋云曹操入荊州孫權遣周瑜與劉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曹公軍馬燒溺死者甚衆蓋謂鄂州蒲圻縣赤壁也詩話類編云今岳陽之下嘉魚之上有烏林赤壁蓋周瑜自武昌列艦風帆便順派流而上遇戰於赤壁之間也杜牧有寄岳州李使君詩烏林芳草遠赤壁健帆開此眞敗魏軍之地也昵古錄云董元宰晚泊祭風臺卽周郎赤壁在嘉魚

縣南七十里雨過有簡鏃於沙渚閒出里人拾鏃試之火能傷人是當時毒藥所造耳

楊世昌

蘇軾前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

吳旦生日成化中吳原博詩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注數行石刻舊曾藏按圖繪寶鑑云道士楊世昌字子京武都山人與東坡遊善畫山水則赤壁所謂吹簫之客卽其人也微原博詩誰復知世昌者

棲鶻馮夷

蘇軾後赤壁賦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

吳旦生曰東坡謫黃州五年每遊赤壁見巨鶻棲喬木之上故云靖康初韓子蒼守黃因遊赤壁而鶻已亡作詩示何次仲云豈有危巢俯棲鶻次仲和云二賦人間眞吐鳳五年江上不驚鷗蟹當見水人猶怒鶻有危巢孰敢留葢鶻一微族因人見重遂流連歌詠如此

按山海經從極之川惟冰夷恆都焉齊地記作水夷穆天子傳作無夷淮南子作馮遲太公金匱作馮脩李善注思元賦云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抱朴子云八月上庚日溺河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有河侯新祠頌云河伯

婿馮名夷字公子清洽傳云馮夷華陰潼鄉堤畔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何伯酉陽雜俎云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胡元瑞引竹書紀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遂以河伯爲諸侯而馮夷非神鬼恐誤葢洛伯亦洛水之神也

楊升菴引洛神賦屏翳收風謂卽馮夷余謂不然觀楮賦云屏翳收風又楮詰咎文云屏翳司風似以爲風師邪韋昭以爲雷師呂覽以爲雲師然按屈原天問蒋號起雨注云蒋蒋翳雨師名蒋一作莽一作莽卽屏翳也廣雅雨師謂之屏翳山海經屏翳在海東人謂之雨師虞喜志林雨師屏翳大象賦太白降神於屏翳注云其精降爲雨師之神據此則馮雨師無疑其與河伯有異矣況洛神賦云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此之所謂馮夷者余考漢郊祀歌馮夷切和注云馮夷水神命靈鰋也說文鰋鳴如鼓則是鳴者鰋而命之者馮夷故曰馮夷鳴鼓也杜子美詩遂有馮夷來擊鼓用此然觀洛神賦中屏翳與馮夷竝稱卽不得一視之爾

孤鶴

蘇軾後赤壁賦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皐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

乎問其姓名倪而不答予曰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

吳旦生曰詞人下筆最須照顧雖才大如海一指摘便覺礙眼如東坡此賦莽莽誦過何異郵究獨漁隱叢話云初言適有孤鶴橫江東來中言夢一道士羽衣翩躚末言曩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前後皆言孤鶴則道士不應有二矣余喜此言讀古細心宜陸遠爲之閣筆矣

吾僕

蘇軾濁醪有妙理賦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飲吾友

吳旦生曰杜子美晦日詩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浮

東坡因以爲題按昔人自稱曰僕謂飲已以濁而飲友以清也或作奴僕之僕非

無鄉

黃庭堅書枯木道士賦懼夫子之獨立而矢來無鄉乃作女蘿施於木末婆娑成陰與世晏息

吳旦生曰韓非子矢來有鄉鄉方也有從來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虞甲之不全者自首至足備之則體無傷故彼以一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備於臣皆所防疑則姦絕也按此山谷用事誠僻而非張子賢之達識亦安能破從來之疑乎

靈基

晁補之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基十二而星羅

吳旦生曰此謂靈基經也異苑云十二基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古眾事此後祕而不傳晉法味道人遇一老公授此書遂復流傳

瓜芋

洪邁老圃賦織女耀而瓜驁大鼎中而芋食

吳旦生曰續漢書牽牛星主關梁織女主瓜果因觀荊楚歲時記云七夕婦人結綵樓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以爲得天寶遺

事云宮女以錦結成樓殿高百尺陳以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蓋以其主瓜果故所陳亦必是物也

孝經援神契云仲冬昴星中收菖芋宋均云菖亦芋說文齊謂芋爲莒

豐城

陸游豐城劍賦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

吳旦生曰雷次宗豫章記云吳未亡恒有紫氣見牛斗之閒張華問之雷孔章曰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華遂以孔章爲豐城令至縣掘得玉匣開之得二劍孔章留其一以一進華後華遇害劍飛入襄城水

中孔章亡後其子爲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閒躍出遂見二龍相隨焉按孔章名煥乃次宗之族後來詞人往往用合劍故實相沿而不察囧學紀聞引劉知幾所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鵬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言之誤矣顏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

賦卷下之下　　崑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金粉

唐寅六朝金粉賦一顧傾城兮再傾國胡然而帝也胡然天

吳旦生日子畏僑居南都嘗宴一通侯家時文士雲集即席同賦子畏先成讀至此二語侯大稱賞餘士俱閣筆蓋子畏善作情語如自詠云四更中酒半牀病三月傷春滿鏡愁又觀鐙云沈香連理三珠樹綵結分行四照花皆極雅麗

金魚

王世貞金魚賦何水族之微淼承金儀之熠艷形表瑞乎帝符色徵緣於灼日冠矰浪之瓊丙抱含書之丹乙鱗奕奕而垂錦沫霏霏而布瑟

吳旦生日屠緯眞金魚品云嘗怪金魚之色相變幻徧考魚部即山海經異物志亦不載讀子虛賦有曰網玳瑁鉤紫貝及魚藻同置五色文魚因知其色相美之後四十年東坡始游茲寺嘗投餅餌待之乃略出不食坡謂此魚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宜其壽若此

作詩云我識南屏金鯽魚今亦貴鯽不售鯉余按元馬虛中訪西湖玉公詩池中金鯽疑龍在歸路殘雲帶雨回正指此至崇禎初譚服膺詩士女相呼看金即此種則前此已有之當不始於漢賦抱朴子云丹水有丹魚夏至十夜伺魚浮出水有赤光如火博物志云金魚出功婆塞江腦中有金述異志云晉桓沖遊廬山見湖中有赤鱗魚洛神賦騰文魚以警乘戴栩倫詩池塘養錦鱗于念東詩躍水朱光溜嘉靖中玉元美詩猩紅數點媚清泠吳明卿詩水面文魚作隊行

帝京景物略云魚之種深赤曰金鎞白曰銀其魚金貴乎其銀周之其魚銀貴乎其金周之而別以管若箍管者鬣下而尾上周其身者也箍者不及鬣周其尾者也魚病二日蝨曰瘟瘦而白點生蝨也法以糞瘟也法以新藍布擦之新糞投之鱗張即脫者魚死三吞肥皁水得一死橄欖柤得二

死核桃皮水得三死天將雨魚拍拍出水面水底蒸如熱湯也

韻語陽秋云潮州精舍寺池有金鯽魚數年一現故白樂天詩唯有上强精舍寺最堪遊處未曾游蓋爲此也臨安六和寺亦有金鯽池蘇子美詩沿橋待金鯽竟日爲遲留亦以其出有時故竟日待之爾自子美之後四十年東坡始游茲寺嘗投餅餌待之乃略出不食坡謂此魚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宜其壽若此作詩云我識南屏金鯽魚今亦貴鯽不售鯉余按元馬虛中訪西湖玉公詩池中金鯽疑龍在歸路殘雲帶雨回正指此至崇禎初譚服膺詩士女相呼看金

鯽歡盡趣竭餅餌擲乃用東坡六和故實以詠燕都之金魚池也

程史云今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爲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爲池實之檐牖閒以供玩或云以鬧市洿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

姓州

王世貞登釣臺賦夫一介之賤微靈誠感而煽天遂姓其州而貌其山者千五百年

吳旦生日吕太史釣臺記云姓是州曰嚴正瓊臺詩云祚終四百已無漢州歷千年尚姓嚴玉季重嚴灘

詩云誰何一男子舉州冒其姓自古及今沿習之譌不禁囅然欲笑瑩雪叢說有一絕云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總誤稱余喜此絕爲有學識因爲晰言之按袁崧後漢書云皇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於是顯宗諱莊悉改莊爲嚴故莊子陵爲嚴子陵卞莊爲卞嚴莊君平爲嚴君平觀華陽國志莊遵字君平成都人也然而稱君平者每云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萬餘言又敘傳云貴老嚴之術老老子也嚴莊周也其他又以辦裝爲辦嚴治嚴或以爲稱人當日辦嚴自稱曰辦裝不知辦嚴即辦裝而避莊字并同音之裝字亦避耳據此則嚴州合名莊州

嚴陵灘合名莊陵灘今漫然曰姓其州而不考之可乎況宣和閒方臘寇江浙始改睦州爲嚴州則計其歲月幾何而謂之千五百年乎李西涯寄莊孔暘詩清暉例有逃名客見說嚴陵本姓莊最可證

楊升菴云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明帝諱莊改莊助爲嚴助莊子陵爲嚴子陵以莊與嚴古同音殷武詩叶音是其證也

子陵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本新野人避亂會稽范史以爲會稽人誤矣其妻梅福季女也胡元瑞云按徐道暉詩梅福神僊者新知是婦翁最明可證老學菴筆記云今人謂貝州爲甘陵吉州爲廬陵常州爲毗陵峽州爲夷陵皆自其地名也惟嚴州有名嚴陵灘嚴陵乃其姓字灘是釣處若謂之嚴灘尚可今俗謂之陵殊可笑也

熠燿

王世貞二鳥賦師名之曰丹鳥而字以熠燿吳旦生曰大戴傳螢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爲鳥困學紀聞云豳風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而說文引詩熠燿宵行熠盛光也末章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一也楊升菴云熠燿之訓爲螢火久矣今疑末章有倉庚于飛熠燿其羽遂

以熠燿爲明貌而以宵行爲螢火固哉其爲詩也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火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卽倉庚也今元美賦云字以熠燿其意與升菴同古今注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耀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

水母屋瓦

屠隆溟海波恬賦水母目蝦屋瓦江珧

吳旦生曰郭璞江賦注水母俗名海舌食物本草云水母卽海鞋鞋音涉今人以蛰字當之譌也類編云水母名曰蛇形如覆笠以蝦爲目蝦動蛇沈蓋常有

蝦依之以眾爲目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沒故云目蝦越絕書云海鏡蟹爲腹水母蝦爲目蘇子由詩去住由人眞水母簞瓢蠬足似山雌

嶺表錄異云南中舊呼爲蚶子頃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爲瓦屋子以其殼上有稜如瓦壠故名焉海物異名記云天鱗瓦壠蚶子也南州志贊云海蛤魁陸瓦壠鑛殼外眉內渠形摯渾朴注云眉高爲眉渠疏爲渠

古樂府
卷上之上
富媪　箾　象載　房中
秋
卷上之下
聲辭　朱鷺　雅荷　艾如張
上之回　上邪　梅花落　禰襠
木蘭　明駝
卷中之上
箜篌引　陌上桑　王子喬　長歌行
當　杜康　壯飽　豫章行
薤逃行　七十二　丈人　櫬櫬
秋胡妻　枯桑海水　雙鯉魚　長城
竹竿　梁父
卷中之下
匹　綦　前谿　破瓜
石閭　屈戍　莫愁　估客樂
雙行纏　媒妁
卷下之上
巴渝　濁　白紵
卷下之下
路旁兒　大風　柏
香囊　雙鉞　長楸
乘踽　井公　閶門樓
黃姑　斷養卒　愛妾換馬　流蘇
昔昔鹽　蕊女　雞鳴歌　窮袴守宮
灩澦歌
李夫人歌
寒蟬
香

古樂府卷上之上　　舟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富媼

郊祀歌云后土富媼昭明三光

吳旦生曰張晏注坤爲母故稱媼郊祀歌別章又云惟泰元尊媼神蕃釐注泰元天也媼神地也楊升庵謂氣曰煦體曰媼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媼之后土富媼亦此義凡此皆地作媼矣余觀吳斗南謂媼當作煴煴撥賈誼新書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徹地富煴物時熟是知漢時之語意

簫

天馬歌云精權奇簫浮雲

吳旦生曰簫古躡字言天馬上躡浮雲也隴上歌云隴上壯士有陳安驒驄文馬銖鍛鞍按躡亦古躡字蘇東坡次韻趙伯充畫馬云十駕均一至何事簫雲風

象載

漢郊祀歌象載瑜白集西

吳旦生曰容齋三筆謂象載瑜章曰象載瑜白集西顏師古云象載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赤蛟章曰象輿輻即此也而景星章曰象載昭庭師古云象

謂懸象也懸象祕事昭顯於庭也二字同出一處而自爲兩說按樂章詞意正指瑞應車言昭列於庭下耳三劉漢釋之說亦得之而謂白集西爲西雍之麟此則不然益歌詩凡十九章皆書其名於後象載瑜前二行云行幸雍獲白麟作自爲前篇朝隴首覽西垠之章不應又於下篇贅出之也余觀樂府原題云漢武帝郊祀之歌十九章朝隴首十七注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象載瑜十八注太始元年行幸東海獲赤馬作據此則容齋之言益信

吳歌出房中

劉元城語錄曰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爲此歌尋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云唐山姓也漢初乃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方之陋矣

吳旦生曰王弇州謂唐山夫人雅歌之流調短弱未舒耳余以短弱未舒非所以論樂章樂章類多質奧但房中樂亦自成漢初絕調耳至謂賢於竹竿載馳不又擬之失倫乎按樂府原題云房中樂者婦人禱祠於房中也故宮中用之高祖好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

安世樂困學紀聞云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秋

安世房中歌云飛龍秋游上天

吳旦生曰漢書蘇林注云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驤秋秋然也

古樂府 卷上之下

聲辭

楊升庵曰漢鐃歌十八曲古今樂錄謂其聲辭相雜不復可分是也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此說卓矣近世有好奇者擬之韻取不協字用難訓亦好古之弊胡元瑞曰鐃歌聲文相亂處誠有之然如妃呼豨收中吾之類亦不多見其他句字嵲屼自是一時體格如此觀繆襲韋昭所擬其時去漢不遠其體格大率相同卽漢人本詞可知

吳旦生曰漢時有鼓吹曲而短簫鐃歌其一章耳諸曲調皆有聲有辭故聲辭合寫此不易之論也按鐃歌之妃呼豨收中吾與他曲之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乃運其聲以送之耳夫被於歌聲而又譜以辭者殆所謂聲依永也後人擬之縱循厥本旨酷肖體裁而難協於律終是永依聲矣況復辭乖其旨背離寖失邪沈休文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詞詁不復可解正謂聲辭相雜而胡元瑞以嵲屼爲體格非深於樂府者尤笑王弇州謂鐃歌十八中有難解及迫詰屈曲者如絲如魚乎悲矣堯羊踏從王孫行之類或有缺文斷簡其誤處旣不能曉佳處又不能識直以爲不足觀曾解人而作是語也

陸文裕公曰鄭漁仲謂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又謂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世儒義理之說曰勝而聲歌之學日微馬貴與則謂義理布在方策聲則湮沒無聞其言皆有見而朱文公亦謂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聞者此讀詩之所以難也夫樂之義理詩詞是也聲歌猶後世之腔調也兩者俱詣乃爲大成漁仲又謂樂之失自漢武始蓋言亡其聲耳漢世樂府如朱鷺君馬黃雉子斑等曲其辭皆存而不可讀想當時自有節拍短長高下故可合於律呂後來擬作者但詠其名物詞

雖有倫恐非樂府之全也且唐世之樂章卽今之律詩而李太白立進清平調與王維之陽關曲於今皆在不知何以被之弦索宋之小詞今人亦不能歌矣今人能歌元曲南北詞皆有腔拍如月兒高黃鶯兒之類亦有律呂可按一入於耳卽能辨之恐後世一失其聲亦但詠月詠鶯而已此樂之所以難也

朱鷺

樂府原題曰鷺惟白色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爲詩梁元帝放生碑云元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尙張羅於漢后謂此也樂府解題曰此蓋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

吳旦生曰朱鷺者據樂志建鼓殷所佺棲鷺於其上取其聲揚或云鷺者鼓之精故吳王啟地門以厭越越爲雷門擊大鼓於下而地門聞焉後移鼓建康之端門有雙鷺出鼓而飛乎雲末或云詩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古之君子悲周之衰頌聲息飾鼓以存鷺然此皆言鷺鳥也至宋何承天作朱路篇云朱路揚和鸞翠蓋耀金華直稱爲路車與漢曲異矣

禽經云朱鳶不攫肉朱鷺不吞鯉梁簡文與劉孝儀令云鷁舟乍動朱鷺徐鳴詩義疏云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

雅荷

朱鷺魚以烏鷺何食食茄下

吳旦生曰烏字與雅同言朱鷺之威儀魚魚雅雅也說文茄芙蕖莖俗但借爲蔬蔬名非本訓也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蔤蔤中憲郭璞云蜀人以藕爲茄張揖云茄音荷國風有蒲與荷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揚雄反離騷云衿芰茄之綠衣注茄古荷字張衡西京賦蒲藕茎也李白詩胡爲啄我茄下之紫鱗金人蕭眞卿采蓮曲云田田青茄荷豔豔紅芙蕖

艾如張

樂府解題曰漢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游幸焉其歌稱帝遊石關望諸國皆美當時之事也

吳旦生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笄頭過回中漢書文帝十四年十四萬騎入蕭關殺都尉燒回中宮侯騎至雍武帝元封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又有三畤宮相近

上邪

漢鐃歌上邪其辭曰上邪我欲與君相知

吳旦生曰邪音移故邪與知叶何承天擬曲云上邪下難正誤作邪正之邪矣按尚書考靈耀云虛爲秋

候昴爲冬期陰氣相佐德乃不邪又星名歸邪

梅花落

復齋漫錄曰古曲有梅花落非謂吹笛則梅落詩人用事不悟其失耳漁隱叢話曰詩人因笛中有梅花落曲故言吹笛則梅落者甚衆若以爲失則梅花落之曲何爲笛中獨有之決不虛設也李白觀吹笛詩何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戍昱聞笛詩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魯梅詩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黃庭堅侍兒詩催盡落梅春已半更吹三弄乞風光泛觀古人用事一律可見復齋之妄辯也

吳旦生曰梅花落自是笛中曲當以胡茗翁之說爲正唐大角曲亦有大梅花小梅花等曲是也按鮑明遠梅花落曲中云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實蓋就二句中上句花字與上之嗟字叶下句實字忽復折入與下之日質字叶奇變不測

禰襠

瑯琊王歌暘春二三月單衫繡禰襠

吳旦生曰釋名衫芟也衫末無袖端也禰襠其一當胸其一當背也海篇作兩當王筠誄裁衣云禰襠雙心共一抹正謂此宋書辭安都脫兜鍪解所帶鎧惟著絳納兩襠衫馳入賊陣所向無當其鋒者齊書文

宣郊天陽休之爲驍騎將軍衣兩襠用手持白梧議者服其達曠

企喻歌云齊著鐵禰襠乃馬上飾鞍之具

木蘭

滄浪詩評曰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類已似太白必非漢魏人詩也隱居詩話曰木蘭詩有高致世傳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大點兵漢魏時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詞也

吳旦生曰王弇州謂不必用可汗爲疑朔氣寒光致覓要其本色自是梁陳及唐人手段余觀其敘事布辭蒼拙近古決非唐手所及況魏太武時柔然已號可汗非始於唐也解者謂木蘭朱氏女今黃州黃陂縣北七十里卽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將軍冢忠烈廟然據湧幢小品云隋煬帝時姓魏氏亳之譙人也從軍一紀閱十八戰除尚書不受歸而改妝以事聞帝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媿君之禮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追贈將軍謚孝烈立廟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云

明駝

酉陽雜俎曰木蘭篇明駝千里腳多誤作鳴字駝臥腹不貼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

吳旦生曰太眞外傳上賜妃瑞龍腦十枚妃私發明

駝使持三枚遺祿山明駝者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三百里楊升庵謂唐置驛有明駝使哥舒翰以白駝遞而耕餘博覽乃以明駝使爲異人也恐誤

漢書大月支出一封駝注脊上有一封李義山詩取酒一封駝

古樂府　卷中之上

箜篌引

唐子西曰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人用樂府爲題者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白輩或失之

吳旦生曰古今注箜篌引卽公無渡河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船有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止不及遂溺死於是援箜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曲終亦投河死子高還以聲語麗玉

麗玉以箜篌寫其聲曰箜篌引余觀曹植云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似言及時行樂又云人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似及交情大非古辭之意李白有二篇一曰公無渡河乃言渡河事一曰箜篌引亦言交情此子西所謂失之也吳正子謂歷觀前作大抵以箜篌引命題者不言叟溺以公無渡河命題者則及之皆不足語樂府矣

漢書禱祀太乙后土作坎侯坎應節也因其姓命曰坎侯之取其坎坎應節也使樂人侯調作樂府原題云侍中郎漢官也恐仁爲趙王家令後爲古今韻會云漢武令樂人侯暉依琴造竾竾空侯也漢侍中郎也余最喜樂府集有云大抵詩人感詠隨所命意不必盡當其事所謂不以辭害意也且發乎一名坎侯竾卽古坎字野客叢書云坎國之侯名暉

楊升庵當作空侯今作箜篌加竹贅矣其器只絲木二物與竹了不相干大樂部空侯二十三絃在樂器中最大且高凡琴瑟箜篌琵琶阮咸之屬絲木相去遠聲自空出空侯之名或因此

釋名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音空國之侯所好也容齋隨筆謂考侯國無名空者余以此言大是憒憒按樂府雜錄云箜篌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音故號空國之侯

陌上桑

樂府解題曰古辭曰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舊說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按其歌辭稱羅敷采桑陌上爲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與舊說不同若陸士衡扶桑昇朝暉等但歌佳人好會與古調始同而末異

吳旦生曰吳兢以侍中郎之詞與家令不合遂病之樂府原題云侍中郎漢官也恐仁爲趙王家令後爲漢侍中郎也余最喜樂府集有云大抵詩人感詠隨所命意不必盡當其事所謂不以辭害意也且發乎

情止乎禮義古詩之風也今次是詩益將體原其蹟而以辨麗是逞約之以義殆有所未合而慮思道傅緯張正見復不究明更爲祖述使若其夫不有東方騎不爲侍中郎不作專城居乃得從使君之載歎如劉邈王筠之作蠶不飢日未莫亦安得徬徨爲使君留哉蕭撝殷謀曾不足道而沈君攸所謂看金怯舉意求心自可知亦庶幾焉故秋胡婦曰婦人當采桑力作以養舅姑亦不願人之金此眞烈婦之辭耳

王子喬

王弇州曰仙人有兩王喬其一卽太子晉其一柏人令天降玉棺者也楊升庵曰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僑健爲武陽人爲柏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爲王子喬誤也久矣胡元瑞曰汲冢書師曠稱晉爲王子故樂府稱王子喬非姓王氏也喬當是晉別名惟爲葉縣令而飛鳧與爲柏人令而食芝者則名姓俱同又同爲令最易相亂非精加考核未易得之

吳旦生曰劉向列仙傳云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浮丘公接以上升三十餘年見者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翔山頭舉手謝人而去爲立祠於緱氏山下據此則緱氏仙人廟乃太子晉非王喬也今次是詩益將體原其蹟而以辨麗是逞約之以義殆有所未合而慮思道傅緯張正見復不究明更爲祖述使若其夫不有東方騎不爲侍中郎不作專城居乃得從使君之載歎如劉邈王筠之作蠶不飢日未莫亦安得徬徨爲使君留哉蕭撝殷謀曾不足道而沈君攸所謂看金怯舉意求心自可知亦庶幾焉故秋胡婦曰婦人當采桑力作以養舅姑亦不願人之金此眞烈婦之辭耳

王子喬

王弇州曰仙人有兩王喬其一卽太子晉其一柏人令天降玉棺者也楊升庵曰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僑健爲武陽人爲柏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爲王子喬誤也久矣胡元瑞曰汲冢書師曠稱晉爲王子故樂府稱王子喬非姓王氏也喬當是晉別名惟爲葉縣令而飛鳧與爲柏人令而食芝者則名姓俱同又同爲令最易相亂非精加考核未易得之

仙人廟乃太子晉事封禪注誤引入王伯僑之下而升庵反誤認爲非王子喬也元瑞指出晉爲王子而葉縣柏人又有兩人極爲顯著故弇州概稱兩王喬亦未妥按海錄碎事云一王子晉王喬二葉令王喬三服肉芝王喬皆神仙也

長歌行

滄浪詩評曰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兩篇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此詞若若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吳旦生曰觀魏文帝所賦似擬仙人騎白鹿一首陸士衡所賦似擬青青園中葵一首其詞意各合古辭而解題謂曹魏改奏晉陸士衡不與古文合何也若若山上亭以下細閱絕不相蒙嚴氏駁之有見

藝苑卮言曰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絕老杜玉佩仍當歌當字出此用脩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爲該當之當矣大瞶瞶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卽當歌也下云人生幾何可見矣若以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

吳旦生曰焦弱侯謂元美此言誤會用脩之意矣用脩正讀當爲平聲如當時之當言人生對酒與當歌

之時無幾耳何嘗作去聲如當泣當歸之當哉子美詩當亦作乎聲若如元美讀不成詩矣

杜康

武帝短歌行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吳旦生曰選注杜康或云黃帝時宰人號大謬蓋古之造酒者武帝用東方生銷憂唯酒之意故不言酒直言杜康耳東晳勸農賦蓋田熟啖紆其腹而杜康啞其胃白樂天詩杜康能解悶潘佑詩直擬將心付杜康亦如劉白墮工釀東坡乃云獨對紅蕖傾白墮也眉公筆記杜康泉在舜祠東廡下世傳杜康用斯泉釀酒或以揚子江水并惠山泉稱之一升重三十四銖是泉重二十三銖

莊尰

王粲從軍詩館宇充郻里士女滿莊尰自非聖賢國誰能享茲休

吳旦生曰五臣作尰音仇協韻李善注引肅肅兔罝施于中尰楊升庵謂作尰音求字从九从酋爲是又說文尰音達九達道也似龜背故曰尰从九首一道爲一首與尰同義而異音今人不識尰字皆从首誤矣升庵此說最當而正楊謂韻會支尤二韻通作尰恐未足以折升庵也

豫章行

樂府解題曰古辭今闕誤不傳陸士衡泛舟清川渚傷離別言壽短景馳容華不久若曹植擬豫章行爲窮達傅休奕苦相篤云苦相身爲女言盡力於人終以華落見棄亦題曰豫章行

吳旦生曰樂府集謂豫章邑名漢南昌縣隋爲豫章有豫章江江連九江江有釣磯陶侃少時嘗宿此夜聞人唱聲如量米者訪之吳時有度支於此亡今考傳元陸機輩所作多敘別離怨恨思即知豫章昔爲華豔盛麗之區耳至唐杜牧詩尚過稱其侈靡焉

董逃行

古辭言神仙事傅休奕九奕篇十六章乃敘夫婦別離之思非也

吳旦生曰樂府原題謂此辭作於漢武之時蓋武帝有求仙之興董逃者古仙人也後漢遊童競歌之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此則謠讖之言因其所尚之歌故有是事實非起於後漢也余觀別本逃一作桃律金紫賢妻侍禁中梁簡文行幸甘泉宮歌云董桃復董桃似引董賢及子瑕殘桃事終云不羨神仙侶排煙逐鶴駕鴻皆所未詳詩話又引漢武內傳王母觴帝索桃七枚以圃陷帝自食其三因命董雙成吹雲和笙侑觴作者取此竊以樂府之題亦如鬬雞睢葛覃之類只取篇中一二字以命詩非有義也若以董字桃字泥其義此與作鐃歌巫山高雞以陽臺神女之事君馬

黃但言馬者其荒陋一也蔡寬夫所云烏生八九子但詠烏雛朝飛但詠雛鳴高樹巔但詠雞大抵類此而甚有相府蓮訛爲想夫憐楊婁兒訛爲楊叛兒者矣

七十二

春渚紀聞曰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七十二取義何也

吳旦生曰田子藝言是美人之數也古人多言三三美人夫三三則六六則爲三十六矣左右各三十六合之則爲七十二矣蓋六者陰數之極而六六又加鄭衞之辭何其謬乎

吳旦生曰顏之推疑大誤爲丈不知古有丈人之稱

三十六者又純陰之數故用之婦人也余以此語未免穿鑿後見眞率筆記云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故相逢行云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按玉臺詩乃樂府相逢行古辭也知古辭確有所祖可以釋陶南村之疑矣梁簡文爭賦鴛鴦七十二亂舞未成行李太白詩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蘂皆取當時相對之義

雞鳴又云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蓋言方池正徑園中大池入想也此樂府亦用霍家事實楊廉夫詩別院三千紅芍藥洞房七寶帳三千重則是池有七十二邪楊廉夫金臺篇云金鼎玉食高頭顏上有七十二鳳凰

丈人

顏氏家訓曰古樂府歌辭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爲先亡丈人又疑丈當爲大北間風俗婦呼舅爲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爲誤耳

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爲匹嫡並耦已之羣妻之意又加鄭衞之辭何其謬乎

吳旦生曰顏之推疑大誤爲丈不知古有丈人之稱

唐翊仁蛟人潛織詩三日丈人嫌武則天怒魏元同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曰丈人何不告密可以自直史記索隱注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人尊父嫗爲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卽張博母也

黃震云易經丈人程子謂尊嚴之稱朱子謂長老之稱丈者泰侖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論衡云人形以一丈爲尺十尺爲丈人淮南子云老者杖於人爲丈人

野客叢書云今人呼丈人爲泰山或者謂泰山有丈

人峰故云青城山記云青城爲五嶽之長名丈人山俗呼人婦翁爲令嶽妻之伯叔爲列嶽因此歐陽永叔云呼妻夫爲嶽翁以泰山不知出何書據雜俎載明有丈人峰呼妻母爲泰水不知出何書據雜俎載明皇東封張說爲封禪使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以壻乖其實焉

吳旦生曰按秋胡宦歸路見美婦願奉以金婦曰婦人當采桑力作以養舅姑不願人之金只此數語節節元宗怪而問之黃幡綽對孝昭彰此傳元所謂烈烈貞女忿言辭厲秋霜也卒惡其行投河而死謂非烈女不可自子元之論一出楊升庵謂當祠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胡元瑞謂當名秋胡妻所投水曰悍婦川皆非允論橫污古

烈文人口業一至於此（西京雜記云杜陵秋胡爲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夫遠遊妻遂溺死不可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豈得以昔之秋胡戮今之秋胡哉）

飲馬長城窟行

秋胡妻

劉子元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御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强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焉

吳旦生曰按秋胡宦歸路見美婦願奉以金婦曰婦人當采桑力作以養舅姑不願人之金只此數語節節元宗怪而問之黃幡綽對孝昭彰此傳元所謂烈烈貞女忿言辭厲秋霜也卒惡其行投河而死謂非烈女不可自子元之論一出楊升庵謂當祠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胡元瑞謂當名秋胡妻所投水曰悍婦川皆非允論橫污古

枯桑海水

飲馬長城窟行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

吳旦生曰翰注謂枯桑無葉則不知天風海水不凍則不知天寒喻婦人在家不知夫之消息也善注謂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喻夫在遠不知婦之憂戚也余意合下二句總看乃云枯桑自知天風海水自知天寒以喻婦之自苦自知而他家

甄后塘上行邊地多悲風樹本何櫬櫬

吳旦生曰櫬音襯古本楚辭風颭颭兮本櫬櫬今本作蕭蕭又作翛翛總不若櫬櫬字之古也

按甄后中山無極人爲文帝后其後爲郭貴嬪譖賜死臨終作此詩而前志云晉樂奏魏武帝蒲生我池中至今題下刊魏武帝字皆譌

入門自愛誰相爲問訊乎

戰國趙燕皆築長城以備邊自陰山上遼東謂之古長城至秦始皇西起臨洮東入高麗連亘萬里按鄺道玄水經注及樂府廣題謂其南北皆有泉窟漢時征戍之士飲馬於此乃作是曲王僧虔伎錄以爲相和歌辭之瑟調曲也凡婦人思遠者亦借此題以寄情焉此則其辭也

雙鯉魚

夷白齋詩話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密也魚沈潛之物故云

吳旦生曰五臣注相思感通夢寐之閒若有使來遺者又云命家童殺而開之中遂得書不知此乃想像之詞借枯桑海水以喻他鄉異縣宇宇神境若說殺魚無乃癡駭按漢時書札相遺或以絹素結成雙鯉之形卽緘也非如今人用蠟唐李氏季蘭結素魚貽人云尺素如殘雪結爲雙鯉魚欲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蓋其遺制

長城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云生男愼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

吳旦生曰秦築長城時死者相屬民歌云生男愼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則孔璋乃用其時之諺語也

竹竿

卓文君白頭吟云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

吳旦生曰漢鐃歌二十二曲今所傳朱鷺等十八曲而務成元雲黃雀釣竿四曲無傳焉余嘗擬朱鷺等因爲補四曲是也其所謂釣竿者古今注云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長卿作釣竿詩今傳爲古曲也故文君言竹竿魚尾正引伯常子事以諷長卿耳劉坦之補注云嫋嫋簁簁並搖動貌以比相如之心不定又將宅圖

也

梁父

樂府解題曰梁甫吟蓋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

吳旦生曰西谿叢語謂張衡四愁詩欲往從之梁父難注云泰山東嶽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德而爲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好爲梁父吟恐取此意按青州圖經云三士冢在臨淄縣南一里三墳周圍一里高二丈六尺張牖齋記云是烈士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三士冢所謂二桃殺三士者淮望蕩陰里解題作追望陰陽里嚴滄浪云青州有陰陽里歷代詩話卷二十四

肯綮　吳景旭旦生氏著

古樂府卷中之下

匹

子夜歌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

吳旦生曰字書匹僻吉切偶也配也合也歌中隱匹配之義此借字寓意也周禮媒氏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云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左傳幣錦二兩杜預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是每匹長四丈中分之向裏卷其末爲二端二端兩也其實只一匹湘山野錄載胡旦致仕遇恩賜束帛當十匹贈之旦笑曰奉還五匹請換韓詩外傳及韓康伯等所解束帛戔戔之義自可見證據此則今之贈遺者稱綵帛一匹爲壹端誤矣

棊

圍棋燒敗襖著子故依然蓋子夜四時歌之類每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若此甚多

吳旦生曰西京雜記漢元帝好蹴踘以爲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爲彈棋之戲棊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隆起李商隱詩莫近彈棋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棋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敘棊用二十四棊者即此戲也藝經云彈棊二人對局白黑棊各八枚先列棋相當下呼上擊之與子厚所記小異如弈棋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棊各百五十亦與後世法不同矣

世說彈棊魏宮中裝器戲也魏文帝自負此技以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著葛巾低頭拂棊妙踰於帝

前谿

漁隱叢話曰于競大唐傳湖州德清縣南前谿村則南朝集樂之處今尚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伎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谿者也復齋漫錄言陳劉刪詩山邊歌

落日池上舞前谿唐崔顥詩舞愛前谿妙歌憐子夜長按智匠古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珫作前谿歌而非舞也葢復齋不曾見于競大唐傳故不知舞出前谿耳

吳旦生曰鄴昂樂府解題亦言前谿舞曲也寰宇記云前谿烏程縣南東流入太湖謂之風渚後谿在市北餘不亭晉沈充家於前谿余嘗考前谿一名餘英谿水出銅峴山東過武康縣前千秋橋又東過縣學前又自縣學前東過下渚湖南與餘不谿水合是則前谿屬武康縣非屬德清縣也況德清在唐時名武源臨谿德清而武康自晉時已名之漢則名餘不鄉故于競遂誤認之耶

破瓜

徐興公曰古辭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顚倒芙蓉淩霜榮秋容故尙好夫破瓜時春也芙蓉淩霜秋也春時色美故使郎顚倒矣而秋時亦不見其不美也

吳旦生曰碧玉晉汝南王妾名孫綽爲作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按楊文公談苑云呂仙翁有詩與張洎言將作鼎鼐之句其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爲破瓜爲二八字洎六十四而卒乃悟余因觀李羣玉贈馮姬詩瓜字初分碧玉年亦謂以瓜字分之則爲二八字也則是古辭破瓜者乃指碧玉十六妙年耶

石闕

讀曲歌云石闕生口中銜悲不得語

吳旦生曰唐書樂志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蓋也顧太初莫愁考云莫愁村今在承天府漢江西石城在州西北晉羊祜所建鄭谷詩石城昔爲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王橫詩村近莫愁連竹鴈人歌楚些下蘋洲卽此也

屈戌

留青日札曰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一作屈膝盧照鄰詩娼婦盤龍金屈膝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說者以爲卽鋪首非也蓋旣言屈膝又言銅鋪則非一物明矣予謂卽今之蝴蝶扇鈸也可以屈申摺疊故可用之屏風也

吳旦生曰鄴中記石虎作金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施六尺隨意所欲也故段成式詩屏開屈膝見吳娃正與簡文同用此田子藝據長吉之句遂以鋪首爲非余觀輟耕錄云今人家窗戶設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卽古金鋪之遺意北方謂之屈戌又戲瑕云曾見古金屈戌長可尺餘廣象楣棱小殺鏤獸形若蟹螯狀絕細巧銜雙環意卽古之金鋪耶據此則鋪首未爲非也正德中僻蕙詩雙環金鋪中州集劉迎詩寶箱拂塵金鏊鉞

莫愁

莫愁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

吳旦生曰唐書樂志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蓋也顧太初莫愁考云莫愁村今在承天府漢江西石城在州西北晉羊祜所建鄭谷詩石城昔爲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王橫詩村近莫愁連竹鴈人歌楚些下蘋洲卽此也

梁武帝樂府云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此蓋洛陽人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李商隱詩如何四紀爲大子不及盧家有莫愁卽此也則莫愁有兩人矣

李本寧莫愁湖記云還將盧女曲夜夜奉君王則魏
時宮人故將軍陰升之姊明帝崩出嫁爲尹更生妻
者也由此言之古今有三莫愁而盧氏多好女令湖
山爭借以爲重乎

宋曾三異云曾見莫愁象石本衣冠甚古乃古神仙
者流非女子鄙中倡女竊其名

估客樂

楊升庵曰估客樂齊武帝所作令釋寶月被之管絃帝
數乘龍舟遊江中以紅紫布爲帆綠絲爲帆繢鍮石爲
篙足篙榜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袴舞此曲用十六人
按史稱武帝節儉常自言朕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

土同價然其從流忘返之奢如此貽厥孫謀何怪乎金
蓮步地也

吳旦生曰古今樂錄帝布衣時嘗遊樊鄧登祚以後
追憶往事而作歌敕歌者常重爲感憶之聲故其辭
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
敘考其情事亦是寒士上新豐之意也區區布帆絲
繀便足云奢其視隋煬之龍舟鳳舸殿腳女千人更
爲何如胡元瑞云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高帝語也武
帝繼高亦有節儉之稱南史齊書並可考見釋寶月
所上曲

墨莊漫錄曰婦人之纏足前世無傳齊東昏侯爲潘妃
鑿金蓮帖地曰此步步生蓮華然不言其弓小也六朝
詞人無一言稱纏足者唐詩亦無及之惟韓偓詠屧子
詩六寸膚圍光緻緻唐尺短校之亦小也而不言其弓
楊升庵曰弓足始於五代李後主非也六朝樂府有雙
行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
我知可憐唐杜牧詩鉶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
雲五陵年少欺宅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辭訣
幾侵魚子縐彩纓長戛鳳凰釵知君欲作閤情賦應願
將身作錦鞋花閒集詞云慢移弓底繡羅鞋則此飾不

始於五代也

吳旦生曰焦弱侯謂樂府有雙行纏乃是行縢卽足
衣也胡元瑞謂雙行纏婦人以裹韈中者卽今俗談
裹腳也唐以前婦人未知札足勢必用此與男子同
男子以帛婦人則羅爲之加文繡爲美觀以蔽於韈
中故他人不言好獨所歡知之語意明甚楊妃馬嵬
所遺足微唐世婦人皆著韈今婦人纏足其上亦有
半韈罩之謂之膝褲恐古羅韈或此類又御覽云昔
製履婦人圓頭男子方頭欲別男女也太康婦人皆
方頭履男子無異則六朝前婦人之履斷可識矣車
若水謂後漢戴良嫁女練裳布裙竹笥木屐據三氏

之言則札腳斷非古時之事如古今事物考云起于妲己留青日札云起子西施皆非也自李後主宮嬪宿嬛以帛繞腳屈上如新月狀由是人皆效之可謂弓足非始於後主乎

嫙妮

梁武帝遊女曲云珠佩嫙妮戲金闕

吳旦生曰嫙妮音果火拔說文女侍曰嫙讀若騙或若委孟子曰舜爲天子二女嫙烏果切妮弱也五果切字學集要云嫙單作果又身弱好貌韻略云妮身弱貌韓退之元和聖德詩曰君月妃煥赫嫙妮

海鹽　吳景旭旦生氏著

古樂府卷下之上

巴渝

樂府原題曰巴渝本舞名即鞞舞也漢高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目率賓人以從爲前鋒號板楯蠻勇而善鬬及定三秦封目爲閬中侯復賓人七姓其俗善舞高帝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以爲名故曰巴渝舞

吳旦生曰華陽國志謂巴師勇銳歌舞以淩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又謂閬中有渝水賓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陷陣

銳氣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按舞曲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弩渝三曰安臺四曰行辭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讀英雄記云曹公破袁譚馬上舞三巴曹植鞞舞詩序云故西園歌吹李堅者能鞞舞先帝下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閒廢而不爲因考魏使王粲制其辭粲志曰白紵歌周處風土記吳黃龍中童謠云行白者問巴渝帥而得歌之本意改爲矛渝新福弩渝新福安臺新福行辭新福四曲以述魏德李贊皇云巴渝末曲猥褻漢祖之舊西域傳作俞蜀都賦云奮之則賓旅叛之則渝鏗鼓震天文蜀道難云若奏巴渝曲時當君思中

濁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

吳旦生曰濁音獨漉濁爲韻自叶按古音略引史記律書濁者觸也白虎通漬者濁也孺子之歌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漢書潁川歌潁水濁灌氏族陳張君祖詩風來詠愈清鱗萃淵不濁斯乃元中子所以矯逸足又俗謂不明曰醫濁以酒爲喻也或作鶡突又作黏塗並非

白紵

韻語陽秋曰樂府解題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王建云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元稹云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飄飄鶴翎散則白紵舞衣也王建云新換霓裳月色裙豈霓裳羽衣舞亦用白耶

吳旦生曰宋書樂志曰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紵疑白緒卽白紵也南齊書樂志曰白紵歌周處風土記吳黃龍中童謠云行白者君追汝句驪馬後孫權征公孫淵浮海乘船船白也今歌和聲猶云行白紵焉後見樂府原題云白紵歌有白紵舞白鳧歌有白鳧舞並吳人之歌舞也吳地出紵又江鄉水國自多鳧鶩故肆其所見以寓意焉

始則田野之作後乃大樂氏用爲此解最確

古樂府　卷下之下

路旁兒

張率走馬引云歛轡且歸去吾長路旁兒

吳旦生曰樂府集載張做爲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風俗曰殺君馬者路旁兒也言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馳驅不止至於死故曰吾長路旁兒按崔豹古今注曰走馬引槮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怨殺人而亡匿於山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覺聞其聲以爲追吏奔而亡去明旦自別又何必連篇累牘以辭相侈哉

大風

庚谿詩話曰漢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槩遠大眞英主也至武帝秋風辭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慨之語故其末年幾至於變魏武魏文父子橫槊賦詩雖遒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言也

吳旦生曰大風歌史記樂書謂之三侯章令沛得以正之所祖也

柏

瓠子之歌云魚弗鬱兮柏冬日

吳旦生曰柏與迫同按柏人城在順德府唐山縣漢高過此欲宿心動問縣何名曰柏人高祖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瓠子注云水長湧溢穢濁不清故魚不樂又迫冬日將甚困也

李夫人歌

許彥周詩話作立而望之偏云此退之走馬來看立不定之所祖也

吳旦生曰齊人少翁有神術能令武帝遙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不得就視帝益悲感而作

歌所以狀其髣髴也據樂府古本作翩字合下姍姍
仍得妙麗善舞之遺態原非偏而不正之謂況此歌
乃之遲叶韻翩字應屬下句若屬上則不成句
史記武帝本紀云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
夜致王夫人貌又徐廣注封禪書謂外戚傳曰趙之
王夫人則與李夫人異矣

香囊

繁欽定情篇香囊繫肘後焦仲卿妻古辭四角垂香囊
吳旦生日晉謝元佩紫羅香囊謝安患之而不欲傷
其意因戲賭取焚之按婦人之幃謂之縞卽香囊也
楚辭蘇糞壤以充幃王逸注幃謂之腹腹香囊也楸

又欲充其佩幃注幃盛香之囊也說文腹本作幅韻
會腹囊可帶者後漢儒林傳制爲縢囊注卽腹也南
史齊腹注今之香袋

雙鍼

繁欽定情篇云何以結中心素縷連雙鍼
吳旦生曰昔有姜氏與鄰人文胄通殷勤文胄以百
鍊水晶鍼一函遺姜氏姜氏啟履箱取連理線貫雙
鍼結同心花以答之見謝氏詩源

長楸

曹植名都篇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閒
吳旦生曰選注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沈炯邊馬
有歸心詩彌憶長楸道金鞍背落暉老杜玉腕騮詩
頓驂飄赤汗踼蹏顧長楸東坡題牧馬圖詩至今霜
蹏蹋長楸山谷和詩長楸落日試天步皆原本陳思

寒鼈

楊升庵曰曹子建名都篇寒鼈炙熊膰此舊本也五臣
妄改作魚鼈盖鼈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爲
寒字誤而從魚字邪不思寒與魚字形相遠音呼又別
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盖韓

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雞寒崔駰傳亦有雞寒曹植
文寒鶬蒸麑劉熙釋名韓雞爲正古字寒與韓通也
吳旦生曰玫寒作魚五臣之陋不足攻矣第考文選
宋板善本李善注並無今之時餉謂之寒句據曹子
建七啟云寒勞連之巢龜注謂今之脏寒也資暇集
李氏云今之臘肉謂之寒今脏肉也廣韻云煮肉熟
食曰脏或者時餉二字乃臘肉之譌而升庵好異一
時誤錄不遑致詳耳
何元朗云升庵不當謂韓國饌法盖膾腸炙皆言烹
飪不容寒獨稱地當是鼈與雞皆性寒易凍如今人
言凍鼈雞凍是也若云韓鼈猶可通以雞寒爲雞韓
可乎余以元朗通士乃作此瘟語按逸雅云韓羊韓
兔韓雞本法出韓國所爲也猶酒言宜城醪蒼梧清
之屬也此證最確以寒訓凍可笑

乘蹻

曹子建升天行乘蹻追術士遠之蓬萊山

吳旦生日抱朴子乘蹻可以周流天下蹻道有三法一日龍蹻二日氣蹻三日鹿盧蹻

字學集要云蹻有五音音皎舉足加高貌彊直貌武貌又音喬驕也慢也又音腳舉足行高又與屬同履也又音嘐驕甚

井公

王褒轉舉篇云誰能攬六博還當訪井公

吳旦生曰楊升庵謂古樂府井公能六博玉女善投壺葢因井星形如博局而附會之亦詩人北斗挹酒衡云爾至宋漳熙閒其閭門之舊樓三閒猶存建炎兵火之後不復有矣蘇子美詩年華冉冉催人老雲

物蕭蕭又變秋家在鳳凰山下住江山何事苦相留子美猶及見此樓也

香

王直方詩話曰古辭云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云氍毹氍毹五木香迷迭艾蒳及都梁按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蘆吾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漁隱叢話曰王直方何鹵莽如此方論古辭香事初不論杜詩遽有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野客叢書曰漁隱不深察耳直方葢謂大凡古詩中多有事蹟但人讀書不多見識不廣所以不知使不觀廣為棊麗而且好也說文六箸十二棊也鮑弘博經云六博用十二棊分白黑各半擲之據此則曹植所云仙人攬六箸對博太山隅與其旨義悉合何得謂是骰子

閶門樓

陸機吳趨行云閶門何巍巍飛閣跨通波重樂承游極迴軒啟曲阿

吳旦生曰吳地記閶閭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閶閭門高樓閣道後從此出伐楚改曰破楚門故士衡云爾至宋漳熙閒其閭門之舊樓三閒猶存建炎兵火之後不復有矣蘇子美詩年華冉冉催人老雲

志等書孰知都梁等香事因悟所謂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爲信然漁隱自鹵莽如此反謂直方鹵莽其可笑也迷迭賦如曹植王粲應瑒陳琳之徒皆有是作不但文帝一人而已故梁元帝志蕭琛曰迷迭成章江總表曰迷迭之文云云

吳旦生曰此果均行路難之語也數香皆非僻產何足聚訟按史記武帝元朔二年封長沙定王子遂爲都梁侯水經注云都梁縣有小山山有淳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俗呼蘭爲都梁山因以號縣受名焉荆州記云蘭草名都梁香形如藿香廣志云都梁香出交廣亦名煎澤草

按魏略云鬱金生大秦國二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采之其香十二葉爲百草之英埤雅鬱之爲草若蘭說文鬱芳草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漢制考云鬱芘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觀禮以芘草生庭爲瑞則鬱本遠方所貢非農記云染婦人衣最鮮明然不耐日炙染成衣則微有鬱金之氣

按南史云大秦國出蘇合香是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大秦人采蘇合先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夢谿筆談云今之蘇合香如堅木赤色又有蘇合油如糊膠今多用此爲蘇合香考劉夢得傳信方云皮薄子如金色按之即小放之即起良久不定如蟲動烈者佳據此則西陽雜俎謂獅子糞固非即陶隱居所稱色如紫檀重如石燒之灰白者亦未眞也

黃姑

古辭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

吳旦生曰張平子天象賦河鼓集軍以嘈雜噴張茂先李澤風等注云河鼓三星在牽牛星北主軍鼓蓋天子三軍之象淮南子所謂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俗傳七夕牛女相過者此也海錄碎事云楚人呼牽牛星爲檐鼓爾雅注云何鼓謂之牽牛何荷也亦擔義也荆楚歲時記云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若

李後主詩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遙相望則誤認黃姑爲織女矣李太白詩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然以星厤考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所謂盈盈一水間默默不得語安得謂不盈尺耶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春秋斗運樞云牽牛神名略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云織女是天帝外孫漢書天文志云天之貞女至於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錢二萬備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劉子儀詩天帝聘錢還得否而盧仝有

癡牛騃女之句亦誣甚矣

容齋隨筆云舊梧王嘗七夕令楊玉夫侶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舊梧荒悖小兒不足笑梁劉孝儀詩欲待黃昏至含嬌淺度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自是牽俗遺詞之過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安有所謂渡河之理故老杜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朧其識非他人比也

廝養卒

楊升庵樂府序曰觀樂府有郡才人嫁爲廝養卒婦并云趙王武臣爲燕軍所獲囚於燕獄先後使者往請輒爲燕所殺趙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將載趙王歸舍中人笑之乃走燕壁以利害說燕將燕以爲然乃歸趙王廝養卒御王以歸武臣歸趙以美人妻養卒以報之是其事也

吳旦生曰李蓁謂張耳傳祇云廝養卒並無才人嫁爲婦語曷以知所嫁者卽此卒邪陳耀文謂此事史漢並同注中俱無楚漢春秋字余按古辭已亡謝朓所作但言自宮閤而出徒增悲羞亦不及武臣陷燕意也然據升庵引張耳傳泊楚漢春秋明是兩種書江淹謝莊也則是開成以後事引此較淮南更誤

流蘇

字也升庵淹博必見楚漢春秋有此語因合張耳傳而並舉之以立此說

張耳傳趙有廝養卒蘇林注云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蓋廝主樵蘇養主烹飪此通鑑所謂竈下養中郎將也本皆賤者之事田子藝謂廝養卒當爲廝扈卒按左傳廝役扈養注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則扈別是一役矣

愛妾換馬

樂府解題曰舊說淮南王所作淮南王卽漢劉安也古辭今不傳

吳旦生曰中唐張祜作此題二律亦引樂府解題自

注其下然觀魏任城王曹彰性倜儻見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予有美姿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白鶻後因獵獻於文帝竊以任城之說較淮南爲可據宋人詩話乃以鮑生出四絃換韋生紫叱撥爲證余按唐李玖異聞實錄云鮑以女妓善四絃者換韋紫叱撥會飲未終有二人造席適聞以妾換馬可作題共聯賦否一曰香暖深閨未厭天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嘖玉之聲一曰香散綠鬢意已忘於鬢髮汗流紅顏愛無異於凝脂客自稱江淹謝莊也則是開成以後事引此較淮南更誤

徐陵雜曲云流蘇錦帳挂香囊織成羅幌隱鐙光
吳旦生曰流蘇者乃盤綫繡綵之球五色錯爲之同心而下垂所謂雜綵爲同心垂垂若流蘇也前漢禮樂志辭瓚注作流遹周禮金鐲節鼓鄭玄注云後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蓋古者樂器之飾而後世用爲幃帳之懸自晉以後始也又析羽曰流蘇摯虞云緝鳥尾垂之若流然以其蕊下垂故曰蘇今之旌竿上綴旒也又晉書割流蘇爲馬幾南都賦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注蒲梢汗血馬也言取華廐蒲梢之馬而以流蘇五采爲馬飾也騷殺飄揚貌又石頭百姓歌云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焦仲卿妻云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則不止幃帳間所懸而且飾旌又飾馬矣

昔昔鹽

貴耳集曰辭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詩名昔昔鹽十韻樂苑以爲羽調曲玄怪錄載籧篨三娘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疏勒鹽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謂之鹽者吟行曲引之類樂府解題謂之杖鼓曲也

吳旦生曰楊升庵謂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名紅鉛女子十四而天癸發取其初發之中有一粒如小荳者色微黃卽所謂黃花也益黃花之義亦從云十四昔十四夕也信其說爲最確升庵別本乃引

去聲

蕊女

樂府解題曰桓帝初京都童謠云車班班入河閒河閒姥女工數錢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錢也

吳旦生曰以姥女指太后此說大謬及觀善本乃作桓帝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閒迎靈帝也本草荳蔻蕊女按關尹子嬰兒蕊女謂未破瓜時也本草荳蔻含胎之語出此留青曰札云月運紅潮取以入藥則名紅鉛女子十四而天癸發取其初發之中有一粒如小荳者色微黃卽所謂黃花也益黃花之義亦從

雞鳴歌

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
吳旦生日徐陵烏棲曲惟憎無賴汝南雞天河未落
謂之弊衣賤人不下服曰良衣蓋良人之服也至魏
猶爭唬野客叢書引李賀詩雄雞一聲天下白溫飛
文帝賜宮人緋交襜卽今之裙
卿詩碧樹一聲天下曉謂出於古之雞鳴歌汝南晨
方言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蠪蠪或謂之蜥蜴
雞登壇喚月沒星稀天下旦據此則直謂是雞鳴矣
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
漢舊儀云汝南出長鳴雞余竊以爲皆謬也按漢時
東齊海岱謂之蜥蜴北燕謂之祝蜓桂林之中守宮
於汝南取能雞鳴歌之人耳樂府廣題云漢有雞鳴
大者而能鳴謂之蛤解博物志云蜥蜴或名蠑蜓以
衞士主雞唱宮外漢書云高祖圍項羽垓下羽是夜
器養之食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擣萬杵點女
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注楚歌者雞鳴歌也
人支體終身不滅惟房室事則滅故號守宮傳云東

窮袴守宮

樂辭云愛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宮
方朔奏漢武試之有驗誠齋雜記云秦始皇時有人
吳旦生日僧惠洪於容邸破篋中見詩編皆晉簡文
發又謂置於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卽吐血汙其衣此二說與博物志異
時名公卿而樂府有此二語按說文袴脛衣也釋名
袴跨也兩股各跨別也方言齊魯之閒謂之襜或謂
之襠關西謂之袴大袴謂之倒頓小袴謂之衩袴楚
通語也又袴謂留幕冀州所名又新羅國謂袴曰柯
半而窮袴之義何居西漢上官后傳宮人使令皆爲
窮袴多其帶服虔注云窮袴有前後襠不得交通也
師古注卽今之襬襠也則知古人袴皆無襠女人
用襠者其制起自上官后爲霍光外孫欲擅寵而使
宮人爲之今則男女皆服之矣

楊升庵云襠三代不見所述周文王所製襠長至膝
謂之弊衣賤人不下服曰良衣蓋良人之服也至魏
文帝賜宮人緋交襜卽今之裙
方言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蠪蠪或謂之蜥蜴
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
東齊海岱謂之蜥蜴北燕謂之祝蜓桂林之中守宮
大者而能鳴謂之蛤解博物志云蜥蜴或名蠑蜓以
器養之食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擣萬杵點女
人支體終身不滅惟房室事則滅故號守宮傳云東
方朔奏漢武試之有驗誠齋雜記云秦始皇時有人
發又謂置於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卽吐血汙其衣此二說與博物志異

景泰中湯公讓守宮詩誰解秦宮一粒丹記時容易
守時難鴛鴦夢冷腸堪斷蜥蜴魂銷血未乾榴子色
分金釧曉茜花光映玉鞭寒何時試拭香羅袖笑語
東君仔細看劉欽謨曰此何減李商隱

灩澦歌

蜀中詩話曰梁簡文灩澦歌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
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鄭樵云天下水之險者惟蜀
之瞿塘百粵之桂浦此歌言行瞿塘者準灩澦行桂浦
者準金沙也楊用脩以爲商估刺水行舟歌非簡文之
作俗本改桂浦作桂楫尤非按灩澦一作淫預一作猶
豫載各不同

吳旦生曰鄭樵樂府原題載其辭云淫預大如服瞿
唐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思經過此舟人商客刺
水行舟之歌亦非簡文所作也蜀江有瞿唐之患桂
江有江浦之難故過瞿唐者莫下灩預涉桂浦者則
準灩預有灩豫如馬瞿唐莫
上之語是單言瞿唐也據此則曹能始所載之歌馬
下叶者與樂府本辭異是誤以如馬如象之語入灩
豫金沙之歌矣況行舟之歌非簡文作此即鄭樵語
也乃於引據鄭樵之後另標用脩云云是但見用脩
詩話謂屬其語不知用脩往往采古人之言而述其
善者能始實未考鄭樵全本也三峽歌云巴東三峽
巫峽長猨鳴三聲淚

沾裳復齋以爲峽州行者歌而漁隱據
爲簡文作亦誤也水經注謂是漁者歌

樂府解題云瞿盛也唐陂池也言盛水其中可以行
舟也又云夏則爲瞿冬則爲唐

水經注灩澦堆在夔州府城西有孤石冬出水二十
餘丈夏即沒益州記又曰猶預言舟子取途不決水
脈故猶預也

類要云淫預大如龜瞿塘行舟絕淫預大如龜瞿塘
不可窺南史灩澦如牛一作襲本不通瞿唐水退爲庾

公李太白詩五月不可觸猨鳴天上哀杜子美詩沈
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

歷代詩話卷二十七

漢魏六朝

卷上之上

豕韋　江漢　諱盈　衣帶
阿閣　孟冬　眠脈　札察
被緣　長跪　金錯刀　青玉案

卷上之下

西北浮雲　三良　槩　都蔗
如雨　灞陵　百一詩

卷中之上

蘼蕪　幽憤　秀才入軍　趙李
吹臺　妖女　懸輿　元景
二離　金虎　蓑　舒翮遵渚
石龜　末垂　詠史　繞指柔
三擘　名字互用　牡牡　流黃素
回文

卷中之下

泉明　榮木　命子　雞鳴狗吠
五日　馬隊　失妾　少長
桑令　晶晶　榮公　知道
田子春　黃子廉　山海經　挽歌

卷下之上

一麾　埋照　于翼
牽絲　鳴葭蒻屨　送孔令
術　遲客　雲錦
尚子　三殤　舊知明府
平楚　澄江　高臥

卷下之下

無絕　三味八蠶　懸炭
刺閨　鄉里　雜體詩
擁劍　雪花　錦纜
八米　刻管　種羊
狸膏芥粉
詩禍
延州楚老
奔崩
誕
宗衮
龍山
吹綸
印黃紗
石炭
桑落

崇谿　舒窈　吳景旭旦生氏著

漢魏六朝卷上之上

豕韋

容齋四筆曰韋孟諷諫云肅肅我祖國自豕韋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讒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墜觀孟之自敘乃祖而乖疏如是周至赧王僅存七邑救亡不暇豈能絕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豕韋一國然後五服崩離也左傳范宣子之言曰匄之祖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

預曰豕韋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於唐周成王滅之此最可證

吳旦生曰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韋氏此句所謂在商爲豕韋氏也周成王滅唐遷封杜伯爲宣王所滅杜洩奔魯因以爲氏此句所謂在周爲唐杜氏而預所謂周成王滅之也則非王赧所絕明矣

蔡墨云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後漢有侍御史擾龍

宗豈其苗裔與

江漢

蘇武詩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宋人謂在長安而言江漢疑非本作楊升庵曰不然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其文章流別志云李陵眾作總雜不類殆是假託非盡陵志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卽使假託亦是東漢及魏人張衡曹植之流始能之

吳旦生曰蔡寬夫言注者直指爲使絕域時作故人多疑之安知武未嘗至江漢即據五臣注江漢流浮雲翔皆喻客游不止李善注江漢流不息浮雲去靡依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播遷而無所託此注甚妙按蘇李在武帝時同爲侍中金蘭素洽到此各方遂託

風人比興之旨故用俯仰二字隨所及而託意原非實境語何煩訾議之紛紛爲卽寬夫亦未核也

諱盈

容齋隨筆曰李陵詩獨有盈尊酒及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敢用此語其三筆又曰高祖諱邦苟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爲否也

吳旦生曰癸辛雜識惠帝諱盈史記以萬盈數改作滿數故容齋亦因盈字致疑而東坡遂謂蘇李詩齊梁間文士擬作余按漢高祖諱邦而韋孟詩總齊羣

邦文帝諱恆而仲長統詩恆星豔珠景帝諱啟而傅毅詩啟我童昧蓋臨文不諱其義如是而又何疑於犯惠諱也

野客叢書云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清酒枚乘詩盈盈一水間知惠帝之諱在當時蓋有不諱者觀勉夫之引枚生如此因思常侍言行行重行行十四首併去者日以疏五首爲十九首爲枚乘作其說不誣何必因上東宛洛辭兼東都謂雜有張衡蔡邕作也

衣帶

古詩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吳旦生曰樂府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王弇州謂已字雅趨字峭按焦氏易林云憂思約帶卽此意而以四字盡之又云簪短帶長蓋簪短卽詩經首如飛蓬也帶長卽衣帶日已緩也以四字盡兩詩意尤妙

阿閣

古詩阿閣三重階

吳旦生曰周書云明堂咸有四阿注四阿若今四注屋故五臣之注阿閣亦謂閣有四阿也劉坦之補注云阿隅也閣說文云以柣承板所以止扉者以其四隅皆有棚楯可以通行謂之阿閣

孟冬

古詩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王衡指孟冬眾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閒元鳥逝安適

吳旦生曰銑注謂既云孟冬又云秋蟬九月已入十月節氣也余按漢至孝武始改秦朔用夏正此詩上云促織下云秋蟬蓋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是漢猶襲秦制也則漢之孟冬七月耳李善注爲是

脈脈

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吳旦生曰劉坦之補注脈脈當作眄眄相視貌謂分明眄視而不得通其語此眞膚解觀海錄碎事引陸韓卿詩誰云相去遠脈脈阻光儀音陌不見貌余以二

語正從古詩脫出蓋河漢幾許而相隔不相見無從告語也脈脈兩字含情無限又觀劉夢得視刀環歌云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見脈脈百種心直爲古詩傳神

札察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吳旦生曰札音截漢書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陸韓卿詩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相如悉溫麗子雲慚筆札察救列切老子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漢志樂歌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日親以察

被緣

古詩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注云著音直略切慮充之以絮也緣以絹飾邊也長相思謂以絲縷絡縣交互綢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謂以針縷交鎖連結混合其縫取結不解之義也既取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

吳旦生曰四邊緣飾而被之心有象水池海錄碎事所謂因其形如池沼四周以名之也故左太沖詩衣被皆重池即今被頭別施帛爲緣呼爲被池宋子京云春寒到被池是也按禮記魚躍拂池注以銅爲魚縣於池下疏參漢之制度而知也正俗云以臥氈著

建章勃海國記備言之

吳旦生曰吳越春秋女子知伍胥非常人長跪以餐與之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漢書周昌諫高帝呂后見昌爲跪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起亦可證唐以前婦人皆跪矣葢古者男跪倘左手女跪倘右手以此爲別然所謂倘右手者言斂手向右如孔子拱而倘右之倘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子之倘左亦然古之婦人以肅拜爲正鄭司農注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擪是也鄉飲酒賓客有擪入門之法推手引手曰擪字林云擪舉首下手也項氏云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胄之士不拜故以肅爲禮以

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則婦人之拜不過如此乃謂自唐武后始尊婦人不令拜伏亦誤矣南北史有樂府說婦人云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北史周宣帝始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則知前此婦人本不作男子拜矣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葢宮掖中女子作男兒之跪拜所以志異也

野客叢書云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

玉壺清話曰宋太祖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不能對王貽孫曰古詩長跪問故夫卽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唐張

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卽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爲拜耶

方言東齊海岱之閒長跪謂之踞踵音務

金錯刀

藝苑雌黃曰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金錯刀王莽所鑄錢名莽變漢制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五十又造契刀其環

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直五百又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吳旦生曰繼古叢編金錯刀名一而義二錢一也刀一也漢食貨志王莽造錯刀以金錯其文此錢也續漢書輿服志佩刀乘輿黃金通身雕錯諸侯黃金錯環東觀漢記賜鄧通金錯刀此刀也韓退之詩聞道松醪賤何須怯錯刀梅聖俞詩爾持金錯刀不入鵝眼貧則指爲錢矣孟浩然詩美人聘金錯織手膾紅鱗錢昭度詩荷擁萬朵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則指爲刀矣余按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詞人引用不可以名同而不究其實卽杜詩觀之

之楖拂子詩熒熒金錯刀乃刀也對雪詩金錯囊徒罄乃錢也虎牙行金錯旌竿滿雲直則又以黃金而錯鏤於旌竿上矣席上腐談云古之錯卽今之磋也磋千箇反北人讀錯作去聲南人讀錯作入聲其實一也

青玉案

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

吳旦生曰劉坦之補注謂玉案器之貴重者楚漢春秋淮陰侯曰漢王賜臣玉案之食觀此則案指器而言益案字卽古盤字說文甂小盆也烏管切徐鉉曰今俗別作椀非是然則平子亦謂青玉盤耳俗謂傳酒亦此義如漢高帝至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甚恭又

許后五日一朝太后親奉案上食又孟光爲梁鴻具食舉案齊眉凡此皆盤也不則何能持舉邪

困學紀聞云陸務觀誰其云者兩黃鵠何以報之雙玉盤本於朱新仲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

漢魏六朝　卷上之下　　肯堂　吳景旭旦生氏著

西北有浮雲

皎然曰魏文帝有吞東南之意軍至揚子江口見洪濤洶湧歎曰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北也遂賦詩而還檢魏文集且無此詩不知史臣憑何編錄且魏文雄才智略本非庸主如何有此一篇示弱於孫權取笑於劉備夫詩者志之所之也魏文志氣若此何以纘定洪業顯致太平耶足明此詩非魏所作陳壽史筆訛謬矣

吳旦生曰鍾仲偉言西北有浮雲十餘首美贍可翫始見其工不然何以銓衡羣彥對揚厥弟王弇州亦稱子桓西北有浮雲非鄴中諸子可及仲宣公幹遠在下風余考當時伐吳實至廣陵未至吳會安知詩中行行吳會之語非別有為而作耶然則詩非魏文不能作而遽引為軍至江口賦詩而還者史氏之妄也

困學紀聞云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也莊子釋文云浙江為吳會分界

三良

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空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

吳旦生曰子車氏之三子曰奄息仲行鍼虎皆秦之良也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國人哀之賦黃鳥焉

選注植被文帝責黜悔不隨武帝死而託是詩皎然云秦穆先下世三臣空自殘蓋以陳王徙國任城被責以後常有憂生之慮故其詞婉婉存幾諫也

王仲宣詩結髮事明主受恩貢不嘗臨沒要之死安得不相隨陶淵明詩厚恩顧難忘君命安可違此卽子建所謂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也東坡過穆公墓詩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子由和詩當年不幸見迫脅詩人尚記臨穴惴豈如田橫海中客康公不能如魏顆不用亂命以陷父不義也此晚年識定之語

槩

曹植贈丁儀王粲詩員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吳旦生曰劉坦之補注槩平斗斛器言露盤高擊其狀似之選詩句圖云槩與抗同古字通廣雅云抗摩

也李善注槩音屹葢古音有此讀不可不知也

都蔗

曹子建都蔗詩云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吳旦生曰馮衍杖銘云都蔗雖甘猶不可杖佞人悅己猶不可相與子建同義張景陽都蔗賦云挫斯蔗而療渴若漱醴而含蜜宋玉招魂有柘漿些王逸注取藷蔗之汁爲漿飲也相如賦諸柘巴苴注言甘柘也則甘蔗謂之都蔗又謂之諸蔗一作藷集韻南方有甘蔗林

本草甘蔗有三種赤色者曰崑崙蔗白色者竹蔗亦名蠟蔗小而燥者曰荻蔗宋神宗問呂惠卿曰蔗字从庶何也曰凡草木種之俱正生蔗獨橫生葢庶出也故从庶

如雨

王仲宣贈蔡子篤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吳旦生曰一居濟岱一客江行而此一別如雨既下不復還雲中也顏延之和謝監詩朋好雨雲乖正用此意謂雨離雲不復合耳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煙霏雨散蔡邕表志云灰滅雨絕曹子建文帝誄云雲往雨絕張載詩雲乖雨散江文通雜體詩雨絕無還雲

傅元辭忽如雨絕雲郭璞詩一乖雨絕天老杜詩別離同雨散

瀟陵

皎然曰仲宣詩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此事在耳目故傷見乎詞及至南登瀟陵岸迴首望長安思慕則已極覽詞則不傷一篇之功併在於此使古今作者咏之無厭末句因悟彼泉下人葢以逝者不返吾將何親故有傷心肝之歎沈約云不傍經史直率胸臆吾許其知詩也

吳昌生曰瀟陵文帝所葬處故接以泉下人其云悟徙泉下人嘅然傷心肝陶淵明詩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爲歡正同意也今本作下泉人遂謂下泉曹風詩篇其詩有念彼周京之句正是望長安而有感其說反覺支離

楊升庵云劉文房詩已是洞庭人猶看瀟陵月孟東野詩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語意相似皆寓戀闕之意總不若仲宣瀟陵二句涵蓄蘊藉自然不可及也余觀宋武帝將北伐登城屬詠謝晦誦瀟陵四句流涕因之輟駕苟非感諷良深又安能移人至此哉

百一詩

石林詩話曰鍾嶸論淵明乃出于應璩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愼厥初

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適顧區區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

吳旦生曰郭茂倩雜體詩載百一詩凡五篇韻語陽秋云郭所載五篇首篇言馬子侯解音律而以陌上桑爲鳳將雛二篇傷翳桑二老無以葬妻子而已無宣孟之德可以賙其急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之景斗酒自勞不肯爲子孫積財末篇卽文選所載是也第四篇似有風諫所謂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權安能慮死七此豈非所謂應焚棄之詩乎唐藝文志璩有百一詩八卷李充翰林論璩作五言詩百數十篇孫盛晉陽秋璩作詩百三十篇蓋鍾常侍在梁時或見其全詩而格調旨趣陶若近之故有此語而石林去古愈遠僅據文選之一篇遂可輕議古

人邪按樂府廣題云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者以士行而言也七志云以百言爲一篇者以字數而言也何遜有擬百一體其詩一百十字今郭所載五篇刊在古詩紀中不過四十字何曾論字數乎

海鹽　吳景旭旦生氏著

漢魏六朝卷中之上

褦襶

程曉嘲熱客詩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

吳旦生曰玉篇廣韻不載二字藝文類聚作襂襶集韻褦音柰襶音戴炙轂子云褦襶笠子也馮元成云涼笠也以竹爲胎蒙以帛暑時戴之以遮日今暑中謁客稱褦襶其不曉事者亦稱褦襶名義考云二字從衣何以云不曉事蓋炎暑戴笠見人必不曉事者也黃山谷次韻松扇詩可憐遠度幘溝瀆適堪今時

褦襶子陸放翁夏日詩孤舟正作笭箵夢九陌難隨褦襶忙金人王子端夏日詩且喜過門無褦襶卻憐浣壁有寧馨史舜元詩壯歲羞爲褦襶子卽今卻羨囁嚅翁

幽憤

嵇康幽憤詩昔慙柳下令媿孫登吳旦生曰石林詩話以此二句禁人作詩或曰思我良朋或曰佳人不在皆非兒弟之稱善銑所注恐未必然爾

吳旦生曰劉義慶集林嵇熹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兒也蓋名氏鑿鑿名云嵇熹字公穆舉秀才晉百官非不知名之謂至於詩中稱古人多不可拘如五詩中思我所欽則以所欽爲弟陸機贈從兄詩願言懷所欽則思所欽則以所欽爲兄又贈馮友詩願言懷所欽則感足下重言尉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下包藏禍心

以所欽爲友此亦何常之有況楚辭樂府往往以佳人比君王何獨不可入兄弟用邪又如康幽憤詩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按姐音租媿姐女態也字本作嫭省作姐說文嫭嬌也選注姐嬌也設使不通其義將以肆姐爲姊妹之姊非對母兄而言邪

趙李

阮嗣宗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楊升庵曰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按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嘗與微行者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

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

吳旦生曰據陳云谷永傳成帝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風永等因天變切諫胡元瑞云按永傳謂許班之貴頗動前朝今之後起天所不享十倍於前蓋絕無小臣二語則小臣從上爲句而趙李以下正指趙飛燕李平矣王弇州云趙飛燕李平皆成帝所幸嬖好游從余意趙李亦如太沖詠史所引金張許史之謂觀相字自是兩人氏駢賓王詩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則兩人明矣咸陽游俠或有其人安知非朱家郭解者流有以動嗣宗興歎耶

吹臺

阮嗣宗詠懷詩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餘音梁王安在哉

吳旦生曰楊升庵謂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臺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爲雪賦又名雪臺余按水經注陳留縣有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梁王增築卽嗣宗所謂吹臺文昌雜錄云東京天清寺繁臺梁孝王按歌吹之臺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爲繁臺青箱雜記云梁高祖常閱武於此改爲講武臺此則吹臺之始末也至於平臺者按漢書晉灼注云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注云睢陽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高俗謂之平臺宋書謝靈運傳所云綴平臺之遺響也今觀統志云惠連於此賦雪又名雪臺蓋謝居江左安得云於此賦雪升庵以平臺卽吹臺未必然也漢梁孝王傳云王以功親爲大國大治宮室園苑則所築亦非一處耳

妖女

阮嗣宗詩昔余遊大梁登於黃華顧應龍沈冀州妖女不得眠

吳旦生曰魏明帝寵毛氏而黜虞妃其後郭夫人有寵毛后賜死元人傳奇有跽檟之語爲此也故嗣宗以妖女刺之按趙武靈王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夢處女娃嬴孟姚其先七世兆於簡子之夢及入宮而奪嫡亂國豈非妖女乎張衡應問曰女魃北而應龍翔

懸輿

張茂先答何敬祖詩衰疾近辱殆庶幾益懸輿

吳旦生曰茂先爲太子少傅敬祖爲太子太師本自同寮故有並歸之想按辟廣德傳乞骸骨賜安車駟馬廣德懸其車以傳子孫師古注云懸其所賜安車之振翼諸注皆云長離鳳也潘岳贈陸機詩婉婉長

示榮幸也致政懸車此亦古法漢王符自敘贊云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蔡伯喈碑云遂隱丷山懸車告老李文饒一品集云所冀中衢擊壤獲比於堯翁舊里懸車不慙於漢相

元景

升庵均藻曰文選傳元詩元景隨形運庾闡詩元景如映螢繁星如散錦又清響呼不至元景招不來皆以月爲元景

吳旦生曰傳元詩不可泛指爲月也文選傳詩李善注元雁故云元影五臣注景雁影也映於月光而色元也余考古之影字用景字如周禮以土圭之法測

土淺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項羽贊羸糧景從董仲舒傳景響之應形聲屈原九章大景曏之無應自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爲影字說文按影者光景之類也合通用景非毛髮藻飾之事不當从彡

二離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詩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暉

吳旦生曰或以二離指日月而言余按孔演圖云鳳火精也漢書長離前掞光曜張衡賦前長離使拂羽司馬相如賦前長離而後鳳皇文心雕龍光若長離之振翼諸注皆云長離鳳也潘岳贈陸機詩婉婉長

離淩江而翔此指鳳以比陸也何劭王濟皆侍中故稱二人爲二離況以二離對雙鸞則指鳥族爲是

夢谿筆談云四方取象蒼龍白虎朱雀龜蛇惟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皆火之象也或謂之長離蓋云離方之長耳或云鳥即鳳也故謂之鳳鳥少昊以鳳鳥至乃以鳥紀官則所謂丹鳥氏即鳳也天文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丹鶉有白鶉此丹鶉也色赤黃而文銳上禿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皆火類也王奕云朱鳥以其羽毳之長稱乎而曰鶉首鶉尾何也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鵹赤鳳謂之鶉白

鳳謂之鸑鷟鳳生於丹穴鸑又鳳之赤
者故南方取象焉據此則鸑直是鳳而四方取象四
獸皆蟲之長也丹鸑微族何足比象而愈知離之爲
鳳稱矣

金虎

陸士衡詩火辰匿暉金虎曜質焦氏筆乘曰火辰心星
也明則天下和平閉則天下喪亂金太白也虎西方白
虎昴也太白入昴是金虎相薄則有兵亂
吳旦生曰弱侯箋金虎本於甘石星經故自鑿鑿老
君所謂太白入昴兵亂也何敬祖詩望舒離金虎
五臣注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昴之屬俱白虎也其

說正同若張平子東京賦始於宮鄰卒於金虎五臣
注云幽厲用小人與君子爲鄰堅若金惡若虎卒以
此亡宜升庵譏其不知引此而謬自爲說也按河圖
云亡金虎喻秦居也

褰

陸士衡擬古詩鶩翮褰反信歸雲難寄音
吳旦生曰五臣注末垂謂六月將盡時也按崔駰臨
洛觀賦云迎夏之首末春之垂言末垂是謂春盡也
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上

末垂

潘岳懷縣詩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
吳旦生曰五臣注末垂謂六月將盡時也按崔駰臨
洛觀賦云迎夏之首末春之垂言末垂是謂春盡也
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上

詠史

左太沖詠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
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
來非一朝
吳旦生曰注謂澗松喻英俊山苗喻世胄松本高以

在澗而卑苗本卑以在山而高此徑寸之莖反蔭百尺之條地勢使然也白樂天續古篇云雨露長纖草山苗高入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摧爲薪風摧此何意雨長彼何因百尺澗底死寸莖山上春語意全用左詩去之遠矣王弇州云以徑寸莖蔭此百尺條是世語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是出世語每諷太沖詩便飄飄欲僊

繞指柔

劉司空贈盧中郎詩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野客叢書曰文選載贈答詩二首重贈盧一首而劉文集中載往返四首有盧答詩百鍊或致屈繞指所以伸皆答其意也

吳旦生曰五臣注但言百鍊之鐵堅剛而今可繞指自喻經破敗而至柔弱然未知其爲何物余觀古今注吳大帝有三寶刀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又按平望湖屬與化嘗於湖中得一劍屈之首尾相就識者曰卽繞指柔也

韻語陽秋云晉盧諶先爲劉琨從事中郎將段匹磾領幽州求諶爲別駕故琨答諶詩情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痺此秋棘言諶棄己而就匹磾也厥後琨命箕澹攻石勒一軍皆沒由是窮蹙不能自守乃率衆赴匹磾繼爲匹磾所拘知其必死再贈諶云朱寶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欲以激諶而救其急而諶殊不領也琨既被害諶始上表以雪其冤亦何補耶

三擘

劉越石答盧諶詩二族偕覆三擘並根長慙舊孤豕負冤魂

吳旦生曰琨父母並爲令狐泥所害諶父母悉爲劉粲所害故云偕覆三擘謂劉聰劉曜劉粲也一云漢書孺子爲擘是指琨之兄子余按琨遣兄子演領兗州不守兄少子及演妻皆爲所執所云長慙舊孤乃指此也三擘自謂三劉

名字互用

西清詩話曰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等語若非前後相應映帶殆不可讀然要非全美也

吳旦生曰文心雕龍宣尼二語卽對句之駢枝也韻語陽秋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二語恐不足爲後人法也余以此非通人之見惟升庵爲善論其謂史記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句長卿故倦游以人姓與字分爲二句其文法自可傳人之姓氏名字多互文焉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沈休文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卿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田子藝云庾信詩荷香薰水殿閣影入池蓮荷卽蓮也殿卽閣也此上下互句法

牝牡

殷仲文詩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牝

吳旦生曰家語子夏引山書云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宛委餘編云虛牝壑中之窟穴也仲文用此韓愈贈崔立之詩可憐無補費精神有此黃金擲虛牝洪慶善云牝谿谷也又本仲文用之按說文門樞開門閉門機也謂之牡鍵則謂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鬚鎖鑰也便是牡唐武后之世爲牝朝

然古人借二字稱謂遂遂中僊如老子元牝元天也牝地也元在人爲鼻牝在人爲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故谷神不死是謂元牝谷養也海錄碎事云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注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牝牡酉陽雜俎云鍊銅時有凸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說文牡曰牾牝曰牝也杜棠牝牡與楊柳同義猶言陰陽也一品集云平泉莊有東陽之牡桂刑法志注云牡荊荊之無子者齊民要術云牡麻有花無實字學集要云蔚牡蒿周禮蜮氏掌去鼃黿焚牡鳿以殺之說文箱大車牝服也

流黃素

張載擬四愁詩云美人遺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吳旦生曰揚雄蜀都賦筒中黃潤一端數金左思蜀都賦黃潤比筒纖金所過注云黃潤細布也盛於筒中其價過一縑之金潛夫論筒中女布韓翃詩客衣筒布潤梁書蕭恢爲郢州刺史有進筒中布者以奇貨命焚之東觀記云廉范至蜀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箇與范不受留青日札云筒布卽今細布飛花布之類

環濟要略云閒色有五紺紅紫縹流黃也楊升庵云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碧紫紅綠流黃五方之閒色也余觀相逢行云中婦織流黃流黃謂絹也蓋機

中所織黃黑之間色也顧野王陽春歌云蒯門寒未歇爲斷流黃機沈佺期古意云總爲含愁獨不見忍教明月照流黃洪武初張來儀寄衣曲云家機織得流黃素首尾量來寬尺度

回文

東觀餘論曰蘇氏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繇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唯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博古亦謂辭句脫略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予在洛陽於王

晉玉許得唐釋士南敘此詩并申誠所釋而後曉然是詩初不舛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於五行爲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爲不爾今因冠詩於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爲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於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并錄於弓首云

吳旦生曰文心雕龍謂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又傅咸有回文詩故皮襲美云傅咸反覆興焉溫嶠回文興焉則知蘇氏之前回文已出矣按蘇氏織錦縱廣八寸許計八百餘言形如璇璣

唐有璇璣圖記起宗道人分爲七圖得三四五六七言者總計三千七百三十四首黃山谷詩云千詩織就回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竇連波竇滔宇連波武后記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

海鹽　吳景旭旦生氏著

漢魏六朝卷中之下

泉明

詩話類編曰靖節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冬遂解綬去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晉史謂名潛字元亮南史謂名潛字淵明今按先生義熙中作孟嘉傳及祭程氏妹文俱稱淵明元嘉中對檀道濟乃稱云潛是與年譜所載在晉名淵明在宋改名潛其字元亮則未嘗易者爲相合矣所作詩曰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是可以想見也

吳旦生曰隋志作陶潛集唐志作陶泉明集海錄碎事云靃靆東籬下泉明不足羣淵明一字泉明野客叢書謂非一字泉明也不知稱淵明爲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耳猶楊淵之稱楊泉也顏氏家訓云高祖諱淵字盡改爲泉字龍淵爲龍泉晉書劉淵爲元海戴淵爲戴若思北齊趙文深爲趙文深余觀耿湋詩何事學泉明李白詩酬殷明歌一夜送泉明韓翃詩聞道泉明居止近籃與相訪會淹留皆爲此也宋玉鈞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鈞於元淵王伯厚云唐人改開封愍侯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惠侯青嗣四十八年薨自青後未有顯者故詩又云時有語默運同隆竟也

命子

命子詩於穆仁考濟焉虛止

吳旦生曰長沙公侃懋功晉室迺其曾祖按侃女適孟嘉嘉之第四女適潛之父是生潛其父亦有隱操故詩云爾惜軼名

命子又云天集有漢眷於愍侯按漢功臣表開封愍侯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昔高祖功臣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蠆蠆丞相允迪前從按功臣表年薨十二年惠侯青嗣四十八年薨自青後未有顯者故詩又云時有語默運同隆竟也

晦翁云泉當作淵唐本避諱而改之

狗吠雞鳴

冷齋夜話曰東坡嘗言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又曰樹巔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

吳旦生曰捫蝨新話稱淵明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當與幽風七月相表裏按樂府古辭已云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陸士衡詩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皇甫百泉云犬吠不如雞鳴詩云無使厖也吠後之作者如犬吠吠奚足寄興而松閒月又犬吠水聲中仙家犬吠白雲閒犬吠松月雲水遂成雅致此詩人善於形容也

五日

五日言開歲倏忽五日耳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日宜以爲正邵康節手寫靖節詩直作五日余考遊斜川記首云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美又王質作年譜云隆安五年辛丑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據此作五日是

馬隊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吳旦生曰漁隱叢話引靖節本傳云江州刺史檀韶苦請廬山周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講禮加以警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云耳輟耕錄載王質所著栗里譜云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都爲顏延之連挫義熙閒檀韶爲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警書故示以詩余按靖節續之與劉遺民號潯陽三隱觀所示詩大都招隱之辭知其契分深矣末引箕潁之事未嘗有意譏其通隱也

失妾

怨詩楚調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吳旦生曰靖節年二十失妾此詩所由作也然所謂夫耕於前妻耘於後乃翟氏妾當是翟湯家湯莊嬌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靖節生於潯陽柴桑而翟亦家柴桑梁昭明作靖節傳云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

老學庵筆記曰淵明游斜川詩自敘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葢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

吳旦生曰游斜川詩開歲倏五日今行本作五十葢叔黨爲行本所誤而不深考放翁又從而記之益誤矣然觀放翁正月五日出遊詩云未爲遼海千年別且繼斜川五日遊則又不誤者考作詩時行年八十葢老而更覺邪嬾眞子云按淵明乙丑生至乙巳歲賦歸去來是時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詩或云辛丑歲則方三十七或云辛酉歲則已五十七而詩云開歲倏五日則正敘所謂正月

少長

與殷晉安別云游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

吳旦生曰舊本作游好非少長一遇定因勤蓋其意

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游從也但今一相與故定交

耳此語最妙今本改少作久改定作盡則長字作平

音便無意味

柴桑令

紹陶錄曰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

廬有酬劉柴桑云嘉穗養南疇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

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朝夕遷居殆爲遺民之徒尋

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

義之時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嘗爲此縣存此呼或

有命不爲皆不可知

吳旦生曰白樂天詩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卽

便回注柴桑令指劉遺民也碧湖雜記云劉名程之

字仲思遺民其號也曾作柴桑令侯鯖錄云近見士

子多使柴桑翁爲陶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

也據此則遺民實宰此縣無疑

按柴桑山在九江郡城西南九十里寰宇記云柴桑

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

也此章誨人以貧富死生之理故如此寓言能自寬

者能推物理以自寬也杜詩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

高冢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便

是此章之意余喜范元實之論陶可謂善以言詩但

吳旦生曰翰注謂月光照水上平淨貌善注通白日

晶說文晶顯也从三白讀若皎烏皎切長箋云杜甫

詩晶晶行雲浮日光全句可訓晶字矣洪武初高季

迪詩日光晶晶濃熏草又出於杜

榮公

詩眼曰貧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近二名士

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予謂之曰榮啟期事

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

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

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長老其飢寒艱苦若常如此窮

士之所以可深悲也古人文章必不虛設耳

夜行塗中詩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

晶晶

深悲二字恐失榮公本意特錄列子以著其深樂非深悲也

列子林注云以鹿皮爲裘以索爲帶文選劉履補注謂裘敝而以繩索連結也又淮南子榮啟期衣若懸鶉

養

知道

韻語陽秋曰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爲知道之言蓋絺章繪句嘲風弄月雖工何補若觀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吳旦生曰按坡語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作望南山便覺神氣索然又云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自適爲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又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余服膺斯語大書屏石以爲非淵明不能爲知道語非東坡不能知知道語涪翁所云彭澤千載子瞻百世蓋不虛也後見南濠詩話謂其妙語亦不止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如云望雲慚高鳥臨水媿遊魚眞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如云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如云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如云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分陰念此使人懼觀是數詩淵明眞有得於道者深雪偶談云范石湖絕句中有可憐世上金和寶借爾閒看七十年可謂砭流俗之膏肓矣以軀爲寶殆與斯言對壘人謂石湖未知道亦不之信也

田子春

擬古云閭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

吳旦生曰舊注田疇字子春北平無終人時董卓遷漢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遣疇奔問行在得報還虞已爲公孫瓚所滅疇謁虞墓哭而去遂入徐無山中

然觀漢書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千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琅琊王晉灼曰楚漢春秋田生晉人

詠貧士云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

吳旦生曰風俗通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故淵明以清貧許之按吳志黃蓋乃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

山海經

讀山海經詩形天無干歲猛志固常在曾紘曰山海經有云刑天獸名曰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猛志相應二老堂詩話曰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此篇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周益公跋邵康節手寫靖節詩曰當專詠精衛不應旁及他獸今觀康節只從舊本則曾紘言未可憑矣

吳旦生曰按山海經奇肱之國刑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又考酉陽雜俎云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此與山海經所載同則五字特點畫之譌耳其餘十三首中紕謬類多如此獨姚令威箋釋爲確悉錄於後

西谿叢語曰第一篇泛覽周王傳乃周穆天子傳荀勖校定本是也流觀山海圖乃山海經十八卷郭璞注本是也第二篇云玉堂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之譌耳其餘十三首中紕謬類多如此獨姚令威箋釋爲確悉錄於後

西谿叢語曰第一篇泛覽周王傳乃周穆天子傳荀勖校定本是也流觀山海圖乃山海經十八卷郭璞注本是也第二篇云玉堂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西山經云西玉山是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頭戴勝是司天之厲主五殘大荒南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尾火處名曰西王母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西有王母之山又云以崑崙爲宮亦有離宮別館郭璞云不專住一山也

穆天子傳云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執元珪白璧以見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又天子升於奄山即西王母之山也弇山即弇茲山也第三篇云迢遞槐江嶺是謂元圃丷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玗照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遊槐江之山丷時之水出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惟帝之平圃郭璞注云即縣圃也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其上多藏瑯玕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淫音遙穆

天子傳天子銘跡于元圃之上第四篇云丹木生何許迺在崑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皇西山經云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崑音侖山其上多丹木圓葉而赤莖黃花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元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五色乃清第五篇云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爲王母使莫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且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三危之山三青鳥居是山廣圓百里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竹書云穆王西征至青鳥所解

又拒巫之山一曰巫山西王母梯航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又言三足鳥主給使也第六篇云逍遙蕪皐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神朝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黑齒國人黑手食稻使蛇其一蛇赤下有暘谷上有扶木卽扶桑木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第七篇云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幹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謹未國在赤水之陰有三珠樹如柏葉皆爲珠其樹若彗海內南經桂林八樹在賓隅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

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乃鳳也自歌自舞女牀之山有鳥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自歌見則天下康寧第八篇云自古皆有沒何人得盡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列子云北海之北其國名曰終北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瑤音下邳之遙音曰巨猾肆威暴者謂欽鴉殺祖江遂獨死明明上臣殺窫窳也猶作危宇非是欽鴉化爲大鸚亦爲鶡鸚音俊語或云鶡鶡字非也窫窳者蛇身人面爲二頁臣所殺開明東有巫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拒之窫窳變爲龍首居弱水中食人音軋第十二篇云鴟鴞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

弘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海外北經云夸父與日逐走渴欲飲於河渭不足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又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暘谷郭璞云隅淵也今作虞淵第十篇云精衛銜微石將以塡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長辰詎可待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鳥而文首白喙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反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奇肱之國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第十一篇云巨猾肆威暴欽鴉逢帝旨窫窳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爲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鶡鸚豈足恃鍾山神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耳是爲欽鴉殺葆江於崑崙之陽葆江卽祖江也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瑤岸鵕音下邳之遙音曰巨猾肆威暴者謂欽鴉殺祖江二頁臣殺窫窳也猶作危字非是欽鴉化爲大鸚亦爲鶡鸚音俊語或云鶡鶡字非也窫窳者蛇身人面爲二頁臣所殺開明東有巫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拒之窫窳變爲龍首居弱水中食人音軋第十二篇云鴟鴞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

來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爲迷者生不以喻
君子拒山西臨黃北望諸毗東望長右有鳥焉其狀
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瘉其名曰鶡其鳴自號見則其
國有放士放逐也懷王之世謂屈原也青丘國有奇
鳥不詳其狀鴟鵂或爲鳴鵂鵂皆非也第十
三篇云巖巖顯朝市帝者愼用才何以廢其鯀重華
爲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飢渴當復
何及哉竹書紀年堯欲禪舜共工鯀諫以爲不可舜
卽位殛鯀于羽山流共工于幽州海內經云鯀竊帝
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
神異經云西北荒有人人面朱髮蛇身人手四足食

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
毛自解水土志加逗塞爲人自用欲爲欲息名曰鯀
下云仲父姜公未詳
餘冬序錄曰按仲父卽管仲姜公齊桓公也呂氏春
秋云管仲有疾桓公曰仲父何以教寡人對曰願君
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公曰諾管仲死
盡逐之居三年復召而反之公病易牙豎刁常之巫
相與作亂塞宮門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
飢欲食我渴欲飲而無所得何故對曰易牙竪作亂
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食不可得矣公歎曰我何面
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靖節易桓曰姜者
始避長沙公諡之嫌耳

挽歌

漁隱叢話曰淵明擬挽歌辭三章秦太虛效之予謂淵
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有不同耳
吳旦生曰祁寬謂挽歌出於屬纊之際古聖賢惟孔
子曾子能之見於曳杖之歌易簀之言趙泉山謂挽
辭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
之月相符知爲將逝之夕作余觀挽辭云魂氣散何
之枯形寄空木可見此形之非我也故神釋形影詩
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益寶其神爲我有則天地
可並此豈枯形之爲我哉東坡和陶影答形云君如

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象鏡出我不滅影四
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所謂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也
困學紀聞云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挽歌非始於
田橫之客

海鄔　吳景旭旦生氏著

漢魏六朝　卷下之上

一麾

顏延之詠阮始平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吳旦生曰山濤啟事曰咸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舉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潘子眞詩話亦謂山濤三薦咸爲吏部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野客叢書云延年賦此蓋有爲也徐羨之不悅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爲劉湛出爲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舊注但云延年疏曠劉湛出爲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

夢谿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自杜牧之有擬把一麾江海去始誤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緗素雜記曰自謂一麾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宋景文詩使麾領得印垂腰又一封通奏領州麾是眞得延年之意也野客叢書曰唐人皆用一麾事獨牧之把一麾爲露圭角似失本意張說詩湘濱擁出麾此亦何害筆談謂守郡爲建麾自牧之始按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謂把一麾之誤則可謂建麾之誤則不可若雜記徒妄說耳牧之正誤以爲旌麾之麾景文之誤亦然乃謂牧之不當言擬把而景文自用爲宜然則牧之擬把一麾江海去豈不自用景文使麾請得印垂腰獨非旌麾耶所謂貶辭者麾去云爾既是旌麾何貶之有

埋照

顏延之詠阮步兵云沈醉似埋照

吳旦生曰杜詩遂令阮籍輩熟醉爲身謀許彥周稱其善看史書鍾伯敬謂晉文王目步兵爲愼已是看得深一步矣然寶被阮公瞞過其作用在此五字余考宋書言延之領步兵好酒疏誕不能斟酌出爲永嘉守甚怨憤故於沈醉處形容入微其謂阮埋照正爲顏寫照洵五君詠多自寓也

王弇州云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以比己之骯髒也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晏以解己之任誕也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以感己之濡滯也

千翼

顏延之詩千翼泛飛淨注云翼舟也兵法有大翼中翼小翼之名

吳旦生曰越絕書闔閭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又水戰兵法內經云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蓋戰船也而詩家泛以舟用之如張景陽七命云爾乃浮三翼戲中沚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

詩鵠

吟窗雜錄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謝靈運坐是詩得罪遂託以阿連夢中授此語有客以請舒王曰不知

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何以得罪於當時王曰權德輿已嘗評之其略云池塘生春草謝靈運泉水激激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詩所紀一蟲鳴則一候變今日變鳴禽是候將變也

吳旦生曰謝氏家錄言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以此韻事譜此韻語可令千載遙遙權文公謂其託諷深重爲廣州禍張本此等附會惡劣勝致頓削余所悵恨而荊公天資巉刻取爲美談乃東坡詩案禍所由階王百祿所謂此安石鴆鵝獄也 謂相牽引以入

碧谿詩話以園林變鳴禽不若前句以此知全竇不易得余竊以上句生字嫌其未亮下句變字筆底有造化遷移最爲神活石林詩話作變夏禽失其旨矣皎然詩式云客有問予謝公二句優劣奚若予謂如池塘生春草情在言外明月照積雪旨冥句中風力雖並取興各別古今詩中或一句見意或多句顯情王昌齡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謂一句見意爲上此殊不爾夫詩人作用勢有通塞意有盤礴勢有通塞者謂一篇之中後勢突起前勢似斷如驚鴻背飛卻顧儔侶即曹植詩云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因西南風長逝入君懷是也意有盤礴者謂一篇之中

雖詞歸一旨而興乃多端用識與才蹂踐理窟如卞子采玉徘徊荊岑恐有遺璞其有二義一情一事事者如劉越石詩曰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嬖留侯重耳用五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讐是也情者如康樂公池塘生春草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辭如澹而無味常手覽之何異文侯聽古樂哉

捫蝨新語云詩有格有韻淵明悠然見南山之句格高也康樂池塘生春草之句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菊花

牽絲

謝康樂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五臣注云牽絲謂
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李善云牽絲謂牽朱絲初仕也
解龜謂解去所佩龜印去官也
吳旦生曰按應休璉詩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尋則
李善之言可信文苑英華康子元判云萬里牽絲俄
畢子荊之任觀此則五臣所釋王言如絲復成何語

鳴篪蘭卮

謝靈運送孔令詩鳴篪戾朱宮蘭卮獻時哲
吳旦生曰劉履補注云篪蘆也以蘆爲首竹爲管似
觱篥但無簧耳晉先賢傳云蠶僕注云凡車駕所止吹小篥
發吹大篥篥即篪也余觀陸士衡詩鳴篪泛蘭汜海

錄碎事云篪謂笛也恐非國秀集沈宇詩羌笛胡篪
淚滿衣若篪即是笛則沈不當並舉此其譌立見矣
溱郊祀歌云百末旨酒布蘭生顏師古謂百末百草
華之末也旨美也以百草花末雜酒故香且美也晉
灼謂芬香布外若蘭之生也枚乘七發云蘭英之酒
酌以滌口良注謂酒中漬蘭葉取其香也龍城錄云
魏證能治酒有名曰醽淥翠濤常以大金甕內貯盛
十年其味不敗太宗賜詩稱醽淥勝蘭生翠濤過玉
薤蘭生郎漢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煬帝酒名

送孔令

琅琊漫紗曰謝靈運送孔令詩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
雪淒淒陽卉腓皎皎寒潭潔上二句見
三句喻時四句美孔賦而比也在宥天
悅詩意微婉喻宋公尤妙
吳旦生曰臨川詩良辰感聖心豫章
時宋公將踐祚故多尊稱之而孔令
臨川詩末之傷薄劣豫章詩末之歎
孫光庭云豫章送孔令詩風至授寒
延濟注霜降膠漆堅可以爲器故美
月令季秋霜始降則百工休注謂膠
違亦用此義言歲將晏授寒衣停百
謀譆飲餞賓客也而延濟訓休爲美

可爲器物則興工勞苦何歡譆之有
用膠漆之日

延州楚老

謝康樂廬陵王墓下詩延州協心許楚
竟何及撫憤徒自傷
吳旦生曰焦氏筆乘謂以後二句足
白亦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
子投杼惑慈親是也至老杜往往有
待爾嘖烏鵲拋書示鵝鴿枝閒喜不
寄張山人詩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
一字買堪貧臥病詩渭憶雕胡飯香
聞錦帶羹溜匙

兼暖腹誰欲致杯罌晴詩嘐鳥爭引子鳴鵪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

術

謝康樂詩天路非術阡

吳旦生曰選注術阡道路也言若登天無道路可測度也余按廣雅云眇涂陳阡陌術亦道路別名也呂氏春秋云孟春審端徑術注端正其徑路不得邪行也謝康樂羅浮山賦洞穴之寶衢海靈之雲術王子安七夕賦躍麟軒於霧術褰旆羽於星橋左太沖詠史詩冠蓋蔭四術朱騎竟長衢劉義恭詩飛流界桂道深林冒蘭術

說文術邑中道也从行朮則知術字中當作朮字今俗文作木字非是

宋兒編云莊子謂人相忘於道術當讀如經術之術廣雅曰術亦道路別名呂氏春秋曰子產相鄭桃李垂於術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云來人迷新術去子惑故磎注曰術磎皆山路也陳晉之解學記術有序曰鄉飲酒莊周皆有道術之說是途之大者謂之道小者謂之術信乎莊周以湖江對道術而言則直指爲道路無疑矣杜甫寄韋尹丈人云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以道術對乾坤皆明此意

遲客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云登樓爲誰思臨江遲來客

吳旦生曰古音云遲音滯待也欲速而以彼爲緩曰遲使彼徐行以待亦曰遲易曰遲歸有時荀子遲彼止而待我漢高紀遲明圍宛城三匝又遲旦注旦遲於事故曰遲旦公孫宏傳臣竊遲之光武詔曰思遲直士側席異聞趙壹報皇甫規書曰實望仁兄昭其懸遲謝安與支遁書思君日積計辰傾遲庾杲之與劉虬書勝概冥通諒有風期之遲今俗亦有遲滯之言而字別作滯云

雲錦

韻語陽秋曰文選海賦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故謝靈運詩有赤玉隱瑤谿雲錦被沙汭之句觀其語意正言沙石五色如雲錦被於岸爾世見韓退之作曲江荷花行云撐舟昆明度雲錦遂謂退之以雲錦二字狀荷花其實非也謂之度雲錦言舟行於五色沙石之際豈謂荷花哉

吳旦生曰鄘道元所謂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撓蒲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正與此同意然此詩乃江文通所擬非康樂作也汭音蘂說文水相入也廣韻水曲詩話水內曰汭字學水北曰汭

奔崩

謝康樂七里瀨詩徙旅苦奔峭

吳旦生曰古奔與崩通用故奔峭注謂崩落按鮑昭詩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崩波卽奔波也杜甫詩楓栝隱奔峭注奔謂奔流峭謂峭峰

尙子

謝康樂初去郡詩畢娶類尙子吳旦生曰嵇康高士傳尙長字子平爲子嫁娶畢赦家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范曄後漢書尙作向余觀從來稱引或作尙平或作向平豈各據所出沈無定屬邪張伯起云古人姓名且不免有誤況其遺事哉

三殤

謝瞻答和張子房詩苛慝暴三殤

吳旦生曰禮有上中下三殤謂秦政凶暴戮及孥稚也五臣注及劉履補注皆以秦山婦人所云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是謂三殤絕不思舅與夫可謂殤乎

舊知明牧

謝瞻詩方舟析舊知對筵曠明牧

吳旦生曰文選詩題下注云王宏爲撫軍將軍庾登之以西陽太守入爲太子庶子撫軍送至湓口瞻賦是詩蓋詩專爲別庾西陽也舊知明牧俱當指庾而言李善注以舊知爲庾明牧爲王五臣注以明牧爲王庾俱非

誕

謝瞻答靈運詩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允

吳旦生曰生民之詩多用誕字後人遂以生辰爲誕辰此謝宣遠詩所自來也然生民篇上文明言載生載育故下文云誕彌厥月誕寘之隘巷連下數誕字未嘗訓爲生育也呂氏讀詩記云誕字疑但發語辭似與誕先登於岸一例

如云誕生也按左思贈妹詩嵇嵇令妹應期誕生陸機詩誕育洪曹纂成於魯左九嬪誄篤生公士誕膺休禎則言誕復言生不幾重邪

如云誕大也玉篇天子生曰降誕謂天子所生之大也按書多方乃大降罰崇亂有夏亦可云誕降邪大誥云有大艱於西土殷小腆誕敢紀其序康誥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多方云有夏誕厥逸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則大與誕每連用之豈必以誕訓大邪

如云誕也按大禹謨帝乃誕敷文德則乃誕並言何邪

如云誕欺也按荀子云匿行曰詐易言曰誕成一誠劉琨林云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劉琨答盧諶書云然後知晦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晉中興書孫承公少任誕不羈晉陽秋羅友誕肆非

治民才宋符瑞志武帝少時誕節嗜酒據此解豈是美事而今之祝壽日誕是直以放誕相詬厲邪

寒螿

謝惠連擣衣詩烈烈寒螿嘐

吳旦生曰劉坦之補注引高誘淮南子注云寒螿水鳥也此解誤按風土記螿蛄鳴於朝寒螿鳴於夕楊升庵謂此蟬也而分二螿蛄朝蟬寒螿夜蟬也方言楚謂之蜩音調宋衛之閒謂之螗蜩似蟬而小鳴聲清亮江南呼螗蜩陳鄭之閒謂之蜋蜩音良秦晉之閒謂之蟬海岱之閒謂之蜻齊人呼爲巨蜻音技其大者謂之螃或謂之蛁馬按爾雅云蛁馬者蜩非別名蛁馬也此方言誤耳其小者謂之麥蚜如蟬而小青色今關西呼麥蟲爲音癘癘之癘

謂之疕反祖一大而黑者謂之蟪蛄雲蜩螇謂之蟪蛄江東呼爲蟪蠓蟪蠓按爾雅以蜺爲寒蟬月令亦曰寒蟬鳴知寒蜩非瘖者也此諸蟬名通出爾雅而多駁雜未可詳據也寒蜩也似小蟬而色青蟪音應余觀郭璞解云寒蜩蜹也亦可證然謂寒蜩非瘖考之陸佃埤雅云寒蜩即今啞蟬啞蟬初瘖及得寒露冷風乃鳴故芻蕘論曰秋風至而寒蟬吟正謂此也然則方言原其始故謂之瘖蜩

串

謝惠連秋懷詩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

吳旦生曰串讀爲慣爾雅串習也向注串狎也言因歌詠遂賦此詩聊用布親狎之人桓子野對孝武誕節嗜酒據此解豈是

詩豈敢陋微管宋氏詔曰謝元勳參微管劉義康傳
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又
陳蕭統表曰功深微禹吾其魚之義余觀
傅季友脩張良廟教云微管之歎黃山谷跋仁宗賜
王太尉書云當時士大夫亦有微管之歎者陸放翁
詩垂死功名亦未晚安知無人歎微管洪武初趙子
常詩向無微管歎孰憶到於今萬厤中張德馨過三
歸臺詩微管勳名貴草萊齊原東望起高臺

平楚

唐子西語錄曰謝元暉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
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爲

木叢便覺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
吳旦生曰木之子然特出者爲楚從城而眺一概如
平所謂望平地樹如蓑也楊升庵云楚叢木也平楚
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安轡遵平莽謝語本此唐
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絲蕩平綠又因謝詩而衍之也
余謂此語殊妙若作平野有何意象張協詩青茗日
夜黃芳楚成宿楚注亦云叢木也

澄江

謝元暉詩澄江淨如練王弇州曰後人以澄淨複義欲
改秋江予不敢以爲然蓋江澄乃淨耳
吳旦生曰回首長安飛蓋參差皆從澄字中看來一
篇著力此一字卽題中還望京邑具有包蘊在改作
秋江奚啻萬里郭彥深云澄字調足而氣充秋字調
輕而氣薄平氣吟之澄字如權衡之不欹秋字如衡
之上指權之跳躍若改作春字如衡低而權下墜矣
明道雜志云宣城去江近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
兩谿耳或當時謂谿爲江亦未可知也藝苑雌黃云
按元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作詩有澄江之語三山
在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地名則此詩非在宣城州
治所作也

高臥

謝元暉詩淮陽殷肱守高臥猶在茲
吳旦生曰李周翰注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言病上
日淮陽吾殷肱郡卿爲我臥理之野客叢書云按漢
書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殷肱郡故特召君耳而武
帝謂汲黯則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初無淮陽
吾殷肱郡之說又按汲黯傳言淮陽臥治初無高臥
之說劉禹錫詩肯放淮陽高臥人蓋祖元暉詩也

龍山

鮑明遠詩寒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
吳旦生曰大招云北有寒山逴龍赮只王叔師注逴
龍山名言北方有常寒之山陰不見日名曰逴龍陸昭
仲謂逴龍當作蜀龍誤明遠稱爲龍山本此晚唐李義山對雪

詩龍山萬里無多遠則明遠又爲唐人借資矣

漢魏六朝 卷下之下

無絕

固學紀聞曰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古詩爲題見於此

吳旦生曰劉越石胡姬年十五沈休文江蘺生幽渚出自晉宋在梁前矣文苑英華辨證云蘭澤多芳草詩春蘭本無豔初學記作無絕按楚辭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則無絕字亦是

徐幹室思詩其末句云自君之出矣明鏡闇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宋武帝擬之曰自君之出矣金翠暗無精思君如日月迴環晝夜生其時諸賢共賦遂以自君之出矣爲題

三味八蠶

梁簡文詩糧持三味麥衣進八蠶縣

吳旦生曰元晏春秋稱衞倫過元晏取糗糧以進元晏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而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子陽哉吾家園樹實多杏時發糅以杏汁李柰發又糅以李柰汁故兼此三味耳

吳都賦鄉貢八蠶之緜注引劉欣期交州記云一歲八蠶蔟出日南也雲南志云風土多煖至有八蠶言蠶養至第八次不中爲絲只可作緜故曰八蠶之緜

吳錄云南陽郡一歲八績永嘉記云永嘉有八輩蠶一曰蚖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蚖蠶四月績四曰愛珍蠶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蠶七月末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珍此八蠶之實也海物異名記云八蠶共作一繭

懸炭

梁簡文詩月暈蘆灰缺秋還懸炭枯

吳旦生曰懸炭古候氣法也按史記孟康云先冬至三日懸土炭于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土重蔡邕律厤紀候鐘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鐘通土炭輕而衡低淮南子云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陽氣爲火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

吹綸

梁簡文帝詩枝間通粉色葉底映吹綸

吳旦生曰注吹綸疑婦人所執暖扇之類一說吹綸美人衣飾按漢書齊國有吹綸絮顏師古注綸似絮而細名吹者言可吹噓也費袒詩金輝起遥步紅彩

發吹綸

刺闥

梁戴暠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闥

吳旦生曰注夜有急報投刺於宮門余觀唐鄭錫出塞曲云不使軍書夜刺闥則與此注同意然楊升庵引南史陳文帝一夜內刺闥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又是穴門以入非投刺之謂

鄉里

沈休文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吳旦生曰鄉里謂妻也西谿叢語引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鄉里落它處家世舊聞引楚公

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喜甚挈楚公手云如何得鄉里知去楊升庵謂俗語云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

雜體詩

竹林詩評曰江淹清婉秀麗才思有餘雜擬之作如季札聘魯四代之樂並歌於庭非天下之至聰其孰能喻

吳旦生曰曾蒼山謂擬詩如學書當識家數要先得其筆意運規製於胸中然後下筆乃可若展畫臨貌雖似亦下矣又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云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語之曰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之家懸一標的若文遒雜體稱風人之極軌比情洽旨鍾伯敬以擬古面目唾而不爲只是怕它余不敏著有擬古樂府十卷約曰我姑欲然卿已印訖

吳旦生曰吳均字叔庠有儔才天監初柳惲刺我郡廣雜體詩百首未知有當否也故於漫興有云新翻杜老千家注廣擬江郎雜體詩聊以自志

江郎擬陶遂刊本集東坡率爾和之非工妙不至此

其擬班婕妤云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皎然稱其假使佳人翫之在手乘鸞之意飄然莫偕雖蕩如夏姬自忘情改節其擬休上人云日莫碧雲合佳人殊未來王勉夫稱其大意卽毛詩君子于役之意又不止石林所引康樂圖景元暉春草之句矣遯齋閒覽云江淹擬

湯惠休詩曰莫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吳曾漫錄引樂天與唐上人對答二詩爲證野客叢書云此誤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莫愁台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道證青蓮心張祜贈高閑上老詩思碧雲秋雪簀詩曰碧雲流此等語皆以爲湯惠休詞豈易聞莫風吹斷碧溪雲白水雁足印黃沙沈約用惟韋蘇州贈皎上人詩曰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詞似不失本意

印黃沙

太平廣記吳均爲詩云秋風灑白水雁足印黃沙沈約語之曰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

辟爲主簿日與賦詩南史稱其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效之號爲吳均體今郡志載其青山偶書一首云家住青山下時向青山上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悵又與施從事書云故鄣縣東有青山絕壁千天孤峰入漢綠嶂百重青川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猨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衷散賞余寓故鄣訪青山舊阯每誦叔庠之詩與書以相盤礴嘗題寓廬云更聞詞客吳均體可要青山弔一杯蓋企之也而隱侯偶一戲之豈相詬邪

詩話補遺云唐人以此類爲險譎句傳奇詩多有之沈青箱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是也韓退之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杜牧之詩錢唐鸚鵡綠吳岫鷓鴣斑東坡詩山爲翠浪涌水作玉虹流大家亦時有之也

擁劍

西谿叢語曰何遜詩躍魚如擁劍孟浩然詩游魚擁劍來按擁劍如彭蜞之類蟹屬一螯偏大故謂擁劍非魚也

吳旦生曰何遜擁劍之誤顏之推已辨之矣酉陽雜俎云擁劍一螯極小以大者爲小者食古今注云蟹有一螯偏大者名擁劍其螯赤一名執火本草又名

桀步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俗謂之越王釣大業拾遺記云吳郡獻蜜擁劍四甕吳都賦所謂烏賊擁劍是也異魚圖贊云蟹有擁劍一螯偏大隨潮退殼隨退復裹力能鬬虎利甚戟刺呂亢作蟹圖十二種一日蝤蛑二日撥棹三日擁劍四曰彭蜞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日招潮八曰倚望九曰石蝴十日蚌江十一曰蘆虎十二曰彭蜞

雪花

詩話補遺曰何遜與范雲聯句詩洛陽城東西卻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如雪李商隱送王校書分司詩多少分曹掌祕文洛陽花雪夢隨君定知何遜緣聯句每到城東憶范雲又漫成一絕云不妨何范盡名家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將來擬並洛陽花三詩皆用此事若不究其源不知爲何說也

吳旦生曰觀張說幽州新歲詩去歲荊南梅似雪今年薊北雪如梅則在初唐早用其語矣然何范之句又源於小雅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卻有點化之功遂成佳唱如曹植詩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則規倣拙甚所以詩貴點化爾

錦纜

張正見朔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錦纜雜花浮

吳旦生日世言錦纜始於煬帝非也按吳志甘寧任止嘗以縉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合之張詩則吳陳之閒已見矣續錦帶集迎候賓啟云水候錦纜陸遲華鑾老杜泛舟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

石炭

張正見詩奇香分細霧石炭搆輕紈吳旦生日楊升庵謂石炭發香煤也蓋搆石炭爲末而以輕紈篩之欲其細也今制宮中搆炭爲末以黎棗汁合之爲餅置於鑪中以爲香籍卽此物也但古用石炭今用木炭不同耳

八米

啟顏錄曰魏高祖山陵旣就詔令魏收祖孝徵劉逖盧思道等各作挽歌詞十首尙書令楊遵彥詮之魏收四首祖劉各三首而思道獨取八首故時人號八詠盧郎吳旦生日北史本傳云齊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不過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詠盧郎西谿叢語云思道挽詩獨八首比時人最盛時謂之八米盧郎八米閬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爲八米取數之多也王伯厚謂米當爲采徐鍇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

刻筦

續本事詩曰唐德州刺史王倘有筆一筦麤於常筆刻從軍行人馬毛髮亭臺山水無不精絕刊兩句云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尙未還

吳旦生日松窗雜錄有筆筦上鏤盧思道燕行歌卽

此也歷代吟譜云明皇自蜀回登勤政樓歌曰庭前
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竟未還此思道歌詞也
盧氏雜說王使君有筆管每一事刻從軍行兩句殆
非人功其畫蹟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雕
刻崔鋌郎中文集有王氏筆管記體類韓退之畫記
種羊
北齊高昂喜爲詩嘗從征行有曰隴種千口羊泉連百
壺酒
吳旦生曰異物志大秦國北有羊子生於土中秦人
候其欲萌爲垣以繞之其臍連地不可以刀截擊鼓
驚之而絕因跳鳴食草以一二百口爲羣樂郊私語
云楚石大師漠北懷古詩有自言羊可種不信蔺成
京師朝貴遠相餉饋逾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臛
亦名騎驢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齎白醪所釀
酒之蒲路遙盜賊飲之即醉皆被拾獲游俠諸曰不
畏張弓拔刀唯畏白醪春醪
狸膏芥粉
庾子山詩狸膏曛鬬敵芥粉塩春場
吳旦生曰莊子羊溝之雞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
其雞也然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耳注云羊溝
鬬雞處株魁帥也雞畏狸也曹子建鬬雞篇云願蒙
狸膏助常得擅此場
左傳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杜預
注云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鄰
都故事云魏明帝泰和中築鬬雞臺趙王石虎亦以
井水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
城桑落酒
吳旦生曰注謂蠡山有桑落洲多美酒後史補云蒲
州刺史乞酒詩蒲
中桑落坊有井甚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

芥羽漆砂鬬雞於此褚玠詩錦毛侵距散芥羽雜塵
生劉孝威詩翅中含芥粉距外曜金芒王褒詩妬敵
金芒起猜羣芥粉生

杜詩

卷上之上

天閼　懷贈　漫胸決眥　幕燕
天棘　徂禍　清新俊逸　船
尸鄉　沒　赤羽　阿戎
盡瘠　子規王母　鷓鴣　軒
簿尉　金魚金龜　檐花　逸句
綠沈　長雨　不喜　花鬚
崦嵫　天子馬

卷上之中

頭白烏　曲江　忘　孔巢父
禿節　中去聲　黃羊蘆酒　假對
黃閣　白首黑頭　更　北征
活國

卷上之下

引坐　常參入閤　雞棲　紫邏
燕支　左省　請急　酒價
肝　車箱箭栝　三意　蹋層冰
茱萸　蕭京兆　雪滿山　慳風
腹腴　張鎬　匡山　姑嫜
合昏　東南雲　魚龍鳥鼠　白題

不夜城　鳳林　瘧疾　筆
嫖姚　海運

卷中之上

鐵堂　狻　黃獨　裛
石筍　稚子　梅雨　東絹
閬丞　芧栗　野航　揚州
舍南舍北　也音夜　竹根　賣文
花卿　功曹　三奇　蕩船
錦竹　皁帽　乳酒　檻
生成　萬里　玉帳　一點
蔚藍　蓴羹鹽豉　草堂　漏天

元二　卻　左擔　反舌
醉如泥　惆悵

卷中之中

浣花谿　雲根　雨腳　明光
諱閑　投　杜鵑　哺子
汝陽　潑剌　四十圍　最能
律細　酒盧　阿段　滄江樹
存歿　北斗　荔枝　社日
舍蓄　孤帷步檐　秋蓴　點朝班
倒句　伊呂蕭曹　悶　添線
書雲　落句　動搖　澶漫

老子　曆蘇　石櫝　白鳥
崑崙月窟　水明樓
卷中之下
紅鮮　烏鬼　呂太一　舞劍器
太甲　遮莫　龜年　老馬
顧八分　砆　王珪母妻　龍鳳姿
蘇渙　王季友　行藥　奪胎
韜膝　折　周顒　李杜
卷下之上
律詩法
卷下之中
錄品
卷下之下
錄箋
卷上
杜陵世系
卷中
年譜
卷下
正傳

第1100號

杜詩卷上之上　步谿　吳景旭旦生氏

天闕

遊龍門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王荊公曰天闕蔡興宗曰天闕楊升庵曰古字窺作闕闕咸失之穿鑿當如舊字作闕闕咸失之穿鑿吳旦生曰詩題下曾注云龍門在東都河南縣地志云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東都記云龍門號雙闕與大內對時若天闕然水經注云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閒北流故謂之伊闕以達聰故山谷校本所謂此

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焉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傅毅賦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故山谷校本所謂此游龍門詩用闕字何疑多識錄云妄改爲闕又改爲闕皆非後見文太青云天官鉞北北河南河南河兩河天闕閒爲闕梁蓋北河南河皆星名各三星而正義又曰闕亚二星在河南天子之雙闕諸侯之兩觀亦象魏縣書之府愚謂黃河應天漢而京洛之南爲伊闕伊闕古所謂闕塞蓋雙闕也老杜謂伊闕應天闕云爾雲臥者伊陽之北止卽鴈皐之派長殆百里如雲臥然龍門南直臥雲或云然余觀本注亦謂臥字可虛可實公殆據天官地紀以命辭得太青抉出更勝

懷贈

容齋四筆曰杜集懷贈太白凡十四五篇太白與子美詩略不見一句或謂堯祠別杜補闕者是已然杜爲左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爲華州司功迤邐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顆山之嘲亦好事者撰耳

吳旦生曰飯顆山句胡苕谿亦言李集中無此疑後人所作余觀元遺山詩山頭杜甫長年瘦樓上元龍先日豪張伯雨詩直想瘦生如飯顆竟從痒處得麻姑元人往往用此亦何不細考也最可笑者鶴林玉露謂李贈杜云只爲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囚瑚鐍也杜寄李云重與細論文細之一辭譏其欠縝密也遯齋閒覽謂二人名旣相逼不能無相忌荊公亦指陰鏗之比爲彼此相軋容齋獨闕之良有識但據藝苑雌黃引李集有沙丘城下寄杜甫詩魯郡東石門送杜甫詩鑿鑿載名則何云不見一句也學林新編云或言甫贈白詩往往似陰鏗乃所以鄙白也按子美寄鄭監李賓客詩鄭李先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尙清省沈宋斂衽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以陰居四人之首則贈太白詩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

西谿叢語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如柳色黃金

嫩黎花白雪香乃陰鏗詩也

盪胸決眥

望嶽詩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

吳旦生曰廣韻藻注謂盪胸蓋本山之胸也借言雲之潤氣盪滌人之胸也三山老人語錄云張平子南都賦清水盪其胸相如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眥老杜借用二賦中字也胸與眥當於山言之或以人言之非也

幕燕

對雨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

吳旦生曰王原叔注引左傳季子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按季子宿于戚聞孫林父擊鍾故云燕巢幕上言甚危也潘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殼甚元燕之巢幕正希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游沸鼎之中燕巢飛幕之上不亦惑乎皆用甚危之意金劉鵬南詩燕巢幕上終非計乃合本意如言燕概及巢幕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則失實矣

姚合詩驚飆墜鄰巢暴雨落江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皆似杜句

天棘

已上人茅齋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

吳旦生曰鄭樵云天棘柳也按茶瓜留客已是深夏柳老葉濃不可言絲一誤羅大經云佛書終南長老夢天帝賜青棘之香言蓮香如棘香爾按兩句開說未是串釋因此改蔓作夢二誤齊生云凱風棘心天天天棘當是天棘之訛按凱風注棘心稚弱未成天言其少難以言蔓三誤不若依舊注作天門冬爲是本草經云天門冬一名顛勒本草索隱云天門冬在東嶽名淫洋霍在南嶽名百部在西嶽名管松在北嶽名顛棘內篇云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延門冬或名顛棘顛與天聲相近而互名也山海經小徑之山有草名蒫赤莖白華如顛冬也顛冬天門冬也爾雅髦顛棘注細葉有刺蔓生學林新編云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據此則蔓字亦非浪下

葛

冬日懷李白詩葛褐風霜入

吳旦生曰俗本誤作短褐升庵云葛音監二字出列子按葛俗讀若短詞人有卽用短服者升庵已證其非說文葛監使衣服之所宜也孺訓短衣而監訓長孺則短乃監使衣服之所宜也孺訓短衣而監訓長孺則非說文葛監使衣長孺趙凡夫箋云詳孺訓葛當从貢禹傳葛褐不完注云葛者謂僮監所著布長孺也

則說文當亦據此邪荀子作豎褐方言自關以西謂之裋褕亦曰裋褐甯戚飯牛歌裋褐禪衣直至骭杜又有寄韋尹詩江湖漂裋褐霜雪滿飛蓬橋陵詩諸生舊裋褐旅泛一浮萍詠懷詩賜浴皆長纓與宴非裋褐遣興詩吾憐孟浩然裋褐即長夜北征詩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裋褐賈島送胡道士詩裋褐身披漬野苔韓退之詩牛被文繡兮士無裋褐陸放翁詩裋褐奇溫等狐腋寒蔬脆美敵熊蹯

清新俊逸

西清詩話曰嘗於汴中逆旅與同行論杜詩旁有一押糧運使臣或顧之曰爾亦觀杜詩乎曰生平好觀然多不解因舉白也詩無敵相問曰既言無敵安得卻似鮑昭庾信座中不能遽對漁隱叢話曰庾清新而不能俊逸鮑俊逸而不能清新白能兼之此其所以無敵也武弁何足以知之

吳旦生曰芥隱筆記王仲言有南唐澄心紙書此詩白也詩無數飄然意不羣清新庾開府豪邁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莫雲何時一尊酒重與話斯文洪容齋謂無敵別本作無數殆好事者更之蓋指此也如寒山子詩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人亦言既似秋月碧潭乃以爲無物堪比何也蓋其意謂若無二物比倫當如何說耳觀

飲中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

吳旦生曰山谷謂蜀人以衫領爲船而定功引范傳正作白墓碑云元宗泛白蓮池召李白作序時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或以衣領爲船妄也余按代醉編云襟紐爲衣船此語爲長雖見天子而披襟自

若有以見太白之醉甚矣

冷齋夜話云句法欲老健有英氣當間用方俗言爲妙如奇男子行人羣中自然有顥脫不可干之韻老杜八仙詩序李白曰天子呼來不上船方俗言也所謂襟紐是也

尸鄉

寄河南韋尹詩尸鄉餘土室誰話祝雞翁

吳旦生曰行本作難說蔡興宗較作誰話二字按韋濟爲河南尹老杜有故廬在偃師濟屢訪問之故老杜寄此詩蓋偃師有尸鄉也搜神記云祝雞翁者洛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年餘雞至千餘頭皆

有名字欲取呼之名則穜別而至後之吳山莫知所去矣風俗通謂俗傳雞本朱氏翁化爲之故呼雞皆曰朱朱說文解鳧鳧二口爲讙州其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禽畜和順之意鳧與朱相似耳野客叢書引施肩吾詩遺卻白雞呼鳧鳧音祝天寶中濟授尚書左丞嘗見放懷集云杜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妝飾豈卽其人邪

沒

東坡志林曰子美詩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益滅沒於煙波閒耳而宋敏求謂予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改氣味亦分外閒置波字

吳旦生曰漫錄謂鮑昭詩翻浪揚白鷗李頎詩滄波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以波浪此又何耶野客叢書云善爲詩者但形容渾涵氣象初不露圭角玩味白鷗波浩蕩之語有以見滄浪不盡之意且滄浪之中見一白鷗其浩蕩之意可想又何待言其出沒耶改此一字反覺意局余按詩鳧鷖在涇鷖鳧鳧屬蒼黑色鳧好沒鷖好浮故鷖一名漚今字从鳥後人加之也酒隱叢話云禽經鳧善浮鷗善沒以沒字易波字東坡言益有理冷齋以沒字易浩字其理全不通浩蕩謂煙波也今云波沒沒蕩亦不成語余竊以苕谿一引而二誤矣禽經既倒易而冷齋謂沒誤作波非

誤作浩也益鷗品最閒沒非其性公又詩鷗行炯自如鶴林玉露謂召南大夫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容有常皆炯自如者也觀此則公必不以沒字輕待鷗矣

赤羽

故武衛將軍挽詞云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冰吳旦生曰白羽若月千夫膳言所膳者千兵也雲麓漫鈔云此章言將軍善舞劍及鳴弓則赤羽謂箭言弦不虛發發必得獸可以供千軍之膳苟如所注則不與下句對而意殊遠矣

阿戎

藝苑雌黃曰杜位宅守歲詩破題云守歲阿戎家又有盡昏諠櫪馬列炬散林鴉之句潘悰詩話謂舊本作守歲阿咸家杜位子美姪也當以阿咸爲是故東坡除夜詩欲喚阿咸來守歲林鴉櫪馬鬧諠譁正用杜語則知今本作阿戎者誤

吳旦生曰杜位公弟也公有送柏二別駕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詩云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總如銀注引宋書謝惠連善屬文族兄靈運曰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蓋以惠連況位也阿戎卽如云惠連耳按齊主將廢鬱林王時王晏從弟思遠謂兄荷世祖厚恩及此引決可保身家晏不聽及拜驃騎謂

子弟曰阿戎勸吾自我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注云晉宋閒人多謂從弟爲阿戎此出通鑑正史注而陸曾小字非是觀此則位宅宜作阿戎家矣王原叔注引王戎事此阮籍對王渾而呼阿戎則是父子閒事引之未當

盍簪

杜位宅守歲詩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

吳旦生曰大易豫之九四朋盍簪王弼云盍合也簪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禮冠未有簪名詳杜詩意似以爲冠簪之簪失大易本訓

贈張坦詩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鵰鶚

吳旦生曰鶚一作鵰爾雅鵰字注云鵰鷲似鳧而小膏中瑩刀埤雅云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鵰鶚之膏則瑩謂其膏可以塗刀劍令不銹戴嵩度關山云馬銜苜蓿葉劍瑩鵰鶚膏李長吉劍子歌云鵰鶚淬花白鵰尾衞象詩鵰鶚新淬劍光寒公又有大食刀歌云鐫錯碧甖鵰鶚膏銑鍔已瑩虛秋濤

鵰鶚

贈哥舒翰二十韻云軒墀曾寵鶴

吳旦生曰左傳衞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注云軒大夫車也說文軒曲輈藩車賈子云衞侯喜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鮑明遠鶴賦入衞國而乘軒浮谿詩人

開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爲太子令日若官賑蠶可給廩今公以爲軒墀之軒誠誤矣然余思淹博如公何誤至此因計墀字或是犀字之訛蓋犀軒卿車也公意以卿大夫之車而寵鶴乃於傳意無失也天啟中徐于聞鶴詩未許軒墀分氣色錢牧齋代鶴答云軒墀曾是誤恩來此皆用杜而惜其未審也

簿尉

墨客揮犀曰杜甫贈高適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贈張工曹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閒杜牧寄小侄阿宜詩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勛勳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參軍簿尉有過則受笞

杖之刑猶今之胥吏也

吳旦生曰杜詩鮑注云非謂簿尉受杖杖有罪者爾退之謂栖法曹掾敲榜發姦偷此豈受杖者邪余以屬吏受杖蓋不獨唐時有也野客叢書所引前漢王嘉爲宰相裸躬受笞司馬遷謂陵夷至於捶楚之間此猶臣下受人君之杖耳若後漢戴宏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三國志黃蓋爲守長署兩掾教曰若見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世說載太守劉淮杖主簿向雄後同在政府不交言武帝敕雄復脩君臣之好北史厙狄連爲鄭州刺史開府參軍皆加捶撻魏收爲中外府主簿頻被箠楚唐書楊升庵曰鐙前細雨檐花落注謂檐下之花恐非蓋謂檐前雨映鐙花爲花爾後人不知或改作檐前細雨鐙

花落則直致無味矣

吳旦生曰趙次公注引劉邈檐花初照日之語漁隱叢話引周美成詞浮萍破處檐花簾影顛倒以爲檐花二字用杜少陵全與出處意不相合野客叢書云王遲詩共取落檐花何遜詩檐花落枕前不知劉邈之先已有檐花落三字矣李白詩檐花落酒中李暇亦有檐花照月鶯對棲之語不但老杜也詳味周用檐花二字於理無礙漁隱謂與少陵出處不合殆膠於所見乎余想漁隱看杜與升庵同意故謂周詞不合總之與會所致隨意落筆何必泥於出處也

逸句

陸三汀語升庵曰麗人行古本珠壓腰被穩稱身下有足下何所著紅蕖羅襪穿鏤銀二句今本無之蔡衡仲擊節曰非惟樂府鼓吹兼是周昉美人畫譜也海錄碎事云被居業反裙也

吳旦生曰錢牧齋謂徧考宋版並無之楊氏詩話往往之誤闕珊之風穴仗之雨也漁隱叢話曰世說王忱求簟于王恭恭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則冗仗用此長字爲是集韻去聲與仗字同音杜詩舊本作長雨東皋謂伏乃仗字之誤非也

吳旦生曰荊公謂伏當作仗山谷謂當作長漁隱證之極確劉會孟謂伏疑仗仗又疑長愈失本眞此未曾深考耳蔡邕霖賦懸長雨之森森此則老杜所自

重過何氏詩雨拋金鎖甲荷臥綠沈槍

綠沈

綠沈也胡元瑞又謂物色深不若言綠色深者爲綠沈也余觀武庫賦云綠沈之鎗殷丈圭贈戰將詩綠沈鎗利雪峰尖犀甲軍裝稱紫騣則鎗自屬鐵其色乃綠沈耳若杜牧之胜暨綠檀槍與沈相近而壓字不逮臥字多矣總之二句神情全在拋字臥字言外見武備全弛而漁陽一鼓倉卒陸沈有所以召之也

長雨

東皐雜錄曰闕風伏雨秋紛紛乃仗之誤闕珊之風穴仗之雨也漁隱叢話曰世說王忱求簟于王恭恭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則冗仗用此長字爲是集韻去聲與仗字同音杜詩舊本作長雨東皐謂伏乃仗字之誤非也

吳旦生曰荊公謂伏當作仗山谷謂當作長漁隱證之極確劉會孟謂伏疑仗仗又疑長愈失本眞此未曾深考耳蔡邕霖賦懸長雨之森森此則老杜所自

出也按字學集要云長餘也多也冗也賸也論語長一身有半同作去聲白樂天詩司馬人閒冗長官座機文賦文固無取乎冗長亦去聲公故有冗長吾敢取之句又哀王孫云不敢長語臨交衢舊注長音仗乃賸言也

不喜

劉貢父詩話曰歐公不甚喜杜詩然於李白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趠飛揚爲感動也

吳旦生曰邵伯温聞見錄歐公於詩主退之不主子美劉原父每不然之後山詩話歐公不好杜詩予每與魯直怪爲異事庚溪詩話云世謂公不好杜詩觀

六一詩話載陳從易舍人初得杜集舊本多脫誤其送蔡都尉詩身輕一鳥過陳訛爲雖一字諸君不能到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其後得善本乃身輕一鳥過陳訛爲雖一字諸君不能到也又曰唐之晚年鮮復李杜豪放之格但務以精意相高而已又集古目錄曰秦嶧山碑非眞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杜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眞故也六一於杜詩既稱其雖一字人不能到又爾其格之豪放又取以證碑刻之眞僞詎可謂六一不好之乎

花鬚

陪李金吾花下飲云隨意數花鬚

吳旦生曰王逸少居山陰或點數花鬚傍藥闌然自若公蓋用此金人周德卿詩會數花鬚傍藥闌元范德機詩曰長獨坐數花鬚亦此事也按劉淵林三都賦注云蕊香或謂之華或謂之實一曰花鬚頭點也潘岳石榴賦細的點乎紅鬚冒紅芽於丹鬚儲光羲薔薇詩高處紅鬚欲就手王荊公梅詩鬚撚黃金危欲墮張文潛梅詩誰知檀萼香鬚裏張吉甫詩碎粘粉紫鬚齊吐

嵽嵲

咏懷詩御楊在嵽嵲

吳旦生曰集韻作峴岩按嵽一作巉文選直堵巉高居堵徒結切巉五結切逸雅巉巉齧也其體斷絕見於非時此災氣也傷害於物如有所食齧也一作蜺音臬屈虹也天文志抱珥重蜺韻會凡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差暗者爲雌曰蜺亦作蜺天官書其蜺類鬬旗一作垂音臬山海經君子國垂垂在其北又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在垂垂北注垂蠪蛵也逸雅云蠪蛵其見每于日在西而見于東掇飲東方之水氣也見于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

天子馬

經齋詩話曰老杜詩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當是天馬

之子
吳旦生曰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百里黃山谷引以爲證蔡傳卿亦引之葢公作天育驃騎歌用此成語爲起句渾然天成當從諸本作天子之馬
題下注云天育廐名故歌云遂令大奴守天育漁隱叢話云東坡題此歌于天育驃騎圖後寫作大奴字天育則天育爲大奴字也矯矯龍性合變化合字亦寫作合字定武有此石刻

杜詩卷上之中　　涛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頭白烏

漁隱叢話曰哀王孫云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頭字當作頭字蓋烏無頭白者

吳旦生曰楊升庵引三國典略云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許集于門樓童謠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杜工部詩益用其事以侯景比祿山也余喜其言得老杜嗟異之意漁隱以故常律之失其旨矣續博物志云白頭羣飛爲鵭烏烏大而白頭爲

倉烏安得謂烏無頭白也

曲江

春明退朝錄曰唐曲江開元天寶中嘗有殿宇安史之亂遂盡圮廢文宗覽子美詩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及兩岸建亭館焉

吳旦生曰蔡傳卿注曲江爲京都勝賞之地遺祿山焚劫之後荒涼公故有感也余按江以水流屈曲謂之曲江（水經濉水南經曲江縣昔隸曲紅曲紅山名漢屬府君碑亦作曲紅古字紅江通）司馬相如賦臨曲江之隂洲顏師古云曲岸之洲曲江也漢武帝穿以爲宣春苑程大昌云漢爲宣帝樂游廟廟至唐世基迹尚存亦名樂游苑亦名樂遊園詩公子華筵地勢高秦川對酒平如掌秦川即樊川也坐中得見秦川可知其高隋以其地高不便爲居人坊巷而鑿之爲池以厭勝之爲芙蓉池且爲芙蓉園韓退之詩曲江千頃荷花淨平鋪紅葉蓋明鏡劇談錄云

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南有紫雲樓芙蓉苑西有杏園慈恩寺都人遊觀盛于中和上巳之節長安志云文宗太和九年發左右神策軍各一千五百人淘曲江脩紫雲樓綵霞亭仍敕諸司如有力欲創置亭館者宜給與閑地任其營造

蓬窗續錄云曲江宴唐初設以慰下第舉人其後弛廢有司不復飭而進士會同年於此開元時立爲令典造紫雲樓於江邊至期上率宮嬪垂簾觀焉命公卿士庶大酺各攜妓伎以往倡優繙演無不畢集先期設幕江邊居民高其地值每丈地至數十金或圍亭有樓房者直至百金先期往宿是日商賈皆以奇貨麗物陳列豪客園戶爭以名花布道進士乘馬盛服鮮裝子弟僕從隨後率務華侈都雅推同年俊少者爲探花使有匿花於家者罰之公卿勳戚皆以是日揀選東牀故唐人重進士謂衣骨並香蓋其始不過爲眡曝解悶之舉而其後以優賢俊其末則以恣豪舉崇游觀矣白馬之禍至使清流爲濁流盛極而衰侈極而變曲江爲之監觴也

忘

袁江頭玉欲往城南忘城北注謂公朝哀江頭暮又聞史思明連結吐蕃入寇欲往城南省家倉皇之際心曲錯亂忘南兩走北也漁隱叢話曰楚辭中心蒼亂兮迷惑王逸注云思念煩惑忘南北也子美蓋用此語

吳旦生曰諸本皆作忘字然觀王荊公送吳顯道云欲往城南望城北此心炯炯君應識又作十八拍云欲往城南望城北也子美或以爲舛誤或以爲改定陸放翁云北人謂向爲望謂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能記南北之意余按忘字可作仄聲讀元馬虛中詩酒者蔡侯也兼呈者李白也尋禹穴而訊謫仙臨前卷長留天地間贈人自贈俱在其中洋洋樂哉又置太白有微意更於巢父有微意也

盧德水云孔巢父振奇人也送行作復出子美手詩亦不以生客自嫌攜手徑造當是時劉侯歡甚張鐙促饌從殘局翻出新局賓主友朋相視而笑此一段光景至今令人迴環則詩雖欲不佳得乎

禿節

竹坡詩話曰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詩一卷如握節漢臣歸乃是禿節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如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爲正也不知宋氏家藏爲何本使得

盡見之其所補亦多矣

吳旦生曰升庵言後漢張衡傳蘇武以禿節效貞杜用此語焦弱侯言禿節今本作握節王右丞詩節旄禿盡海西頭今本作空盡俗士無知妄肆改竄每如此

中去聲

東皐雜錄曰詩蒸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釋文張仲反故老杜詩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

吳旦生曰中字或去聲用或平聲用如老杜此詩又漢運初中興李義山詩言皆在中興蘇子瞻詩威聲

又數中興年呂居仁詩早爲吾君了中興袁海叟詩最愛羣公交薦日正逢天子中興年此則去聲用中字也如杜詩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李義山詩身閒不覩中興盛此則平聲用中字也

敖東谷云中興之中字漕運之漕字韻書皆讀作去聲近見學究多讀作平聲訛矣

黃羊蘆酒

送從弟亞赴河西詩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

吳旦生曰宋人解謂黃羊出關右塞上無角類麏鹿塞外所造酒荻管吸瓶中故曰蘆酒也餘冬序錄云按今陝西有黃羊大如數歲羝而角甚長西地羊角皆拳曲黃羊獨與江南同其肉肥美膏黃厚而不羶川中人造酒荻管吸瓶中信然陝以西人則高盆貯糟飲時量多少注水盆中竅盆吸之水盡酒乾謂之瑣力麻酒又曰雜麻酒卽蘆酒之遺制墅談云秦蜀之人醞酒於缶飲以筒名咂麻酒亦曰瑣里麻石林燕語云隴右人造喑酒以荻管吸於瓶中以是知秦蜀去西徼爲近故其法盛傳

假對

石林詩話曰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竊意今日字當是令

尹字傳寫之訛耳

吳旦生曰假雲以對日謂之假對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杜牧之詩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懸亦用此意也如老杜枸杞因吾有雞栖奈汝何次弟尋書札呼兒檢贈篇又唐人詩牀頭兩甕地黃酒架上一封天子書又三人鐺腳坐一夜棹頭吟又鬚欲霑青女官猶佐子男皆此例

黃閣

贈嚴八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

吳旦生曰舊唐書嚴武傳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爲黃門省故稱

黃閣時公爲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詩中云官曹可接聯也錢起送張員外出牧岳州詩自憐黃閣知音在不厭彤襜出守頻亦此意也國史補云宰相相呼爲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觀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佽曰二閣老不用封敕此亦一證

刺謬邪

楊升庵謂總歷梁陳隋至唐貞觀中九十餘矣長安九日詩在唐時作觀此則牧翁之駁辰翁爲益可信永樂中瞿宗吉詩孰能耐久如江令垂老還家尚黑頭亦誤取辰翁語耳

更

冷齋夜話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言更相秉燭照之恐尚是夢也更字當作平聲讀若作仄聲則失其意矣

吳旦生曰冷齋說支離宜訂作仄聲爲妥老學庵筆記言夜已深矣宜睡而復秉燭以見久客喜歸之意妄云當平聲讀烏有是哉唐詩紀事云盛文肅嘗夢上帝見殿上題扇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初謂天上之作已而知子美詩也

北征

冷齋夜話曰老杜北征詩唯昔艱難劉會孟本作憶昨狼狽初事與前世劉會孟本作古先別不聞夏商劉會孟本作殷衰終劉會孟本作中自詠褒妲意者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也而劉禹錫馬嵬詩官軍誅佞幸天子舍妖姬羣吏伏門

事

白首黑頭

復齋漫錄曰江總自京南還尋故宅詩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輞藍杜子美晚行口號云遠嫗梁江總還家尚黑頭總詩白首則非黑頭矣錢牧齋小箋曰總十八解褐年少有名侯景之亂崎嶇嶺嶠累年至會稽郡曰梁江總以總在梁遇亂尚年少也劉辰翁云著一梁字見其自梁入陳又自陳入隋歸尚黑頭也不知總入隋年七十餘矣劉之不學如此

吳旦生曰其遇亂時尚少正於梁字見黑頭乃老杜筆妙焦弱侯謂梁字春秋之筆反隔一塵而南還尋

屏貴人牽帝衣白樂天長恨詞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乃是官軍迫使殺妃子歌詠祿山叛逆耳孰謂劉白能詩哉其去老杜何啻九牛毛耶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吳旦生曰車若水亦言子美北征讀之感泣有功名教如樂天長恨全是姍笑君父以敗亡爲戲更無惻怛憂愛之意墨莊漫錄亦以爲元微之連昌宮詞過於樂天長恨歌白止於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爲優也乃何元朗稱長恨爲古今長歌第一而嬾眞子謂明皇太眞之事本有新臺之惡而歌云楊家有

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故世人罕知其爲壽王瑁之妃得春秋爲尊者諱義此皆未審立言之要歸也（夢溪筆談云長恨歌嵾嵾山下少人行莊旗無光日色薄嵾嵾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

活國

許彥周詩話曰北征詩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獨以活國許陳元禮何也蓋禍既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支持矣元禮首議誅太眞國忠輩近乎一言興邦倘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展用

吳旦生曰公所以稱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也又有鹿頭山詩冀公桂石參論道邦國活謂冀國公裴冕亦與此活字同看山谷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蓋用此

杜詩卷上之下

引坐

陳無功曰晉以後有宮人參隨侍朝故杜詩云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至朱梁革易遂沿後世肅觀

吳旦生曰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鄭谷入閣詩亦云導引出宮錐也文昌雜錄云天祐二年十二月敕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罷

宮人引導則是老杜出天祐前尙有此典制然在唐昭宗天祐間已罷非至朱梁始革易也

開元禮疏云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百寮周隋相沿國家因之不改

常參入閤

晚出左掖詩春旗簇仗音又臘日詩還家初散紫宸朝

吳旦生曰唐宮正殿曰含元含元之北爲宣政卽古之明宮大殿也宣政前殿也大朝會之仗仗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廷閤外號曰內仗三衛番上分爲五番五日一朝爲六參時多御宣政正衙立仗廊廡而已開元以前望上宗崩牙盤避正殿移御紫宸卽喚仗入閤乾符以後因亂禮缺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入閤亦廢常參官赴正衙見朔望故正衙廢仗而入閤爲重至朔望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則知左掖詩爲宣政之正衙而臘日詩爲紫宸之內衙矣

對立宰臣押班傳不坐卽退後唐明宗詔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李琪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然終不能正也

雞棲

陳輔之詩話曰明晨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此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之意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所謂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吳旦生曰趙子常注結句見晚出之情騎馬見出欲雞棲見晚而他注引國風雞棲于塒以見日夕意耳余按魏文帝以劉放爲中書監孫資爲中書令魏晉朝政皆歸中書謂之閤

世語云劉孫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復能幾指劉與孫也今公言簇仗則自宣政殿而出左有門下省右有中書省其于獻納焚草之餘猶有懍懍懷忠惟恐覆餗之懼故引雞棲樹以自勵此又朝乾夕惕若之旨也韋承慶詩清切鳳風池扶疏雞樹枝張文琮詩影照鳳池水香飄雞樹風注云雞棲樹卽皁莢樹

紫邏

送貢閒老守汝州詩雲山紫邏深吳旦生曰舊注邏塞也取巡邏之義余謂不然九域圖云汝州有紫邏山則是送貢至出守汝州故舉其

地之山而言也元遺山寄王德新詩紫邏留行客黃流隔戍城時德新在汝州也按邏作去聲楊煥然詩紫邏堪高臥元經擬其傳歐陽原功詩道吳山頭龍目臥盧嶂重岡深紫邏靈湫瀑布千尺長古寺神杉十圍大

燕支

竹坡詩話曰徐陵玉臺新詠序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古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人以染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而俗乃用胭脂或臙脂字不知其何義也杜少陵林花著雨臙脂溼亦用此二字白樂天三千宮女臉脂洗面卻用此二字殊不可曉

有以杜此句題壁者溼字爲蝸蜒所蝕東坡云潤字山谷云老字少游云嫩字佛印云落字覓集驗之乃溼字也出於自然而四人遂分生老病苦之說詩言志信矣

左省

雍錄曰宣政殿前有兩廡兩廡各有門其東曰日華曰華之東則門下省也居殿廡之左故曰左省西廊有門曰月華月華之西卽中書省也凡兩省官繫銜以左右者皆分屬焉故杜答岑參詩云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言分東西班各歸本省也岑爲補闕屬中書省居右

署公爲拾遺屬門下省居左署所以歸不同也又云君
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蓋丞相朝由月華門出而入
中書凡西省官亦隨丞相出西也若左省官仍自東出
故曰我往日華東
吳旦生曰岑寄公詩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正言
其分左右以出入故公答岑詩亦云然也我往諸本
皆作住舊注亦謂公拾遺在左闥故云住日華東然
頷聯二句俱承罷朝歸而說自當作我往矣卽看上
句隨字可見
復齋漫錄云唐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
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

子美以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故寄賈司馬云法駕還
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奉酬嚴
公題野亭云拾遺曾奏數行書嬾性從來水竹居奉
引濫騎沙苑馬幽棲頁釣錦江魚此兩詩所以言供
奉也宿左省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晚出左掖
云避人焚諫草此兩詩所以言小則上封大則廷諍
也
請急
偪側行云已令請急會通籍
吳旦生曰釋名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山谷
箋云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爲限晉
書車武子早急出詣子敬盡急而還是也余觀霍光
傳光時休沐出上官桀代決事張安世休沐未嘗出
如淳云漢律五日一賜休沐則是晉仍漢制也
按休假休澣休急取急請急此皆休沐之名俗以上
澣中澣下澣爲上旬中旬下旬
沐之義也 湘山野錄云休沐無點者有點者音速古沐浴也陽縣

酒價
玉壺清話曰宋眞宗宴羣臣於太清樓問唐酒價幾何
無能對者丁晉公奏曰唐酒每斗三百上曰安知丁曰
臣讀杜甫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
一斗三百上大喜曰甫詩可爲一時之史

吳旦生曰郭次象謂杜詩可知當時酒價然樂天與
夢得沽酒閒飲詩共把十千沽一斗當劉白之時酒
價何太不廉哉芥隱筆記云曹國詩與沽一斗酒恰
美酒斗十千十千恐未必酒價貴耳野言酒美而價貴耳野
客叢書云唐人引曹語如李白詩金尊沽酒斗十千
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與沽一斗酒恰
用十千錢許渾詩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十千
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十千沽一斗而一斗三百錢
獨見于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唐食貨志云德
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
千又觀楊松玠談藪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

價三百杜引此亦未可知典論曰漢孝靈帝末年百
證漢酒價一斗直千文此可

肝

義鶻行結句云聊爲義鶻行永激壯士肝
吳旦生曰老杜之義鶻行卽太史公之游俠傳也歷
敘健鶻之急難卽斗上捩孤影一句已極振動而脩
鱗巨顙紛紛欲墜乃曰此事樵夫傳將鶻事小挽住
而轉句云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其時之怒氣全
勃爲何如也遂以肝字結之正不浪下說者謂肝主
怒也章法字法俱絕蘇東坡詩一笑瀉肝胃正得斯

旨

卑雅云鶻有義性杜所賦義鶻行是也冬撮鳥之盈
握者夜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卽縱之令去其往
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鵲搏物南北亦然蓋其義性有
捻有縱如此李邕鶻賦所謂營全鳩以自煖乃詰朝
而見釋是也

車箱箭栝

望嶽詩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栝通天有一門
吳旦生曰寰宇記車箱谷一名車水渦在華陰縣西
南深不可測水經注自下廟歷列柏南入十一里東
迴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從北南入谷
七里又屈一祠出一里至天井其路迂曲不可窮征遊記云柏谷名也漢武帝微行
地夾以高原柏林陰翳窮日幽暗殆弗覩陽景

禹貢治梁及岐又曰荊岐旣旅其山本以有兩岐故
呼爲岐路之岐今俗呼爲箭筈嶺胡三省通鑑辨誤
筈闕在鳳翔西南界上宋高宗紹興元年金自鳳翔
攻箭筈闕吳玠遣將擊退之蓋蜀口關隘處華山記箭栝峰上有穴纔見天攀援自穴中而上如坐

窒窾

三意

早秋苦熱詩對食暫餐還不能
吳旦生曰趙注但引蔡琰詩飢當食兮不能餐不知
此七字已見堆案相仍之苦每至炎蒸之日盤飧具
列聊一舉筯爲煩暍所困不復下咽因念此句之妙

卽默坐猶難況簿書邪
誠齋詩話云詩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老杜云對食
暫餐還不能韓退之云欲去未到先思回有一句五
言而兩意者陳后山云更病可無醉猶寒已自和詩
云昔嘗悶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
山谷云不如千巖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蓋
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上有
黃庭下閭元已下多此體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
兩節者老杜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邪定留人邪山谷愛之蓋與上七言同

蹋層冰

早秋苦熱結句云安得赤腳蹋層冰神異經云北方有層
吳旦生曰蔡傅卿注引東方朔神異經云北方有層
冰萬里陳無功謂馬融值史館蒸燠如坐甑中曰安

得披襟赤脚踢除山之層冰洗塵熱也老杜出此蓋
無功所證固確然馬融亦用神異語意而蔡注未可
謂妄引非據也陸放翁夏夜泛舟詩夜半歸來步松
影眞成赤脚踢層冰

茱萸

九日藍田崔氏莊詩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
看

吳旦生曰注家但知引賈佩蘭說宮中九日佩茱萸
事西京雜記云賈佩蘭乃戚夫人侍兒也初學記謂漢武宮人誤不知其來已久矣
按禮記三牲用藪鄭元注云藪煎茱萸也漢律會稽
獻焉說文漢律會稽獻藪一斗音魚厥切疏賀氏云今蜀郡作之九月

九日取茱萸折其枝連其實廣長四五寸一升實可
和十升膏名之藪也則周時已用而漢制特效之如
風土記之折茱萸房以插頭齊諧記之帶茱萸囊以
繫臂猶其後事耳

劉會孟云舊曾手寫誤作好把便覺情性甚遠因贊
醉把之妙然余按王仲言宣城本作再把茱萸仔細
看覺再字更於明年此會呼吸有情

劉禹錫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老杜醉把茱萸
仔細看王維插徧茱萸少一人朱放學他年少插茱
萸三君所用杜公爲優洪容齋云唐人用此十餘家
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插鬢茱萸來未盡
盧綸茱萸一朵映華簪權德輿酒泛茱萸晚易曛白
居易舞鬢攲落茱萸房茱萸色淺未經霜楊衡强插
茱萸隨衆人張謂茱萸房凡作幾年新耿湋髮稀那敢
插茱萸劉商郵筒不解獻茱萸崔櫓茱萸冷吹貂口
香周賀茱萸城裏一尊前比之杜句眞不侔矣
風土記云茱萸樧也九月九日熟色赤可采時也別
名秋子

蕭京兆

遣興云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

吳旦生曰東坡謂元宗雖誅蕭至忠然甚懷之侯君
集云蹉跌至此至忠亦蹉跌者耶故子美亦哀之余

按至忠自蒲州刺史附太平公主引爲刑部尚書宋
璟所謂非所望於蕭君也然未嘗歷京兆尹王原叔
注謂蕭望之嘗爲左馮翊後被讒自殺然亦非京兆
也錢牧翁云天寶八年京兆尹蕭炅坐遷汝陰太守
史稱其爲林甫所厚爲國忠誣奏譴逐則所謂蕭京
兆蓋炅也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用漢成帝童謠
哀之亦刺之也

雪滿山

詩說雋永曰王性之嘗見唐人寫本杜詩愁對寒雲雪
滿山乃白滿山也

吳旦生曰吳本鶴本作雪菫遲周以雪字爲正言山

寒雲縞望如雪積卽太白所云牡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霜之與月雪之與雲了不相關此中有賓主句雪之一字禪家句中眼也按升庵弇州俱以白字爲善本殊遜其元勝

慳風

漫叟詩話曰姜少府設鱠戲贈長歌首章云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乃知慳風澀雨之句自古有之

吳旦生曰借風雨以譏姜侯之慳老杜雖戲應不至此三山老人言嚴冬天寒又連日有風黃河冰益厚矣當此時而鑿冰取魚爲鱠其意勤甚故曰黃河美幾陷不測賴張相鎬申救獲免坐是流落劍外可謂千古大俠錢牧翁曰史稱琯登相位奪將權聚浮薄之徒敗軍旅之事又言其高談虛論招納賓客因董庭蘭以納賄蓋琯以宰相自請討賊可謂之奪將權乎劉秩固不足當曳落河王思禮嚴武亦可謂浮薄之徒乎門客受贓不宜見累肅宗猶不能非張鎬之言而史顧以此坐琯乎賀蘭進明之譖琯謂於聖皇爲忠於陛下則非忠聖皇於陛下何人也而敢以忠不忠爲言肅宗譬父之心進明深知之矣李輔國言陳元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六軍將士盡銜武功臣皆反仄不安琯與鎬在朝何啻十元禮百力士肅宗豈嘗須臾忘之故琯之求將兵知不安其位而以危事自效也許之將而又使中

藝苑雌黃云河豚有毒肝與卵食之必死其子大纔一粟浸之經宿如彈丸人中其毒以水調爛槐花末及龍腦皆可解吳人珍之以其腹腴爲西施乳嘗戲作絕句云婆鬀短短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時甘美違勝西子乳吳王當日未曾知雖然甚美必甚惡河豚味之美也吳人嗜之以喪其軀西施色之美也吳王好之以亡其國可爲來者戒

張鎬

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七尺鬚眉蒼謂張鎬也盧德水曰子長爲救李陵而下腐刑子美爲救房琯幾陷不測賴張相鎬申救獲免坐是流落劍外可謂千

人監之不欲其專兵也兵敗不卽去而以琴客之事罷俾正衙彈劾以穢其名也罷琯而相鎬不得已而從人望也五月相八月卽出之河南不欲其久於內也六月敗琯而五月先罷鎬汲汲乎恐鉏之不盡也琯敗師而罷鎬有功而亦罷意不在乎功罪也自漢以來鉤黨之事多矣未有人主自鉤其父之臣以爲黨而文致罪狀榜之朝堂以欺天下後世者

吳旦生曰鎬與琯臭味而又力救公宜公之拳拳於鎬矣然觀獨孤及撰鎬神道碑云一命左拾遺二命右補闕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平章事起家二年秉國鈞自古未有而鎬傳又云天下士爲己重聞鎬材薦之釋褐拜左拾遺則是遷擢如此赫且疾而其始由王人以進所謂七尺鬚眉安在公反詠其風雲遇會何也蕭嵩亦薦云用之爲帝王師余竊有疑焉

西清詩話云鎬雖史稱有王霸大略然當爲相收復兩京時不聞別有奇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爲僞知許叔冀臨難必變二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也豈史氏或有遺邪

匡山

西谿叢語曰杜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李太白青山人多遊匡廬故謂之匡山容齋二筆曰吳曾能改齋漫錄內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言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縣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于大康山有讀書堂尙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房稱隴西院益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象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按當塗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漢因僑爲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僞爲此書以附會杜詩耶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益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爲正藝苑卮言曰南部新書白山東人父爲任城令因家焉少與魯人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初游會稽因吳筠隱剡中俗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有白之祠尙存至唐范傳正誌其墓曰白涼武昭王九世孫昭王隴西人隋末子孫以罪徙碎葉神龍時白父客自西域逃居緜之巴西而白生焉唐魏顥李陽冰序其文劉全白撰其墓碣皆曰廣漢人故論白者或曰隴西或曰山東或曰蜀李陽冰云李翰林浪跡縱酒以自晦棄詠歌之際屢稱山東李白亦云以張垍遨遊海岱閒子美所謂汝與山東李白好益白自號也然則白本隴西人產於蜀嘗流寓山東子美從游時在山東故稱山東也此山東乃關東非今

之山東也

吳旦生曰舊唐書傳南部新書元稹杜詩序晁氏讀書志皆以白爲山東人新唐書傳范傳正碑劉全白墓碣魏顥李陽冰曾鞏太白集序唐詩紀事彰明逸事縣州圖經皆以白爲蜀人楊升庵欲私爲鄉產陳晦伯胡元瑞刺刺不休葢洪容齋據刊集以攻其附會王弇州又斷以爲蜀產豈容齋所見之本祕不傳世不克盡見邪今所行皆弇州之言也然觀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在當時已同補遺中語矣似爲可據要當以蜀產爲正

按唐十道有河北無山東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故老杜兵車行云君不見漢家山東三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又洗兵馬云中興諸將收山東舊注山東河北也

姑嫜

新婚別云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吳旦生曰前漢書廣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葢舅姑謂之尊章趙德麟謂玉篇云凡夫之父母曰嫜老杜拜姑嫜何邪正俗云古謂舅姑今姑嫜亦俗呼爲姑鍾葢自章音轉爲童也余觀春秋傳云秦晉二國繼世通婚所娶之女非舅卽姑故曰舅姑則知姑者尊之辭也又字學集要云夫之兄曰兄嫜杜詩堂上拜姑嫜或作偉單作章釋名云俗閒曰兄章章灼也章灼敬奉之也則知嫜者亦尊之之辭也野客叢書云吳人稱翁爲官稱姑爲家錢氏納土葢嘗奏過謂其土俗古方言也觀范曄臨刑其妻罵曰君不爲百歲阿家其母云云妻曰阿家莫憶袁君正父疾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苔曰官既未差臥亦不安二事正在南史知吳人之語爲不誣也

合昏

詠佳人詩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吳旦生曰本草合歡或曰合昏陳藏器云葉至暮卽合故曰合昏今夜合花是也古今考略作合榰音昏庾信詩建始移交讓微音種合昏陸公佐新漏刻銘云合昏暮卷簟莢晨生注合昏槿也其葉夜合而明舒周處風土記亦以合昏爲槿黃山谷箋杜云合昏木名朝舒夕斂

東南雲

遣興云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吳旦生曰梁瑄不歸弟兄每見東南白雲立望慘然久之老杜用此意也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北史元樹奔南每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歔欷袁豹作檄云延首東雲謝靈運上書云注心南雲陸機思親賦指南雲以寄欽陸雲贈鄭曼季詩嚮溢南雲江總九日詩心逐南雲逝

埤雅曰水蓐魚龍夜山空鳥鼠秋魚龍水名鳥鼠山名亦鳥鼠秋而魚龍夜是詩兩句而合三事也

吳旦生曰水經注一水發源天水縣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爲龍而莫敢捕因謂之魚龍水又隴西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得石破其中有魚痕鱗甲纖悉畢具燒之有魚氣蓋魚墊泥而變爲石又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囷（音淵古所字）所謂魚龍以秋日爲夜也

爾雅鳥鼠同穴其鳥爲鵻其鼠爲鼵山海經注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鵻似燕而小黃色穿地入數尺鼠在內鳥在外而共處河圖云鳥鼠同穴地之幹也上爲

掩畢星又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氏大傳云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仲默以爲怪誕不足信而謂同穴自爲山名鳥鼠爲同穴之枝山墅談鵻之云今鳥鼠同穴山在渭源縣西七十六里俗呼爲青雀山實有鳥與鼠同處於穴又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兀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鼯狀有鳥曰本周兒者形似雀色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按涼州唐屬隴右道岑參詩龍魚川北鑿鴛兩鳥鼠山西洮水雲

白題

秦州雜詩羌舞白題斜

吳旦生曰正文作白題字是蒸與宗正異云白題山鳥鼠

義與雕題同按南史宋武帝時西北遠方有白題遣使入貢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顏陰侯斬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題者額也其俗以白塗墾其額也後見墨莊漫錄云蓋白題其人下馬拾之始悟白題乃氐笠也其人多爲旋舞笠之斜似乎謂此也楊廉夫詩大姬白題作羌舞恐氐笠非大姬所用之物亦是誤認白題也

不夜城

秦州雜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

吳旦生曰王子韶謂無風谷名不夜城名地理志不夜縣古有日夜出於東萊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

名齊地記不夜城在陽城東南按班史云有如日夜出此城是時城方成耳杜詩用此東坡雪後詩明月長來不夜城亦用此

郡國志登州文登縣有不夜城有石橋卽始皇造欲過海觀日所出處三齊略記云鄭元常居不夜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而散

鳳林

秦州雜詩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

吳旦生曰水經河水又東歷鳳林北注鳳林山名五蠻俱時者諺云昔有鳳鳥飛遊五峰故山有斯目矣

秦州記抱罕原北石鳳林川一統志鳳林關在臨洮

府蘭縣黃河側唐書地理志河州安昌郡有鳳林縣
縣北有鳳林關唐時陷於吐蕃大歷二年吐蕃入奏
云贊普請以鳳林關爲界張籍涼州詞鳳林關裏水
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
魚海縣名天寶元年河西節度使王郵奏破吐蕃魚
海及遊奕等軍又郭子儀取魚海五縣是也岑參詩
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瘧疾

西清詩話曰有病瘧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病者曰
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故也
子美曰更誦吾詩云子瑄髑髏血模胡手持擲還崔大

夫其人誦之果愈漁隱叢話曰世傳杜子美詩可以愈
瘧此未必然蓋其辭意典雅讀之者脫然不覺沈痾之
去體也好事者乃爲此論殊可笑借使瘧誠有鬼若知
杜詩之佳是賢鬼也豈復屑屑求食於嘔泄之間哉觀
子美有詩云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
寒抱雪霜則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耳

吳旦生曰杜詩載瘧亦如檄草陳琳頭風可愈文成
筆約兼而有之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
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
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時人謂任筆沈詩昉聞甚以
爲病因話錄云韓愈能古文孟郊長于五言時號孟
詩韓筆杜牧之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
過也觀賓退錄云世人患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閻

寄賈司馬嚴使君詩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

筆

吳旦生曰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晁氏概以詩爲詩筆
非也按劉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第三弟孝儀六
即第六弟孝威沈約傳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
筆約兼而有之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
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
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時人謂任筆沈詩昉聞甚以
爲病因話錄云韓愈能古文孟郊長于五言時號孟
詩韓筆杜牧之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

抓王荊公詩閒時用意歸詩筆靜外安生比泰山蘇
東坡詩水洗禪心都眼靜山供詩筆總眉愁

嫖姚

漁隱叢話曰後出塞詩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陪柏
中丞觀宴將士詩漢朝頻遣將應拜霍嫖姚按漢書霍
去病爲嫖姚校尉服虔云音飄搖師古云嫖頻妙反姚
羊召反並去聲呼而予美作平聲用葢取服虔音耳王
荊公詩莫教空說霍嫖姚亦以平聲葢承襲子美而用
也

吳旦生曰古音略謂漢書霍去病傳票姚荀悅漢紀
作票鷂票音鷁鷁鷂皆鳥名言如鷁之疾鷂之擊也
惟服虔音作飄搖野客叢書云嫖姚作平聲用如梁
蕭子顯詩夫壻仕嫖姚庾信詩將寄霍嫖姚王褒詩
樓蘭校尉稱嫖姚唐人前詩已多如此而唐人如李
嘉祐詩身逐嫖姚幾日歸高適詩每逐嫖姚破骨都
李白詩將軍兼領霍嫖姚張祜詩二十逐嫖姚羅隱
詩尊罍合伴霍嫖姚李益詩君逐嫖姚將韋應物詩
嫖姚恩顧下中有霍嫖姚張籍詩曾將順策佐嫖姚
爲佐嫖姚未得還杜牧之詩屬兵不羨霍嫖姚李商
隱詩五年從事霍嫖姚郎士元詩壯心竟未嫖姚知
宋人如王元之詩繡服霍嫖姚劉貢父詩嫖姚不復
顧家爲陳后山詩故家文物尚嫖姚如此甚多未見

有作去聲呼葢承襲而然
荀子美麗姚冶漢武傷李夫人賦縹飄姚乎愈莊漢
郊祀歌雅聲遠姚皆用姚字

海運

後出塞云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
吳旦生曰公又有昔游詩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
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則唐時已海運糧儲矣草
木子云元海運自朱清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百餘
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
即抵直沽交卸似謂二人之功創所未有而不知已
前此也輟耕錄云朱季亡賴子抄掠海上朱清張瑄
爲雄長若捕急甄引舟東行三日夜至沙門

島往來若風迅不可得稍怠則復來後請招懷奏可
清瑄授金符千戶建言海漕事試之頃便至元十九
年也

崇陽　吳景旭旦生氏著

杜詩卷中之上

鐵堂

鐵堂峽詩硤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

吳旦生曰硤形藏於兩山之間有如堂隍葢用秦風終南何有有紀有堂之語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又云何知若人胸中有積立鐵則又用老杜積鐵語矣

猘

石龕詩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猘

又嗾

吳旦生曰蔡傳卿注猘音戎猱狖之屬詩話以爲猘類鼠而大余考埤雅猘大小類猱長尾尾作金色俗謂之金綫猘是也生川陝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皮爲臥褥鞍被坐氈之用猘甚愛其尾中矢毒即自齧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爲身患也猘一名猱詩曰無教猱升木顏氏以爲其尾柔長可藉然則制字从柔以此故也

黃山谷箋云招隱篇熊羆咆兮虎豹號

黃獨

後山詩話曰黃獨無苗山雪盛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爲黃精以予考之葢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烝食之江東謂之土芋江西謂之土卵煮食之類芋魁云

吳旦生曰詩話皆以爲芋魁非也觀其雪盛而無苗可知非芋魁矣乃其類芋魁而小者張文潛謂其根惟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饑歲土人掘食以充糧故老杜云爾沈存中證赭魁最詳謂今南中極多膚黑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檳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製韋閩嶺人謂之餘糧本草禹餘糧注中所引乃此物（連典記云藥中有禹餘糧者昔禹治水棄其所餘糧于江中生爲藥）洪武初僧宗泐有厭黃獨詩向來垂涕人遙遙千載

慕葢指老杜也戴叔倫詩地瘦無黃獨春來草更深

裹

狂夫詩雨裹紅蕖冉冉香

吳旦生曰古音所載裹者說文以爲書囊也字林以爲香襲衣也三蒼以爲露坌花也西都賦裹以藻繡乃書囊義古詩胡香裹還幰乃香襲衣義杜詩此句乃露坌花義古今字義相承之異也

石筍

石筍行云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爲表今仍存

吳旦生曰酉陽雜俎云蜀石筍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之地當海眼莫知其故故蜀僧惠嶷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怒其太侈焚之今在此地或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又華陽記云開明氏造七寶樓以珍珠結成簾漢武帝時蜀郡火燒數千家樓亦以燼今人往往於砂土上獲眞珠又蜀郡故事云石筍在衙西門外二株雙蹲云眞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爲大秦寺其門樓十閒皆以眞珠翠碧貫之爲簾後摧毀墜地至今基腳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拾得珍珠瑟瑟金翠異物今謂石筍非爲樓設而樓之建適當石筍附近耳

益大秦國多琅琳琅玕明珠金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則寺疑此國人所建也又後漢書方術任文公傳公孫述時武擔山折文公曰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三月果卒唐章懷太子賢注云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絕益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成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脫錦裲襠本唐句然嬰兒即稚子也張廣神異經竹小蓮娃欲語幽筍稚相攜此言筍如稚子即以小杜作大杜注腳可也蘇東坡送筍詩駢頭玉嬰兒一子筍子亦此意如謝宗可同根竹詩競秀亭亭一種奇駢頭曾脫錦裲兒張伯雨竹石詩龍孫乍脫裲兒錦石面都緻彈子窩岑靜能食新筍詩脫裲錦紋散

冷齋夜話曰筍根稚子無人見世不解稚子爲何等語唐人有食筍詩稚子脫錦裲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筍明矣桐江詩話曰唐詩蓋謂筍之脫籜如小兒之解裲冷齋以稚子便作筍則非也

吳旦生曰或引交州記以爲竹鼠或引爾雅以爲野雉舊注以爲宗文字稚子種種可笑余觀杜牧之詩小蓮娃欲語幽筍稚相攜此言筍如稚子即以小杜作大杜注腳可也蘇東坡送筍詩駢頭玉嬰兒一子筍子亦此意如謝宗可同根竹詩競秀亭亭一種奇駢頭曾脫錦裲兒張伯雨竹石詩龍孫乍脫裲兒錦石面都緻彈子窩岑靜能食新筍詩脫裲錦紋散

圖六七尺云其下是海眼即非也又益州名畫錄云孟蜀時畫工李文才寫義興門雙石筍告道士范德昭曰吾昔云眞珠樓基或云是海眼未審孰是德昭曰吾聞諸至人斯乃蠶叢啟國鎭蜀之碑中以鐵柱貫之以橫石相理埋于地際上有文字言歲時豐儉兵革水火之事諸葛曾掘驗之眞珠樓基海眼皆非也云出方圓記據此則或云城或云樓或云寺或云碑則非墓矣章懷太子云是妃墓則豈是昔時卿相邪歷稽諸言與老杜不合爲詳載之

稚子

切玉霜刀弄李西涯謝惠筍詩韻材有派分洋谷棚錦無心鬬馬崑又以此作錦棚注腳

梅雨

庚谿詩話曰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然少陵曰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薑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雨乃在四月也及讀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此子厚在嶺外詩則南粵梅雨又在春末是知梅雨時候所至早晚不同

吳旦生曰范石湖吳船錄謂蜀無梅雨子美梅熟時經行偶值雨耳恐後人便指爲梅雨故辨之據此則

庚谿誤認爲梅雨而謬爲其說也老學庵筆記云子美雨詩薑成都所賦也今成都乃未嘗有梅雨惟秋半積陰氣令蒸溽與吳中梅雨時相類耳豈古今地氣有不同邪埤雅云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閒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汁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黦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否亦梅至北方變而成杏地氣使然也

月令廣義云徵音梅黦音軫溽溼之氣也一作霉黕

廣韻黦又作黮

東絹

雙松圖歌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

吳旦生曰舊注鶖谿地名在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謂之鶖谿絹卽東絹也文與可詩待將一段鶖谿絹東坡答與可詩爲愛鶖谿白蘭光元何太虛詩千黃金雙白璧鶖谿白繭纖數尺韻語陽秋云祕省古今名畫必密發緊厚蓋慮其易敗也米元章畫史云古畫唐初皆生絹後來皆以熟湯湯熟入粉縋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麤便謂不是非也余謂用粉縋固善然觀他絹幷清恐易渝也

閻立

贈蜀僧閻立師兄詩題下公自注曰太常博士均之孫吳旦生曰成都文類均銅梁人與杜審言同年均善

書卽所云世傳閻立筆峻極逾崑崙者雪嶺多其碑碣甫時尙存僧在成都與甫通家來往唐詩紀事云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謂審言以詩均以字同侍武后也困學紀聞云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蓋稱均之文也舊史景龍中均爲安樂公主所薦拜太常博士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足觀已之迎

芧栗

詩話類編曰芧栗大果也莊子所謂狙公賦芧是也杜詩圖收芧栗未全貧正指此物今以芧栗解作蹲鴟之芧一何遠哉

吳旦生曰爾雅櫟其實梂櫟橡實也梂盛實之房也

唐風集于苞栩陸璣云今柞櫟也徐州謂櫟爲柞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柞斗或云橡斗謂櫟爲柞五方通語也則柞櫟也柞也栩也皆橡櫟之通名風土記云吳越之閒名柞爲樕古今注云柞實爲橡據此則茅栗卽橡栗也卽老杜同谷歌所謂歲拾橡栗隨狙公也按韻書芧羊諸切櫟狼狄切由栩而柞由柞而芧由櫟而栗字變而聲不變也若以爲蹲鴟之芧芋茹切字與聲皆變誠去之遠矣顏氏家訓云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蹲鴟芋也而爲羊字後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青菜集云張九齡送芋與蕭炅書稱蹲鴟炅不學答曰損惠芋拜嘉惟蹲鴟也譚賓錄云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

馮光震注蹲鴟爲今之芋子卽是著毛蘿蔔種種可資笑柄

揚州

韻語陽秋曰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

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冤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露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又意卻月淩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有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遜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

漁隱叢話曰野航恰受兩三人航當作艇航是大舟野客叢書謂漁隱蓋見左思賦長鯨吞航子美詩已具浮天航樂天詩野艇容三人故有是說不知航亦有小者詩所謂一葦杭之豈大舟也

吳旦生曰釋名方舟謂之杭卽詩一葦杭之俱作虛用昔秦王捨舟於餘杭因名杭州不從舟而從木亦記室然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建業爲揚州則遜之所在揚州乃建業耳非今之廣陵也野客叢書云西漢量大小拙甚矣黃山谷云艇改作航殊無理此特吳體不必盡律楊升庵云艇字有平音古樂府沿江有百丈一濡多一艇上水郎擔篙何時至江陵艇音廷杜詩用此音也余以航字本當必欲抑而爲艇字因一作仄一作平何紛紛也廣雅艇艖舟也淮南子艇皆舟也越艖蜀艇不能無水而行皮襲美答魯望惠魚詩何事貶君偏得所只緣同是越艖郎海錄碎事云艖渠恭切小舟也公用野航亦有所出按晉郭翻乘小舟歸武昌安西將軍庾亮造之以其船狹小就引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猥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船也

揚州治無定所後漢治歷陽後治壽春後又徙曲阿至隋唐方治今之廣陵則廣陵之爲揚州亦未甚久也煬帝行幸時避諱故改言江都據此則遜在建業無疑馮惟訥乃云維揚新志載遜此詩題曰揚州法曹梅花盛開或有據也不知近來志記等書漫無確據可信如廣輿記亦引廢舍詠梅入廣陵南北朝名宦中可笑惟一統志不混入然攷之梁書且已載此又何論其他

舍南舍北

客至詩舍南舍北皆春水

吳旦生曰韋逑開元譜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社南者呼社南氏社北者呼社北氏楊升庵據此謂子美

正用其事不知者改爲舍耳胡元瑞謂此在蜀草堂詩也花谿僻地何得有倡優居之且既曰倡優所居必酒食豐渥之地而杜詩下有盤餐市遠之句何耶又既曰倡優取媚酒食而杜之遺杯殘瀝不以及之迺與鄰翁對酌何耶余以只看皆春水三字便與花逕蓬門景物映帶宜从舍字若作社則下截反搭不上矣錢牧齋謂舍南舍北公之所居也若云社南社北則倡優之所居安得取以自況乎顧脩遠謂公之南鄰則朱山人北鄰則王明府也肯與其飲竟可呼取而來見平日忘形之至也音夜

老學庵筆記曰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諸晁讀杜詩稚子也能賒又晚來幽獨恐傷神也字恐字皆作去聲讀

吳旦生曰劉須谿謂放翁以也字作夜音最得杜意余覩老杜有野人送朱櫻詩西蜀櫻桃也自紅又遣悶詩青袍也自公元微之寄樂天詩也向慈恩寺裏遊凡此數也字本皆音夜詩家往往用此劉貢父所謂不可如字讀

竹根

少年行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

吳旦生曰段氏蜀記巴州以竹根爲酒注子爲時珍貴也陳晦伯天中記云庾信謝趙王賜酒詩山杯捧竹根杜詩共醉終同臥竹根酒譜蓋以竹根爲飲器也董逌周駿之云臥之與捧豈可强合晦伯未釋詩情耳余以瓦盆貯酒竹根爲注巴俗皆然此卽蘆酒之意同醉而臥不必泥其地也李長吉詩山杯鎖竹根蓋與鎖與臥一也

鶴林玉露云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筠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

賣文

聞斛斯六官未歸云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
吳旦生曰賣文爲活段段逼事而楊子雲亦賣文論衡
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賞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
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羊也安得妄
載潛居錄云子雲以賣文自贍不虛美人多惡之
及卒其怨家取法言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
之諡也勤勞則
過于阿衡云田藝衡云子雲家無擔石之儲卻蜀
賈錢若韓退之譽墓中人得金視圈鹿闕羊何如也
故子美二語有深意矣顧脩遠云唐史拾遺斛斯融
字子明尤工碑銘四方以金帛求其文者歲不減十
萬隨得隨費室人至貧窶不給故曰賣文倒懸此道

其實也結語云老罷休無賴謂其所得十萬隨得隨
盡此少年無賴之事今老且罷矣無如少年之無賴
可也此論一出覺從前以爲矜高之意公取自況者
俱是隔膜

花卿

楊升庵曰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爲
多杜子美七言絕近百當時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
所謂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
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也蓋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
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時妓
女獨以此詩入歌亦有見哉胡元瑞曰花卿蜀小將耳
雖恃功驕橫然非有韋皐嚴武之權王建孟昶之力即
欲僭用天子禮樂惡得而僭之用脩以子美贈詩爲諷
眞兒童之見也凡詞人贊歎聲色不曰傾城則曰絕代
子美蓋贈歌者偶姓字相合亦云花卿實何甞有其說不得也故有僭
用脩便以破段子璋者當之然求其
用禮樂之解

吳旦生曰升庵此解甚得元瑞强欲折之然宋人已
發其旨不自升庵始也杜有戲作花卿歌漁隱叢話
云花卿雖有平賊之功驕恣不法子美不欲顯言但
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
京都語句含蓄鶴林玉露云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

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
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觀此則花
卿豈何戡群濤輩乎花卿名敬定舊史崔光遠傳高
適傳皆載其名字黃山谷云花卿家在丹稜之東鎮
館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天巾記云花敬定長安人
段子璋有功封嘉蔣騏公復又德平寇單騎慶戡已喪
其元猶騎馬荷戈至鎮下馬沃盥遂僵仆居民非之
杜頭何以盥爲適浣紗女語云無
詩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之
元瑞又云工部諸絕非漫興則拗體以入歌曲自不
宜獨此首風致翩翩音節調美故諸妓女習之其爲
贈歌者益明如楊說則一老頭巾詠史語耳風致音
節何在竊以風致音節之美妓女唱習便謂是贈歌

者則唐世名公絕句取爲樂府以唱習之者豈皆歌
樓贈答詩邪其語詩類多從軍離別之辭豈盡作頭
巾語邪按杜公此詩在樂府爲入破第二疊王維秦
川一半夕陽開爲相府蓮夫詩想秋風明月獨離居
爲伊州歌岑參西去輪臺萬里餘爲簇拍六州伊州
梁州氏州甘州涼州謂之六州盛小叢雁門山上雁初飛爲突厥三
臺三臺曲名自梁有之章應物集有上王昌齡秦時
皇三臺元曲仍鬼三臺訛爲三台王昌齡秦時
明月漢時關爲益羅縱張仲素亭亭孤月照行舟爲
胡渭州王之渙黃河原上白雲閒爲梁州歌張祜十
指纖纖似筍紅爲氏州第一苻載月裏嫦娥不畫眉
爲甘州歌無名氏千年一遇聖神朝爲水調歌雕弓

白羽獵初同爲水鼓子後轉爲漁家傲

功曹

劉貢父詩話曰杜詩功曹無復漢蕭何按光武紀帝謂
鄧禹曰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爲功曹云鄭侯非也
焦氏筆乘曰虞翻爲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
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廣德元年子美
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故以自況

吳旦

吳旦生曰致之鄧禹是空說未實爲功曹曹參亦未
爲功曹公乃用史記中事非誤也蕭相國世家云以
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曹相國世家云蕭何爲主吏居
縣爲豪吏矣高祖本紀云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
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
主吏主進注云主吏功曹也元遺山送馬郎中詩功
曹此日漢蕭何家世當年老伏波

三奇

野望云西山白雪三奇戍
吳旦生曰行本作三城戍王原叔注謂西山三城列
戍高適疏論不納一本作三年皆非因學紀聞云按
唐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皐傳遣大將陳
洎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營也當從古本
三奇爲是
公有西山詩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按唐志注唐

興有羊灌田朋笮繩橋三城也又對雨詩雪嶺防秋
急繩橋戰勝遲此乃三城之一耳

蕩船

送段功曹歸廣州詩湖日落船明
吳旦生曰蔡興宗改落作蕩謂非久在江湖聞者不
知蕩字之爲工也而竹坡老人反疑之以爲不若落
字爲佳耳王勉夫謂蕩之一字勝落字遠甚使其日
晚泛湖此景便見他如謝混詩惠風蕩繁圃姚合詩
春風蕩城郭陸龜蒙詩微雨蕩春醉用此一字景象
迥別余見行本皆作落今從蔡王之論決宜定爲蕩
字兩蕩風蕩較之日蕩猶遜

錦竹

楊升庵曰子美有從韋明府續處覓錦竹三數叢詩黃鶴注云考竹譜竹紀無錦竹意以其文如錦名之竹紀有蒸竹菌墮竹其皮類繡豈卽此乎近閱梅宛陵集錦竹詩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又注其下云此草也似竹而斑始知黃鶴有金注之昏耳

吳旦生曰行本作縣竹縣傅卿注引唐志漢州有縣竹縣有紫巖山縣竹蓋產於此山也其說恐非按綏草一名錦竹爾雅釋草綏似綏組似組陳風卬有旨鶉注云鶉小草雜色如綏說文蕠綏也从艸鶉詩

曰卬有旨蕠是五狄切述異記吐綬鳥若天晴淑景則吐綬長一尺一名錦帶功曹卽詩所謂旨蕠也蕠本草名而紋似綏故字从鶉从艸

皁帽

癸辛雜識曰管寧白帽之說尙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止云嘗著皁帽又云著絮帽布衣而已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嘗著帛帽豈以帛爲白乎然朱齊之閒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象亦然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著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南史和帝時百姓皆著下檐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他如白帢白幘之類通爲慶弔之服白紵歌質如輕雲色似銀製以爲袍餘作巾杜詩光明白氎巾常念著白帽白樂天詩青笻竹杖白紗巾古所以不忌白者蓋喪服皆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緦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精麤爲異耳自麻之外緇縞固不待言苧葛雖布屬亦皆吉服縞帶苧衣昔人爲賻則亦何忌之有漢高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行師權制固不備禮後世多忌諱喪服求殺今有以縞素爲緦功者宜巾帽之不以白也

吳旦生曰弁陽老人言殊博辨然以證世俗巾帽之色則佳若謂管寧爲白帽恐誤也余按杜詩劉會孟本王洙本及宅善本皆曰皁帽應兼似管寧魏志云管寧在家恆著皁帽布襦隨時單複白氏六帖亦云幼安恆著皁帽布襦袴若杜氏通典所載帛帽當是皁字傳寫之差錯耳安得以帛爲白也鑒皁染草也釋名云皁早也日未出時早起視物皆黑此色如之也不可援幼安以硬證白帽明矣（孔氏六帖載地理志湖州土貢折皁巾）

乳酒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餅云山城乳酒下秋雲

吳旦生曰逐斗樞酒乳也所以柔身扶老也乳忍九

切春秋緯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
哺人梁張率對酒詩如花百可貴似乳更堪珍言酒
之香如花色似乳也
行本作山瓶乳酒下青雲按此酒必青城山道士所
造當依古本作山城爲是作山瓶不成語

檻

江上値水如海勢聊短述云新添水檻供垂釣
吳旦生曰說文檻圈養畜之也趙䜣龍可豢也一曰閑也
凡夫以爲涵楹檻戶也子美亦如其誤小雅鶴沸濫
泉石經通本並誤作檻泉非是
釋名水正出曰濫泉濫銜也如人口有所銜口閫則
見也爾雅濫水出正卽檻泉也沃泉下出汎泉穴出
灕者反入汧者出不流又水決之澤爲汧肥者出同
而歸異皆禹所名也銷夏集云泉出于山正出曰檻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汎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歸曰灤泉

生成

屏跡二首云桑麻深雨露嫌其虛實不類然生爲
吳旦生曰或以生成對雨露字相敵如陳后山詩轂耕扶日
造成爲化正與雨露字相敵如陳后山詩轂耕扶日
月起廢極吹噓吹爲陰噓爲陽其銖兩足配日月也
王伯厚云生成吹噓字若輕而實重

萬里

絕句云門泊東吳萬里船
吳旦生曰老杜有草堂在萬里橋之西而東吳船泊
乃其門頭卽景也范石湖吳船錄云合江亭者岷江
別派自永康離堆入成都及彭蜀諸郡合於此以下
新津綠野平林煙水清遠極似江南亭之上曰芳華
樓前後植梅甚多故事臘月賞梅於此管界巡檢在
亭旁每花開及三分巡檢司具申一兩日開燕鹽司
預焉蜀人入吳者皆自此登舟其西則萬里橋諸葛
孔明送費禕使吳曰萬里之行始於此後因以名橋
子美詩門泊東吳萬里船此橋正爲吳人設揚雄蜀
橋上應七星李膺益州記云一長星橋今名萬里二
員星橋今名安樂三攲星橋今名建昌四彝星橋今
名雀橋五尾星橋今名禪尼六沖星橋今名永平七
曲星橋今名升仙華陽國志云李冰造七橋應七星
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置在七星閒

玉帳

送嚴公入朝詩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
吳旦生曰王洙注玉帳術兵書也增釋又引唐藝文
志有玉帳經一卷雲谷雜記云公又送盧侍御詩但
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旗注則云兒玉帳術注中然句
中無術字則不當引前注按顏之推觀我生賦守金
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袁卓遁甲專征賦或倚直
使之游宮或居貴神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
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

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己爲玉帳主將宜居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戍爲河魁謂主將之帳在戍也

一點

氕月詩關山同一點楊升庵曰東坡洞仙歌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山高月小用其意也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胡元瑞詩藪中辨其非點字而筆叢又引坡詞乃繡簾開一點點字句絕者以證楊之誤

吳旦生曰點字較勝工詩者自知楊何必引坡詞即據嘯餘譜所載洞仙歌凡四體而前段皆同後段小變坡詞乃第一體也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九字爲句

又句元瑞謂點字句絕是未按本調妄自爲說也九字連讀則一點非月而何

東坡洞仙歌云冰肌玉骨四字句自清涼無汗韻五字句水殿風來暗香滿叶七字句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九字句人未寢三字句敧枕欹橫鬢亂叶六字句起來攜素手五字句庭戶無聲四字句時見疏星渡河漢叶七字句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九字句金波淡玉繩低轉叶七字句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八字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叶九字句

西谿叢話曰孟蜀王水殿詩東坡續爲長短句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解窺人敧枕欹橫雲鬢亂夜深瓊戶寂無聲時見飛星渡河漢

無一點風色夫月雲風也馬也樓也皆謂之一點甚奇

蔚藍

老學庵筆記曰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

吳旦生曰蔚藍字度人經作鬱縵今陸放翁謂隱語不可理解之物反增一障此明是天之色故老杜言垂光也范德機詩隔水照見蔚藍天則又借水寫出正得垂光之意

余卽觀放翁詩徵風歷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此亦言天之色耳豈陰語邪東坡詩共把鵝夷一尊酒相逢卵色五湖天則先放翁用之天啟中沈景倩詩襯日魚鱗水烘人卵色天又全用放翁語矣花間詞云一方卵色楚南天注以卵爲泖而泖坡詩者改卵色爲柳色皆說者之過

蓴羹鹽豉

泛房公西池詩豉化蓴絲熟藝苑雌黃曰世說陸機詣王武子指羊酪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蓴羹得鹽豉尤美故梅聖俞詩鹽豉煮蓴香味全黃山谷詩鹽豉欲催蓴菜熟蓋千里湖名也

千里湖之蓴菜以之爲羹可敵羊酪然未可猝致故云未下鹽豉耳

吳旦生曰一日與韓人穀舉此云羊酪不受五味調劑所謂蓴羹可敵者謂蓴羹可敵羊酪但羹以受和而更美耳若云未可猝致又添語障余以人穀之言之西一在浣花皆見於詩中萬里橋故迹湮沒不可見或云房季可圍是也

平其心

草堂

老學庵筆記曰杜少陵在成都有兩草堂一在萬里橋吳旦生曰萬里橋中丞所營也結廬枕江竹木鬱詠之地房氏因以爲園耳按公草堂有四其一在西枝村未成其一在濺西則所謂乾坤一草亭者是也其一在東屯則所謂兼茅屋者是也其一在浣花則所謂斷手寶應年者是也浣花草堂三年後成成數月爲秋風所破其流落亦甚矣韻語陽

秋云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閒關秦隴於是入蜀始有草堂之居觀其乞樹木於何少府乞果栽於徐少卿以至詰王錄事許脩草堂貲不到蓋其流離貧窶不能自給皆因人而成也然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閭其心未嘗一日不在草堂遺弟檢校草堂云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都云爲問南谿竹抽梢合過牆每致意如此成都亂定再依嚴武復歸草堂云不忍竟捨此復來理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堦萬竹疏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復捨之而去以史及公詩考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已在雲安此草堂終始祗得四載而其閒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僅閱歲而已其擬起居寢興之適不足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

漏天

朱文公語錄曰杜詩最多誤字如蜀有漏天以其西北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詩云鼓角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爲滿似此類極多

吳旦生曰梁益記大小漏天在雅州西北山谷高深沈晦多雨黎縣常多風故謂黎風雅雨寰宇記邛都縣漏天秋夏常雨故曰漏天僰道有大黎山小黎山

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故老杜謂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國史補云天寶之亂乃舉義師宛葉之閒有嬰城扞寇之功曾此人而區區戒以莫論兵邪

卻

小箋曰劉辰翁謂衣冠卻扈從爲還京之喜與先時不及扈從而今扈從道旁觀者之歎班行回首之悲盡在一卻字中辰翁評杜多於虛字著眼亦小閒架耳於杜詩實無所解

吳旦生曰此辰翁爲陳宏叟詩序中語也王生學詩

又云徒一御字而昔之宜扈從而不扈從與後之欣喜復辟舍其枯而集其菀者具是有焉馬辰翁神悅一御字而諄復如是余以虛字見意老杜所長辰翁拈出不爲無識殆未可以小視之也

左擔

焦弱侯曰杜詩左擔解者不知其說按華陽國志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陽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行人爲語曰檐翁赤本盤蜿七曲盤羊鳥欄氣與天通康降賈子左擔七里左擔纔見此耳

吳旦生曰左擔地名注謂當作武擔或改作立擔皆非宋乎御覽引蜀記云蜀山自縣谷蔑萌卽杜此詩上句蔑萌也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任豫益州記云左擔道在陰平縣北於成都爲西其道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也鄧艾束馬懸車之處楊升庵云據三書是左擔有三縣谷二也陰平二也朱提三也義則一而已朱提今之烏撒雲貴往來之西路也

反舌

後山詩話曰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老杜百舌詩過時如發曰君側有讒人之句

吳旦生曰蔡君謨以反舌爲蝦蟆陳藏器謂今之鶯一名反舌余展卷及此輒爲大噱按易通卦驗云百舌者反舌鳥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劉孝綽詩復値懷春鳥枝頭弄好音徐悱妻劉氏詩風吹桃李氣過傳春鳥聲韋鼎詩萬里風煙異二鳥忽相驚此皆梁陳之句在老杜前者至唐張籍試反舌無聲詩破題云夏木多好鳥偏知反舌名此其爲百舌無論矣然於春則有聲於夏則無聲可悟老杜過時之義故劉夢得百舌吟云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萬變隨春轉南方朱鳥一朝見索寞無言蔦下飛許愼注淮南子云五月陽氣盛於上陰氣起於下百舌無音故無聲也朝野僉載云百舌春轉夏止推食之相感也古今辭章中多取此以況人之巧言者故老杜詩云爾余觀春秋保乾曜云江充之害其萌反舌鳥入殿則氣類實有以相召又不止辭章之取況而已讀君側讒人之語可不爲寒心哉

醉如泥

寄嚴鄭公詩先判一飲醉如泥

吳旦生曰墨莊漫錄南海有蟲無骨名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五國故事云僞閩王延慶爲長夜之飲以銀葉作杯柔弱爲冬瓜片酒既盈不可寓杯惟盡乃已名曰醉如泥後漢周澤爲太常清潔

循行盡敬宗廟嘗臥疾齋宮其妻闚問所苦澤怒以
妻干齋禁遂收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叶癸作
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叶一日
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祗迷

惆悵

墨莊漫錄曰丹青引贈曹霸詩也有云至尊含笑催賜
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謂帝喜霸之能寫眞畫馬也
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僕自歎其無技以蒙恩賚耳如
此說則意短殊不知深識肅宗也始云先帝天馬玉花
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
風帝既見先帝老馬當彰羣牆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曾

不若圉僕見馬惆悵而懷先帝

吳旦生曰此贈曹將軍詩張彥遠畫記乃云贈韓幹
非是因想其拂絹之時意匠慘澹曹將軍滿肚感慨
突肅宗無父之心老杜託之興諷不一而足乃其睠
懷先帝尤所不忘故牽宅觀曹畫馬又云憶昔巡幸
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
圖筋骨同蓋明皇幸驪山溫泉宮在長安東新豐縣
王毛仲以廄馬數萬從幸每色爲一隊相間若錦繡
老杜有盛衰存沒之思故往往及之

浣花谿

絕句云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谿

吳旦生曰方輿勝覽浣花谿在成都府城西一名百花潭按吳中復作黃園夫人任氏碑記云夫人微時以四月十九日見一僧瞿曇汚渠爲濯其衣頃刻百花滿潭因名百花潭蜀志補遺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象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也通鑑載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遊乘虛突入成都旰妾任氏出家與慕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

人公建草堂於谿上故有寄題江外草堂詩乃自梓州所寄也永泰元年正月三日歸谿上有詩乃自嚴幕歸此谿也

賢著歲華紀麗以四月十九日浣花夫人誕辰太守出笮橋門至梵安寺謁夫人祠就宴於寺之設廳既宴登舟觀諸軍騎射倡樂導前溯流至百花潭觀水嬉競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帘水濱以供遊賞謂之大遊江浣花遊賞詳於幸集更載歌詩

雲根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云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吳旦生曰原叔注明光殿霍去病借以避暑脩可注漢殿名元后傳成都侯借以避暑是已野客叢書云吳旦生曰趙注雲根言石也詩人多以雲根爲石以雲觸石而生也蜀中詩話今其驛名曰雲根驛有筆然按沈約賦戶接雲根庭流松響裴寀傳栖素雲根餌芝清壑古詩默默布雲根宋孝武詩積水溺雲根則早已引用之

雨腳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雨腳如麻未斷絕

吳旦生曰語云穩卧麻截斷雨腳公用此語也冷齋夜話以老杜雨腳泥滑滑世俗爲雨腳泥滑滑又有寄岑參詩出門復入門雨腳但仍舊然觀張協雜詩雨足灑四溟又云森森散雨足則前人早用其意矣唐僧子蘭詩疏鐘搖雨腳孟浩然詩夕陽連雨足

公有羌村詩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因按李白詩日足森海嶠虞羲詩落暉散長足劉禹錫詩雲衙日腳成山雨石延年卒後留詩云花影長隨日腳流陳輔詩白下風輕日腳斜余有西湖晚眺詩山腰漸滅荒煙起日腳初沈遠水開

白樂天詩水面初平雲腳低

明光

石硯詩公含起草姿不違明光殿

吳旦生曰原叔注明光殿霍去病借以避暑脩可注漢殿名元后傳成都侯借以避暑是已野客叢書云吳旦生曰趙注明光宮一明光殿按三輔黃圖一明光宮屬

北宮一明光宮屬甘泉宮屬北宮者正成都侯商避暑之所屬甘泉宮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所謂明光殿自在桂宮三者元不相干諸家之注認爲一處顯倒錯亂莫知其非至以避暑事爲去病極可笑考漢紀太初四年起明光宮師古注成都侯避暑借明光宮蓋謂此師古之注已有此謬

諱閎

明道雜志曰杜甫之父名閑而詩不諱閑試問王仲至討論之果得其由大抵本誤也寒食詩田父邀皆去鄰家閑不違仲至家有古寫本作閒不違作閒實勝閑又諸將詩曾閃朱旗北斗閑寫本作殷字亦有理語更雄

健又有娟娟戲蝶過閑幔寫本作閒幔開幔語更工因閒幔見蝶過也

吳旦生曰唐重家諱以性篤忠孝如公而不避忌諱無此理況所易字皆義勝而辭工也卽如北斗閑一句虞伯生注云此責諸將汝當樹旗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閑之富貴今日始勞何用愁乎此解甚牽合不若辟樞密家得五代時故本乃是殷字音鼒煙赤黑色左傳左輪朱殷注謂赤黑爲殷色岑參詩柳韓鶯嬌花復殷錢牧翁謂英華辨證曰漢書有朱旗絳天老杜此句則因朱旗絳天閃見北斗亦赤也是殷字何疑杜詩七律舊注楊文貞公序云必伯生能爲此也諸其爲元進士張性伯成氏所著且有曾昂夫所撰本傳可據又徐興公家有張刻古本名杜律演義元吳慶伯挽伯成有箋疏空令傳杜律之句

王禹偁詩話云子美避地蜀中未嘗有一詩說著海棠以其生母名海棠也余觀吳中復詩子美詩才猶閣筆至今寂寞錦城中石曼卿詩杜甫句何略辭能詩未工鄭谷詩浣花谿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錢希白詩子美無情甚郎官著意頻然自來詩人不過言公之閣筆與無情而未嘗云爲母名而避也後人遂附會其說以入詩話不知公詩偶不及海棠耳如三百篇多識草木之名而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原其初亦偶焉而已按許元寄歐陽公詩芍藥瓊花應有恨維揚新什獨無名公答云偶不題詩便怨人故周必大有芍藥小詩云六一先生舊帥揚分宰太史尹西昌只緣未識紅都勝如杜詩中缺海棠蓋紅都勝芍藥名公偶不題芍藥與杜之偶缺一也

投

懷錦水居止云遠投錦江波

吳旦生曰古音載投音豆其義有三皆假借也一借爲逗留之逗唐盧潘辯合肥文西投於江淮杜詩遠投錦江波一借爲句讀之讀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注猶章句也亦作句讀一借爲酘酒之酘梁元帝樂府宜城投酒令行熟酘酒重釀酒也北堂書鈔云宜城九醞酒曰酘酒

東坡外篇曰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游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蓋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率合程度偪偪者然也其篇句落處凡五杜鵑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蓋譏當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受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徵不可考凡尊君者爲有懷二者爲無不在杜鵑之眞有無也

吳旦生曰子美勞頭連下四句是其縱筆亦其拙筆變換無端難爲拘律若云非體則樂府江南曲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連下四句蓋前此矣元宋刻德元作蕨其行云東山有蕨其南山有蕨其西山有蕨其北山有蕨其亦其縱筆處也古今文人筆底孰敢以體程尺之邪若東坡謂譏刺史則又穿鑿

學林新編云此非子美自注蓋皆詩也自四句而下繼曰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蓋鵑字繼之以遶字天字可見矣又子美絕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閬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自是一格也

哺子

咏杜鵑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反爲哺其子禮若奉至尊

吳旦生曰杜鵑不自哺子寄哺於百鳥巢內亦或有之然老杜忠愛性成託興至此骨性筆力一時迸露不禁其言之津津耳其別一杜鵑行云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爲愚蒙王氏談錄謂此正破前篇之非余以篇中毛衣慘悴上訴蒼穹之語而結以深宮嬪嬙明是憤鬱寓言此卽前篇奉至尊之意也最可笑者江崑岳云此鳥不自營巢當生卵時竊睹他鳥離巢輒吞其卵而自遺卵宅鳥歸誤以爲己卵哺而出之車若水云杜鵑鴝鵒爲梟之徒也飛入鳥巢鳥見而去因生子於其巢鳥歸不知是別子也遂爲育之既長乃欲噉母蓋其瓌鄙至此而反議杜詩體物未眞邪

汝陽

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

吳旦生曰羯鼓錄汝陽王璡姿容妍美秀出藩邸嘗戴研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于帽上笪處

因誇曰花奴汝陽小名非人閒人必神仙謫墜也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在過慮夫帝王之相且須英特越逸之氣不然有深沈包育之厚若花奴但秀邁人悉無此狀固無猜也而又舉止淹雅當更得公卿閒令譽耳據此則汝陽眉宇自是不凡老杜稱爲天人亦因元宗有神仙謫墜之語而云邪

潑剌

野客叢書曰杜詩船尾跳魚潑剌鳴不曉者讀爲撥夫按張衡思元賦鸞威弧之撥剌注剌力達反太白詩雙鰓呀呷鬐鬣張跋剌銀盤欲飛去李以撥爲跋所謂撥剌者劃烈震激之聲箭鳴亦然又勢有不便順謂之乖巘數寸耳大曰圍則尺也既曰合抱則五尺也莊子樸

社木其大蔽牛挈之百圍疏云以繩束之圍度百尺是也今人以兩手指合而環之適周一尺杜詩四十圍是大四丈沈存中謂徑七尺不知何法以準之若徑七尺則圍當二丈一尺孔子身大十圍以其大也如沈言纔今之三尺七寸有奇耳何足爲異周之尺當今之七寸三分細素雜記曰古制以圍三徑一四十圍郎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郎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相合爲一圍則是一小尺郎徑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柏當從古制爲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宜矣豈得以太細長譏之乎

風刺上石經作刺通讀作刺七賜切劉勰書記論曰刺者達也許以戾訓犬出戶下爲解戾盤三字古今通借也又按詩是以爲刺韻協辟轉避撋都計切則非刺矣謚法愎很遂過不思忘愛並曰刺俗讀盧達切非是字學集要云周官司刺掌三刺注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又刺史官名又書姓名於奏白曰刺後漢書漫刺模黏也又芒刺本作朿俗从約束之朿誤

四十圍

夢谿筆談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塵史曰凡木始曰拱把

所及脫腕抽毫握之不盈掬放之彌乎六合何處著一算博士挈短衡長積銖黍於其閒哉徐與公引段文昌作武侯廟古柏文云合抱在於旁枝駢柯葉之青青百尋及於半身蓄風雷之冥冥觀旁枝合抱則見幹之四十圍百尋半身則見高之二千尺二公詩文暗合余謂必舉段文以實之猶拘虛之見也王勉夫謂杜新松詩何當一百丈敬菴擁高檣縱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檣此如晉人裁裁如千丈松之意言其極高耳余意亦如東坡與文同論竹云葉落空庭影許長方是解人

詩眼云詩有形似之語若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有激昂之語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此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柏之高大也文章警策處端在此兩體耳

施旌是也有激昂之語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此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柏之高大也文章警策處端在此兩體耳

逸雅黛代也減眉毛去之以此畫代其處也說文黵畫眉也箋云漢宮中妝有遠山眉文章家遠山青碧遂借凡青翠色通稱杜詩黵色參天改作黛草書訛黵首如代也六書言唐本說文作黛當是黵說未必也

最能

最能行云罨壩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與最能吳旦生曰劉辰翁謂最能者負船水手之稱觀長年與最能可見余按杜又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陸放翁問蜀人云攤錢博也梁冀好意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容齋五筆云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廣韻攤字下云攤蒲四數也資暇集云意錢當日攤鋪挼道之訛其音爲蒲此說不然張仲素詩林閒蹋青去席上意錢來一作億吳幼清云億暗錢也以意猜度如漢人射覆之類故曰億古今詩話謂川峽以篙手爲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耳輟耕錄謂吾鄉稱舟人之老者曰長老長上聲海船中以司柁曰大翁是亦長老三老之意

述異記云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郎皆著黃帽

七脩類藁云古有輯濯丞郎輯濯舟官名

海錄碎事云三門篙工謂之門匠陝人云自古無門匠墓言行舟皆溺死亦過語也

西谿叢語云今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庫

律細

皇甫百泉曰杜甫晚於律細故林逋謂詩應細評然又須玩理於趣中逆志於言外若謂諫草非獻君之物鳴鐘豈夜半之時則是明月不獨照乎巴川而周民誠無遺種於雲漢矣

吳旦生曰晚節漸於詩律細蓋公自謂也百泉之說以之律人則可蓋律已嚴而律人尙通也盧德水謂子美一生詩只受用一細字不止晚節爲然詩不細不清詩不細不遠詩不細不能變化詩不細不敢縱橫也余觀公又云詩律羣公問按海錄碎事云王仲宣流落荆南多有名士日問詩律故公詩云爾河嶽英靈集論曰昔伶倫造律蓋爲文章之本也是以氣因律而生節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焉東坡云敢將詩律鬥深嚴蓋未有不細而可言深嚴者也

酒盧

遣懷詩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盧

吳旦生曰新唐書甫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殆謂此時也按黃公酒盧文君當盧盧字不從土蓋賣酒區也顏師古云賣酒之處壘土爲盧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熕鑪故名非溫酒壚也漢書食貨志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天外黑風吹海立何元章云立水湧起貌出老杜三大禮賦四海之水皆立胡苕翁亦云先君有幾日北風江海立之句楊仲宏詩潮若北風吹海立袁海叟詩海水蕩滴如山立然則江樹與海立皆千古奇語矣

存歿

老杜詩有題云示獠奴阿段

阿段

吳旦生曰趙注但云陶侃之子其於阿段似無相干而未釋阿段之義按北史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囂阿段婦人稱阿惠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

次第稱謂也

按蜀土先無獠至李勢僭稱漢主時獠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大爲民患邵二泉云按韻獠音寥註云宵獵爲獠又音老

滄江樹

燕閒錄曰風吹滄江樹雨洗石壁來以實字作虛字用樹樹立之樹晦翁以爲誤字欲更爲去對來字恐未然東坡詩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祖此但不

若杜之簡雅遠矣

吳旦生曰吹景集言樹當作澍蓋峽中波浪險絕長風吹江濤驚沫濺勢如暴雨之澍也洞簫賦聲礧礧而澍淵李善云澍古注通風吹滄江注一語嵯峨蕭瑟不可言余曰否否樹作樹立殊有神解卽東坡詩天外黑風吹海立何元章云立水湧起貌出老杜三大禮賦四海之水皆立胡苕翁亦云先君有幾日北風江海立之句楊仲宏詩潮若北風吹海立袁海叟詩海水蕩滴如山立然則江樹與海立皆千古奇語

存歿口號二首席謙不見近彈棊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騶騮

吳旦生曰洪容齋謂每篇一存一歿蓋席謙曹霸存畢曜鄭虔歿也黃魯直荊江亭即事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余觀鶴林玉露引此句謂少游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高下不同又如此

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漁隱叢話亦引此句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入詩句取法少陵然不知其法少陵存歿之感而非但法其時人入句也二公皆失考舒田詩話云山谷此詩喻二人才思遲速之異也無已詩如戲得雨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寥落之映綠酒晴窺倒眼遲紅此可想少游詩如翡翠傷身窺多類此無已寤宮蕭冶之情可見二人他作亦感疾而終少游藤州以玉孟汲水笑視而卒二人於臨終竟不服又如此

北斗

歷歷詩秦城北斗邊

吳旦生曰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爲南斗形城北爲北斗形故號斗城然觀公秦城近斗句北斗故臨秦之句當是長安上直北斗也而秦中詩春城依北斗邨樹發南枝春字無義亦不可對邨當是秦城字耳劉禹錫經賦城依斗令閑千與公同義

荔枝

解悶詩側生野岸及江蒲趙注曰戎爽而下例以畝爲畹今官私契約皆然因以押韻不熟丹宮與玉壺雲窗布衣台背老勞人害馬俗本作勞生重寫誤一作疏誤或作鬚益誤今從歐本翠眉須楊升庵曰左思蜀都賦旁植龍目側生荔枝故張九齡賦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老杜諱荔枝爲側生蓋以時事不欲直道也

末二句言布衣抱道有老死雲窗而不徵者乃勞人害馬以給翠眉之須何爲者耶山谷謂雲窗布衣指後漢唐羌諫止荔枝貢者此俗所謂厚皮饅頭夾紙鐙籠矣

吳旦生曰王勉夫言漢和帝時南海獻荔枝十里一

置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上書曰交州獻荔枝生鮮致之驛馬晝夜傳送至有遭虎狼之害頓仆死亡不絕道路詩之勞人害馬正引此故實爲言耳子美自傷以有用之才見棄正窒終老不用果物奪於愛姬之嗜欲及時致之雖勞人害馬有所不卹杜又有詩云憶昔南州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舉此以驗勞人害馬之說爲不誣矣觀此則引唐羌止以證勞人害馬四字而餘文俱以老杜已意足成之其說極確惜升庵不攷及此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粵起上林荔宮荔枝自交趾移植於庭數歲後一株稍茂終無花實一日萎死因不復薄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歲發於道極爲民患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陸閎始罷貢其弊乃

社日

西谿叢語曰倘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社日用伏日事蘇黃皆以爲誤史記秦德公二年始作伏祠社乃同日至漢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也

吳旦生曰邵氏聞見後錄以割肉爲社日皆引用之誤按十二諸侯年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則祠社用伏日此詩用伏日事何礙

野客叢書云漢書載揚雄解嘲曰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注謂以肉歸遺細君是割損其名而文選載此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注謂朔拔劍割肉以歸炙亦肉也二說雖不同皆通於理

含蓄

顧脩遠曰勳業頻看鏡公意猶未忘勳業也頻頻取鏡而看胸中稜契眼底長安只看我此際作何面目猶未老否倘可自振否都在明鏡中了了看出又行藏獨倚樓其行其藏倚樓之際獨自躊躇藏既不甘行又難必無限心事他人不能知故獨自徘徊倚樓而不能自已

吳旦生曰田子藝謂俗本作步蟾夫以月而爲步蟾則又易之踴兔走烏可乎盍步檐以混成而言如今之飛檐步廊也屋之半間亦曰一步非言行步于檐下也古者六尺爲步今之廊檐大率廣六尺即步檐

出也冷齋夜話云詩有句含蓄者如杜曰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於水臥看牽牛織女星又班姬詩曰怪來妝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宮苑詩曰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是也此等引論最足啟發詩思凡詩惡淺露而貴含蓄淺露則陋含蓄則旨令人再三吟咀而有餘味人之而其句與意之微乃可得而晰也

孤帷步檐

郭彥深詩筏曰杜甫夜詩第二句空山獨夜旅魂驚第三句忽說孤帆與空山不屬當是疏鐙自照孤帷宿古人擣衣兩女子各執一杵後易作雙杵一人執之故曰新月猶懸雙杵鳴末句步檐倚杖看牛斗楊用脩云檐與櫩同並是古篆字後人妄作步蟾與上新月複而且俗又梁陸倕鍾山詩詩步簷時中宿沈氏滿願詩步檐隨新月上林賦步櫩周流注步廊也杜詩寶本此

吳旦生曰田子藝謂俗本作步蟾夫以月而爲步蟾則又易之踴兔走烏可乎盍步檐以混成而言如今之飛檐步廊也屋之半間亦曰一步非言行步于檐下也古者六尺爲步今之廊檐大率廣六尺即步檐之明證也余以升庵證蟾爲檐彥深證帆爲帷皆出卓識直令子美比詩重開生面爲錄子藝語以廣之

秋日題鄭監湖上亭云羹煮秋蓴與菊同稱則蓴羹宜於吳旦生日此秋深景物故蓴與菊同稱則蓴羹宜於九月矣墨莊漫錄云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蓴蓴鯽之羹蓴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張翰以秋風動思鱸固秋物蓴不可曉也余以此語大謬方言春夏爲絲蓴入秋爲油蓴故秋蓴肥如冰筋陳眉公謂春蓴如亂麻不足異秋蓴長丈許凝脂甚滑季鷹秋風正饒此也按書至冬猶蓴又云龜蓴又云七八月以前曰絲蓴秋末冬初曰塊蓴四月曰雉尾蓴據此則九月蓴正美也安得謂秋不可食哉

張翰吳人辟齊王東曹掾不樂於官在京師見秋風起作歌棄官歸宋王贄過吳江有詩云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蓴鱸謂翰度時不可爲故決去非實爲蓴鱸也至東坡謀三賢則云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蓴鱸也自賢其意又高一著矣若谿詩話云臨川慷慨秋風起悲歌不爲鱸眉山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蓴鱸也自賢反覆曲折同歸一意余以東坡拓開一步正得晉人曠達風味而臨川詩即贅意耳何謂同歸一意哉蓴猶黃犬東門事已非詩云黃犬東門事已非華亭鶴唳漫思歸直須死後方回首誰肯生前便拂衣此日區區求適志他年往往見知幾不須更說蓴

鱸美但在浚江水亦肥雖其姓氏不詳觀其落句似又從東坡推入一層令人尋繹之下如剝蕉心卷曲脫換益歎詩思之無窮也

點朝班

秋興詩幾回青瑣點朝班

吳旦生曰點字張禹山作音玷東晳詩莫之點辱陸厥詩復點銅駝門楊升庵引漢晉祇足以發笑而自點耳與此同顧脩遠引公詩凡才污省郎即此意也焦弱侯云若作玷不得用幾回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唐人屢用之可證余攷公於肅宗至德二載五月拜左拾遺八月即放還則列朝班僅僅三月此

點字不過謂曾備員來合之一臥滄江撫今追往怨而不怒何必去聲讀一作照朝班

倒句

秋興詩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吳旦生曰此爲倒裝句法乃以反言之也若正言之當云鸚鵡啄殘紅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公慣有此句法如宅詩黃鶴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鶴化爲老翁似白鳧也後見顧脩遠云詩意本謂香稻乃鸚鵡啄餘之粒碧梧則鳳凰棲老之枝蓋舉鸚鵡鳳凰以形容二物之美非實事也重在稻與梧不重鸚鵡鳳凰若云鸚鵡

啄殘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則實有鸚鵡鳳凰矣
又謝世脩云其意謂黃鵠高於五尺之童本有雲霄
之志今化爲白鳧則似老翁由大而小不得志也可
知余喜二說更有思致

伊呂蕭曹

讀杜二箋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張輔
葛樂優劣論曰孔明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
後魏崔浩諸論亮不能爲蕭曹亞匹謂陳壽貶亮非爲
失實公此詩以伊呂蕭曹相提而論所以伸張輔之論
而抑崔浩之黨陳壽也

吳旦生曰見字失字下得神妙見字從伯仲之間生

來失字從指揮若定生來鶴林玉露載孔明曰吾心
如秤不爲人作輕重信能此則吾心卽造化也乃知
長嘯草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或謂旣比之伊呂
又比蕭曹何也予曰下句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
指揮若定雖蕭曹且不能當況司馬仲達乎指揮蓋
措置經畫也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
故末句有志決身殲之歎

焦弱侯云三分割據紛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人以
三分割據爲孔明功業不知此其所輕爲正如雲霄
一羽毛耳必也倘伊呂而失蕭曹乃盡公之才惜乎
運移身殲僅以三分之業自見此天也非人也此詩
八句一意讀者逐句解之失其旨矣

問

西清詩話曰子美作悶詩乃云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
山若使予居此當卒以樂死豈復有悶乎墨莊漫錄曰
子美居西川憂在王室而又生理不具與死爲鄰故對
青山青山悶對白水白水悶平時可愛樂之物皆寓之
爲悶也蔡約之處富貴所欠二物耳其後竄逐經歷崎
嶇必悟此詩之工

吳旦生曰蔡絛看出憂中有樂張邦基說得樂中有
憂總之作詩者與看詩者隨其興會卽各具一造物
不妨異轍而同塗也張云經歷崎嶇必悟其工此非

善於論蔡乃善於論杜按李伯純之序亦云蓋其開
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於至德大歷干戈亂離之
際凡四千四百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亡
聊一寓於詩平時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
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
其語之妙也

按唐僧栖白詩卷簾當白晝移坐向青山元范德機
詩青山入坐席白水抱門流其語意皆出於杜卻皆
說向樂邊

添綫

海錄碎事曰杜詩刺繡五綾添弱綫魯直詩宮綫添尺

餘歲時記謂魏晉開宮中以紅綫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綫未知孰是

吳旦生曰公有至日遣興詩愁日愁隨一綫長魯直云釋此句者引歲時記紅綫量影之說而唐雜錄謂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綫之工此說爲是則知魯直已有確據故其所云宮綫添尺餘者亦指刺繡言耳陶南村掖庭記云至則候日於丹墀有一綫竿下爲緝袞堂至日命宮人把剡以驗一綫之功

書雲

小至詩云雲物不殊鄉國異

吳旦生曰詩話舊謂冬至用書雲事宋人小說以爲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獨以爲冬至事非也按春秋閔

精符云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注曰雲迎日出雲送日入也冬至獨用書雲事指此未爲偏失也然余觀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預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變也漢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據此則四時八節皆可用書雲昔人偶於冬至用之亦可而後人遂援爲故實則非矣

文苑英華載令狐楚冬至進鞍馬狀云迎日長辰書雲令節

落句

范公稱過庭錄曰小宋舊有一帖論杜詩至於實下虛成亦何可少也先子未達後問晁以道云昔聞於先人蓋爲縛雞行之類如小奴縛雞向市賣是實下也末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虛成也蓋堯民親聞於小宋爲謹退而記之

吳旦生曰落句之妙忽入它意靈變莫測非後人之所可擬眞西山引黃山谷書酬池寺云小點大癡螳捕蟬有餘不足魔憐蛇退食歸來北窗夢一江風月

趁漁船步里客談又引山谷水仙花詩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師民瞻引蘇子瞻二蟲詩二蟲愚智供莫測江邊一笑無人識洪容齋引李德遠東西船行云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數詩語意互相祖述然與老杜自懸殊也

動搖

竹坡詩話曰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讀太史公天官書天一鉾楯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杜詩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暗用遷語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詩至此可以爲工

吳旦生曰西清詩話引漢武故事星辰搖動東方朔

以爲民勞之應劉溪漫筆又引天官書注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是天之旗鼓動搖主兵天爵堂筆餘云杜公雖破萬卷恐未必拘拘證古若此暑月夜半露坐時觀晴空星河影隱映錯落儼然動搖處處若此況三峽乎余觀此詩起句云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雖不可例以暑夜目之然必以星垣配合亦殊損其寥曠也

按三峽有二自夷陵州西上南津關始入西陵峽再爲明月峽北峰上有石穴如規故名再上卽黃牛峽南有黃陵廟宜都記云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一百里許山水紆曲林木高茂哀猿三聲巖谷響應者卽

此此楚西之三峽峽之南門蜀江之委尻也上溯歸州由巴東過東西瀼始入巫峽再經巫山入鬼門關爲歸峽再上卽瞿塘峽在白帝城西舊亦名西陵峽灩澦堆當其口水經云杜宇所鑿連亙七百里重巖疊嶂隱蔽天日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者卽此此川東之三峽峽之北戶蜀江之咽喉也

澶漫

聞河北諸道節度使入朝歡喜曰號云澶漫山東二百州

吳旦生曰澶音憚遠也莊子聖人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南都賦其竹則緣衍抵阪澶漫陸離柳子厚鏡歌云澶漫萬里宣唐風楊仲宏詩澶漫渠河方涉夏蕭條竹樹已迎秋又云南山多白雲澶漫

漫塞巖谷

司馬相如子虛賦案衍壇曼向注云平寬貌揚雄甘泉賦平原唐其壇漫翰注云廣大貌

老子

塵史曰子美李潮八分歌云苦縣光和尙骨立筆法瘦硬方通神按神仙傳老子苦縣瀕鄉人漢書稱桓帝夢見老子命中常侍左悺於瀕鄉致祭詔邊韶立祠兼刻石卽蔡邕書也今考桓帝紀年乃建和而光和爲靈帝年號豈傳寫之誤耶或以亳有太清殘缺碑猶有光和

三字又不知太清之名始於何代兼譙去苦縣尙兩舍卽非邊韶所刻石也

吳旦生曰綱鑑桓帝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音怙縣祠老子注云苦縣故城在開封府鹿邑縣東老子祠在鳳陽府亳縣按建和至延熹凡四改元則非是建和明矣生於苦而祠於亳判然兩地靈帝光和時蔡邕輩尙在安知非另有碑刻況太清又明是老子稱號也老莊或指亳碑而苦縣乃以老子生地連屬言之不爲乖謬潘子眞詩話云北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廟亦漢碑俱蔡邕書杜詩苦縣光和謂二碑也

屠蘇

楊升庵曰蕭子雲雪賦韜孚愚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杜子美冷淘詩願憑金騶裹走置錦屠蘇屠蘇庵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云屋平曰屠蘇魏略云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庵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爲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憩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幘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障諺曰屠蘇障日覆兩耳會見暍兒作天子

吳旦生曰廣韻屠麻草庵詩話補遺云周王褒詩飛甍彫翡翠繡栱畫屠蘇本草名畫于屋上因草名以名屋此又一解

時鏡新書云晉董勛曰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裴夷直詩自知年紀偏應小先把屠蘇不讓春顧況詩還丹朱篋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

古雋考略云屠麻酒名元日飲之可除瘟氣本作酴酥四時纂要作屠蘇屠者絕鬼氣蘇者蘇醒人魂雲麓漫鈔云按荊楚歲時記正月旦日進椒柏酒飲桃湯服御鬼丸敷于散次第從小起注云以過臘日故崔寔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又曰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晉世若漢嘗以十月爲歲首也又

上後園山腳詩石櫐徧天下水陸兼浮沈

吳旦生曰櫐音原本名按石櫐子如苛蒻其皮可以禦飢時天下荒亂小民轉滿壑水陸並載石櫐以充糧

白鳥

寄劉伯華使君詩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

吳旦生曰鮑注與白鷗波浩蕩意同言自適也是直解作飛鳥蔡寬夫謂或以爲鷺大謬按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注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羞有翼謂之鳥謂螢與蚊蚋也羞進也舊注又以白鳥爲蚊蚋非是豈有兩句皆說讒成甚律度余以詩人青蠅刺讒固矣注家不識白鳥爲戒貪而猥測之也金樓子載齊威公臥于柏寢白鳥營餓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廚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噓短吸而食及其飽者腹爲之潰蓋戒夫貪也然則公詩蓋言天下多貪讒之人耳

荊州高齋夏月無白烏昭明太子於此齋進文選

魏將軍歌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巉巖

吳旦生曰注家昧其義此卽北斗歸南之意林下偶談云崑崙月窟在西而謂之東蓋謂魏將軍略地至西方之極而回顧崑崙月窟卻在東也

揚雄長楊賦西歷月窟東震日域注云月窟月所生處在西日域日初出處在東

水明樓

稗編載蘇尙書符嘗與人論詩曰祖父謂老杜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以爲古今絕唱乃祖父於此有妙悟處宅人未易曉也

吳旦生曰樵杭云僞蜀嘉王宗壽每諫諍衍不樂燕會衍命宮人李玉簫歌其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懼謂乃飲佞臣潘在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卽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其歌詞云暉暉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觀此卽詞曲月明如水浸樓臺所自出也水浸二字便涉纖麗其去王建天街夜色涼如水遠矣況與杜句何啻天壤

崙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杜詩卷中之下

紅鮮

茅堂檢校收稻詩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憎

吳旦生曰此即桃花米也宋武帝張妃桃花米飯任昉卒於新安惟有桃花米二十解公又詩云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

烏鬼

戲作俳諧體遣悶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

吳旦生曰烏鬼馬永卿漫叟以爲豬謂川人嗜豬頭肉家家養豬每呼豬則作烏鬼聲故號豬爲烏鬼劉克莊佃胡茗谿黃潮英陸農師焦澹園以爲鸕鷀謂夔州圖經稱峽中人以鸕鷀爲烏鬼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而人得食魚也僧惠洪王勉夫以爲烏蠻鬼謂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繒白蠻則婦人衣白繒也沈存中讀元宗實錄有宮人呂太一叛於廣南故下文有收珠南海之句

吳旦生曰唐書有兩呂太一中宗朝一爲文士以才稱代宗朝一爲宦官以反戮唐世說載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眞因詠竹以寓意曰濯濯當軒竹青青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味尤珍蛤家神悉事烏又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鬼則爲烏鴉之烏非烏黑之烏矣

復齋漫錄云食可以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續釋常談亦引世說以證一頓二字出處野客叢書云頓字豈惟食可用如前漢書一時頓有兩玉人是唐書打汝一頓是言杖也晉書一頓而成是言事也言人也宋明帝王忱嗜酒時以大飲爲上頓是言飲也豈獨食哉

呂太一

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葉少蘊曰此詩似爲哥舒晃作太一以廣德二年反晃大歷八年以循州刺史反相去益十年自此而上五篇疑皆失題但以首語名之讀者多不能遽了韓宗武曰代宗紀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或疑宮中二字恐誤韋倫傳言宦者呂太一則中人爲宮市於嶺南者爾故稱市舶使蘇東坡曰讀元宗實錄有宮人呂太一叛於廣南故下文有收珠南海之句

芥隱筆記開元中中書舍人呂太一與張嘉正號四俊者卽此人葢與老杜所詠明明別是一人也老杜所詠斷是宦者觀諸將詩南海明珠久寂寥則此詩爲廣州市舶使明矣

戮之以建平定之功故曰平惟屬宦者故曰宮中詩話迺謂唐時有自平宮謬甚

舞劍器

盧德水曰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序與詩俱登神品葢因臨潁美人而遡及其師又追想聖文神武皇帝撫時感事悽惋傷心念彼風塵須洞以來女樂梨園俱付之寒煙老木況自身業已白首而美人亦非盛顏則五

十年閒眞如反掌以此思悲悲可知矣一篇中具全副造化波瀾莫有闊於此者

吳旦生曰序言開元三載予尚童稚記於鄜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按睿宗太極元年公始生至元宗開元三年纔四歲耳便能觀公孫氏渾脫舞且知其瀏灕頓挫獨出冠時邪而白首猶記及邪異人早慧乃爾

李太白詩公孫大孃渾脫舞卽此時事呂元濟上書比見方邑相率爲渾脫隊騎馬戎服名曰蘇幕遮今之曲名取此

太甲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攢傅扶墨莊漫錄曰鮑欽正鄧睿思范元實及世行王原叔注皆不詳五雲太甲之義予讀王勃孔子廟堂銘序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葢西臨載五雲於太甲然則爲元象而言矣燕公讀此碑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葢已下卒不可悉則五雲太甲一公燕公不知之況餘人乎

吳旦生曰嚴羽卿謂太甲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與甲葢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此說殊陋固學紀聞引晉天文志云華葢杠旁六星曰六甲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留青日札引五車證五雲云五車以五寅日候之有雲各具其色者賢人隱其下也甲

寅爲五侯之首故曰太甲吹景集云隋書載天子欲有所遊往其地先發天子氣或如華葢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孔子衰周而素王故以天子氣喻之華葢五雲之說確本於此京氏易納甲以甲屬乾宮甲爲歲陽首故曰太甲太甲者借爾雅太歲在甲字面也

錢牧齋謁先聖廟詩東瞻日觀近南指帝車移此據一公之說而言也按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葢斗君象故謂之帝運動不居故爲之車古者造車之初有取于斗柄下鐫龍角之象則所謂帝車亦因其象而名

之

遮莫

鶴林玉露曰遮莫今俗語所謂儘教也杜詩已判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鄰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有用爲禁止之辭誤矣

吳旦生曰禁止既失而儘教亦太無賴益遮莫卽莫是之意言鶴髮已老而約略曉籌又爲雞報郎得不催人老也嗟遮怨暮一段亡聊情況從兩語唱歎而出下字卽漏下幾點之下

遮莫唐人俚語也當時有遮莫爾古時五帝何如我

今日三郎之說李太白詩遮莫墓枝長百丈不如當代幾人還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元微之詩從茲罷馳驅遮莫寸陰斜羅鄴詩南山遮莫倚樓臺

龜年

野客叢書曰子美逢李龜年詩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退之井詩貢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韓詩亦自杜詩中來

吳旦生曰明皇雜錄崔九卽漢中令湜之弟也江季共說龜年詩非甫所作益岐王死時與崔滌死時年汜或云況誤刊汜吳人蓋公旣自注則不可謂顧何名矣及觀困學紀聞云趙氏金石以爲太子文學翰林院待制尚幼又甫天寶亂後未嘗至江南也范據言明皇幸

岷山伶官奔走李龜年奔迫江潭甫以詩贈龜年云云又言龜年曾於湘中采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云云歌闋莫不望行在而慘然龜年唱罷忽悶絕仆地以左耳微聾故也有用爲禁止之辭誤

暖妻子未忍殮殮經四日乃蘇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蘭亭唱祓禊畢放還且言主人卽復長安也時甫正在湘潭或有此詩

老馬

江漢詩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吳旦生曰韓子載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

詔顧誠奢醉歌行所云即誠奢也注謂顧況誤東觀
餘論亦云此詩蓋謂顧誠奢也觀其遺蹟乃知子美
弗虛稱之據此則所謂公自注者猶有後人所託未
可全信邪

砆

送重表姪王砆評事使南海題下注云砆理劘切水深
至心曰砆今作厲
吳旦生曰說文砆力制切厲石渡水也集韻類篇亦
言履石渡水則鄭注以爲水深至心何以成渡乎詩
深則砆直是古厲字又豈特今作乎
字書有云砆水擊石聲亦作砆研作平聲者觀李太

白詩砆厓轉石萬壑雷則此語亦未誣矣郭璞江賦
砆巖鼓作字加點音平聲

王珪母妻

西清詩話曰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
貴但未知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元齡杜如晦過之母
曰汝貴無疑及質之少陵送重表姪王砆云我之曾老
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則珪母杜氏
非盧氏又云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
年自餬口家貧自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顏珍寂寥
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叉逢爲之久自陳剪髻鬻鬻市充
沽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窮窺數公經綸亦俱
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
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泰
王時在坐眞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
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采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
嫂叔盛事垂不朽其上下詳締如此而史謬誤之甚
母李窺之知其必貴蔡說妄云有傳又誤以李爲盧
矣余觀層層駁擊使有可據詩之所以貴有話也第
攷傳文與詩辭合前人故致疑於母妻閭耳因觀野

客叢書云傳言母李而詩言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
其高識遠見非常人所能及者母見房杜則謂二客
公輔才汝貴不疑妻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大名皆因
此人手其事甚異詩傳互相發明皆可爲據也庚谿
詩話云少陵所稱杜氏者實珪之妻而史所稱乃珪
之母兩事自不同想以其詩中有剪髻充杯酒事
與陶侃母同故亦以爲珪母然以珪之賢上稟訓於
賢母下得助於賢妻宜其爲一代宗臣也

龍鳳姿

許彥周詩話曰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
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唐太宗相工見之龍鳳之姿天日

之表而杜詩云眞氣驚戶牖可謂工而盡

吳旦生曰杜又詩歲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按史記秦虎狼之國也唐史太宗龍鳳之姿詩話謂其各易一字最爲妙處然總不若眞氣二字不落皮相套子此後漢所謂知帝王自有眞也

蘇渙

容齋三筆曰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詩有再閱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之語又寄裴道州并呈蘇侍御云致君堯舜琳生擇言擇言生勉勉自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

吳旦生曰篋中集姓氏載季友河南人一云鄭城人家貧賣履博極羣書李勉引爲賓客河嶽英靈集稱其詩愛奇務險遠出常情之外然而白首短褐艮可悲夫錢起有贈季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略見子如瓊枝此卽豫章賓客之事也然觀季友雖詩云采山仍采隱在山不在深又寄韋子春河嶽英靈集作山中四部叢刊本詩云雀鼠晝夜無知我廚廩貧此亦足標其高致也已

行藥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云行藥病涔涔日行藥次得舍於舊吳旦生曰車允詩書談樓山一日

井中鮑昭行藥至城東橋詩五臣注云昭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常建詩行藥至石壁東風變萌芽陸龜蒙詩更擬結茅臨水次偶因行藥到村前白樂天詩已遣平治行藥還更教塡拂釣魚船陸放翁詩筍生遮道妨行藥果熟垂枝礙整冠放翁又有舍北行飯書觸目二首錢牧翁詩忙爲市南行藥去閒從城北討春還

奪胎

詩眼曰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迴出流輩則司馬遷外生故也杜審言已工詩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爲交游故老杜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老

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不免蹈襲前輩然前後傑句亦未易優劣

吳旦生曰僧慧標詠水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沈佺期釣竿篇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老杜奪胎於二詩自成警句山谷云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碧谿詩話又云春水船如天上坐不若老年花似霧中看尤爲具眼識者參之野客叢書云佺期此語又有所自觀陳釋慧標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王逸少詩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游得非祖此乎杜子美詩曰春水船如天上坐李白曰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盧懷慎謹曰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鏡裏懸是皆體貼此意

齧膝

清明詩爭道朱蹄驕齧郗

吳旦生曰王叔原注朱建平善相馬魏文帝將出取馬入建平曰此馬今日死矣及將乘馬惡香齧帝郗帝怒遂使殺之胡苕谿謂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駕齧郗注良馬低頭日至郗故曰齧郗子美意出於此余觀謝世脩注亦引王褒傳洵魏文非佳事不足證也

折

風雨看舟前落花云赤幡輕薄遮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折字

吳旦生曰玉宇別集劉公幹居鄴下一日桃花爛熳值諸公子遊賞久之遂去公幹謂其僕曰損花乎僕曰無但愛賞而已公幹曰珍重輕薄子不來損折使老夫酒興不空老杜用此王原叔謂本作不來接一作折然接字何義劉須谿云折字是蓋亦有據而批此邪

周顒

避暑錄話曰久爲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與孤何顒後漢人見黨錮傳與詩不類當作周顒周何字相近而

訛周顒奉佛有隱操詩意當在周顒

吳旦生曰公又有兜率寺詩庾信哀雖久何顒好不忘注云何允侈於食味周顒勸之食菜應作周顒豈誤記何允邪余觀韻語陽秋載周顒有云性命之在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今人以活嬾而資口腹者所居鍾山舊館作草堂寺以處荆公詩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波阿蘭若猶言遠離處窣堵波猶言廟皆梵語也南齊書周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蓋其所謂隱

操如此何至山陰一出孔稚圭作北山移文以絕之曰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此又何說邪

高氏小史云周顒字彥倫始置四聲切韻行於時何氏語林云吳興沈休文陳郡謝元暉琅邪王元長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彥倫善識聲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謂之永明體據此則公慕其奉佛或又慕其聲韻之學邪詩末卽云定清題壁亦從此入想

李杜

長沙送李衛詩李杜齊名眞忝竊

吳旦生曰范母謂滂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蓋

指李膺杜密也按太尉李固杜喬爲梁冀所殺故掾

楊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又白馬令李雲宏農五官掾杜眾同死獄中其役襄楷上言稱爲李杜又韓退之稱太白子美云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今公自稱衛爲李杜抑何李杜之多也

杜詩卷下之上

律詩法

門人　吳成鄒遂　王恭編次

楊仲宏序曰予少年從叔父楊文圭遊西蜀抵成都過浣花谿求工部先生之祠而觀焉有主祠者工部九世孫杜舉也居於祠之後予造而問之曰先生所藏詩律重寶不猶有存者乎舉曰吾鼻祖審言以詩鳴於當世厥後言生閒閒生甫甫又以詩鳴至於今源流益遠矣然甫不傳諸子而獨於門人吳成鄒遂

王恭傳其法故予傳之三子者雖復先生之重寶而得之不易也今予自遠方而來敢不以三子所授者與子言之子其謹之哉予遂讀之朝夕不置久之恍然有得益信杜舉所言非妄也京城陳氏子有志於詩故書舉之傳予戒予者貽之時至治壬戌四月望

書

收東京三首

飛燕將書　汾陽帝駕可久屬乎故下一暫字燕將之書未能必於感動勤復爾爾此二字下得有味

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　稱宗之廟謨已壞然不敢言依然焉其更也人皆仰之則日月已貞更與萬方初　稱宗之廟謨已壞然不敢言當時宇宙再造之權可知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　衰白之時生意自少故下一甘字他字便不可　忽聞哀痛詔又下聖神朝　聖神之一已甚可又下乎忽聞又下四字多少驚且疑意蓋自元宗播遷已有詔罪己矣肅宗即位又一詔焉思憶帝堯此十字渾涵多少意思播遷羽翼懷商老文乃促取大物爲山谷用十四字太露如何有此十字叨逢罪己日霑灑望青霄　叨逢罪己日霑灑望青霄之高　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之不易如此先宮闕後城壕有次序　賞應歌杖杜歸及薦櫻桃雜寇橫戈數以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　今日收復一處明日收復一處奏凱

之音日報

喜達行在所三首

西憶歧陽路鈐人遂卻回　言昔道梗而下五字好　也眼穿當落日愁望之極也心死著寒灰幾不可生也　霧樹行相引蓮峰望或開言喜達意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　雖達行在而此　生還今日事聞道暫時人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　初字已字不是容易下　喜心翻倒極嗚咽欲霑巾　甚是可喜可悲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　十字妙至今使人憐其意也　猶瞻太白雪時未和也喜遇武功天　漸近日也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　昔日陪千官之榮今也弔一影之靜益是朝無人焉然猶幸熊羆之士爲國討賊每至其前　帶語可四字緊跟又包得安兵當斬聊心少蘇焉

社稷新數中興年酒司隸南陽之意

歸夢

遲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已字好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天地昏也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

過斛斯校書莊二首

纔稱悽愴句句字可法

此老已云沒鄰人嗟未休或以爲杜老自稱豈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傷其臨老方得一官句字皆停當文帝召賈誼於宣室武帝求相如遺文妻子寄宅貪園林非昔遊意涵粹北窮妻無子相如破屋帶林泉者不同息空餘蕙帷在浙浙野風秋蕙帷猶在而妻子寄食於宅所可哀也

燕入非旁舍旁無歸人怕鷗歸祇故池景在人目斷橋無復此空宅宅耳板臥柳自生枝十字好遂有山陽作稽康過山陽作思舊賦多慚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讀之可以敦薄之意

詠懷古跡五首

句字皆雅實意度極高遠

其一 三峽五谿 結上生下格

支離東北風塵際飄泊西南天地間吳氏曰支離其神飄泊其身於西南天地之間則其所懷爲何如也故其身在於西南而神則遊於東北此二句詠懷以起第三聯三峽樓臺淹日月五谿衣服共雲山言五谿指西南而言淹日月其雲山非繫方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

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在下句言寺猶在也王氏曰此詠劉備之地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在下句言寺猶在也王氏曰此詠劉備在永安宮也永安宮在三峽上句言莫靈猶在寺先主之祠廟在焉

其二 宋玉宅 拗句格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吳氏曰宋玉賦云凡草木搖落而變衰故甫誦此而知宋玉之悲此專詠宋玉所懷之實悵望千載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王氏曰悵望宋玉已經千載不復得見而空灑淚蕭條異代不得與之同時也吳氏曰悵望者以其風流儒雅也蕭條者以其搖落之悲也此二句承上聯而言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鄒氏曰宋玉有宅在荊州故宅空文藻以其儒雅也宋玉有神女賦曰雲雨荒臺以其風流也曰空曰豈曰最是楚宮俱泯沒舟人指點不復見其風流儒雅者也最是楚宮之地此至今疑王氏曰楚宮即故宅荒臺之意也句承上二句而終首聯之意格

其三 昭君墓 牙鎖格

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王氏曰荊門舊有明妃村吳氏曰此專言明妃事也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上句起第三聯上句下句起三聯下句紫臺漢宮名言明妃入漢宮而後嫁於遠面環佩空歸夜月魂上句承二聯下句而言明妃去矣惟見畫圖下句承二聯下句而言明妃死矣惟於月下想其魂之歸也畫圖可省惟其有冢所以歸夜月之魂交互曲折各盡其妙耳千載琵琶如解語分明哀怨曲中論此結起句以終其意

其四 蜀主廟 節節生意格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王氏曰此詠劉備之地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在也王氏曰山有臥龍寺先主之祠廟在焉野廟松杉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上句承上聯下句言之野廟即先主之祠也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其五　孔明廟　抑揚格

諸葛大名垂宇宙功臣遺像肅清高　鄒氏曰此專指諸葛也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諸葛之才本可以兼天下今三分割據不得展其才雖紆籌策而名之垂宇宙自若也萬古雲霄即肅清高也上句少抑下句即揚宙也羽毛之在雲霄即肅清高也上句少抑下句即揚以應起句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言諸葛在伊呂之間指揮若定雖蕭曹之吳氏曰此五首以詠懷古蹟爲題大旨皆敘古蹟而詠懷亦是傷感之意

愁

句法皆峻清此谷峻最多如此

江草日日喚愁生　草之生愈愁之多奚宇妙　巫峽冷冷非世情　巫峽險阻身於險水之冷冷豈盤渦鷺浴底心性澈但何自苦　獨樹花發自

言皆秋深之景物也　江閣波浪兼天湧　塞上風雲接地陰　江閣即巫峽兼天湧接地陰山水之氣蕭森也此景物接第二句也　叢菊兩開他日淚　孤舟一繫故園心　甫居夔州二年見菊之開感之淚也　兄遷秋景慘淡人情就不思歸然甫在夔州巫峽時雖值秋深而世之念故園而反爲孤舟所繫奈阻隔於兵戈無由到　寒衣處處催刀尺　白帝城高急暮砧　催刀尺急暮砧皆秋深之景以結第三聯并起句之上以結第二句之意也鄭氏曰因言寒衣而有刀尺之暮砧之事

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　每依北斗望京華　第二句交股起後二聯長安有北斗

猿聲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　上句應第一句聽猿後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也聽猿二句奉使京華事也夔府事也下句應第二句奉使京華事也長安之深故聽猿

其三　纖腰格　又名開閤格

千家山郭靜朝暉　日日江樓坐翠微　鄒氏曰此詩前四句一意後四句一意而亦託興於耳　信宿漁人還泛泛　清秋燕子故飛飛　此皆應起聯二句之意而亦託興於以舊爲故只此二字也　匡衡抗疏功名薄　可見其每日坐江樓也　遙人泛泛子飛飛皆江樓所見託物以喻己欲如匡衡抗疏奈我不欲如劉向傳經心事違　甫意自謂非不欲如劉向傳經奈

我之心事遲何此二句雖以與轉然亦四前四句而發矣不如甫之卒致高位比之馬自輕肥甫之同學路貴又劉向輩而甚每日坐江樓然彼之富貴自若而此之窮困自如又何以慰累子哉此二句實結第二聯之意前四句乃言無聊後四句復言無聊也吳氏曰與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而申其意公在夔府因秋之景物時事以起興而歌八章此三章皆言夔府以寓其傷已云爾

其四

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氏曰此統詠長安起句乃一篇之大意後六句無非發明悲字之意二句雖各異事而意相承鄒氏曰第一句起第二聯意第二句起第三聯實也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王氏曰此應前二句悲字之意也鄒氏曰此二句應第一句之意也又王侯第宅文武衣冠公言長安之事而曰皆新主異昔時則見第宅衣冠之似弈棋非一人一時之事矣鄒氏曰此二句應起聯二句之意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馳直北金鼓征伐之意以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此結前六句之意以魚龍寂寞譬君臣亂離平居有所思者亦思此而已上句雖譬詞而實所謂歸題下句雖思此而實聞道之言其首尾相貫如此

其五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起句三字比而興也承露盤蓬萊宮有之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天子在長安而有此事西王氏曰直敘蓬萊之事比之天子皇后也昔者關函關王氏曰函關令尹見紫氣滿函關而知有聖人過後見老子騎青牛度關周穆王宴瑤池而知有西王母必有聖人過後見老子騎君見臣下句言臣見天子皆蓬萊宮之事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王氏曰上言君見王氏曰此詩正作下言臣見天子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之事鄒氏曰雖在對結此二句始言長安前六句特言蓬萊之事以喻長安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吳氏曰此言二苑而後及於紫閣峰

其六 首尾互換格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吳氏曰瞿唐在峽口曲江在長安此之去彼萬里之遙此言變府之接長安不如甫之卒致高位比之一句帶第二句之意正所謂變中之不變也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花萼芙蓉曲江之苑名也通此言曲江之地勢宮苑如此御氣入邊愁言素秋之景致也珠簾繡柱圍黃鶴錦纜牙檣起白鷗此曲江之景繁華如此昔時有之而今則無矣應在下句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回首統上六句歎舞地指曲江也惟如此秋興之不淺也鄒氏曰此四句見其興替句應二聯蒞歌舞地指曲江也惟有風煙而無繁華故云可憐也

其七 載王集木天禁語中單號格

其八

吳氏曰瞿唐在峽口曲江在長安此二苑與漢陂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錯綜句法上句昆吾下句曲江也章言昆明八章言昆吾御宿等景雖異之華之物下句也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上句昆吾之時而佳人采拾翠草相問多少也下句言元宗御宿昆吾之時而佳人采拾翠草相問多少也下句言元宗與貴妃諸宮苑與漢陂而晚又移也觀此二句可知矣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昆吾御宿紫閣峰陰入漢陂而後及於紫閣峰也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吳氏曰四章總言長安五章言蓬萊六章言曲江七章言昆明八章言昆吾御宿等景雖體制不同而末皆悲歸已意蓋不如此則無以見其自憂而思長安因秋之日託物起興也健羨

吹笛

聽句格

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王氏曰此二句一正中之變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王氏曰此二句一字以貫二聯誰家二字以貫三聯正此局也氣韻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

處明此應起聯第一句也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兩征此起聯第二句也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卻盡生此總結上六句曲名折楊柳

送韓十四歸江東省親　開閤格變中之變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玉氏曰兵戈阻隔吳氏曰此因韓之省親而有感也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此承上二句而言兵戈之阻隔也吳氏曰言何處二字以問之第三聯正答此問也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訪庭闈處也吳氏曰此應上問云此別相期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燕子來舟中　開閤格變中之不變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玉氏曰此詩以燕子之飄泊比己之飄泊比己之憐處處巢居室無異飄飄還起去穿花渡水益蹉跎舊園還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

話四十　己集七　九

飄泊上句以人言下句以物言舊人故屋比興兼有老此身老一作託翹語船檣燕子亦在故園人物之情初非相逐此合而結之

十二月一日作

卽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此作第三聯意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此作第七句意亦貼起聯所以歷翠微者入山扉者以其有桃花所有卽看燕子語則非指今日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此上句應前四句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王氏實二去見面稀之意此四句總結前四句

登高　句應句格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此上句起二聯上句言山中所見景物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應起聯登高而言此者蓋俯視之也前四句以景物言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上句起後聯上句起後聯下句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結此二句應上二句後四句以人事言

奉使蜀州桓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尙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敘事格正中之變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彩鷁新漢官制曰丞相車以畫熊爲飾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句上句言中丞下句言別駕將丞命也

話四十　己集七　十

言中丞赴江陵也下句起居衛尙書太夫人也此四句將物言人事也楚宮臘送荊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上句言江陵之景在江陵下句言此不惜知吾斑髮總如銀寄從弟位以惠連此弟也

諸將五首

其一　結上生下格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諸邊拔漢旌吳氏曰韓公築三城以絕諸羌以拔漢旌其本意如此也本宇起下豈宇豈謂蠻頻回紇馬烈開聞晉水清王氏曰上句總結上四句而吳氏曰豈謂先人御爲本國救患難也此指諸將之過也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翻渭北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此上句應前四句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王氏實二去見面稀之意此四句總結前四句

其二　歸題格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王氏曰言漢家有此陵墓而胡虜入關皆掘地也　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此言因胡漢朝陵墓遭發掘之患如玉魚金盌皆當時殉葬之物此　旗北斗開　此言胡人入關照北斗之害城上旗纔本以防寇少材官守渭將軍且莫破愁顏言胡騎發處擾民之甚故必須材官守渭渭將軍未可棄也公憂國憂民如此

其三　賓意格

洛陽宮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此言責諸將戒其不可恃險也上歛下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曰禹曰堯比當時也惡結第三聯比也下句結起聯興也

客至　吳兼賦格

有酒有肴有客有兒竹籬茅舍在江皐客至也

話四十　已集七　十一

不自供上句責諸將之無補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此歸美一相國有與天下之志

其四　前多後少格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吳氏曰此言嶺海皆爲人所陷而兵氛未息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此言職貢之不通以深責諸將不能掃除祲氛殊錫曾爲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此言朝廷待諸將非不厚而諸將何以報效乎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聖朝如云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皆北而言也言天王之地只在忠臣輔相之耳上句結前四句下句結第三聯也

其五　前閉後開格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上句言南到夔州見秋之來也又見春之來也下句言己之往時破敵共迎中使望鄉臺句言昔時之事主恩前後三持節更令分明數舉杯上句言嚴爲節度使今昔對言合也下句言武之如此說今日之事開也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西蜀總言錦江巫峽出羣才指嚴武此詩之右故知前開後合說也

峽中覽物　興兼比格

曾爲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此言在華州時而此詩在夔州作故有曾爲憶在四字　巫峽忽如瞻華岳蜀江猶似見黃河此言在夔州猶在華岳也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此言見夔州景如在華州時也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形勝有餘結第三聯比也惡結第三聯比也下句結起聯興也

客至　吳兼賦格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先言無客至而有如此物興也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上句興下句賦也餐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四句一意終一篇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正而變格特異耳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玉氏曰上句起三聯之意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下句起二意此應上句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卻此應起句傷歲暮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得詩彼此動興也江梅得詩彼此相憶交情可見

返照　比興格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鄒氏曰此不特詠物而前四句託物引興返照入江飜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此聯分應上二句以見題也衰年肺病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照則閉門而已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病時見返照則高枕而已愁時見返照則返句結自病之意後四句雖自爲一意又句照前後則末句生開題意尤爲妙也

送韋二少府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別筵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及萬人傳後二句見少府之賢四句一意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此言別時之意髮一作鳥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總結上見別之意也

秋夜

連珠格

露下天高秋氣清空山獨夜旅魂驚吳氏曰此詩前後四句各意然細看之則空山秋氣獨疏鐘自照孤帷宿實行乎其中上句見獨宿下句見秋氣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雁無情上句歎之意猶見獨宿下句結憶舊之意猶見秋天步檐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上句接自歎下句結憶舊

狂夫

歸題格

前後相似而變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鄒氏曰此詩前四句言仲冬以後四句一意上言橋西草堂百花潭水之景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淒涼上句憶舊下句思家欲填溝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上句終憶舊之意下句結思家之意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上言橋西草堂百花潭水之景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淒涼上句憶舊下句思家欲填溝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此言實景以起第二聯也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雪霽則鼓角聲悲壯雪霽則峽星河影動搖言景野哭千家聞戰伐胡歌幾處起漁樵此以歲暮人事言之臥龍躬且狂身且臥填溝壑而反疏狂益其自歎也

恨別

一意格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王氏曰上句起三聯別之之實下句起二聯別之之由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王氏曰所以如此阻絕者皆胡騎長驅之故也因此相別耳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倒意句此一別四千里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之實而其恨之深也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名言別恨而已爲破幽燕幽燕州名河陽地名司徒官名言別恨而已爲破胡騎末得歸故也蓋幽燕胡騎之所也爲破胡騎末得歸故別意則見也

暮登西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兩重格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王氏曰前四句言暮登樓也後四句言寄裴迪也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重言登樓也多病獨愁常閱寂故人相見未從容故人指裴迪也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結上二句意也

野望

變字格

金華山北浩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吳氏曰明出山水句言仲冬以後四句一意上言橋西草堂百花潭水之景山連越嶲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谿此應起句貫三聯之景白鶴不知何事舞飢烏似欲向人啼此應第二句寒仍綠極目傷神誰爲攜極目結山水傷神結淒誰爲攜結春酒也

閣夜

前實後虛格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此言實景以起第二聯也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雪霽則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應寒宵此四句言景野哭千家聞戰伐胡歌幾處起漁樵此以歲暮人事言之臥龍躬且老獨鳥迹何之臥龍諸葛孔明出山水之後四句言意孔明之出山水之後四句言思定而變

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久寄證末聯謂人事音書久寂寥者也

宣政院退朝晚出左掖　藏頭格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熏赤羽旗此言宣政院之儀衛也宮草微微承委佩鑪煙細細駐遊絲此言宣政院宮草之景物也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晴鵷鷺亦多時侍臣綏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前六句言侍朝之事此二句方言退朝晚出也龍後用格

題張氏隱居　先景後情格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此前四句一意言隱居之景物也後四句一意言隱居之興味也言相求故取伐木義溯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度林丘言春山之景物而獨相求山更幽之意亦可見此四句言體也不貪夜識金銀路難窮感也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總結宿府

冬至　雙字起結格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起二句總就田生結之下句浦欲田生薦己也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宿府感也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總結宿府

掌中杯此結小至故以雲物結天時以鄉國結人事也

贈田九判官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上句言田九入京一句指定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此句總就田生結之下句浦欲田生薦己也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起二句言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宿府感也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總結宿府

冬至　雙字起結格

年年至日長爲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此以雙字起句而結則數目字也律詩多如此格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至日爲客者愁末言心折無一寸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此自歎爲客尚思向此也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見三秦時是至日朝覲也

或起雙字中間以數目字承之

杜詩卷下之中

崑谿　吳景旭旦生氏纂

錄品

范元實曰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予概考古人法度如贈韋見素詩統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自甫省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澹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縫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媿眞知之句所以眞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

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踆踆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尙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素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爲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奏典蓋如此其他皆謂之變體可也蓋變體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出於精微奪乎天造不可以形器求矣然要之以正體爲本自然法度行乎其中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初若不知正而徑出於奇則紛然無復出於綱紀終於敗亂而已矣原道以仁義立意而道德從之故老子捨仁義則非所謂道德繼述古之聖人不得不用仁義也如此繼敘端之汩正繼敘古之聖人不得不用仁義也如此繼敘佛老之捨仁義則不足以治天下也如彼反覆皆數疊而復結之以先王之教終之以滅其人火其書必以是禁止而後可以行仁義於是乎成篇若奏典自若稽古帝堯至格於上下則堯之大略也自克明峻德至於變時雍言堯脩身以及天下也於是乃命羲和言天事若子采若時登庸言人事洪水方割言地事三才之道既備口之以遜位終焉然則自古有文章便有布置講學

之士不可不知也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上韋見素詩布置如此見一篇命意也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尙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欲與見素別則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頓挫高雅

古人律詩亦是一片文章語或似無倫次而意若貫珠十二月一日詩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此詩立意念歲月之遷易感異鄉之飄泊其曰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水船則羈愁旅思皆在目前未將梅蕊驚愁眼要取椒花媚遠天梅望春而花椒將夏而乃繁言滯留之勢當自冬過春始終見梅椒則百花之開落皆在其中矣以此益念故國思朝廷故曰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聞官軍收河北詩劍外忽

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夫人感極則悲悲定而後喜忽聞大盜之平喜唐室復見太平顧視妻子知免流離故日卻看妻子愁何在其喜之至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漫展詩書喜欲狂從此有樂生之心故曰白日放歌須縱酒於是率中原流寓之人同歸以青春和暖之時即路故曰青春作伴好還鄉言其道途則曰欲從巴峽穿巫峽言其所歸則曰便下襄陽到洛陽此蓋曲盡一時之意愜當眾人之情通暢而有條理如辯士之語言也游子詩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巴蜀既無可與語故欲遠之吳會九江春色外則想像將來吳門之景物三峽暮帆前則去路先涉三峽之風波厭

就成都卜休爲吏部眠君平之卜所以養生畢卓之酒所以忘憂今皆不能如意則犯三峽之險適九江芝遠豈得已也哉夫奔走萬里無所稅駕傷人世險隘不能容已故曰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終焉題桃詩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此詩意在第二句舊堂小徑從來不斜又五桃遮掩之意若圖畫矣中間四句皆舊日事方天下太平家給人足有桃實則餽貧人故曰高秋總餽貧人實和氣應期而至人意閒而樂之故曰來歲還舒滿樹花家家有忠厚之風處處有魯恭之化故曰窗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鳩及題此詩時所向皆寡妻羣盜何嘗如此故曰寡妻羣盜非今日

天下車書正一家時也今人不求意趣關紐但以相似語言爲貫穿豈不失之淺近也哉

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齊魯青未了洞庭詩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何如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何如雖曰亂道

可也今人學詩多得老杜平慢處乃鄙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於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爲常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老杜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模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言春容閒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其富貴之詞則有

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鑪煙轉
孔雀徐開扇影遲其弔古則有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
黃鸝空好音竹送青谿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
窮理盡性移奪造化又云絕壁過雲開錦繡疏松夾水
奏笙簧自古詩人壯卽不巧巧卽不壯巧而能壯有如
是乎

有一士人攜詩相示首篇第一句云十月寒者予曰君
濤之早也曰固然四月雨聲寒五月江深草閣寒蓋不
當寒而寒也五月風寒冷佛骨六月風日冷蓋不當冷
而冷也今朝臘月春意動蓋未當有春意也雖不盡如
亦讀老杜詩觀其用月字乎其曰二月已風濤則記風

此當與渠同參郭彥深云波瀾一聯雖蒼涼悲壯出語
闕山月萬國兵前草緣細何以面蓋乾坤當易以三年笛裏
木風學人細參始得
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
此如三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風怒號閏八月初吉十月
江平穩之類皆不係月則不足以實一時之事若十月

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
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而吞吐山
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牆猶
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
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雍
容閒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
字模倣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出言
之便當入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
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
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
淺以是爲序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漂
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
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
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

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
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而吞吐山
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牆猶
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
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雍
容閒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
字模倣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出言
中節凡字皆可用也已上同
蘇子由曰大雅縣九章諭大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
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尙可也至
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

日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
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脈理之
爲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爲文之高致耳老杜哀
江頭詩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
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
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
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
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汚游魂歸不得清渭東流
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
豈終極黃昏馳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予愛其辭
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

白樂天詩辭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所
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李耆卿云清渭二句明皇
兩無消息父子之際人所難言予在蜀肅宗在秦一去一住
獨能言之非但細柳新蒲之感而已美
黃山谷曰由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
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
耶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
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
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
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
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予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
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
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
之詩委地矣
學林新編曰田舍詩櫟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或說櫟
柳者柳之一種其名爲櫟柳非雙聲字也枇杷乃雙聲
字櫟柳不可以對枇杷按此詩題曰田舍則當在田舍
時偶見二物蓋所謂景物如此乃以爲對爾覓松苗予
詩落落出羣非櫟柳青青不朽豈楊梅以櫟柳對楊梅
乃正對也然則以櫟柳對枇杷非誤也
寄高詹事詩天上多鴻雁池中足鯉魚鴻雁三物也鯉
者魚之一種其名爲鯉疑不可以對鴻雁然懷李太白
詩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則以鴻雁對江湖爲正對

矣得舍弟消息詩浪傳烏鵲喜深負鵝鴿詩烏鵲三物
疑不可以對鵝鴿然偶題詩音書恨鳥鵲怒號怪熊羆
則以烏鵲對熊羆爲正對矣寄李白詩幾年遭鵬鳥獨
泣向麒麟鵬鳥乃鳥之名鵬者疑不可以對麒麟然寄
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貔虎開金甲麒麟受玉鞭則
以貔虎對麒麟爲正對矣哭韋晉之詩鵬鳥長沙賦犀
牛蜀郡憐以鵬鳥對犀牛爲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屬
之偏正耶蓋其縱橫出入無不合也
魏泰曰劉敞載子美詩蕭條六合內人少虎狼多少人
慎勿投虎多信所過飢有易予食獸猶畏虞羅言亂世
人惡甚於虎狼也予觀潭州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

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於一
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在優柔感諷不在逞豪
放而致訴怒也
許彥周曰詩有力量如弓之鬬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
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强若出塞曲落日照
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
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
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楊誠齋曰九日詩老去悲秋强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
不特八句便字字屬對又第一句頓刻變化纔說悲秋
忽又自寬以自對君自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

旁人爲正冠將一事翻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爲風
流少陵以不落爲風流翻盡古人公案最爲妙法藍水
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
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自非筆力拔山不至於
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末聯意味尤爲
深長
羅大經曰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萬里
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
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
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此自歎之詞蓋拘束以度日
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閒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
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同上
張表臣曰陳無已語予曰今人愛杜詩一句之內竊取
數字以髣像之非善學者學詩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
字而已予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謁立元皇帝廟詩敘述
功德反覆本意事核而理長閬中歌辭致峭麗語脈新
奇句清而體好茲非立格之妙乎江漢詩言乾坤之大
腐儒無所寄其身縛雞行言雞蟲得失不如兩忘而寓
於道茲非命意之深乎贈蔡希魯詩身輕一鳥過力在
一過字徐步詩花蕊上蜂鬚力在一上字茲非用字之
精乎學者體其格高其意練其字則自然有合矣何必

規規然髣像之乎
馬永卿曰古人命題各有深意獨酌詩步屧深林晚開
樽獨酌遲仰蜂黏落絮行蟻上枯梨范公偁云見別本
乃作倒蟻上枯梨倒之意與行迴異徐步詩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
嘴花蕊上蜂鬚王仲言有澄心堂紙書作蕊粉上蜂鬚按揮麈蜂蝶皆以鬚嗅鬚蓋其鼻也今
絡緯蟋蟀之類以其鬚當鼻爾亦且獨酌則無獻酬也故蜂蟻微細皆能見之若對客與急趨則何暇詳視
哉
王震澤曰杜詩諸體悉備言其大則有若吳楚東南坼
乾坤日夜浮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地平江動蜀天
遠樹浮秦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之類言

其小則有若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仰蜂黏落絮倒蟻上枯槀脩竹不受暑輕燕受風斜之類而尤可喜者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人與物偕有吾與點也之趣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又若與物偕化謂此翁不知道殆未可也

胡元瑞曰山隨平野闊江入大荒流太白壯語也杜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骨力過之九衢寒霧斂萬井曙鐘多右丞壯語也杜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精彩過之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浩然壯語也杜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氣象過之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嘉州壯語也杜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風神過之讀唐

諸家至杜輒令人自失

屠赤水曰詩有虛有實有虛虛有實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並行錯出何可端倪乃右實而左虛而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辨何與且杜若秋興諸篇託意深遠畫馬行諸作神情橫逸直將播弄三才鼓鑄羣品安在其萬景皆實而李如古風數十首感時託物慷慨沈著安在其萬景皆虛夫品格既高風韻自遠凌空駕語何害大雅屈大夫傷時眷主見諸篇什誠然實景至其遠游等篇凌虛徑度豈不高哉大人凌雲疇非佳境游仙招隱亦是美談今夫登閶風坐天姥俯日月挾飛仙卽不能至言以快心思之神王豈必據寸壤處蓬茨盤跚蹴躃

食飲而已然後爲實景可貫哉

老杜語多質樸不知老杜之所以高妙特立正不在此矣如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如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如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如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如江闊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如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如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如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如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大悲壯乎如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如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如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如俯視但二氣焉能

辨皇州如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如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如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如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如樓雪融城溼宮雲去殿低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如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如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如江光隱見龍鼉窟石勢參差鳥鵲橋不大瑰麗乎如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如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如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如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如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如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如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如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如青絲絡頭

爲君老何由卻出橫門道如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
秋萬古情如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如暗水流花徑
春星帶草堂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如親朋盡一
哭鞍馬去孤城如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如龍武新
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如疏鐘自照孤帷宿新月
猶懸雙杵鳴如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夜月魂不
夫宛轉流利乎老杜之美其大者灼灼若是乃一切覆
不論而獨取其麤樸以爲擅場老杜有靈不胡盧地下
乎同
上

黃維章曰早朝詩合賈至王維岑參互看方知老杜作
法之高開口同拈早意賈則銀燭朝天紫陌長王則絳

幘雞人報曉籌岑則雞鳴紫陌曙光寒俱實說早字杜
曰五夜漏聲催曉箭從夜言早先一步說催字尤寫出
臣子夜坐待旦心事次句同拈春色賈則禁城春色曉
蒼蒼岑則鶯囀皇州春色闌俱板填色字杜曰九重春
色醉仙桃謂日將升而東方紅氣現也描寫色中之況
深一層說聯內同拈大明宮意王則九天閶闔開宮殿
岑則金闕曉鐘開萬戶俱實說宮中杜曰宮殿風微燕
雀高以宮外之景物擴一步說賈之百轉流鶯繞建章
亦屬宮外景物然語直而味有盡不如微高二字之曲
折聯內同拈朝意賈則劍佩聲隨玉墀步王則萬國衣
冠拜冕旒岑則玉階仙仗擁千官俱實寫朝字杜但以

大軍四面攻之必成擒矣此祿山未死時事也及祿山死河東平泌言直取兩京雖可必得然賊必再强我必再困上問其故對曰今所特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蕃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收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不如先用之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此長安未復時事也蕃與李郭之策不行是以有靈武之奔泌之策不行是以有九節度之潰至上元元年光弼乘河陽之勝遂平懷州此時長安已復慶緒已死直擣幽燕萬萬不容更緩故下一急字蓋深惜前三策之不

早用耳惟公策又不行故河陽方捷邙山繼敗直至思明天殛朝義勢窮幽燕之地始歸版籍然究竟以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因田承嗣薛嵩之來降而受之於是河朔三鎮叛服不常其禍與唐祚相終始公詩不徒曰乘勝取幽燕而必曰破幽燕若謂須滅此而後朝食者蓋深見盧龍范陽染暴逆已深非廓清埽蕩與之更始不可招降納叛雖暫弭目前之兵必至養虎貽患元末之於谷珍士誠劉誠意不惜以死爭之亦猶公意也然則破之一字尤萬世之金鑑哉

舟谿　吳景旭旦生氏纂

杜詩卷下之下

錄箋

黃山谷曰新鬼煩冤舊鬼哭夏父弗忌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禾頭生耳黍穗黑齊民要術秋雨甲子禾頭生耳

春光澹沱度千門富嘉謨明冰爲春冰澹沱度千門明冰時出御至尊

始出枝撐幽慈恩塔下數級皆枝撐洞黑出上級乃明

業白出石壁寶積經若純黑業得純黑報純白業得純白

籠竹和煙露滴梢籠言夢籠竹蜀人名大竹云

湖口虹如練蒲懵反在彭州

封題鳥獸形宋王微供苓贊中狀雞鳧具容龜蔡

舉家閭若駭當作咳罵屬惟後喜怒飲食常作咳

籠竹和煙露滴梢籠言夢籠竹蜀人名大竹云

湖口虹如練蒲懵反在彭州

封題鳥獸形宋王微供苓贊中狀雞鳧具容龜蔡

舉家閭若駭當作咳罵屬惟後喜怒飲食常作咳

不唾青城地古樂府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

眼中之人吾老矣魏文帝詩回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

陸雲詩感念桑梓城髣髴眼中人

牛馬毛寒縮如蝟西漢元封中雪大寒牛馬皆蹏縮如蝟

仙李盤根大唐太宗探得李詩云盤根植瀛渚交鉉倚天舒

封題鳥獸形宋王微供苓贊中狀雞鳧具容龜蔡

舉家閭若駭當作咳罵屬惟後喜怒飲食常作咳

籠竹和煙露滴梢籠言夢籠竹蜀人名大竹云

湖口虹如練蒲懵反在彭州

蠶崖雪似銀蠶崖在茂州嶓雪山

南遊北戶開林邑日南諸國皆開北戶向日

更歷少城闉少城今成都府治張儀所築

軍吏回官燭巴祇爲揚州刺史與客坐暗中不然官燭

久游巴子國左氏桓九年巴子請與鄧爲好巴姬姓國

在巴郡江州縣

南遊北戶開林邑日南諸國皆開北戶向日

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此引前漢永平詔權門請託

殘吏放手之放手復齋云古詩采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杜取此

昨夜邀歡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注引嵇康傳淺陋

乃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潦倒出此也

南朝何子季居若耶谿雲門寺與二兄汞點竝棲遁世

此爲命

我生託子以爲命嵩記牛山多杏自中國喪亂百姓資

號三高敕給白衣尚書祿不受故山水障圖末云若耶
谿雲門寺吾獨何爲在泥滓青鞋布韈從茲始蓋有隱
遁之興也
菱葉荷花靜如拭拭訓淨雜記饗人拭羊拭淨也
峽東蒼江起巖排石樹圓石樹石楠也
時時乞酒錢乞與也 丑既切
看題減藥囊一作檢檢字乃合詩意
臣子憂四番當作憂思番

九鑽巴嘆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
年可知矣胡苕谿云文有十暑暍山葛三霜楚戶砧之句詩語謂公以乾元己亥冬至蜀不以暑計起明年庚子至是爲十暑時已在湖南獨言暍山永泰乙巳秋至雲安雲安制湖皆楚地至是合爲五霜而云三者獨以峽中言之
陰風西北來慘淡隨回紇紇字從一作鶻唐史德宗朝始改名回鶻正文非也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夜字從王介甫謂捷書晝夜至也舊作日今不取
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捩撇捩疾貌大食刀歌云鬼物撇捩辭沆瀣字意皆同舊集作撇烈非也
嬋娟碧蘚靜蕭撼寒籠聚蘚字從別本舊集作鮮蓋字畫小缺而釋者云嬋娟碧鮮皆謂竹也尤謬
長夜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此成都詩舊集作長安非也其夜字之訛故誤作安耳況卒章之意明甚
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色字從別本他詩亦云朝野衣服見漢官儀
賜被隔南宮給青縑白綾被或錦被已上同
蔡興宗曰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濟南實海右諸郡
舊集一作海右今從之正文作海內非也
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欹拂字從一作兼畫馬詩有云
翠華拂天來向東正文作沸非也
谿雲門寺吾獨何爲在泥滓青鞋布韈從茲始蓋有隱
遁之興也
菱葉荷花靜如拭拭訓淨雜記饗人拭羊拭淨也
峽東蒼江起巖排石樹圓石樹石楠也
時時乞酒錢乞與也 丑既切
看題減藥囊一作檢檢字乃合詩意
臣子憂四番當作憂思番
九鑽巴嘆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
年可知矣胡苕谿云文有十暑暍山葛三霜楚戶砧之句詩語謂公以乾元己亥冬至蜀不以暑計起明年庚子至是爲十暑時已在湖南獨言暍山永泰乙巳秋至雲安雲安制湖皆楚地至是合爲五霜而云三者獨以峽中言之
陰風西北來慘淡隨回紇紇字從一作鶻唐史德宗朝始改名回鶻正文非也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夜字從王介甫謂捷書晝夜至也舊作日今不取
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捩撇捩疾貌大食刀歌云鬼物撇捩辭沆瀣字意皆同舊集作撇烈非也
嬋娟碧蘚靜蕭撼寒籠聚蘚字從別本舊集作鮮蓋字畫小缺而釋者云嬋娟碧鮮皆謂竹也尤謬
長夜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此成都詩舊集作長安非也其夜字之訛故誤作安耳況卒章之意明甚
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色字從別本他詩亦云朝野衣服見漢官儀
賜被隔南宮給青縑白綾被或錦被已上同
蔡興宗曰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濟南實海右諸郡
舊集一作海右今從之正文作海內非也
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欹拂字從一作兼畫馬詩有云
高皇亦明王魂魄猶正直皇字舊集諸本皆作堂近見

別本作皇今從之乃與上下數聯詩意相貫也詢之閻
人其漢高祠廟今猶存焉
別離重相逢偶然豈思期足字舊集作定蓋由字畫小
訛況上句已云泄雲無定姿
主守問家臣分朋見谿畔耘者必分朋曹而進故東坡
遠景樓記謂耘者畢出數百人爲曹者是也舊作明乃
字小訛耳
風吹巨燄作河漢騰煙柱諸本下句作何掉騰煙柱蜀
本何作河近見別本今從之蓋於詞意通也
大火運金氣那揭不知秋火字從一作謂大火西流七
月詩也正文作暑今不取
終然契眞如得匪金仙術二句並從一作正文作終契
如往還得匪合仙術今不取
幾度寄書白鹽北故人贈我青綠裴綠字從一作縑別
本正文止作綠字此詩寄裴施州者或謂裴冕非也按
唐史冕以寶應元年貶施州刺史不數月移澧州距此
已六年矣
配極玄都閟憑高禁藥長藥字舊集諸本皆作蘂按西
漢宣帝紀云池籞者共宇從竹今從之
茂樹行相引連山擘忽開茂字連山字皆從一作時歸
鳳翔行在正文連山作連嶂非也霧樹亦然
掖垣竹埤梧十尋閤門對霤常陰陰霤字從別本文選
雲二堂作霤此春深詩也而本作霤誤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冢臥麒麟苑字從一作正文
作花蓋字畫小訛而說者云一詩連用三花字不害爲
工誤矣
雲斷岳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大路陝華閒地名
也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鸞屯大路以
絕道濟糧道而蜀本正作大道誤矣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詩字從別本考詩題與上下
句意當從之舊作時非也
合觀卻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題云觀造竹橋即
日成句中合觀字謂聚觀橋成之速而笑驅石之誕舊

九齡初生母夢九鶴從天而下

秋興昆吾御宿自逶迤事見揚雄傳武帝開廣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三輔黃圖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得入游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川中武帝離宮禁禦人不

舊唐書郭子儀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爲備廣德元年遣李之芳等使吐蕃爲所留二年乃得歸故哭李之芳詩奉使失張騫蓋此事也

代宗自楚王徙封成王沈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代宗時爲元帥故也

梅雨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今本犀作西非是犀浦在成都府二十五里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沈江以壓

扶搖旋風也今云搏扶是歇後語彭澤詩一欣侍溫顏

六月擴搏扶按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疏云搏鬬

但論詩俗謂孟軻乃移孟子句在上非也

句在上子美自注云校書郎孟雲卿郎所謂孟子也此

宗時爲元帥故也

前出塞五首爲戍兵作後出塞五首爲赴募者作

解悶詩孟子論文更不疑李陵蘇武是吾師舊本李陵

爲扈蹕上之初元耳

遺時是至德初上元乃至德後以年譜考之信然蓋其

得入游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

舊唐書郭子儀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爲備廣德元年遣李之芳等使吐蕃爲所留二年乃得歸故哭李之芳詩奉使失張騫蓋此事也

代宗自楚王徙封成王沈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代宗時爲元帥故也

梅雨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今本犀作西非是犀浦在成都府二十五里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沈江以壓扶搖旋風也今云搏扶是歇後語山鳥山花吾友于陶彭澤詩一欣侍溫顏

日西落而人影或在西日東出而人影或在東不可致詰

贈李八祕書詩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然少陵罷拾遺時是至德初上元乃至德後以年譜考之信然蓋其爲扈蹕上之初元耳

前出塞五首爲戍兵作後出塞五首爲赴募者作

解悶詩孟子論文更不疑李陵蘇武是吾師舊本李陵之芳詩奉使失張騫蓋此事也

代宗自楚王徙封成王沈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代宗時爲元帥故也

梅雨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今本犀作西非是犀浦在成都府二十五里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沈江以壓扶搖旋風也今云搏扶是歇後語山鳥山花吾友于陶彭澤詩一欣侍溫顏

再喜見友于然則子美承之也

贈李八祕書詩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然少陵罷拾遺時是至德初上元乃至德後以年譜考之信然蓋其爲扈蹕上之初元耳

前出塞五首爲戍兵作後出塞五首爲赴募者作

解悶詩孟子論文更不疑李陵蘇武是吾師舊本李陵之芳詩奉使失張騫蓋此事也

代宗自楚王徙封成王沈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代宗時爲元帥故也

梅雨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今本犀作西非是犀浦在成都府二十五里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沈江以壓扶搖旋風也今云搏扶是歇後語山鳥山花吾友于陶彭澤詩一欣侍溫顏

再喜見友于然則子美承之也同已上

贈李八祕書詩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然少陵罷拾遺時是至德初上元乃至德後以年譜考之信然蓋其爲扈蹕上之初元耳

前出塞五首爲戍兵作後出塞五首爲赴募者作

解悶詩孟子論文更不疑李陵蘇武是吾師舊本李陵之芳詩奉使失張騫蓋此事也

代宗自楚王徙封成王沈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代宗時爲元帥故也

梅雨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今本犀作西非是犀浦在成都府二十五里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沈江以壓扶搖旋風也今云搏扶是歇後語山鳥山花吾友于陶彭澤詩一欣侍溫顏

再喜見友于然則子美承之也同已上

贈李八祕書詩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然少陵罷拾遺時是至德初上元乃至德後以年譜考之信然蓋其爲扈蹕上之初元耳

前出塞五首爲戍兵作後出塞五首爲赴募者作

解悶詩孟子論文更不疑李陵蘇武是吾師舊本李陵之芳詩奉使失張騫蓋此事也

代宗自楚王徙封成王沈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代宗時爲元帥故也

梅雨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今本犀作西非是犀浦在成都府二十五里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沈江以壓扶搖旋風也今云搏扶是歇後語山鳥山花吾友于陶彭澤詩一欣侍溫顏

水怪因以名縣出成都記

北征詩不聞夏商褒妲褒姒周幽王后也疑

夏字爲誤當云商周可也

老翁須地坐細細酌流霞今本地坐改作地主可謂狗尾續也

櫻拂子詩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山谷言事見新唐書適從何處來者是也注引營營青蠅其義安在予謂此說誤矣此乃元稹事在子美後子美以對白羽皆前代事王勉夫謂此雖不足以代白羽亦可以驅蒼蠅非也牡詩二憶而山谷以一憶認之故有此誤

憶昔行落日初霞閃餘映候忽東西無不可王屋山中

中詩羊肉千斤酒百
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小城萬丈餘大城鐵不如則小城難爲高大城難爲堅
故也
先生有才過屈宋注云先生所談或屈宋王荆公百家
詩選則捨正本而從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注云如今從得歸休爲關西
卒荆公則刊而從正本已上
可見
復齋曰送李功曹之荆州詩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
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惟有一柱衆梁皆共此世後
人呼爲木履觀或呼爲一柱觀
曲江對酒詩水精宮殿轉霏微述異記吳王闔閭造水
精宮又魏略大秦國以水精爲屋柱

題元武禪師屋壁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瀛字乃
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畫滄洲
嚴有翼云何延年顧虎頭注虎頭僧相也虎頭金粟影注
虎頭維摩相也考南史師子國晉義熙初遣使獻玉像
高四尺二寸此像歷晉宋瓦棺寺先有戴安道手製佛
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號三絕所謂虎頭即顧
長康耳注家或云僧相或云維摩相可笑
山水障歌聞君埽郤赤縣圖史記鄒衍中國赤縣神州
內有九州晉書紀贊赤縣成蛇豕之區紫宸游龜鼈之
穴唐亦有赤縣謂畿縣尉也
漁陽突騎猶精銳後漢吳漢說太守彭寵曰漁陽突騎
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
時之功也
早時金盌出人間鄧忠臣引茂陵玉盌爲證嚴有翼亦
爛所奏云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胡苕溪謂以盡充爲是茂陵玉少陵豈以玉盌
爲金盌哉蓋指盧克幽婚之事而言已上
漫叟曰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芒刺在我眼焉能待
時秋其憤邪嫉惡欲芟夷蘊崇之以肅清王室者中懷
可見同
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徐師川說一士大
夫家有老杜墨蹟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
改三字
叫怒索飯嘁門東說者謂庖廚之門在東已上同

嚴有翼曰留花門詩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唐地理
志甘州刪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
河東壖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
又東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牙帳
故謂回鶻爲花門也
夔府詠懷詩卜羨君平杖漢史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
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未嘗言杖注引阮宣子百錢挂杖
頭與君平無涉豈少陵之誤與同上
潘子眞曰遊子久出門外戶無人持古樂府健婦持門
戶勝一大丈夫山谷云緻有健婦把鋤犁亦出此樂府語
竊效貢公喜劉孝標廣絕交論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

逝而國子悲
人來坐馬鞘蘇秦激張儀相秦以馬鞘席坐之
門閭多喜氣女壻近乘龍楚國先賢傳孫雋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叔元女時謂桓氏兩女乘龍言得壻如龍也
宋景文詩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已上同
蘇子瞻日嘗夢子美謂八陣詩遺恨失吞吳世人誤謂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
陳后山日懷群璩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璩之詩也

洪駒父日佛經稱善巧方便僧璨惠可二祖師名故詩云何惜于方便又云吾亦師璨璨可注乃謂子方田子方
璨可詩僧甚疏略
學林新編曰中秋月詩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注引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謂殘月也按樂府所載藁砧者鉄也藁砧今何在問夫何在也山上復有山言夫出也大刀頭者環也何當大出也大刀頭者月半也破鏡飛上天者言半月當還也于美詩言雖有歸心而大刀折則未能還也注乃訓爲殘月誤矣
黃伯思曰得于美詩集與今行槧本小異如忍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
雅量涵高遠印本涵乃作極同上
王伯厚曰杜審言詩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若子美云林花著雨臙脂溼水荇牽風翠帶長
審言詩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子美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語脈蓋有家法同上
張邦基曰鄭南伏毒守瀟灑到天心守當作寺華州圖經有伏毒寺劉禹錫集有舅氏牧華州前後諸陪登伏毒巖劉禹錫詩曾作閤中客頗紆伏毒巖
羅大經曰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食風香三字佛書云凡諸所覩風與香等

王仲言曰蛟龍得雲雨鵬鸚在秋天一聯已見晉書載邵博曰杖黎妨躍馬不是故離羣離字如律當讀平聲檀弓離羣索居釋文離字讀去聲音利
姚令威曰送孔巢詩幾歲寄我空中書用史宗引小兒騰空覺脚下有波濤寄書事乃蓬萊仙人也洪慶善云空中書乃雁足書非也
弩影落杯中風俗通應彬飲杜宣酒壁上懸赤弩照杯中形如蛇宣惡之謂蛇入腹遂病後至其故處知弩影遂解
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乃用沈佺期臺前疑挂鏡簾

外自懸鉤皆月詩

王防元規嘗云杜詩古本醉人角撲清河頌詩成珠玉在揮毫蓋爲和舍人故云

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蓋爲送扶侍故云

邵博云日日江魚入饌來後漢書古本日日作白白不但於句甚悶其思致亦不同

贈韋十六詩子雖軀幹小晉書載劉曜時壯士陳安戰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健兒有陳安軀幹雖小腹常寬

秋興聞道長安似奕棋用甯子視君似奕棋事

蔣防作霍小玉傳書大厤中李益事有一豪士衣輕黃衫挾朱筋彈李至霍遂死乃三月壯丹時也少年行云

巢燕引雛渾去盡江花結子已無多黃衫年少宜來數

不見堂前東逝波考作詩時大厤閒杜政在蜀想有好事者傳去作此詩爾

越王樓詩縣州州府何嘉落頴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縣州圖經越王臺在縣州城外西北有臺高百尺上有樓下瞰州城唐顯慶中太宗子越王貞任縣州刺史日作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士詩舊注陳希烈章見素爲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集賢院學士也故末句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按唐史是歲王勉夫日上韋左丞詩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此用鮑昭東武吟云主人且勿喧陳希烈爲相至八月見素代之而甫有上見素詩持衡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前此應休琦詩留滯鑑聽履上星辰願甫之文爲見素所賞非希烈也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古詩四坐且莫喧願聽歌一言柏中允除官制詩舊注以爲柏耆又以爲正節按詩云

速令相就飲一斗人多引鮑昭且願得志數相就以證相就二字有所自不知相就飲三字見庾信詩野人相就飲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

昔如水上鱗今如匣中兔鮑昭詩昔如轄上鷹今如檻中猿

山青花欲然沈約詩山櫻花欲然已上同

宋子京手書杜詩新炊閒黃粱乃是聞黃粱

葛常之曰香飯兼苞蘆苞蘆蜀鮓也

放船詩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

客夜詩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陪王使君泛江詩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含蓄甚佳與淵明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同意

天寶十三載獻太清宮饗廟及郊三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士詩舊注陳希烈章見素爲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集賢院學士也故末句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按唐史是歲陳希烈爲相至八月見素代之而甫有上見素詩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願甫之文爲見素所賞非希烈也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古詩四坐且莫喧願聽歌一言柏中允除官制詩舊注以爲柏耆又以爲正節按詩云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當是有功於蜀者時段子璋反于上元徐知道反于寶應而正節爲邛州刺史數有功則是正節無疑矣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東坡在潁州夢至一堂牓曰仇池按唐書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州接壤故老杜秦州雜詩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送韋十六赴同谷詩受詞太白腳走馬仇池頭主仲至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何邵而仇池詩乃謂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銅鞮詩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其末云蛟龍雖缺落猶得折黃金則以古物要厚貲自古而然已上同

洪容齋曰折檻行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婁師德乃是武后朝人宋璟爲相時其亡久矣詩言先皇意爲明皇帝也婁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閒

秦州雨晴詩天永秋雲薄從西萬里風謂秋天遼永風從萬里而來可謂廣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若用之入此篇其致思淺矣

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而梅福爲尉有神仙之稱少仙一字尤爲清雅與今俗呼爲仙尉不侔矣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第三聯與前語不相聯貫或以爲疑按杜之旨本謂抜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盼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爲治大要既無所損時時用此譯亦無害已上同

楊升菴曰數回細寫愁仍破寫洗野切禮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注謂傳之器中史記始皇三十五年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三十六年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左傳注寫器令空東觀漢記封車載貨寫之權門晉郤夫人語二弟云傾筐倒寫

湖月林風相與清湖上林中地已清矣湖有月林有風景益清矣故著相與清字俗本作湖上或作湖水皆淺既有湖不須著水字若云湖上林風不得著相與清字白首重閒止觀經佛經云止能捨樂觀能離苦又云止能脩心能斷貪愛觀能脩慧能斷無明止如定而后能靜觀則慮而后能得也

西京雜記云太液池中有雕菰紫蓴綠節鳧雛雁子唼喋其閒三輔黃圖云宮人泛舟采蓮爲巴人櫂歌便見人物游嬉宮沼富貴今一變云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讀之則菰米不收而任其沈蓮房不采而任其墜兵戈亂離之狀具見矣杜詩之妙在翻古語

滕王亭詩春日鶯曉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閒脩竹用

梁孝王事大吠雲中用進尚王事人皆知之矣予嘗怪脩竹本無鶯哢字也後見孫綽蘭亭詩哢鶯吟脩竹游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

更取椒花媚遠天今本作椒花非椒花色綠與葉無辨

不可言媚已上同

焦弱侯曰諸將詩天下軍儲不自供唐制府兵有事則徵爲兵無事則散爲農是軍儲皆自供也今兵不得休故軍儲但取剌孔而不自供惟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力興屯田不失唐之舊制故結云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特獻大略如王縉不過墾荒耳農爲承平有司之事而已日稍喜者婉詞以美之也錢牧齋曰此責當時之大臣出將者俱無匡濟之意并褒予之也

王弇州曰善本勝者把君詩過目作把君詩過目

皇甫百泉曰杳杳東山攜漢妓謝安所攜豈是漢妓謬矣

陳無功曰知章騎馬似乘船阮咸醉騎馬效傾時人指而笑曰個老子騎馬如乘船行波浪中

輕輕柳絮點人衣後主與張麗華遊園有柳絮點衣張置酒眺望然欲由夾城以達曲江芙蓉苑不可得矣曰謂後主曰何能點人衣曰輕薄物試卿意也

深駐輦曰讓焚香則其深宮寂寞可想見矣金錢之會無復開元之盛雖對酒慈歎意亦在上皇也

江風借夕涼段瓊泛舟江風清冷瑄欣然曰馮夷借我一夕之涼已上同

劉子威曰天吳及紫鳳無出必九鳳也大荒經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

顧朗仲曰親朋盡一哭故馬去孤城送遠之事盡矣歸而思之草木之歲月如彼關河之雪如此別離之況倏已昨日因以見古人之情莫深於送別良有以也

盧德水曰遷擢潤朝廷潤字入微見朝廷擢一大雅之士如膏雨油雲潛滋密沐裨益不小

自古江湖容冥心若死灰蓋讒柄禍胎俱萃於朝市一至江湖而宇宙寬矣然心不冥卽江湖儘有風波故必冥心若死灰而後洗手濯足脫然無礙此嘉遁而肥者也覺結舌探腸猶是第二義同上

錢牧齋曰晴天養片雲哭季海本作養他本皆作卷晴天無雲而養片雲於谷中則崖谷之深峻可知矣山澤多藏育山川出雲皆叶養字之義

曲江值雨詩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此懷玄宗南內之詩也立宗用萬騎軍以平韋氏改爲龍武軍親近宿衛今深居南內不復如昔日遊幸矣興慶宮南樓下臨通衢時置酒眺望然欲由夾城以達曲江芙蓉苑不可得矣曰深駐輦曰讓焚香則其深宮寂寞可想見矣金錢之會無復開元之盛雖對酒慈歎意亦在上皇也

諸將詩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此責諸將之反借助於人也自回紇助順收復兩京之後雍王之討朝義子儀之敗吐蕃皆用回紇之力故曰盡煩回紇

僕固懷恩曰朔方將士爲先帝中興主人是陛下蒙塵故吏故曰遠救朔方龍起猶聞晉水清追戴晉陽起義之時所謂神堯以一旅取天下也

諸將詩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爲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此言朝廷不當使中官爲將也楊思勗討安南五谿殘酷好殺而越裳不貢矣呂太一收珠廣南阻兵作亂而南海不靖矣以中官拜兵部尚書者李輔國也所謂殊錫也以中官爲觀軍容使者魚朝恩也所謂總戎也炎風朔雪皆天王之地不精求忠厚以翊聖朝偏用一二中人專將帥之重任潰償國事豈不謬哉已上同

張綖曰一雙白魚不受釣峽有嘉魚長身細鱗肉白如玉春社前出穴秋社卽歸時已九月故不受釣

徐興公曰三寸黃柑猶自青凡柑皆圓獨成都產者形如鴨卵故云三寸言其長也

田子藝曰會須上番看成竹竹之有上番下番卽今言大番小番也番去聲謂大年生筍多小年生筍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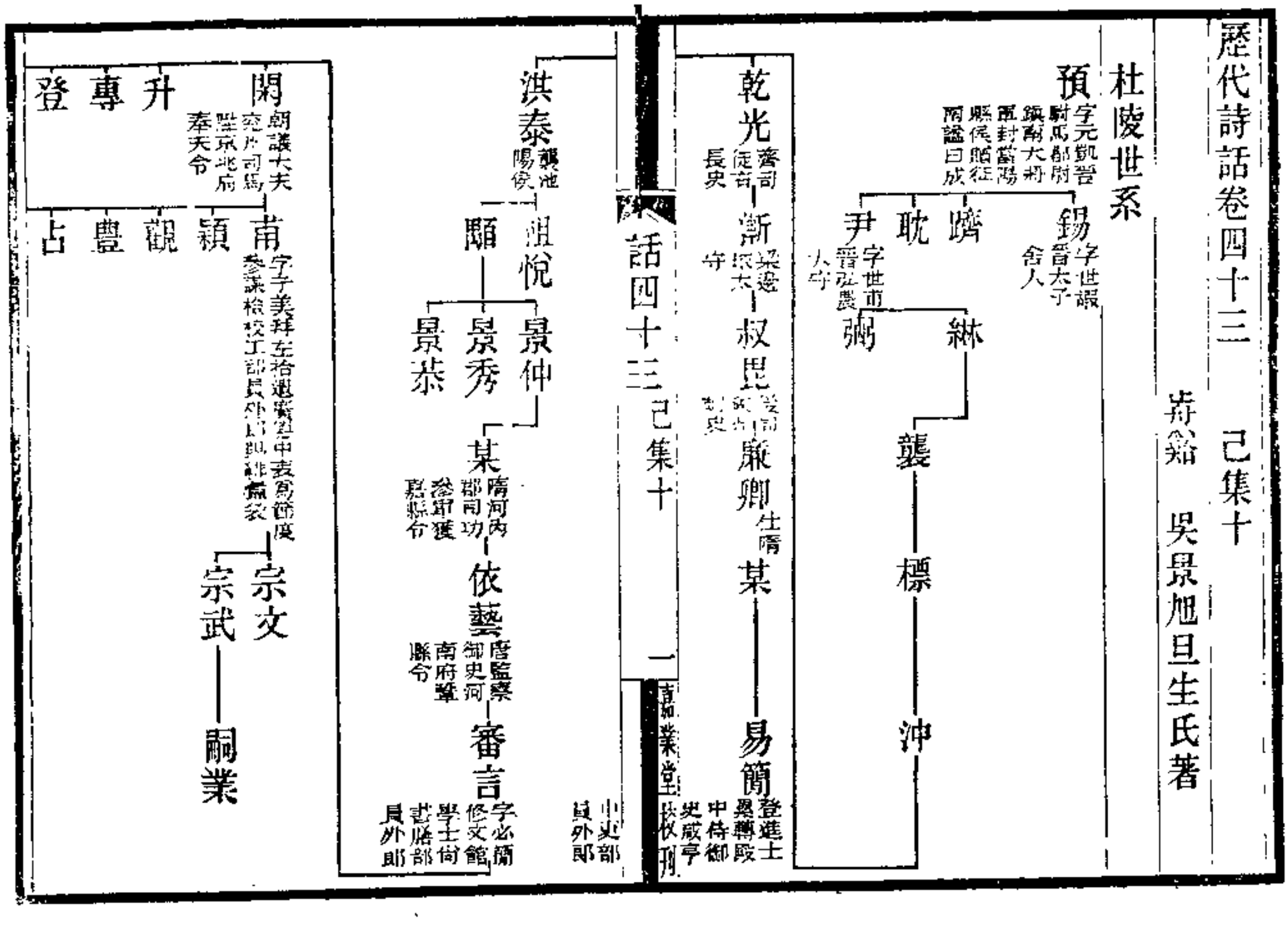
顧脩遠曰青袍白馬有何意庾子慎亂後經吳郵亭云青袍異春草白馬卽吳門庾信哀江南賦云桀黠搆扇馮陵畿甸青袍如草白馬如練正用此語

金聖歎曰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題中無枉字又無陪字然則先生不與宴矣如何又有此詩及讀掾

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能吏逢聯璧華筵直一金而後知劉乃枉駕鄭則貧緣一段幽事敗於俗物故不書枉書陪葉有大云末二句詩山動用鼓吹自是俗吏惡習

吳景旭旦生氏著

杜陵世系



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杜預四子錫躋耽尹躋生襲襲生標標生沖沖生洪泰二子祖悅顒顒生景仲又公作姑萬出自預少子尹晉弘農太守二子緝弼緝生襲襲生標年縣君墓誌云曾祖某隋河內郡司功參軍獲嘉縣令王父某皇朝監察御史洛州鞏縣令考某脩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又舊唐書文苑杜甫傳云曾祖依藝終奉天令公自稱預十三葉孫其世次可得而考也因觀舊唐書杜易簡襄州襄陽人周祕州刺史叔毘曾孫又周書杜傳易簡襄州襄陽祖乾光齊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據此則洪泰與乾光為行顒與叔毘傳其先京兆杜陵人徙居襄陽祖乾光齊司徒右漸為行景仲與叔毘為行此尤井井有序者迺舊譜以叔毘為顒子景仲叔毘並系顒下其乖謬不待言即論者以獲嘉為叔毘子易簡審言同出叔毘下亦未為允當也恐人之猶多疑誤故併乾光一派附綴之

范宣子曰晉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以封弟叔虞改封唐氏子孫於杜城後為宣王所滅）杜伯奔魯宣王為氏公作萬年縣君杜氏墓誌云其先系統於伊祁分姓于唐杜蓋謂此也楊升菴言士會之士作士為古杜字如詩言桑土（音杜）漢儒欲推漢為陶唐之後增為劉氏苦作士上與唐杜下與劉氏何涉余按隰叔奔晉為晉士師為士氏曾孫士會為晉卿食采于

范爲范氏此宣子所以稱祖也士會適秦復歸晉有子留于秦爲劉氏其後秦滅魏徙大梁生請徙沛生仁號豐公生惲字執嘉史記稱大公名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諱邦爲漢高祖據此則士何煩作士讀而劉何得非唐後耶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云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又送劉十弟判官云分源豕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郎此二詩併題可證

預父恕字務伯太和中官至太常博士封豐樂侯預襲祖爵豐樂侯預父恕父畿字伯侯魏尚書僕射封亭侯以功進爵當陽縣侯似不宜祕蓋公子遠祖當陽君有祭公且祕當陽君前耶觀進雕賦表稱先君恕預以降則公非

忘當陽君前者

畿恕預錫至錫子乂字安期弘治光祿大夫美德又預五世孫銓字士衡世說弘治膚清各稱五世盛書傳中雖其支屬多賢不及載

叔毘有兄君錫爲參軍曹策所殺叔毘手刃策自詣闕太祖赦之蓋叔毘派特附綴不詳

舊唐書審言貶吉州司戶參軍與州僚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搆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府中朋讌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并亦爲左右所殺按公萬年縣君墓誌云兄升國史有傳又盧太君墓誌云次曰升幼卒報復父仇國史有傳此誌代公所稱兩作升字應从升舊史作并字恐誤

祖母薛氏生三子閎升專三女適上谷河東裴榮期范陽盧正均纘祖母盧氏生一子登二女適京兆王佑會稽賀循祖母崔氏出自清河東武城崔氏外祖母文云紀國夫人之門父云名播于燕公之筆按舊書紀王貞敗愼亦下獄改姓聶氏愼子氛陽王綝等並遇害中興初追復官爵張燕公義陽王琳吾中外咨嗟如日爲勤孝據此則公之外祖母崔氏又屏處布衣往來供饋司農氏惟有崔氏又卑陋如此公之外祖母崔氏甚明公于白水依崔十九舅于郴州欲依崔二十三舅尤爲可據年譜謂先生之母徙故沒而不書非也范陽太君誌稱家遭喪亂之世系日母盧氏生先生之母徙故沒而不書或載之誤云弘農楊氏女父終母崔氏又非

夫人楊氏元和姓纂日司農少卿始四十九年而

宗文小字熊兒宗武小字驎子按潤州刺史樊晃于公

歿後采其遺文爲小集序曰君有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黃鶴年譜載大厤四年夏宗文天則是先公而喪誤矣公於宗武生日詩云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又示宗武詩云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牀試吟青玉案莫詠紫羅囊公之屬意如此惜其書無傳

蘇東坡送戴蒙赴成都詩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橋官柳西郊路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楊仲弘序之既而季重等府中朋讌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秋興詩格云甫於門人傳其法予遊西蜀問九世孫杜舉而言之曹能始蜀中詩話云賈著氏族譜稱少陵之後者係宗武所傳屈志杜墓老青神人甫十三世孫

益公之衍猶於翼可知此

族父鴻漸劍南節度使從弟位考功郎中亞陝西觀察使姪佐大理正從姪勤年十六七從孫滿東川節度使崇簡益州司馬參軍皆見於詩中者世系表崇簡佐出襄陽房至以濟與位同出景秀下並征南十四代孫則公稱位從弟稱濟從孫何謂

宋孫洙作傳云牧之爲甫族孫同出於預余按張禮遊城南記云東次杜曲前瞻杜固又雍錄云杜固謂之南杜杜曲謂之北杜唐史中謂侍郎杜正倫與城南諸杜通譜不許衍之建言鑿杜固世傳杜固有王氣故累代衣冠既鑿血流十日益牧父從郁從郁父佑封襄邑公葬園西有祁公家廟瓜州村有祁公別業是南杜也公進封西嶽賦表云臣本杜陵諸生古杜伯國秦爲杜縣漢宣帝脩杜之東原爲陵更名曰杜陵縣詩每稱少陵野老漢許右輔杜陵南墅雍錄云杜曲在啟夏門外西向即少陵原則公當是北杜

杜氏之先在杜陵當陽之元孫某隨宋武帝南遷遂爲襄陽人後依藝爲鞏令又徙居河南鞏縣故公之田園在鞏洛其族望本出杜陵

杜陵年譜　吳景旭旦生氏著

睿宗
先天元年　上初以宋王成器長欲立爲太子因平王公生呂大防詩譜云墓誌本傳皆言
壬子卽景雲三年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延和八月改先天　誅韋氏有功渤泣請遜儲位更名憲封寧王開元二十九年卒於大厤五年庚戌則當是年　九年癸酉爲惠陵○長生於是年　貴初加特進賓客與岐薛同爲上佐交○第六子瑤有爲陝王第七子琚爲汝南王第八子瑨爲時濟王第九子瑁爲光王第十子琰爲衡王第十一子瑀爲涼王第十二子琄爲丹王第十三子珣爲巴王第十四子琦爲永王第十五子玢爲濮王第十六子琯爲豳王第十七子琳爲恒王第十八子瑛爲鄫王第十九子璲爲慶王第二十子璹爲棣王第二十一子琬爲信王第二十二子珪爲華王第二十三子琮爲涇王第二十四子琰爲蔣王第二十五子瑜爲沂王第二十六子璬爲虢王第二十七子琟爲鄧王第二十八子瑱爲趙王第二十九子琅爲陳王第三十子琄爲蔡王第三十一子琇爲唐王第三十二子瑰爲宋王第三十三子瑋爲申王　七月立皇太子卽玄宗傳皇帝以聽小事自尊爲太上皇　八月元宗卽位改先天

開元三年十月始用黃麻紙爲詔令書以白二麻代命書軋之許　公年四歲

甲寅　優雜伎更謹左右教坊於蓬萊宮側選宮女數百人自教法曲謂之皇帝梨園子弟　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滈嶢音妓　作興慶宮卽隆慶坊舊邸也東有舊井忽湧爲小池自黃龍出其中五位後池愈大遂爲龍池樂以志其祥　又置南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時與諸王聚宴

乙卯　凡制用白麻紙詔用白綾紙書用黃麻紙上元中詔制敕並用黃麻

開元四年　六月睿宗崩十月葬於橋陵改同州蒲城縣爲奉先縣

丙辰　十二月姚崇罷元之避開元名崇宋璟兼黃門監蘇頲同平章事

開元五年　九月改紫微省依舊爲中書省黃門省爲

十二月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舊

開元二年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

觀舞劍器行敘云開元三年余尚童稚記于鄜城觀公孫氏舞劍器黃鶴曰公七歲能詩則四歲記事非不能矣呂大防詩譜以爲年纔四歲或有誤非也

開元六年 戊午	丁巳	門下省黃門監爲侍中				
開元七年	己未					
開元八年	庚申	中書令張嘉貞奏致仕官及內外官五品				
						公年七歲
						壯遊詩云七齡思即
						壯開口詠鳳皇進雕
						賦表云自七歲所綴
						詩筆向四十載矣約
						千有餘篇
開元十二年	甲子					
開元十三年	乙丑	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馬增至四十三萬				
		匹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羣				
		望之如雲錦				
開元十四年	丙寅	四月張說罷				
		岐王範薨				
		十一月幸寧王宅與諸王宴探韻賦詩				
						公年十四歲
						壯遊詩云往昔十四
						出遊選場
開元十五年	丁卯	十二月制以吐蕃爲邊害令隴右道及諸				
		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				
		四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				
		二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				
開元十六年	戊辰	二月張說兼集賢院學士				
開元十七年	己巳	八月初五帝生日宴相源乾曜張說表請				
		以是日爲千秋節與千天下咸令宴樂移				
						公年十八歲
開元九年	辛酉	七月姚崇卒				
		九月張說同中書門下三品召王翰爲	祕書正字			
開元十年	壬戌	秋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思勗有				
		忍好殺積勞爲				
		京觀所至立功				
中書門下		以上許終身佩魚以爲榮寵自後恩制賞				
奏開元新		袋謂之章服○魚袋者				
		紫者金裝緋者銀裝				
格冬至日						
祀圜丘遂						
用小冬日						
視朝小冬						
日卽小至謂至						
前一日						

	祉就之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日酺大合樂于宮中○教鄙馬四百蹏各分左右爲部目爲某家宮某家驕其曲歌傾杯樂馬即日衙杯臥而復起上壽或命壯士舉牀馬舞牀上抃轉如飛是日舞于勤政樓下○供奉圍雛賈昌爲五百小兒長是日導引鄉立廣場隨樓指低昂不失昌度上以己酉生而喜鬥雞是兆亂之象	開元十八年庚午
	宋璟爲尚書右丞相	
	三月始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每十日賜假一休	
	吐蕃贊普上表請和表曰外甥是先皇帝公主遂同爲一家深識尊卑豈敢失禮千歲萬歲外甥終不敢先違盟誓○按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下降吐蕃景龍二年金城公主復降吐蕃景	
	十一月張說卒	
公年十九歲	哭韋之晉詩云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又酬寇侍御詩云往別郇瑕地于今四十年郇瑕晉邑也公十八九歲時嘗至晉	
州當是遊晉後方爲吳越之遊		
公年二十歲	進三大禮賦表云浪跡于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則其遊吳越乃在開元十九年自是下姑蘇渡浙江遊剡谿久之方歸	開元十九年辛未
	三月信安王禕大破奚契丹于幽州	開元二十年壬申
	六月遣范安及于長安廣花萼樓築夾城	

	入芙蓉園自大明宮史東羅城複道經通化門觀以達興慶宮又經春明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之知也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分天下爲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劍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嶺南兩畿領以中丞餘擇賢刺史領之	開元二十一年癸酉
	十一月宋璟致仕	
	十二月韓休罷張九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正月帝幸東都	開元二十二年甲戌
	五月張九齡爲中書令李林甫同平章事	
公年二十三歲	遊吳越歸赴鄉舉	
	十二月張守珪斬奚契丹王屈烈及其大臣可突干傳首東都其先東口字文別種號庫莫奚後爲契丹所併以奚王牀帳所居建城號中京故名奚契丹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帝在中都	開元二十四年丙子
	唐制年年貢士按選舉志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既至省由戶部集閱而關于考功員外郎試之	
	三月敕禮部侍郎掌貢舉武德初考功郎以來考功員外郎專掌之是年考功郎李昂爲舉人誤訶帝以員外郎掌輕始移禮部以侍郎主之	

四月張九齡論安祿山貌有反相不殺必遺後患上不從赦之後幸蜀思九齡之先見下詔褒贈遣使至曲江祭之有史宰干與祿山同里上與語說之賜名思明

十月駕還西京按長安于問賓開曰西京至德二年曰中京上元二年曰上都

十二月張九齡罷上欲相李林甫九齡以疾短之乃罷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中書門下三品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正月置元學博士其生徒令習道德經及依明經舉送○二十一年上親注道德經令學者習之二十三年奉敕升老子壯公遊齊趙

壯遊詩云放蕩齊趙

子為列傳首居伯夷之上

四月張九齡貶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薦周不言兗州而集中頗多兗州所作蓋兗州為監察御史坐貶非其人左遷荊州之辟孟浩然為從事與齊州接境公遊齊州當在兗州趣庭之後○公父閒時為兗州司馬公往省侍之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為庶人尋賜死故登兗州城樓詩云天下斷死囚東都趣庭日南樓纖

是年上以幾致刑措推功元輔刑五十八萬人獄院有鵲來巢特赦功李林甫閻晉國公牛仙客酰國公

開元二十六年戊寅

十一月宋璟卒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三月杜希望攻拔吐蕃新城以其地為威戎軍

六月張守珪破契丹林口遣使獻捷

遣左右龍武軍親近領衛太宗選百騎以為翊衛之備中

宗加置馬分左右營開元以來與左右羽林軍名同北門四軍至是改為左右龍武軍肅宗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賜名天騎

開元二十七年己卯

李適為幽州節度使河北海運使海運繼開當始于隋大業中按來護兒從江都進兵則出成山大洋轉登萊向遼海也唐太宗討高麗每師皆出萊州其餽運當從隋故道蓋隋唐時于揚州置倉以備海運餽東北邊

八月蓋嘉運大破突厥施于碎葉城捨其王吐火仙送京師

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正月令兩京道路並種果樹

二月張九齡卒

是時天下雄富京師米價斛不盈二百絹亦如之東由汴宋西歷岐鳳夾路列店陳酒饌待客行人萬里不持寸刃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

正月兩京諸路各置玄元皇帝廟

高仙芝為安西副護

九月伊洛水溢損廬舍禾稼無遺壞天津橋及東西漕河南河北二十四郡皆漂溺

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天寶元年 正月得靈寶于尹喜故宅置玄元廟于大
壬午正月 寧坊東都于積善坊（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劉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就函谷關尹喜臺西發得之）
丁未大赦改元 二月侍中改爲左相中書令改右相
八月李適之代牛仙客爲左相
九月兩京玄元廟改曰太上玄元皇帝宮
十二月河西節度使王斛奏破吐蕃魚海及游奕等軍

天寶二年 正月安祿山入朝
癸未 三月改西京玄元宮爲太清宮東京爲太
徵官

天寶三載 正月遣左右相以下祖別賀知章于長樂
甲申正月 坡（知章爲禮部侍郎取告非允門蔭于弟喧訴盈庭于是以崇發牆首出決事時人咸嗤之晚年尤加縱誕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爲道士求還鄉里仍舍本鄉宅爲觀上許之）
丙申改年爲載 三月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李白供奉翰林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
八月帝賜金放歸十五載白臥廬山永王璘（璘迫致之軍敗白坐繫潯陽獄得釋乾元初詔長流夜郎會赦復還潯陽竄應初過金陵當塗以病卒）
壽王妃楊氏號太眞召入宮

天寶四載 八月冊立太眞爲貴妃三姊皆賜第京師
乙酉 兄銛錡從兄釗賜名國忠建第於宮東門南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或游幸所至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燒發道鈿墜爲珠翠燦於路岐可掬會有人倜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艾

天寶五載 四月左相李適之罷陳希烈同平章事
丙戌 公在東都

天寶六載 正月遣使就殺北海太守李邕（柳勣下獄引邕議及休矜敕刑部郎顧之御史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
丁亥 敕今後貢舉人停習業
李適之飲藥死（與李林甫不叶爲其陰中）
正使並取詔天下通一藝者詣京師李林甫命尚書
元日隨京官例序立 省覆試皆下之（元結前友文云詔徵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洩漏當時之機議於朝廷日舉人多卑賤愚瞶不識禮度恐有俚言污瀆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長吏已而布衣之士無有一第者送表賀人主以爲野人忠賢）
公應詔退下
在長安
十月至歐坊作天狗賦（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
公在東都
姑萬年縣君卒于東京仁風里公爲制服
六月還殯于河南縣
又爲墓誌（誌曰甫昔臥病于我諸姑意公之母早亾而育于姑也○姑適河東裴榮期）
公在齊州
李邕爲北海太守陪宴歷下亭（李白高道俱有贈邕詩當是同時白有魯郡石門別杜二子美詩或四載之秋也）
撰皇甫淑妃神道碑（妃生臨晉公主下嫁鄭潛曜乃廣文鄭虔之姪公與虔善故撰文云甫忝鄭莊之賓客游實主之園林按鄭莊卽虔郊居公嘗宴駒馬蓮花洞）
公歸長安
壯游詩云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歸京師當在天寶四五載）

九月安祿山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兵器養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帥突己子六萬戰馬數萬匹牛羊副其後

十月幸華清宮　由下馬餵頭

宮閣元作溫泉宮至是改為華清宮○鶯以文瑤密石中央白玉池連華捧湯噴以成池除供浴用湯已外更有長湯十六所每賜諸嬪御○益印山建立百官庶府皆行各有等止自十月往歲盡乃還

十一月哥舒翰充隴右節度使　翰初仗劍之河西專節度

年忠嗣得罪翰代為節度

十二月安西都護高仙芝討小勃律捨其王歸天寶初安門諸蕃進五色玉常為小勃律所劫上怒命王天運將四萬人統諸蕃兵伐之乞律悉出銀玉願歲貢獻天遣不許居其故而還勞律中有徙者言

天將大風雪冥行破百里忽風吹小海水成冰柱四萬人凍死僅於具奏上命中使驗之未得還見屍立者坐者中使將返冰忽消屍不復見

天寶七載　韋濟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公故廬在偃師濟頻有訪問

戊子

十月幸華清宮

貴妃三姊並封國夫人之號同日拜命　長大姊封秦國三姨封韓國八姨封虢國適柳者為秦遷崔者為韓遷裴者為虢

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之上又築城龍駒島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吐谷渾有青海周圍八九百里為吐蕃所併開元中王君㚟張景順張忠亮崔希逸皇甫惟明

天寶八載　閏六月上親冊太清宮冊聖祖立元皇帝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謚曰元貞大聖皇帝

己丑

尊號為聖祖大道立元皇帝上高祖謚曰洛城北謁元元皇帝廟詩云五聖聯龍袞京兆尹蕭炅坐贓左遷汝陰太守炅為李林甫親厚楊國忠奏逐林甫不能救

哥舒翰攻拔吐蕃石堡城　開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吐蕃婁石堡城堅嶮難運不能守帝憤之嘗詔問王忠嗣以攻取石堡城之略忠嗣上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恐所得不如所亡至是翰攻拔之士卒死者數萬果如其

此詠太微宮也作於加謚五聖之後則公是年冬又在東都○廟壁有吳道子畫五聖眞容

天寶九載　正月庚戌羣臣請封西嶽從之二月己亥公自東都復歸於長安

庚寅

西嶽崩災時久旱制停封

鮮于仲通充劍南節度副大使　國忠薦之

五月安祿山進封東平郡王

七月以鄭虔為廣文館博士　國子監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藝之士就職自虔始○

後胡註貶台州司戶參軍

上好神仙燒煉之術黔陽秋貢丹砂等物

經巫峽覆舟李林甫等諱捨宅為觀祝聖壽

十二月關西游突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

天寶十載正月壬辰朝獻太清宮
辛卯　癸巳朝饗太廟
秋雨積旬　甲午有事於南郊
西京尤甚　三月安祿山兼領三鎮平盧范陽河東
四月鮮于仲通討南詔大敗於西洱河楊國忠掩其敗狀反以捷聞大募西京及河南北兵以擊之人莫肯應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遣赴軍前
送軍前
八月安祿山大敗於契丹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天寶五載各殺所尚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王是月其部又來降
十一月楊國忠兼領劍南節度使
天寶十一　十一月李林甫死楊國忠爲右相　公在長安
載壬辰　哥舒翰安祿山安思順皆入朝翰素與二人不協上命結爲兄弟至京迎於京城東崔圓馬山池宴會賜熱洛河以和解之按射生官供鮮鹿取血煮其腸謂之熱洛河
封常清爲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中丞充安西四鎮節度安西都護府治所在龜茲疏勒西國龜茲爲統轄馬耆謂之四鎮
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命宰相陳希烈韋見素集賢院學士崔國輔于休烈同試公爲希烈所忌試後止送有司參選
公詩云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乃宰相之堂　又上韋左相詩云持衡留藻鑒贈崔于二學士詩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注云獻三大禮賦出身二公常接之
關中大饑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羅與貧則辜之日行三四百里
二月楊國忠守司空受冊臨軒冊三公自神龍以來冊禮久廢至國忠復行
三月張垍貶盧谿郡司馬兄均建安太守張說在中書子均垍已掌綸翰之任上命均求妙寶眞待於寶山焉住而遂獲天寶九載遷刑部尚書自以才名當爲宰輔爲林甫圖忠所抑垍尚寧新公主許於禁中置內宅開元二十六年始建學士院垍首居之嘗以賜珍玩諮於均均曰此婦翁與女壻非天子賜學士也至是弟兄俱受貶逐
吐谷渾蘇毗王款塞哥舒翰至磨環川應接之
關中大饑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羅與貧

天寶十二　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爲楊國忠公在長安
載癸巳　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詞
八月隴右節度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奏時以黃河九曲之地爲金城公主湯沐至是翰攻破吐蕃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故地次年以其地置洮陽澆河二郡及神策軍　九月進封西平郡王
天寶十三　正月安祿山入朝加僕射祿山求兼領閑廄羣牧使祿山爲閑廄隴右羣牧等使祿山又求總監王忠嗣知狀監事薛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別飼之C苦山將騎女宗往望賜以請未幾兵戈春亭脫御服賜之祿山驚喜自謂先兆恐復留之疾驅出關至淇門順流而下所至郡縣令船夫持牽板遞立於岸上以待至　公在長安
載甲午　進封西嶽賦爲前停
八月霖雨　又奏
積六十餘日不止

人上憂而傷稼楊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

陳希烈龍韋見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見素經事相王

侍有舊恩

天寶十四載乙未

羣牧都使奏就羣校中點馬牧馬監官奪牧孳課之事凡馬有左右監細馬之監稱左麤馬之監稱右○同州馮翊縣南十二里其處宜六畜置沙苑監掌牧養隴右諸牧牛羊

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

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副大使

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萬號天武健兒兵籍少故爲召募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

十二月陷東京

召哥舒翰拜兵馬副元帥守潼關以田良史中丞充行軍司馬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正

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太子左右衛率府有錄事參軍二人掌監印發付會稽

十一月往奉先縣時公遣妻子先在奉先詩史云薊北反書未聞公已遣身歲旬○時家人貧窶幼子至餓死

肅宗

天寶十五載丙申

七月肅宗即位改至德元載

正月安祿山僭號於東京

李光弼爲河北節度副大使上命郭子儀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定河北子儀薦光弼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六月哥舒翰戰敗於靈寶西原翰固守潼關不輕出南時崔爲白水縣尉

戰賊將崔乾祐麾兵以誘○翰素往戰恐墮計中立宗信國忠之言遣中使趣之頂背相望翰不得已擇險而出次靈寶西原爲賊所乘自相蹂踐墜黃河死者數萬人○翰至潼散兵稍集火拔歸仁叩馬請降賊翰欲下馬速以繩縛翰擐鞾擐自棄其喉又奪翰擐馬就乾佑送於洛陽

五月公自奉先挈家往同州白水縣依舅氏崔十九翁奉先在白水之北

六月又自白水往鄜州自白水西北至華原又自華原北至鄜坊州復自坊北至鄜也

祿山陷潼關唐鎮戍每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下至亥火下至丑

聞肅宗立自鄜贏服奔行在遂陷賊中

光帝遜位於朕册文即稱父所寫朕以大寶付嗣璋又當衍諸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難矣

李泌見上於靈武

詔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赴行在嗣業自安西統蕃漢萬里威令肅然所過秋毫不犯

回紇吐蕃請助國討賊

九月上幸彭原郡

十月辛丑房琯及祿山戰於陳陶斜癸卯又以南軍戰敗續命古法用車戰以古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以牛順坦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時李嗣業軍與三將希文將南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琯自將中軍爲前鋒按陳陶斜在咸陽未戰時琯已先至便橋據高阜既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使邠延恩等促戰倉皇失據琯自以南軍戰又敗

第五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派江漢而上至洋州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

永王璘反孔巢父韓準李萼等皆署

十二月以高適爲揚州左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永王璘逆據江東利害至是必敗上可之有是命

安慶緒襲祿山而自立賊將段子璋慶緒之舅也慶緒使子璋殺其父子璋以大刀斫祿山腹腸潰於牀而死殿莊來弒

至德二載

正月上在彭原

丁酉

三月癸亥朔

公年四十六歲

春在賊中

五月謁帝鳳翔得脫走

大雨至癸河南兵馬使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殺節度使周泌武威大族之中小城兵攻平之城在平涼胡人其五德朕深知之今特命爲宣義郎行在左拾遺授職之後宜勤是職毋怠命中書侍郎張鎬齎符告諭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行右兼用黃紙高廣皆可四尺字大二寸許年月有御寶二方五寸許今藏湖廣岳州府平江縣裔孫杜富家

秋苦雨

度支判官崔稱以

二月幸鳳翔

三月吐蕃遣使和親還給事中南巨川報命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玠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李光弼大破之

永王璘敗死

五月郭子儀敗於清溝退保武功時府庫空虛專上疏救房琯上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得解就令鎬宣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及清濁之役復以官爵收散卒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有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階

以武部侍郎杜鴻漸爲河西節度使

房琯罷張鎬同平章事八月鎬出兼河南節度等使

郭英乂御史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

閏八月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綿谷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先屯武功者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

六月爲遣補薦岑參狀參除右補闕

八月墨制放還鄜州省視妻子

十月扈從還京

回紇送兵五千助討賊遣其子瑒謝
王見葉護約爲兄弟謂王爲兄○葉護自
將載於濃上馳詣伏將襲我回紇前
伏出賊皆賊敗遂收三京新店之役
輕騎子儀悉軍追掩賊張雨翼包之
亂而卻回回紇從後擊賊於黃埃中發
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大敗遂收
蓋子儀提朔方孤軍收復
兩京皆賴回紇助討之力

十月安慶緒奔河北

廣平王收東京　子儀與賊戰於陝城之新
店賊之屢緒自苑門夜遁
廣平入
東京

九月廣平王統朔方安西回紇兵收西京

是月丁亥郭子儀同和軍十五萬發鳳翔
壬寅至長安城西與賊戰安守忠等敗於
香積寺北灃水之東賊大敗斬首六萬
級癸卯大軍入西京甲辰捷書至鳳翔

乾元元年

元日朝大明宮

史思明率高秀巖以所部十三州來降思明
斬慶緒將安守忠李立節李光弼聞其事
因招之前此烏承恩已歸國帝遣承恩諭
思明遂奉表以所部十三州及兵八萬來
降并率其河東節度使秀巖以所部來降
詔封思明爲歸義郡王承恩所至宣布詔
旨浪遊安深德棣等州皆降聲相州未下
河北率爲
唐有矣

公任左拾遺

三月壬申朔帝御丹鳳樓下制大赦

改元復以租庸無輒役使凡授田者丁歲納粟稻謂之租庸調
如井水　爲皇太子更名豫

四月辛亥九廟成備法駕自興安迎九廟神主入新廟甲寅帝親饗九廟天寶末九廟爲賊所焚帝還京素服哭於廟三日

有事於圜丘

冊張淑妃爲皇后

戊戌三月丁未大赦免陷賊州三歲稅天下非

七月黃河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

三十里清三月廣平王俶自楚王徙封成王五月立

戴爲年

十二月上皇至自蜀居興慶宮宮南樓下臨通衢時

幸此樓還酒賜望仙宮作樂李龜年等侍側歌之

上皇詔改蜀郡爲成都府長史爲尹又分

劍南西川東川各置節度使

十一月壬申朔帝御丹鳳樓下制十二月戊午朔大赦

葉護自

長安○華州爲扶風郡

進樓桃薦廟訖

近臣有差

四月一日賜櫻桃內園

參軍別親友出金光門自此不復至

六月出爲華州司功

五月端午日賜衣

進磯滅殘寇形勢圖

七月爲華州郭使君

狀

華州試進士策問五

五月張鎬罷　一時舊臣物望最重者無如鎬是年罷鎬而即貶琯　房琯張鎬去年罷琯而皆相

六月貶房琯爲邠州刺史下制數其罪特琴工董庭蘭交通門下招納貨賄以爲罪狀琯以軍務委秩至卿列行在琯首薦之並坐琯百日於城下鈔掠官軍出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采甚艱乏食思明自魏州引兵趨鄴每營選精騎五百一十天寶至德開第五琦爲鹽鐵使盡權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二百一十天寶每斗十錢是年琦始變法劉晏代之晏以公主殉葬公益密豪賈射利官收不能半

回紇坐收長安有功請婚七月幼女寧國公主下嫁　次年可汗死欲以公主殉葬公主拒之得歸八月詔百官迎於鳴鳳門外　劉秩嚴武等俱貶竟以無子得歸

冬晚離官閉至東都　諸州每歲貢人其首進士帖一大經及老子試雜文兩首策時務五條

客秦州負薪采橡栗自給○時害流以下

四月久旱　李嗣業卒於行營

三月九節度師潰於滍水圍鄴城自冬陟厘公痛公去年罷琯而皆相徙市○雩　春慶緒食盡一鄴一在華一在秦祭祈雨

旦夕諸軍既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史思明自魏州引兵趨鄴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鈔掠官軍出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采甚艱乏食思明潰而南賊潰而北○惟李光弼王思禮軍獨完尋破思明朋將萬餘眾　諸節度歸鎮鄭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士民驚竄子儀謀城河陽又驚用都虞侯張用濟策從所部兵築南北兩城守之

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寓佐之居

十一月往同谷縣　日在房公

十二月一日自隴右入蜀至成都　弟占從公入蜀

乾元二年

己亥

正月史思明稱燕王於魏州　思明外脅歸順內實通賊

三月皐　降光弼欲陰置之事泄又因諫希烈之誅闕輔遂復反○光弼請與朝廷出則都城可拔與之戰彼必不敢進魏城求大飢魚朝恩不可而止遂發兵以援鄴城改爲

七月棄宮西去度隴　春公自東都回華州

九月命郭子儀統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　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鎮西北庭李嗣業等七節度使將步騎二十萬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時所以魚朝恩爲觀部兵益之號爲九節度　元動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朝恩節制之

一月子儀等大破慶緒圍於相州慶緒以列陣於愁思岡大敗遂至相州城下四面穿濠圍之旬餘食盡多至摧敗都入城守○武德元年以魏郡置相州天寶元年改爲鄴郡乾元元年復爲相州次年

使

上從宰相王璵請立太乙壇於南郊之東　葆中從禱祀蘇源明上疏切諫

七月召子儀還京以李光弼代之　魚朝恩惡子儀

因其敗短之於上乃召還○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肅皇旌旗精彩皆變

以兵部尚書霍國公王思禮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　光弼徙河陽以思禮代爲河東

八月李光弼爲幽州長史河北節度使　敗賊將留希德收清加檢校司徒

先陳等軍

九月史思明陷東京李光弼守河陽　思明分軍

上元元年三月以李若幽爲成都尹李奐爲東川節
度使
庚子閏四月改元
四月李光弼破賊於懷州河南
王思禮進位司空
閏四月房琯爲晉州刺史八月改漢州刺史
八月田神功破史思明兵於鄭州
七月上皇移居西內
馬嵬驛曰五十年太平君臣不覺無禮又令高力士脫靴之事
力士曰微將軍阿瞞幾爲兵死鬼矣自此不悅因不茹葷時肆惡以成疾○都城有三大內太極宮在西內大明宮在東故名東內訓養宮人皆不得
高力士配流巫州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置如倫婬于歸州出
玉真公主
居玉真觀
九月以江陵爲南都
爲尹置永平軍節人以迎奉之
郡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自朝方直取范陽還
定河北爲魚朝恩所阻事竟不行
在陝事河陽兵馬使
穴之是花陽故之與穴
阻之六年光弼
遂左部山之北

公年四十九歲
開嘗至蜀州之青城
新津裴迪同登新
津縣西安寺
初至成都寓浣花谿
寺中草堂寺自梁有
之梁簡文草堂
傳曰周顒言經在蜀
以蜀草堂寺林壑可
懷乃於鍾嶺雷次宗
學館立寺因名草堂
所謂草堂之靈也公
卜居浣花里近草堂
寺因名至是嘗草堂
草堂
詩曰經營上元
始堂成云頻來
居之
語燕定新巢則三月
堂成○本傳云於成
都浣花里種竹植樹
結廬枕江卜居詩浣
花谿水水西頭狂夫
百花潭水郎滄浪堂
成云背郭堂成藍白
茅西郊詩時出碧雞
坊西郊向草堂懷錦
水居止詩萬里橋南
宅百花潭北莊然則
草堂背成都郭在西
郭碧雞坊外萬里橋
南百花潭北浣花
水西歷歷可攷

十一月李光弼收懷州生捨安太清劉擊
下進爵臨
淮郡王
十二月以羽林大將軍李鼎爲鳳翔尹興
鳳隴等州節度使次年党項羌寇寶雞入
大震關陷鳳州鼎邀擊
之後死
岐陽

上元二年二月崔光遠代李若幽爲成都尹
辛丑
七月霖雨
以法懷恩不悅促其出師致敗
至八月方
止彭州灌口鎮水
漂損失
戶口
三月史思明爲其子朝義所殺
四月張鎬貶辰州司戶
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襲東川節度使李奐

九月去上
元年號止
元年號上元
稱元年
起於漢武
帝今法上
古之制
故去之以
十一月爲八道行營節度使出鎮臨淮
歲首月以
斗所建辰
爲名
建子月壬
午朝上受
建丑月合

於縣州子璋稱梁王改元黃龍縣州爲黃龍府置百官與奔成都
五月崔光遠攻拔縣州斬子璋牙將花驚定恃功大
五月復以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統河南
淮南東西山南東荊南江南西浙江東西
八道行營節度使
八月李輔國守兵部尚書
武受命宮頒賞平王叛太尉光弼
司徒于儀尚書令射國尚書輔國
斷光遠不能戰
乃罷之
劍南東西兩川爲一道屬東川

朝賀如正旦儀

節度以嚴武爲成都尹按武三鎭蜀此則其再鎭也疏以御史中丞出爲劍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再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三遷黃門侍郎并成都尹充劍南東西川節度使

寶應元年壬寅

建卯月復下詔建五都京兆爲上都河南爲東都鳳翔爲西都○去年九月寶應公居成都草堂詩曰斷手都江陵爲南都太原爲北都之號至是復建年

建巳月代宗卽位改元復以正封郭子儀爲汾陽王

河東將士殺節度使鄧景山諸將擯掠不已上召郭子儀至軍卽案殺景山者出是河東語鎭奉法

建卯月上中丞嚴公說阜

月爲歲首

召來瑱赴京師復令還鎭密敕裴茂圖之

五月嚴公枉駕草堂兼攜酒饌至

建巳月爲六月瑱捻茂子申口

七月送嚴公還朝到縣州未幾蜀有徐知

四月

建辰月元載同平章事

党項與吐谷渾奴刺邀和寇梁洋等州羌胡異類吐蕃本西羌爲党項漢西羌別種元羌吳之吐谷渾士鮮卑慕容氏東胡之支晉時西徙枹罕此胡騎也黃鶴注以吐蕃屬胡党項吐谷渾奴刺屬羌欠考

道之亂因入梓州

建巳月初六日乙卯上皇崩十八日丁卯十一月往射洪縣南

冬復歸成都迎家至梓

帝崩初張后與李輔國表裏專權晚更有隙謀誅之輔國勒兵遷后別殿帝聞宮中兵亂驚怖崩於長生殿輔國役后及越王係戊辰始發喪宣遺詔引太子於九仙門與宰相相見令二十日己巳太子卽位

之通泉縣皆梓屬邑新唐書本傳云遊東蜀依高適當在此時

上在東宮心不平輔國及嗣位尊之爲尚父以其有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之十月夜遣盜入其第縛輔國首及一臂而去

嚴公入朝之後

五月李光弼至徐州諸將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光弼未至田神功遣於揚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瑱辰垣

而還裴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輕騎入徐州田神功遂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赴闕

六月程元振代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加鎭國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充寶應軍使

七月召嚴武還朝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以兵守劍閣武以七月離成都圍兵九月尙未出巴嶺後知道爲其下李忠厚所殺○武還以高適代之

郭子儀解副元帥節度使留京師爲程元振所譖而罷

八月台州袁晁反陷浙東州郡次年李光弼捻晁浙

東悉平

九月裴冕貶施州刺史至德二載以右僕射封冀國公尋鎭蜀坐防李輔國遂貶永泰中復徵爲左僕射

十月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僕固懷恩副之討史朝義雍王見回紇可汗於河北魯王適改封雍王卽德宗也回紇助順之後上所命爲可汗○雍王見回紇時責王不於帳前舞蹈其將車鼻遂引藥子昂李進拔少華魏琚各傍荅一百少華琚一宿而死

十一月官軍破賊於洛陽進取東都河南平史朝義走河北李懷仙斬其首以獻河北平

廣德元年 癸卯

正月來瑱入朝謝罪程元振誣搆賜死瑱自襄陽入朝分諸將戍鄧昌南陽壞許叔者逃潰

閏月史朝義下諸降將分帥河北各爲節度使懷恩爲河北副元帥恐賊平寵衰欲自立築擾乃奏以李懷仙爲幽州盧龍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防禦使薛嵩爲相衛邢洛貝磁節度使○歸順之後招集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復能制

回紇登里可汗歸國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

天興聖節諸道節度使獻金飾器用珍玩

駿馬爲壽共直絹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請卻之不聽

三月辛酉葬立宗泰陵在蒲城東北金粟山庚午葬肅宗與公往來蓋諮議而行也

九月二十二日壬戌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於閿州

冬晚復回梓州

是歲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本傳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別駕巴州詩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

春閏往漢州時房琯牧此州○琯於漢州城西北角鑿池名西湖後名房公湖

秋自梓往閬州

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上皇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百姓勞弊高適爲蜀州刺史因西山三城置戍論之請罷東川以一劍南疏奏不納公表亦請罷東川兵馬悉付西川與適議合是時適在成都

正月來瑱入朝謝罪程元振誣搆賜死瑱自襄陽入朝分諸將戍鄧昌南陽壞許叔者逃潰

閏月史朝義下諸降將分帥河北各爲節度使懷恩爲河北副元帥恐賊平寵衰欲自立築擾乃奏以李懷仙爲幽州盧龍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防禦使薛嵩爲相衛邢洛貝磁節度使○歸順之後招集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復能制

回紇登里可汗歸國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

天興聖節諸道節度使獻金飾器用珍玩

駿馬爲壽共直絹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請卻之不聽

三月辛酉葬立宗泰陵在蒲城東北金粟山庚午葬肅宗與公往來蓋諮議而行也

九月二十二日壬戌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於閿州

冬晚復回梓州

是歲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本傳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別駕巴州詩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

春閏往漢州時房琯牧此州○琯於漢州城西北角鑿池名西湖後名房公湖

秋自梓往閬州

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上皇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百姓勞弊高適爲蜀州刺史因西山三城置戍論之請罷東川以一劍南疏奏不納公表亦請罷東川兵馬悉付西川與適議合是時適在成都

入長安立廣武郡王承宏爲帝邊將告急而程元振不以聞及將至長安上倉卒不知所爲出幸陝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應扈從將士不免飢餒乃幸鳳翔朝恩營○詔徵天下兵入援諸鎮畏元振譖搆莫有至者朝廷所恃惟郭子儀一人郭子儀收復京師吐蕃始寇詔子儀一人勢稍振吐蕃遁去

衞伯玉拜江陵尹充荊南節度觀察等使車駕幸陝以伯玉有幹略可當方面乃拜○杜位爲行軍司馬

十一月宦官廣南市舶使呂太一反於嶺南矯詔募兵爲亂逐節度使張休縱兵焚掠官舍討平之

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吐蕃犯闕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闕焚陵寢其禍極矣乙斬元振首馳告天下上以其有保護之功止削爵次年以私入京師配溱州

十二月上還長安初元振勸都洛陽以避蕃寇代宗然之郭子儀因張重光宣慰回附章論奏代宗省表垂涕亟還京師

元結授道州刺史州爲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戶纔滿千結在州二年歸者萬餘家賊亦懷畏不敢來犯

諸將侈於居第下詔禁止之大臣宿將競崇棟宇無有界限人謂之木妖

魚朝恩改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初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興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及京師平朝恩以軍歸禁中自將之尚未得與北軍鬭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浸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

之右矣

留後章彝大閱東川唐節度使若朝覲則置留後置其人以任之是時已廢東川節度故彝以梓州刺史使將領留後事○彝初爲嚴武判官丈年嚴更入蜀因小忿杖殺之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乾元後數年屢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蕃帳至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及矣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召還適還又以嚴武代之

春公自梓州挈家再

廣德二年春爨廟及郊

甲辰

正月嚴武以黃門侍郎復爲劍南東西川節度使

三月以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唐江淮轉運之粟皆自汴州梁苑宮權輸之丈年度竇歸葬

別相國房公墓房公卒於閬州

輸洛陽轉運京師震亂以來汴水湮廢漕運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時晏主漕乃疏汴渠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

七月李光弼卒於徐州光弼懼魚朝恩之害不敢入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於是擁强成疾卒

八月王縉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兼領東京留守時縉同平章事之也餘遷河南副元帥都統宇文寶木兄緒陷賊中縉請減軍資錢四十萬修東都殿宇乃代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修東都殿宇乃代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修東都殿宇乃代帥

辰日爲臘

刺破十萬衆入寇詔劉干儀屯邛陽干儀不若捉身說之遂免詔干儀同統契約世厚統節度下馬縱飛于候切回統請擊叶蕃以謝過于儀教酒爲誓藥爲羅卓眼追吐蕃于高仙芝軍中投鉛而進回從之大破吐蕃于瀘北開都督梁萬羅等入見命設宴賜帛十萬匹府庫空竭現百官俸以給之猶未肯歸國　懷恩死於鳴沙上建功西山英乂通其妻隊波之生變郭英乂奔於鹽池爲叶所殺英乂以相國故爲前軍郭英幹爲左軍郭英傑爲後軍俱敗於成都西門

裴遵度諭之懷恩抱其足而號泣又下詔稱其勳勞許以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不能從以致於死○僕固名臣及党項酋皆來降懷恩之家沒入後宮大麻四年以其女爲崇徽公主嫁回統可汗

十月劍南西川兵馬使崔旰反寇成都

邛州牙將柏貞節濾州牙將楊子琳劍南牙將李昌巎共起兵討旰

大麻元年二月命楊繼修好吐蕃遣首領論泣

丙午　隴來朝

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

冬無雪

十一月改元

春晚公自雲安縣至夔州居之

秋寓夔之西閣

話四十四　已集十一　三四

邛南節度使而柏貞節等爲本州刺史各令解兵鴻漸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受命鎮蜀攻事一委崔旰日與判官杜亞楊炎縱酒高會○時岑參出爲嘉州鴻漸表爲職方郎中兼侍御史列於幕府

八月國子監釋奠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朝恩率六軍諸將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

十一月大赦停什畝稅一法三月稅青苗地錢命御史分道巡覆

府差使徵之又用第五琦什一歛稅一法編戶流亡尚多

丁未　淮南節度使李忠臣入朝

三月汴宋節度使田神功來朝

六月劍南節度使杜鴻漸還朝

荊南衡伯玉加檢校工部尚書封陽城郡王

其母加封鄧國太夫人大麻五年伯玉丁母憂朝廷以王昂代其任諷將士請讓西

濁之流通江者曰瀼居人分其左右謂之

公在夔州西閣

春遷居赤甲山高不生樹木其石悉赤望之如人袒臂故名赤甲

三月賃居瀼西夔人謂山

公孫述留秋遷東屯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五里田可百頃稻米爲蜀中第一○以瀼西草堂暫借吳司法居之

七月崔旰爲西川節度使杜濟爲東川節度使

未幾復自東屯歸瀼西

是年終歲居夔州

是年置邛南防禦使治邛州尋升爲節度使未幾廢置劍南西山防禦使治茂州未幾廢二使之置廢專爲柏茂琳與崔旰也邛南節度既廢茂琳卽拜夔州都督故表文云察臣劍南區區恐失臣節者旰也曰劍南區區則由劍南西遷荊也

是年終歲居夔州宗至德之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湖荊南井邑十倍於初乃置荊南節度使以領之至公在夔時蜀客避崔旰之亂下荊南者尤多

公孫述白帝城瀼西東屯各有高齋白帝城瀼西東屯各隨所寓而賦高齋後人卽其處各肖像以名之

十一月己丑李百藥京城士庶出錢以助軍

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管懷集縣雁來乞編入史從之先是五嶺不到浩以爲陽鳥隨陽者臣歸君德雁之象也

十二月和蕃使檢校工部尚書韋皐薨

吐蕃使遣首領隨景仙入奏云贊普暴虐國人殺之

大曆三年三月商州兵馬使劉治殺防禦使殷仲卿正月上旬公去襲出峽

戊申正月丙午朔初三日申爲太歲日

尋討平之

四月崔寧入朝甘昭名寧加常侍未幾加檢校工部尚書五月三月至江陵暫居

楊子琳襲據戎都府寧委任氏募兵擊走秋發荊南移居公安

大曆四年二月楊子琳擊王守仙於忠州黃草峽殺正月公自岳州之潭

己酉

夔州別駕張忠據其城以爲峽州團練使州自岳之潭衡爲

子琳自成都敗還江東下聲言入朝玉欲結爲援以襲州許之爲請於朝

州招眾以命數千沿下水

以湖南都團練觀察使韋之晉爲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

秋欲適漢陽暮秋欲

更徙湖南軍於潭州張建封爲參謀

歸秦皆不果卒留潭

三月遣御史稅商錢

自是率舟居

七月以崔瓘爲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

十二月廣州人馮崇道桂州人朱濟時反

容管經略使王翊敗之

京兆尹李勉出爲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平馮崇道朱濟時之亂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敗將朱濟時阻海爲亂道將招討悉斬之五嶺平李勉歸至石門停舟悉捜家人所貯奇貨犀象之物投之於江中

大曆五年庚戌

四月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瓘公年五十九歲

據潭州爲亂瓘恭守憲法將吏久不奉法玠之會月給糧儲兵馬多不足

使殺玠與判官達奚抱走瓘追擒之玠以殺觀爲名瓘追擒走後遇害○瓘麻城縣漢爲

春在潭州

夏避臧玠之亂入衡

從事漢陽嶺扇動尚書郎出宰澧州刺史楊子琳州苦其炎暑思回櫂

見敗亡交廣作變

州爲襄漢之遊不果

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陽濟各出兵討欲往郴州依舅氏二子琳取賂而還

三舅崔偉以錄事攝郴州○郴與耒陽皆在衡州東南郴水入衡公初欲往郴卒不遂共至方田蓋因至祈郴水而上耒陽時屬江漲泊于方田驛耒陽聶令以公阻水因致書餽以酒肉有呈聶令詩乃公之絕筆

卒於耒陽

殯於岳陽

歸葬於偃師

海鴻　吳景旭旦生氏著

杜陵正傳

甫字子美本出杜陵徙爲襄陽人曾祖依藝令鞏又徙河南鞏縣祖膳部員外郎審言以詩著神龍閒生奉天令閉其適爲甫七歲綴詩少不羈遊吳越客梁宋與李白高適登吹臺入酒家壚時詠人皆異之歸長安應詔退下表稱先君恕預以降逮亡祖審言高視藏府假臣執先祖故事述作跋揚雄攸皋流會天寶十載朝獻太清宮饗太廟有事南郊奏三大禮賦奇其才命宰相試文章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潼關之變不給三年營一草堂會不得寧止鄜邑無可依而去悲夫要其憤發有作念不忘君世稱詩史蓋賢於遇矣

贊曰以此之才奮興當世職任清塗日條上封事爲天子近臣詎不盛哉乃遭譖潤所在亂饑自荷薪拾橡栢不給三年營一草堂會不得寧止鄜邑無可依而去悲夫要其憤發有作念不忘君世稱詩史蓋賢於遇矣

褊傲倚醉上武牀目懾曰挺之乃有此兒武以世舊不之忤過草堂不巾見亦不銜時謂甫狂生且多武之能屈意以成甫高也武卒崔旰亂蜀乃下忠渝次雲安大厭初居夔州往來轉徙者三閱歲自此出峽赴荊門泛處于潭又值臧玠之亂浮水而上至耒陽時江水暴漲阻飢方田驛聶令逆刺以酒肉餉一夕而卒享年五十有九

贊曰以此之才奮興當世職任清塗日條上封事爲天子近臣詎不盛哉乃遭譖潤所在亂饑自荷薪拾橡栢不給三年營一草堂會不得寧止鄜邑無可依而去悲夫要其憤發有作念不忘君世稱詩史蓋賢於遇矣

按新舊史本傳各無倫次謹爲攷訂而作正傳略舉二史於左

新唐書天寶十三載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按進三大禮表云臣生長陛下濛樸之俗行四十載矣天寶十載公卿四十則進三賦乃十載事而十三載所進者爲請封西嶽賦也卽請封西嶽賦序云上旣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閒自開元十三年乙丑封泰山至天寶十三載甲午計有三十年則西嶽賦在十三載矣

舊唐書獻三大禮賦元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按十三載進西嶽賦表尙稱臣本杜陵諸生蓋長安一匹夫耳則獻三賦時何嘗授官公自贈

詩不作河西尉淒涼爲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
遙原注云時免河西尉爲右衛率府兵曹此天寶十
四載事也是年祿山反故書懷詩昔罷河西尉初興
薊北師可證
新唐書上疏言琯事帝怒張鎬救解然白是不甚省
錄時所在寇奪甫家甫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
許甫自往省視據公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云老妻
寄異縣十口隔風雪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則孺
弱餓死當在天寶十四載赴奉先時而非至德二載
省視鄜州時也
新唐書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

州羸服欲趨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謁
上拜左拾遺此最可信也舊唐書以爲甫自京師宵
遁赴河西謁肅宗于彭原集注因之亦謂自京竄至
鳳翔皆誤
舊唐書甫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眙武曰嚴挺之乃有
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初無欲殺之說新唐書以
爲武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于門武
將出冠鉤于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觀公先
寄詩云得歸茅屋赴成都眞爲文翁再剖符又八哀
詩云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其生死交情亦可概
見新史失之誣矣
舊唐書武卒甫無所依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
卒按適於廣德元年十二月入朝及拜左散騎常侍
永泰元年正月乃卒公聞高常侍亡詩云歸朝不相
見蜀使忽傳亡是適卒於歸朝後而非在蜀也何言
欲東依適既至而適卒耶其年正月適卒至四月武
卒是適卒於武之前也何言公無所依而依適耶
舊唐書甫以其家避亂荊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
陵亂乃溯沿湘流遊衡山據公在江陵有暮春雨後
夏日執熱秋日述懷等作是三月至江陵秋移居公
安又數月至歲莫方抵岳何言未維舟而亂卽去之
也況其時江陵無警也

舊唐書永泰二年卒於耒陽按公生於先天元年卒
於大厤五年庚戌爲年五十有九則非永泰年間矣
其言卒於耒陽最爲可信呂大防詩譜以爲是年夏
還襄陽卒於岳陽魯訔黃鶴譜謂卒於潭岳之交又
牽引回棹歸秦等句以爲證皆不足憑也
舊唐書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
元微之墓誌云旅殯岳陽其孫嗣業去子美歿餘四
十年爲元和之癸巳合窆於首陽之山前因觀耒陽
縣志載工部墓在縣治北郭外二里胡苕谿謂耒陽
有子美墓前賢多留題司馬溫公謂豈微之但爲誌
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冢尙存耒陽耶此皆不明旅

殯之義遂致衆說紛紜按說文殯者死在棺將遷葬賓遇之此云旅殯當是卒於耒陽遷柩岳陽後乃歸葬偃師也公自稱嘗陽君後故世葬偃師首陽山山在官路而當陽墓載圖經可攷晉書預先爲遺令曰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吾去春入朝自表營將來兆域開隧道南向天寶三載公以祖母盧歸葬偃師皆承當陽君之志也

唐詩
卷上之上
烏鯽墨　爲僧　地角天涯　寶稏
零雨　招魂　北枝　扈
東山　雙頭牡丹
卷上之中
罷相　絳河　驅雁　天幸數奇
漠漠陰陰　藥欄　返景　夕陽
巴字　水田衣　明　閣
三秋　六　藥　拜家慶

易字　香界　盡善　西來
三車　對起　開士　淺深愁
鳳池
卷上之下
飛燕　換鵝　新豐酒　接羅
耐可　雕梅　八十一萬歲黃鶴樓
水碧金膏　圯　鏡湖　識度
鍊字　賡和　蓴菜　魚米
漁父詞
卷中之上
琥珀　畫公　字訛　綵臧
梟鳥豬肝　輕煙　人參
柳塘花隄　獨眠　郎罷
麴塵　鶗　糕
亥　平淮西　霓裳羽衣　烏衣
輕車　漢壽　生
可中　畬田　重用字
豕　元和腳　石鼓
潛蓁　用韻　訓子
鳥名　前柴　崇寧
香　纔嫋　亟
聯句　蠔山　氍毹
趁虛　乞欵　國老
煙樹
卷中之中
登第　白打　池錦
玉蘂花　鏡聽　紅絲硯
雲騅叱撥　白樸　菖蒲花
瑟瑟　天邪　藍尾
三花　格是　蹉落琵琶
檠　暖溫畝　下馬陵
板輿　池魚　牡丹
自敘　芰　酒令
十　開八袠

浪濺 十二行
依 交情
卷中之下
夜半鐘 盧倫侯
張祜 玄市
銅人 四雨
蟲 若木
得句 獻當事
砌臺 半日閒
象外 納納耽耽
卷下之上
行馬 蒼鵲
翻案 冰
二喬 承露囊
幸驪山 息夫人
三尸 楸
玉條脫 額黃
流落 疑病
郗 越窖
紅蓮 煖簟
石筍 鮸魚
擂酒夜航
富貴 傳席
柘枝
魚橋 畀
除目 五粒
蹋哮虎 魚須
臺城 賈島
風涼 六出
畫壁 白絹
錦瑟 三素雲
蝕粉蜂黃 荳蔻
西子 罷亞
二十四橋 郵亭
黿畫 陵陽
二十雙 相思子
白蓮牡丹 王微
白閣 翠碧
鳳尾諾 綸巾
庫露眞 鶴俸
卷下之中
袖腹帨頭 鹽薑
焚書 簏簌
紅綾餅餤 潑火雨
巨勝 氣不長
槐黃 無定河
調鷹過馬 返魂
松下 三和
卷下之下
治聾 盛名
得得 花藥
柳枝
夜試進士 十家
三尺一抔 雨淋鈴
狀元 蝦蟆更
凝 野馬
鮑昭 鴿眼
王崔
芟毫春
上頭
末厥兵

唐詩卷上之上

烏鰂墨

宋遷寄試鶯詩誓成烏鰂墨人似楚山雲

吳旦生曰江東人取烏鰂之墨書契以紿人物踰年墨消則一空紙遷意以盟誓成虛亦猶此也南越記云烏賊魚腹中血正黑可以書也世謂烏賊懷黑而知禮古今注云一名河伯度事小史本草作白炙穀事小史子云此魚每遇漁舟即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食物本草云其墨用以書僞券踰年即脫此魚自浮水

面烏見以爲死往啄之乃卷入水故謂烏賊呂氏春秋注引古月令云九月寒烏入水化爲烏烏則異魚圖贊云烏則之魚鶵汉作鶵也烏所變海物異名記云烏鰂八足集足在口繞脣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鰂吸波濮墨迷射水黯海錄碎事云烏鰂有石遇風則蚪前一須下石一名纜魚風波稍急即以其須黏石爲纜按賊字作則鰂蝤一也說文又作鶵鰂

元散詩話云試鶯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函兩面俱畫鱗甲腹下令可以蓄書此古人尺素緘魚之遺制也詳丁集雙鯉魚試鶯每以此遺遷嘗有詩云花箋製葉寄郎邊江上尋魚爲妾傳邱處斜陽三五樹路中莫近

釣翁船此貞觀中事也

爲僧

劉氏雜志曰徐敬業與駱賓王兵敗賓王亡命爲僧往來靈隱寺宋之問至寺夜吟驚嶺鬱岩巉龍宮鎖寂寥久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以終篇之問大駭質明求見則遁矣敬業亦脫去爲僧于衡山黃巢既敗依張全義爲僧于洛陽嘗繪己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暉人見像識其爲巢蓋古今若此脫身者多矣史豈盡得其實哉

吳旦生曰劉安上仙而班馬言以叛伏誅姚泓緣毛

陸放翁詩他年不死君須記會在天津看落暉自注云元微之贈老人詩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暉如雜志新話之言則放翁不應援巢以自喻矣殊不可解

地角天涯

駱賓王詩地角天涯渺難測吳旦生曰俗言天涯海角不知成都實有此二石也賓王以使事入蜀故及之按游宦紀聞云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言人坐其上則腳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東門對昭覺寺高六七尺有廟今石市入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

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爲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途也

寶袜

楊升庵曰袜女人裙衣也盧照鄰詩倡家寶袜蛟龍被是也崔豹古今注謂之腰絛注引左傳袒服謂日日近身衣也是春秋之世已有之豈始于唐乎

吳旦生曰制曰文王以繒爲之曰腰巾漢武帝增以四帶名曰袜肚靈帝賜宮人蹙金絲合勝袜肚亦名齊襠則周初已有之矣但引袒服以證寶袜恐未必然留青曰札云今之袜胸一名襜裙隋煬帝詩寶袜

盧照鄰送孟學士南遊詩零雨悲王粲清尊別孔融吳旦生曰蔣仲舒箋釋謂本傳及鄴中詩集並無零雨之句豈偶誤用耶余按王仲宣從軍詩有云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又云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蓋一詩中再言及此皆用豳風零雨其濛事也鸛鳴之爲雨徵此豳風本意也箋者失攷

招魂

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坐驃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爲禦魅囚

吳旦生曰詩話總龜引荊楚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人傷之以舟楫拯焉故武陵競渡用五

月五日蓋本諸此劉夢得云今舉檝相和之音皆曰何在蓋所以招屈原也詩曰湘江五月平蹉流邑人相將浮采舟靈均何在歌已矣哀蹤振檝從此起今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非招屈之義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詩王績三月三日風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節則以上巳爲招屈之時其必有所據也予觀琴操云介子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故是日不得發火而異楚又謂寒食禁煙蓋當時五月五日以周正言之猶今用夏正乃三月也屈原以五月五日死而佺期王績以上巳爲招魂之節者亦豈謬邪

朱子楚辭辯證云後世招魂之禮有不專爲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云憶湯濯我足翦紙招我魂蓋當時關陝間風俗道路勞苦之餘則皆爲此禮以祓除而慰安之也近世高抑崇作送終禮云越俗有暴死者則亟使人徧于衢路以其姓名呼之往往而甦以此言之又見古人于此誠有望其復生非徒爲是文具而已也

北枝

宋之問度大庾嶺詩淚盡北枝花

吳旦生曰許渾詩只應頻看北枝梅與延清同意按漢梅銅定百粵因名悔嶺後銅將庾勝兄弟守之又名大庾嶺非專以嶺上有梅也而梅亦有異白孔六帖云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寒暖之候異也天中記兩婦東壁詩南枝向暖北枝寒一樣春風有兩般李嶠詠梅詩大庾殺寒光南枝獨早芳天啟中錢牧齋詩庾嶺梅花千萬樹春風還在向南枝

屭

宋之問詩吾君不事瑤池樂時雨來看農屭春

吳旦生曰延清不修般樂而諄及農事王摩詰雨中春望之作云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游翫物華皆得古詩規箴之義按金天氏勤于民事命春屭以耕稼召夏屭以芸鋤秋屭所以收斂冬屭於焉蓋藏

左傳郯子曰少皞氏以九屭爲九農正杜預注屭有九種也春屭鴂鶪夏屭竊玄秋屭竊藍冬屭竊黃棘屭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人事也張衡東京賦勤致資于九屭辟綜注九屭農正知田事屭正也按郭璞注桑屭竊脂謂好盜脂膏食之因以爲名陸璣詩疏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俗稱竊脂後觀正光庭辨爾雅云上文夏屭竊元秋屭竊藍冬屭竊黃棘屭竊丹豈諸屭皆善爲盜而偷竊元黃丹藍乎蓋竊之言淺也竊元者淺黑色也竊藍者淺青色也竊黃者淺黃色也竊丹者淺赤色竊脂者淺白色也今三四

月間采桑之時見有小鳥灰色眼下正白俗呼白鵯鳥是也以其采桑時來故謂桑扈

東山

王丞東山詩智哉謝安石攜妓入東山

吳旦生曰王丞初唐人扈從明皇南出鼠雀谷張說作詩和者甚衆皆遜丞作葛常之謂唐推燕許而丞不以詩名觀燕許之作愧於丞多矣楊升庵謂東山詩太白之先鞭也按太白有憶東山二絕云不向東山久蔷薇幾度花白雲他日散明月落誰家我今攜謝妓長嘯絕人寰欲報山東客開關掃白雲韻語陽秋云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爲謝安之東山更問東此會稽之東山也

安攜妓之所按本傳初安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山唐裴冕等鑑湖聯句有興發遥尋戴東山更問東此會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與倩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有游餘杭東西巖詩注云即謝安東山所謂獨攜縹緲人來上東西山者是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游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建康事迹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

雙頭牡丹

詩彥周詩話曰唐高宗宴羣臣賞雙頭牡丹賦詩上官昭容一聯云勢如連璧友心似臭蘭人計之必一英奇女子也

吳旦生曰湘湖故事載徐仲雅合歡牡丹詩平分造化雙包去拆破春風兩面開沐都平康記載晁無咎雙頭牡丹詩二喬新獲吳宮佳雙隗初臨晉帳羞中州集載黨世傑雙頭牡丹詩並局翠袖初酣酒對鏡紅妝欲鬬奇較之昭容遜其高雅

按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母鄭方妊夢巨人畀大秤曰持此稱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邪啞然應後中宗置脩文館學士使明池羣臣應制賦詩命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從臣集綵樓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名懷之唯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乃沈詩也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落句詞氣已竭宋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陡健舉龍城錄云昭容有文集一百卷行於世

唐詩卷上之中　　蒲鈔　吳景旭旦生氏著

罷相

李適之罷相詩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吳旦生曰適之朝退每邀賓戚談諧曾賦詩云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復如何後爲林甫所譖罷故有門前客來之句未免激而露矣于濆對花詩花間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雖當罷官同一感慨要有怨而不怒之意

老杜八仙歌銜杯樂聖稱避賢乃用適之語按史記石慶上書曰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蓋避賢二字出此今杜本誤作世賢則世字犯太宗諱

絳河

王維秋宵寓直詩雲消出絳河楊升庵曰道書天有九霄赤霄碧霄青霄元霄絳霄黃霄紫霄練霄縉霄也絳河卽絳霄

吳旦生曰如魏張淵觀象賦望靈象於九霄注云九霄九天也因引道書以釋之又漢武帝內傳王母遣問武帝云遠尚絳霄此亦道書之說也今升庵誤以雲消爲雲霄　逕引道書則非按初學記天河亦名絳河鑿海集云銀河曰絳河蓋觀天者以北極爲標準所仰視而見者皆在北極之南故稱之曰絳借南之色以爲喻也余甚愛此語唐庚謙七夕詩絳河浪淺休相隔滄海波深尙作塵王初銀河詩閶闔疏雲漏絳津橋頭秋夜鵲飛頻

驅雁

王維出塞作領聯云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又結云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

吳旦生曰王弇州謂此律佳甚非兩馬字犯當足壓卷然兩字俱實難易或稍可改者暮雲句馬字耳余因弇州之語戲欲改之屢思未屬一日觀謝莊讚云

右丞出塞重一馬字按鮑照詩秋霜曉驅雁又北風驅雁天雨霜又洛陽伽藍記北風驅雁千里飛雲然則右丞句爲驅雁無疑矣余思沙磧自應屬雁而馬字髣髴雁字以致傳訛耳積疑之案一旦冰釋爲之狂叫欲絕

天幸數奇

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

吳旦生曰西清詩話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去病傳其軍嘗先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意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衛青耳齊東野語云李廣傳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注云奇不耦也言廣命隻

不耦也數所角切奇居宜切宋景文以爲江南本漢書數乃所具切角字乃具字之誤耳因攷藝文類聚馮敬通集吾數奇命薄徐敬業詩數奇良可歎杜詩數奇諳關塞道廣存筭其頗羅隱詩數奇當自媿時薄欲何干東坡詩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觀其偶對則數爲命數非疏數之數音所具切明矣

漢濛陰陰

郭彥深曰王維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此用疊字之法不過摹景之神而音調抑揚氣格整暇悉在四字中杜詩野曰荒荒白江流泯泯清亦是上二字揚下二字抑情景氣格悉備李嘉祐翦去漠漠陰陰便索然少味矣宋人詩話乃謂摩詰用嘉祐句不知王在盛唐李在中唐王安得遡言耶故王勉夫謂以前人吳旦生曰嘉祐字淹一上元中刺台州大厤間刺袁州則知與摩詰相歷矣唐詩紀事云李肇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之句本嘉祐詩而集中不見據此豈出好事者造言耶故王勉夫謂以前人詩語而以己意損益之在當時自有此體葛常之謂嘉祐詩摩詰衍之爲七言而興益遠葉石林謂好處在添漠漠陰陰四字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不然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三子之言余猶鄙其失攷通李肇以爲好耶人章句王直方以爲是剽

之月吐窗囧囧此皆字不虛發也

藥欄

資暇集曰今園庭中藥欄藥音義與籬同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以藤架蔬圃作對是不知其由乖之矣按漢宣帝詔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以竹繩連緜爲禁藥使人不得往來爾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卽藥欄作藥蘭尤分明也

吳旦生曰漢顧成廟設坟光鉤欄王逸注縱曰欄橫曰楯楯閒子曰楯欄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墮今言鉤欄是也

嚴整句據之名始見此王建宮詞風簾水殿壓芙蓉四面句欄在水中李義山詩籠葛幕重金句欄李長吉

吉詩嬾蛄弔月句翻下來
世以來始名教坊曰句欄蓋從上而下爲墜墮從外
而內爲闖入其義則一引此證欄字愈明而藥之爲
藥終未安耳胡苕溪亦謂引池藥爲誤乃楊升庵引
之謂杜甫乘興還來看藥欄王維藥欄花徑衡門裏
皆不通何也按唐人詩亦不止是如庾肩吾詩向嶺
分花徑隨階轉藥欄李商隱詩藥欄日高紅髮鬟許
渾詩竹院晝看筍藥欄春賣花張籍詩得錢祇擬還
書鋪借宅常時事藥欄多作花藥之欄

返景

王維鹿柴詩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吳旦生曰山海經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實

惟員神磈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按日西入則景
反東照故曰反景尚書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周禮
注引書云度西曰柳谷虞翻云鄭玄所著尚書古篆
柳字反以爲昧字訓云穀曰出之色穀入之色穀
字見說文音殼攢音柳注柳之爲言聚也曰將沒兼
有餘色故云柳鄭玄云五色聚爲柳總之倒景反照
在秋爲多故西山反景司之白帝堯典餞日屬之仲
秋說文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漢郊祀志谷永云
仙人遣輿輕舉益遲倒景注謂在日月上日月反
從下照故曰景倒景無事適華陵倒景以喻賢士
嵩魏璀賦凌倒景而躡超越相如賦貫列缺之倒景
與返景異

夕陽

楊升庵曰王維和韋五郎溫泉寓目詩漢主離宮接露
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繞碧澗翻從玉殿
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
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入百里
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此言可謂肆
而隱奢麾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之費比之可謂反
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則其諷諫可知
吳旦生曰元都天挺注驪山上有夕陽樓在焉金聖
歎謂一路依渭水迤邐而去其半道有矗起者知此
爲驪山夕陽樓也余喜此說最確正形容離宮之盛
且高而屭從之臣皆得寓目焉如升庵所云乃以夕
陽爲殘陽所照謂彼秦川之迴而夕陽半開其半爲
宮室所掩故知四百里內皆離宮是據世本之陋解

王維詩天際澄江巴字回
吳旦生曰王韋子超與一友舟行閱詩友以水寒巴
字急之句爲無解同舟者互持之子超歸爲道此余
謂此李羣玉雲安詩也詩中八句皆使雲安實事按
三巴記云閬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故曰三巴則羣
玉詩用此也如盧綸詩浪依巴字息風入蜀關清李
遠詩杜魄呼名叫巴江學字流曰居易詩江從巴峽

初成字猨過巫陽始聞賜劉敬之詩山近衡陽雖少
雁水連巴字豈無魚到曉詩山簇劍鋒朝闕遠水如
巴字繞城流唐人多用此偶因摩詰詩載之

水田衣

王摩詰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

吳旦生曰楊升庵謂裝內典作袈裟蓋西域以毛
爲之又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又名水田衣又名稻
畦帔陳眉公云田衣即山谷所謂稻田裥王少伯詩
手巾花氈淨香帔稻畦成是也雲霏錄謂袈裟者恐
非余按范鎋有貺江南季夏天身熱
汗如泉蚊蚋成雷澤袈裟作水田蓋天寶大厤閒固
皆含不盡之意予由謂之不帶聲色

有此語陳養吾云迦羅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稱
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一名忍辱鎧一名銷
瘦衣一名蓮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去穢衣一名離
染服

酌

陳無功曰王摩詰酌酒與裴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
上句用鮑明遠酌酒以自寬下句全用陸士衡君子行
語

吳旦生曰此摩詰酌酒與裴迪詩也其義與明遠異
按說文酌盛酒行觴也从酉勺提取也則摩詰所詠酌
酒與君正得行觴之謂飲爲酌非也徐鉉言杓挹之

酌按杓枓之俗　庚柄也今俗讀作市若切以爲梧酌之
酌非是枓柄當作斗柄斗柄爲杓斗首爲魁遂加木
轉注作杓並譌楚辭圜鑿方柄亦柄譌也楊升庵云
从丙考工記謂其鑿柄而合之宋玉九辯圜鑿而方
柄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人夫柄鑿本相入之物惟
方柄圜鑿則不相入今去方圜字而曰柄鑿不相入
謬矣甚者寫柄字作棓字尤可笑也余按升庵此語
始於周易坤爲柄酌氏云棓當作柄柄性圜
轉而曲坤性直大而方故乾圜坤柄相反也

閤

天厨禁臠曰王維書事詩輕陰閤小雨深院晝慵開坐
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舒王詩若耶谿上蹋莓苔與盡
張帆載酒迴汀草岸花渾不見青山無數逐人來兩詩
皆含不盡之意予由謂之不帶聲色

吳旦生曰摩詰此絕集中不載見於覺範禁臠中舒
王有一絕云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
莫上人衣來極意捉模之作摩詰又有人家在仙掌
雲氣欲生衣亦集中所不載見於董逌晝跋中
蘇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脛瘦軀而缺其一字
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稿蓋閣字也
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然東坡此字正善用摩詰
輕雲閣小雨也蜜伯生寫詩鐵石閣身脩足脛雪霜
依骨淺翎毛則又用東坡字耳

三秋

王摩詰詩四海方無事三秋大有年

吳旦生曰國風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其語始此按陰陽五行厎云一時爲三月一月爲三秋三月爲三秋又一月爲三秋故三月有九秋之名也梁元帝纂要又有三冬九冬之語劉孝標答劉之遴書云九冬有隙三餘暇時

八

苑咸詶王摩詰詩三點成伊猶有想一覩如幻自忘筌

吳旦生曰西域以六爲伊字最尊之稱此謂三點成伊也佛經云天華香其若伊蒲伊蘭蓋尊稱之加以伊字故蒲曰伊蒲（伊蒲巴鄙俚婆塞）士實蘭香也以其（伊蘭伊蘭鄙中土譯爲近生）香無比故曰伊蘭陸放翁詩伊蒲塞饌分香積優鉢

羅花散道場蓋謂此也按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故摩詰贈云蓮花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舍人以摩詰精禪理故詶以此詩即觀三點成伊之語果精通於梵字矣

棄

隱居詩話曰孟浩然入翰苑訪王維適明皇駕至倉皇伏匿維不敢隱而奏知明皇召使進所業浩然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明皇曰卿自棄朕朕未嘗棄卿也因放歸襄陽且浩然布衣擱入宮禁又犯行在所而止於放歸明皇寬假之亦至矣烏在以一棄字而譏罪乎

吳旦生曰北夢瑣言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元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與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之一日元宗召李入對因從容說及孟浩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緣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唐詩注又云明皇以張說之薦召浩然令誦所作云云詩話總龜又云浩然謁華山李相不遇有詩卷御拋書袋內譬如閑看華山來之句明皇召李對說及浩然云云新唐書又云采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友人至劇飲懽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此日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簡行浩然不悔也余觀所載不一綱以闕入宮禁或屬未然而急召私第爲可據信似北夢之言爲長乃唐書及詩話俱載王維事

拜家慶

孟浩然詩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衣

吳旦生曰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緯卿詩上堂家慶畢顧與親恩邇韓君平詩青絲纔引木蘭船名遂身歸拜慶年然覩顏延年秋胡詩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劉履補注云嘉慶謂母也則其語

不始於唐而晉宋人作嘉較雅

易字

詩話類編曰高適官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即詩家東山景也題詩云絕嶺秋風已自涼鶴翻松露溼衣裳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厥後高適閱稿以月落時江水隨潮退止半江矣思改一字爲半字巡至台州事竣復登僧房索筆改之僧云月前有一官過稱此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已改易而去高適驚問何人僧曰襄烏駱賓王也古人一字斟酌不苟其識見之遲速不同耳

吳旦生曰詩之貴有話者如此等類皆苦心導引以

教人安字之法今後生率爾走筆略不經營自謂一夕瀟湘而安否奚辨只是未曾參究耳略舉一二以伸其說如張乖崖詩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尙書蕭楚才改恨作幸曰天下一統獨恨太平何也李頻四皓詩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爲臣方干改爲作稱曰率土王臣何言不爲也齊已早梅詩前邨深雪裏昨夜數枝開鄭谷改數作一曰數枝非早也

香界

高適詩香界泯羣有

吳旦生曰佛寺謂香界亦謂香阜江文通詩息舟候香阜帳別在寒林嘗按寺曰仙陀金山也又曰仁祠後

楚王元英勇遠黃老之故言尚浮圖之仁祠權載之詩遊氣凌顥清仁祠馬寺有又曰秦園洛陽衛藍記云白馬寺秦林王勃詩秦園欣入正風俗通云寺司也官府所止故曰寺石林燕語云東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方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負經至舍於鴻臚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遂即鴻臚舊地以爲浮屠之居名白馬寺今僧居概稱寺蓋本此也

盡善

河嶽英靈集曰高大夫撫長歌悲是言曩劉楨死於文學左思終於記室悲夫建詩似初發通莊徜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

所以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惟論意表至如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又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數句並稱警策然一篇盡善者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邊水屬思既苦詞亦警絕潘岳雖云能敘悲怨未如此章

吳旦生曰常建清晨入古寺一章王維中歲頗好道一章每不過四十字爾一塵不到萬慮消歸直與無始者往來若看做章句文字便非聞道之器此眞正一篇盡善者也岩倦稱警策而已哉歐陽永叔極愛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一聯按又元集唐詩類選寧元年叔守青州通廨宇後山詩云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又元集唐文粹皆作通字黃山谷極愛山光悅鳥性

潭影空人心一聯余以摘句尋聲終是後人影響不意殷進士璠身躋有唐已有此編論也如弔王將軍墓一詩將一死字屬鼓聲上便妙小雅鼓聲淵淵左傳三鼓氣竭合兩處混來則鼓聲死三字模寫欲絕此眞所謂警策句若云一篇盡美盡善則未也

勞頭勞腦喝出清晨兩字次句云初日照高林接得有力竹與花木皆從高林帶出而映之以初日雖欲不幽且深不可得矣此際聲聞色象種種銷滅惟有一寺與人詩者同揣久光影中佛性人性鳥性無動不靜無二不一故結言萬籟此俱寂昔人所以美旦氣快朝來也自首至尾總是清晨兩字安得不爲一

篇盡善

西來

岑參登慈恩寺浮圖詩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吳旦生日譚友夏評從西來詩人慣將此等無指實處說得確然唐仲言評西爲秋非無指實岑又有出關見青草春色正東來亦是一證余觀三百篇於華草雲物變換隻字便易春秋要其所指確有理說又不止於遲遲牀春日之舒淒淒見秋日之慘而已也古詩塞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亦有斯旨唐評故自勝

高廷禮云唐人唱和多是感激各搆其妙如登慈恩塔詩杜甫云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高適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岑參云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是皆雄渾悲壯可以淩跨百代

三車

岑參赴嘉州尋超禪師詩門外不須催五馬林中且聽演三車

吳旦生曰對意工聽一聯而刺史與禪師之義俱攝盡矣杜詩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宋之問廣界寺詩莫愁歸路遠門外有三車僧廣宣隨駕幸興唐觀之問詩萬乘遊仙宗有道三車引路本無塵按法華經初長者以羊車鹿車牛車立門外引誘諸子出離火宅之難然後但賜諸子大白牛車注云羊車喻聲聞乘鹿車喻緣覺乘牛車喻菩薩乘大白牛車卽一佛乘也

玄門亦有三車謂穴也

對起

胡元瑞曰七律對起如杜之風急天高實爲妙絕而岑參雞鳴紫陌柳彈鶯嬌二起工麗婉約亦可諷詠右丞多仄韻對起無風味不足多效蓋仄起宜五言不宜七言也

吳旦生曰此論可爲七律長城但嘉州雞鳴紫陌其音閎壯柳韓鶯嬌其音急直概評婉約未爲允論而嬌歌急管一起是嘉州婉約處也若老杜清秋幕府一律八句皆對極高潔又極流利眞是僅事耳室中語云老杜作八句近體詩卒章有時而對然語意皆卒章之辭令人效之臨了卻作一景聯一篇之意無所歸大可笑也

開士

王麟洲曰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遯迹詩第二句下一拗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開山二字最不古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合也重上

一山字四不合也謂必有誤苦思得之曰必開士也易一字而對仗流轉盡祛四失矣後觀郎士元詩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乃知龔用頎詩

吳旦生曰元遺山選唐詩鼓吹載頎此詩其時中書左丞郝天挺受業於遺山遂注鼓吹十卷而頎詩首云遠公遁迹廬山岑開山幽居祇樹林郝於此下注云開山疑作開士則在元初已早有巨眼矣麟洲苦思乃與胎合邪

楊升庵謂太白詩衡嶽有開士五峰秀眞骨按闡士即開士也海錄碎事直作衡嶽有開士因引楞嚴經云十六開士悟圓通余按白樂天作金字經碑云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陳子良辨正論序云釋法琳實開士之棟梁法城之牆塹者也葉和尚讚海英岳靈誕彼開士注云開眾生信心

淺深愁

容齋一筆曰李頎詩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淒惻而聞檐外雨聲其爲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

吳旦生曰前十字意態既盡無復贅言祇以取喻掉合此蓋賦而比也其淺深不從海水量出而在前十字中看出其意自婉皇甫百泉嘗言劉禹錫欲問江深淺應知遠別情李太白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江淹擬休上人怨別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何必長短深淺邪蓋禹錫太白未免直致而頎正以婉勝也如退之宿龍宮灘詩浩浩復湯湯灘聲抑更揚魯直云退之裁聽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非客裏夜臥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處如此邪出韓詩補注庶幾與頎相上下

鳳池

賈至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詩共沐恩波鳳池裏岑

參和云獨有鳳凰池上客王維和云佩聲歸到鳳池頭杜甫和云池上於今有鳳毛

吳旦生曰賈詩注晉荀勗爲中書監除尚書令人賀之荀曰奪我鳳凰池何賀耶中書凝邃以比天上鳳凰池余按賈爲中書舍人故得稱鳳池而岑爲右補闕杜爲左拾遺王則降授中允所謂兩省僚友也故落句皆及鳳池者唐中書省有鳳池時稱中書舍人爲小鳳翰林學士爲大鳳丞相爲老鳳宋人猶襲其稱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又曾公亮在中書李復圭謔云老鳳池邊蹲不去

詞林海錯云唐謂禮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鄭谷寄同年趙禮部詩仙步徐徐整羽衣小儀澄澹轉中儀泊宅痴云宋制直龍圖閣謂之假直學士謂之大龍龍圖閣待制謂之小龍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龐史云或有得直閣久之不遷而卒因曰死龍

海鹽　涵芬樓　吳景旭旦生氏著

唐詩卷上之下

飛燕

碧谿詩話曰唐宗渠渠於白豈眞樂道下賢其意急得豔詞媒語以悅婦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玉樓金殿鴛鴦翡翠等語社稷蒼生何賴

吳旦生曰觀太白雪讒詩雜引褒妲以及漢雉秦毒似欲發祿山之姦故一則曰飛燕昭陽再則曰飛燕新妝盉覷破楊家爲禍水借花牋檀板送其聲以冀君之一悟未必非風人諷刺之義而侈然倚曲有辜負經黃庭玉軸經魏夫人所出乃內景一種係楊眞人義寫其外景經老君所作先出行世右軍所書兩不相涵也

清暉閣藏板刊

諷諫職維君咎若概以豔詞抹煞此朱元晦所謂何曾夢見太白腳板邪

換鵝

紫桃軒雜綴曰黃伯思東觀餘論辨黃庭經一節實欠詳審伯思曰黃庭經帖爲逸少書僕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眞誥翼眞檢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惟有黃庭經一篇得存蓋此經也逸少以穆帝升平五年卒後二年爲興寧二年此經始降逸少安得預書之又按梁虞和論書表云山陰羅漢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已具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兩章便合羣以奉換之爲停半日寫畢攜鵝去晉世南筆髓云羲之山陰寫黃庭經感天台神降伯思

何意而辨黃庭非逸少書乎

新豐酒

李太白詩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

吳旦生曰陸放翁入蜀記十六日早發雲陽過新豐小憩讀太白此詩又唐人詩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長安之新豐亦有名酒見王摩詰詩按雲陽卽丹陽古所謂曲阿謝康樂詩朝日發雲陽落日到朱方蓋謂此

接羅

李太白詩頭上白接羅

吳旦生曰寶苹酒譜云接羅巾也韻釋云白帽也蓋用白紗作巾耳晉人皆白接羅歌山簡者所謂倒著白接羅世說作籬山也南朝雖帝王亦服白紗帽沈攸之所謂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也

毗言云爾雅鷺舂鋤注云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擬名之曰白鷺纖睫與接擬與羅通而世說獨云接羅今之襕衫也觀太白詩則亦以接羅爲白帽而不以爲襕衫矣穆之類羣碎錄云晉宋用幂羅

按又有白疊巾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其中絲如綿名爲白疊子國人織以爲布甚輭白漢書公孫述爲馬援置都作答漢書音義曰答布白疊布也以爲巾杜子美詩光明白氎巾又白綸巾詳見皮襲美詩白綸巾下髮如絲又白帢音怡謂書弁紳圓陽謂之帢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掇皮弁裁縑帛爲帢陳子昂詩褌家子弟謝家郎烏巾白帢紫香囊

耐可

李太白詩耐可乘流直上天

吳旦生曰禮記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云耐古能字疏云說文耐者鬚也鬚謂厮下之毛象形字也古者犯罪以髡其鬚謂之耐罪故字从寸寸爲法也不虧形體猶堪其事故謂之耐古之能字爲此耐字取堪能之義此義最明又觀漢書揚越之人耐暑注與能同漢書漢馬不能冬又能作耐音蓋古者耐能二字通用田汝成謂杭人言寧可曰耐可音如能可因載入委巷叢談中是不知其出經史也

何燕泉云漢碑柔遠而邇而卽耐字耐古通能是也

雕梅

李太白詩珍盤薦雕梅

吳旦生曰北戶錄嶺南之梅小於江左有選大梅刻鏤瓶罐結帶之類取棹汁漬之棹木葉汁亦甚甘脆瑯瑯漫鈔云永嘉閩婦以青梅雕剜脫核鏤以花鳥織細可愛以手擘之玲瓏如小盒闔之復爲梅謂之梅籃田子藝云以銅青蜂蜜養之愈久愈實而青色如生亦珍品之最巧者

入十一萬歲

李白詩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歲長傾萬壽杯

吳旦生曰雲笈七籤云混元一始萬劫至於百成百成亦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爲太初之師又自太上生後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炁太白詩出此

黃鶴樓

後村詩話曰古人服善太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至金陵遂爲鳳凰臺詩以擬之今觀二詩眞敵手棋也若他人必次顥韻或於詩板之旁別著語矣

吳旦生曰徐柏山謂李白之擬黃鶴樓正在鸚鵡洲一詩而非止於鳳凰之作蔡夢齋因謂鸚鵡洲詩聯聯與崔顥詩格調同而語意亦相類柏山善於讀詩者余以黃鶴樓氣格蒼渾莫可端倪然起聯對而領聯不對此是偷春體王弇州議其大乖近體而不知其本入體也嚴滄浪取以壓卷乃所謂絕唱不可和而鸚鵡洲風力猶遜鳳凰樓全弱何云敵手棋邪舊傳費禕飛升於此忽乘黃鶴來歸蜀志禕爲郭循所害不得其死安有駕鶴遠異記荀瓌字叔偉憩黃鶴樓上跨鶴騰空其說亦詭才調集黃鶴人名也益非按鄂州城東十里爲黃鶴山方輿記云有仙人王子安乘黃鶴遊此因得名西磯俯得名西磯上故有石如磯爲黃鶴磯後人建樓故名黃鶴樓

金聖歎云沈佺期詩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看他四句中凡下五龍字又下四天字豈不奇絕後來祇說鳳凰臺乃出黃鶴樓我烏知黃鶴樓之不先出此耶其落筆先寫龍池二字三四承之便寫一句池一句龍已是出色精嚴矣乃因一二詳寫元宗起兵定難入纘大統前是躍龍後是飛龍躍龍是先天飛龍是天不違龍外又連用二天字者於是索性亦於三四中再加天漢天門二天字以多添氣色如此縱橫跳躍彼鳳凰臺不足道正恐黃鶴樓殊未抵其一半氣力也

李商隱詩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二牧字二杜字

二秋字三總字二字字此亦龍池黃鶴所濫觴而今愈益出奇無窮也

又見韓冬郎詩

水中花影幾千株一株一影寒山裏野水野花清露時便是一對好手也

鄭谷詩石城荒江人依舊棹舸艇江岸還是飛鴛鴦人只知李欲學黃鶴樓何曾知鄭曾學黃鶴樓耶看其二二照樣脫胎出來分明鬼偷神卸吾更賞其三四江人江岸之句自翻機杼另出新裁不甚規摹黃鶴而凡黃鶴所有未盡之極筆反以與他補寫極盡此眞朵神妙手

水碧金膏

李太白過彭蠡湖詩水碧或可朵金膏祕莫言

吳旦生曰江淹擬王微君詩本碧驗未驗金膏靈訛
細注云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謝靈運入彭蠡湖
口作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溫注云水碧水玉也此
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溫潤穆天子傳河伯
示汝黃金之膏東哲云金膏可以續骨山海經堂庭
山出水玉水精也墨子大藥有水脂碧李賀詩暗佩
清臣蔵水玉

妃

李白經下邳圮橋懷子房云我來圮橋上懷古欽英風
吳旦生曰圮音怡說文東楚謂橋爲圮故史記留侯
世家但云嘗於圮上遇一老父則言圮不必復言橋

矣太白題與詩皆以圮橋二字連用非是統志云圮
橋在邳州城東南隅崔塗讀留侯傳云偶成漢室千
年業只讀圮橋一卷書楊維禎覽古云諸葛拜牀下
可是圮橋師此皆未之攷耳惟虞集詩長跪獻圮下
會期後三年乃得本解

鏡湖

李太白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云湖清霜鏡曉濤白雪
山來
吳旦生曰小說家謂軒轅鑄鏡於此因名鏡湖非是
按此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輿地志云山陰南湖縈
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鏡若圖王右軍云山

陰路上行如在鏡中游則鏡湖之名亦取此義天寶
三載正月五日詔賜賀知章鏡湖一曲歸老其後避
廟諱改稱鑑湖黃山谷所謂清鑑風流歸賀八也
陸放翁詩一竿風月老南湖自注云鏡湖一名南湖

識度

王性之嘗爲王彥輔言曰王荊公集四家詩蔡天啟嘗
問何爲下太白荊公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什
八九
吳旦生曰陸放翁以爲此非荊公之言白樂府外及
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爲過四
家詩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
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
主謔浪赤墀金鎖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
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
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之類淺陋
語至多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
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爲交親宜其終身坎壈
也放翁若出識度二字不獨太白心折且爲後來作
詩文之鑒凡人下筆先立自家身分始不爲識者所

嗤

鍊字

鶴林玉露曰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斡旋如紅入桃

花嫩青歸棚棄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斡旋也撐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車之有輪

吳旦生曰得撐拄之說而通之即實字可作虛用如璇階電綺閣碧題霜羅幔之類是也得斡旋之說而通之即虛字可作實用如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之類是也

潘邠老云七言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余

觀七言以第五字爲限五言以第三字爲眼乃一句所著力在此一字字不響則句不健呂氏蒙訓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也曾致堯語李公受子詩雖工而音韻猶啞公受初未悟後得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有切響遂精於格律杜詩顏嘗言少陵麗人行坐中八婦眞貴人數目中八字最響覓句下字當以此類求之

賡和

劉貢父詩話曰唐詩賡和有次韻用韻不必次今人多不曉吳旦生曰昔人言和之義有三蓋依韻和之謂之次韻同在一韻無易先後有依韻同在有韻無次第也但韻以夠押非訓和先倡者耳

薺菜

俟鯖錄曰高力士謫在驩州詠薺菜詩爲魯直所稱云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采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

吳旦生曰李輔國矯制遷明皇西宮力士竄嶺表見山多薺人不解食故賦詩謂可拾作羹耳魯直作食笋詩尙想高將軍五谿無人采是誤以笋爲薺矣但言詩爲魯直所稱亦未詳攷張文潛作薺羹詩論斤上國無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常慕藜羹最清好固應加糝媿吾緣乃得力士本意

說文薺草可食也春秋繁露云薺以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故美者甘勝寒也薺之言濟所以濟大水也

魚米

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

吳旦生曰澄天寶上元間人杜子美贈田舍人云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蓋澄以舍人奉使入蜀也俗名沃土爲魚米之地皮襲美詩一斗霜鱗換濁醪吳中魚市以斗計一斗計一斗爲二斤半蓋一以米喻一以斗計其義可互通也

北戶錄載劉孝威謝宮賜交州米餅四百屈詳其言屈豈今之數乎且前朝短書雜說有呼食爲頭晉元帝賜功德淨饌一頭又謝齎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一頭以魚爲斗梁科律生魚若干斗茗爲薄爲夾百尺薄又梁科律茗千夾云云筆爲雙爲牀爲枝搜神記益州刺史周撫所貢一雙筆南朝呼管爲一牀梁簡文帝答書云乍置筆牀又云寫書筆一枝一萬字墨爲螺爲丸爲枚梁陸云以兄送墨二螺二丸蔡質漢官儀曰尙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紙一千二兩衣爲裁陸倕謝安城王楚越也衣二襲裝爲緣簡文帝蒙惠裝綵奴爲頭簡文帝書言安城王賜檳榔一千口幷胡桃一千子

余因魚爲斗喜段公路之言錄之然於紙爲番獨無引據因按魏張揖云古之素帛依書長短隨事裁繒枚數重沓卽名番紙故从系蓋取絹帛之義則謂紙爲番以此也北戶錄云張載紙銘並稱紙爲番拾遺記云張華著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詔芟爲十卷酒賜側理紙萬番是南越所獻海苔爲之又武帝賜杜預蜜香紙萬番寫春秋釋例紙微褐色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乃蜜蠟花所成也藝苑巵言云王右軍會稽庫中有紙九萬番悉以乞謝安孔氏六帖云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爲受百番文筆襟喉云蕭穎士夢有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文思乃大進珍珠船云簡文帝奉紅箋二千番大唐龍牋記云玄宗創集賢院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遂昌雜錄云宋制內夫人每日輪流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番書帝起居封付史館牋紙譜云蜀牋體

重一夫之力僅能荷五百番唐詩紀事云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詩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裹相思東坡澄心堂紙詩云詩老囊空一不留百番曾作百金收又誠齋所引警句云人情似紙番番薄世事如棋局局新景泰中陳用端寄劉牧詩九萬未充王內史百番聊贈杜參軍

漁父詞

張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吳旦生曰按有兩西塞一在武昌一在雪川故讀此詩者往往誤認之經鉏堂志云西塞郡城南一帶遠山是也謂之西塞者下菰城爲屯兵之處坐西向東故也唐書志和謁顏眞卿於湖州眞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閒其時顏公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志和首唱得五首其第四首有霅溪灣裏釣魚翁之句此屬霅川之西塞無疑皮日休詩西塞山前終日客建文初韓公望湖州道中詩南潯賈客舟中市西塞人家水上耕復齋漫錄以志和所詠西塞在武昌陸放翁入蜀記亦言道士磯一名西塞山即志和所謂西塞山前者不知其皆誤也如李太白詩西塞雄詩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故曰中路欲進船其在荊楚作中路南風片月斜昔臧質敗走南湖以荷自蔽即此地張文潛詩已逢斌媚散花洲與西塞相通按花洲武昌之西塞耳說文長箋云鱖居衛切海中小白魚長三四寸許若蟲類者曰鱖幾其形潔白方言謂之麪魚土人傳言吳王食鮶吐水中所化因改作鱖又一種湖中出者夏小寸許秋長盈尺亦曰殘魚小者加之美名曰銀魚皆鱖屬楊升庵引唐韻巨口細鱗有斑文爾雅翼鱖獨有肚能噞音諶字一作鱏又引水經注云巴鄉村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今名水底羊亦不知其皆誤也

蔣鈴　吳景旭旦生氏著

唐詩卷中之上

琥珀

冷齋夜話曰薛應物作琥珀詩云曾爲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覿舊說松液入地千年所化令燒之尚作松氣嘗見琥珀中有物如蜂然此物自外國來地有茯苓處皆無琥珀不知韋公何以知之

吳旦生曰通志云虎魄西域傳作虎魄出都賦作虎珀中有一蜂形色如生者可以拾芥名靈魄又老君玉策云松脂入地千年作茯苓茯苓千年作琥珀琥珀千年作石膽石膽千年作石鐘乳鐘乳千年作銀銀千年作金金千年作芝芝千年作木木千年作瑞木瑞木千年作玄玄千年作黃黃千年作神仙傳云琥珀一名江珠今泰山出茯苓而無琥珀益州記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清異錄云琥珀孫柁脂也本草松脂一名松膏一名松肪鄭嶋津陽門詩注云世傳孔雀松下有赤茯苓入土千年則成琥珀

廣雅云琥珀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如斗大初時如桃膠堅凝乃成也李長吉詩桃膠迎夏香琥珀一云桃膠入地所化物如琥珀又虎目光入地龍血入地所化又虎目光入地金樓子云楓脂入地千歲爲琥珀爾雅翼云楓脂一名白膠香李長吉詩恨香晚花靜

博物志引神農本草云雞卵可作琥珀其法取伏卵殼黃白渾雜者煮及尚暖隨意刻作物件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內著粉中佳者乃亂真矣通志云有煮青魚枕僞爲之者南蠻記云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兔絲琥珀苗也

畫公

嬾眞子曰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此蘇州招晝公詩即皎然也居於湖舊說皎然欲見韋蘇州恐詩體不合遂作古詩投之蘇州一見大不滿意繼而皎然復獻舊詩蘇州大稱賞曰幾誤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長見示而輒希老夫之意

吳旦生曰顧況劉長卿丁丹秦系皎然之儔俱與蘇州相倡和故作詩招之也皎然姓謝氏靈運十世孫字清晝招之稱晝公字之也常論僧不當以字行按古者生子三日父名之二十而冠父字之所以表德也禮所謂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今僧棄父母屏妻子已絕子父之道頭童而不櫛不可冠何字之有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僕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羅大經謂魯哀公誄孔子亦曰尼父周益公謂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蓋重之也觀古今士大夫贈僧詩文每稱其字者非是

陳眉公云稽山徽上人、與道原皎然齊名吳人爲之語曰餘杭標摩雲霄書翰晝能清秀稽山徹洞久雪

宇訛

韋應物滁州西澗詩獨憐幽草澗邊行倘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吳旦生曰此太清樓帖所刻手書也係蔡元長校鑒自屬眞本何元朗言憐草而行於澗邊當春深之時而黃鸝尙鳴始於性情有關今本行作生倘作上則於我了無干涉矣楊升庵亦云生本作行上作倘見古法帖

歐陽永叔云滁州城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城北有一澗極淺不勝舟又江潮不至胡元瑞謂宋人不知詩人遇興立言大則須彌小則芥子寧此拘拘也

綵幟

韋應物酒肆行云銀題綵幟邀上客

吳旦生曰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懸幟甚高斗概甚平而酒不售遂至於酸唐韻帝字注云酒家望子

容齋二筆云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帝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爲之徵者隨其高卑大小村店或挂餅瓠標帚杆唐人多詠於詩

梟鳥猪肝

獨孤及酬常卿縣詩謂張梟鳥朝天子卻媿猪肝累主人

吳旦生曰風俗通後漢書皆言葉令王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之言其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雙舄舄乃詔上方諦視則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喬卒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祈禱無不應若有犯亦能爲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無復聲焉風俗通又云按王傳葉公子高忠於社稷萬民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等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祀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讖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懼有得失所參之也何有一飛鳧遂建其庭乎世之矯誣其通伯云此皆應劭說也范書愛奇遺其實義後人據以爲縣令事矯誣抑又甚矣余觀李君實云人知葉令王喬之舄爲雙鳧不知晉南海太守鮑靚之履爲雙燕靚爲南海時葛稚川隱羅浮靚每密過之談論達旦始去而門無車馬之跡獨雙燕往還人怪而問之則其雙履也以鳧屬令以燕屬守特爲拈出以句脩詞者據此則仙靈幻迹世所常有一守一令徵爲故實亦韻事也而執葉公以證葉令之非殊不必爾

東觀漢記云閔仲叔居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

邑令侯之問諸子何以負對曰但食豬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收市後當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如此乃歎曰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

輕煙

本事詩曰韓翃閉居將十年李相勉鎮夷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舉目爲惡詩韓邑邑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韋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坐曰當麻制詞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聖旨所與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

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韋又賀曰此非員外詩耶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

吳旦生曰汝南先賢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世謂禁火起於此然按左傳但云與母偕隱而死史記但云亡入緜上山中並無焚骸之說異苑謂子推翹樹燒死晉文伐以襲厥有悲乎足下之語溫食桓譚新論云太原民隆冬不火食爲子推也則是寒食乃在冬中非今二三月間也琴操又謂子推燒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其說皆殊

按淮南要略云操舍閉塞各有龍忌注中土以鬼神之亡日忌北幽南越皆謁之請龍

大參

韓翃詩應是八參五葉齊

按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準節氣寒食是仲春之末清明是季春之初則禁火乃周制矣但周制四時變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今觀春明退朝錄唐惟取榆柳火以賜近臣戚里之家君平詩煙散侯家蓋紀實云

按後漢禮儀志清明騎士傳火故君平云日暮漢宮也然觀子美清明詩朝來新火起又家人鑽火用青楓皆在寒食三日之後而君平寒食即事乃云傳燭散煙則不待清明而已傳新火何邪

按後漢書周舉傳云太原郡舊俗以介子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莫敢煙爨歲多死者周舉爲刺史作書置子推之廟言盛寒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今則三日而已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桓譚新論云太原民隆冬不火食爲子推也則是寒食乃在冬中非今二三月間也琴操又謂子推燒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其說皆殊

按淮南要略云操舍閉塞各有龍忌注中土以鬼神之亡日忌北幽南越皆謁之請龍

吳旦生曰紬博物志高士鹿人參贊云三極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根葆可尋根音賈木葉似棡甚大陰廣參多生其陰段成式求人參詩九莖仙草眞難得五葉靈根許惠無皮襲美謝惠人參詩神草延年出道家是誰披露記三極蘇東坡次韻正輔詩細厲黃土栽三極皆用贊語也

說文作人蔘字書作蔘或作蓡參李君實雜綴云人參名人薆薆者漸漬之義以其得地氣浸漸成長如人形故也又名人微亦微漸之意一名黃參以其得土膏土色屬黃又名人銜以其生有階級又名鬼蓋以其生背陽向陰又有神草地精海腴之目大約標

其滋益於人耳海錄碎事云天狗人參也春秋斗運樞云搖光星散爲人參廣江淮川瀆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按三月生莖小花核黑莖有毛九月采根有頭足手面目如人亦可收子於十月下種如種菜法生上黨山谷者最良遼東次之高麗百濟又次之潞州紫團山與太行相連出參名紫團參即上黨也周緜以人參遺成式詩人形上品傳方志我得眞英自紫團

擅場

國史補曰郭汾尚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有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

郎不解愁之句眾稱絕妙或謂宿搆端曰願賦一韻錢起曰請以起姓爲韻復有新開金埒看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之句曖大喜出省馬金帛是會也端擅場送丞相王縉之鎮幽朝華胡擅場送丞相劉晏之巡江淮錢起擅場

吳旦生曰唐人讌集每賦詩必推一人擅場此其例也竇牟中楊於陵僕射大觀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兩序元白在席楊汝士詩云文章舊價留高掇桃李新陰在鯉庭元白覽之失色汝士歸謂子弟曰今日壓倒元白又裴令公居守東洛宴酣索句公爲破題次至汝士云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冷澹生活元顧曰樂天能全其名此二則亦不得不推擅場皇甫百泉舉高氏晦日林亭會崔劉二詩何足與此

西齋話紀端之賦錢乃比鄧通既非令人又非美事余謂此端之所以諧起也夫何礙

柳塘花隄

聖俞曰若夫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如嚴維柳塘春水慢花隄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在目前乎

吳旦生曰陳隨隱亦云春物融冶人心和暢言不能

盡余謂此鍊第五字法也以慢字狀春水遲字狀夕陽滿前化工矣卻從柳花帶出見全是三春景象則募神在慢與遲設色在柳與花字字雅貼無可復議

劉貢父詩話云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不須柳漁隱叢話云春水慢不須柳此眞確論但夕陽遲則繫花此論非是蓋夕陽遲乃繫於暘初不繫花以此言之則春水漫不必柳塘夕陽遲豈獨花暘哉余以論詩拘泥至此直令千古奇致一齊抹煞惡極惡極

獨眠

顧況詩服藥不如獨自眠

吳旦生曰列仙傳彭祖姓籛名鏗籛音翦云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睡古今諺云服藥千裹不如一宵獨臥服藥千朝不如獨臥一宵顧退翁詩用此也陸放翁詩九十老翁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棲亦此意古今說海云包宏齋恢年八十有八陪祀登拜郊臺賈秋壑問其必有衛養之術答曰有一服丸子藥乃不傳之祕秋壑欲授其方徐徐笑曰恢喫五十年獨睡丸

按退翁改字逋翁志尚疏遠近於方外時宰招以好官翁答詩云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瀛洲叫一聲遂隱於茅山菖蒲潭石墨池上年九十卒吳中皆言翁得道尸解音蟹眠去則獨眠之句自是神仙種子也然觀

彭鏗進雉羹於堯後隱雲母山餐雲母又爲商大夫路史稱其壽七百六十七歲胡爲平更歷四十九妻五十四子而究敗道於妖淫晚娶之鄭氏抑又何說邪北史邢子才傳云邢率情簡素內行脩謹與婦甚疏未嘗內宿嘗云晝入內閤爲狗所吠言畢撫掌大笑然於崔棱傳棱寵妾馮氏長且姣朝士邢子才輩多姦之則所云內閤狗吠者何在殆與老彭之言獨睡同一疑案矣

郎罷

顧況有詩云郎罷別囝囝別郎罷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

吳旦生曰閩中風俗呼父爲郎罷者音擺呼子爲囝音蹇退翁作補亡訓傳十三章因唐世多取閩童爲閹奴故爲哀囝之詞取此方言以諷焉山谷送陳少章住餘杭從蘇公詩云班衣兒嘵眞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卽如常在郎罷前唐子西詩兒餧嗔郎罷宋子虛詩郎罷滕陰老淚潸皆用退翁語北史謂父爲鮮甲吳人呼父曰爸音霸訛而爲拜平聲唐小說爹字作爸或又爲爸音搖通鑑回紇呼父曰阿多北史謂母爲纖弗莊南子注江淮謂母爲社說文江淮之閒謂母曰媞方言南楚瀟湘之閒母謂之媲集韻淮南呼母曰嬸吳俗呼母曰嫉音寐訛如理齊人呼曰

阿嬰音迷字又作娞又曰嬭音扉字又作妳客座贅語留都呼母曰嫂嫂字或作嫂又作嫫俱音庶音姐字又作姥閩人曰郎奶

困學紀聞云集韻吳人謂赤子曰孩孖音鴉牙雜記注嬰猶鴛鴦也孟子音義倪謂緊倪小兒也

萎蕤宛轉

顧況詩春樓不閉萎蕤鎖綠水迴通宛轉橋

吳旦生曰錄異記萎蕤鎖金縷相連屈伸在人詩話類綱云唐詩望見葳蕤擧翠華葳蕤旗名鹵簿中有之孫氏瑞應圖云葳蕤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今之字書例解爲草木之狀未得其原也

輿地志云齊文惠太子治玄圃有明月觀宛轉橋徘徊廊

麴塵

西谿叢語曰劉禹錫龍墀遙望麴塵絲禮記月令薦鞠衣於上帝告桑事注云如鞠塵色周禮內司服鞠衣鄭司農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漁隱叢話曰鞠者草名花色黃遂以麴塵爲鞠塵其說非是

吳旦生曰埤雅云周官后蠶服鞠衣鞠衣色黃象鞠花色也后帥內外命婦爛洋洋然也樊絛傳三歲獻甘醪膏餳膏餳鄴中記云并州之俗冬至一百五日爲冷節作乾粥即今麥餻也世俗每至清明以麥成秫以杏酪煮爲薑粥俟凝冷裁作薄葉沃以餳若蜜而食之謂之麥糕李義山詩粥香餳白杏花天宋子京詩簫聲吹暖賣餳天又客歐餳粥對離中歐陽永叔詩杯盤餳粥春風冷又多病止愁餳粥冷蘇長公詩溫風散粥餳蓋清明寒食

多用之矣

韻語陽秋云禹錫歷陽書事詩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餳則何嘗拔六經所出邪

糕

聞見後錄曰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六經中無之輒不復爲宋子京以爲不然特於九日詩中用糕字爲古今絕唱詩云翹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闢分曹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

吳旦生曰張表臣述其自矜云餘雖不及然亦不辜樂天之賞則禹錫亦不復許後人措辭矣觀東坡詩山園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薩天錫登鳳凰臺詩千古江山園故國幾番風雨入空城皆落牙後

餌謂之餈或謂之粢或謂之餅或謂之飴或謂之飯歲時記民間九日餈上置小鹿數枚號食祿高字學集要云餈亦作糕餚糗鶴林玉露云白樂天詩移坐就菊叢餈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唱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余因攷樂天詩宜城酒似餳黏臺酒似餳綠餳黏盞杓如餳氣味綠黏臺則禹錫之疑餳字豈唱和時亦未談及邪

江進之云夫詩人者有詩才亦有詩膽膽有大有小每於詩中見之劉禹錫謂六經無餈字遂不敢用此其詩膽小也六經原無梡字而盧玉川茶歌連用七個梡字此其詩膽大也不可强爲世有見猛虎而不動見蜂蠆而卻走者蓋所稟固然矯而效之終喪本色

山圍潮打

劉禹錫金陵五題自序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樂天掉頭苦吟歎賞良久曰石頭詩潮打空城寂寞迴吾知後之詩人不復措辭矣

吳旦生曰張表臣述其自矜云餘雖不及然亦不辜樂天之賞則禹錫亦不復許後人措辭矣觀東坡詩山園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薩天錫登鳳凰臺詩千古江山園故國幾番風雨入空城皆落牙後

正爲浪措辭也而天錫招隱首山又云千古江山圍故國五更風雨入空城奈何復自拾其瀋邪

唐詩紀事云長慶中元微之韋楚客與禹錫會於白樂天之居各賦金陵懷古劉無遲意滿引一揮而成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人世幾回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白公曰四子探驪龍吾子先得其珠其餘鱗爪何用耶於是罷唱

亥

夢得送人赴絳州詩午橋羣吏散亥字老人迎

吳旦生曰左傳師曠曰鄭簡公老人年數云亥有二首六身蓋離折亥字點畫而上下之如算籌縱橫然則二首爲二萬六身各一縱一橫爲六千六百六十正合其甲子之日數過是七十三年也楊巨源送絳州盧使君詩絳老問年須算字庾公逢月要題詩李義山贈絳臺老騅東詩過客不勞詢甲子惟書亥字與時人張伯雨元日詩問年書亥字獻歲出辛盤西谿叢語載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其末一甲子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五全甲子其末一甲子今日而今日乃癸未緩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也季者末也六十日爲盡李義山贈絳臺老騅東詩過客不勞詢甲子惟書亥字與覺者又落句云始知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昇平時以見平淮之年

吳旦生曰隱居詩話禹錫稱城中二句爲盡李愬之美始知二句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句爲何等語

文公之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通七十四年以年表考之文公之十一年歲在己巳襄公之三十年歲在戊午今乃云七十三年者蓋謂襄公之三十年上距文公之十一年得七十三年也所謂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蓋古之亥字如此二多寫故曰二首六身其下六畫如算子三箇六數也所謂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故曰是日數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日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謂其末一甲子緩得二十日故少四十也且不謂之日而謂之旬者蓋古以甲子數日故謂之旬如今陰陽家所謂甲子旬中甲午旬中之類是也與書

朞三百有六旬同

平淮西

全唐詩話載劉禹錫曰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飧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伐叛矣自爲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誰料之入蔡城也須臾之閒賊無覺者又落句云始知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昇平時以見平淮之年

吳旦生曰隱居詩話禹錫稱城中二句爲盡李愬之美始知二句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句爲何等語

野客叢書云禹錫城中二句見李愬不動風塵曉入蔡州禽捕渠魁如此始知二句見憲宗當德宗姑息藩鎮之後能毅然倒平禍亂使人復見太平官府如此此兩聯正得當時之意余詳禹錫詩中歸美李愬其沾沾自喜或有微意觀唐史云退之淮西碑多歸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之於帝謂愈文不實遂斲其碑更命段文昌爲之則禹錫之自許有以也丁用晦芝田錄云元和平淮西碑羅隱石烈士說云石烈士名元奕李愬爲李晟作也李義山驕兒詩云向前驅一日熟視之天子認於朝憲宗使其私長安市人識之百民共稱韓碑人人捋鬚大笑是天子自使人捋鬚也

詩話東坡嘗宿靈隱學問見有人題一詩云浙西

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膾炙世
間誰數段文昌坡詩面誦之余按此東坡自作蓋避
忌而託之人題耳坡在翰林被旨作上清儲祥宮碑
哲宗親書其額紹聖黨禍起磨去坡文命蔡元長別
撰則此詩直是坡自泯也

霓裳羽衣曲

太眞外傳曰霓裳羽衣曲者是元宗登三鄉驛望女几
山所作也故劉禹錫有詩云伏覩玄宗皇帝望女几山
時小臣裴然有感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
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
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

吳旦生曰此曲攷始載者異辭如六一詩話載王建
霓裳詞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不知聽
風聽水爲何事也白樂天有霓裳歌亦無風水之說
余觀西域記云寘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
聽風水之聲均節成音後飜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
州皆龜茲至也

鄭嵎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引上入月宮時秋已深
言所奏之曲也而時會要謂破陣樂赤白桃李花望
瀛霓裳羽衣總名法曲今世所傳望瀛亦十二徧散
序無拍曲終亦長引聲亦可髣髴其遺意也又曰由
公遠八月十五夜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爲橋請上
同登至大城闕曰月宮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
庭上問此何曲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諭伶
官作霓裳羽衣曲

西清詩話云唐有兩霓裳曲開成初尉遲璋嘗放古
作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以曲名賜貢院爲題此自一
曲也是歲榜首李肱所試詩即此題其詩始言開元
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槃圜獻舊曲玉座流新製末言
蓬壺事已空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聖功知善繼
則亦是祖述開元遺聲耳此曲世無譜好事者每惜
之江表志載周后嘗能按譜求之徐常侍鉉有聽霓

裳送以詩云此是開元太平曲莫教編作別離聲則
江南時猶在也

韻語陽秋云白樂天答元微之歌蘇州七縣十萬戶
無人知是霓裳舞惟有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
譜想其千姿萬狀綽約音聲具載於長歌惜元集不
載賴有白詩可見一二徧虹裳霞帔步搖冠細纓纍
纍佩珊珊言所飾之服也又曰散序六奏未動衣中
序擘騞初入拍槩音急節十二徧唳鶴曲中長引聲
言所奏之曲也而時會要謂破陣樂赤白桃李花望
瀛霓裳羽衣總名法曲今世所傳望瀛亦十二徧散
序無拍曲終亦長引聲亦可髣髴其遺意也又曰由

來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言所用之人也若
曰玉鉤欄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則疑用一人
若曰張態率娟君莫嫌亦疑隨宜且教取又疑用二
人然明皇每用楊太眞舞故長恨詞云風吹仙袂飄
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當以一人爲正
夢谿筆談云國史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
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
好奇者爲之蓋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
七疊方謂之疊徧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樂天詩
中序擘騞初入拍中序卽第七疊也第三疊安得有
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卽妄也

烏衣

青瑣摭遺曰王榭金陵人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
見一翁一嫗皆衣皁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榭思歸復
乘雲軒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棲梁上榭招止臂上書小
紙繫其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主人終日苦憐才雲軒
飄去無消息灑淚臨風幾百回來春燕又飛榭身上有
詩云昔日相逢眞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
思字三月天南無雁飛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劉禹錫
有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
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吳旦生曰丹陽記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
左初立琅邪諸王所居輿地志晉時王導自立烏衣
宅世說王公謂吾丹巾徑還烏衣金陵舊事謝鯤與
族子靈運瞻曜洪微亞以文義賞會居在烏衣巷謂
之烏衣游鯤詩云昔爲烏衣游戚戚皆子姪據此則
禹錫所詠蓋指江左王氏謝氏二族之盛第宅正墟
故有舊時王謝之感若指泛海烏衣事何以言尋常
百姓邪元張思廉子夜歌云朱雀街頭雨烏衣巷口
風飛來雙燕子不入景陽宮按朱雀橋卽在烏衣巷
口也故詠金陵者每連舉之此是禹錫一證
野客叢書云王謝與王榭相類而又有烏衣之名或
者往往誤爲張仲均家有陳唯室親染此詩謝字從
言蓋此也吳曾漫錄藝苑雌黃所說正合

輕車

劉夢得送渾大夫赴豐州詩精兵願逐李輕車
吳旦生曰漢武帝元朔五年以代相李蔡爲輕車將
軍有功封樂安侯乃李廣之從弟故稱李輕車鮑昭
樂府云後逐李輕車許渾詩昔事李輕車張光弼詩
將軍須用李輕車後漢輿服志云輕車古之戰車也
不巾不蓋孔叢子巾車命駕注云以衣飾車也按韻會輕牽正切疾也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注左師展欲與公俱輕歸輕遣
政反漢書發輕騎夜追之亦音聲今唐元人詩皆作
平聲用似失本旨

劉夢得漢壽城春望詩漢壽城邊野草春荒祠古墓對荊榛

吳旦生曰郝天挺注城在四川保寧府今廣元縣程篁墩謂漢壽縣名在犍爲（即今之敘州府）禹貢潛水注水出岷山之西東流過漢壽南流有高山上合下開水經其中曰沫水又複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橦漢壽縣三國史云費禕遇害於漢壽又建安五年曹操表關某爲漢壽亭侯則是漢壽爲封地而亭侯爲封爵之通稱也會典稱之爲壽亭侯是誤以漢爲國號而以壽亭爲封地矣（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留舍宿之處也凡封侯初封亭侯）

生

宋景文筆記曰晏元獻常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瀼西春水縠紋生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語乃健莊子曰生熟不盡於前王建詩自別城中禮教生

吳旦生曰郡氏閒見後錄汪彥章詩野田無雨出龜兆湖水得風生縠紋此以生對出則作生長之生矣豈不聞元獻之說耶牛處亦以元獻之說爲信是謝朓詩遠樹曖芊芊生煙紛漠漠亦然小謝之句實本靈運靈運撰征賦云投宿荼以迷徑覩生煙而知墟余觀白樂天詩絃生管澀未堪聽熊羆登詩水生風熟布帆新楊廉夫續奩集有詠習舞云十六天魔教尸成背反蓮掌苦嫌生夜深不管排場歇尚向鐙前踢影行皆用此生字又蔡敬夫詩花心猶怯怯鶯語乍生其於邊字更的

賓鴻

晉豁詩話曰東坡云賓鴻社燕巧相違月令來賓事常疑人未曾用及觀劉夢得秋江晚泊云暮霞千萬狀賓鴻次第飛顧況云安得淩風翰肅肅賓天京又別浦雁賓秋更佳

吳旦生曰月令八月鴻雁來九月鴻雁來賓周書白露之日鴻雁來寒露之日又來既是一種何得前後不齊如此許叔重注二雁則以仲秋之雁從北地中來南來過周雒南去至彭蠡季秋之雁亦從北地中來南之彭蠡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其子也羽翼稚弱故在後耳禮云仲秋來者爲主季秋來者爲賓也

困學紀聞云時訓月令七十二候雁凡四見孟春鴻雁來夏小正曰雁北鄉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曰候雁北月令注今月令鴻皆爲候而不言北蓋來字本北字脫成時則未誤故曰雁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其後傳寫者因仲秋鴻雁來誤以北爲來仲秋鴻雁來季秋鴻雁來賓孟冬小正曰九月遰

鴻雁呂氏淮南曰候雁來高誘許叔重注以候雁來爲句賓客也老僧也杜甫人堂宇之間自似賓客也王詢圖季冬雁北鄉小正在正月易說在二月氣有早晚

可中

劉禹錫生公講堂詩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吳旦生日舊言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哀久眾疑日過中僧律不當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言可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禹錫卽以生公事詠生公堂也余又按僧規以六時經行日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生遲於公必有高門慶謝守何煩曉鏡悲

重用字

夢得贈樂天中兩聯云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生遲於公必有高門使之高二字爲義不同三山老人語錄云樂天寄劉詩有歎早白無兒之語劉以此詩贈之自注二高字唐人忌重疊用字今人則疊用字甚多楊升庵謂此類爲旁犯之例謝茂秦謂兩聯最忌重字或犯首尾可矣子美江閣邀賓許馬迎醉於馬上往來輕摩詰尚衣方進翠雲裘萬國衣冠拜晃二公重字不害爲大家

畬田

劉夢得竹枝辭云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吳旦生曰談苑江南人多畬田先燔鑪音爐鑪音爐縱火燒草也鑪火燒山界也俟經雨乃下種歷三歲土脈竭不可復種藝但生草木復燔旁山詞林海錯云燒田而種曰爝故野燒曰爝火爝音宋西陽王子尚所字二義往往重押如古詩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云音響一何悲絃悲知柱促曹子建美女篇明珠部鄯縣有爝田子尚言山湖之俗燔山封水澤山須

交玉體瑚瑚開本難又云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
謝靈運初去郡詩或可優貧競豈足稱達生又云畢
娶類尙子薄遊似鄒生陸士衡豫章行泛舟清川渚
遙望江山陰又云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江淹雜
體詩韓公論賣藥悔生隘市門又云太平多歡款飛
蓋東都門王仲宣從軍詩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
又云我有素餐責誠媿伐檀人至唐時效此重押者
不一而老杜之詩尤多

細腰

劉禹錫踢歌行云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
吳旦生曰南楚謂細腰曰嫢音惟野容叢書據傳曰楚

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荀子乃曰楚王好細腰故朝
有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而自飢
也人君好細腰不過宮人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
乎余觀墨子載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
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載莊王好細腰一國
皆有飢色當時子書不言宮中而言朝與野率有此
謬今禹錫詩作襄王亦謬

豜

文苑瀟湘曰夢得用字極謹嚴然其答樂天而有筆底
心猶毒杯前膽不豜豜呼關反此何謂也
吳旦生曰漢皐詩話趙德有吞船酒膽豜之句禮部

韻不收唐韻亦無西谿叢語云集韻在山字韻音呼
關切頑也

元和腳

楊升庵曰柳宗元詩柳家新樣元和腳言字變新樣而
腳則元和也腳蓋懸鍼垂露之體耳
吳旦生曰此劉賓客答柳儀曹詩而升庵直以爲柳
詩誤矣復齋謾錄云子厚寄劉夢得詩書成欲寄庾
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
厭家雞蓋其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冀題云王會稽
六紙其詩謂此也故夢得有酬家雞之贈乃答前詩
也其中有柳家新樣元和腳人竟不曉高子勉舉以

問山谷山谷云取其字製之新者昔元豐中晁無咎
作詩文極有聲陳無己戲之曰聞道新詞能入樣相
州紅纈鄂州花蓋相纈緘鄂州花也則柳家新樣元
和腳者其亦此類歟頃見徐仙者效山谷書而無己
以詩紀之曰肯學黃家元祐腳則知山谷之言無可
疑最後見東坡柳氏求筆迹詩君家自有元和手莫
厭家雞更問人其義相同但手字爲異耳
蔡寬夫詩話云柳子厚書迹江湘間多有其碑刻而
體不一或疑有假託其名者惟南岳彌陀和尙碑最
善大抵規摹虞永興矣然不知柳家新樣元和腳者
何如也

天中記作柳公權在元和間書有名故劉禹錫有此詩恐誤

石鼓

韻語陽秋曰左傳周成王蒐於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王所謂宣王憚起揮天戈蒐於岐陽騁雄俊是也韋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何煒煌是也歐陽永叔云前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韓韋二君何據而有此說也

吳旦生曰帝京景物略云廟門內之石鼓也其質石其形鼓其高二尺廣徑一尺有奇其數十其文籀其

辭頌天子之田初潛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取置鳳翔之夫子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十數乃合宋大觀二年自京兆移汴梁初置辟雍後保和殿嵌金其字陰錯猶然靖康二年金人輦至燕剔取其金置鼓王宣撫家復移大興府學元大德十一年虞集爲大都教授得之泥草中始移國學大成門丙左右列矣揭曼碩詩孔廟頭牆下周宣石鼓謂周宣王之鼓韓愈張懷瓘竇臮也謂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焉應物也謂秦氏之文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歐陽脩也謂宣王而信之趙明誠也謂成王之鼓程琳董逌也謂宇文周作者馬子卿也

據今揚本則甲鼓字六十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鼓字六十五丁鼓字一十二已鼓字四十一庚鼓字八壬鼓字三十八癸鼓字六共二百二十五字存惟辛鼓字無存者金石錄云石鼓文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集古錄云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筆法如主嚋特達非後人所能贋作

聽琴

西清詩話曰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東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祇是聽琵琶耳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言誤矣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膚眞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言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泠雲柳

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言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嘽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脫穎孤絕不同流俗下里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强言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邪

吳旦生曰許彥周謂泠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嘽嘽百鳥羣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理得詩之神然彥周更沈著矣

義海又論東坡聽維賢琴詩云春溫廉折亮以清絲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强順下聲也合參二氏得琴之

聲皆然何獨琴也又特言大小絃聲不及指下之韻
牛鳴盎中雖登木概言宮商丹入音皆然豈獨絲也
以爲坡未知琴然余觀坡之論中散琴賦云閒遼故
音痺絃長故微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敝音鮮聲也兩
絃之閒遠則有敝故曰閒遼絃鳴云者今之所謂泛
聲也絃虛而不按乃可故云絃長而微鳴也此豈
未知琴者

潛蚖

韓退之詩幽響泄潛蚖
吳旦生曰蚖音拱又居用切一作蜫爾雅云蟋蟀也
埤雅云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於悉望能帥陰陽之

悉者也詩義問云蟋蟀食蛾而化一名趣織語曰趣
織鳴嬭婦驚一名蜻蜊里語云蜻蜊鳴衣裘成方言
南楚之閒謂之蚚孫雛見諸書者曰吟蚖曰螢秋曰
投機曰紡緯曰絡緯袁璩秋日詩芳草不復綠王孫
今又歸人都不解施蔭曰汪孫
蟋蟀
也
帝京景物略云秋七八月游閒人提竹筒過籠銅絲
罩詣叢草處缺牆頹屋處甎甓土石堆磊處側聽徐
行若有遺亡跡聲所漊發而穴斯得乃捻以尖草不
出灌以筒水躍出矣視其躍狀而佳逐且捕之捕得
色辨形辨之辨審養之養得其性若氣試之試而才
然後以鬪促織曰經蟲生於草土者身軟褥石者體

剛淺草瘠土者性和褥石深阬及地陽向者性劣若
是者穴辨凡促織青爲上黃次之赤次之黑又次之
白爲下號紅麻頭白麻頭青項金翅金絲額銀絲額
上也黃麻頭次也紫金黑色次也銀若是
者色辨首項肥腿脛長背身濶上也不及斯次反斯
下也其號之油利撻敞青棗核形土蜂形金琵琶
紅沙青沙紺色爲一等長翼梅花翅土狗形螳
螂形飛鈴爲一等阜蠏爲一等若是者形辨養有飼焉有浴
焉有病用醫焉飼魚稻撮蟲水蜘蛛網形土蟲溝紅蟲
而糖調之以浴隨淨沙水以滌水養也蟲病而治之
水畔紅蟲主積食蚊帶血者主冷蝨上日棒槌
蟲主熱粉青小青蝨主鬪後自然鋼浸水點者主鬪
損茶鹽點者主牙損童便調蚯蚓糞點者主咬傷竹
蝶主氣弱蜂主
身瘦醫養也
如是促織性良氣全矣中則有材焉
者聞試而亟蓄其銳以待鬪初鬪蟲主者各內蟲乎

此籠身等色等合而內乎鬪盆蟲勝主勝蟲負主負
勝者翹然長鳴以報其主然必無負而僞鳴與未鬪
而已負走者其收辨其養素其試審也蟲鬪口者勇
也鬪閒者智也鬪閒者俄而鬪口敵蟲弱也鬪口者
俄而鬪閒敵蟲強也閔景賢觀鬪蟋蟀歌云戰勝長
鳴鳴以股主人奪采盆安堵保抱小蟲歌大武指盆
笑謂將軍府

用韻

六一居士詩話曰退之工於用韻蓋其得韻寬則波瀾
橫溢泛入旁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
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

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嘗與聖俞論此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

吳旦生曰西清詩話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概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病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惟陶淵明韓退之擺脫拘忌皆取其旁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學林新編又引此謂字有通作他聲押韻者於古詩則可若於律詩則謂之落韻耳餘冬序錄乃云秦漢已前韻有平仄皆通用者古韻應爾

豈爲字書未備淵明退之集多用古韻淵明撰下田舍與退之元和聖德此日足可惜之類於古俱是一韻何旁之有六一所謂旁韻就今讀而言非謂其兼取於彼此也

湘素雜記云世俗相傳古詩不必拘於用韻子謂不然如杜少陵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及字韻詩皆用緝字一韻未嘗及外韻也及觀東坡與陳季常汁字韻一篇詩而用六韻殊與老杜異其他側韻詩多如此以其名重當世無敢疵議至荆公則無是弊矣其得子固書因寄以及字韻詩其一篇中押數韻亦止用緝字一韻餘皆類此正與老杜合漁隱叢話云黃

朝英之言非也老杜側韻詩何嘗不用外韻如戲呈元二十一曹長未字韻一篇詩而用五韻南池谷字韻一篇詩而用四韻客堂蜀字韻一篇詩而用三韻其他如此者甚眾今若以一篇詩偶不用外韻遂爲定格則老杜何以謂之能兼眾體也黃既不細考老杜諸詩又且輕議東坡尤爲可笑六一謂韓退之得韻寬則泛入旁韻得韻窄則不復旁出退之用韻猶能如此孰謂老杜反不能之是又非黃所能知也

訓子

冷齋夜話曰子嘗熟味退之詩眞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如符讀書城南詩少長聚嬉戲不殊同

隊魚又腦脂蓋眼臥壯士大招挂壁何由彎皆自然也吳旦生曰符讀書城南一章洪景盧謂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此等語乃是覬覦富貴爲可議也王荆公集四家詩亦不取此章王彥輔云是詩教子以取富貴宜荆公之不取也惠洪不識作詩頭腦稱其高出老杜之上非知詩矣胡不觀東坡之論云退之有示兒詩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所示者皆利祿事耳老杜則不然示宗武云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者聖賢事也余故特標數子以折惠洪之妄

按退之子景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秦四殿得瑞山車曰金根車故用金爲飾譜之金根車而爲帝乘立旗竿游以從水德漢制高車黃屋左纛如金根之制景以爲誤悉改根爲銀士林嗤之豈亦貽謀之過耶然景子綰袞皆擢第袞爲狀元此則愜公意矣

松竹影

松江詩話曰有松棚詩采來猶帶煙霞氣月明滿地金釵細可爲佳句野客叢書曰月照松影但見參差黑影耳安知其爲金釵松葉比之金釵者謂架上月照映則可不可謂地上之影也不如曰月明滿架金釵細前輩謂韓退之竹影金瑣碎之語非直謂竹影謂竹間之日影耳以此驗之益信韓偃詩長松夜落釵千股此語無

病李涉詩疏林透明月散亂金光滴此正退之竹影金瑣碎

瑣碎

吳旦生曰沈存中言退之城南聯句所謂金瑣碎者乃日光非竹影也若題中有日字則可余以聯句詩佳在碎字涉詩佳在滴字二字皆善言影也然言滴則須點出月來言碎則不待點而日光自在可與解者言之即松棚詩所云滿地金釵亦言影也蓋以金釵況松已帶迹矣復云滿架則俚若論不可謂地上之影詳察上句猶是新綠蓊鬱恐架上亦是一片黑

影

韓致堯詩長松夜落釵千股小港春添水半腰自是

晚唐手筆如劉宗起殘菊詩深夜雪霜金瑣碎清晨風雨玉離披亦自是元人手筆

韻語陽秋云沈存中以退之金瑣碎句恨題中無日字然杜子美詩老身俓馬河隄永蹋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欲如此余據蘇長公外紀云劉貢父一日問子瞻老身俓馬河隄永蹋盡黃榆綠槐影非閤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甫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瑣碎又何嘗說日月也則葛常之謂子美詩亦誤記矣遯齋閑覽云凡物因日有影苟無日影何從生言竹影即日光在其中矣如荊公詩江月入松餘破碎亦須藉松影方見月之破碎卻

怪題中無影字可乎善論詩者正不應爾

鳥名

黃玉林曰韓退之詩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固是二鳥名然題曰賠同遊者實有微意蓋窗已全曙鳥方喚起何其遲也日猶未西鳥已催歸何其早也豈二鳥無心不知同遊者之意乎更與我盡情而嘵早喚起而遲催歸可也

吳旦生曰黃魯直謂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楊廉夫樂府云喚起喚起東方明隋煬帝詩笑衡上林中除卻司晨鳥司晨鳥即喚起也

史記厲書百草畜與秫鳧先準索隱云一名催歸師
曠禽經甌越間曰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華陽風
俗名杜鵑玉篇布穀也關西曰巧婦關東曰鶻鳩金
臺集云石誼未娶聞子規聲歎曰此物催人使歸故
曰催歸

葉天經謂鳥名詩起此王勉夫謂其體自大朝觀梁
元帝嘗有是作退之非祖此乎黃晉直謂之禽言詩
梅聖俞亦有泥滑滑婆餅焦提葫蘆不如歸去之類
是也

前榮

韓退之示兒詩前榮儐賓親冠婚之所集

吳旦生曰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退之取此而爲言
也漢制攷云榮屋翼也即今之搏風言榮者與屋爲
榮飾言翼者與屋爲翅翼夢谿筆談云見人爲文章
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
西榮四注屋則謂之東雷西雷未知前榮安在藝苑
雌黃云如存中之言則退之亦誤矣考王元長曲水
詩序云負朝陽而壓殿跨靈沼而浮榮五臣注則以
榮爲屋檐檐一名楠一名宇即屋之四垂也又謂之
楣又謂之相集韻云屋楣之兩頭起者爲榮其謂之
翼則言楣宇之張如翬斯飛耳故禮記升自東榮降
自北西榮上林賦侹佳之倫亭於南榮則所謂榮者
東西南北皆有之故李華含元殿賦有風交四榮之
說由是而言則沈存中筆談未爲確論

噤痒

韓退之關雞詩磔毛各噤痒怒癭爭磊磊

吳旦生曰韓致堯詩禁痒餘寒酒半醒蓋人之衝寒
而肌粟卒起曰噤痒是皆以俗語入詠耳說文痒寒
也所臻切集韻寒病也所錦切費冠卿詩入林寒痒
痒近瀑雨濛濛張孟陽詩營生愈痒愁來不可割
木華賦澎濞灪灕礧磈磊山壟注云磈磊不平貌

甜酒

三山老人曰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云人生幾

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云一尊春酒甘若飴
丈人此樂無人知

吳旦生曰王勉夫謂以酒比飴蜜大率醇乎醇者耳
非謂好飲甜酒也子美句與巴子歌同巴子歌曰香
醪甜似蜜峽魚美可鮨樂天有巨戶大嫌甜酒才高笑
小詩之句正屬退之非好甜酒矣然余觀魯望詩酒
滴灰香似去年樂天詩燒酒初開琥珀香則似唐人
好飲灰酒赤酒又何說邪

香

漁隱叢話曰退之詩云香隨翠黛偏重色照銀盤瀉
未停櫻桃初無香退之以香言亦是一語病

吳旦生曰竹初無香杜甫有雨洗涓涓靜風吹細細香之句雪初無香李白有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之句雨初無香李賀有依微香雨青氛氳之句雲初無香盧象有雲氣香流水之句妙在不香而漁隱乃病之我恐此老膏肓正甚

戀嫽

韓退之詩感物增戀嫽

吳旦生曰顧師古嫽居虵反許慎云郎到反史炤釋文盧道切非說文嫽姻也按倡謂游娼曰姻嫽秦始皇九年文信侯詐以舍人嫪毐爲宦者坐淫誅故秦俗罵淫曰嫪毐音勞到反

嫽毒音勞纛士人之無行者郭璞疏云澤虞一名鷞即姻嫽也聲類云姻嫽戀惜也以此鳥戀惜池澤見人不去因名姻澤鳥

虱

韓退之瀧吏詩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否得無風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羣倫

吳旦生曰古本風作虱字解者誤引步兵禪蝨事姚令威言公孫鞅斬命篇云國以功授官予爵則治省言寡以六蝨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得以石鼎聯句使云退之開闢也然余攷泊宅編云聯句起於柏梁非也武帝詩曰胡爲乎中霤蓋泥中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政也杜牧之云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强曰彼仁義蝨官也可以置之余因觀劉勰云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霊六蝨嚴於秦令惟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退之詩定指此而言

瀧

韓退之瀧吏詩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

吳旦生曰瀧音雙奔湍也韓子年譜載此詩又云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公以正月十四日去國行逾六旬三月幾望矣遂以二十五日至潮則是十許日行三千里蓋瀧水湍急故也歐陽文忠云韶州圖經

樂昌縣西一百八十里武谿驚湍急石流數百里按武水源出彬州武縣其俗謂水湍峻爲瀧劉仲章者前爲樂昌令予初以韓詩云昌樂疑名昌樂其舊俗所傳昌仲章云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疑其誤乃改從樂如此韓詩不誤也陸放翁詩四方行役男兒事常笑韓公賦下瀧

聯句

雪浪齋日記曰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迺自退之開闢也

吳旦生曰詩話皆言聯句自柏梁始則漢時有之何得以石鼎聯句使云退之開闢也然余攷泊宅編云聯句起於柏梁非也武帝詩曰胡爲乎中霤蓋泥中成羣至削十二者

中露衛之二邑名劉向以爲此詩二人所作則一在泥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此則聯句所起也

蠔山

韓退之詩蠔相粘爲山十百各自生吳旦生曰本草衍義牡蠣附石而生磈礧相連如房故名蠣房讀如阿房之房音傍見史記一名蠔山初生海畔才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蠔肉一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每潮至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腹宋翟忠惠焦山詩僧居蠔山迷向背佛宇蜃氣成吹噓楊升庵載贊云海曲礪房或名蠔山眉渠磊硊牡牝異斑

氍毹

韓退之詩兩廂鋪氍毹吳旦生曰說文氍毹毾㲪之屬海錄碎事云氍毹音臾輸亦作毹氍毹杜陽補新羅進五色氍毹以藉地高帝紀賈人毋得衣罽居例反師古注云罽織毛若今氍毹之類

毹一作氀毛恐詩美人贈我氍氀北堂坐氍及氀氀按周官掌皮供毳毛爲氍氀古樂府請客上名曰毛席毹之異名曰毛褥通俗文云織毛褥謂氍氀氀細者謂之氀氀出天竺大秦等國氀氀者施大牀席故舉漢法況之漢世以桃枝竹爲席次第列成文疏漢有合歡章東觀漢記云馬稜爲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之前小踞牀之上踞而登牀者王子猷詣郗雍州廳事上鋪氀氀是也楊廉夫詩桫欏樹子風前落吹傍恩公舊氀氀自注云音榻登西域毛席大牀前小榻以上香者一云氀氀恐卽是渠搜國名音同而字不同耳渠挨出書禹貢

桃笙

復齋謾錄曰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閒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按段公路北戶錄云瓊州出紅藤簟方言謂之笙或曰邃餘又曰行唐沈約奏彈歙令仲文秀恣橫云令吏輸六尺笙四十領東坡何亦忘此邪

吳旦生曰方言簟與筏舊原分二條郭璞解筏舊云江東呼笫音鞮夢谿筆談云趙韓王治第蓋屋皆以板爲笫上以方塼甃之然後布瓦一云覆舟簟則筏舊之非簟明矣復齋何得混引況東坡偶爾見遺復齋乃欲以一二記憶與之折角鄉邪余且廣其說於左

按說文簟竹席也釋名簟簟也布之簟然平正也尙書顧命云敷重篾席孔安國謂桃枝竹王伯厚漢制攷云周禮繅席次席注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疏漢有合歡席故舉漢法況之漢世以桃枝竹爲席次第列成文章東觀漢記云馬稜爲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

務堅强車皆以桃枝細簟山海經云蟠冢之山㠀水之上多桃枝竹魏志云倭國有桃枝竹廣州記云廣州有桃枝竹華陽國志云竹本之瓚者有桃支靈壽荆州記云安城郡今屬江州出桃枝席一統志云四川保寧出桃笙即竹簟庾翼與王公書云今致桃枝簟十枚簡文答湘東王獻簟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庾信竹枝賦竇人有銅環靈壽銀角桃枝郭璞江賦桃枝員簟實繁有叢左思吳都賦桃笙象簟韜於筒中劉禹錫詩月露濡桃笙曾文清詩霧帳桃笙晝寢餘梅聖俞詩桃簟冷如冰劉少宣詩桃笙乘勢獻微涼石邦彥詩藤牀桃簟多敗績成化中洪唯

卿詩一簾秋水浸桃笙天啟中許令則詩桃笙煙帳

小宗香

中州集朱師美詩葵扇風未來桃笙汗初浹蓋用子厚語也

竹譜云桃枝竹皮赤編之滑勁可以爲席東坡云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古雋考略云竹性中虛桃竹獨實類於木韻語陽秋謂之慈竹言生不離本也恐非按海錄碎事云赤玉脂桃竹也紫雲蓋慈竹也

晉陽秋云謝太傅卿人有罷中宿縣詣安安問歸資答曰唯有五萬蒲葵扇安取其中者執之其價數倍

蒲葵椶櫚也李義山詩何人書破蒲葵扇

趁墟

柳子厚柳州峒氓詩緣荷包飯趁虛人

吳旦生曰舊言聚落相近期其日集交易鬨然其名爲虛後觀青箱雜記云嶺南謂村市爲虛凡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爲虛不亦宜乎據此則古語曰市朝滿而夕虛正此虛字也子厚童區寄傳云之虛所賣之王荆公詩花閒人語趁朝虛黃山谷詩人集春蔬好趁虛陸放翁詩趁虛茶嬾鬬旗槍馬虛中詩避社燕歸楊柳合趁虛人散鷺鷥來嚴正卿詩趁虛人去市橋靜罷釣

翁歸谿水清至於楊孟載荷葉詩谿友裁巾幘虛人作飯包乃用子厚語

青箱雜記云嶺南謂水津爲步言步之所及也述異記云水際謂之步吳楚間謂浦爲步語之訛耳按柳子厚鐵鑪步志云江之濱凡舟可涉而上下者曰步韓退之孔戣墓志蕃船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又羅池廟碑言步有新船或改步爲涉參矣上虞縣有石駝步吳中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妃步揚州有瓜步洪州有觀步鸚鵡洲對岸有炭步閶中謂水涯爲谿步金陵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也有罾步即漁人施罾處有船步即人渡船處溫庭筠詩妾住金

陵步門前朱雀航臺城妓詩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
飛東坡詩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成原常詩紫步
於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然則虛卽所謂墟步
卽所謂埠也
楊升庵云唐詩春雲生嶺上積雪在巖閒山凹之地
堪爲墟市者曰巖說文鄙聲也氣出頭上故从品从
頁頁頭也牛刀切今讀作梟非左傳晏子之居近市
湫溢囂塵杜預注囂聲也周禮司市之文曰禁其囂
囂注鬬以力爭囂以口爭交市之地必多爭故禁之
市之名巖亦猶後世名市曰墟也言有人則巖無人
則墟也

乃欸
楊升庵曰朱子辨證柳宗元詩欸乃一聲山水綠注欸
乃一本作襖靄按欸音靄乃音襖近日倒讀之誤矣項
氏家說云劉蛻文集有湘中靄迺歌劉言史瀟湘詩有
聞歌暖迺深峽裏靄迺也欸乃也皆一事但用字異耳
此雖字音之微而襖靄自朱子始正世俗倒讀之誤靄迺欸乃自項平菴始正前人混淆之失
吳旦生曰黃山谷謂元次山欸乃曲欸音靄乃湘中節歌聲也次山集音注亦云掉舟之聲嘯餘譜云是
漁歌張邦基以爲嶺外之音非也冷齋夜話作欸音襖靄合二字書之其說益紛升庵以爲欸音靄乃音襖
是矣據說文長箋云乃欸船艣搖曳聲有乃欸歌謌
作乃欸又倒其詞作欸乃謬甚然則字當從說文而
音卽當作襖靄此柳集注云一作襖靄亦有據也山
谷之於元集亦如之字作欸乃蓋俗寫之譌升庵屢
證之而實未確考耳
字彙云篆作乃象氣出之難也籀又作𠳐
國老
柳子厚詩蒔藥閒庭延國老開尊虛室值賢人
吳旦生曰埤雅藟大苦今之甘草是也杭州小說甘
草市語國老然此不可謂市語確有至理按本草云
甘草一名國老解百藥毒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

百種草故號國老之名國老者賓師之稱蓋藥有一
君二臣三佐四使甘草又其賓師也故藥罕不用者
雖非其君而君賓宗焉
魏志倘書郎徐邈飲醉詣以曹事邈曰中聖人因白
之太祖太祖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酒客謂酒清者爲
聖人濁者爲賢人醉鄉日月云凡酒以色清味重而
甜者爲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爲賢李太白詩
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元遺山詩開尊便覺賢人
近汚足寧論力士羞
高春
柳子厚詩空齋不語坐高春

吳旦生曰淮南子曰經於泉鵬是謂高春噸於連音燭石是謂下春注云尙未冥上蒙先春曰上春將欲冥下蒙悉春曰下春姚令威引此注云虞淵地名高春時始成民碓舂時也連石西山名言將暝下民悉舂故曰下舂李君實云治粟者落杵曰舂日之經天自日禺中至日晡皆橫過再向晚則日影旁射側落如舂者直下其杵故曰高舂曰下舂言日落之漸次也梁元帝詩斜景落高杵李義山詩紅燭近高舂群能或云見舂米非也王僧孺致仕表云高舂風忽至

煙樹

柳子厚別弟宗一詩云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

吳旦生曰墅談稱此詩無一字不佳竹坡老人乃謂夢中焉能見郢樹煙欲易煙以邊又以犯第二句江邊而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荊門郢樹煙此眞癡人前說不得蓼也不知天下夢境極靈極幻疑假疑眞著一煙字綴之使模糊離迷於其閒以夢爲體以煙爲用說出一種相思況味詩人神行處也如太白詩相思若煙草歷亂無冬春蓋善說相思無如煙樹煙草矣

歷代詩話卷四十九

苕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唐詩卷中之中

登第

唐宋遺史曰孟東野有下第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登第則志氣充溢一日之間花皆看盡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器宇不宏至於如此何其鄙耶

吳旦生曰東野調溧陽尉地有投金瀨林間水際徘徊賦詠曹務多廢至遣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嘗作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車莫彈指貧窮何之意然王建宮詞云寒食內人長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則白打似博戲耳不知公意果何如

足嗟此其蕭條高寄類有道者之所爲退之薦士詩云有窮者孟郊受材實桀驁冥觀洞古今豪外逐幽好蓋許之深矣何一登第即云春風得意馬蹶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致小蘇輩譏其工於爲詩陋於閭道也

林下偶談載東野墓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又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史云年五十得進士詩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耄蓋郊登第四年方調溧陽尉也誌謂之幾五十是矣史與樊說失之然郊集中有落第詩再下第詩又有下第東南行及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己等詩則郊前此嘗累舉京師矣令誌謂之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又何也

白打

陶南村曰予在蜀見東坡手書一幅曰黃幡綽告明皇求作白打此亦快人意哉味東坡語似以白打爲搏擊之意然王建宮詞云寒食內人長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則白打似博戲耳不知公意果何如

吳旦生曰此以白打爲戲因戲分錢即觀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間分白打錢其義自明按齊雲論云白打蹴鞠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劉向別錄云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徐堅云鞠即毬字霍去病傳穿域蹋鞠顏師古注云以皮爲之實以毛蹙蹋使前後蹴焉蹋鞠爲戲也初學記作蹙鞠戲焦弱侯云以鞠从足作踘皆一時趁筆之誤唐書音訓云古者以毛實皮蹙而不擊後世以杖擊丸或於驢馬之上當言毬不當言鞠也劉貢父詩話歸氏子弟嘲皮日休曰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燻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今柳三復能

之述曰背裝花屈口勿反膝白打大蹔斯進前行兩步蹺後立多時柳欲見晉公無由會公蹴毬後園偶迸出柳挾取之因懷所業戴毬以見公出再拜者三每拜毬起復於背膂幞頭間公笑而奇之遂延門下

池錦

王建宮詞如今池底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

吳旦生曰西清詩話引文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宮人每飲流泉先於池底鋪錦王氏談錄言此即文宗對李石云問之舊宮人無此事余按鄭嶋詩世不傳自曾子固言之方知其津陽門詩皆以韻語紀時事也其敘賜浴云睟山度獵東風微宮娃賜浴長湯池刻成玉蓮噴香液漱回煙浪深透迤犀屏象薦雜羅列錦鳧繡雁相追隨自注云與王建池底鋪錦事相合蓋子固稱嶋詩與樂天長恨微之連昌並列其紀事自確則李石承詔錄與王建宮詞皆據實也

輕容

王建宮詞云嫌羅不著愛輕容唐類苑云吳旦生曰齊東野語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唐昌觀玉蘂花詩一樹瓏鬆玉刻成輕容無花薄紗也元豐九域志云越州歲貢輕容紗五匹元微之寄樂天白輕裕樂天製以爲衣有詠輕裕詩云裕花白似秋雲薄衫色青於春草濃而裕字俗本改爲繡又作庸榕皆誤又方物考云縣州巴西縣紗子一匹重二兩婦人以爲暑服李長吉詩蜀煙飛重錦峽雨濺輕容

玉蘂花

高齋詩話曰王建唐昌觀玉蘂花詩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覺香來處惟見階前碎月明今瑒花即玉蘂花也王介甫以之比瑒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黃魯直又更其名爲山礬謂可以染也盧陵段謙博物似張華因觀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蘂花吳旦生曰韻語陽秋云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呼爲瑒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荊公欲作詩而陋其名子請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爾常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高齋詩話云此花即玉蘂花子恐未必然爾玉蘂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當以玉蘂得名不應捨玉蘂而呼瑒魯直亦不應捨玉蘂而名山礬也瓊花惟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聚八仙近似而非也鮮于子俊

詩云百藒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羣芳一株攢萬枝而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蘂按唐昌觀有玉蘂王建所謂女冠夜覺香來處惟有階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蘂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唐內苑亦有玉蘂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同賞翫故德裕詩云玉蘂天中木金閨昔共窺而傳師和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蘂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賞翫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蘂花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蘂之句非謂玉蘂花止謂瓊花如玉蘂之白爾

楊升庵據宋傅子容之詩謂瓊花玉蘂魯直名以山礬即今之梔子花佛經名薝蔔花胡元瑞謂四種迥異升庵合而一之大爲孟浪因考合璧事類所辨四花形色並錄於此論瓊花云瓊花天下無雙惟揚州后土祠一株耳世傳此花乃唐人所植樹大而花繁清馥異常潔白可愛獨殿春芳冠絕羣品唐賢多題詠之昨因紹興辛巳之變或謂今所存者非其舊使非老道士唐大寧者力言其不然鮮不以入仙名之矣蓋此花雖遭狼籍然其盤根非他所比似有神物爲之遮護不然靈苗不絕生意復回既翦而終盛孰

使之然哉論玉蘂云玉蘂花所傳不一以爲瑒花瓊花山礬有以爲米囊者其說皆非也蓋此花條蔓而生狀如茶蘼柘葉紫莖冬凋春茂花鬚出殆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箭髣髴謄撅其中別抽一莢出眾鬚上散爲十餘蘂猶刻玉然名爲玉蘂乃在於此羣芳所未有也論山礬云山礬花俗名梔花木高數尺枝肥葉密淩冬不凋花白未開時木犀相似及開差大香絕濃號七里香尋常山林間多有之又有千葉者按梔郎瑒音相近也論薝蔔云薝蔔花一名梔子花樹高二三尺葉厚深綠如兔耳或似柳而短凡草木花皆五出惟此花六出色白中心黃春末抽

葩夏初結花又一種樹高五六尺許花葉皆差大謝靈運目爲林蘭井筆之薝音贍

鏡聽

韻語陽秋曰凡物皆可占非特著龜也市中亦有聽聲而知禍福者莫知其所自觀王建有鏡聽詞云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壻遠行憑鏡聽豈今聽聲之類耶大涅槃經云不以瓜鏡芝草楊枝鉢盂髑髏而作卜筮則鏡能占卜信矣

吳旦生曰鏡聽之法卽月令廣義所言卜也顧元慶謂懷鏡於通衢鬧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枸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憑藉直以耳聽之者謂

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余觀李廓亦有鏡聽詞云匣中取鏡祠竈王蓋聽者必先竈前跪拜按鬼谷子卜竈法云元旦之夕汎掃爨室置香鐙於竈門注水滿鐙置杓於水虔禮拜祝撥杓使旋隨柄所指之方抱鏡出門密聽人言第一句即是卜者之兆如有同卜者以鏡遞執即是彼兆三人五人皆傳鏡爲主宜夜靜卜之

呂氏春秋云正月元旦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管子云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穹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淒以清注云此言呼以聽土地之音非謂他音皆然也人之土聲合乎五音聽其首聲協而詳之也

紅絲硯

西谿叢語曰王建宮辭延英引對綠衣郎紅硯宣毫各別牀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恐是用紅絲研江南李氏時猶重之歐公研譜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此研多滑不受墨若受墨妙不可加王建集中有作工研又作洪研皆非也

吳旦生曰說文硯石滑也長箋云訓滑何滑訓利猶屬也與研摩同義故曰石滑也世但解堅澤爲滑則不可通矣通謂研爲硯墨盂也高者曰臺穹者曰

瓦青州紅絲石一洮河石二端谿石三歙州石四磉邨石五皆石也有玉有金有磁有漆其類不一石其常也故从石古但作研又蘇易簡作文房四譜硯爲首以青州紅絲石爲一斧柯山第二龍尾石第三餘皆在中下雖銅雀臺古瓦硯列於下品特存古物耳東觀錄云紅絲石出於青州黑山其理紅黃相參二色皆不甚深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其紋上下通徹勻布漬之以水則有滋液出於其間以手磨拭之久而粘著如膏若覆之以匣至開時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著於匣中有如雨露自得茲石而端歙之石皆置之中行不復視矣研譜云

紅絲石研者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甚唐彥猷云此研發墨不減於端石也東坡云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謂惟堪作骰盆蓋亦不見佳者今觀雲菴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爾

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自注云唐時京城寒食火禁極嚴以雞羽入灰有焦者皆罪之念奴覓得又連催特敕宮中許然燭

吳旦生曰容齋四筆謂寒食爲一百五者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節氣六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云他節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

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一百五日寒食雨之類是也文獻通考云京師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大寒食鄴中記云冬至一百五日爲介子推冷食作乾粥食之卽今麥糕也趙彦寒食詩一百五日家未歸崔魯春日卽事詩一百五日又欲來據此則詩人例以百五日爲寒食矣今徵之詞意謂在清明前寒食後店舍已無煙而宮中然燭乃一時之權宜耳然獨云一百六者何按荆楚歲時記云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又云據厥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者余因攷之自後漢周舉定爲三日之禁至唐時盛興之遂於寒食

斷火三日謂去冬至一百四日五日六日也故或云一百五或云一百六其義一也丹陽謂記自冬至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一百三日蓋厥家以餘分演之爾

雲騅叱撥

元微之詩登山縱似望雲騅平地須饒紅叱撥吳旦生曰長慶集此歌自序云德宗幸梁亦充御馬國史補云蜀七馬道斃唯望雲騅來往不頓貞元中老死天廐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使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所謂白樸者是也爲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階勳等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開帙覽之卽微之典王勉夫嘗檢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無聞訪此書爲矜式禁中號爲白樸每新入學求訪寶重過於六

元微之詩白樸流傳用轉新

吳旦生曰注言樂天於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

白樸

元微之寄贈薛濤詩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峯

高

吳旦生曰微之出使西蜀知營妓薛濤有辭辨嚴綬遺濤往侍後登翰林濤獻松花紙百幅微之就於所

獻紙寄贈一篇濤嘗好種菖蒲故有是句按本草菖蒲無花實有爲瑞故古詩菖蒲花可憐聞名未相識張籍詩深恩已去若再返菖蒲花開月長滿南史張后方孕見庭中菖蒲花開光采非常后曰嘗聞見蒲花者必貴因取吞之遂生梁武帝故李長吉詩風采出蕭家本是菖蒲花

繼古叢編云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以堯韭對舜華非本草注安知其爲菖蒲按梁元帝元覽賦金鑑玉豉堯韭舜華梁太子賚河南菜啟堯韭未儔姬歜非喻典術曰堯之仁天星降精於庭感百陰爲菖蒲馬

紫薇

白樂天入直西省詩絲綸閣下文章靜鐘鼓樓中刻漏長坐到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

吳旦生曰天文志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與花何涉唐中書省植紫薇花後世舍人院紫微閣前輒植此花雖循唐故事要亦何義後余見海錄碎事云開元元年改中書省爲紫微省改中書令爲紫微令則樂天入直西省所稱紫薇郎指此耳薇當作微蓋樂天性愛此花有紫薇花詩云除卻微之見應愛世閒少有別花人又宋時府治虛白堂前有紫薇花兩株相傳樂天所植子瞻守郡時神宗書樂天紫薇

瑟瑟

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楊升庵曰楓葉紅荻花白映秋色碧也瑟瑟珍寶名其色碧故以瑟瑟影指碧字讀者作蕭瑟解非是樂天又有暮江曲云一道殘陽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此瑟瑟豈蕭瑟哉正言殘陽照江半紅半碧耳

吳旦生曰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枕憲宗色輕明虛薄無與爲比唐語林盧昂有瑟瑟幕其估其值日至寶無價水經注水木明瑟韋莊詩留得鴉頭瑟瑟波潑成紙上猩猩色丁謂詩翠影疏疏渡波光瑟瑟凝王周詩嘉陵江水色一帶柔藍碧天女

瑟瑟衣風梭晚來織林逋詠茶詩石磴輕飛瑟瑟塵魯交野果詩碧如瑟瑟紅蘇鞠蘇國名古肅愼地中國謂之靺鞨據此則升庵之說益信酒陳晦伯以劉楨瑟瑟谷中風正之蓋樂天詩言色公幹詩言聲用意各別安得强證爲蕭瑟之瑟也若盧照鄰秋霖賦風橫天而瑟瑟雲覆海而沈沈乃與公幹同意

天邪

楊升庵曰唐詩錢唐蘇小小人道最天邪又長安女兒雙髻雅隨風趁蛾學天邪天音田子藝曰天作歪非也天少好貌卽妖也邪卽歪也葛魯卿詞人間花月見新妖不數江南蘇小正謂此也

吳旦生曰錢唐二句乃白樂天詩天音歪樂天自注也升庵詞品引張仲宗詞薄劣東風天斜柳絮又升庵詩話天斜皆據樂天所注以爲言也余

非正行酒巡帀卽重其盞蓋慰勞其得酒在後也又晞云者貪也謂處於坐末得酒最晚腹癢於酒既得酒巡帀更貪婪之故曰晞尾晞字從口此卽侯白酒律所謂酒巡帀末坐者連飲三杯以慰之之說也按藍又作婪說文婪貪也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爲婪盧舍切箋云又作晞音訓皆同河東記云申屠澄與路旁茅舍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翁自外挈酒至曰以君冒寒且進一杯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卽巡澄當婪尾藍謂最後之杯也宋景文詩稍倦持螯手猶殘婪尾杯古儒效略云廣韻飲酒半去半在曰其穴徒願結同心然不言何地也吳地記云嘉興縣前有晉妓錢唐蘇小墓徐凝詩嘉興郭裏逢寒食

落日家家拜掃回只有縣前蘇小無人祭與紙錢灰元張先竭詩香骨沈薶縣治前

藍尾

碧谿詩話曰樂天詩三杯藍尾酒一樣膠牙餳觀長慶集此詩題云七年元日對酒非鑽火時事也東坡詩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注引及白詩非是宋景文守歲云且盡鐙前藍尾杯

吳旦生曰荊楚歲時記膠牙者蓋使其牢固不動此爲正旦故實而藍尾詳攷之可不拘時用也按藍一作啉蘇鶚衍義云今人以酒巡帀爲啉尾卽再命其尊也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三丈或云藍頷水其深三丈時人取之以爲酒今兩盞從其簡也此皆

出其色此尤無稽矣

侍姬

本事詩曰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爲詩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盛因爲楊柳之詞以託意云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軃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

吳旦生曰樂天嘗稱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一日將放去因作詩自題曰不能忘情吟且謂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辭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無違無失此東坡所謂不似楊枝別樂天也洪景盧言白集中有

詩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琶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紅皆小臧獲名王勉夫又言妓不止此觀劉夢得贈小樊詩云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詩注云春草白君之舞妓也白詩云小奴搥我足小婢搥我背又不知小奴小婢者是何名也白別有詩云小花蠻榼二三升曰還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此小蠻乃酒榼名耳

三花

白樂天詩舞衣裁四葉馬鬣翦三花

吳旦生曰唐六典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字東坡筆記言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川帝乘赤騾起三騠與諸王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初見平陸馬皆驚而帝馬見小橋不進不知三騠謂何今見岑參有赤騾馬歌云赤髯胡雛金蘭刀不時翦出三騠高乃知唐御馬多翦治而三騠其飾也復齋漫錄乃引楊巨源觀打毬詩玉勒回時露赤汗花騠分處拂紅纓嚴維作敕賜宰玉馬詩鏡點黃金眼花開白雪騠又見名畫錄言開元天寶世尚輕肥多愛三花飾馬郭若虛藏韓幹畫貴戚閱馬圖中有三花馬蘇大參家有韓幹畫三花馬晏元獻家有號國出行圖亦畫三花馬蓋三花者翦騠爲三辮耳楊升庵云唐詩朝騎五花馬又五花馬千金裘杜詩

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花文隋丹元子步天歌五箇花文以馬鬣翦爲五花或三花皆象天文也

格是

白樂天詩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

吳旦生曰格隔二字同義委巷叢談云言已是如此日隔是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

鑿落琵琶

白樂天詩銀含鑿落盞金屑琵琶槽

吳旦生曰韓退之詩酡顏傾鑿落按海錄碎事云蒼梧令金佐堯從賊被黥面嘗自稱金鑿落湘楚人以鑿鑿中鐫鏤金波者爲金鑿絡又樂天送春詞銀不

洛從君勸不洛酒器也意落絡洛古字通用

張祜琵琶詩金屑檀槽玉腕明按說文長箋琵琶本作掣博厄切搋也謂博下切擬擊也唐人多以琵作必音讀如云

四絃不似琵琶聲斷腸猶繫琵琶絃忽聞水上琵琶骨自注琵音

聲之類是也楊廉夫詩東山宴上琵琶骨自注琵音

弼樂天句當如此讀

古今樂錄云琵琶出於絃鞉杜摯以爲秦末苦長城

之役百姓絃鞉而鼓之又貞觀中裴洛兒彈琵琶始

廢撥用手今所謂搬琵琶是也席上腐談云王昭君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說爲胡撥四卽元史以爲火不思亦說琵琶重造而其形

韻語陽秋曰孟郊詩食薺腸亦苦强歌聲無歡出門卽

有礙誰謂天地寬許渾詩萬里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

鶴愁籠皆是窮蹙之語白樂天詩無事日月長不羈天

地濶與二子殆霄壤矣

吳旦生曰同一天地也樂天以不羈便道濶東野以

有礙便不道寬可見詩人胸次隨其所發卽有天地

陳無已詩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更得風旨

泊宅編云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首哭位者三十

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

白樂天詩鐵藥移鐙背

白樂天詩鐵藥移鐙背

吳旦生曰樂天自注藥去聲唐彥謙雨詩鐙藥皆魚

目薰鑪咽麝臍李義山詩九枝鐙藥夜珠圓韓退之

詩牆角君看短藥棄皆去聲按集韻藥渠映切注云

有足似几物也諸詩作去聲用本此

黃氏筆記云藥者定弓體之器周禮弓人注音景漢

書蘇武注又音巨京反東坡詩大弨一弛何緣發已

覺翻翻不受藥陸放翁云藥作平聲押用漢注也

吳旦生曰輟耕錄南人方言曰溫暾者乃懷暖也致

虛雜俎云今人以人性不爽利者曰溫暾湯言不冷

不熱也樂天慣以俗語入詩王建亦云新晴草色暖

楊升庵曰白樂天詩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

住蝦蟆陵在長安謝良輔詩取酒蝦蟆陵下家家守歲

傳后齊已詩翠樓春酒蝦蟆陵長安少年皆共矜

吳旦生曰國史補謂董仲舒墓門人過必下馬以故

號下馬陵而語訛爲蝦蟆陵白公詩亦徇俗之過奈

何升庵又舉他詩以證之邪東坡詩隻雞斗酒長安

語下馬聊尋董相墳又謝徐朝奉啟云過而下馬空

瞻董相之陵元遺山詩千年荊棘龜趺在會有人尋

下馬陵黃晉卿詩時有北人來下馬不知秦樹幾曦
鵑

服章

容齋隨筆曰唐人重服章故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
貧平生扶病垂朱紱之句樂天詩言銀緋處最多七言
如大抵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閒淡緋衫稱我
身酒典緋花舊賜袍假著緋袍君莫笑腰間紅綬繫未
穩朱紱仙郎白雪歌腰佩銀龜朱兩輪便留朱紱還鈴
閣映我緋衫渾不見白頭猶未著緋衫緋袍著了好歸
田銀魚金帶繞腰光銀章鼇假爲專城新授銅符未著
緋徒使花袍紅似火似挂緋袍衣架上五言如未換銀

青綬惟添雪白鬢笑我青袍故儗君茜綬新老逼教垂
白官科遣著緋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晚遇何足言
白髮映朱紱至於形容衣魚之句如魚綴白金隨步躍
鵲銜紅綬繞身飛
吳旦生曰二儀實錄隋煬帝詔牛洪等造章服差等
三四品紫五品朱六品以下綠官吏青庶人白商皁
服色之分疑自此始唐馬周傳云三品紫四五品朱
六七品綠八九品青余按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
武帝名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
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謂之銀青光祿大
夫詔加金章紫綬謂之金紫光祿大夫則章服之別
漢晉已然非始於隋唐而唐人特重之往往形於詩
篇耳

西清詩話曰唐制百官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其階
官之品與今制特異樂天爲中書舍人知制誥元宗
簡爲京兆少尹皆六品故猶著緋其詩所謂鳳閣
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著緋衫南宮啟請無消息朝
散何時復入銜是也後與元微之同制加朝散大夫
始登五品其詩曰命服雖同黃紙上官班不共紫微
前青衫脫早差三日白髮生遲校九年中書舍人雖
正五品必待加朝散而後易緋此知其不繫於職事
官也前輩記張嘉貞爲中書令著緋傅遊藝爲相著

綠蓋以此也唐借服色皆併魚假之樂天自江州司
馬除忠州刺史有謝裴常侍賜袍魚袋詩魚綴白金
隨步躍鵲銜瑞草繞腰飛其後除尚書郎後有脫刺
史緋詩便留朱紱還鈴閣卻著青袍待玉除無奈嬌
癡三歲女繞腰唬哭覓銀魚此與今制特異也其特
賜者疑亦不相越唐書載牛叢爲睦州刺史賜金紫
辭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卽賜紫爲越等乃賜銀緋
野客叢書又云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
品至朝散大夫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封贈蔭子未
至朝散雖職事官高未許易服色封贈之制雖宰相
只許封一代其封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祿大夫許門

設聚戟吏三十考轉銀青此其大略也觀白樂天爲中書舍人知制誥簡爲京兆尹官皆六品尙猶著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脫青衫南宮啟請無多日朝散何時復入銜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入舍郎官換綠衣元微之作武儒衡升朝散大夫制曰今有是級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樂天授朝散大夫制曰蔭子封妻豈惟腰白金而已權德輿罷相爲檢校尙書興元節度使改葬其父因表納檢校尙書請回贈祖官不許納官特贈祖僅禮部郎中呂溫代鄭相公謝戟十二枝表曰吏考三十始秩銀青戰勳十二乃號柱國

板輿

白樂天詩朱旛四從板輿行

吳旦生曰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注云板輿一名步輿方四尺素木爲之自樂天引用世遂以板輿爲奉母故事然按當時三公告老許以板輿上殿如傅祗者又梁韋叡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則非專以奉母

池魚

清波雜志曰張無盡作一表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禍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池字韻注云池水沼也古有姓池名仲魚者城門失火燒死白樂天詩火發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初不主姓名之說然廣韻當有所據

吳旦生曰古語有云楚國亡猴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通鑑正史具載之非委巷諜語也如池魚爲姓名豈又有姓林名木者邪樂天詩正得語意而張表下句謂卽出古語可

牡丹

酉陽雜俎曰牡丹前史中無說處惟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爲鄜

官奉使幽冀迴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二窠植於長興私第天寶中爲都下所賞至德中馬僕射鎭太原又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吳旦生曰歐陽永叔陸農師李石皆言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後始盛自余觀之康樂旣言永嘉多牡丹嘉話錄謂北齊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又神農本草云一名鹿韭一名鼠姑廣雅云白茝牡丹也則何云不載文字自唐始聞哉按海記云煬帝幸西苑易州進二十相牡丹有赬紅鞓紅飛來紅袁家紅醉妃紅雲紅天外紅一拂黃輾條黃延安黃先春紅

顫風嬌等名則何云隋朝花藥中所無哉然一牡丹也據白樂天詩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白廷翰唐蒙求韓令牡丹注云元和中京師貴游尚牡丹一本直數萬而柳渾詩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戒葵不校多以正元中牡丹多耳是何貴賤之不同也據蜀徐延瓊聞秦州董成村僧院紅牡丹一株使人取掘自秦州至成都三千餘里歷九折七盤望雲九井大小漫天懸險之路方至焉而韓滉私第有白牡丹遽命斸去曰豈效兒女邪是何栽覆之不同也據徐凝題杭州開元寺牡丹詩虛生芍藥徒勞妬羞

殺玫瑰不敢開而炙轂子詩牡丹妖豔亂人心舉國如狂不惜金曷若東園桃與李果成無語自成陰是何譬毀之不同也據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妝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而劉夢得看牡丹詩今日花前飲甘心醉幾杯但愁花有語不爲老人開蘇子由云此詩感慨是何樂悲之不同也通志云牡丹初無名依芍藥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藥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爲名也而後此種類既繁標稱各異馬虛中詩牙牌分榜牡丹名是何質文之不同也

開八表

白樂天詩行開第八表可謂盡天年吳旦生曰注七十以上爲開第八表蓋以十年爲一表故樂天又云已開第七表屈指幾多人此年六十三元日詩也

芥隱筆記云禮年八十曰有秩故以八十爲八表又道家流用此語樂天屢用之余按禮記八十月告存鄭注云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鄭注云秩常也日有常膳則知筆記爲未審矣如陸放翁詩年開九秩尚不死坐對一編殊未饜此年八十三以後所作其用古始確

自敘

白樂天詩自憐郡姓爲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箭盡驚人

吳旦生曰樂天自作墓誌以白起爲祖故言郡姓儒少也與弟敏中行簡三人相繼皆中第故言三箭驚人也

避暑錄話云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郗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溫庭筠詩猶喜故人新折桂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爲蟾以登科爲登蟾宮用郗詵事固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

芰

白樂天詩荷芰綠參差新秋水滿池
吳旦生曰芰菱也言荷與菱兩物也杜牧之晚晴賦忽引舟於深灣覩八九之紅芰是誤以芰爲荷東坡詩綠芰紅蓮盡舸浮乃分別言之按酉陽雜俎云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應邵作薢司馬相如作薳老學庵筆記云今人謂卷荷爲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謂之伎荷或作芰非是
楊升庵云菱乃今之菱角芰乃今之雞頭楚辭緝芰荷以爲衣若是菱葉何可以爲衣乎又屈到嗜芰蓋決明之菜非水中之芰也審矣緣楚人名菱爲芰所以致後世之紛紛也余按雞頭曰芰古傳考略云雞頭皆芡也詞林海錯云芡爲雞頭雁頭鴻頭雞壅音邕皆芡也詞林海錯云芡爲鴻頭韓退之聯句鴻頭排刺芡山谷詩剖蜂煮鴻頭則升庵以芰爲雞頭誤矣管子芡名卵菱乃借以名之豈升庵誤據此耶檮李李君實云吾地小青菱被水而生味甘美熟之可代飧飯其花鮮白幽香與蘋蓼同時正所謂芰也春秋時吾地入楚屈到所嗜其即此耶則升庵以爲決明之菜又非篤論
田子藝云周禮邊人薇芰也疏云即菱角亦誤遵實菜也名薢茩一名蕨攈余觀學齋佔嗶云爾雅薢茩芙光注芙明也即今決明也或曰蔆也字從乃非從ㄐ及玉蔆蕨攈然後從凌注水中芰也則是陸生之蔆也名薢茩一名蕨攈余觀學齋佔嗶云爾雅薢茩芙光注芙明也即今決明也或曰蔆也字從乃非從ㄐ及玉蔆蕨攈然後從凌注水中芰也則是陸生之

蔆與水中之凌其爲二物不同

酒令

白樂天詩云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
吳旦生曰又樂天詩醉翻襴衫拋小令劉貢父謂今人以絲管歌謳爲令者是也大都欲以酒勸故始言送而繼承者辭之搖首按舞之屬皆卻之也至入徧而窮斯可受矣其或舉故事物色則樂天所云閑徵雅令窮經史追之所云令徵前事爲也又元微之題黃明府詩序云昔年飲酒嘗爲觥錄事謂爲酒糾也又東皐雜錄云孔常父言唐人詩城頭催鼓傳花枝

席上搏拳握松子此藏鬮爲戲也又皇甫松手勢酒令五指皆有名大指名蹲鴟中指名玉柱食指名鉤戟無名指名潛虬小指名虎膺指節名私根通呼五指名五峯此今俗所謂豁拳也可見酒席諸戲術其來已久

賓暇集云飲酒之卷白波義當何起按東漢既禽白波賊戮之如卷席然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也辭瑩後漢書云黃巾郭太等起於西河白波谷時謂之白波賊青箱雜記以爲杯名非也陸放翁詩快似麾兵卷白波楊廉夫詩觴令嚴行卷白波王元美詩相看只解呼紅友半醉猶能卷白波

白樂天詩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
吳旦生曰唐宋詩人多以十字作諧音讀往往作平聲入詩劉禹錫詩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宋文安公宮詞三十六所春宮館二月春風送管絃晁以道詩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金蕭眞卿詩兩崖偪側無十步萬頃逶迤巡海岸俚諺家謂里巷閭人言利之小者曰入文十二謂十爲諧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田子藝云非也十當音旬古人以十日爲旬故如此讀又以司字作入聲讀如樂天詩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宦軍司馬也妾畫爲屏官爲軍司馬身是謫仙人○又

樂天詩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上聲杜詩恰似春風相欺得相字入聲

浪濺

白樂天與盧侍御宴黃鶴樓詩云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
吳旦生曰唐史云頭陀寺在郡城之東絕頂處西去大江最遠風濤雖惡何由及之如孫魴金山寺詩驚濤濺佛身漁隱叢話云金山寺何其低而小哉蓋詩人形似太過率多此疵張仲達詠鷺鷥詩滄海最深處鱸魚銜得歸張文寶云佳則佳矣爭奈鷺鷥嘴腳太長也亦同坐此

十二行

白樂天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
吳旦生曰十二行或謂六鬟也齊肩並立爲釵十二行然此乃答牛思黯詩自注云思黯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而歌舞之妓甚多乃譏千衰老故答則所謂六鬟良是也又觀梁武帝所歌莫愁云頭上金釵十二行演繁露謂排插十二釵也南齊周盤龍父子俱有神勇高帝嘉之送盤龍妾杜氏金釵十二枚唐制命婦以花樹多少爲高下曰花釵若干也留青曰札謂古婦人髻高故能插金釵十二行乃六雙也據此則又是一人用十二釵矣

富貴

後山詩話曰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鐙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盡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
吳旦生曰唐人之言富貴者晏元獻謂萊公詩老覺腰金重慵便玉枕涼未是富貴語不如樂天詩笙歌歸院落鐙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黃魯直又謂樂天二句不如子美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唐人之言窮者東野詩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不如閭仙詩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水自足而賈家柴水俱無也

人知樂天善言富貴而不知其又善言窮也有詩曰塵埃常滿甑錢帛少盈囊侍衣甚藍縷妻愁不出房抑何其窘迫無聊野客叢書引東坡曰淵明歸去來辭無儲粟使缾有儲粟亦無幾此翁只於缾中見粟歐公曰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幾何二公戲言之耳非眞識之也才人志士筆端造化抑揚高下不可以一律觀譬之水泉揚之可以滔天抑之不過涓涓於溝洫間爾文章亦猶是晏元獻常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繡惟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聞燕子飛棃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窮人家有此景否

傳席

轂耕錄曰今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然唐人已爾樂天娶婦詩青衣轉去聲氈褥錦繡一條斜

吳旦生曰按李夫人初至武帝迎入帳中其坐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又京房之女適翼奉子房以其日不吉三煞在門青羊烏雞青牛之神犯之損尊長及無子奉謂不然但以穀豆與草禳之今人花燭之夕撒果子及下車則撒穀豆是始於漢者向沿也更觀獨異志云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妻又自羞恥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取婦執扇象其事也審爾則其從來益遠矣

依

白樂天詩坐依桃葉妓

吳旦生曰樂天自注依馬皆切又詩醉依香枕坐亦此音也蘇子卿詩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曹子建詩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古韻相叶如此依字當作挨音也然觀漢律厤敘傳云官失學微六家分乖一彼一此庶研其幾崔駰達旨云濠朴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猛虎行云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如則二韻本通故耶小雅采薇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蓋其音韻最古史記天官書五帝座後聚十五星蔚然曰郎位漢書蔚然作哀烏甘氏星經作依烏依亦音哀也

交情

本事詩曰元相公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游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游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

里神交合若符契

吳旦生曰白傅元相交既深又善詩時號元白江淮間新進小生目爲元和詩體北夢瑣言乃謂白集內哭元詩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後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誌云與彭城劉夢得爲詩友殊不言元者人疑其隙終也余謂不然按元寫白詩於閬州西寺白寫元詩百篇合爲屏風又元守浙東白守蘇臺置驛遞詩往來謂之詩筒其詩有云有月多同賞無杯不共持又元上令狐楚書云某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詩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往往戲排舊

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又白序劉禹錫詩云予與元微之唱和頗多嘗戲言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揚名聲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性情播之故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閒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非重不幸耶又白在洛元過之以二詩別云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云自識君來三度別這回白盡老髭鬚未幾死於鄂白哭之曰始以詩交終以詩訣絃筆相絕其今日乎據此則兩人交情白頭如故即白之序劉猶言與元爲文友詩敵且云垂老遇劉未嘗獨厚於劉也其自誌亦偶及耳

何言隙終以誣前哲（貢氏談錄云樂天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四方過者必奠酒方丈之土常成泥濘）

柘枝

楊升庵曰白樂天詩柘枝隨畫鼓調笑從香毬不知香毬何用如今人詞中用金縷字亦不知金縷於歌何關哭旦生曰羯鼓錄柘枝本拓枝舞也其後字訛爲柘枝余觀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後魏拓拔之名易拓爲柘易拔爲枝其說爲有理樂府雜錄云健舞曲有柘枝鞮舞曲有屈柘樂苑云柘枝曲羽調也屈拓枝商調也屈一作掘音担韻語陽秋云柘枝舞起於南蠻諸國而盛於李唐章孝標云柘枝初出鼓聲招花鈿羅裙聲細腰言當招之以鼓張承福云白雪慢回拋舊態黃鶯嬌轉唱新詞言當雜之以歌而鄭在德詩云三敲畫鼓聲催急一朵紅蓮出水遲則所用者二人而已法振詩云畫鼓催來錦臂攘小娥雙起整霓裳則所用者又二人按樂苑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扑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花坼而後見則當以二人爲正

夢谿筆談云柘枝舊曲徧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徧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頭今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徧今日

所謂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

唐詩卷中之下　　涛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夜半鐘

張繼楓橋夜泊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公言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石林詩話曰公嘗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寺實夜半打鐘也范元實詩眼曰南史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五更鐘丗仲孚讀書以中宵鐘爲限阮景仲爲吳興守禁半夜鐘今佛宮一夜鳴鈴俗謂之定夜鐘不知唐人所謂夜半鐘者景陽三更鐘耶今之定夜鐘耶然於義皆無害文忠偶不考云當必以虎而名寓戒也葢蕭何封酇侯當從此酇侯也唐書釋文酇南陽縣名則旰切此正得之　吳旦生曰說文酇沛國縣从邑虘虘切同昨何切長箋

遥聞半夜鐘葢信其非浪吟也

酇侯

野客叢書曰酇有二地名屬南陽者音贊屬沛鄼者音嵯按茂陵書曰蕭何國在南陽則是蕭何封贊明矣而沛有泗水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於酇誤以爲沛地之嵯矣楊巨源詩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酇侯姚合詩酇侯宅過謙賈島詩往歲酇侯鎮諸家皆承此謬劉晏歲輸至天子曰卿朕酇侯也唐書釋文酇南陽縣名則旰切此正得之　吳旦生曰說文酇沛國縣从邑虘虘切同昨何切長箋云當必以虎而名寓戒也葢蕭何封酇侯當從此酇

字人代紀要云蕭何受封於酇則史傳作酇相似之譌師古遂謂南陽之酇耳觀酇禹封酇侯正取其在南陽則何從帝起沛封邑必近沛也李白寄譙郡元參軍詩酇才何切臺之北又離羣唐書地理志亳州譙郡有酇縣則非南陽屬縣愈明矣揚雄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酇字從酇與何叶諸唐詩直寫作酇侯音義自當宗余所定唐律類載中載楊巨源一詩正寫此酇字楊升庵曰蕭何封於酇其後因以爲姓而酇訛爲笮不意升庵誤至此

魚橋

李紳江南暮春寄家詩魚口橋逢雪送梅
吳旦生曰元郝天挺注魚橋在蘇州子城西琴高於
此乘鯉魚上昇余謂此非琴高事也按蘇之子城西
有乘魚橋者北宋吳子英得赤鯉謂子英曰我迎汝
汝上我背遂飛去蘇人高啟詩誰知有飛仙赤腳踢
神鯉波驚風蕭蕭渡海秋萬里蓋指子英也紳詩亦
當指此因考列仙傳琴高趙人以鼓琴爲宋康王舍
人浮游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碭水中取龍子與弟
子期日齋潔俟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出祠中
復入水去又名勝志琴高山在徑縣幕山之北琴高
漢人也有隱雨巖是其控鯉上升之所巖下有釣臺
臺下水卽琴谿也據此則琴高在幕山碭水閒何與
蘇州事

界

徐凝廬山瀑布詩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吳旦生曰樂天刺杭州時徐凝與張祜各希首薦試
詩賦訖解送凝爲元祜次之祜自舉金山詩凝亦舉
瀑布二語遂擅場後東坡遊廬山見廬山記中云徐
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
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
惡詩蓋非之也然觀天台山賦赤城霞起以建標瀑
布飛流而界道則是凝所云界破其亦有所本矣曹
松詩廬山瀑布三千仞畫破青霄始落斜其意亦同
劉兼征婦怨云玉筯闌干界粉腮則又脫胎於瀑布
耶

張祜

太眞外傳曰天寶九載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
弟共處其閒妃子竊寧王紫玉笛吹故張祜詩梨花靜
院無人見閒把寧王玉笛吹
吳旦生曰清河張祜字承吉詩藪云刻本祜作祐覽
者莫辨緣承吉字祜祜作祐
俱通耳偶閱雜說張子小名冬瓜或以譏之答云冬
瓜合出瓠子則張之名祜審矣雲谿友議云朱沖潮
祜詩冬瓜堰下逢張祜牛矢灘邊說我能以祜時爲
堰官也二說皆未當按堯山堂外紀云張有二子詩
楮兒繞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以詩上牢盆使
出其子授漕渠小職得冬瓜堰或曰賢郎不宜作等

職張曰冬瓜合出祜子金華子雜說云祜死子求濟
於裴宏慶署之冬瓜堰官裴曰祜子守冬瓜已過分
矣
張爲作主客圖以白樂天爲廣大教化主而以祜
爲入室卽白公款頭之謔亦一時欽籍語杜牧之詩
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蓋指白公也要
其宮體小詩諫諷怨譎與六義相左右未可以雕蟲
小巧目之爾洪容齋稱其正月十五夜鐙云千門開
鎖萬鐙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
天上著詞聲上巳樂云猩猩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
舉畫橈卻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囀
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眞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
鶯囀花下偓佺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邪王小管李謨

笛寧哥來邠孃羯鼓退宮人耍孃歌悖拏兒舞阿鶻湯雨霖鈴香囊子等詩皆可補天寶遺事絃之樂府也

容齋二筆云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撝以開元十二年寧王憲邠王守禮以二十九年弟岐王範以十四年薛王業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楊太眞以三載方入宮而元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鬬風李商隱詩云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皆失之也野客叢書云楊妃以二十四年入宮號太眞是時申岐薛三王雖已死而寧邠二王尙存是以張祜目擊其事繫之樂章有曰

日映宮城霧半開太眞簾卷畏人猜黃番綽指向西樹不信寧王迴馬來又曰虢國潛行韓國隨宜春小院映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蓋紀其實也容齋認楊妃爲天寶三載方入宮所以有是失不知天寶初太眞進冊貴妃非入宮時也余據勉夫之言可令容齋折角但寧邠以二十九年薨旣載之唐史而外傳乃言天寶九載以竊笛事譴放出宮則何也集中謂虢國竊邠王笛而外傳謂楊妃竊寧王笛又不同若論薛王沈醉壽王醒之句不特薛王確而壽王亦確按唐明皇時孫遜集中有壽王瑁妃楊氏廢爲道士制可見太眞果壽王妃也

亥市

張祐詩野橋經亥市山路至申州

吳旦生曰青箱雜記荆吳俗有寅申巳亥日集於市故謂亥市蜀有痎市閒日一集如痎瘧之發其俗又以冷熱發歇爲市喻徐筠水志云分寧縣本常州亥市也西蜀曰痎如瘧疾閒日復作也江南人惡以疾稱故止曰亥耳豫章漫鈔云南中每以丑卯酉日爲市故曰兔場牛場雞場豈用亥日爲市故謂之亥余按月令廣義云亥音皆釋名亥核也收藏百物核取其好惡眞僞也市之以亥或取此義當從亥日爲正張文昌詩江村亥日長爲市白樂天詩亥日沙頭始

賣魚黃山谷詩魚收亥日妻到市

除目

鶴林玉露曰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予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羶逐臭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迹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苦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爲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眾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己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

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僧不爲動久乃寂然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卽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也

吳旦生曰此二語姚合詩也合宰相崇曾孫登元和進士第調武功主簿世號姚武功終祕書監又稱姚監嘗取王維等二十六人詩百篇爲涵元集曰此詩中射鵰手也觀其送張宗原詩東門送客道春色如死灰自是冥心入道之言又武功縣閒居詩縣去京城遠爲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尙何除目得大其胸次哉

海錄碎事云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夢谿筆談云除拜官職謂除其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敝所以備不虞也階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五粒

李長吉五粒小松歌云新香幾粒洪崖飯姚令威曰五粒未詳

吳旦生曰本草圖經五粒松粒當讀爲鬣音之訛也言每五鬣爲一華或有三鬣者名山記云松有雨鬣三鬣五鬣者言如馬鬣形癸辛雜識云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爲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鬣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鬣今謂華山松是也五代史鄭遨聞華人地千年化爲藥去三尸因徙居華山求之韋應物詩碧澗蒼松五粒稀陸龜蒙詩霜外空聞五粒風李商隱詩松暄翠粒新劉夢得詩翠粒照晴露元好問詩土中松粒龍爪脫

銅人

緗素雜記曰魏明帝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李賀謂青龍九年八月。蓋明帝改元景初至三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野客叢書曰據今賀集云青龍元年緗素誤認元年爲九年耳

吳旦生曰若書元年宜系以景初不當仍青龍矣按魏略云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鐘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徒門外柳子厚所謂翁仲遺墟草樹平也吾衍云墓前石人通謂之翁仲按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漢景帝時爲蜀郡太守卽此人也陳眉公云文翁字漢書不載而吾衍亦未及檢證蓋墓前石羊石馬名駝馬翁仲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少爲縣吏爲都郵駛所答歎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秦人以爲瑞兆遂鑄銅爲翁仲死猶以爲生故古之像置之咸陽宮司馬門外見之者皆謂翁仲之至於秦金人鈞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小車軌廣六尺以爲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其坐阿房宮前當漢而徙之未央宮王莽嘗鑄其宮前銅人三遣鄴宮其後董卓以其九鑄錢而石虎以其三遣鄴宮其後置長安以其二爲泉其一適至陝而墜亂民

以其勞苦患之
乃排腦河中
吳正子箋云按徙銅仙事陳壽正史不載特附注魏
略云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留霸城
又引漢晉春秋云帝徙銅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人
或注因留霸城其年月與長吉不合故細素雜記駁
之曰青龍五年改爲景初是歲徙銅人而長吉云青
龍誤矣然予按三輔黃圖則景初所徙者始皇銷鋒
鏑所鑄之金人故黃圖歷載始皇所造之因及董卓
銷毀之事而復曰尚餘二人未毀明帝欲徙之洛陽
清明門至霸城重不可致其留霸城之說與魏略及
漢晉春秋所載皆合特二書不以爲秦皇銅人耳觀

漢晉春秋金人之語則知非銅仙矣由是言之長吉
所序亦未可非安知漢武銅仙不果徙於青龍元年
邪又按長安記云仙掌大七圍魏文帝徙銅盤盤折
聲聞數十里今魏略等書乃言明帝是則可疑漢書
建章宮有神明臺三輔黃圖云神明臺上有承露盤
銅仙舒掌捧盤及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和玉屑服之
以求仙道甘泉宮通天臺上亦有銅仙承露盤

四雨

漁隱叢話曰桃花亂落如紅雨梨花一枝春帶雨小院
深沈杏花雨梅子黃時日日雨皆古今詩詞之警句也
予嘗欲作一草亭四面各植花一色榜曰四雨豈不佳
哉
吳旦生曰捫蝨新語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免
有脂粉氣不似朱簾葺卷西山雨多少豪傑因謂樂
天句似茉莉花王勃句似含笑花李長吉桃花亂落
如紅雨似蘸葡萄花而王荊公以爲總不如院落深沈
杏花雨乃似閻提花野客叢書云前輩謂深院無人
杏花雨之句極佳此非四雨之數當作去聲呼僕觀
此句正祖南唐潘佑之意佑有詩曰誰家舊宅春無
主深院簾垂杏花雨然佑句作上聲非去聲也其下
曰香飛綠鎖人未歸巢燕承塵燕無語豈語字亦當
作去聲邪花閒集亦曰紅窗寂寂無人語黯淡梨花

雨

休齋云荊公以院落深沈杏花雨爲佳予謂杏花雨
固佳然而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卻於
風月上寫出柳絮梨花尤有精神嘗欲轉移兩句作
溶溶院落梨花月淡淡池塘柳絮風此老杜紅稻啄
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格也

蹋哮虎

李長吉詩紫繡麻霞蹋哮虎
吳旦生曰吳正子注蹋虎則麻霞必履爲屬說文鞋
跟曰報又云履跟後貼音同報今作此霞恐或訛蹋
哮虎羽獵賦所謂屣班首者是也班首虎頭也言其

勇耳余觀古今注云古履絇繶皆畫五色至漢有伏虎頭始以布鞔繶上脫下加以錦爲飾因按草曰屨麻曰屨凡布皆可謂之麻則所云紫繡乃繡於麻上也漢之伏虎頭亦猶東晉之鳳頭履西晉之伏鳩頭履子蓋一時之制也所云蹋蹄虎正指漢時鞋上之飾以形容其服御驕侈耳不以勇言

魚須

李長吉詩公主遣秉魚鬚笏有云大夫以魚須文竹吳旦生曰禮記玉藻之載笏有云大夫以魚須文竹鄭注謂文飾也陸氏音義謂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據此則笏以竹爲質而刻畫爲魚斑之文以飾似未曾道後閱杜詩有云青蟲懸就日尤歎其才思無所不周也雪浪齋日記云少游詩甚麗如青蟲相

蟲

西谿叢話曰李賀詩攢蟲鏤古柳劉禹錫詩秋蟲鏤宮樹此二句皆善

吳旦生曰二語工刻正同不可謂注蟲魚非磊落矣

王氏談錄舊嘗得句云槐杪青蟲縋夕陽因思昔人似未曾道後閱杜詩有云青蟲懸就日尤歎其才思無所不周也雪浪齋日記云少游詩甚麗如青蟲相對吐秋絲之句是也

若木

李賀苦晝短詩云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

吳旦生曰離騷折若木以拂日兮吾令聊逍遙以相羊注云若木在西極謝莊月賦擅扶光於東沼嗣若木於西冥五臣注云扶光日出處若木日沒處淮南子云若木在建木西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故以目照之其神人面龍身而赤色山海經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其暝乃晦其視乃明視燭九陰是謂燭龍詩含神霧云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者也張說

賦云南窮火鼠之譯北盡燭龍之會據此則若木在西燭龍在北長吉言天東憒憒

臺城

李長吉詩臺城應教人

吳旦生曰吳正子注晉成帝七年作新宮輿地圖云臺城也在今上元縣東北五里周八里容齋隨筆云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爲臺故稱禁城爲臺城官軍爲臺軍卿士爲臺官法令爲臺格今人於他處指言建康爲臺城非也

秦法諸王公稱教言教示於人也蔡邕獨斷云諸侯之言曰教任昉文章緣起云漢王尊爲京兆尹出教

告屬縣則教之文起此魏晉以來人臣於文字間有屬和於天子曰應詔於太子曰應令於諸王曰應教

賈島

帝京景物略曰房山縣南十里畢然而土埠者詩人賈島墓也榛蕪不可識弘治中御史盧某訪得於石樓村讀仆斷碑有據乃植碑闢地三畝大學士西涯李公別樹一碑記焉按島字浪仙范陽人僧名無本初祝髮法善寺一日雲蓋寺在瀛州城南今蕪沒無一椽夜或聞鈴鐸梵唄音焉島之入東都時吟落葉滿長安句卒求一聯未得因突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釋又一日苦吟驢上指畫錯然遇韓京兆愈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具云某方得句僧推月下門欲易敲字未妥引手作推敲勢耳尹立馬良久曰作敲字遂教島爲文舉進士然舉輒不第文宗時得除長江簿卒年五十六島常以歲除取一年詩祭以酒脯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島至老無子李洞慕其詩範銅事之嘗誦賈島佛今房山有石庵曰賈島庵景州西南五十里有賈島村一曰賈島峪蓋詩人工里名島爲多身後名島爲久

吳旦生曰此麻城劉同人之紀房山縣賈島墓也同人稱島至老無子姚合哭島詩亦云有名傳後世無子過今生及觀唐釋可止哭島云官卑誤子孫又曹松弔島云稚子哭勝猨則何說也卽島之哭孟郊詩云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乃唐史謂鄭餘慶廩郊之妻子意郊歿後子鄴鄠之子而島亦有螟蛉耶

鼠璞云紺素雜記及焉錫嘉話載賈島事一謂累舉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一謂島爲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於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慚惡遂除島長江簿唐宋遺史所載略同程錡有奪卷之句能改齋漫錄云浪仙主長江簿有題長江詩云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桐在縣廳前大觀中縣令胡同老惡其枯柈欲去

李洞過島舊地詩境搜松雪仙人島吟歌林泉主簿廳又賈島墓詩位卑終蜀土詩絕占唐朝蓋傷之矣

目島爲詩祖至於範銅禮之此亦金鑄少伯絲繡平
原意也王維愛孟浩然吟哦風度繪爲圖以翫之潘
閬詠潮著名好事者以輕綃寫其容謂之潘閬詠潮
圖還道今人有此舉動不

得句

臨漢詩話曰賈島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
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
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

吳旦生曰詩人得句取其精力所結獨地至到自味
自甜未許旁人染鼎若向此處推勘工拙便減卻興

會矣江鄰幾雜志云一僧賦中秋詩此夜一輪滿至

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鐘
城人盡驚李先主捨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益幸在
南唐嘉斯標舉若遇高頭巾且道何必一年方對中
集黃子端中秋詩明月幾時有清光何處無全用此僧下句

獻當事

金陵語錄曰聖俞嘗言賈島詩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
泉姚合詩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雖是山邑荒僻官
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

吳旦生曰翰府名談以雨後有人耕緣野月明無犬
吠花村見令之教化仁愛民樂於耕耨且無盜賊之
警士子投獻當事此爲佳句余謂終不若縣古一聯

寓情狀物妙於不經人道處字字穩貼至於方謁詩
摹彈永日得古意印鑰經秋生薛痕則印上豈是生
薛處以其守廣乃云鱷去谿潭韓吏部珠還合浦孟
嘗君則珠還乃後漢孟嘗豈可混稱孟嘗君此皆失
於詳審矣

風涼

唏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爲涼哉此與
宋玉對楚王曰此謂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
同意

吳旦生曰時五學士屬和帝獨諷公權兩句辭清意
足不可多得令公權題於壁上字方圓五寸帝視之
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矣陳輔之詩話云舊唐史公
權應制聯句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然當廣殿高
閣南風之來不止微涼而已新史易曰殿柄生餘涼
蓋屈柄叢樣受風勁快此兩字有功於脩詞也

藝苑雌黃云東坡編午帖子皇帝閣云微涼生殿閣
習習滿皇都試問吾民慍南風爲解無原其意蓋欲

聖君推南風之德以及於黎庶也謂公權有美而無
箴因續四句其作端午帖子詩用此意也陳輔之謂
有易殿柄生餘涼予謂此語無甚意義今世所傳只
用公權舊語故東坡詩微涼生殿閣又云獨詠微涼
殿閣風不聞有殿柄餘涼之說

六出

章孝標春雪詩六出花飛處處飄出音綴

吳旦生曰太平廣記六出花謂雪也宋書正月朔雨
雪太宰義恭衣有六出奏以爲瑞宋晦翁謂地六爲
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爲花故六出立春後則五出矣
又史繩祖嚴桂詩四出花中異自泫云土之生物其

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出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
地四乃西方金之生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
云又蘇東坡雪詩薝蔔無香散六花注云薝蔔梔子
花也與雪花皆六出按冬至陰極陽生梅桃李杏花
皆五出夏至陽極陰生威靈仙鹿蔥射干淨瓶蕉梔
子花皆六出

祥符閒海陵人王綸有女年十四自稱燕華君一日
作雪詩何似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到人間父問瑞
葉何出女曰天上有瑞木花開六出

砌臺

張仲素詩騁望臨香閣登高下砌臺

吳旦生曰砌臺卽今擦擦臺也王侯家作此以爲臨
觀之景清異錄所云金陵士大夫家飯可打擦擦臺
是也王審琦都尉家其子曰承裕幼時其父戲補砌
臺使白樂天詩何處風光最可憐妓堂階下砌臺前
楊汝士詩拋卻弓刀上砌臺陸放翁詩水殿西頭起

砌臺

半日閒

徐興公曰李涉游鶴林寺云終日昏昏醉夢閒忽聞春
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曾子固
續云昔人春盡強登山只肯逢僧半日閒何事一尊乘
興去醉中騎馬月中還

吳旦生曰談藪東坡一日訪佛印於竹寺印款之坡
因誦涉竹院二句卽日學士閒得半日老僧忙了半
日相與發一大笑竹坡老人詩話云有數貴人過休
沐攜歌舞妄僧舍喜甚因誦涉此二句僧聞而笑之
貴人問師何笑僧曰貧道半日閒老僧卻忙了三
日謂一日供數一日無事一日掃除也余以涉木愛
竹因登山而作此句不識事也佛印猶是雅謔至作
三日勞碌乃以僧舍爲動亭貴人俗甚然亦僧自取
耳杜牧之文公寺西僧擁褐獨坐問杜姓字旁人以
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因題曰家在城南
杜曲旁而校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

門意味長若此倩田舒畏人何忙之有

畫壁

李德裕詩畫壁看來鵲

吳旦生曰注謂唐翰苑粉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臨幸中使懼而塗之是後皆畫松鶴此李詩所云也然按祕閣廊壁碎稷畫衛故鄭谷詩因看碎稷鶴共起五湖心集賢注記云集賢院北壁畫叢竹雙鶴則是禁壁畫鶴又不止李所云矣至於省中舊稱粉署者粉畫省也畫斷云宋安大隊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黃山谷云唐省中皆青壁畫雪然此不始於唐也按漢宮典云省中皆粉壁畫古列士列

女東觀記云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沈約宋志云郎官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畫古列賢列士則知省中畫壁有自矣

白絹

雲麓漫鈔曰古結繩而治二帝以來始有簡冊以竹爲之而書以漆或用版以鉛畫之故有刀筆鉛槧之說秦漢末用縑帛如勝廣書帛射城上至中魚腹高祖書帛射城上至中世漸用紙趙后傳所謂赫蹏者注云薄小紙然其實亦縑帛蔡倫傳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重不便於人倫乃用木膚麻皮等則古之紙即縑帛字蓋从糸云故今人呼書曰策子取簡冊之義又曰第幾卷言用縑素也

江南行簡處州作槧版而髹髹古制廬仝詩首云諫議送書至白絹斜封三道印豈唐人又曾用絹封者邪

吳旦生曰劉向校讐天祿閣先書竹其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揚雄謂天下上計者吾當把三寸弱毫四尺油素以開其異蔡邕非流紈豐素不妄下筆按逸雅素朴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加巧飾也又物不加飾皆自謂之素此色然也則知廬仝白絹猶言素也飲馬長城窟行云中有尺素書注尺素絹也怨歌行云新置齊紈素劉履補注引荀悅漢紀云齊國獻紈素絹則是絹即素也

周禮注云素沙者今之白縛也縛音絹今作絹字佛典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蓋借爲卷字也則古字之借用多矣

象外

魏菊莊曰比物以意而不指言一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詩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也又云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微陽比遠燒也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

吳旦生曰唐人琢句本自有法一經識者拈出或意言之外別具靈鋒或比偶之間獨存音節余不厭詳載之以見古今人手眼也魏鶴山謂詩家有影對如陳后山詩輝輝垂重露點點綴流螢是以上句對下

句郭彥深謂借景題題如杜審言詩日照虹霓似天
清風雨聞是上句色下句聲海
金聖歎云唐人三四多作側卸最是好手而老杜爲
尤得其法如羌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老
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常怪偏裨終日待
不知旌節幾年回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
看郡人入夜爭餘瀝稚子尋源獨不聞楚妃堂上色
殊眾海鷗階前鳴向人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
訪庭幃石出倒聽楓葉下檣搖背指菊花開遷轉五
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
遠救朔方兵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之

類其他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蟠溪夢裏山鴻雁
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越人自貢珊瑚樹漢
使何勞獬豸冠葉縣已泥丹竈畢瀛洲當伴赤松歸
寒雨送歸千里外春風沈醉百花前江客不堪頻北
望塞鴻何事又南飛不見山中人半載依然松下屋
三閭夜半聽雞梳白髮天明走馬入紅塵知愛魯連
歸海上可令王翦在頻陽曹公尚不能容物黃祖何
因反愛才聖主尚嫌蕃界近將軍莫恨漢庭遙爲客
正當無雁處故園誰道有書來是也　或於一樣側
卸中又每每有作拘一句法者如江客不堪頻北望
塞鴻何事又南飛不見山中人半載依然松下屋三
閒浮世本來多聚散紅蕖何事亦離披遙知楊柳是
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雖愁野岸花房凍還得山家
藥筍肥振錫纔開三徑草登船又挂一帆風新斷松
蘿還不住愛尋雲水擬何之皆是於題外故作一拗
以自攄其胸前離奇屈曲之氣此又非側卸一例之
所得同也　又見其於側卸之中另有陪一句之法
如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門臨蒼莽經
年閉戶逐嫖姚何日歸漫有長書憂漢室空傳哀些
弔沅湘眼穿常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數爵頻祇令文
字傳青簡不使功名上景鐘寺院中無竹樹家家壁
上有弓刀碧落有情還悵望瑤臺無路可追尋金

管曲長人盡醉玉簪恩重獨生愁蝴蝶夢中家萬里
子規枝上月三更一缾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
來皆是明明走出題外先陪一句然後只以一句便
完正題也

納納眈眈

蜀中詩話曰僧濤所作江月樓詩秋風彷彿吳江冷鷗
驚參差夕陽影垂虹納納臥譙門雉堞眈眈俯漁艇陽
安小兒拍手笑使君幻出江南景

吳旦生曰曹能始謂江南鈔本與蜀本之外搜閱而
得此詩余觀垂虹二句風物流利卽疊字亦不虛下
納納用裴遜之詩納納江海深杜子美詩納納乾坤

大而眈眈從睥睨生來左傳守陴者皆哭杜預注云陴者城上之睥睨逸雅云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字學集要云莖女牆開箭眼以窺望城下因名睥睨正異作埤堄史記魏其傳作辟倪三蒼作裨睨說文作俾倪韻會作埤堄正韻作睥睨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００
作者＝
页数＝７９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